



果麦文化
GUOMAI Culture

更多高清杂志免费下载QQ群：280594200

更多精品资源免费下载访问论坛：<http://read.imotor.com/>

总 目 录

[你应该熟读的中国古诗](#)

[你应该熟读的中国古诗词](#)

[你应该熟读的中国古文](#)



你应该熟读的 中国古诗

陈引驰
编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目录

[导言](#)

[诗经](#)

[静女](#)

[野有蔓草](#)

[蒹葭](#)

[楚辞](#)

[湘夫人](#)

[山鬼](#)

[项羽](#)

[垓下歌](#)

[刘邦](#)

[大风歌](#)

[汉乐府](#)

[长歌行](#)

[饮马长城窟行](#)

[陌上桑](#)

[上邪](#)

[无名氏](#)

[行行重行行](#)

[西北有高楼](#)

[涉江采芙蓉](#)

[庭中有奇树](#)

[迢迢牵牛星](#)

[明月何皎皎](#)

[结发为夫妻](#)

[曹操](#)

[观沧海](#)

[龟虽寿](#)

[短歌行](#)

[刘桢](#)

[赠从弟](#)

[曹植](#)

[白马篇](#)

[七哀诗](#)

[阮籍](#)

[咏怀](#)

[陶渊明](#)

[归园田居（其一）](#)

[归园田居（其三）](#)

[饮酒（其五）](#)

[杂诗](#)

[谢灵运](#)

[登江中孤屿](#)

[鲍照](#)

[拟行路难（其四）](#)

[陆凯](#)

[赠范晔](#)

[谢朓](#)

[王孙游](#)

[晚登三山还望京邑](#)

[南朝乐府](#)

[西洲曲](#)

[沈约](#)

[别范安成](#)

[陶弘景](#)

[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

[王籍](#)

[入若耶溪](#)

[庾信](#)

[寄王琳](#)

[北朝乐府](#)

[敕勒歌](#)

[木兰诗](#)

[薛道衡](#)

[人日思归](#)

[王勃](#)

[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山中](#)

[杨炯](#)

[从军行](#)

[陈子昂](#)

[登幽州台歌](#)

[张若虚](#)

[春江花月夜](#)

[张九龄](#)

[望月怀远](#)

[贺知章](#)

[回乡偶书](#)

[王之涣](#)

[登鹳雀楼](#)

[凉州词](#)

[孟浩然](#)

[春晓](#)

[宿建德江](#)

[与诸子登岷山](#)

[过故人庄](#)

[王昌龄](#)

[出塞（其一）](#)

[从军行（其四）](#)

[芙蓉楼送辛渐](#)

[闺怨](#)

[王翰](#)

[凉州词](#)

[王维](#)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山居秋暝](#)

[终南山](#)

[终南别业](#)

[观猎](#)

[少年行（其一）](#)

[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

[鸟鸣涧](#)

[竹里馆](#)

[鹿柴](#)

[辛夷坞](#)
[相思](#)
[杂诗（其二）](#)
[送元二使安西](#)
[使至塞上](#)

[李白](#)

[早发白帝城](#)
[峨眉山月歌](#)
[渡荆门送别](#)
[望庐山瀑布](#)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长干行](#)
[蜀道难](#)
[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将进酒](#)
[月下独酌](#)
[送友人](#)
[独坐敬亭山](#)
[越中览古](#)
[玉阶怨](#)
[劳劳亭](#)
[春夜洛城闻笛](#)
[客中作](#)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望天门山](#)
[行路难三首（其一）](#)
[梦游天姥吟留别](#)
[赠汪伦](#)

[王湾](#)

[次北固山下](#)

[崔颢](#)

[黄鹤楼](#)

[高适](#)

[别董大二首（其一）](#)

[常建](#)

[题破山寺后禅院](#)

[杜甫](#)

[赠李白](#)
[月夜](#)
[春望](#)
[旅夜书怀](#)
[江南逢李龟年](#)
[蜀相](#)
[春夜喜雨](#)
[江村](#)
[客至](#)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赠花卿](#)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咏怀古迹（其三）](#)
[登岳阳楼](#)
[登高](#)
[登楼](#)

[岑参](#)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逢入京使](#)

[春梦](#)

[张继](#)

[枫桥夜泊](#)

[戴叔伦](#)

[除夜宿石头驿](#)

[刘长卿](#)

[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司空曙](#)

[云阳馆与韩绅宿别](#)

[韦应物](#)

[滁州西涧](#)

[寄全椒山中道士](#)

[卢纶](#)

[塞下曲六首（其二、其三）](#)

[韩翃](#)

[寒食](#)

[李益](#)

[喜见外弟又言别](#)

[夜上受降城闻笛](#)

[孟郊](#)

[游子吟](#)

[崔护](#)

[题都城南庄](#)

[韩愈](#)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其一）](#)

[张籍](#)

[节妇吟](#)

[秋思](#)

[王建](#)

[新嫁娘词三首（其一）](#)

[刘禹锡](#)

[秋词二首（其一）](#)

[竹枝词二首（其一）](#)

[乌衣巷](#)

[石头城](#)

[西塞山怀古](#)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再游玄都观](#)

[白居易](#)

[赋得古原草送别](#)

[问刘十九](#)

[长恨歌](#)

[琵琶行](#)

[大林寺桃花](#)

[钱塘湖春行](#)

[柳宗元](#)

[江雪](#)

[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

[元稹](#)

[闻乐天授江州司马](#)

[遣悲怀三首（其二）](#)

[离思五首（其四）](#)

[行宫](#)

[李涉](#)

[题鹤林寺僧舍](#)

[赵嘏](#)

[江楼感旧](#)

[长安秋望](#)

[刘皂](#)

[渡桑干](#)

[陈陶](#)

[陇西行](#)

[贾岛](#)

[寻隐者不遇](#)

[朱庆馀](#)

[近试上张水部](#)

[李贺](#)

[金铜仙人辞汉歌并序](#)

[梦天](#)

[雁门太守行](#)

[杜牧](#)

[寄扬州韩绰判官](#)

[山行](#)

[秋夕](#)

[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其一）](#)

[赤壁](#)

[江南春](#)

[泊秦淮](#)

[赠别二首（其二）](#)

[清明](#)

[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

[金谷园](#)

[许浑](#)

[咸阳城西楼晚眺](#)

[谢亭送别](#)

[温庭筠](#)

[赠少年](#)

[李商隐](#)

[锦瑟](#)

[嫦娥](#)

[无题](#)

[无题二首（其一）](#)

[安定城楼](#)

[登乐游原](#)

[夜雨寄北](#)

[陆龟蒙](#)

[和袭美春夕酒醒](#)

[韦庄](#)

[台城](#)

[王驾](#)

[社日](#)

[张泌](#)

[寄人](#)

[秦韬玉](#)

[贫女](#)

[张咏](#)

[雨夜](#)

[王禹偁](#)

[村行](#)

[寇准](#)

[微凉](#)

[林逋](#)

[梅花](#)

[范仲淹](#)

[江上渔者](#)

[晏殊](#)

[寓意](#)

[曾公亮](#)

[宿甘露僧舍](#)

[欧阳修](#)

[戏答元珍](#)

[画眉鸟](#)

[苏舜钦](#)

[淮中晚泊犊头](#)

[王令](#)

[春晚](#)

[王安石](#)

[明妃曲](#)

[示长安君](#)

[泊船瓜洲](#)

[梅花](#)

[程颢](#)

[春日偶成](#)

[偶成](#)

[苏轼](#)

[和子由渑池怀旧](#)

[饮湖上初晴后雨（其二）](#)

[题西林壁](#)

[惠崇春江晚景](#)

[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

[海棠](#)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道潜](#)

[临平道中](#)

[黄庭坚](#)

[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二首](#)

[登快阁](#)

[寄黄几复](#)

[张耒](#)

[偶题](#)

[陈与义](#)

[襄邑道中](#)

[怀天经智老因访之](#)

[曾几](#)

[三衢道中](#)

[杨万里](#)

[小池](#)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闲居初夏午睡起二绝句（其一）](#)

[陆游](#)

[游山西村](#)

[书愤](#)

[临安春雨初霁](#)

[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二首（其二）](#)

[沈园二首](#)

[示儿](#)

[朱熹](#)

[春日](#)

[观书有感二首（其一）](#)

[林升](#)

[题临安邸](#)

[叶绍翁](#)

[游园不值](#)

[赵师秀](#)

[约客](#)

[戴复古](#)

[江阴浮远堂](#)

[文天祥](#)

[过零丁洋](#)

[元好问](#)

[论诗（选一）](#)

[赵孟頫](#)

[岳鄂王墓](#)

[王冕](#)

[墨梅](#)

[袁凯](#)

[白燕](#)

[客中除夜](#)

[汪广洋](#)

[兰溪棹歌](#)

[于谦](#)

[石灰吟](#)

[王守仁](#)

[泛海](#)

[杨慎](#)

[宿金沙江](#)

[李贽](#)

[独坐](#)

[王稚登](#)

[杂言](#)

[陈子龙](#)

[秋日杂感客吴中作十首（选一）](#)

[顾炎武](#)

[白下](#)

[叶燮](#)

[客发苕溪](#)

[王士禛](#)

[秋柳四首（选一）](#)

[郑燮](#)

[竹石](#)

[袁枚](#)

[马嵬四首（选一）](#)

[即事](#)

[赵翼](#)

[题元遗山集](#)

[论诗五首（其二）](#)

[黄景仁](#)

[癸巳除夕偶成（其一）](#)

[绮怀](#)

[龚自珍](#)

[己亥杂诗（第五首）](#)

[己亥杂诗（第一二五首）](#)

[返回总目录](#)

你应该熟读的中国古诗

陈引驰 编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你应该熟读的中国古诗/陈引驰编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7

ISBN 978-7-5321-6306-9

I. ①你... II. ①陈... III. ①古典诗歌—中国—青少年读物 IV. ①I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79953号

出品人：陈征 瞿洪斌

责任编辑：陈蕾

特约编辑：应凡

封面设计：唐梦婷

书名：你应该熟读的中国古诗

作者：陈引驰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址：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行：杭州果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刷：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890mm×1280mm 1/32

印张：11.5

插页：4

字数：298千字

印次：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 第1次印刷

印数：1—16,000

ISBN：978-7-5321-6306-9 / I·5034

定价：42.00元

导言

传统中国人的启蒙教育，大多始于古诗，咿呀学语的时候，古诗就浸润到我们的文化血脉里了。清风明月的夜晚，登楼徘徊的黄昏，荒郊古寺的钟声，落花满径的小园，建构了中国人共同的文化乡愁。那一篇篇或绮丽或雄浑，或冲淡或深挚的文字，光华闪耀，穿透历史的烟尘，被一代又一代人琅琅吟诵。

然而历史太长，诗作太多，就像繁星满天，让普通读者眼花缭乱，不得其门而入。于是便有了历代林林总总的诗歌选本，编选者旨趣不同，目的不同，编选成书的面貌也就截然不同。明清以来，作为启蒙读物而影响力最大的，莫过于《千家诗》和《唐诗三百首》。两书所选多名家名篇，题材多样，颇可帮助普通读者含英萃华，初步领略古诗风貌。不过，从今人眼光看，两书缺憾也显而易见。《千家诗》主要选唐宋律诗和绝句，诗体不可谓全，也不能说都选得精粹。《唐诗三百首》所选自然全是唐诗，诗体齐备，多数确实是脍炙人口的佳作，较《千家诗》更为精审，且选者偏爱盛唐大家，杜甫入选最多，王维、李白紧随其后，他们的作品篇数合起来接近全书三分之一，可以说是一大特色。这两本诗选都将目光集中在唐宋，就整个多姿多彩的中国诗歌史而言，唐诗和宋诗固然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两座高峰，但唐以前和宋以后的篇什也绝非不值一观的。

今人的各种诗歌选本多到不可胜计，综合性的通代选本也不罕见，且大多篇幅宏大；过去多年风靡一时的诗歌鉴赏类著作如上海辞书出版社《先秦诗鉴赏辞典》《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唐诗鉴赏辞典》《宋诗鉴赏辞典》《元明清诗鉴赏辞典》系列，自先秦至近代，总计选诗约5000首，配以赏析文章，大大便利了读者对诗歌的阅读和理解。只是宏富的篇幅未必适合普通尤其是入门的读者。

因此，我们起意做一本更适合普通读者尤其是青少年阅读的诗选。我们希望做成这样一本书，可以置于孩子的床头，放在客厅的茶几上，装进旅行途中的背包里，可以在春日的午后，写作业的间隙，通勤的公车和地铁里，翻开来读几页，一整天都会感到生动明亮。

我们从浩如烟海的传统诗歌中先期选出了近700首作品，所选的诗歌范围覆盖了中国古代诗歌史的全体，上起《诗经》，下至清代龚自珍，而后再加汰择，结果唐诗自然成为最重要的部分，全部260余首诗中唐诗近150首，约为整个篇目的60%。借由此书，读者或许能对整个中国古代诗歌的历程有一个最初步的直观认识，而又能读到历来最脍炙人口也真正值得永远记取的诗作。

文辞优美，感发人心，这是我们选取诗歌最主要的标准；适合青少年，可以作为现代中国人最基本的传统诗歌素养和理解，也是我们时时在心中考量的。不论默读还是朗读，这些诗都会让你齿颊芬芳，心动神摇。你会发现，尽管隔了千百年，诗中的场景和情感，与现代人之间并无不可跨越的屏障。《静女》中那个捉弄恋人的调皮可爱的少女，《将进酒》中恣意张扬畅快淋漓的悲欢，《沈园二首》中悲惋缠绵至死不渝的爱恋，都能拨动我们的心弦。当你将这些优美的诗歌熟稔于心，即使此后未必有机缘更多更深地接触古典诗歌的海洋，也至少会拥有与传统诗歌和传统美学的一线心有灵犀。

为让我们的读者尤其是青少年，更直截更亲切地与书中的诗篇相遇，我们力求注释精简，对于诗中的字词语句、名物制度等，只要不影响到对作品整体的理解，便不加注说，以便让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对诗歌文本的领会和体悟上。每首诗后的赏析文字，也不取串讲形式，不求全面阐发，仅寻诗中打动人心处，写出我们的感动，希望能帮助读者在读诗时与古人产生共鸣。

书中所选诗歌，都是我们应该熟读的古诗。古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篇章，也是传统文化中最深入人心的部分。古诗中有古人生的人生和世界，有古人对人生和世界的体验与境界。对青少年而言，这是更高的人生和更纯粹的世界。一篇篇古诗犹如一个个亲切的朋友，只要你肯接近他们，他们就会不吝和你分享他们的人生经验与喜怒哀乐，会帮助你建设你自己的内心修养和人格意志。

让我们一起来熟读这些古诗吧。

陈引驰

2017年3月

静女

《诗经·邶风》^[注]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1]

爱而不见，搔首踟蹰。^[2]

静女其变，贻我彤管。^[3]

彤管有炜，说怿女美。^[4]

自牧归荑，洵美且异。^[5]

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6]

^[注]《诗经》：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涵括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前六世纪）之间约五百年间大约305首诗歌，分为“风”（分十五国风）、“雅”（分大、小雅）、“颂”（分周、鲁、商三颂）三部分，《邶风》《郑风》《秦风》等皆为十五国风之一。

^[1]姝：美丽。俟：等。城隅：城墙角。

^[2]爱：通“蔓”，隐藏。

^[3]变：美。贻：送。彤管：有说是红管笔，有说是红色管状小草。

^[4]炜：光彩。说：通“悦”，喜爱。怿：高兴。女：通“汝”，此指彤管。

^[5]荑（tí）：荑草。洵：很。

^[6]匪：通“非”，不是。女：通“汝”，此指荑草。

【赏析】

两千多年前这首描写男女约会的诗，至今读来仍趣味盎然。美丽文静的姑娘在城墙角等我，我满心快活去赴约，但到了会面地点，却不见姑娘踪影。我疑惑而不知所措，抓耳挠腮，“搔首踟蹰”。是发生了什么意外？还是阴晴不定的少女心？躲在一边的姑娘看着我的狼狈相咯咯直笑。“爱而不见，搔首踟蹰”八个字使姑娘的调皮和小伙子的憨厚跃然纸上。

此时，姑娘款款走来，送上一支彤管。小伙子发现自己被逗弄却越发欢喜，一场约会因她的活泼而乐趣无穷。小伙子也感染了这份趣味，语带双关地对礼物含蓄地表达心中的爱恋：这彤管光彩照人，很喜欢你的美丽。

再次约会，姑娘送我牧场萸草。和这样美丽、活泼又体贴的姑娘来往，时间越久，情感就越热烈。我不由比上次更盛赞礼物：萸草非常漂亮，与众不同，更重要的是，那是美人之贻。从第二章赞美礼物到第三章赞美人，情感逐渐升温。但热烈的赞美仍是含蓄的、温厚的，反显得越发动人。

野有蔓草
《诗经·郑风》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1]

有美一人，清扬婉兮。^[2]

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3]

有美一人，婉如清扬。

邂逅相遇，与子偕臧。^[4]

^[1]漙（tuán）：形容露水多。

^[2]清扬：目以清明为美，扬亦明也，形容眉目漂亮传神。婉：美好。

^[3]瀼（ráng）：形容露水多。

^[4]臧：善，美好。

【赏析】

春晨郊野，春草葳蕤，草叶嫩绿，缀满露珠，在晨曦的照耀下，晶莹清澈。幽静清丽的郊野，一位美丽的姑娘含情不语，翩翩而至，清露般的美目，顾盼流转。蔓草、露珠与少女之间像有某种关联，“婉如清扬”便是点睛之笔，明眸清扬，宛如露珠。春野幽美，丽人如画，男子如何不怦然心动？“邂逅相遇，适我愿兮”，其中有邂逅的惊喜、对美人的惊叹，更有“适我愿”的满足与幸福。

第二章与第一章相似，却略有变化。这变化中的相似是心中对清丽幽静的自然和美人的反复赞叹；而相似中的变化是感情的升温，“零露瀼瀼”“婉如清扬”“与子偕臧”，音韵浏亮，仿佛心中情感的激荡。仲春时节，男女欢会，四目相对，心领神会，那就一起分享生命中的美好和欢愉吧。

蒹葭
《诗经·秦风》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1]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2]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3]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4]

所谓伊人，在水之湄。^[5]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6]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7]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

所谓伊人，在水之涘。^[8]

溯洄从之，道阻且右。^[9]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10]

[1]蒹葭：芦苇一类的植物。苍苍：茂盛的样子。下文“萋萋”“采采”义同。

[2]伊人：那个人，指所思慕的对象。

[3]溯洄：逆流而上。下文“溯游”指顺流而下。

[4]晞：干。

[5]湄：水和草交接的地方，也就是岸边。

[6]跻（jī）：上升，这里指地势渐高。

[7]坻（chí）：水中的高地。

[8]涘（sì）：水边。

[9]右：迂回曲折。

[10]沚（zhǐ）：水中的小沙洲。

【赏析】

这是一个梦幻的画面。凄冷秋天的清晨，太阳尚未升起，河边芦苇茫茫，苇叶上凝结着浓重的露珠，诗中的主人公来到河边，向着对岸望去，似乎看到了一个身影。他竭尽全力，要过河到对岸那人的身边去。但不论怎样努力，都无法渡过眼前这条河。对岸那人，是那么可望而不可即。

诗采用《诗经》中常见的重章叠唱手法，三章的文字、句式、内容基本相同，只在每章相对应几处的个别词语上略有改动。但正是这几处改动，使诗的情感更加微妙深婉。露水从“为霜”到“未晞”再到“未已”，暗示了时间的推移。道路从“阻且长”到“阻且跻”再到“阻且右”，越来越难行走，可见追寻者为靠近伊人身边所付出的艰辛努力。而宛在“水中央”“水中坻”“水中沚”的喟叹，暗示了伊人的身影似乎越来越缥缈。

人生之中，总会遇到某些美好的事物，是心中渴求却又可望不可即的，曾经执着地追寻，却终究没有结果，成为令人惆怅的记忆。由此角度来理会，这首诗便具有了更广泛的象征意义。

湘夫人

《楚辞·九歌》^[注]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1]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2]

登白蘋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3]

鸟何萃兮蘋中，罾何为兮木上？^[4]

沅有茝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5]

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湲。^[6]

麋何食兮庭中，蛟何为兮水裔？^[7]

朝驰余马兮江皋，夕济兮西澨。^[8]

闻佳人兮召予，将腾驾兮偕逝。

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9]

荪壁兮紫坛，播芳椒兮成堂。^[10]

桂栋兮兰橑，辛夷楣兮药房。^[11]

罔薜荔兮为帷，擗蕙櫨兮既张。^[12]

白玉兮为镇，疏石兰兮为芳。

芷葺兮荷屋，缭之兮杜衡。^[13]

合百草兮实庭，建芳馨兮庑门。^[14]

九嶷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15]

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褋兮澧浦。^[16]

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17]

时不可兮骤得，聊逍遥兮容与。^[18]

^[注]《楚辞》：汉代编定的一部包含战国到汉代的楚地诗歌体式作品的总集，其主体部分是战国时代楚国屈原的作品。《九歌》，一般认为是屈原根据楚地祭祀乐歌改制而成的组诗，包括十一篇，《湘夫人》《山鬼》皆为其中篇章。

[1]帝子：指湘夫人。古人称儿女不分性别，作“子”。“帝子”相当于“公主”。渚：水中小块陆地。眇眇（miǎo）：远望不清的样子。愁予：使我忧愁。

[2]袅袅（niǎo）：柔弱不绝的样子。波：生波。

[3]白蘋（fán）：近水生的秋草。骋望：纵目而望。佳：美好的人。期：期约。张：陈设。

[4]萃：集。鸟本当集于木上，反说在水草中。罾（zēng）：捕鱼的网。罾原当在水中，反说在木上，表示徒劳。

[5]沅：沅水，在今湖南省。茝（chǎi）：香草名，即白芷。澧（lǐ）：澧水，在今湖南省。

[6]荒忽：不分明的样子。潺湲：水流的样子。

[7]麋：兽名，似鹿。麋本当在山林，却来到庭院。水裔：水边。蛟本当在深渊却来到水边。

[8]皋：水边高地。澁（shì）：水边。

[9]葺：编草盖房子。

[10]荪（sūn）壁：用荪草饰壁。紫：紫贝。坛：中庭。椒：一种香木。用芳椒涂壁，香气满堂。

[11]橑（lǎo）：屋椽（chuán）。辛夷：木名。楣：门上横梁。药：白芷。

[12]罔：通“网”，编结。薜荔：一种香草。帷：帷帐。擗（pǐ）：掰开。蕙櫨（mián）：以蕙草缀饰的檐际之木。

[13]缭：缠绕。杜衡：一种香草。

[14]馨：能够远闻的香。庑（wǔ）：走廊。

[15]九嶷（yí）：九嶷山神。缤：盛多的样子。

[16]捐：抛。袂（mèi）：衣袖。裸（dié）：内衣。澧浦：澧水滨。

[17]搴（qiān）：拨取，取。汀：水边平地。杜若：一种香草。遗：给予，赠送。

[18]骤得：数得，屡得。容与：悠闲的样子。

【赏析】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深秋凄静杳茫的氛围中，帝子降临，目光迢远深情，望着瑟瑟秋风中木叶纷纷落下，意境优美而惆怅。

诗歌书写主人公想望爱人、修建华屋、久等不来后愤而离去。看似悲剧，实为殷切思慕而最终不遇的故事。这样热切悲怨又错过的爱情故事常常发生，故尤能引发观者共鸣。

主人公“登白蘋兮骋望”，为约会忙到昏黄，却如山鸟集于水萍、渔网张在树上一般徒劳无功。然而心里仍放不下，“荒忽兮远望”，“思公子兮未敢言”。出发去找爱人吧？这荒唐得简直像麋鹿在庭院觅食、蛟龙搁浅水滩。但主人公还是“朝驰余马兮江皋，夕济兮西澨”，义无反顾，日夜兼程，奔向爱人。

到了相会处，主人公在水中盖房，用荷叶做屋顶。华贵美好的装饰物让人目不暇接，奇花异草，色彩缤纷，香气缭绕。这些装饰中有主人公缠绵的情思，更有对未来难以遏制的激动。一切布置就绪，连九嶷山众神都如云而来，爱人却还没来。

汪洋恣肆的铺垫使主人公的失望尤其强烈，极度绝望中，将衣袖和单衣抛向沅江、澧水，并拔起约会之地的香草，来向远方诉说这次赴约不遇的痛苦。

凄静杳茫的意境、缠绵悱恻的情感、执着热烈的追求、忧伤哀怨的氛围，所有这一切互相交织，构成《湘夫人》的独特魅力。

山鬼
《楚辞·九歌》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1]
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
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
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
表独立兮山之上，云容容兮而在下。^[2]
杳冥冥兮羌昼晦，东风飘兮神灵雨。
留灵修兮憺忘归，岁既晏兮孰华予。^[3]
采三秀兮于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4]
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
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
君思我兮然疑作。^[5]
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鸣。
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6]

[1]女萝：一种蔓生植物。

[2]容容：云出的样子。

[3]灵修：灵，神；修，远，此指神灵。

[4]三秀：一年三次开花的芝草。

[5]然疑作：信疑交织。

[6]离：通“罹”，遭遇。

【赏析】

“山坡上黑黝黝的竹林里，歇着一辆豹车，豹子是赤色的，旁边睡着一匹狐狸，身上却有着金钱斑点。对面，从稀疏的竹子中间望去，像一座陡起的屏风，挡住我们视线的，便是那永远深藏在云雾中的女神峰——巫山十二峰中最秀丽，也最娇羞的一个。林中单调的虫声像数不完的波圈，向四面的山谷扩大——‘山之阿，山之阿……’一只蝙蝠掠过，坡下草丛中簌簌作响。”这是闻一多对《山鬼》演出的想象——《楚辞》的《九歌》大致都是古代楚地祭神仪式中的乐歌。

祭神的舞台上，饰演山鬼的女巫温柔婉丽，盛装赴约，充满少女般的期待。隐隐约约好像有人在山坳，身披薜荔腰束松萝；眉目含情嫣然一笑，你爱慕我身形美好。我驾着赤豹啊花狸紧跟，辛夷作车啊桂枝为旗，石兰盖顶杜衡作带，折芳花送给情人。开头的“若”字表现了楚地山间长林古木、草木纷披的特点，山鬼穿行显得格外神秘轻盈。

我在幽深的竹林中看不见天，路途艰险啊姗姗来迟。独自站在山巅，云海茫茫脚下流旋。白天阴沉如同黑夜，东风疾吹神灵降雨。为灵修你留下啊快乐不归，天晚了谁让我花容重现。山鬼从迟到焦急、远眺企盼，到甘愿等待、担心憔悴，山鬼的心情越来越被动、落寞。

我在山间采灵芝，山石磊磊啊葛藤蔓生。心怨公子啊不该忘返，或许你想我只是没有空闲。山中人芳草般美好，饮石间清泉啊松柏荫庇。你在想我吗？我又半信半疑。雷声隆隆阴雨绵绵，猿声啾啾夜间长鸣，风声飒飒树叶萧萧，思念公子空自悲伤。对公子的猜测越来越悲观，最后风雨如晦的凄厉场景渲染了郁闷的心情。“徒”字尤其表现款款深情只是一场徒劳无功的浪费，心中凄凉悻悻，如黄叶满地，猿声四起。

垓下歌
项羽^[注]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注]项羽（公元前232—前202），名籍，字羽。楚国下相（今江苏宿迁）人。秦末反秦义军领袖，称“西楚霸王”，终为刘邦所败。

【赏析】

在秦汉之际，项羽是一位盖世英雄。二十四岁随叔父起兵反秦，二十七岁与刘邦灭秦，自立为“西楚霸王”，分封十八位诸侯王，号令天下。战场上他能将敌人吓得胆心胆裂，韩信在刘邦面前评论项羽时说“项王暗恶叱咤，千人皆废”。他的战场指挥艺术出神入化，不论敌人力量多么强大，几乎战无不胜。巨鹿之战，他破釜沉舟，指挥楚军以一当十，击溃秦朝精锐的长城军，之后又迫降章邯率领的二十万秦军；彭城之战，刘邦率领五十六万大军占领了他的都城，他只率三万骑兵长途奔袭，将刘邦的军队杀得个落花流水。楚汉对峙，只要他出现在战场上，胜利的天平就会倾向楚军。然而刘邦斗智不斗力，派人策反了他的大将英布，派彭越骚扰他的后方，派韩信开辟第二战场。终于在垓下，他被汉军重重包围，走到了命运的终点。这一年，他才三十一岁。

英雄末路，最让人感慨唏嘘。《垓下歌》就是在项羽英雄末路时的一曲悲歌。即便穷途末路，项羽对自己的力量仍充满了自信，他仍要对这个世界宣告他自己的“力拔山兮气盖世”。但时势不利，连他经常骑乘的乌骓马都跑不动了。无论对手多么强大，他从来都无所畏惧，然而“时”即“天时”或“时运”，却是超越人类之上的力量，任凭何等的英雄都无可奈何，只能接受将要失败的命运。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最让他放心不下的，是他心爱的女人——虞姬。

这首诗里，有睥睨一切的豪情，有英雄末路的悲情，还有愁肠百结的柔情。这首诗里的项羽，英雄气短，儿女情长。而这也让后世之人，对这位失败的英雄怀抱更多一份同情吧。

大风歌
刘邦^[注]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注]刘邦（公元前256—前195），沛丰邑（今江苏徐州丰县）人。西汉开国皇帝。

【赏析】

项羽曾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他最终自刎乌江。而打败他的刘邦做到了衣锦还乡，并且慷慨悲歌一曲《大风歌》。

刘邦比秦始皇小三岁，目睹了秦国风卷残云的灭六国之战，但那与他无关。他的前半生平淡无奇。当秦始皇死后，刘邦迎来了他的时代。在波澜壮阔的秦末战乱中，他曾与项羽并肩作战，而先于项羽入关灭秦。在随后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中，他屡战屡败，多次命悬一线，死里逃生，但最终笑到了最后。“大风起兮云飞扬”，更多地让我们体会到的是那个波谲云诡的动荡时代，群雄逐鹿，豪杰蜂起，而只有刘邦做到了“威加海内兮归故乡”，成为最后的胜利者。这首诗的前两句，充满了英雄的豪情与自负。然而接下来的一句，却是情绪的一种陡转，不是胜利者的志得意满，而竟是充满了忧虑。这首《大风歌》，正是他刚刚击败反叛的淮南王英布，回军途经故乡，与故乡父老置酒高会时所唱。此时距刘邦登基称帝已有八年，这八年之中，刘邦先后着手处置了他分封的诸多异姓王，包括在楚汉战争中功劳最大的韩信、彭越和英布。翦除异姓王的确稳固了汉王朝，但同时也失去了这几员能够独当一面的大将。现在刘邦还能亲自带兵出征，未来汉王朝再有内忧外患，还有谁能维护王朝的安定呢？最后一句“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正是刘邦作为一代枭雄内心深处的忧虑。

唱过《大风歌》，回到长安不久，刘邦就去世了。

长歌行

汉乐府^[注]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

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1]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注]乐府，秦时已有设置，汉武帝时重建，负责采集民间歌谣或文人的诗来配乐，以备朝廷祭祀或宴会时演奏之用。乐府搜集整理的诗歌，后世就叫“乐府诗”，或简称“乐府”。

^[1]焜：枯黄的样子。

【赏析】

这篇乐府之主旨在劝人惜时，借风物变迁娓娓道来。

前四句表现青春蓬勃。“青青”像是绿色，但又不仅是绿色。“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青青河边草”。“青”更单纯、凝静、年轻，所以人最美好的岁月叫“青春”。以“青青”形容葵草，表现园中一派清新萌动，旺盛蓬勃。枝干上鲜洁的露珠正等待朝阳的蒸腾。“待”字表现对未来毫无保留的迎接和企盼，充满期待和不惧艰险的精神。温煦的阳光施予万物德惠恩泽，万物欣欣向荣，充满活力。

然而秋天的到来骤然引起忧患之感，春夏缤纷灿烂的花叶转眼凋败枯萎。盛衰之际犹能看出时间的无情和盛景的可贵。也许有人会说，四季流转，春来花还会再开。但人的时间是单向的，没有循环，正如“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于是时光一去不返的悲哀和花凋叶残的凄凉如愁云惨雾笼罩了读者。此时，“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警醒便格外有力，如醍醐灌顶。诗歌最后激发出来的“努力”和开头“朝露待日晞”的天真已然不同，展现的是理性的紧迫感。

饮马长城窟行
汉乐府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
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1]
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
他乡各异县，展转不相见。
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
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
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2]
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
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
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

^[1]宿昔：昨夜。

^[2]双鲤鱼：指信函，古时以刻成鱼的形状的两块木板，将书信夹在里面。

【赏析】

古代交通和通讯极不发达，一旦离家在外，不论是由于求学、仕宦或是从军，都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能回家，并且很难保持音信相通。这段时间可能长达数年，甚至十数年。而他们的妻子，将陷入长久的思念和期待之中，于是她们就有了一个称呼——思妇。

这首诗就是采用了思妇的口吻。全诗一共二十句，可以分为三节。前八句是第一节，从思念人在远方的丈夫写起，思念而不得相见，便于梦中相见，可梦终究要醒来，醒来仍然要面对彼此天各一方不知何时才能团聚的现实。前八句连贯而下，既让人感到思妇的思念不可阻断，又让人感到不论思妇做什么，其结局必然是指向不得相见的痛苦。

中间“枯桑”四句是第二节，与别人家对比，别人家夫妻团聚，恩恩爱爱，此一家冷冷清清，此一人孤孤单单。连枯桑、海水都能感知气候的严寒，思妇又岂能感受不到独处空房的孤独冷清呢？

最后八句为第三节，写远方的丈夫终于请人捎回书信，书信中写了什么呢？“加餐食”是叮嘱妻子保重身体，“长相忆”是表达对妻子的思念。语言平实的书信，对于长久以来品味着凄清孤苦的思妇来说，无比温暖。

陌上桑
汉乐府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
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
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
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
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1]
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2]
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3]
少年见罗敷，脱帽着帩头。^[4]
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
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5]

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6]
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
“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
“罗敷年几何？”
“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
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7]
罗敷前置辞：“使君一何愚！
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

“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
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8]
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
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

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
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9]
为人洁白皙，鬣鬣颇有须。^[10]
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11]
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

^[1]倭堕髻：汉代妇女一种发式，发髻偏在一边，呈坠落状。

^[2]襦：短袄。

^[3]髭（zī）：嘴上的胡须。

^[4]幘头：古代男子束发的头巾。

^[5]坐：因为，由于。

^[6]使君：汉代对太守的尊称。

^[7]谢：这里是“请问”的意思。不：通“否”。

^[8]骊驹：黑色的马。

^[9]专城：谓一城之主，如太守、刺史之类。

^[10]鬣鬣：胡须长的样子。

^[11]盈盈：形容缓慢优雅的步态，下文“冉冉”义同。

【赏析】

仿佛一场洋溢着欢快气氛的独幕喜剧。

罗敷是古时美女的通称，她一出场，便光彩照人。她穿着华丽，提着精美的桑篮，到城南的桑林中采桑。罗敷是如此美丽，一路上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行人忘了赶路，放下担子，捋着胡须，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她看；少年人看到罗敷，摘下帽子，希望能够吸引罗敷的注意；田中劳作的人看罗敷看得出神，都忘了手中的活计。诗中始终没有直接描摹罗敷的相貌，可从周围人的眼睛中，读者也足以感受到罗敷无以复加的美丽。

接下来是一位追求者登场：“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普通男子看到罗敷，恐怕会自惭形秽，心中仰慕也不敢近前，而这位追求者身份却不一般，“使君”是对太守的尊称，而在汉代，太守是地方最高级别的长官。这位使君看到罗敷，很直接地派手下去打听罗敷的情况，并向罗敷提出“宁可共载不”的要求。

使君一定以为，凭借自己的权势地位，罗敷必会应允，乃至会感到受宠若惊。不料罗敷听到这个要求后，径直走到使君面前，上来便是几句斥责：“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这几句斥责让罗敷在道德上对太守处在了居高临下的位置，不过罗敷并未就道德方面对太守穷追猛打，而是话锋一转，夸耀起自己的丈夫来。在罗敷的口中，丈夫在方方面面都压倒了使君：威仪比使君更加显赫，仕历比使君更为通达，容貌风度也是使君远不能及的。在光彩照人的罗敷、鹤立鸡群的丈夫的对比下，刚才还自命不凡、不可一世的使君，此时必然是气馁委顿，尴尬得无地自容。

当然，我们或许也可以假设，然后追问：如果罗敷的丈夫没有那么出色，会发生什么呢？

上邪
汉乐府

上邪！^[1]

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夏雨雪，

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1]上邪（yé）：天啊！邪，同“耶”，感叹词。

【赏析】

高山夷为平地，长江枯竭，冬天雷声隆隆，夏天大雪纷飞，天塌地陷……

这样一幅世界末日的景象，竟然出自两千年前一名少女的口中。当然，她不是在作宗教预言。她只是陷入了恋爱的狂热之中，正在和她的恋人海誓山盟。她对天发誓，要和恋人相爱，永不分离。并非任何情况都不能将他们分离，她承认还是有一种情况她会和恋人分手，那就是世界末日的到来。但世界末日是不存在的，所以她坚定地说：无论发生什么，都不会和恋人分开，要永远相爱，永远在一起。

表面看上去退一步的誓言，却表达了更为强烈和坚定的情感。

行行重行行
无名氏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
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
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赏析】

“行行重行行”，“行”的重复像是迈步，一步一步，绵延重复，远行者与送别者之间的距离愈行愈远。“与君生别离”，活着分离或硬生生的分离，因此爆发的痛苦与“行行重行行”的单调构成顿挫的节奏感。“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相隔万里之遥，我在这端，你在那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万里之间重叠着无数高山峻岭、深谷桑田，两个极端间交流变得阻碍多艰。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天各一方，但瞻望故旧的心意未尝稍歇；“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因为思念，人逐日消瘦，为伊消得人憔悴。然而“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游子像被浮云遮蔽的太阳，被谗邪羁绊不归。无望的相思令人衰老，更何况“岁月忽已晚”，时光飞逝，更感悲凉。

离别、相思、衰老纷至沓来，但思妇最终抛开这些，努力加餐饭，继续生活，心态朴实而坚强。钟嵘《诗品》评《古诗十九首》“文温而丽，意悲而远”。本诗尤其表现了忧伤中的温厚与坚韧。

西北有高楼
无名氏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

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

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

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1]

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2]

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3]

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

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

^[1]杞梁妻：据说春秋时期齐国大夫杞梁战死在莒国城下，其妻临尸痛哭，极其悲伤，连城墙都为之崩塌。

^[2]清商：乐曲名，声情悲怨。

^[3]慷慨：感慨，悲叹。

【赏析】

高楼上与云齐，与世间保持着距离；楼中人深夜抚琴唱歌，歌声悲苦。歌者是什么人？遭遇了什么伤心事？为什么深夜独自唱歌？

在高楼之下，却有一个听者。他听到了歌声，听懂了歌中的悲伤。他猜测着歌者的身份，他为歌者伤心：心怀悲苦已经非常令人伤心了，没有知音，这悲苦无人诉说，无人理解，更加让人难以承受。

而听者自己，不也是一个伤心人么？他听到悲苦的歌声而产生共鸣，不正因为他自己也遭遇了伤心事么？他深夜独立于楼下听歌，不也是没有知音么？难怪他最后发愿：“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

可是，高楼中的歌者，并不知晓楼外的听者。听者的心曲，也无从诉达歌者。听者的发愿，恐怕只是再增一重伤心罢了。

涉江采芙蓉
无名氏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

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

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

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赏析】

“涉江”“芙蓉”“兰泽”“芳草”让人不由想到芬芳馥郁的《楚辞》，“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南方水汽弥漫，花草纷披，目不暇接，但诗歌中的主人公并非采摘路边的野花，而是慎重地涉江采芙蓉。无论乘船还是蹚水，涉江采芙蓉的过程都充满了诚意。这诚意由“兰泽多芳草”的“多”字巩固下来，在视觉上造成纷繁稠密的效果。此时一个设问使节奏活泼疏朗起来，“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诚挚的深情顿时飞动，空间切换和迢迢远路稀释了之前浓郁交织的感觉。“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设想远方情人的感受，为“远道”更添了家乡遥不可及的忧伤。

所幸这不是一场单恋，而是“同心”。“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给人支持、信心和希望。这比“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的失望、“思公子兮徒离忧”的悻悻让人欣慰很多。但“同心”不应当是“愿得一人心，白头不相离”吗？“同心”不应当是“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吗？同心却离居，这同心的欣慰到头来不过是一场更大的徒劳。而且归期无望，这徒劳的忧伤恐怕要终老了。

庭中有奇树
无名氏

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1]

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

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

此物何足贵？但感别经时。

^[1]华：同“花”。

【赏析】

鲜花传情致意，该是很早就有的习俗。从庭院中开满花的树上，折下一枝，打算送给自己思念的那个人。这开篇实在平淡到乏味。当然，还有什么，能够比鲜花的芳香美丽，更能代表自己殷切的思念，更能象征彼此的情意呢？

第三联语意却是一转。花竟没有送出，久久置于自己怀袖之中，以至于周身满是花香。为什么没有送出呢？因为两人之间的距离太过遥远了。这可真让人悲伤。但诗人却没有叙写自己的悲伤，而是又一转，转回到自己所折的这枝花上来：隔了那么远的距离，为什么想要送一枝花去？是这枝花十分珍贵吗？不是。只是离别了太久，思念让自己情不自禁了。

折花的举动是平常的，而折花之情思是隽永的。

迢迢牵牛星
无名氏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1]

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2]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3]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4]

^[1]河汉女：银河边上的女子，指织女星。河汉：银河。

^[2]杼（zhù）：织机的梭子。

^[3]不成章：织不成布。章，指布帛上的经纬纹理，这里指布帛。零：落。

^[4]脉脉：默默地用眼神或行动表达意愿。

【赏析】

《诗经》中已写到织女星和牵牛星。《诗经·小雅·大东》中说织女星“不成报章”，说牵牛星“不以服箱”，即织女星不织布，牵牛星不驾车运输。这是在拿织女星、牵牛星的名字做文章，说它们有名无实。而这两颗星之间，在《诗经》时代似乎还没有产生故事。

然而在这里，织女星与牵牛星被人格化了。从人间看，这两颗星又遥远又明亮，隔着银河相对而望，很容易被联系在一起。可能还没有后世民间传说中那么曲折复杂的情节，但在本诗中，这两颗星显然已化身为一对被隔离的恋人或夫妻。织女美丽，哀怨，所爱的人就在眼前，但被银河阻隔，不能相聚。

诗写的是天上的织女和牵牛，映衬的却是人间的遗憾和忧伤。

明月何皎皎
无名氏

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帟。

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

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1]

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

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2]

^[1]旋归：回归，归家。

^[2]引领：伸颈，抬头远望。

【赏析】

夜深人静，独处空房，明亮的月光最容易触动人的愁思，让人难以入眠。起身在月夜下徘徊，满怀愁绪却无人可以诉说。

本诗中这个月下徘徊的人的身份很模糊。我们能看到这个人在月光下的一系列动作，却看不清这个人是男还是女。表达游子和思妇的情感，是《古诗十九首》中的两大主题。而本诗，似乎既可以看作是在家的思妇对游子的思念，也可以理解为在外的游子的思归之作。

而不论抒情主人公是游子还是思妇，那个月夜徘徊的身影所透露的孤寂，却如此清晰。

结发为夫妻
无名氏

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1]

欢娱在今夕，嫵婉及良时。^[2]

征夫怀远路，起视夜何其？

参辰皆已没，去去从此辞。^[3]

行役在战场，相见未有期。

握手一长叹，泪为生别滋。

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时。

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

^[1]结发：束发。古代男子年二十、女子年十五束发，表示成年。

^[2]嫵婉：欢好貌。

^[3]参辰：参和辰，皆为星宿名，此处借指所有星宿。

【赏析】

新婚燕尔的男女，本应是幸福生活刚刚开始的时刻，却面临着生离死别。因为战争，丈夫被征发从军。他们无法抵抗，也无暇抱怨，夜色就要消失，天一亮就要出发。而这一去，何时回来，能否再回来，都在未定之天。他们能把握的，只有这离别前的一刻，彼此安慰，珍重作别：“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时。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这一刻，他们希冀保留的，是曾有的欢乐的记忆；至于未来，活着自当归来聚首，如若死别，那生者自会长相思——还有比这更彻底而强烈的情感表达吗？

观沧海
曹操[\[注\]](#)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注\]](#)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汉末政治家、诗人，在当时的战乱中统一北方，造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格局。

【赏析】

曹操是三国时期当之无愧的第一大英雄。他也这样自视。他曾对刘备说过：“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演义》把这句话敷衍成一段“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故事，还让曹操对什么是英雄发表了一番议论：“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虽是小说家言，但这段话非常契合曹操的胸襟与气度。《观沧海》透露的是同样的胸襟和气度。

诗人登上碣石山，看到无比广阔的大海。海中有岛，岛上有山，山的高耸巍峨更显海的阔大。当秋风吹起，海中汹涌起巨大的波涛。这是眼前的实景，已经足够让人震撼了。然而诗人并未就此打住，他仿佛还看到日月星辰都在大海中起落运行。这虽是虚写，是诗人的想象，但实实在在展现了诗人比海更为阔大的胸襟。

龟虽寿

曹操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1]

螣蛇乘雾，终为土灰。^[2]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3]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4]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5]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1]竟：终结。此处指死亡。

^[2]螣（téng）蛇：传说中与龙同类的神物。

^[3]烈士：有远大抱负的人。

^[4]盈缩之期：本义指岁星运行周期的长短变化，这里指人的寿命的长短。

^[5]养怡：指调养身心，保持身心健康。

【赏析】

悲叹人生短暂、生命易逝，是汉魏以来文学主题之一。曹操这首四言诗的开头两联，便是这一主题的回响。“麟、龟、龙、凤”为中国古代的“四灵”，龟尤以其寿命长久受到人们的崇奉。螭蛇是一种类似龙的动物，具有神通，能够飞翔变化。但不管“神龟”和“螭蛇”怎样地神异，最终都会死亡。诗人这里并非为神龟和螭蛇感伤，他的话里有潜台词，那就是连神龟和螭蛇都有生命终结的那一天，更何况人呢？

既然人的死亡是必然的事情，那么该如何度过这短暂的一生呢？特别是当意识到生命已然进入暮年，也许剩余的时日不多了，一个人该怎样自处呢？有的人会为此悲痛消沉，有的人希望能享受更多的欢乐。而曹操却相信自己能把握自己的生命，绝不会庸庸碌碌。就像一匹千里马，即使衰老了，卧在马棚里，心中也仍然有着驰骋千里的豪情；渴望建功立业的人，即使在人生的暮年，也不会放弃理想。曹操写这首诗时已五十三岁，但他根本不去纠结自己的生命还剩有多少时日，因为他相信“养怡之福，可得永年”，相信人为的努力可以延年益寿。

据说东晋的大将军王敦每次酒后都会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并以如意击打唾壶作为节拍，致使壶口尽缺，足见这首诗感发人心的力量。

短歌行

曹操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2]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3]

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4]

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5]

契阔谈宴，心念旧恩。^[6]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绕树三匝，何枝可依？^[7]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8]

^[1]慨当以慷：即应当慷慨。

^[2]杜康：相传最早造酒的人，这里指酒。

^[3]青青子衿：青青的是你的衣领。衿，衣领。青衿是周代读书人的服装，这里代指有才能的人。悠悠：形容思念悠长，连绵不断。

^[4]掇（duō）：拾取。

^[5]枉用相存：屈驾来访。枉，枉驾。用，以。存，存问，问候。

^[6]契阔：离合。

^[7]三匝（zā）：三周，三圈。

^[8]周公吐哺：据说周公辅佐周成王时，为了接待天下贤才，“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这里借用周公的典故表达求贤若渴的心情。

【赏析】

曹操是一位大英雄，也是一位大诗人，他的诗被誉为“慷慨悲凉，千古绝调”。从他的《短歌行》来看，发英雄之忧，抒英雄之志，深思忧患之中又振起豪情雄心，确实当得起这八个字。

全诗可分为四节，每四联一节。第一节从“忧”起笔，饮酒听歌，本是快乐之事，但生命短如朝露，旋生旋灭，这样的快乐在短短一生中能有多少呢？就像托名汉武帝的《秋风辞》中感叹“欢乐极兮哀情多”，也是因为在快乐的时候突然意识到“少壮几时兮奈老何”。这种忧思萦绕心头，似乎只能从饮酒中寻找慰藉。

“忧生之嗟”在曹操之前就已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意识，曹操虽然也感叹“去日苦多”，但显然不至于真的就为此借酒消愁，这也不是此诗的主旨所在。更让曹操忧患在心的，是尚未完成的统一天下的大业，而要统一天下，贤才是尤为重要的因素。曹操在这首诗里着重表达的，是对贤才的殷勤期待和渴盼。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是《诗经·郑风·子衿》的成句，原意是一位女子对心上人的深切思念和等待，曹操此处也是依照先秦引用《诗经》时“断章取义”的传统，借以表达对贤士的渴求。“呦呦鹿鸣”四句同样是袭用《诗经》中的成句，表现了对贤士的热情相待。第三节与第二节同义，用自己的话更明确地表达出唯恐贤士不至的忧思和贤士远道而来后的快慰。以月光为喻，可见忧思之广。

最后一节最显曹操的英雄豪气。天下所有或怀才不遇，或观望徘徊的贤士，就像还没有归宿的乌鹊，他都接纳。“山不厌高，海不厌深”，曹操展示了宽广的政治胸怀，他以周公自诩，也是以周公自勉，对贤士倾心相待。历史上，曹操也的确曾三次发布“唯才是举令”，知人善任，选拔重用了大批人才。在这些人才的辅佐之下，曹操治国用兵，建功立业，成为一世之雄。

全诗以忧生之嗟开始，沉郁悲凉，而以英雄之志作结，慷慨激昂。最后的“天下归心”四字，如黄钟大吕，非大英雄不能说出口。

赠从弟
刘桢^[注]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

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

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

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1]

^[注]刘桢（186—217），字公干。东平宁阳（今山东宁阳县）人。汉末著名文人，“建安七子”之一，后人往往将其与曹植并称为“曹刘”。

^[1]罹（lí）：遭受苦难或不幸。

【赏析】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中记载了孔子这句话，却没有记录孔子说这话时的语境，但我们都能读出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孔子绝非单纯地赞美松柏，他赞美的是一种品格，一种人格化的力量。后来，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中，很自然地引了这句话去比拟处于“举世浑浊”之中的“清士”，正是理解了孔子的言外之意。刘桢所作《赠从弟》一诗，将松柏所象征的这种品格表现得更为突出鲜明。

诗作首先着力于刻画“岁寒”的严酷环境。“瑟瑟”“一何盛”写出了寒风的凛冽，“冰霜”“凝寒”写出了天气的严寒，天寒地冻，万物蛰伏，这是一个何其寂寞惨凄的世界。但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山上的松树却傲然挺立。寒风愈猛烈，松枝愈苍劲；严寒愈侵袭，松树愈从容端正。松树的力量，来自它本性的坚贞。

此诗显然是托物言志，通过咏松树，赞许一种高洁、坚贞、傲然独立的品格。诗题为《赠从弟》，自是为勉励从弟而作，希望他如松树那般秉守坚贞之节，同时亦不妨看作是刘桢的自抒怀抱。

白马篇

曹植^[注]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1]

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2]

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3]

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4]

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5]

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6]

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7]

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

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8]

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

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

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

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9]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注]曹植（192—232），字子建。沛国谯县人。曹操之子，与曹操、曹丕并称“三曹”，汉末三国时代最杰出的诗人。

[1]金羁：金饰的马笼头。

[2]幽并：幽州和并州。

[3]垂：同“陲”，边境。

[4]楛（hù）矢：用楛木做的箭。

[5]的：箭靶。月支：箭靶的名称。

[6]猱（náo）：猿猴的一种，行动敏捷。

[7]螭（chī）：传说中形状如龙的黄色猛兽。

[8]羽檄：军事文书，插羽毛表示紧急。

[9]中顾私：心中想着个人的事情。

【赏析】

诗的开篇两字为“白马”，是以名《白马篇》；然而全篇主角并非白马，突出的是一位“游侠”少年，故而本诗题又作《游侠篇》。自战国至秦汉，游侠是社会上一类相当引人瞩目的群体，《史记》和《汉书》中都有为游侠立传。那时候的游侠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卿相之侠，如信陵君、平原君、孟尝君、春申君这战国四大公子，凭借王公之势，各有门客三千，名重天下；另一类是布衣之侠，如西汉大侠郭解、剧孟等，虽社会地位卑微，却上则结交王侯将相，下则藏匿犯法亡命之徒，横行州县，甚至与官府抗衡。不论卿相之侠还是布衣之侠，他们一方面立威福，结私交，势力极大；另一方面又往往有温良谦退、救人急困、重诺守信等品格。

而曹植《白马篇》中的游侠儿则不同。他首先以潇洒威武的形象进入读者的视野。金色的笼头，白色的骏马，飞驰在广阔的天地之间。虽然没有直接描写游侠儿的外貌，却用烘托的手法，令人想象到游侠儿的神采。李白《侠客行》开篇“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即从此句而来。这位游侠儿不同于战国秦汉时游侠的第二个特征，是他具备高超的骑射技能。他携良弓利箭，可以左右开弓，不仅能射中排列左右的箭靶，也能射中快速移动的飞猿。他的动作比猿猴还敏捷，他的气概比豹螭还勇猛。

韩非曾指责“侠以武犯禁”，战国秦汉的游侠的确是重私义而轻刑律，但曹植笔下的游侠儿却不仅没有不法行为，还英勇地奔赴边塞，抵御外族入侵，用自身的武艺报国安边。“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一联，更加突出了游侠儿潇洒英武的风采。

战国秦汉的游侠最重要的品德是重然诺，能为人排忧解难，但这主要是私义；而此诗中的游侠儿，却以舍身报国、视死如归为第一要义，为了国家，可以牺牲个人生命，顾不上亲人家庭。可以说，这一新的游侠形象，蕴蓄着诗人的理想色彩，也是他对壮丽人生的想象。

七哀诗
曹植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
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
借问叹者谁，言是客子妻。
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
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
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
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
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

【赏析】

“七哀”，哀伤多多的意思。此诗写一位思妇，丈夫长年在外出游历，她渴盼与丈夫相聚而不能；诗的结尾，隐隐透露出思妇似已被丈夫遗弃，微露怨念，却欲言又止。

诗人不过是在写一首思妇之诗吗？似乎没有那么简单。以男女喻君臣，以妾妇被丈夫抛弃比喻君王对臣子的疏远、放逐，是自屈原《离骚》以来的传统。因而这首字面上的思妇诗，或许便是这一传统的又一呈现。诗中的思妇，不妨看作曹植的自喻。曹植与其兄长曹丕为成为他们一代雄杰的父亲曹操的继位者，曾经有过激烈的争斗，而最后的胜利者是曹丕。失败的曹植，被监管在自己的封地之内，心怀忧惧，孤独忧伤，恰如独守空房的思妇，夜晚独对明月。他和曹丕虽是一母同胞的兄弟，如今的处境却不可同日而语，就像尘泥本为一体，然而“清路尘”飞扬上天，“浊水泥”沉降落地，再无重新会合的可能。曹植对曹丕当然还有期待，甚至希望自己的兄长能在政治上给自己施展才能的空间，就像思妇还希望着能化作西南风，“长逝入君怀”。但现实是残酷的，曹丕是冷酷的，曹植感受到的只有防范和猜忌，最后也只能发出如弃妇一般的哀叹：“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

险恶环境下，内心悲怨无从明言，怕只能借传统以男女喻君臣的方式，委婉道来了吧。

咏怀
阮籍[\[注\]](#)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注\]](#)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魏晋文学家，“竹林七贤”之一。

【赏析】

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夜不能寐，起而弹琴，月光照在薄薄的窗帷上，清风吹拂着他的衣襟，寂静的夜空中，偶尔传来孤鸟的哀鸣声。他试图用琴声排解内心的忧思，却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无比寂寥空旷的世界，清冷的月光和微风，像他一样徘徊无依的孤鸿，反而使他更加沉浸于忧思之中。

这是阮籍八十二首《咏怀》诗的第一首，全诗写“忧思”却并未点明忧思的缘由，只是让我们看到一个陷入深深忧思的人。这样的风格，正能很好地代表《咏怀》组诗，它们向来以隐晦难解著称，所谓“阮旨遥深”，“百代之下，难以情测”。

诗人阮籍列名“竹林七贤”之中，他们是魏晋名士的代表性人物。他们可以说身当乱世，曹魏皇室与未来建立新王朝晋的司马氏集团激烈互搏，文人名士身处其间，难以超然；即以阮籍言，其父亲阮瑀是曹操的幕僚，与曹丕、曹植兄弟相游处，阮瑀去世较早，阮籍幼年颇受曹丕兄弟的照顾，在情感上倾向于曹魏政权，而政治上司马氏集团气势日盛，真是依违两难，他的诗里有句云：“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阮籍为免遭到杀身之祸，从不表露自己的政治态度，其谨慎当时是出了名的，连司马昭都说：“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他的好友嵇康也说：“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

这么看来，后世读者知其忧思而不知其所以忧思，实在是诗人有意为之的结果。

归园田居（其一）

陶渊明^[注]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注]陶渊明（365—427），字元亮，又名潜，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东晋诗人，风格质朴自然，开创田园诗的新境界。

【赏析】

此诗是陶渊明田园诗的代表作。前四联紧扣“归”字。诗人自述自小不适应俗世，天性喜爱丘山。对于有机心的、逢迎钻营的生活，诗人生性抗拒。因而此番退隐不仅是逃离“尘网”“俗韵”“樊笼”，更是回归初心，如“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陶渊明喜爱使用飞鸟和鱼的意象，鱼的灵动、鸟的健举都象征他对自由精神的追求。

“方宅十余亩”到“虚室有余闲”描写了诗人自足的田园生活。简朴的房屋、掩映的树木、远处隐约的村庄，最后回归洁净空阔的房屋。这段描写音平字顺、文疏气朗，可见心情恬淡愉悦，志满意得。文字简素而深永，表现了田园的淳朴可爱、散缓悠闲。《读山海经》也描绘了田园耕读之乐，正可与之对读：“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最后一联“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收拢全诗，“樊笼”扣合“尘网”，“自然”回点“（天）性”，首尾圆合，自然完整。

归园田居（其三）

陶渊明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赏析】

陶渊明建构诗意田园的同时，也传递了其中的辛苦。种豆南山之下，豆苗不多，野草不少。一早下地干活，到月亮上来才扛着锄头回家。累了一天，杂草丛生的窄路上，衣服还被打湿。叙述这些时，陶渊明语调平和，还挺浪漫，但若还原实际遭遇，糟心的恐怕不止这几桩。《归去来兮辞》序中说“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他甚至还写过《乞食》诗。辛苦、贫穷、乞讨，都是田园的真实。

但陶渊明确说“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悠然见南山”如果算田园之得，“带月荷锄归”便是田园之失。计较的人难免患得患失，《论语》有云：“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长戚戚”即举首畏尾、心神不定的状态。但陶渊明是坦荡的，“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饮酒》）。他在意的是回归田园后心志舒展、饱满自在的精神状态。明乎此，也就“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归去来兮辞》），辛劳苦楚在所不惜了。得失较然，唯吾心所愿，足矣。

饮酒（其五）
陶渊明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赏析】

结庐在人境，却无世俗喧扰，如何能做到？心远地自偏。内心远离，便没有了纠缠。在精神世界中自我净化，能改变客观世界对自己的影响，处处发现生活的乐趣。

我们常被教导事物及其相关意义，但随着阅历的增长，我们突然发现意义的赋予源自内心：生病让人烦恼，但“因病得闲殊不恶”；雨天让人惆怅，然而“山色空蒙雨亦奇”。这时，我们突然感到了自由！“心远地自偏”是陶渊明发现的人间至理。如果心灵已然挣脱日常的束缚，那么凡俗的喧嚣就自然安静下来，人境亦如山间。

在这样的心境下，篱下采菊，抬头见山，烟岚从山间腾出，被夕阳染成金色，飞鸟结伴还林。这恬然忘机的景致抚慰心灵，让人松弛，又仿佛得到了一些启示。至于究竟是什么，物我合冥的乐趣岂能言传？自己去山间深林领会吧。

杂诗
陶渊明

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
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
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
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
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
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
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赏析】

“莫信诗人竞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龚自珍认为陶渊明在恬淡安逸之外，还有两分诸葛亮式的宏图大志和一分屈原式的牢骚。鲁迅也说陶渊明“并非浑身是静穆”，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都表现了陶渊明的壮怀激烈。

但生逢乱世，叛乱频仍，他满怀理想追随的当代豪强中，桓玄废帝，刘裕篡位。在这样的现实中要有所作为难免同流合污。想保全清白，只能韬光养晦。之前的志向越高远，无法驰骋的痛苦就越强烈。“有志不获骋”，这“不获”中有多少压抑、不甘和无奈。而时光却飞速向前，从不停留。“日月掷人去”的“掷”字的力度让人尤觉时光无情，人生虚度。白日落山，素月东出，一天就这样消逝了。风来席冷，时易夕永，一季就这样消逝了。内心的焦虑和失望无人理解，“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孤独，彻底的孤独。皎月的“遥遥万里辉”只有一片空荡荡的光影，正如心怀激荡却无法施展的自己。想及此，辗转反侧，无法入眠，“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经过许多个“终晓”的“不静”后，陶渊明终于找到激情的释放点——用文学建构诗意的桃花源。于是安顿志向，回归自然，他在无数矛盾和波澜后获得了中国诗史上最淡而醇厚的平静。

登江中孤屿

谢灵运^[注]

江南倦历览，江北旷周旋。

怀新道转迥，寻异景不延。

乱流趋孤屿，孤屿媚中川。

云日相晖映，空水共澄鲜。

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

想象昆山姿，缅邈区中缘。^[1]

始信安期术，得尽养生年。

^[注]谢灵运（385—433），出身陈郡谢氏家族，属显赫贵族，晋宋之际重要士人，山水诗的主要奠基者。

^[1]昆山：昆仑山，古时以为神仙所居之处。缅邈：遥远。

【赏析】

作为中国诗史上山水诗的开拓者，谢灵运是在为官永嘉时大量书写其山水诗的，而本篇记游瓯江江心屿，正是流传千古的名作。诗人在一滩乱流中为旅途的艰难怨念时，一抬头看到秀丽沉静的江中孤屿。这一抬头的温柔消解了心中所有的烦忧，此时的秀丽妍洁用“媚”字来形容最合适不过了。明媚的身姿、宛若新生的惊喜，给艰苦的舟行带来愉快的享受。这享受由后一句的“辉”字体现：洁白的云朵和穿透的阳光交相辉映。云愈白，光愈透，光愈透，云愈加白。交相辉映的光明已趋于耀眼，“空”字则将视线拉回澄澈空灵的水面。云日天光和明媚孤屿共同倒映在水中，光明剔透、灵静鲜洁，让人心生喜悦。乱、媚、辉、空、澄、鲜，景物描写暗含诗人的心路起伏：由烦躁到惊艳，随后获得天人合一的宁静享受，难怪诗人最后开始相信安期生的养生之道，尽养天年。

谢灵运是东晋名将谢玄的孙子，贵胄出身，才华横溢，自负高傲，但在晋宋残酷的政治搏杀中并未得意过，最后被以谋反之名赐死。山水是谢灵运一生乱流中明媚的孤屿，使他在政治的苦闷中松弛下来。瓯江南岸逛厌了，还有空旷的北岸。寻访新异之景，路显得绵延有趣，时间都变快了。如此美景，世人都不来赏，其中的真意有谁来传？我由孤屿之灵秀想到昆仑仙灵，顿觉自己远离世间尘缘，得享天年。

谢灵运开拓的这片山水诗歌世界至今仍是人们抚慰心灵的地方。“池塘生春草”的清新，“企石挹飞泉，攀林摘叶卷”的乐趣，“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的变化，使每个在生命乱流中的人都能于山水跋涉中获得宁静和喜悦。

拟行路难（其四）

鲍照[\[注\]](#)

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

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

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

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

[\[注\]](#)鲍照（414—466），字明远。南朝宋著名诗人。与谢灵运并为当时诗坛的代表人物。

【赏析】

鲍照是蓬勃的，他的愤慨即使千年后也激越兀拔，凛然如新。

起首两句以泻水置平地作比，由平常的生活现象引申出人的贵贱穷达和坎廪不平的际遇是命定的，应当接受，何须长吁短叹愁怨不已呢？但这宽慰并未使诗人平静下来，“安能行叹复坐愁”，反诘的语气明显表现了对命运的不甘和愤懑。

第五、六句酌酒自宽。诗人说，喝酒吧，不唱《行路难》不发牢骚了。但“举杯断绝歌路难”中“断绝”二字显得歌声收结得斩截突兀，压抑不畅，反而强化了“难”字的挫折感。两次宽慰都无济于事，愤慨仍然蓬勃而倔强。宽慰反成了压抑，压下的愤懑终于在第七句喷涌而出，人心不是草木石块，怎能逆来顺受认命听命？反诘语气显出诗人的金刚怒目，五七言的短长张弛交替也突然改为了七言长调，强烈的感愤如滔滔洪水汨汨地涌出闸门，形成高潮。然而并未迸发，“吞声踯躅不敢言”，诗人硬是将已经爆发的巨大悲慨吞咽下去，压抑使悲愤显得愈加深广和酸辛。

鲍照的蓬勃很多时候来自作品内含的紧张感。写沉默他也写得并不哀缓，反而纵横跌宕，充满张力。

赠范晔
陆凯[\[注\]](#)

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

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注\]](#)陆凯（？—约504），北朝人。

【赏析】

《荆州记》载：“陆凯与范晔交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诣长安与晔，兼赠（此诗）。”但此一记载其实是有疑问的，一是两人的时代或许并不同时，二是范晔在南方，而陆凯在北方，似乎范晔寄梅陆凯才合宜。

姑且抛开诗歌本身的背景，在苦寒风雪的北方，收到千里之外的梅花与诗，应当会感到格外浪漫和温馨吧，朔风沙尘中仿佛浮起一派繁花似锦的江南早春。更动人的是诗中潇洒又谦和的口吻。“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折花寄远，恰逢驿使，一个“逢”字使巧合顺利惊喜之感跃然纸上。“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无所”“聊赠”将一片深情厚意表现得谦和含蓄、恬淡潇洒。

这首小诗深挚而又清新，所赠之梅兼含君子的耿介坚贞与柔和淡雅，因此广为传诵。后世诸多诗词都出典于此，秦观的《踏莎行·郴州旅舍》“驿寄梅花，鱼传尺素”即是。

王孙游
谢朓[\[注\]](#)

绿草蔓如丝，杂树红英发。

无论君不归，君归芳已歇。

[\[注\]](#)谢朓（464—499），字玄晖，南朝继谢灵运之后杰出的山水诗人。

【赏析】

这首五绝以清新缠绵的自然物象开头。绿草如丝，蔓延大地。“蔓”和“丝”表现绿草依附地势的情态，继续铺展，丝丝茸茸，柔婉可爱。第二句则纵向伸展，树木英挺，红花点点，绚丽清新。“丝”的纤细，“发”的饱满，红与绿的明快对比，显出一派柔婉又生气勃勃的春天景象。

女子目睹春景，不禁触动心怀，想与心爱的郎君共享这美好的春天。然而“无论君不归，君归芳已歇”，且不说心上人不回来，就算回来，花也已经谢了。共享的兴致顿时被“芳已歇”的推想浇灭。盎然兴起，细想又觉得没意思起来，像生命中无数涌起的冲动一时间消灭了踪影。这起与灭中，有失望，有无奈，有惋惜。但诗中的失望、惋惜、无奈是含蓄的，裹挟在惜春与思君中含而不发。我们仿佛看到她婉丽温柔的眸子里闪过一丝落寞，口中一声轻叹，然后带着微苦继续爱赏这美好的芳华，俨然那芳华就是自己，绽放着，却又即将老去。

晚登三山还望京邑

谢朓

灞浐望长安，河阳视京县。

白日丽飞甍，参差皆可见。

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

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

去矣方滞淫，怀哉罢欢宴。

佳期怅何许，泪下如流霰。^[1]

有情知望乡，谁能鬢不变？^[2]

^[1]霰（xiàn）：小冰粒。

^[2]鬢（zhěn）：黑发。

【赏析】

“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能望见三山，可见三山离金陵不远。可知首联“灞浐望长安，河阳视京县”中的“长安”和“京县”都指南齐都城建康（即金陵）。然而诗人却刻意化用王粲的“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和潘岳的“引领望京室”（《河阳县诗》），意在传递诗句中因长安大乱而离京回望时的深深眷恋和政治寄望。这眷恋和寄望凝结在“白日丽飞甍，参差皆可见”中：满城飞甍的屋檐在阳光下明丽辉煌，错落密集。这派繁华壮丽的景象在长江以南的三山都参差可见，自豪感和眷恋感油然而生。然而这飞甍参差的京都却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皇位三度易手。好友王融被处死，竟陵王忧愤而亡，旧主隋王也紧接着遇难。诗人久久地凝望这让人眷恋又过于危险的京县，从“白日”站到了“余霞”。忽见余霞灿烂，如锦缎般散满天空，复杂的心绪变得柔软而平静。清澄的大江流向远方，仿佛明净的白绸，宁静柔和。绚烂与素净，霞天与澄江，在大自然的涤荡下，政治的悲喜退散了，心里如“绮”“练”一般柔和静止。春洲喧鸟，杂英芳甸。然而天晚了，终于要走了，离乡的悲情再次弥漫心头，欢宴已罢，佳期何许，泪流满面。

西洲曲
南朝乐府

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1]

单衫杏子红，双鬓鸦雏色。

西洲在何处？两桨桥头渡。

日暮伯劳飞，风吹乌臼树。

树下即门前，门中露翠钿。^[2]

开门郎不至，出门采红莲。

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

低头弄莲子，莲子青如水。^[3]

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4]

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5]

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6]

楼高望不见，尽日栏杆头。

栏杆十二曲，垂手明如玉。

卷帘天自高，海水摇空绿。^[7]

海水梦悠悠，君愁我亦愁。^[8]

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

^[1]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意思是说，女子见到梅花又开了，回忆起以前曾和情人在梅下相会的情景，因而想到西洲去折一枝梅花寄给在江北的情人。江北，当指男子所在的地方。

^[2]翠钿：用翠玉做成或镶嵌的首饰。

^[3]莲子：和“怜子”谐音双关，“怜”，爱。

^[4]莲心：和“怜心”谐音，即怜爱之心。

^[5]望飞鸿：这里暗含有望书信的意思。因为古代有鸿雁传书的传说。

^[6]青楼：漆成青色的楼。唐朝以前的诗中一般用来指女子的住处。

^[7]卷帘天自高，海水摇空绿：卷帘眺望，只看见高高的天空和不断荡漾着的碧波的江水。海水，这里指浩荡的江水。

^[8]海水梦悠悠：梦境像江水一样悠长。

【赏析】

这是一个爱情故事，虽然我们不知道故事的经过，不知道故事中男女主人公的身份，但这个故事一定和“西洲”有关。故事中的男子去了“江北”，因而才有了女子的“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而全诗也就由此展开。

相思之情贯穿全诗始终，但诗中的地点和时间却在不断转换，仿佛若干组镜头剪辑拼接而成。每一组镜头都不离女子的行踪，转换自然流畅，画面优美生动。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古人的“蒙太奇”手法——

第一组镜头：重游西洲。全诗一共十六联三十二句，前四联构成一组镜头。第一个镜头是女子重游西洲，折梅寄北；第二个镜头呈现了女子的形象，虽然没有直接展示女子的容貌，但是从“单衫杏子红，双鬓鸦雏色”可以想象出这是一个清丽可爱的江南女儿；第三个镜头则从西洲转到了女子的居处环境。同时从这三个镜头中的物象也能看出季节的转换：“折梅”是在初春，穿“单衫”大约已到春夏之交，“伯劳”是一种鸟，仲夏始鸣，喜欢单栖，这一方面用来表示季节，一方面也暗示了女子孤单的处境。

第二组镜头：南塘采莲。从第五联到第十联，亦有三个镜头。第一个镜头是女子推门而出，无时无刻不盼望着心上人突然而至的她，脸上自然浮现出失望的神色；第二个镜头是女子乘船进入荷花丛中，红艳艳的荷花高高立出水面，遮没了女子的身影；第三个镜头是荷花已谢，女子在采摘莲蓬，时而俯首，时而仰望。这三个镜头贯穿了整个秋天，“莲花过人头”是早秋，“弄莲子”是在仲秋，“鸿飞满西洲”已是深秋景象。这一组镜头中女子的动作或弄莲子或望飞鸿，都在传达着对心上人的深深的思恋之情。“莲子”谐音“怜子”，即“爱你”之意；“莲心彻底红”则象征着爱情的忠贞；“望飞鸿”的目的是期待着“鸿雁传书”，然而却没有传来心上人的音讯。

第三组镜头：登楼远眺。从第十一联到第十四联，由两个镜头构成。第一个镜头是近景，女子登楼远眺，终日徘徊，终日思念；第二个镜头是远景，江水滔滔，天地阔远，心上人似远在天涯。

第四组镜头：梦萦西洲。最后两联，组成最后两个镜头。女子带着无尽的思念与愁绪入眠，她相信心上人也会同她一样愁绪满怀，也在深深地思念着她；“吹梦到西洲”，不仅是希望吹她的梦到西洲，也是希望吹他的梦到西洲。这最后一个镜头，需要读者自己的想象来完成：梦中，她一定能在西洲与心上人相会。

缠绵不尽，婉转而又含蓄，正是古时江南女子的情与思。

别范安成

沈约^[注]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

及尔同衰暮，非复别离时。

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

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

^[注]沈约（441—513），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湖州）人。南朝齐梁时代史学家、文学家。

【赏析】

少年时的离别总是容易的，来日方长，相聚的日子多着呢。然而岁月蹉跎，世事蹭蹬，人生如白云苍狗，倏忽几十年如过眼云烟。少年之别，再相聚已是垂垂老矣，那么老年之别，再相聚又是何时呢？“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这一杯薄酒，下次再拿起来怕是难了。由少年的“易”到衰暮的“难”，这是岁月给人最深的慨叹。

沈约少时便与范安成交好。两人都历经宋、齐、梁三代，眼看朝代更替，政治动荡，至亲好友纷纷谢世，鲜有善终。此时把酒相逢更有世事茫茫、人生多艰之感。“及尔同衰暮，非复别离时”，不复当年的岂止是容颜，还有心境。少年的踌躇满志在岁月蹉跎中消磨殆尽，“而今识尽愁滋味”，百般人生况味杂陈着迟暮与感伤。庆幸的是还有老朋友的陪伴和共同的回忆，可惜分别就在眼前。《韩非子》中战国的张敏想念好友高惠，梦中往寻，迷路而返。倘若分别后我也在梦里寻你不见，又有什么来聊慰我这老迈的相思之情呢？

唐人杜甫重逢老友亦有类似的感叹：“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
陶弘景[\[注\]](#)

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

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

[\[注\]](#)陶弘景（456—536），字通明，号华阳隐居。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南朝齐梁时期的著名隐士。

【赏析】

隐士，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被赋予了崇高的意义，《周易》中已有“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幽人贞吉”的说法。陶弘景是齐梁时期的著名隐士，受到齐梁两朝帝王的推重，时人称为“山中宰相”。

从诗题看，“诏问”是皇帝垂问，“山中何所有”并非皇帝不知山中有什么，而是问相比于朝堂之上的荣名富贵，山中有什么更吸引你呢？陶弘景的答案很简单：“岭上多白云。”“白云”虽然简单，却有丰富的象征含义。白云洁白无瑕，随风飘荡，随遇而安，恰似隐士放弃了对功名利禄的追求，超然淡泊于人间富贵之外，体现出一种不争不贪、知止自足的美德。白云自由自在，任意舒卷，恰似隐士高洁的人格，自由而诗意的生活。不过这些都是隐士自己的体悟，很难说给俗人听，说了也难以让俗人明白，所以“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

从世俗地位来说，陶弘景是臣，接到皇帝的诏书，怕得诚惶诚恐。可是，陶弘景的姿态却很高，甚至表现出精神上超乎帝王之上的意味，俨然真隐士的风度。

入若耶溪

王籍^[注]

舸舨何泛泛，空水共悠悠。^[1]

阴霞生远岫，阳景逐回流。^[2]

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

此地动归念，长年悲倦游。

^[注]王籍（生卒年不详），字文海。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南朝梁诗人。

^[1]舸舨：舟名。

^[2]阳景：日影。

【赏析】

这首诗在诗史上名声很大，主要在“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一联。

诗的前三联写景，最后一联抒情。第一联点题，写乘船进入若耶溪，溪水开阔，溪流平缓，“泛泛”和“悠悠”，可以见出闲适之意。第二联写放眼四望，看到远山上空晚霞点染，近处阳光洒落在曲折的溪水上，波光粼粼。“逐”字是拟人手法，似乎阳光有意，写得颇有趣。第三联从听觉的角度来写，听到了蝉噪鸟鸣，反而更感觉到山林的幽静。这一联以声写静，向来被人称道。如果没有任何声音，山林中将是一片死寂；如果各种声音太多，山林中将会一片喧嚣；唯有单调的蝉噪和清脆的鸟鸣，既装点出自然的生意，又不致破坏山林的幽静，并且还反衬出山林的幽静。

深幽的山林美景让诗人喜爱，也不禁想到自己现在的宦游生活，于是诗人在第四联发出感喟：长年的宦游生活让人倦怠，的确是应该回家了。

寄王琳
庾信[\[注\]](#)

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

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

[\[注\]](#)庾信（513—581），字子山。南北朝时期辞赋家、诗人。

【赏析】

五绝是简省的，但这二十字传递出浩瀚的悲哀。

诗人庾信在锦衣玉食的南朝梁代宫廷中长大，才华横溢，名重一时。三十二岁出使邻国东魏，东魏对他极尽礼遇，使之诗名更盛。此时的庾信风华正茂，意气飞扬。谁知回国仅三年，侯景叛乱，梁武帝去世，杀戮动荡，他的三个孩子相继夭折。家国飘零中，他逃到梁元帝在江陵新建的朝廷，出使西魏。不料同年西魏就掳掠江陵，随后元帝被杀。三年后，故国灰飞烟灭。诗人却一直被羁留于千里之外的敦煌玉门关，无能为力。来自首都金陵的消息稀少而滞后。诗人忧虑又耻辱，绝望又心切，愤懑到近乎撕裂。此时他收到一封来自梁室忠臣王琳的来信，信里也许是举兵复国的消息，也许是对自己这个无人惦记的失节旧臣的问候，家国回忆、命运慨叹络绎奔涌而来，千行热泪不禁滚滚而下。

诗中的悲哀充溢了玉门关和金陵之间万里的距离，“疏”字表现两地音信隔绝，更为诗歌架起苍凉疏阔的空间感。在充满悲哀的天地间，“独”字显得孤单渺小，但千行热泪的痛苦与激动支撑起了这个个体，使他打开书信的一瞬间显得无比深挚感人。

敕勒歌
北朝乐府

敕勒川，阴山下。^[1]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2]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3]

^[1]敕勒川：敕勒族居住的地方，在今山西、内蒙一带。川，平原。敕勒，北齐时居住在朔州（今山西省北部）一带的游牧部落。

^[2]穹庐：用毡布搭成的帐篷。

^[3]见：通“现”。

【赏析】

北方的大草原上，曾经无数的游牧部族来了又去。他们的崛起与征伐，他们的辉煌与湮灭，史册中有或详或略的记载。然而他们的日常生活与情感，他们在日出日落间的歌哭哀乐，却极少有文字流传下来。《敕勒歌》则是一幅聚焦的图景。

歌中呈现了一个辽阔苍茫的世界。这个世界以高耸绵延的阴山为背景，阴山下一望无垠的大草原在天地间延展，似乎一直延展到天边。天和地相连在一起，天空犹如一顶巨大的毡帐，笼罩住大地。天空湛蓝，草原辽阔，当风吹过草原，丰茂的牧草随风低伏，显露出一群群的牛羊。

这首歌最初很可能是北朝鲜卑语的歌，而后翻译成了汉语。最早唱这首歌的，是东魏高欢的大将斛律金。高欢被西魏击败，军队士气低落，因而命斛律金唱《敕勒歌》，于是将士怀旧，军心振奋。斛律金是敕勒族人，高欢手下多是鲜卑人，他们都是草原人，这首歌让他们仿佛回到了北方的大草原上，再次看到了美丽富饶的家乡。

木兰诗
北朝乐府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1]

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

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

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

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

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2]

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

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鞢，^[3]

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4]

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

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5]

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

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6]

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7]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

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8]

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9]

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10]

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

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

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

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

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

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11]

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忙。^[12]

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

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13]

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14]

^[1]唧唧：织机的声音。

^[2]军书十二卷：征兵的名册很多卷。爷：这里是对父亲的称呼。

^[3]鞞（jiān）：马鞍下的垫子。

^[4]辔（pèi）头：驾驭牲口用的嚼子、笼头和缰绳。

^[5]溅溅（jiān jiān）：水流激射的声音。

^[6]戎机：指战争。

^[7]朔气传金柝：北方的寒气传送着打更的声音。金柝（tuò），即刁斗，古代军中用的一种铁锅，白天用来做饭，晚上用来报更。

^[8]策勋十二转：记很大的功。策勋，记功。转，勋级每升一级叫一转，十二转为最高的勋级。赏赐百千强：赏赐很多的财物。百千，形容数量多。强，有余。

^[9]尚书郎：尚书省的官。

^[10]千里足：千里马。

^[11]花黄：古代妇女的一种面部装饰物。

^[12]火伴：即伙伴。

^[13]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据说，提着兔子的耳朵悬在半空时，雄兔两只前脚时时动弹，雌兔两只眼睛时常眯着，所以容易辨认。扑朔，爬搔。迷离，眯着眼。

^[14]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两只兔子贴着地面跑，怎能辨别哪个是雄兔，哪个是雌兔呢？傍（bàng）地走，贴着地面并排跑。

【赏析】

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绵延久长。它的出现，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南北朝时，北方先后出现了北魏、西魏、东魏、北周、北齐诸政权，多由鲜卑人建立，由此现存北朝民歌中不乏表现尚武精神的作品，如“新买五尺刀，悬着中梁柱。一日三摩挲，刷于十五女”，如“七尺大刀奋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盘，十荡十决无当前”。《木兰诗》就产生于这样一个时代环境中，但讲述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却不见对尚武精神的推崇，反而把重点放在对和平生活的向往以及木兰的女儿情态的描写上。

木兰从军的原因，不是木兰自己尚武好强，渴望建功立业，而是由于父亲被国家征发，家中别无成年男丁，木兰才毅然挺身而出，代父从军。而十二年的戎马生涯，木兰必然经历了无数次血战，九死一生，可是在诗中却只用“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几句就概括了，并未渲染木兰的战场厮杀和战功卓著。当战争结束，天子赏赐时，诗歌也没有铺陈战功带来的荣耀和功名富贵。

诗的开篇写木兰纺织，这是一幅很日常的图景，在和平时期，纺织是一个女子承担的基本的劳作。当战争结束，木兰谢绝了所有赏赐，一心只想回家，回到亲人身边，回到和平的日常生活。当木兰回到家乡，诗歌浓墨重彩地渲染了木兰父母姊弟迎接木兰归家的兴奋与快乐，展现出了浓郁的亲情。

木兰当然是英勇的。一旦决定了代父从军，就奔波于东西南北市采购装备；奔赴前线，行军神速；经历了长期艰苦的战斗生活，终于胜利归来。但这一切并非以此来证明如后世戏曲中所唱的“谁说女子不如男”，战争也没有使她异化。诗中写木兰对父母的爱，不仅体现在代父从军。行军途中的“不闻爷娘唤女声”，正是写出她心中对父母的思念。战争一结束，首先想到的是“送儿还故乡”，回家见父母。诗中对木兰着力表现的，还有木兰的女儿情态。回到家的木兰，“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写出了木兰终于恢复女儿装扮、重现女儿身份的喜悦。

全诗的最后充满戏剧性和喜剧性：和木兰同行十二年的伙伴们此时才发现木兰的女儿身份。结尾四句既可理解为木兰对伙伴的回答，也可理解为诗歌的叙述者代为解释，用双兔一起奔跑让人难以辨别雌雄的现象，比喻木兰从军多年未被发现真实身份。不论哪种理解，都为木兰增添了一种俏皮的性格。

也许可以这么说，木兰代父从军的英勇使她成为了文学史上一个光彩照人的形象，而她的种种女儿情态，使她千百年来被后世读者亲切地接受和喜爱。

人日思归
薛道衡[\[注\]](#)

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

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

[\[注\]](#)薛道衡（540—609），字玄卿。河东汾阴（今山西万荣县）人。隋朝诗人。

【赏析】

人日，即正月初七日，是古人习俗中一个很重要的节日。所谓“每逢佳节倍思亲”，人日本应该是和家人团聚、和亲友嬉游的日子，但现在诗人却远在异乡，自然触发了对家人和家乡的浓浓思念之情。

诗的第一联里用“七日”和“二年”做对比，“七日”是对当下时间的感受，以元日为起点，才刚刚过去七天，人们在这七天里感到的是春天来临的欣悦和喜庆的节日气氛；“二年”是对过往时间的感受，以离家之日为起点，到现在已经两年，从离家的那天起，对家的思念也就开始了，在“七日”的对比之下，“二年”显得尤其漫长。而“才”和“已”更加深了这种对比，也使思家之情呼之欲出。

诗的第二联里竟含了三个对比。第一个是与大雁的对比，大雁每到春天就会北归，而诗人却身不由己，同样身在南方的他，不知何时才能返回北方的家乡。第二个是与花开的对比，春天来临，百花就要开放，而自己的思归之情则早已生发。第一个对比凸显自己的归家时间之晚，第二个对比凸显自己思归心情之切。而“后”和“前”两个词，又将归家时间之晚和思归心情之切形成对比，使二者更加鲜明，凸显出诗歌的主旋律。

送杜少府之任蜀川^[1]
王勃^[注]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2]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3]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岐路，儿女共沾巾。^[4]

^[1]少府：唐时对县尉的称呼。
^[注]王勃（约650—676），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合称“初唐四杰”。
^[2]城阙辅三秦：城阙，即城楼，指长安城；三秦，指关中地区，项羽曾分秦地为三，故有此称。此句谓长安以关中为其辅助、拱卫。五津：指岷江上的五个渡口，泛指蜀川。
^[3]宦游人：因做官而离开家乡的人。
^[4]无为：无须，不必。

【赏析】

悲伤，历来是离别诗的题中应有之义。王勃此诗却一反常规，为人送行，反而声称：分别之际，无须悲伤。

我们已经不知道杜少府是何人了，从官衔看，少府在唐代是对县尉的通称，杜少府也许正处在仕途起步阶段，也许像王勃一样年轻。他们在长安分别，杜少府将前往蜀中的某个县任职，这中间隔了一重重山一道道水，路途遥远。转身之后，杜少府将面对的是长途跋涉的艰苦，独在异乡的孤独，不知要经过多少时日才会返回都城，才会与今日分别的这些友人再次相聚。怎能不悲伤呢？

王勃并非不近人情。他同样有应该悲伤的理由，不仅仅是因为与朋友的分别。此一刻，虽然杜少府是远行者，他是送行者，但他和杜少府一样，也是远离家乡的宦游人。同样的宦游他乡，在蜀中和在长安有什么区别呢？但王勃拒绝悲伤，他用少年人的豪情，对未来命运的坚定自信，发出了朗吟：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是的，真挚的友情可以超越时间，跨越空间，陪伴着你度过孤独的岁月。放达的胸襟可以消解悲伤，化解迷茫，让你在山长水远的路上昂扬前行。

山中
王勃

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

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

【赏析】

这是一首小诗，篇幅短小，即景抒情；这又是一首“大”诗，境界开阔，气象不凡。

诗人们写到长江，历来注意到的是江水的流速湍急，水流浩大。在王勃之前，谢朓写过“大江流日夜”；在王勃之后，杜甫有“不尽长江滚滚来”，李白说“千里江陵一日还”。但王勃偏偏说“长江悲已滞”——其实是他自己滞留异乡，内心悲伤，恍惚中竟觉得连长江也停滞不流了。家却在万里之外，尚不知何时能够回去。羁旅之愁，念归之思，一定是长久郁结在心中的。而现在时令正是深秋，一年将要到头，更让人起归家之情。

风急天高，落叶纷飞，诗人站立在暮色之中，愁思再也抑制不住，仿佛化作无数的黄叶，在风中飘离枝头，在天地间随风飞扬。

从军行
杨炯^[注]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1]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2]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3]

^[注]杨炯（650—约692），华阴（今属陕西）人。唐初文学家，“初唐四杰”之一。

^[1]西京：指长安。

^[2]牙璋：皇帝发兵所用的兵符，这里指代出征的将领。凤阙：指皇宫。龙城：本指匈奴人祭天的地方，此处指敌方要塞。

^[3]百夫长：泛指下级军官。

【赏析】

唐代边塞战争频繁，由于国力强盛，在初唐和盛唐时期频频取得对外用兵的胜利。投笔从戎，万里封侯，是很多唐代诗人特别是初盛唐诗人都梦想过的。有些诗人付诸行动，比如高适、岑参等都有过从军塞外的经历，甚至长期生活在异域。更多的诗人虽然没有实际出塞的经验，却把他们的向往和想象写在了诗中。杨炯的《从军行》便是初唐边塞诗中的名作。

由于未曾亲身体验过边塞战争，这首诗没有为我们提供战争的细节和亲历者的感受，但通过想象和历史经验，成功地渲染出了战争的气氛，描摹了战争的画面。诗的第一联直接从战事的紧急着笔，这是激起书生投笔从戎的原因，也是大军出征的背景。第二联用两幅画面概括了战事的进行，第一幅画面是大军离开都城出征，第二幅是大军包围敌方要塞。而从出征到包围敌方要塞之间，一定经历过不止一次激战。第三联是战场画面的呈现，战斗是在风雪中进行，大雪弥漫，战旗在大雪中已看不分明；大风呼啸，指挥士兵进攻的鼓声一刻也不消歇。至于奋勇杀敌的将士们，在风雪旗鼓的烘托下，也就跃然纸上了。

最后一联很容易使我们想到东汉班超的那句话：“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唐代的书生，的确不乏这种从军的豪情壮志。

登幽州台歌
陈子昂[\[注\]](#)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注\]](#)陈子昂（659—700），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三台潼川）人。标举汉魏风骨，是唐代前期文学风气转变的积极推动者。

【赏析】

阒其无人的旷野上，一个人兀立在天地之中。

幽州台曾经群星璀璨，勃发有力的豪杰们创造了一个个辉煌的时代。然而，他不曾遇见。未来也将会光明俊伟的时代光照后人。但那时他已死去。深刻的不遇之感汹涌而来。举首望向苍穹，天地茫茫，巨大的时空中只有他孤独一人，悲怆的眼泪流淌下来。

这伟大的孤独者正是陈子昂。他生逢女主武则天时期，积极用世，言多且直，不愿逢迎。万岁通天元年（696）陈子昂自请从军，跟随武攸宜去北方与契丹作战，未得信用，坎坷落魄。他于是登幽州台而作此歌。幽州台曾是燕昭王堆积黄金礼遇乐毅、郭隗等贤才之所，是礼贤下士的圣明君主的象征。在此发古之幽思，不由悲从中来。

先驱者的孤独不仅在政治上，在文学上陈子昂也是开风气之先。他对初唐过于讲究形式的诗风不满，主张步追建安、正始，注重诗中感发的情意、深刻的寄托。这对后来的盛唐文学影响很大。韩愈曾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可惜如此胸怀大志的人终究没有遇上政治开明的盛世。他辞官回到家乡梓州后，武攸宜、武三思买通梓州县令诬陷陈子昂，以“莫须有”之名将他下狱迫害致死。

但他对时代的一片拳拳真挚之意和悲壮的孤独最终留了下来。无数后人为之深深感动，并传诵千年。

春江花月夜

张若虚^[注]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1]

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2]

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3]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

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

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4]

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5]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

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

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

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

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6]

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注]张若虚（生卒年不详），扬州人。与贺知章、张旭、包融并称“吴中四士”。存诗两首，以《春江花月夜》著名。

^[1]滟滟（yàn）：水波动荡闪光的样子。

^[2]芳甸：遍生花草的原野。霰（xiàn）：小冰粒，俗称雪子，此处形容皎洁月光下的花朵。

^[3]汀（tīng）：水边平地。

^[4]可怜：可爱。

^[5]砧（zhēn）：捣衣石。

^[6]碣（jié）石指北，潇湘指南。无限路：表示离人相距之远。

【赏析】

春江花月夜，五个最动人的词组成一幅良辰美景构成诗题，秾丽曼妙，如梦如幻。诗中的春江花却在夜月的笼罩下一洗秾艳，尽显出清华高洁的气质，从而引发了渊默的宇宙玄想和深挚的人间相思。

全诗前八联写夜景与遐思，后十联写思妇与游子。每两联构成一节，韵随节换。

开篇由江月写至花林。江海鼓荡，明月冉冉升起。天地间蜿蜒的江水都辉映着月光，寥廓清亮。江边艳丽的花林被皎洁的月光披上一层晶莹的细雪，显出剔透的寒意。天地间山川如洗，朗月高悬。在她神秘、冷峻、温柔的注视下，时空凝结成永恒。没有比它更古老的过去，没有比它高远的未来。“诗人与‘永恒’猝然相遇，一见如故，于是谈开了——对每一问题，他得到的仿佛是一个更神秘的更渊默的微笑，他更迷惘了，然而也满足了。”（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

今夜的明月还朗照着谁？视线随白云飞至青枫浦，扁舟游子正望月怀人：可爱的月影此刻正在她的楼上移动吧，是否照拂着映出她容颜的妆镜台呢？月光惹得她相思不已，她放下帘子，不料捣衣板上又泻满月光。共享这明月却无法互诉衷肠，多希望能乘着月光来到他身旁。或者让鱼雁去传书吧！但鸿雁无法乘光而度，鱼龙也只在水上写文。游子昨夜梦见落花，春已过半，他还无法回家。江水东流，月落西斜，时光飞逝，离人各天涯。不知有几人乘着月色归家，落月摇荡着离情别绪洒满了江畔一树春花。

望月怀远

张九龄^[注]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

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注]张九龄（678—740），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人。盛唐时代政治家、诗人。

【赏析】

大海吞吐出明月，明月静静升起，像一场神圣的仪式。清晖洒下，海面泛起粼粼的波光。人间也感知到了黑夜中升起的光明，纷纷翘首仰望。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万里之隔的人们都共享着这同一轮明月，这让人安慰，更引起淡远的相思。

有情之人怨念夜的漫长，整夜都是不尽的相思。月光染淡了房屋深处的夜色，熄灭烛火，让一屋都装满溶溶的月光。走出去感受皓月的光辉吧，披衣出户，望月良久，夜露渐生，一片清寒。多想把这美好的月色双手满捧给远方的人，但月色无法握住，还是到梦中，梦中与你相期。

回乡偶书
贺知章^[注]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1]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注]贺知章（约659—约744），字季真，号四明狂客。越州永兴（今浙江杭州萧山）人。与张旭、张若虚、包融并称“吴中四士”，著名诗人。

^[1]鬓毛衰：指年已老迈，鬓发脱落减少。鬓毛，额角边靠近耳朵的头发。衰（cuī），减少，疏落。

【赏析】

少小离家，暮年返乡，这中间便是一生。其间不知品味了多少世情冷暖，经历了多少宦海风波，体验了多少悲欢离合，而不论穷达，家乡的山水和亲友始终是心中温暖的记忆，家乡始终是心中确认的最终要回归的田园。当走出很远，离开很久之后，游子身上保留的与家乡最外显的纽带，就是“乡音”。在外宦游几十年，回到家乡，听到别人讲的，自己冲口而出的，都是熟悉而久违的乡音。

可是几十年的时间，不论游子还是家乡，毕竟不能停驻在当初的模样了。自己的鬓发已斑白稀疏，曾经的少年已变成老翁，恐怕当年亲密无间的小伙伴也认不出自己了吧，更何况眼前嬉笑经过的一群儿童。他们好奇的目光，他们热情的发问，让游子意识到自己在家乡已如同旅人一般。

回到家乡的兴奋，步入暮年的感伤，见到乡人的亲切与陌生，在诗人心中交织出万千感慨。

登鹳雀楼
王之涣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注]王之涣（688—742），晋阳（今山西太原）人。盛唐著名诗人。

【赏析】

这是一首中国人都能脱口即诵的诗。

鹳雀楼位于今天的山西蒲州西南，前临黄河，许多诗人都曾登临，从古到今在鹳雀楼留下的诗作不知有多少，但都被笼罩于王之涣此诗的光芒之下。

诗的第一联便已无人能及。诗人登上鹳雀楼，放眼天地间，被苍茫的景象所震撼，以大手笔描绘出了这一景象。向西望去，一轮落日正缓缓坠入连绵起伏的群山之后；气势磅礴的黄河滚滚而来，沿着河水奔流的方向，向东望去，黄河最终汇入遥远的茫无边际的大海。画面极其简练，从西到东，落日、群山、黄河、大海，依次展开；画面也极其阔大，仿佛将整个天地都纳入其中。

诗的第二联看似说了一个生活常识，站得越高，看得越远。但有了前一联的壮阔景色做铺垫，这个生活常识升华成了富有趣味、极其贴切的人生哲理，其中写出了唐人不断进取的时代精神，大有“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胸襟和气度。

凉州词
王之涣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赏析】

千山万仞中屹立着一片孤城，坚毅中透着忧怨。

大河滔滔，奔腾东来。溯流远望，黄河直上白云之间，显出“黄”“白”色彩苍莽的气象。而“上”字则显出河水的斜势，充满浩荡的力量。放眼冈陵起伏，壁立千仞。其中有一片边防城垒，屹立在黄河白云、壁立千仞中，显得额外孤拔，有如镇守边疆的战士，坚毅而孤独。

远处传来悲凉高亢的羌笛声，为何要吹奏那首哀怨的《折杨柳》？折柳送行的家乡画面陡然浮现，思乡之情涌上心头。但春风不度玉门关，这儿连慰藉乡思的杨柳都没有。此诗妙在以不怨写怨，诗中人责备惹乡情的羌笛，看似坚强，实则归心似箭，一触即发，更何况“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在这荒凉的千里之外，没有可资慰藉的家乡风物，边塞将士的不易和怨思呼之欲出。但终究还是含而未发，哀怨中仍不失敦厚和昂扬。

春晓
孟浩然^[注]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注]孟浩然（689—740），字浩然。襄州襄阳（今属湖北）人。盛唐诗人，长于山水田园诗。

【赏析】

全诗妙在“不觉”二字。

春睡慵懒，睁开眼日头已高。再眯一会儿吧，惺忪迷蒙间只听得窗外啼声四起，婉转清亮，好不惬意。夜里似有风雨之声，也不知蓊郁的花枝被雨点打落了几朵。

前两句喜春，后两句惜春。但欢喜与怜惜都像一个念头，一点火花，闪过朦胧的睡意本身。鸟啭莺啼，嚶嚶成韵，诗人却并不刻意去捕捉，他只是高卧享受，恬淡自在。夜来风雨，落花满地，他也不执着于悲惜，只是淡淡一问，并无意去察看。

日晓、啼鸟、风雨、落花，时光流转和美好的生灭都在闲散的春眠中感而“不觉”。于是一片浑然天机，宽舒自在。玲珑天真的盛唐气息在诗中展露无遗。

宿建德江
孟浩然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

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赏析】

寂寞而又清旷是孟浩然独特的风味。

开元十八年，诗人求官不成，便南游江浙以排遣心中愁绪。行舟至建德江时，暮霭沉沉。停船靠岸，岸边水汽如烟，一片苍茫。天晚了，悲伤笼罩下来，但与昨天的不同。平野开阔，天空低沉至树梢。清江映月，却与我相亲近。

烟渚、日暮、天低，晕染了一片迷离、昏暗、压抑的空气，低落的心情蔓延开来。“日暮客愁新”，“新”字似乎加重了客愁，对着毫无抵抗力的人侵袭而来；“新”也提亮了诗句，客愁因为“新”而有了活力，那不是陈腐灰暗的忧伤，而是鲜明的、鼓荡人心的悲愁。

这悲愁像“野旷”原始、坦荡、宽展，又如“天低”严厉，厚重阴沉的云在低空缓缓奔流。天地间只有树挺立着，孤独地将天地接通。旷远、严肃、野性、低沉，但同时又清澄、灵动、亲切，一如“江清月近人”。这孤寂的丰富风味让人感到诗人虽然凄伤，却有着解悟和自信。他站在清江舟头，在坦荡的旷野上，在高朗的明月下，在无尽的天地中。这是盛唐人的愁，包罗万象，浑然天成。这样有力又不失轻灵的愁，后世很少再能见到。

与诸子登岘山
孟浩然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

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

【赏析】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起句高古。一代代人老去、死亡，同时新的生命诞生、成长。人世流转，古今更迭。峥嵘的人间像大自然一样随时上演着无数死亡和新生，欢悦与悲凉。这些绵延不断的消逝和更替组成了古今往来的真实历史。

这博大而又冷峻的诗句怎会劈空而来？诗人在登岷山、观古迹时顿悟出此。岷山在晋吴对峙的前线襄阳，名臣羊祜曾镇守于此，德高望重，造福于民。他与友人登岷山时曾感慨：“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

盛唐时孟浩然再度登临。他有感于羊祜的悲叹，并加以发挥，升拔至宇宙、历史的高度，以上帝之眼俯瞰人世兴衰，目光冷峻、沧桑。然而一提到“我辈”，视角便由天转换到人，不自觉地流于个体将灭的哀伤。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而凡人总不免于情。想及自己终将逝去却湮灭无闻，诗人的心头涌起悲伤。天寒水落，隐士庞德公居住的鱼梁洲裸露出来，云梦泽在一片白露横江中格外幽深清寒。羊祜当年文治武功，百姓们怀念他的堕泪碑还在眼前，而羊公早已作古。功业远不及羊公的我又会留下怎样的痕迹？想及此，泫然流泪，悲不自禁。

过故人庄
孟浩然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赏析】

访友闲聊的琐事在诗人笔下却有朴茂深永的盎然情趣。

题目是我去拜会老友的田庄，诗歌却从老朋友写起：他宰鸡又煮黄米饭，请我到田庄作客。朋友盛情相邀、真挚恳切，因而我出门前就兴致盎然，走在赴约路上更是脚步轻快，四望怡然。

远望田庄，绿树四合，桃花源的遐想浮上心头。一脉青山在城外横斜，点染出一派清旷开远。到了田庄，打开窗便是宽阔的打谷场和苗圃，我们把酒对饮，唠唠农户的家常。聊得高兴了，便约定下一次重阳节的聚会，那时我要品尝你新酿的菊花酒。

全诗简朴清新，宽舒自然，显出隐士生活淳朴自适的气息。孟浩然还有些清澄悠远的诗，也表现隐士生活，如“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相望试登高，心随雁飞灭。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时见归村人，平沙渡头歇。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诗与人都如此风神散朗，难怪李白赞道：“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出塞（其一）
王昌龄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注]王昌龄（698—约756），字少伯。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盛唐诗人，擅七绝，被誉为“七绝圣手”。

【赏析】

此诗开门见山，气象非凡。“秦时明月汉时关”，那么坚定，那么久远，在时间上、空间上都造成不可磨灭的印象。它如雕塑般屹立千古，给我们短暂的生命带来了永恒的认识。月色柔美，本不适于表现这坚定，但“秦时明月汉时关”的月照得分明、壮观，仿佛从秦汉直照到唐代，于是“万里长征”这一空间距离也就不仅是某个征夫与家人的阻隔，而是在重复着由秦汉至唐的千百年来“人未还”的共同悲剧。

这悲剧如何才能结束？如果有像卫青、李广这样的将军，胡人就不敢度境侵犯了。“龙”“飞”二字雄强有力；“但使”“不教”语气坚定、毋庸置疑。对英雄名将的坚定不移的确信和渴求使全诗气势雄浑、声调高昂。英雄一出，谁与争锋！

敬慕古来名将的背后，今无良将的不满呼之欲出。但诗人并未明说，只是含蓄地暗示，可谓“微而显”，“婉而成章”。但气概浑厚，毫不孱弱。全诗饱满昂扬又回味无穷。

从军行（其四）

王昌龄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赏析】

青海高原上一片苍莽，荒无人烟。阴云密布长空，厚重地堆积在绵亘千里的祁连山上，连雪峰都暗淡了。千山万壑中有一片孤城，坚守在荒凉的西北边陲，遥望河西走廊上的另一个要塞——玉门关。孤城的守望就像是戍边的将士，驻守在广漠阴沉的边塞，孤独而悲壮。

驻兵的日常已然如此，战时的条件更为恶劣。风暴骤至，黄沙盘旋在天地之中，不见天日。沙子在狂风裹挟下密集地向人袭来，一粒粒打在身上铮铮有声。“黄沙百战穿金甲”，“穿”字形象地表现了沙尘暴的速度与杀伤力，可见环境险恶，战乱频仍。漫天黄沙，将士们仍然要顶风出战，对抗凶悍的敌人，但他们志气如神，不破楼兰终不还！豪迈坚定、铿锵有力的口号在前三句的铺垫下尤显壮烈，让人动容。

王昌龄的边塞七绝都有很强的感发力，如“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还有“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芙蓉楼送辛渐^[1]
王昌龄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1]芙蓉楼：原名西北楼，遗址在润州（今江苏镇江）西北。登楼可以俯瞰长江，遥望江北。

【赏析】

凄寒孤寂中仍有冰心玉壶般的纯粹坚守。

寒雨连带着江水，像云幕一般逼近。水天相连，雨势浩大，悄然而来。这是一片壮阔的凄风苦雨。满江夜雨织成无边无际的愁网，笼罩着吴地江天，也萦回在两个离人的心头。天刚亮，诗人要送好友北归洛阳。清晨的离别格外冷清。诗人的心情像被寒雨淋了一夜的楚山一样暗淡而孤寂。“楚”本指山的地界，但“楚”字本身也暗示了辛酸苦楚的心情。满纸烟雨染江天。“连”字的气势、“入”字的动态、山的兀傲、平明的亮色却为夜雨离愁注入了力量，使人感到孤寂，但不孱弱。

临别，诗人叮嘱远行人，“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冰心和玉壶暗合“寒”“孤”，但更有澄净纯粹的自尊自重之感。诗人鲍照曾用诗句“清如玉壶冰”比喻高洁清白的人格。王维、崔颢、李白也都以冰壶自励，推崇光明磊落、表里澄澈的品格。王昌龄的此番嘱托也传递了自己在困境中仍然冰清玉洁、坚持操守的信念。据载，王昌龄“不矜细行”，“谤议沸腾，两窜遐荒”。曾被贬岭南，此时正任江宁府（南京）丞的诗入当是有感而发。

闺怨
王昌龄

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

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赏析】

“忽见”一转极佳，春色引逗出闺怨。

这是个活泼、明朗的少妇。她在春日里精心梳妆，无忧无虑地登楼赏春。忽见路边杨柳青青，她心中一动，后悔让夫君到边陲求取功名。

诗歌截取一个刹那，一个心动的瞬间，来表现突然的领悟、顷刻的感情波澜。原本登高赏春只为自娱，不料不经意的一瞥——陌头杨柳青青——竟引发自己从未明确意识到却突然变得非常强烈的闺怨。戏剧性的转变让人猝不及防，细想却又合情合理。美丽少妇和怡人春色都是世间值得珍视的美好。春色正有人赏，而青春却空自流逝。自我意识突然觉醒，对俗世价值有了自己的判断，对生命本身的珍视也使寂寞与惋惜油然而生。《牡丹亭》中游园惊梦的杜丽娘亦有此叹：“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是答儿闲寻遍，在幽闺自怜。”然而本诗并未像唱词一样渲染闺怨，它点到为止地展示了顷刻间的波澜，却留下充分的想象余地让读者去细细回味。

凉州词
王翰^[注]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注]王翰（生卒年不详），字子羽。并州晋阳（今山西太原）人。其诗载于《全唐诗》仅十四首。

【赏析】

流光溢彩，觥筹交错。葡萄制成的美酒红似琥珀，白玉雕成的酒杯光能照夜。“美”和“光”两个字将美酒美杯融为一体，一片华彩。面对美酒宝杯，塞外将士简直非痛饮不可。正要开怀畅饮之时，忽然传来急促的琵琶声，铮铮鏦鏦，声浪撩拨心弦，催人在酒意中奋起。

“琵琶马上催”，有说催战。正欲痛饮之时，马上的乐手弹起琵琶催人出发。热闹奔放的氛围一下子转向紧张激昂，由飞扬而至极抑。诗人捕捉了最富有戏剧冲突的瞬间，表现战争对美好的搅扰和破坏。急转直下的情势却逼出将士们的斗志昂扬，趁着醉意，他们以狂逸的意态吼出赴死的决心：“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也有说琵琶是催饮。王昌龄诗云“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琵琶急管繁弦，催人旋转起舞。后两句便是豪兴狂欢时的骋想——面临刀光剑影的沙场，他坦然醉卧，在让他人莫笑的谐谑放浪中，传递出豪迈洒脱中的悲凉。

但无论战歌还是祝酒词，时而慷慨时而思乡畏难的将士此时在美酒和琵琶的催动下，处于慷慨从戎的豪兴中。豪迈使本诗比《国殇》的“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怨”更多一份潇洒不羁的美。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王维^[注]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1]

^[注]王维（701—761），字摩诘，号摩诘居士。太原祁县（今山西运城）人。盛唐山水田园诗歌的代表性诗人，通晓佛教禅宗，有“诗佛”之称。

^[1]茱萸：一种馨香的植物，古时风俗，重阳节时折来插头，可以延年益寿。

【赏析】

这首传诵千古的名诗相传是王维十七岁时所作。少年固然天才，但思乡之苦对一个出身贵族的年轻人可能真的格外锥心刺骨吧。首句连用“异乡”“异客”和“独”表现远在他乡茕茕孑立的凄惶感，与第二句的“佳节”形成强烈反差，自然引出“倍思亲”之感。

三、四句伸足“思亲”之意，但妙在从对面落笔，想象家乡的每个兄弟都插上了茱萸登高临远，他们在团聚喜悦中也会怀想“独在异乡为异客”的自己吧。想及此，稍感安慰，却也更加思乡了。白居易在《邯郸冬至夜思家》中也以对面落笔的手法委婉表达自己对家人的思念：“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

对面落笔的动人在于个体超越自己，顾念到家人的情感，还在于对彼此间亲情的充分信心。三十多年后，安禄山攻占长安时，王维曾任伪职。唐肃宗收复长安后要将王维定罪。此时弟弟王缙请求免除自己的官职来为兄长赎罪，才使王维得到从宽处置。真挚的兄弟情谊印证了当年“遍插茱萸少一人”中的互相顾念。

山居秋暝
王维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赏析】

霜轻尘敛，山川如洗，一年好处。一场秋雨洗去浮尘，也抖落了心里的杂念。山空，心亦空。带着新鲜的眼光看世界，一切都像是第一次看见。

明月透过松针，洒落在山间，风移影动，如空明积水，藻荇横生。山泉淙淙地流泻于山石之上，水光斑驳，粼粼闪动。夜行山中，感受虚静中的生机，心中一片空明。

幽静的竹林突然喧哗起来，原来洗衣女们欢笑着回来了。宽展的荷叶向两边披分，细看是渔舟正在顺流而下。“竹喧”和“莲动”是直接的感受，“归浣女”和“下渔舟”是理智的认知。诗人先把直觉的感觉写出来，再加以说明，便造成一种新鲜的感觉。惊讶之后莞尔一笑的微妙心理被细致地描摹出来。因为心界的空灵，诗人与自然之间共度着心跳。

静谧与骚动、山人的纯朴都使诗人深深满足，流连忘返。就在山中坐看春芳谢落吧，感知万物生灭，也是一种享受。王孙公子自可留下。“自可”的语气潇洒闲逸，反用了《楚辞·招隐士》“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久留”，却正与“随意”应和。

终南山
王维

太乙近天都，连山接海隅。^[1]

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

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2]

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

^[1]太乙：终南山主峰。天都：天帝的都城。

^[2]分野：古人用天上的二十八星宿分别对应地上的州郡，不同的州郡对应不同的星宿，称作“分野”。

【赏析】

这首诗可以看作是一篇移步换景的微型游记。从未入山时写起，先是远远地遥望终南山。向上看，它的主峰高入云天；沿着山脉向着东西展望，群峰连绵起伏，望不到尽头，似乎能一直绵延到陆地的尽头，和大海相接。一座气势雄浑的大山就这样横亘在了面前。

然后诗人走进终南山，登山而上，走到原来在山下仰望见白云飘荡的地方，山岚云霭似乎都退向了远处；再往高处继续攀登，回头俯瞰，来路上又有云雾缭绕——原来自己已经身在云雾之中。

终于登上了山顶，整个终南山都在脚下，一山之隔，地理分野已然变化；群山的不同侧面，阳光或照射或被遮挡，千岩万壑中呈现出明暗变化。

从山顶下来，天色已晚。诗人半路遇到一个正在砍柴的樵夫，虽然隔了一条山涧，还是向他询问附近是否有可以借宿的人家。看来诗人意犹未尽，并不急于回家。

苏轼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这首诗就像一幅运用了散点透视技法的山水画，在读者面前徐徐展开。

终南别业^[1]

王维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2]

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3]

^[1]别业：即别墅。

^[2]道：此处指佛理。

^[3]值：遇到。

【赏析】

王维的诗，不仅诗中有画，而且诗中有禅。王维的一生受禅宗影响极深，他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王维字摩诘，名和字合在一起就是一部在汉地流传极广的佛经《维摩诘经》中的维摩诘居士的名字。王维早年逢开元盛世，又得贤相张九龄的赏识和拔擢，怀有积极进取的心态。但后来李林甫排挤张九龄，朝政逐渐昏乱，王维在政治上也转而持消极无为的态度。他在长安城外的终南山中购置了曾为宋之问所有的别墅，公务之余，便来此闲居，吃斋念佛，游赏山水。这也就是这首《终南别业》中所描述的“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

这种生活更契合王维的性格和信仰。在他此时的山水诗中，没有怀才不遇的牢骚，没有仕途失落的悲愤，而是发自内心对发现山水之美的快乐，对闲适生活的喜爱，以及对禅意的深刻领悟和表现。所以他常常兴致勃勃地在山中信步闲行，独自一人，陶醉于美景和喜乐之中。但他又并非刻意寻求美景，如果存了刻意的念头，也许在山中走一天都看不到“美景”。而一旦消了“执着”心，美景就无处不在。沿着山中的溪水而行，一路固然是美景，可是走到水的尽头，也不必认为“美景”消失了，更不必因此而惆怅惋惜。那样的话，你看不到云正在袅袅升起，那又是一种美景。因为有了“执着”心，诗人也不会刻意做出傲世孤僻的姿态。如果在山中遇到什么人，他也会相谈甚欢——这何尝不也是一种美景呢？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是历来被人们称颂的名句，充满禅意而不着痕迹：只要不执着，便无时无刻而莫非自在。

观猎
王维

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1]

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

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2]

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3]

^[1]渭城：秦时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

^[2]新丰：汉时地名，在长安附近。细柳营：西汉时将军周亚夫曾屯军于此，在长安附近。周亚夫治军严整，为汉文帝、景帝时的名将。此处以周亚夫喻指打猎的将军。

^[3]射雕：《史记·李将军列传》中记载李广与匈奴三名射雕手作战的故事，此处借指将军箭术高超。

【赏析】

诗题作“观猎”，诗的开篇却先写“听”，听到强劲的风声和穿透风声而来的弓弦震动的声音。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由声音可以想象到这是一张怎样的强弓，而引弓射箭的人又是怎样的英姿勇武。循声望去，原来是一位将军在渭城外打猎。

将军出猎，自然威风凛凛，马队飞驰，猎鹰在天上盘旋。这是冬日的原野，原野上野草枯黄，积雪融化。空旷的原野，猎物难以藏身，更容易被猎鹰锐利的目光发现，一旦被发现，便躲不过将军马队的追逐。将军的马队呼啸而过，在辽阔的关中平原上驰骋，在日暮时分回到自己营地。回望辽阔的旷野，暮色沉沉，仿佛还有将军矫捷的身影在纵马奔驰。

少年行（其一）

王维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1\]](#)

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

[\[1\]](#)斗十千：一斗一万钱，形容美酒的名贵。

【赏析】

这首诗充满了青春气息。

游侠在战国秦汉曾经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作为体制外的存在，他们具有的能量曾经令政府头疼不已，也因此在西汉至东汉都成为政府持续地严厉打击的对象。汉以后，游侠这类人群已经不复存在，但游侠的人格和行为却被诗人不断追慕。游侠身上的重诺守信、自由不羁、快意人生，在诗歌中被浪漫化，俨然成为一种让人向往的生活方式。

王维的《少年行》是一组诗，一共四首，分别写游侠少年的意气结交高楼纵饮、从军边塞视死如归、英勇杀敌战功赫赫、得胜归来功高无赏，几乎可以视为一个游侠的传记。

本诗是组诗四首中的第一首。新丰、咸阳均为长安附近地名，秦统一天下后及汉武帝时，均曾迁徙天下豪杰入关居住，因此长安附近聚居了很多游侠，形成了游侠风气。本诗重点写游侠的快意人生。一斗万钱的美酒，意气相投一见如故的同道中人，他们率真坦荡，纵情欢乐。最后诗人的镜头定格于一个画面：“系马高楼垂柳边”。楼上的游侠少年举杯豪饮意气风发，楼下垂柳依依，几匹马静待主人。在这样一个画面里，游侠少年的行为更加唯美和浪漫。

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

王维

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

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

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

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

【赏析】

秋风乍起，山色苍翠起来，一片斑斓。“转”字像在放映秋山的变化。草木摇落，在生命的尽头盛装谢幕。捕捉这一瞬间，迟暮原来交叠着凋败与繁华。

柴门外，诗人临风听蝉。秋蝉不似夏天聒噪，鸣声稀疏，却自有一番萧散的意趣，仿佛是倚杖而立的诗人自己。

远处渡口，落日正与水面相切。夕阳壮美，西下后黑夜便随之而来。村子里一条碧青的炊烟连云直上，扶摇升腾，然后孤独地消散。

诗中捕捉的景致都有生命将尽的意趣，寒山、秋蝉、落日、孤烟、倚杖者。但诗人并不流于将逝的悲哀，而是平静地欣赏这一刻独特的美好。这颇似陶渊明“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的心境，因此诗人以五柳先生自比，并化用陶诗“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但萧散的意趣中总还是有些落寞的，好在朋友像楚狂人接舆一样醉后狂歌，为自己闲散静定的心平添了几分生趣。

鸟鸣涧
王维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赏析】

深山中的夜晚是什么样子？是漆黑一团，悄无声息吗？很多人不仅没有经历过，恐怕连想都不曾想过。而王维，这位大自然的歌者，在《鸟鸣涧》中表达了对山中夜晚的喜爱。他告诉我们，夜晚的山中是“静”，是“空”，但并非一片沉寂。桂花飘落，明月升起，山中明亮了起来。已经在巢中入睡的鸟儿被月光惊醒，醒来后发现仍是夜晚，鸣叫几声再次进入睡眠。幽静的夜晚，让几声鸟鸣显得格外清晰可闻；鸟鸣声过后，夜晚的山中显得更加幽静。

静谧而富有生机，平和安详，充满禅意，这就是春天山中的夜晚。

“心界的空灵，不是指物界的沉寂，物界永远不沉寂的。你的心境愈空灵，你愈不觉得物界沉寂。”“一般人不能感受趣味，大半因为心地太忙。不空所以不灵。”（朱光潜《谈静》）

放下定见、执念，将心界放空，不染不着，世间万物便活动了起来。花、月、光影、山鸟原来有自己的动作，各种实有仿佛都有了生命，活泼泼的，一如人间。极小的桂花落下，窸窣地打在草间。花朵掉落，风吹草声，月光从树间穿过。山无静树，川无停流。每个事物都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着，世界和谐安静，生机盎然。“闲”“静”“空”不仅指人、夜、春山，也是心界的空灵。诗人说：“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去除遮蔽，心灵敞开给世界，与万物同呼吸。

明月在山的背后升起，朗照山间。适应了暗夜的鸟儿被突然出现的月光惊到，鸣啼了几声。声音在幽谷里回荡，又消散在潺潺的春水中。明月清辉使鸟儿惊啼，流水淙淙，最终吞没了啼声。万物有序的轨道常常彼此交错，互相影响，构成一个事件，一如人间。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小宇宙，有些行为却如蝴蝶的翅膀无意中关联到另一个人，从而引起一系列连锁的反应，从出现到消失。而这个过程不正像大自然中的“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吗？

竹里馆
王维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1\]](#)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1\]](#)幽篁：幽深的竹林。

【赏析】

东晋顾恺之为谢鲲画像，将他画在岩石中，别人问这样安排的原因，顾恺之回答说：“此子宜置丘壑中。”读《竹里馆》，感觉就像王维在为自己画像，然后再悉心经营一个环境来烘托出自己的神采面貌。而他布置得恰如其分，既不矫情，亦无虚夸。

一片清幽整洁的竹林之中，一人独坐弹琴，时而长啸。琴声悠扬清冷，自古至今都是高雅脱俗的象征，后来刘禹锡在《陋室铭》中一面说“可以调素琴”，一面声称陋室中“无丝竹之乱耳”，就是将琴和其他乐器截然分开。长啸也是魏晋以来超逸高迈情怀的表征。竹林独坐，弹琴长啸，明月高照，远离红尘。

这是一幅高士幽独图，也是王维的自画像。

幽篁指深幽的竹林。竹林、弹琴、长啸，似乎……隐约……想起了谁？对，竹林七贤。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其中阮籍尤爱弹琴长啸：“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阮步兵啸，闻数百步”。弹琴长啸是志意宏放的阮籍在险恶政治中无可奈何的自我排遣。

王维闲居辋川时，良相张九龄已谢世，李林甫正专权。忠直的大臣或遭杀戮，或遭贬逐，政治环境险恶一如阮籍之时。王维即使有用世之志，如《汉江临眺》表现的雄健意气，“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闲隐自保的王维此时也只能以弹琴复长啸来排遣心中转瞬即逝的豪情。

一个文雅书生，独坐竹林中。心中无故激越，弹琴复长啸。但像一场徒劳无功的演出，无人知晓，无人领会。深刻的孤独与落寞中，一束月光透过竹叶照拂在他的身上。置身空明的月光中，他又安静下来。像一丝涟漪，发生，又像没有发生过。

鹿柴^[1]

王维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2]

^[1]鹿柴（zhài）：柴通“寨”，即栅栏，此处为王维别墅所在地辋川的一处地名。

^[2]返景：落日的余晖。景，日光。

【赏析】

傍晚，山中开始沉寂下来。夕阳西下，树林中率先变得黯淡，阴影在树林中弥漫，逐渐浓重。突然，传来说话的声音，却看不见说话的人。一道夕阳的余晖从树林枝叶的某处空隙斜照进来，落在树下的青苔上。然后，说话的声音又消失了，就像刚才响起时那么突然。眼前的这道余晖，也倏忽不见了，林中更加幽暗。

只是片刻的时间，却发生了那么多变化。声音刚刚响起便立刻消歇，光线忽然闪现随即隐去，恢复了原来的沉寂幽暗。而这稍纵即逝的片刻，被诗人敏锐地捕捉住，似乎意识到了什么：瞬间与永恒？变与不变？空和有？然而诗人并不多说，只是把这片刻呈现出来，让读者自己去体会。

辛夷坞
王维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赏析】

“木末”即树梢，极言其高。“木芙蓉”花朵较大，色泽鲜明。在远处开着鲜艳大朵的花，那是一种浓郁又高贵的美。在枝叶蓊郁的山间，红紫色的美丽花朵格外惹人注目，但是无人欣赏。溪边木屋边，蓓蕾结出，陆续开放成一片绚烂美好，极致繁盛后，纷纷萎败凋零。生命从出现到消失，又有谁见证它曾经存在过？

然而，《辛夷坞》是清淡的、朴素的、无言的，没有浓郁的渲染和惋惜。“纷纷开且落”，五个简单的字将花的生灭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充分展开，却不加评说，一如大自然。

相思
王维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1]

^[1]撷（xié）：采摘。

【赏析】

通常当人们想要表达对远方之人的思念时，会向对方寄赠物品。比如陆凯《赠范晔》中“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比如《西洲曲》中“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有时候即使明知“路远莫致之”，还是要情不自禁地“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古诗·庭中有奇树》），“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古诗·涉江采芙蓉》）。

而王维却相反，不仅没有寄赠，反而提醒远方之人：“你那里是红豆生长的地方，你可曾注意到‘春来发几枝’？希望你能多采摘一些，因为红豆最能代表相思的情意。”那么，采摘下来做什么呢？王维却不再说下去了，戛然而止。

红豆又名“相思子”，如果平铺直叙地说寄赠红豆以表思念，并无新意。王维此诗妙在看似明白如话，似乎红豆本身就是“多采撷”的原因，实际上却有更深一层含义，即是希望远方之人因为思念自己而“多采撷”；而在殷勤劝说远方之人采撷红豆以寄相思的背后，却是自己对远方之人的深切相思。

这首诗，朴素简洁的语言与优美的意象相结合，明朗单纯与含蓄深情相结合，表达出了世界上最美好的情感。

杂诗（其二）
王维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

【赏析】

口吻由俗而雅是这首诗的趣味所在。开篇浅白如拉家常，“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十个字中“故乡”迭见，正表现乡思之殷。“应知”云云，迹近鲁直，却表现了解乡事的急切。热切的目光、儿童般不由分说的口吻，都被纯白描记言映带出来，笔墨俭省，纤毫毕见。

此时，诗人似乎将要问出一堆家长里短、朋旧童孩、宗族弟侄、旧园新树、茅斋宽窄，不料只淡淡一句“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超越一切俗务，诗人只关心，绮窗前的一株梅是否娴静开放。

也许满腔乡思，不知从何问起；或许，这株梅蕴含了当年家居生活亲切有趣的情事；又或许，诗人更关心一种精神，寄托于梅花的凌寒独自开的精神。那个曾经在家乡勇敢不惧的少年是否依然还在？饱经沧桑的游子，希望自己仍能超然尘世，保持自由的心态与精神风致。寒梅仿佛就是诗化的自己，在怎样焦躁的世道，也不改变贞静的心态和样貌。于是，这首小诗的意味就更加丰厚了，那是历经沧桑，但仍高洁、不世故的自我期许与人生风范。

送元二使安西
王维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1\]](#)

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1\]](#)浥（yì）：沾湿，润湿。

【赏析】

朝雨洗去轻尘，客舍和柳树一片青翠，跃动鲜明。“浥”意为湿润，朝雨刚润湿尘土就停了，路上一片清爽洁净。“青青”和“新”刚好形成轻快活泼的调子，充满了明快的希望。

雨后清润本是寻常景致，但今天格外动人。是离别使人对熟视无睹的久居之地恢复了新鲜的感觉？像是第一次看到，雨后的渭城绿得如此生机盎然，清新明朗！这可爱的青翠让人流连，而此时却要离开，去往茫茫风尘大漠，离情于是更浓了。多看两眼吧，将蓬勃的绿意记在心里，在大漠中渴求色彩和生机时，“客舍青青柳色新”便是可以反复咀嚼的心中绿洲。

元二将离开长安附近的渭城，西走敦煌阳关，前往遥远的安西都护府，即现在的库车。出了敦煌，异域风情便扑面而来，高鼻深目，碧眼浓眉，皑皑白雪，茫茫大漠，热烈不羁的性情与中原人的含蓄微妙全然不同。“西出阳关无故人”不仅指安西无旧友，更指完全不同的人样和风俗。“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想及此，诗人“劝君更进一杯酒”，想要用殷勤的醉意贮满岁月，待友人到了“无故人”的安西，仍可打开，回味无穷。此诗后来被谱为《阳关三叠》广为传唱，丰厚浑然，馥郁千年。

使至塞上

王维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1]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2]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3]

^[1]单车：一辆车。问边：指慰问在边塞作战的将士。属国：官名，秦汉时九卿之一典属国的省称。这里代指使臣。居延：地名，汉代有居延泽、居延县，均地处边塞。这里王维未必是实指。

^[2]征蓬：随风飞扬到很远地方的蓬草。

^[3]萧关：在今宁夏固原东南，此处亦非实指。候骑：负责侦察、通讯的骑兵。都护：指军队统帅。燕然：燕然山，即今蒙古国杭爱山。东汉窦宪率军大败匈奴，北至燕然山，刻石记功而回。

【赏析】

向西，再向西……一驾马车驱驰在莽莽大漠上。空旷悠远的天地之间，马车就像一蓬随风飘荡的枯草，是如此微小。从马车中四望，荒无人烟的大漠上，看不到城镇村落，也看不到行旅商客。但马车中的人，心境平和，面容安详。

马车中坐着的，是王维。这一年是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正处在唐王朝国力最鼎盛的时期，河西节度副大使崔希逸大胜吐蕃，王维奉旨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前往宣慰。自从开国以来，唐王朝在开疆拓土的战争中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国土的疆界不断地向北、向西推移，到唐玄宗时，唐王朝已经成为一个空前辽阔的帝国，大大超越了中原政权控制的传统的势力范围。马车驱驰而过的这片土地，在人们的观念中仍被认为是“塞上”——边塞之外，现在已纳入唐王朝的领土。所以王维并不感到陌生与担心，也不觉得荒凉与凄寒。相反，他被这塞上的景象所吸引：远处一道报平安的狼烟直直地升入天空，地面上一条长河蜿蜒流淌，浑圆的落日横亘在地平线上。这壮丽的景象让王维感到温暖安定。当然，安定感首先来自国力的强盛和前方将士取得的一次次胜利：“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作为宣慰使者，王维代表了朝廷；作为诗人，王维发出了盛唐之音。尽管王维在后世被视为山水田园诗的圣手，但这首《使至塞上》，毋庸置疑可以跻身于最杰出的边塞诗之列。

早发白帝城
李白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注\]](#)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与杜甫并称“李杜”，因其学仙求道及为人
为诗之风格，亦被称为“诗仙”。

【赏析】

安史之乱后，唐玄宗远避四川，下诏诸皇子坐镇各地平乱。太子李亨登基之后多时，玄宗才接到消息，但诸王分镇的诏令已下达。永王璘接到诏令后立刻赶到江陵，招募数万将士，组建水师，沿江而下，直抵金陵，以平乱为号召，招纳贤才。在此形势下，李白应邀成为永王璘的幕佐，还浪漫地吟诵“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笑谈静胡沙”。

但永王起兵威胁到了肃宗的政权，肃宗即命高适率军阻击永王。至德二年（757），永王在丹阳兵败被杀，李白入狱。虽经多人营救，但李白仍被流放夜郎，虽一路赋诗，备受款待，仍是戴罪之人，心中悲凉。

一年后，天下大赦。在白帝城的诗人听到赦令，立刻掉转船头，顺流而东，万分激动地写下《早发白帝城》。诗调轻快流利，如轻舟日行千里。第三句稍作停顿，第四句便轻灵宕开。文势奔放，如骏马注坡，一如无限艰难后突然迸发的生之热情。

峨眉山月歌
李白

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1]

^[1]三峡：瞿塘峡、巫峡、西陵峡，三峡由西而东相连，出西陵峡，水势平缓，出峡即出蜀。君：月。渝州：重庆，在清溪以东，三峡以西。

【赏析】

开元十二年（724）秋，二十四岁的李白怀抱远大抱负，沿长江而下，辞亲远游。

峨眉山是诗人不久前游览的蜀中山水。秋夜举首遥望，青山衔月，庄静明洁。这轮山月在自己东行时一路陪伴左右。她倒映在平羌江水中，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像是旅伴，又像是护佑，让人安心，倍感亲切。

今夜从清溪出发，将驶向险峻的三峡。思念的朋友没有遇上，虽有遗憾，但一路有峨眉山月相伴，就先出发去下一站渝州吧。第一次出门远行的憧憬盖过“思君不见”的失落，但在峨眉山月的慰藉和陪伴下，诗人仍以昂扬的兴致出发了。

年轻的诗人未必知道，这轮峨眉山月后来陪伴了自己一生。五十九岁时（759）李白写道：“我在巴东三峡时，西看明月忆峨眉。月出峨眉照沧海，与人万里长相随。……峨眉山月还送君，风吹西到长安陌。长安大道横九天，峨眉山月照秦川。……一振高名满帝都，归时还弄峨眉月。”可惜终其一生李白再未回过四川，但出蜀时那轮澄澈的山月，仿佛家乡的照拂和年轻的意气永驻其心间。

渡荆门送别^[1]

李白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

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1]本诗为李白出蜀时作，时当开元十二年（724）秋（一说为十三年春），时年二十四岁。荆门：荆门山，在今湖北宜都西北长江南岸，上合下开，其状似门，是巴蜀和楚地的分界处。

【赏析】

荆门山是蜀楚之界。诗人在乡读书二十年，弦满待发，终于要离乡冲天一鸣了。此时此刻，他心中勃发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对故乡的柔情。两种情感交织，催动了这首飞动而温柔的诗。

从荆门山千里之外的绵州远渡而来，诗人第一次出蜀，到楚地游历。遮天蔽日的夹岸高山化为一川平原。原本在三峡中奔腾的江水也宽缓下来，浩荡地流经旷野。“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内含一种动势，仿佛舟行者眼中，山势是“变幻”成了平原。这番新奇和豁然开朗的体验正暗合诗人告别过去、将要进入新人生的跃跃欲试的心情。跃动的生命力由“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表现：明月从天上飞入水中，宛如一面明镜；云气蒸腾，结成海市蜃楼的奇景。下、飞、生、结，四个字造成浩大的流动感。其中有憧憬，也有地势变化的新鲜感。三峡水流湍急，水中无圆月；峡谷逼仄，无从望云楼。而荆门山的水面宽阔，天空开远。在这一片明丽而旷莽的天地中，诗人心中的壮怀正在蕴蓄。此时，一缕乡愁升起：这滔滔江流中也有万里之遥的故乡水吧，它仍在默默地护佑着诗人。于是，一丝安慰与酸涩在壮怀中涌动，从此诗人开始了他悲欣交集的人生。

望庐山瀑布
李白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1\]](#)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2\]](#)

[\[1\]](#)香炉：庐山西北高峰，晋慧远《庐山记》称其“孤峰秀起，游气笼其上则氤氲若香烟”。

[\[2\]](#)九天：古称天有九重，称九重天，即九天。

【赏析】

瀑布的动势破空而来，以雷霆万钧之势直泻千里，但诗并未以此开篇。

诗人先遥“望”庐山瀑布。香炉峰顶水汽丰沛，在日照之下呈一片氤氲的紫红色。日照香炉生紫烟，“生”字尤其表现了烟云升腾变幻的动态。短短七字，不食人间烟火的天界仙境被点染开。一片云蒸雾罩中，遥看瀑布挂前川。瀑布修长亮白的线条在紫烟氤氲的烘托下显得鲜明有力。这力量在静态的画面中积蓄着，将欲喷薄而出。

骤然之间，瀑布激荡奔腾，“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连续的动词和三千尺的夸张，表现瀑布义无反顾飞流而下的气势。银河自天际倾泻，奇幻瑰丽的想象更表现了瀑布壮阔、浩渺又空灵璀璨的美。

静的蓄势与动的奔流构成诗中突如其来的俯冲感，结句似天外来音，以星辰瀚海的怀抱表现了庐山瀑布超越自身的宇宙之美。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李白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赏析】

两个风流诗人，一场诗意的送别。

远行人风神潇洒，看尽一路繁花，想想都觉诗意盎然。孟浩然“骨貌淑清，风神散朗”，诗开山水一宗，名动天下。李白以乘鹤的仙人比之，正点画出孟浩然的飘逸形象，且内含敬意与欣赏。此行正值开元盛世、阳春三月，云树繁花似锦如烟。东南大都会扬州更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繁华的时代、繁华的季节、繁华的所在，李白明丽的畅想中饱含对孟浩然此行的祝福。

一片繁盛中，“孤帆”二字引出送别挚友的淡淡落寞。远去的孤帆、隐约的远山、浩渺的水汽与传说的神秘、烟花的迷离融漾在一起，共同构成空蒙又辽远的意境。此时，长江自天际浩荡而来。渺茫的离思中夹杂了博大、俊爽又开远的气质。一片浩渺中有流动的远意，这就是青春的感伤，轻烟般的怅惘中依然流淌着憧憬与希望。

长干行^[1]

李白

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2]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同居长千里，两小无嫌猜。

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

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

十五始展眉，愿同尘与灰。

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3]

十六君远行，瞿塘滟滪堆。^[4]

五月不可触，猿声天上哀。^[5]

门前迟行迹，一一生绿苔。

苔深不能扫，落叶秋风早。

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

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

早晚下三巴，预将书报家。^[6]

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7]

^[1]长干行：乐府旧题。长干，长千里，地名，今南京秦淮河之南。

^[2]剧：游戏。

^[3]抱柱信：传说古时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见《庄子·盗跖》。这里用以表示常存互相信任、长相厮守的愿望。望夫台：传说一女子因思念离家已久的丈夫，天天上山候望，久而久之化为石头，仍保持望夫的形象。这里用“岂上”表示未想到有分离相望的一天，引出下文。

^[4]滟滪堆：长江江心突起的大岩石，附近水流湍急，是旧时三峡的著名险滩。

^[5]五月不可触：阴历五月，江水上涨，滟滪堆被水淹没，船只不易辨识，容易触礁致祸。猿声：古时三峡多猿，啼声哀切。《水经注·江水》引古歌谣：“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天上：形容峡中山高，猿声如在天上。

^[6]早晚：什么时候。下三巴：由三巴顺流东下。三巴为巴郡、巴东、巴西，这里泛指蜀中。

^[7]长风沙：今安徽安庆市长江边。长千里到长风沙有七百里，这里极言迎夫不辞遥远险苦。

【赏析】

“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出典于《长干行》。无忧无虑的小女孩在门前折花玩耍，小男孩拿着竹竿当作马跑来跑去，掰开青梅酸了一脸。他们自小玩闹，没有避忌，长大后两家便结成亲家。十四岁的姑娘却娇羞起来，“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这娇羞里有自重与矜持，让人格外怜惜。一年以后，她放开羞颜，眼神勇敢炽烈。十五岁的她愿意为爱情献出一切，“愿同尘与灰”。

可此时丈夫却要远行。为了谋生，他要去到风波险恶的“瞿塘滟滪堆”。“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还沉浸在尾生一般坚贞爱情中的她，没想到十六岁的自己成了神话中望夫心切的妇人。之前无忧的时光一晃而过，思念的时光却慢下来。五月、六月、八月，缭绕的忧伤细细附着在生活的每个角落，没有缝隙。五月涨水，他会否触礁？猿声缭绕，他会否悲哀？他出发的门阶生出绿苔，绿苔蔓延，不可清扫。他离家三个月了，秋天已然来到。八月蝴蝶双飞，思君令人老。絮絮叨叨的思念最终化为一团烈焰：当他顺流而下时，她要“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

《长干行》勾勒了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出落成娇羞美丽的少女，当她开始痴恋丈夫时，却成了思妇。岁月增长，感到忧伤纷至沓来的岂止是长干里的这个姑娘？所幸忧伤让人黯然，也让人丰富，甚或让人勇敢。至少在《长干行》中，诗人使勇敢的迎夫成为她下一段人生的起点。在岁月的洗礼下，她勇敢、自重、坚贞、热烈，投射了古往今来的无数痴心的情人。

蜀道难
李白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1]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2]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3]

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4]

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5]

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6]

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7]

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8]

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9]

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巉岩不可攀。^[10]

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

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11]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

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

飞湍瀑流争喧豗，砅崖转石万壑雷。^[12]

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

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13]

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14]

朝避猛虎，夕避长蛇，^[15]

磨牙吮血，杀人如麻。

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16]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1]噫（yī）吁（xū）嚱（xī）：叹词。

^[2]蚕丛、鱼凫：传说中古蜀国的两个国王。何茫然：多么模糊。

[3]尔来：自那时以来。

[4]西当：对西面。太白：山名，又名太乙，秦岭主峰。横绝：跨越。峨眉：蜀山。古蜀国本与秦地只有鸟道相通，表现两国隔绝。

[5]地崩山摧壮士死：公元前316年秦惠王灭蜀，置蜀郡。惠王嫁五女于蜀，蜀遣五力士迎之，还到梓潼，见一大蛇入穴中。五力士共掣蛇尾。崩山，压杀五人及秦五女，山遂分为五岭。天梯：高峻的山路。石栈：在山崖上凿石架木而建的栈道。

[6]六龙回日：传说羲和驾着六龙拉的车子载太阳在空中运行。高标：山的最高峰，此山标志。

[7]黄鹤：黄鹄，善飞的大鸟。

[8]青泥：青泥岭。盘盘：盘旋曲折的样子。

[9]扪参历井：山高入云，伸手能摸到星辰。参、井：星宿名。从井到参，是秦入蜀的星空。仰胁息：抬头感到呼吸被压迫。膺：胸口。

[10]巉（chán）岩：峥嵘高峻的山石。

[11]子规：杜鹃鸟，相传为蜀国望帝魂魄所化，春暮出现，啼声悲凄，似说“不如归去”。

[12]喧豗（huī）：喧闹声。砅（pīng）：水击岩石声。

[13]剑阁：今四川省剑阁县大剑山小剑山之间的栈道，秦蜀间的主要通道，为历代戍守要地。峥嵘、崔嵬（wēi）：高峻的样子。

[14]此句意为：剑阁地势险要，若非亲信防守，一旦叛变，将发生豺狼吃人那样的祸患。

[15]猛虎、长蛇：与豺狼同义。

[16]锦城：成都。

【赏析】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从蜀地历史、游人见闻和政治形势三个角度表现了蜀道的逶迤、峥嵘、高峻和崎岖。全诗句法错落，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十一言参差间隔，形成雄放恣肆、险仄又流畅的语言风格。《河岳英灵集》称此诗“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

开篇发唱惊挺，“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随即追溯渺不可知的蜀国开国史，“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凄迷悠远的上古传说为全诗开启了奇幻而恢远的境界。秦蜀难通，只有鸟儿才能飞度高峻的秦岭太白峰，由秦入蜀，通达峨眉。之后秦惠王时五丁开山，山摧人亡，秦蜀之间方得钩连。但天梯石栈仍然险象环生，上有兀拔山势，下有冲波回浪，黄鹤不得飞度，猿猴都愁于攀援。

秦人入蜀，必经青泥岭。此岭峰路萦回，“百步九折萦岩峦”，山势高峻，“扞参历井仰胁息”。山高路回，自然氧气稀缺，高原反应者不由呼吸紧张，“以手抚膺坐长叹”。行人如此步履维艰，此次西游你何时能还？行人惊惶地说：“这令人畏难的山路简直不可登攀。我只见古木荒凉，鹖兔扇翅，磔磔云霄间。又听到杜鹃鸟空谷月夜下悲歌啼旋。”行文至此，蜀道难的感叹喷涌而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然而诗人意犹未尽，继续渲染，“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豗，砅崖转石万壑雷”。静态的危峰绝壁、动态的飞湍击石都表现了山中的惊悚，于是第二个小高潮随之而来，“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

残酷的历史和旅人的畏途都还未说尽蜀道之难，诗人便提起剑阁。剑阁是大小剑山中一条三十里长的险要栈道，易守难攻，是蜀中要塞。历史上在此割据称王者不乏其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谓此也。若非亲信防守，一旦叛变，便如豺狼吃人一般凶险。守关者每天与猛虎长蛇打交道，对人也不免残忍，“磨牙吮血，杀人如麻”。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都如此艰险，诗人恳切地建议：“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这一段仿佛预言一般预示了后来的安史之乱。此诗写于唐玄宗盛世之时，李白以“蜀道难”表现入长安却未获赏识的坎壈心境，同时也以诗人的敏锐感知到了歌舞升平、太平盛世背后潜藏的危机。

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1]

李白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2]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3]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日月。^[4]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1]宣州：今安徽宣城。谢朓楼：南齐诗人谢朓任宣州太守时所建。饯别：置酒食送别。校书叔云：秘书省校书郎族叔李云。

^[2]酣：畅饮。

^[3]蓬莱文章建安骨：指李云诗文有汉魏风。蓬莱是海上仙山，传说仙府幽经秘录藏于此山，故东汉以蓬莱指国家藏书处东观，李云任职的秘书省相当于汉代东观。建安骨：汉献帝建安年间（196—220），曹操父子及王粲等建安七子，诗文刚健俊爽，后人誉为“建安风骨”。小谢：谢朓，李白自比。诗史上以谢灵运为大谢，谢朓为小谢。清发：清新秀发。

^[4]览：通“揽”。

【赏析】

昨日之日弃我而去，它自顾自飘然远逝，却将我推往老迈之境，一天一天，从不停歇。伤感和悲愤在开篇的“弃”字中扑面而来。但终究“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平心接受吧，昨日之日不可留。然而回头看取眼前，却只有“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缠绕不尽，徒增烦忧。

此时几万里外吹来一阵长风，吹散了烟云般的一切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秋雁高翔，在万里长风的吹送下健举有力，声闻于天。面对此景，诗人精神大振，浩歌狂饮，挥毫落墨：校书叔您的文章远追两汉东观，兼得建安风骨，我呢，正如建楼的谢朓，清新秀发，我们和古人一样逸兴遄飞，壮思远扬，可共上青天同揽日月。青天、日月、高楼，李白心中一洗无垢的清越之气在天地间激荡，穿越古今，纵横捭阖。

然而更深的愁思猛然袭来，“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酒已无可奈何，外力无可凭借，此时李白突发狂言，“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面对愁苦，李白总能以英特越逸之气笑对之，而且越愁苦，越狂放。昨日已逝，今日烦忧，但明朝仍是充满想象力的新的一天。称意神全是李白超越功名的最高追求，这洒脱的姿态正是他千百年来仍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原因所在。

将进酒^[1]

李白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2]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

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1]将（qiāng）进酒：乐府《鼓吹曲辞·汉铙歌》旧题，内容多写饮酒放歌。

^[2]陈王：曹植。其《名都篇》：“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平乐：平乐观，离作诗地点嵩山不远。斗酒十千：一斗酒值十千钱，极言酒美。恣：尽情。谑（xuè）：游乐，开玩笑。

【赏析】

两句“君不见”劈空而来。时光如黄河自天际奔流至大海，滚滚浊浊，逝而不返。在时光无情的奔涌中，人们壮志未酬却已白发丛生。“朝如青丝暮如雪”，朝暮间白发骤生，触目惊心。焦虑、不甘、悲愤如风雷急雨般一气而下，奔腾怒吼。

然而“醉者神全”。在酒的保护下，逝者如斯的伤感和郁郁不得志的挫败并未打击诗人的精神，反而使他亢奋起来，以饱满的自信冲决愁苦，树立自我价值：“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不容置疑的口吻、自我振奋的精神显示了诗人面对愁绪仍高昂慷慨。只有“烹羊宰牛且为乐”的“且”（姑且、暂且）透露了一丝微苦与无奈。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明快的短句又使诗歌激昂起来，呼朋唤友的热闹驱散了个体直面光阴的孤独。在友人的欣赏和酒的迷狂中，诗人的意志越发张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佳肴不足贵，圣贤皆寂寞，唯有酒的精神睥睨一切，意气凌云。曹植在附近平乐观的狂欢让人神驰，我们也喝个痛快吧。管它钱少不足，管它万古千愁，拿我的千金裘、五花马换酒钱去，“径须沽取对君酌”，“与尔同销万古愁”！悲愁与豪兴的对冲形成全诗颢风骤雨般大起大落的节律，在明暗的激荡中，酒力和意气最终超越悲愁，高昂开远，浩荡而前。

月下独酌
李白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1]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醒时相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2]

^[1]解：懂得。

^[2]无情：即《庄子·德充符》之忘情，消泯是非、得失、物我等区分，超然于一切之上的精神状态。期：约定。
邈：杳远。云汉：银河。

【赏析】

花间春日月夜，如此美好岂能辜负？即使独酌也要乐趣无穷！

李白以奇思妙想诚邀明月与影子凑成三人，赏花饮酒，其乐陶陶。正在创意的喜悦中自得其乐时，诗人陡然发现月儿并未举杯，影子也只是空学我的样子。他稍稍低落，“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姑妄伴之吧，总能找到乐趣。你无情，我多情即可。于是他开怀痛饮，兴致勃发，不仅自斟自酌，还载歌载舞，这时奇景忽开：那不饮不语的月与影竟然有情有知起来。酒意朦胧中，明月仿佛随着自己的歌舞前后移步，影子也转动凌乱，凑趣地像与自己共舞。这灵异的应和让人欢欣鼓舞，他兴致盎然地浮一大白，然后酩酊大醉。

醉醒后他发现自己仍是独自一人，月和影都已离开。孤独感再度袭来，但李白是多情的、主动的、热情的，他不会在清冷中孤独而死。内在洋溢的热情使他总能想出绝妙的主意，与周围世界互动，让自己快活起来。于是他与月、影约定，我们忘记彼此“形”的差异，在物我两忘、天人合一中“相期邈云汉”，逍遥自在游。

月的陪伴在李白是格外亲切的。自出蜀时的“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到终南山的“山月随人归”，从静夜的“床前明月光”到“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月都是高洁、清皎的朋友，一路伴随着他。至如“明月直入，无心可猜”的直率、“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的慷慨、“玲珑望秋月”的惆怅、“我寄愁心与明月”的贴心、“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的豪迈，更是李白人格的映射。所以《月下独酌》中李白的邀月共饮有亲切的诚意，不独是落寞时的自欺。“我歌月徘徊”中有老朋友相聚的默契，永结共游、相期霄汉也未尝不是真挚的相约。这也就难怪传说李白最后捞月坠水而亡。他真的兑现了诗中诺言，浪漫地“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送友人
李白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1]

^[1]兹：此。萧萧：马的嘶叫声。班马：离群的马。班：分别，离别。

【赏析】

这首诗就像一幅清丽淡雅的山水画，一道青山，一弯流水，一座城郭在山环水绕之中，城外的古道边，诗人与友人骑马相对，正珍重作别。

从诗中我们看不出友人是什么身份，将去往何处，为何要去。但我们能知道，这一别之后，友人将孤身远行，漂泊异乡，就如同风中的蓬草，身不由己。

这幅“画”的背景更为寥廓，天上就要飘往远方的流云，天边将要坠入地平线的夕阳，恰与执手作别的两位友人相映衬——浮云多么像即将踏上旅途的友人，很快就要消失在视野之外，越飘越远；落日正像此时诗人心情的写照，黯然但仍然温暖的余晖洒满大地，似乎不忍就此坠入地平线。

不论多么不舍，终究还是要分别。在诗的最后一联，诗人又给我们呈现了一幅剪影。我们看不清两位友人的目光和神情，听不到他们分别时的关照与祝福。我们看到的是友人在走出很远后，还回头与诗人相互挥手告别，听到的是充满依依惜别之意的萧萧马鸣。

独坐敬亭山
李白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1]

^[1]厌：满足。敬亭山：位于今安徽宣城北郊。

【赏析】

李白一生中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漂泊中度过的。当他匹马轻裘，漫游于山水之间，当他落寞憔悴，独酌于月下花前，孤独的滋味一定会无可避免地袭上心头。不然，如何能写出“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这样深刻的孤独体验？一个“尽”字，写出了天地的空空荡荡；一个“去”字，写出了万物对自己的无视。

这种被世界遗弃的感觉是可怕的，如果沉溺其中，必然产生对人事和人生的绝望。但李白是自信和豪迈的，他永远都怀着希望，永远都能从悲伤中振起。鸟儿飞走了，云朵飘远了，敬亭山还在。尽管敬亭山并不高峻巍峨，没有奇峰异石，没有飞泉幽壑，但它也没有离弃诗人，而是静默地陪伴着诗人。

李白独坐于敬亭山之上，久久地凝望着敬亭山，孤独感一点点消去，亲切感渐渐生起。这亲切感在他心中，在他和敬亭山之间。他分明感受到，无言的敬亭山也正在以同样的目光注视着自己。

李白把悠然的身影留在了敬亭山，把敬亭山写进了中国人的心中，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一座山。

越中览古
李白

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乡尽锦衣。
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

【赏析】

春秋时期的吴越争霸，是一段惊心动魄、跌宕起伏的历史。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后，忍辱求和，卧薪尝胆，用二十年时间使越国强大起来，最后复仇成功，吞并吴国，成为春秋末期的霸主。

李白游览越中，一千多年前的这段历史历历在目，但他只用一句就概括了：“越王勾践破吴归。”他想得更多的是越王勾践胜利归来后的情景。灭国而还，吴王夫差这个曾经让自己遭受了多少凌辱的仇人，吴国这个多少代以来与越为仇的敌国，被彻底消灭，越王勾践该是怎样的志得意满啊。当他率领凯旋的军队昂然返回自己的都城，当他在自己的宫殿中对酒当歌，看着满殿青春美丽的宫女翩翩起舞，他的荣耀与辉煌达到了顶点。然而，胜利又如何？欢乐又如何？雄图霸业转眼成空，江山社稷瞬间易主，一千年之后，这里只剩下了断壁残垣，荒草蔓生，草丛间偶尔飞起几只鸂鶒。

王朝更替，盛衰无常，是唐人怀古诗中最常见的感慨。李白这首诗里并没有把这种感慨直接抒发出来，在遥想了越王勾践当年的荣耀繁华后，笔触陡然转到眼前所见之景，当年勾践的王城“只今惟有鸂鶒飞”。在今昔对比中，让读者自行体味世事变化无常的感慨。另一位诗人李峤《汾阴行》的结尾说：“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飞。”这可以视作李白这首诗的注脚。

玉阶怨
李白

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

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

【赏析】

这首诗晶莹、寒冷、皎洁。诗中诸多意象如玉阶、白露、水晶帘、玲珑月都表现了李白对白色、闪光、亮色调的始终追求。“白云映水摇空城，白露垂珠滴秋月”，纯白的色泽正仿佛诗人心中赤子般的一片澄明。

而此诗澄明中还夹缠着忧伤。“玉阶生白露”，“生”字表现玉阶上的露水越来越重的变化感。天气愈冷、时间向晚，她为什么还不进去，风露立中宵？露水透湿了女子的罗袜，“侵罗袜”的“侵”字表现外界寒冷缓慢的侵略性，罗袜般单薄脆弱的身体如何抵抗得住？但她还在等待，一任白露侵袭，不肯放弃她的期待与忠贞。

但最终还是因为无人前来而放下了水晶帘。水晶品质皎洁、晶莹、坚贞，一如诗中女子。她放下珠帘，本已与外界隔断，可是尘缘难解，芳心未安，于是仍然凝眸望向皎如明镜的秋月。“望”和“秋月”使思念产生一种升华，显出光明高远的意境。但终究望而不得，怨意由此而生。但这怨思因白色晶莹的物象烘托，只显得清丽、幽美、朦胧、高洁。

劳劳亭
李白

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

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

【赏析】

别离，在中国古典诗文的世界里引发了不知多少的伤感悲愁。“悲莫悲兮生别离”，几乎在中国文学的起始阶段，“楚辞”就把别离的悲苦写到了极致。“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的生花妙笔，则把别离的忧伤写到深入骨髓。直叙别离之悲至此，似再难超越。但李白脱口而出的一句“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偏又翻出一重新境界。

劳劳亭，是送别分离之处。我们已无法知晓，李白是送人者还是被送者，又或者此诗只是李白因亭名而起意所作？其实也无须知晓，对这首诗而言，这些问题都无关紧要。李白一生朋友众多，从相识相知到相别，既有送人也有被人送行。而送行时所深味的别离之苦，不会因次数频繁而麻木，也不会因地点不同而减弱。所以，并非劳劳亭是天下最伤心之处；凡是送行别离之地，均为伤心之处。这句诗真正要表达的是：别离，是天下最伤心之事。

如果说第一联是冲口而出的妙语，明白如话，那么在第二联里诗人话题陡然一转，尽得含蓄蕴藉之趣。这一联至少含了三层意思。第一层，写春风无情而有情，尚知离别之苦，更何况眼前即将离别之人呢？第二层，折柳相赠，以表达挽留不舍之意，是唐人送别时的风俗，现在却无柳可折，更增一分悲苦。第三层，春风固然好意，不使柳条返青，却终究不能留住行人，如此无可奈何，真真是情何以堪！

春夜洛城闻笛
李白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

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赏析】

春夜，在繁华都市无根蒂的游子疲累了一天，正在喘息休整时，笛声飞至。悠扬的笛声像一个念头、一丝惊喜、一声慰藉，让人出离，神思远扬。诗人不禁问道：“谁家玉笛暗飞声？”意外的妙音像一个美丽的悬念，引逗人无限遐想。吹笛人不知何在，他/她想必倚窗独立，心有所动，便发音寥亮，不承想这凄清婉转的曲调竟乘着骀荡春风在静夜飞扬，潜入万家灯灭，散入春风满洛城。

而笛声所奏恰是《折杨柳》曲。古人离别时，折路边杨柳相送。杨柳依依，仿佛心中恋恋不舍之意。《折杨柳》曲应运而生，在汉乐府古曲中专抒发行旅离别之苦。如今《折杨柳》曲在静夜的洛阳城中飞扬。都市中的游子，无论书生、商贩、官员、侠客都不由得涌起思乡之情。在外打拼的辛苦唯有自知，正在抚平心绪之际，不期然地飞来《折杨柳》曲。家的温暖、家的无忧、家的安心络绎奔涌而来，乡情裹挟着无数回忆在心中激荡。“何人不起故园情”，一个反问映带了无数游子，但第一个起了故园情的不正是李白自己吗？

客中作
李白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1\]](#)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1\]](#)郁金香：美酒散发着郁金香的香气。郁金，一种香草。

【赏析】

曹操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更何况眼前这美酒，散发着如此馥郁的酒香，就如同异域的郁金香的芳香；酒在精美洁白的玉碗中微微晃漾，闪动着琥珀般晶莹的光泽。不等端起，这酒就已经令人心醉神迷了。

对酒没有任何抵御力的李白，见着此等美酒，怎能不开怀畅饮？主人大概是李白的“粉丝”吧，看着李白饮酒，丝毫不吝惜，一碗又一碗地为他斟满。李白可是曾经名列长安的“饮中八仙”啊，遇到美酒和慷慨的主人，当然要不醉不休了。

李白自己说：“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尽情欢饮，是李白遇酒的常态；但是今天的李白，似乎特别急于酩酊大醉。今天的李白，想念家乡了。家乡远在万里之外，不知何日才能回去。醉了，才能忘却乡愁，忘却自己身在异乡。

不知酒醒之后的李白，是倍加惆怅，还是会重新兴致勃勃地踏上漫游之路？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1\]](#)
李白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 [\[2\]](#)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

[\[1\]](#)左迁：贬谪，降职。龙标：地名，今湖南省黔阳县。

[\[2\]](#)杨花：柳絮。龙标：指王昌龄，王昌龄此时被贬为龙标县尉。五溪：是雄溪、溪、酉溪、舞溪、辰溪的总称，在今湖南省西部和贵州省东部。

【赏析】

最温暖的友情，就是当你跌落至人生的低谷、陷于困穷悲愁的时候，朋友还在关心着你，和你一起度过黯淡的日子。

王昌龄获罪贬官并被发配到荒蛮遥远的龙标县任职的消息，是王昌龄将要到达贬所时，李白才听说的。暮春时节，柳絮飘零，杜鹃悲啼，王昌龄在贬谪路上所见的景色，李白能想象到。去国怀乡，忧谗畏讥，王昌龄一路上悲愁的心情，李白能体会到。相隔遥远，李白无法赶到王昌龄身边，去安慰和陪伴王昌龄。但他的关切和同情，却是空间所不能阻隔的。就像夜晚天上高悬的明月一样，不论王昌龄走到哪里，只要一抬头，就能看到。夜月的纯净明亮，就像他对王昌龄的友情；月色的悠远无边，就像他为王昌龄的不幸产生的愁绪。他把他的关切和同情，写进诗中，寄给王昌龄。

当王昌龄读到李白这首诗，在夜晚再看到月亮时，一定会觉得分外亲切，心中也一定会感到分外温暖吧。

望天门山
李白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

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赏析】

天门山，顾名思义，一座大山就像天设的门户，高高耸峙，牢不可破。但是长江奔腾咆哮而至，撞开了这座“天门”，大山被一分为二。然而大山只是被撞开，并未被撞倒，它依然高高耸峙，直面江水的冲击。江水至此激起巨大的回旋，从天门山让开的通道中流过。

浩荡的江水和巍峨的大山，仿佛在这里合奏了力与美的交响乐。坐在船上从上游顺流而来，在这交响乐里必然头晕目眩。可是如果你抬头远望，所见就是另一种景象，似乎这个世界变得安静了：两岸连绵不断的青山如迎面而来，更远处的江面上，太阳冉冉升起，一艘船正扬帆溯流而上。

这是一首纯粹写景的诗，诗中壮美与静美相映衬，近景与远景相搭配，读来犹如置身船上，船行江上，风景纷至沓来，如在眼前。

行路难三首（其一）

李白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1]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2]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3]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珍羞：珍贵的菜肴。羞：通“馐”。直：通“值”。

^[2]箸（zhù）：筷子。停杯两句：化用鲍照《拟行路难·其六》：“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

^[3]垂钓：姜子牙未遇周文王时，曾在磻溪（今陕西宝鸡市东南）垂钓。梦日边：伊尹见汤之前，梦舟过日月之边。

【赏析】

《蜀道难》强调路之难，《行路难》则侧重心之艰。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美酒佳肴摆满餐桌，正是“会须一饮三百杯”的豪兴时刻，诗人却放下端起的酒杯，扔下手中碗筷，一任胸中块垒推成波澜，拔剑而起，四顾茫然。停、投、拔、顾，四个连续动作表现了他内心的激荡，连美酒佳肴都无法安抚。他抚剑吟啸，雄心万里，眼前却是一片空空，无处挥剑。现实世界处处挫败，使他被忧患笼罩，“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那就安心归隐垂钓吧，李白自谓“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功成名就，拂衣远行，鲁仲连一般的潇洒正是李白心中的理想。但“深藏功与名”是在功成名就以后，竖子无所成名，潇洒何由而来？心中不甘再度涌起，“忽复乘舟梦日边”，传说伊尹见商汤前曾梦见舟过日月之边。也许眼前的空茫正是黎明前的暗夜，当下的低回正是明主知遇的序幕？“何以慰我怀，赖古多此贤。”姜太公和伊尹的际遇给人很多安慰，但回到现实，我的明主安在？“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疾风骤雨般的愁闷扑面而来，悲感至极，李白竟豪语出之，深重的压抑反逼出了他的最强音：“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促迫中的精神越趋高昂，强健的主体意志发而扬之，这就是李白。

梦游天姥吟留别 ^[1]

李白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 ^[2]

越人语天姥，云霓明灭或可睹。

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 ^[3]

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 ^[4]

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 ^[5]

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 ^[6]

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 ^[7]

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 ^[8]

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

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 ^[9]

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 ^[10]

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 ^[11]

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开。 ^[12]

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 ^[13]

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

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 ^[14]

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 ^[15]

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 ^[16]

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

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1]天姥（mǔ）：山名，在今浙江新昌县南部。吟：歌行体的一种。

^[2]瀛洲：海上有三神山，蓬莱、方丈、瀛洲。信：确实。

[3]拔五岳：超出五岳。五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中岳嵩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掩赤城：掩蔽了赤城山。

[4]天台：天台山。四万八千丈：极言山高。

[5]因：凭借。吴越：偏义复词，偏越。

[6]剡（shàn）溪：曹娥江上游，在剡县（今浙江嵊县）。

[7]谢公：南朝宋代诗人谢灵运，曾在剡中住宿。淥（lù）：清。

[8]谢公屐（jī）：谢灵运创制的登山木屐，屐底有齿，上山去前齿，下山去后齿。

[9]暝（míng）：天暗。

[10]殷：大，此处意为充满。栗、惊：使战栗惊恐。

[11]澹（dàn）：波浪起伏或流水迂回。

[12]列缺：闪电。霹雳：雷声。洞天：道教称神仙居住之所。石扉（fēi）：石门。訇（hōng）然：大声貌。

[13]青冥：青色的天空。金银台：神仙所居宫阙。

[14]鼓瑟：奏瑟。鸾：凤鸟的一种。

[15]悸：心惊。恍：觉醒。嗟（jiē）：叹。

[16]向来：以往，指梦中。

【赏析】

天宝元年，李白奉诏入长安，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极写狂喜自得之情。在翰林待诏的任上，“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的华句、高力士脱靴的轶闻都让李白披上了一层传奇的色彩。当时在洛阳的杜甫笔下的李白更是“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面上春风得意，实则不过是文学弄臣，与李白心中“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期许相差甚远。当他逐渐意识到自己不过是“儿戏不足道”，于是在天宝三载“五噫出西京”，被赐金放还。

之后他在紫极宫接受道箓，成了在籍的道士，躬自实践，炼丹烧药，然而心中仍不平静。大病一场后欲南游越中。《梦游天姥吟留别》便是出发前的留别之作。

推高与反跌，是章法上的特征。第一层以瀛洲带出越中仙山，并以天台赤城山陪衬天姥山的高峻。第二层先以两句七言押韵表现一夜飞度的顺利，接着以连续八句的押韵来表现登山的顺利与心情愉悦。随后开始迷幻、战栗，甚至天崩地裂，随即石门洞开，光芒万丈，璀璨瑰丽的仙境在眼前铺展，像一场欢畅快慰的美梦推至高潮。忽焉梦觉，“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

幻灭感扑面而来，入梦出梦，大起大落，形成天风海涛般壮伟奇丽的气势。在汹涌奔蹕之际诗人仍能高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难怪唐人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评曰：“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

赠汪伦
李白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1\]](#)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1\]](#)踏歌：民间的一种唱歌形式，一边唱歌，一边用脚踏地打拍子，可以边走边唱。

【赏析】

本来应该只是一次寻常的离别。

李白和汪伦——不论当时还是后世，本来都不会有人将这两个名字相提并论。闻一多曾经赞叹李白和杜甫的相遇，就像“青天里太阳和月亮碰了头”。而在李白漫游天下的一生中，遇见最多的还是像汪伦这样的普通人。这些人在生前身后都是无名之辈，转瞬就化为过往历史中的尘埃，这些相遇不会被记载，更不会被后人谈论。

然而李白却不这样看。在权贵面前高傲，甚至在皇帝面前也敢脱略无礼的李白，对杜甫这样的朋友、对汪伦这样的普通人，却是真挚热诚的。可以想见汪伦的欢悦，名满天下的大诗人突然出现在面前，平易近人，谈笑风生。李白盘桓数日，就要辞行，汪伦必然依依不舍，用最好的美酒为诗人饯别。

对于李白来说，他的一生都在路上，这是无数场离别中的一场，与汪伦执手告别，转身离去。当他走到桃花潭边，乘船将行的时候，忽然听到了岸上传来的歌声——是汪伦，边走边用歌声为他送行。这歌声完全意想不到，却又充满了深情厚谊。李白站在船头，望着渐渐向后退去的岸边和岸上的汪伦，歌声依然从水面飘来，内心的感动冲口而出：“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这一场相遇，不及“青天里太阳和月亮碰了头”那么耀眼；这一场离别，也没有“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那么让人心潮澎湃。但是这样一位大人物和一位小人物之间真挚的友情，和他们各自朴实无华的表达，直到今天还在感动着我们。

次北固山下^[1]

王湾^[注]

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2]

^[1]次：旅途中暂时停宿，这里是停泊的意思。北固山：在今江苏镇江北，三面临长江。

^[注]王湾（生卒年不详），洛阳人。盛唐著名诗人，开元中卒。《全唐诗》存其诗十首。

^[2]乡书：家信。

【赏析】

王湾是洛阳人，见惯了汹涌湍猛、泥沙俱下的黄河急流，当他来到南方，在长江上乘船而行，看到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景象。北固山位于现在的江苏镇江，此处已是长江下游，水面开阔，水流平缓，山青水绿，放眼望去，赏心悦目。尤其在涨潮之时，水位上升，江面更为广阔。江风吹来，船帆高挂，风力和风向都恰到好处，既没有大到在江中掀起波浪，又足够使船帆展开，助船前行。当船到达北固山，诗人在船上又迎来了新的一天。看着夜色渐渐退去，太阳从江上冉冉升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此时已是暮冬岁末，毕竟是到江南了，不像北方那样寒冷，也不像北方的冬天那样山川毫无绿意，诗人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而想到现在已是岁暮，也让诗人想到自己已离家太久，应该写封信寄回家中了。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是千古传诵的名句，在当时就已脍炙人口。据说宰相张说曾将这一句亲手题于政事堂上。这一联写景，气象阔大，已是难得；但它又不仅仅写景：太阳从暗夜中诞生，又驱走了暗夜；春天的气息侵入了岁暮寒冬，很快就会取代冬天，而新的一年也将到来。从这一联描述的景象中，我们看到了新旧交替，看到了新事物的强大的生命力，新事物取代旧事物无可阻挡的趋势，也感受到了面向新事物的欣喜。

从整体上来看，这首诗是一首行旅诗，写旅途中所见之景，表达思乡之情，在唐诗中颇为多见。但“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这一句却使这首诗在佳作如繁星的唐诗中都显得熠熠生辉。不论王湾自己是否意识到了，这一句诗在阔大的景象中，的确还蕴含了一种更普遍的哲理，让人感受到一种积极的精神面貌。

黄鹤楼
崔颢[\[注\]](#)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注\]](#)崔颢（约704—754），汴州（今河南开封）人。存诗一卷。

【赏析】

黄鹤为仙界飞鸟，其名兼有黄的苍茫与鹤之高洁。《南齐书·州郡志》载仙人王子安曾驾黄鹤过此。《太平寰宇记》则称仙人费文祓乘黄鹤登仙，曾休憩于此，故名。黄鹤既为仙鸟，楼亦因仙人得名，“仙”乃为楼之精魂。然而“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仙人潇洒飞逝，唯楼空矗江畔。过了千年，黄鹤却未曾飞回。千年的等待中，白云翻腾变幻。时光从不知何时的古代流转到了眼前的盛唐。

镜头追慕仙鹤远去，然后转回空落兀自峻拔的黄鹤楼。白云苍狗，日月变幻千年以后，黄鹤楼上伫立了一个志气高远却落拓无依的诗人，他极目远眺，景色一片鲜丽。晴日映照长江，江畔古树历历可见。芳草青绿蓬勃，蔓生在狂生理骨的鹦鹉洲。鹦鹉洲给人鲜艳的画面感，却因狂士祢衡不遇被杀而使人心中落落。此时暮色袭来，黄鹤何时能返回栖止的黄鹤楼，我又何时回归无忧无虑的家乡？暮霭沉沉，烟波浩渺，最后以“愁”字锁结全诗。

开篇茫茫而后历历，终归于茫茫。历历反似一场昙花一现的幻梦，清晰得有点不真实。空落感弥漫了全诗，然而时空变幻、楼之峻拔、江景的鲜明与浩渺都使仙事与人事在意境上融为一体，使空落显出超迥和浑成的气象。

别董大二首（其一）

高适[\[注\]](#)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注\]](#)高适（约700—765），字达夫。景县（今属河北省衡水）人。唐代边塞诗代表诗人，与岑参并称“高岑”。

【赏析】

这首绝句展露了一种极为矫健的力量。

诗歌一开始就呈现了一派冬日萧索凄寒的景象，太阳黯淡无光，天空迷蒙阴沉，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就在风雪弥漫的天空中，一只失群的大雁孤独地飞过。大雁在秋天就应该飞往温暖的南方去过冬的，风雪之中的大雁，必定处境艰难。这幅画面显然不仅仅是写实，它还暗示了董大目前的穷困潦倒，前路漫漫。在与朋友分别之际，说这样的话似乎让人感到丧气，实际上却是为接下来的转折蓄势。接下来高适十分肯定地告诉朋友：“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所以，根本不必为了眼前的困境而有丝毫沮丧悲愁。

诗的第一联渲染出了浓重的愁云惨淡的氛围，而第二联却猛然振起，犹如刺破阴云的灿烂的阳光，打破幽寂的嘹亮的号角。这其中的豪迈与自信，既是对朋友的勉励，更是高适的自我胸襟的写照。

题破山寺后禅院^[1]

常建^[注]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

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2]

^[1]破山寺：即兴福寺，在今江苏常熟市西北虞山上。

^[注]常建（生卒年不详），长安（今陕西西安）人，诗以山水田园为多。

^[2]钟磬：佛寺中召集僧众的乐器。

【赏析】

在清晨走进山中的古寺，偶尔与一两个面容平和的僧人擦肩而过，看晨光洒满干净整洁的寺院，人的心情一定和寺院一样安静明亮。

来到古寺后院，眼前兀然出现一片竹林，林中一条小路。如果说寺的前院还与世间红尘接壤，寺门打开，有僧俗往来，那么这片竹林才是与世俗的真正的隔离。小路曲折，竹林幽深，心情更加沉静，心中的俗念被一丝丝涤除。竹林尽处，一座禅房掩映在花木丛中。

仿佛走进了一个与外面完全不同的世界。这里不再是阳光朗照，但是山光潭影，绝不幽暗；这里生机灵动，时时响起鸟儿自在的鸣声，并非死寂。走到潭水边，看澄明平静的潭水，看水中的倒影，心也变得如潭水一般澄明平静。所有的声音，所有的喧嚣，都消退了。人和世界安静下来，只有寺院里的钟声，悠扬地在山中回荡。

在这个世界里，“空”去的是俗虑杂念，获得的是纯净愉悦。

赠李白
杜甫^[注]

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1]

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2]

^[注]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少陵。生于河南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市）。曾任左拾遗、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又有杜拾遗、杜工部之称。杜甫与李白并称“李杜”，是唐代伟大的诗人，他的诗被誉为“诗史”，他也被奉为“诗圣”。

^[1]丹砂：即朱砂，道教用来炼丹服食，以求长生。葛洪：东晋道士，自号抱朴子，入罗浮山炼丹。

^[2]飞扬跋扈：不守常规，狂放不羁。

【赏析】

李白和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最耀眼的双子星座。尽管他们在漫长的一生中只有短暂的交集，却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在他们相遇时，李白四十四岁，杜甫三十三岁；李白刚刚在长安度过了三年供奉翰林的生活，被唐玄宗赐金放还，不论是他的诗歌还是他的“谪仙人”风神，都已名满天下；而杜甫此时尚未写出建立起他在文学史上崇高地位的绝大多数诗作，和李白相比，他还只是盛唐诗坛上一名文艺青年。但年龄和名气的差异丝毫没有影响他们一见如故。在天宝三载（744）和天宝四载（745），他们先后在今天的河南、山东一带同游，“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度过了极为快意的一段时光。这首《赠李白》就是作于两人于天宝四载再次同游后分别之际。

诗中回顾了和李白诗酒论交、裘马清狂的快意生活。从性格、年龄、声名等各方面来看，当杜甫和李白交游时，一定是李白对杜甫的影响更大些。李白笃信道教，曾接受道箓。杜甫在与李白同游时，也跟随李白进行过寻仙炼丹的活动。而李白狂放不羁、傲岸卓然的精神气质，也深深地感染了杜甫。“痛饮狂歌”“飞扬跋扈”就不仅是在写李白，实际上是两人同游时精神面貌的共同写照。

然而杜甫的思想根底毕竟是儒家的，他此时也渐趋成熟。他意识到这样的生活不能引导他走向建功立业之路，他和李白至今都如“飘蓬”一般；炼丹活动的没有结果在表面上说是“愧”，其实是反省。“空度日”和“为谁雄”都显示出他对这种放荡生活的警醒。

事实上，杜甫在这次与李白作别后不久，就结束了“快意八九年”的漫游，西至长安，认真地开始了漫长的求取功名的生活。

月夜
杜甫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1]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2]

^[1]鄜（fū）州：今陕西省富县。

^[2]虚幌：透明的窗幔。双照：何时能一同在窗前看月，让月光照干我俩的泪痕，表达对未来团聚的期望。

【赏析】

天宝十五载（756）六月，长安陷落。杜甫携家眷逃往鄜州羌村。八月，肃宗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市）即位，杜甫闻知，只身从鄜州奔向灵武。不料途中被安史叛军所俘，押至长安。困于沦陷中的长安，杜甫望月怀远，写下《月夜》一诗，表达对家小的思念。

月下怀人是常见的主题。“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高高秋月照长城”都表达了思念之情。但杜甫独辟蹊径，从对面落笔，遥想“她”在月下倚楼神伤的场景。她的发、她的手、她的担忧、她的小儿女还未能理解的孤独与不易。小儿女的天真，反衬闺中人无可言说的忧思，是此诗神来之笔。诗人想象家人的处境，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思念，这与王维的“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后来白居易的“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异曲同工。超越自怨自艾，设身处地想象家人不易，犹能见出彼此深厚的情意。稍有不同的是，王维写兄弟，白居易写家人，杜甫写的却是唐诗中较少入诗的妻子。洁白如玉，云鬓袅袅，周围缭绕着香气和湿气。杜甫用乐府中描写后妃或宫女的程式化语词来描写妻子，稍显贵气艳丽。与之相比，杜甫逃出长安后再回羌村的家人描写倒更真实：“……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唏嘘。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羌村》的尾联终于实现了《月夜》中的期盼“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春望
杜甫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1]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2]

^[1]连三月：连接起两个三月。指战争从去年延续到今年。

^[2]白头：指白发。搔：梳理。浑：简直。簪：束发用的首饰。古人成年后束发于头顶，用簪子横插住，以免散开。这里用作动词。

【赏析】

安史之乱中，杜甫是一个小人物。叛军在路上俘虏他后，仅仅是把他带到长安，既没有授予他伪职，也没有囚禁他——他们完全忽略了杜甫。但是杜甫的心中却装着天下。即使在被叛军占领的长安城中，他也仍然记录着那个时代。从国家的灾难，到普通人在乱离中的遭遇，他真实地记录下那段历史，并发出了那个时代最沉痛的声音。

《春望》便是作于失陷后的长安城中。杜甫曾在安史之乱前寓居长安十年，见证了盛唐的繁华。可是如今的长安城，已是满目荒凉。城池残破，人民或死亡或逃亡，曾经人烟繁盛的都城现在却荒草丛生。今昔对比，不由得不得叫人“溅泪”“惊心”。战争仍在进行，和家人被阻隔在两地，消息断绝，战乱之中更加担心家人的安危，这时候如果能知道他们平安的消息，是愿意付出任何代价的。忧国念家，让被困长安的杜甫心中伤痛，愁肠百结。

《春望》从“望”写起，站在残破的长安城中，远望近瞻，从山河远景，到身边花鸟，再到自身，无不触目惊心。而国家的危难，家庭的离散，和个体的遭遇息息相关。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国和家的安定，哪有个人的幸福。杜甫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从不以集体的名义取消个体的价值和情感，也从不仅仅囿于小我的悲欢，忽略对集体的关注和责任感。在他那里，在这首诗中，个人、家庭的命运是与国家连为一体的。

旅夜书怀
杜甫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1\]](#)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1\]](#)危樯：高高的桅杆。

【赏析】

《旅夜书怀》是杜甫的暮年之作。杜甫对自己在政治上有极高的期许，他的政治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但他一生都不曾接近过这个理想。尤其到了暮年的时候，他在成都得以存身的庇护人严武死去，他被迫离开成都，携家沿江东下。不论唐王朝的命运还是他个人的生活，都在飘摇动荡之中。他回顾自己的平生，发出了“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的自嘲。他的诗作越来越多，诗名越来越大，但仕途却越来越失意。在严武死之前，杜甫就已辞去了官职。这几乎也就意味着他放弃了在政治上的抱负。

自嘲的语气难掩心境的悲凉，心境的悲凉又投射到夜间所见的景物上。本应平静的夜晚，被杜甫写得动荡不安，微风吹动岸上的细草，星辰西落，明月东升，江中波涛滚滚。这些景物又被杜甫精心地组织成从近到远、从小到大的画面。细草微风、危檣孤舟，是近景，是夜色中微小的一个点；星辰明月、广阔的平野、流向远方的大江是远景，构成了从上到下的一幅广阔图景。在这幅广阔图景中，危檣孤舟更显渺小。而孤舟中正在失意伤神的诗人，内心深深地感到了渺小无助、孤独无依，就如同天地间漂泊的一只沙鸥，不知何处是归巢。

江南逢李龟年
杜甫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1]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1]岐王：唐玄宗的弟弟李范。崔九：崔涤，在兄弟中排行第九，曾任殿中监，出入禁中，得玄宗宠幸。

【赏析】

这首诗虽只四句，却跨越了四十年时间，绾结起恍如隔世的两个时代：看似简单的叙述，平平道来，却蕴含了异常复杂深沉的情感。

李龟年是盛唐的歌者，在开元年间“特承顾遇”，是唐玄宗极为赏识的乐工，常常出入于长安王公贵族的宅邸。当时年少的杜甫“出游翰墨场”，以其文学天赋得到了当时文坛一些著名文人的揄扬，因此杜甫有机会见到李龟年在许多公卿大臣的宴集盛会上的演唱。这个时候，正是杜甫《忆昔》诗中所说的“开元全盛日”，是国家最繁华鼎盛的时期。而四十余年后，当两人再次重逢，唐王朝却已是经历了安史之乱后的疮痍满目，杜甫和李龟年也都流离漂泊到江南。在杜甫的记忆中，李龟年是和开元盛世联系在一起的，也让他想起自己美好的早年时光。如今的李龟年却沦落天涯，从李龟年身上，杜甫看到了唐王朝的盛衰剧变，看到了时代的沧海桑田，也看到了自己的颠沛流离。

仅仅四句二十八字，杜甫却在其中寄寓了深沉的家国之悲、时世之叹、身世之感。在鲜明的今昔对比中，我们似乎听到了杜甫悲凉的慨叹。

蜀相
杜甫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1]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2]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1]丞相祠堂：诸葛亮庙，今名武侯祠。锦官城：今成都市南，三国蜀汉时管理织锦的官府驻此，故名锦城。

^[2]两朝：刘备、刘禅父子两代。

【赏析】

杜甫到蜀地时，已经四十八岁了。安史之乱中，他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穿越叛贼防线，奔赴唐肃宗所在，以一片拳拳忠爱之意，经历万难、衣衫褴褛而来，被授予“左拾遗”的官职。但诚挚忠爱的杜甫因直言上谏，由皇帝身边的谏官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这对杜甫是一个沉重的政治打击。于是他愤而弃官，流寓入蜀。此时杜甫的心中，想必有对朝廷深深的失望吧。

但他并未牢骚满腹，仍去诸葛亮祠堂以寄托爱国之情。“丞相祠堂何处寻”，可见诗人是主动寻找蜀相祠堂，而非偶遇。祠堂门口的老柏高古肃穆，威严森森。黄鹂鸣啭，碧草春色，生机盎然。但这些再热闹也只是背景，并非此间精神，因而碧草“自”春色、黄鹂“空”好音。真正使这个祠堂深挚动人的是“三顾频频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临危受命，开创基业；后主不济，而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份老臣忠心，与“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坚持，都让仕途失意的诗人泪洒长襟。面对扶不起的后主，诸葛亮尚且拳拳报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何况自己呢？

春夜喜雨
杜甫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1]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2]

^[1]野径：田野间的小路。

^[2]红湿处：经过一夜雨水浸洗的花丛。锦官城：成都的别称。

【赏析】

说起杜甫，人们首先会想到他“一饭未尝忘君”的形象。其实他并不是每天都忧心忡忡，瞧，在春天晚上发觉窗外下起了雨，杜甫都会心生欢喜。

这场雨的确有让杜甫喜爱的理由。它是那么善解人意，在最需要的时候、在最合适的季节，它来了。在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里，春雨意味着农作物的茁壮成长，象征着丰收的希望，怎能不让人喜爱？

这场雨又是那么轻柔，连风也是那么和顺，它们一起悄悄来到人间，不弄出一点声响，却无私地润泽万物。

大地上一片漆黑，阴沉沉的乌云一定遮蔽了整个天空。只有远处江上的一只渔船上，亮着一点灯光，虽然微小，却十分显眼。雨虽细微，但浓密的乌云一定能降下足量的雨水。

既然这是一场善解人意的雨，杜甫也就丝毫不担心明天早晨“花落知多少”。经过细雨的滋润，明天早晨的成都将会开满鲜花。杜甫的眼前，浮现出雨后鲜花的样子，浸透了雨水的花朵沉甸甸地压弯了花枝，迸发出生命的愉悦，实在让人喜爱。

江村
杜甫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1]

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2]

^[1]曲：曲折。

^[2]禄米：这里指钱米。微躯：微贱的身躯，杜甫谦指自己。

【赏析】

对于一个刚刚经历了极度匮乏和漂泊之苦的人来说，安定的、温饱能够得到满足的生活就是莫大的幸福。杜甫的《江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

在写此诗前的一年中，由于饥荒，杜甫从华州司功参军任上弃官而走，携全家到秦州就食。但在秦州并没有获得生活保障，不过一个半月，又迁至同谷，却在同谷陷入更加贫困匮乏的境况。于是杜甫带着家人继续南迁，经过长途跋涉，最后到达成都。在成都城外浣花溪畔的一个小村庄里，靠着朋友的资助，杜甫建了一座草堂，和家人终于有了一个安居之所。

杜甫此时不担任任何官职，不会被琐碎的公务烦扰；有朋友的馈赠帮助，暂时解除了生活来源上的后顾之忧。心情闲逸下来，他感觉自己就像一个隐士一样，这座平凡的小村庄也如世外桃源一般“事事幽”。看身外物，燕子和鸥鸟自在安然，与人和谐相处；看家中人，妻子正在纸上画出棋局，儿子正在用针制作钓钩，生活资料虽不丰裕，但每个人都悠然满足，自得其乐。对我们的诗人而言，在饱尝穷困之愁漂泊之苦的后半生，这样的日子就已殊为难得了。

客至
杜甫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1]

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2]

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

^[1]缘：因。蓬门：用蓬草编成的门，借指贫苦人家。

^[2]盘飧（sūn）：菜肴。兼味：各种味道的菜食。旧醅（pēi）：隔年的酒。

【赏析】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全诗洋溢着好友来访的喜悦，正合诗题原注“喜崔明府相过”中的“喜”字。

开篇四句一气而下。“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写住所僻静，只有春水鸟儿相伴，但“春”的明媚、“群”的热闹倒也为草屋平添了一份欢快的气息，足以自得其乐。“舍”的重复、“日”的叠词、流水对都使诗句有一种行云流水、欢脱前行的流荡感。虽然朴野，也自有一份清新的风致。只是鲜有来客，终究有些单调，于是第四句的喜客之情水到渠成，“蓬门今始为君开”，顺势也转入了后半待客的情景。

“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是倒装，顺着说应是“市远盘飧无兼味，家贫樽酒只旧醅”。倒装后突出了“盘飧”“樽酒”，表现主人竭诚以待的盛情和招待不周的歉意。而到第四联又欢乐起来，“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主客和邻家老头隔着篱笆举酒欢饮，率真诚朴的气息感染了读诗的每一个人。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杜甫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1]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

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2]

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

布衾多年冷似铁，骄儿恶卧踏里裂。^[3]

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4]

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5]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1]挂罥（juàn）：挂着，挂住。

^[2]呼不得：喝止不住。

^[3]布衾：布做的被子。

^[4]床头屋漏无干处：整个房间里都没有干的地方了。屋漏，指房子西北角。床头屋漏，泛指整个屋子。雨脚如麻：形容雨点像下垂的麻线一样密集。雨脚，雨点。

^[5]何由彻：怎样才能挨到天亮。

【赏析】

很可能由于成都城中官员的变动，原来向杜甫“供禄米”的故人离职，而后来给予杜甫更大资助的严武尚未到来，杜甫在成都的生活一度陷入贫困境地。这在他此时期的一些诗中多有体现，如“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首。

杜甫在浣花溪所建草堂的屋顶是由成束的茅草层层苫盖而成，大风吹来，掀起一束束茅草，吹得七零八落，有的挂在高高的树枝上，有的沉落在水塘中。一部分飘落在地上，可以捡拾回来的，偏又被一群顽童抱走。杜甫追喊不及，面对一群孩子的恶作剧无可奈何。屋漏偏逢连夜雨，夜里秋雨从秋风摧残过的屋顶滴下，房间里到处都被淋湿。床上的布被破旧不堪，已经失去了御寒的功用。本来心中就充满了种种烦忧，如此凄寒长夜，诗人倍感煎熬难耐。

从茅屋被秋风吹破写起，写到被一群孩童欺侮，写到秋雨长夜的凄冷，杜甫层层推进，十分真切传神地写出了他的狼狈困苦的生活。可是他写这些并不是为了获得同情，相反，他由自己的生活想到了天下更多像他这样穷困潦倒的人，他希望不再有人受苦，因而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宏愿，为了实现这一宏愿，他甘愿做出牺牲：“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杜甫的伟大，就在于不论他自己陷入多么困苦哀愁的境遇，都不失对最广大人群的最深厚的仁爱精神。

赠花卿
杜甫

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1\]](#)锦城：即锦官城，成都的别称。丝管：弦乐器和管乐器，这里泛指音乐。

【赏析】

唐诗中描写音乐的作品不少，名篇如白居易的《琵琶行》将商人妇弹奏琵琶曲的声音比作“大珠小珠落玉盘”，韩愈的《听颖师弹琴》从颖师的琴声中仿佛看到了“浮云柳絮”、看到了“孤凤凰”等形象，李贺的《李凭箜篌引》则想象着李凭的箜篌声能让“老鱼跳波瘦蛟舞”。从这些作品中，我们都能感受到演奏者技艺的高超和音乐本身的美妙。而杜甫的《赠花卿》，乍一看似乎句句都在表现音乐，细读却有着与以上各篇不同的滋味。

“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的着眼点并不是这音乐如何动听，而是场面的盛大，如果没有一支颇具规模的乐队，是不会有“半入江风半入云”的效果的。很容易推想到，这音乐意味着一场更加盛大的宴会的举行，“日纷纷”的音乐演奏也就意味着花天酒地的宴会每天都在上演，而主人生活的豪奢也就不言而喻了。如果仅仅豪奢也就罢了，从“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看，主人有僭越、不遵人臣之礼的嫌疑。“天上”“人间”有明显的双关意，表面看是“仙界”与“凡间”对举，实际上是皇帝与臣民之别。

主人当然就是题目中的“花卿”，即当时驻守成都的西川节度使崔光远的部将花敬定。花敬定曾率军平定了东川一次叛乱，杜甫对他十分肯定，在另一首《戏作花卿歌》中不吝赞美之辞：“成都猛将有花卿，学语小儿知姓名”“绵州副使着柘黄，我卿扫除即日平”。然而花敬定又有骄奢不法的一面。从杜甫称花敬定为“花卿”“我卿”来看，两人之间似乎较为熟识。对花敬定的骄奢，杜甫主要持劝诫的态度，用“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来委婉地告诫花敬定：作为一名将军，要懂得分寸。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杜甫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1]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2]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1]剑外：剑门关以南，今四川地区。蓟北：幽州、蓟州一带，今河北北部地区，是安史叛军的老巢。

^[2]白首：一作“白日”。青春：指明丽的春天的景色。

【赏析】

763年，安史之乱终于结束。当唐军收复安史叛军老巢的消息传来，杜甫喜不自禁，挥笔写下了这首“生平第一快诗”。

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杜甫喜极而泣，八年的阴霾，长久的忧苦之情，被一扫而空。家中充满了欢乐的气氛，妻子和孩子与杜甫一样激动。在那一刻，杜甫似乎已经看到，从此以后，国家安定，百姓幸福，而他和妻子、孩子也终于可以回家了，终于不用在漂泊动荡中度日了。在这快乐的时刻，他要纵酒高歌，他要赶快打点行装返回家乡。甚至回家的路线都浮现在了眼前，他的家乡在洛阳的偃师，他将沿长江东下，穿过三峡出川，然后再向北到达襄阳，从襄阳再向北，就能到达洛阳了——杜甫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和对未来的遐想之中。

都说“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在杜甫这里却是不成立的，这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就把欢快之情写得淋漓尽致。当然，杜甫诗里写得最多的还是沉郁顿挫的“穷苦之言”，这可能是老杜一生中欢愉的时候太少了。

咏怀古迹（其三）

杜甫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1]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2]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3]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1]荆门：山名。夔州到荆门一带山势连绵，如顺水奔赴之态。明妃：王昭君，名嫱，汉元帝宫人。

^[2]紫台：天子宫廷。王昭君远嫁匈奴和亲，离开汉廷，一去不返。青冢（zhǒng）：昭君墓，传说墓上草常青。

^[3]画图：汉元帝时，以画工所绘图像召幸后宫女子，此即指王昭君的图像。

【赏析】

“群山万壑赴荆门”，开篇极有气势，“赴”字将群山的走向和动势渲染出来，仿佛群山万壑的钟灵毓秀都奔赴至“生长明妃”的村中。于是佳人的灵秀、大气、正直也就不言而喻了。

然而如此绝代佳人的命运竟然是“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触目惊心的结局与首联的钟灵毓秀形成强烈对照，令人心疼，同时也造成悬念，不知佳人为何薄命？原来传说汉元帝依画像选宫女，大家争相贿赂画工，昭君不肯，便被丑化。后来汉元帝按图让昭君去匈奴和亲，召见时方知是后宫第一美人。然而成命难收，戎装出发的王昭君只有魂魄才能在月夜归来汉地。

诗歌至此，隐约能够领会杜甫在王昭君这个半历史半传说的女性身上所得到的共鸣了，王昭君天生丽质，却因不随流俗，终至在荒寒的北方沙漠中孤独地虚度一生。试想，如果拥有与王昭君一般的天生美质，然而也像王昭君一样，终身失意、落寞，那一定能体会“独留青冢向黄昏”的深沉孤独和“分明怨恨曲中论”的不甘。身在胡地的王昭君那疾风骤雨的琵琶声分明诉说着“怨恨”二字，这怨恨是幽怨的，也是壮阔的。杜甫“悲昭以自悲”，将王昭君的一生提升到了悲剧的高度，留给后代文人无限的感慨。

登岳阳楼
杜甫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1]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2]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3]

^[1]坼（chè）：分裂，分开。

^[2]无一字：没有任何音讯。字，这里指书信。

^[3]戎马：指战争。涕泗：眼泪。

【赏析】

杜甫可谓“有情人”，对亲人，对朋友，对国家，对大自然中的山水花鸟，都满怀深情。但他也为“情”所累，常常处于忧患之中。

这首《登岳阳楼》，是杜甫晚年漂泊至洞庭湖畔的岳州时所作。安史之乱结束，杜甫携全家沿江东下，出川之后，并没能按预想的那样顺利返回家乡，而是辗转于今天的湖北、湖南一带。安史之乱虽然结束，但国家并没有安定下来，在安史之乱中形成的藩镇酝酿着新的危机。而吐蕃势力的扩张使唐王朝的都城长安都面临着严重威胁。

此时杜甫登上岳阳楼，心情是十分沉重的。八百里洞庭的壮观景象，早已闻名，如今登上岳阳楼，果然名不虚传。浩荡无边的湖水分割开吴楚两地，放眼眺望，除了眼前的湖水，就是头顶的天空了，似乎整个宇宙都是浮在湖水之上的。

但这雄阔的景色并没有让杜甫心旷神怡，他已经没有了年轻时“壮游”的豪情。暮年羁旅，风雨漂泊，寄居孤舟之上，顾影自怜，怎能不落寞伤感？更让杜甫关切的，是国家局势未稳，强敌入侵。凭栏远眺，百感交集，悲怆之情难以自抑，杜甫竟不由得放声大哭。

梁启超称杜甫为“情圣”，认为杜甫富于情感而又善于表达情感。从这篇《登岳阳楼》看，杜甫的情感至暮年而无丝毫衰减。凭栏痛哭的身影，千百年来不知感动了多少读者。

登高
杜甫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1]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1]渚（zhǔ）：水中小洲。回：回旋。

【赏析】

盛唐的悲愁是浩大的，即使艰难潦倒，也有苍茫博大的境界。

开篇写秋风的动感：风急、天高、猿声哀鸣；渚清、沙白、鸟儿来回飞旋。每句都有三景，景物和音节的密集渲染了秋风的紧迫感。本来难以捉摸的秋气，诗人借风之凄急、猿之哀鸣、鸟之回旋来表现。这股飞旋回荡的秋气仿佛裹挟了江天之间的万物，催促着草木尽脱、江水急流，不由人不惶然无主。“落木萧萧下”“长江滚滚来”本是常景、常句，但加了“无边”“不尽”便气象浩大，由眼前之景而至于无穷无尽的时空之中。万物都在逝去，时光之河永在流淌，个人的愁苦在这肃杀的大背景中，沦于微渺，也更为悲壮了。

诗歌后半部分描述诗人自己。一生漂泊，客中悲秋，贫病交困，人到晚年。种种凄凉之景集于一身，登高四望，满目秋色悲凉。然而“万里”“百年”四字使个人愁苦中仍有一股壮逸之气，即使诗人艰难苦恨、鬓发斑白，因肺病而新近戒酒。

“前四句景，后四句情。一、二碎，三、四整，变化笔法，五、六接递开合，兼叙点，一气喷薄而出”（方东树《昭昧詹言》）。“建瓴走坂之势，如百川东注于尾闾之窟”（胡应麟《诗薮》）。对仗如此精严，而笔势雄劲奔放，气势顺流而下，不愧为“古今七言律第一”。

登楼
杜甫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1]

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2]

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3]

^[1]玉垒：山名，在四川灌县西、成都西北。

^[2]北极：朝廷像北极星一样不会改变。西山寇盗：吐蕃。

^[3]后主还祠庙：后主刘禅昏庸亡国，只因刘备和诸葛亮的政绩，而人心不忘，还保有祠庙。聊为：不甘心这样做而姑且这样做。《梁甫吟》：相传诸葛亮躬耕农亩时“好为《梁甫吟》”，此指本诗。

【赏析】

《峴佣说诗》云：“起得沉厚突兀，若倒装一转，‘万方多难此登临，花近高楼伤客心’，便是平调。”因“花近高楼”是乐景，却“伤客心”，情理反常，顿起悬念。

此时的大唐王朝刚经历长安失守，吐蕃入侵，松、维、保三州陷落，还有蜀中的徐知道之乱。纵使春回大地，也难掩四境狼烟烽火，哀鸿遍野。锦江春色之下掩映着内忧外患、民不聊生，想及此，登楼的诗人如何不凄恻、不怆然？虽然“锦江春色来天地”，但“感时花溅泪”的慨叹暗含其中。诗人此次登临是在代宗广德二年（764）。二十年前，“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十年前，国家虽有隐患，但还歌舞升平；而这八年来，内忧外患，战乱不息，处处“戍鼓断人行”，“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时代的剧烈变幻让人猝不及防，如同玉垒山的浮云古今变化，翻覆不定。但无论如何，朝廷不会变！诗人以坚定的决心和口吻突然振起。“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不容置疑的坚定口吻冲破原来忧虑的心境，充满力量与信念。即使当天子像蜀汉后主刘禅一样昏庸轻信，即使代宗任用肖小，轻信宦官程元振、鱼朝恩致使长安失守，但大唐基业百有余年，不会就此灭亡。我姑且如孔明扶助后主一样，继续与国家同忧同乐。

忧虑国家而又充满希望，不满庸主又拳拳忠爱，不在朝却仍想为国尽忠，诗中糅杂着种种矛盾，却又一片温厚浑成、雄健高阔，相当动人。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岑参^[注]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2]

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3]

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4]

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5]

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6]

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7]

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注]岑参（约715—770），盛唐著名的边塞诗人，与高适并称“高岑”。官至嘉州刺史，故世称“岑嘉州”。

^[1]白草：据说是西北一种草名，经霜后草脆，故会被风吹断。

^[2]锦衾薄：指天气严寒，连锦缎的被子都显得单薄了。

^[3]角弓：两端用兽角装饰的硬弓。都护：汉唐时均在西域设有都护府，都护府长官称都护，负责管理西域各国事务。此处泛指驻守西域的将领。

^[4]瀚海：沙漠。阑干：纵横交错的样子。这句说大沙漠里到处都结着很厚的冰。

^[5]中军：古时军队分为中、左、右三军，中军为主将率领，此处指主将的营帐。饮归客：宴饮归京的人，指武判官。

^[6]辕门：军营的门。

^[7]轮台：唐北庭都护府的下辖县。

【赏析】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是唐代国力最强盛的时期。作为“盛唐气象”的表征之一，便是在边境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从东北方向的契丹到北方的突厥，从西南方向的吐蕃到西域的天山南北及至中亚一带，唐王朝在总体上占据了明显的优势。而频繁的边境战争和将士得胜后的立功受赏，也引起了当时诗人们的普遍关注。一方面，边塞诗的创作开始在盛唐诗坛流行；另一方面，很多诗人或是从军入幕，或是只身漫游，有了亲身游历塞外的经历。例如王维曾任河西节度副大使崔希逸的判官，高适曾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掌书记，李白、王之涣、王昌龄、王翰、李颀、崔颢等著名诗人都曾“一窥塞垣”，到过幽州、并州等边塞地区。其中出塞最远、在塞外生活时间最长的，则非岑参莫属了。

岑参曾两度出塞，先是入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后又入安西和北庭节度使封常清幕府。长期的塞外生活，为岑参的创作提供了多姿多彩的素材；岑参自己又有旺盛的好奇心、丰富的想象力，这使岑参的边塞诗不论是写战争、写民俗还是写风景，都显得雄奇瑰丽，成为盛唐边塞诗中的一座丰碑。

这首《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是岑参的代表作。从题目看是一首送别诗，但诗的开头，诗人却首先为“胡天八月即飞雪”的气候感到诧异，这是在中原地区没有经历过的。然后就彻底地沉浸在雪花漫天飞舞的美景之中，诗人恍若看到春天的梨花盛开，随风起舞，洁白纷繁。不过毕竟不是春天，除了春天的美丽，这里还有春天所没有的寒冷。这寒冷是连狐裘和锦衾都难以抵挡的，而将士们手持冰冷的武器，身穿沉重的铠甲，想一想都会感到一种刺骨的冷。

就在奇寒的天气里，武判官将要启程回京了。照例有置酒饯行，照例有音乐歌舞，但是诗人却没有把镜头给送别场景中的人。我们看到的是天空布满阴沉的乌云，雪花仍在纷纷扬扬地飘落，军营大门前旗杆上的红旗在浑然莹白的天地间十分醒目，可是尽管北风呼啸，红旗因为严寒而被冻住，并未随风招展。

诗歌的最后，武判官乘马而去，在雪地里留下一串马蹄印迹向着远方延伸。而诗人，还在大雪中伫立，向着武判官离去的方向眺望。这最后一联显露了诗人对武判官的惜别之意。而诗人在整个送别场面中传达的，与其说是离别的感伤，不如说是塞外的奇寒。

逢入京使
岑参

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1\]](#)

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1\]](#)龙钟：湿漉漉的样子。此处指流泪不止，以袖拭泪，泪水沾湿双袖。

【赏析】

现代人或许很难再能理解古人的思家之情了。不论身在何地，走得多远，当今快捷的交通工具，即时的通讯方式，都能使我们和家人随时保持联系。心里的思念刚刚生发，就可以立即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听到彼此，看到彼此。但是也因此，就不容易如古人那样思念到刻骨铭心的地步。

当古人远行万里，少则几个月，多则若干年。这期间传递音讯更是千难万难，所以古人在无可奈何之中，有时会幻想天空的大雁或是水中的鱼能够为自己做信使。比较靠谱的方式，就是恰好遇有朋友、熟人要回家乡，请他帮忙带信给自己的家人。这种机会不多，遇到了当然要倍加珍惜。

岑参的这首《逢入京使》，所写就是在远赴西域的路上遇到东归的友人，可以请友人为自己捎带音讯，这是何等的惊喜；而漫漫征途上不断发酵的对家乡和家人的思念，也由此触发，以至于“双袖龙钟泪不干”。心中自然有千言万语想对家人诉说，然而旷野荒原，两人又各携使命，既无纸笔可以写信，也没有时间容他驻马细细嘱托，只有请友人转告自己的家人：自己在外一切安好。

是啊，家中人对于远行人最关切的牵挂、最深挚的祈愿，不就是希望他平安归来么？

春梦
岑参

洞房昨夜春风起，遥忆美人湘江水。[\[1\]](#)

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

[\[1\]](#)洞房：此处指卧室、内室。

【赏析】

在盛唐诗坛，这首诗可说是写得旖旎至极。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宋朝的晏几道曾有词说：“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梦就是这么随心任性，现实中的诸多无奈，诸多束缚，诸多不如意处，它都可以无视。于是恋情受阻的人，就常常借助于梦，在梦中遂成心愿。这叫作春梦。

岑参的这场春梦，迷离恍惚。他的心中那位美人是谁？他和美人之间有什么故事？那位美人远在湘江畔，他是否知道确切的地点？他和美人为什么不能在一起？

所有这些，岑参都留给了读者自己去想象。他只记下了自己的这场梦。他和美人相隔遥远，而梦能跨越时空。在梦中他瞬间千里，在梦中他可以纵情追寻。曾经的柔情，现今的思慕，如春天般美好，他在梦中都不再遮掩。

春梦是美好的，春梦也是空幻的。梦醒时分，不见梦中人，又将是怎样的怅惋，怎样的忧伤？

枫桥夜泊
张继[\[注\]](#)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注\]](#)张继（生卒年不详），湖北襄州（今湖北襄阳）人。唐代诗人，唐玄宗天宝年间中进士，约卒于唐代宗大历末年。

【赏析】

一千多年前的那个夜晚，张继的船停泊在寒山寺外的河岸边。月亮已沉沉落下，无边的夜色中，传来几声乌鸦的啼叫。张继在船中辗转难眠。长夜漫漫，旅途孤寂，越发感觉到秋天深夜的寒冷，似乎整个世界都浸洗在寒霜之中。

江边的枫林，比暗夜更暗，勾勒出黑魑魑的轮廓。江上几点渔灯，如萤火一般，鲜明而微小。孤独就像这夜色一样无边无际，无可排遣的愁绪倒像一位不离不弃的旅伴，挥之不去。

就在张继难以为怀的时候，不远处的寒山寺响起了钟声。在寂静的夜晚，一声接一声的钟声显得格外悠长，从寒山寺悠然飘来，飘荡进船内。随着每一声钟响的余音袅袅，张继的愁绪也在拉长，在弥漫。

一千多年前的那个夜晚，那个夜晚的枫桥和寒山寺，就这样被张继定格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个夜晚的钟声，则穿越了千年历史，至今回响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

除夜宿石头驿^[1]

戴叔伦^[注]

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

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

寥落悲前事，支离笑此身。^[2]

愁颜与衰鬓，明日又逢春。

^[1]除夜：除夕之夜。石头驿：在今江西新建区赣江西岸。驿，驿馆。

^[注]戴叔伦（732—789），润州金坛（今属江苏）人。中唐诗人。

^[2]寥落：冷落。支离：身体衰弱。

【赏析】

对于无始无终的时间而言，每一年，每一天，都是相同的。但是我们却会赋予时间以意义，在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日子会比其他日子更特别。例如除夕这一天，它意味着一年的结束，让人更鲜明地意识到时间的流逝，乃至生命的衰老；在习俗上它又意味着阖家团聚，温暖幸福。因此当诗人吟出“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就显得尤为凄苦。

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时间点，别人家都是杯盘笑语，而自己孤馆寒灯，独身一人，离家万里，这时候更容易回首身世，更容易自叹自怜，诗人感到一生都如今天一般凄苦：“寥落悲前世，支离笑此身。”明天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新的一年开始，是一个象征着欢笑和希望的日子，然而诗人体会到的，却只有忧愁与衰老。

每个人都难免有困顿落寞、情绪黯淡的时候，难免会感叹万事惟艰，人生实难。不过这时候应该学会调整心态，换一种眼光打量自己。如果意识到了“明日又逢春”，何不一展愁颜呢？

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刘长卿^[注]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1]

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注]刘长卿（约726—约786），字文房。宣城（今属安徽）人。后迁居洛阳，河间（今属河北）为其郡望。唐代诗人，玄宗天宝年间中进士，诗以五言见长，称“五言长城”。

^[1]白屋：指平民所住的房屋，不作彩饰。或认为指以白茅作屋顶的房屋。

【赏析】

“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是古人出门行旅的守则。如果走在荒山野岭中，天黑前没能找到投宿借助的驿站或人家，旅行者可能面临很危险的境况。不仅吃饭睡觉不知如何解决，还可能会有野兽袭击，或者强盗打劫。即便最终平安无事，旅行者内心的恐惧却是必不可免的，就像贾岛《暮过山村》中所写的：“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

你可以想象，“日暮苍山远”，在一名旅行者眼中该是怎样一幅令人恐慌不安的画面。而突然看到一所房屋，心中又该是怎样的惊喜欣悦！在天寒地冻中，在荒山野岭中，出现孤零零一座简陋的茅屋，这画面无疑是萧条冷落的。可对于饥渴劳顿的旅行者来说，却不啻于看到福音。

当旅行者敲开这所“白屋”的门，他一定受到了热情的招待。这所“白屋”，不知为多少旅人提供过住宿。旅行者安顿下来，也许就要进入梦乡时，主人回来了。在风雪交加的夜晚，道路一定异常难行。不过主人一路走来，心中不会有恐慌。因为他知道自己是在走向温暖，走向安定；不论路途多么艰辛，最终他会看到熟悉的灯光，听到欢快的犬吠。

云阳馆与韩绅宿别^[1]
司空曙^[注]

故人江海别，几度隔山川。
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
孤灯寒照雨，湿竹暗浮烟。
更有明朝恨，离杯惜共传。^[2]

^[1]云阳馆：云阳县的驿馆。云阳，在今陕西省。

^[注]司空曙（约720—约790），涪州（今属河北省）人。中唐诗人，擅长五律，为“大历十才子”之一。

^[2]恨：遗憾。

【赏析】

这首诗中的情感可谓“悲欣交集”。

曾经的好友，久别多年，天各一方，不期然地在旅途中重逢，既惊喜，又不敢相信。当第一眼认出对方的时候，简直怀疑在梦里了，这是刹那间地由惊而喜。待到定下心神相互打量，注意到了彼此的变化，回想分别以来自己经历的种种，又不由得由喜而悲。

司空曙及其同代的诗人都是出生于盛唐，在成长阶段经历了安史之乱，目睹了唐王朝的由盛转衰，亲身经历了多年战乱，备尝颠沛流离的艰辛。他们不再如初盛唐诗人那般壮志凌云、潇洒豪迈，他们更多感到个体在乱世中的无力和无奈。他们的诗歌的基调也总是感伤哀叹。当司空曙在这首诗里表达离别之意时，已没有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高朗，也不见了“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自信。他们把握不了自身的命运，现在短暂相遇，明天就将各奔一方，而下次见面，便渺不可期了。

“孤灯寒照雨，湿竹暗浮烟”，渲染了这一夜黯淡悲凉的情绪，也是司空曙他们一代人心境的真实写照。

滁州西涧
韦应物[\[注\]](#)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注\]](#)韦应物（约737—约791），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官至苏州刺史，故称韦苏州。中唐著名诗人，擅长写山水田园诗，后人将他与王维、孟浩然、柳宗元并称为“王孟韦柳”。

【赏析】

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提出艺术境界可以划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两种。按照王先生的标准，韦应物这首诗刻画出了“无我之境”。瞧，在春天傍晚的野外，涧边青草丛丛，随意生长，树冠枝叶茂密，有黄鹂清脆的鸣叫声从枝叶中传出，只闻其声，不见其处。一阵雨过后，涧中水势上涨，水流湍急。渡口一只空空如也的渡船横在岸边，既没有摆渡人，也没有要渡河的行人。这首诗中没有人，只有充满野趣的大自然。

不过“无我之境”其实并非真的无我，只是让“我”隐藏起来，藏到诗的更深处。而且不论怎样隐藏，总会露出痕迹。这首诗开头的第一个词“独怜”，便让“我”若隐若现地显露出来了。“独怜”即偏偏喜爱，原来这看似无人的世界，诗人一直站在旁边，眼中带着欣喜。

王国维先生又说：“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诚然，这首《滁州西涧》，真是优美极了。

寄全椒山中道士^[1]

韦应物

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2]

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3]

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

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

^[1]全椒：县名，今属安徽省。

^[2]郡斋：韦应物的衙署中的官舍，此时韦应物任滁州刺史。

^[3]荆薪：柴草。煮白石：东晋葛洪《神仙传·白石先生》记一位得长生不死之术的白石先生“常煮白石为粮”，后以借指道家修炼。

【赏析】

这首诗如随口自语，毫无雕琢，却有一种非常真挚动人的力量。

一位是地方官员，每天案牍劳形，往来应酬，在名利场中周旋。一位是山中道士，隐居深山，远离红尘，潜心采药炼丹。

在一个秋天的黄昏，官员公务之余，独坐斋中，忽然感到了冷。既是秋风秋雨带来的气候的冷，也是从忙忙碌碌中突然脱离出来后的冷落。但也就是在这样的时刻，一个人才会静下来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真实的情感才会从心中显现出来。

官员坐在房中，望向窗外的远方，风雨凄凄，想到了全椒山中的那位道士朋友。修炼生活一定很清苦寂寞，此时的山中一定更冷。他想去拜访，和道士饮酒闲聊。可是又一转念，落叶满山，道士已如仙人一般，缥缈难寻。

在天气变化的时候，对朋友问寒问暖，再平常不过的念头之中蕴含着殷勤的关切。看似平淡实则温厚的友情，即便是方外之士，也一定会被感动吧。

塞下曲六首（其二、其三）

卢纶^[注]

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

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

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注]卢纶（约742—约799），河中蒲（今山西永济）人。中唐诗人，为“大历十才子”之一。

【赏析】

这两首诗分别化用了西汉两位名将的故事。第一首诗取材于李广。据说李广有一次打猎，将乱草丛中的一块石头误作老虎，一箭射去，射中石头，整支箭竟几乎都要穿入石头之中。第二首诗取材于卫青。卫青率军远征漠北，与匈奴单于的大军遭遇，双方展开激战，战至日落时分，忽然风沙大作，单于带几百人逃跑，卫青派轻骑连夜追赶。

卢纶以这两件事入诗，并非简单地复述或袭取，而是进行了再创作，通过想象增加了新的元素。首先他注意到了环境的塑造。第一首中“林暗草惊风”是原来的故事中没有的，这一句突显了一种紧张甚至惊悚的环境，很自然地引发了“将军夜引弓”的动作。第二首中“月黑雁飞高”，既塑造了战场惨淡的环境，又用比兴手法照应了下一句的“单于夜遁逃”。

这两首诗还特别成功地运用了特写镜头。第一首诗里并没有去絮絮叨叨地强调将军如何镇定从容、箭术如何超群、膂力如何惊人，所有这些只用一个特写镜头就表达出来了，就是“没在石棱中”的那支箭尾部的“白羽”，这样一个特写镜头推出来，观众（读者）必然会发出赞叹的惊呼。第二首诗里也没有写将军如何率军奋勇作战，战斗多么激烈，而是选取了一场激战接近尾声时单于败逃、我军追击的一个场面。这个场面中又给了大雪之中战士的武器一个特写镜头，战斗的艰苦和将士们的奋勇精神、昂扬斗志都不言而喻了。

卢纶的再创作是如此成功，以至于读者即使不知道这两首诗的本事，也不妨碍理解和欣赏。而这两首诗，也确实比它们的本事更加脍炙人口，深受喜爱。

寒食^[1]

韩翃^[注]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2]

^[1]寒食：古代传统节日，在清明节前两天。这两天里家家禁火，只吃冷食，故名寒食。

^[注]韩翃（生卒年不详），南阳（今属河南）人。中唐诗人，“大历十才子”之一。

^[2]五侯：西汉和东汉都有“五侯”。西汉成帝时外戚王氏一家有兄弟五人同日封侯，汉桓帝时曾有宦官五人同日封侯。另外也有人认为指东汉外戚梁氏一族的五侯。此处以五侯泛指豪门权贵。

【赏析】

长安的春天花开不断，自立春开始，杏花、李花、桃花，梨花，直到暮春时的牡丹，次第绽放。长安人喜欢春游，似乎整个春天都是出游的日子。从“长安二月多香尘，六街车马声辘辘”，到“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再到“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这是至今我们还能在唐诗中读到的繁华热闹。而在写长安春天的唐诗中，韩翃的《寒食》可能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首了。

不过不同于其他诗歌极力描写长安的红尘滚滚、寻欢行乐，这首诗中的长安一下子安静了下来。依然是春天，依然是长安，清风吹来，朱雀大街两边柳条轻拂，满城落花飘舞。没有往来奔驰的骏马轻车，没有叫嚣喧呼的富少妖姬，长安的美丽中多了几分矜持和端庄。寒食节禁火，让长安城又增添了几分清冷。唯有皇宫之中点亮了蜡烛，皇帝再将点燃的蜡烛分赐给权贵近臣。从皇宫到少数权贵之家，烛光点点，轻烟袅袅。不作富贵语，但这首诗中的长安，具足了皇家的气象、帝都的气派。

据说唐德宗有一次欲任命韩翃为驾部郎中知制诰，当时的江淮刺史也叫韩翃，承命的大臣就进一步请示任命的是哪一个韩翃。德宗在请示的奏折上写下这首诗，然后在旁边批道：与此韩翃。

假如这首诗真如有人所认为的暗含讽喻之意，讽刺了宦官专权的政治现象，那么唐德宗是不会如此欣赏这首诗的。

喜见外弟又言别^[1]

李益^[注]

十年离乱后，长大一相逢。

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

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2]

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几重。^[3]

^[1]外弟：表弟。

^[注]李益（748—约829），字君虞。陇西姑臧（今甘肃武威）人。中唐诗人。

^[2]沧海事：《神仙传》中仙女麻姑对王方平说，“接待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

^[3]巴陵：唐巴陵县，今湖南岳阳。

【赏析】

战乱中，流离失所的人们在仓皇中相遇，仿佛似曾相识，但又不敢确定。于是上前端详，询问姓氏，让对方有些惊异。但当说到名字时，儿时的记忆络绎奔涌而来，随即班荆道故，兴致盎然，开始热烈地谈论儿时的嬉戏、亲友的变故、婚丧嫁娶、生老病死，有的让人意外，有的让人唏嘘。

“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其中问、惊、称、忆一系列动词精准地捕捉住了乱世中的兄弟长大后相逢时的戏剧感，将试探、惊异、回忆、意外之喜的过程细致地表现出来。于是，盛唐的繁华、儿时的无忧从记忆的深海中浮现，与当下的褴褛愁苦叠加，使“十年离乱后，长大一相逢”十个字血肉饱满起来。“一相逢”里包孕了十多年来的前尘往事和心路历程。这一瞬间，诗人遇到的何止是外弟，更是曾经的自己。人生几堪回首，不经意地回溯不由翻动早已平复的心潮起伏和离乱之感。此时，薄暮的钟声响起。声音回荡、盘旋，然后慢慢淡去，如同渐渐抚平的心绪。在苍茫杳远的意境中，各自起程吧。“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几重。”

夜上受降城闻笛^[1]

李益

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2]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1]受降城：灵州城，贞观年间唐太宗在此受突厥降，故名。

^[2]回乐烽：灵州西南的属县回乐县的烽火台。

【赏析】

大漠荒寒，平沙似雪，关塞屹立，冷月如霜。烽火台、受降城笼罩在一片迷茫幽邃的月色中。原本杀伐果决、坚毅挺拔的英锐士气此时渐渐消退了，取而代之的是心中柔和的情感。战争苦寒，不由渴望慰藉；边地寥廓，让人思念家人。月色下，难以言状的怅惘涌上心头。

此时，不知何处传来一曲胡笳声，声调悲凉，征人心中隐微的孤独与乡愁都被触发了，举头望月，何处故乡。“一夜”和“尽”写出了此景、此情对于征人的普遍与深长。但深想，他们还回得去吗？乡思中也许夹杂着他们对战事的忧思与不安。回乐回乐，但愿回乡，平安喜乐。

全诗先由景物渲染，后缓缓触发乡情。王昌龄的《从军行》则与之正相反：“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先写烦乱不定的别情，最后以景结情，使缭乱的心绪在边关月色中获得抚慰和平静。王诗意蕴雄浑含蓄，李诗风调细致悲凉，正是盛唐与中唐边塞诗的典型。

游子吟

孟郊^[注]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1]

^[注]孟郊（751—814），字东野。湖州武康（今浙江湖州德清）人。中唐诗人，与韩愈并称“韩孟”；又与贾岛一起，有“郊寒岛瘦”之称。

^[1]三春晖：春天的阳光。三春，春天的三个月分别称孟春、仲春、暮春。

【赏析】

母爱，在特殊时刻会以轰轰烈烈、惊心动魄的方式展现出来；而在绝大多数时候，母爱又表现在极其平凡的小事上，不被我们注意。母爱的伟大，是我们每个人都亲身感受到，却又是语言难以确切表述出来的。

孟郊的《游子吟》，所写就是一件小得不能再小、平凡到不能更平凡的事件——临出远门前，母亲为儿子缝制衣服。从小到大，母亲为子女不知缝制过多少件衣服，在母亲做来是理所当然，在儿女看来也是心安理得。而这次就要出远门了，母亲再次为儿子缝制衣服，还像以往那样。不过担心儿子在外太久，不知何时才能回家，这次缝制得更为细密，更为结实。母亲的担心和关心都无言地融入了这一针针一线线之中。儿子的心被触动了，意识到了平时被自己所忽略的母爱。母爱就像春天的阳光，无私、博大，时时刻刻哺育儿女的成长，从不求回报。而儿女们就像在阳光下茁壮成长的小草，怎么能报答得了阳光的哺育呢？

也许可以这样说，这首诗不仅仅是表现了母爱的伟大和无私，更是表达了天下儿女的感恩与愧疚，和他们对母亲的爱。

题都城南庄
崔护[\[注\]](#)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注\]](#)崔护（？—831），蓝田（今属陕西）人。中唐诗人。

【赏析】

有人说：第一个把女人比作花的是天才，第二个把女人比作花的是庸才。这句话有点夸张，把娇艳美丽的女人和娇艳美丽的花联系到一起，好像不能算作多困难的事。特别是在女人和桃花之间，两千多年前的《诗经》里就已经说过“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在过了一千多年后，又有一个人用桃花来比女人，可我们也并不觉得他是庸才。这个人就是崔护。

崔护再次以桃花赞女人的美丽，并非拾人牙慧，这个比喻在崔护那里变得比《诗经》中更妙。《诗经》里的“之子”与桃花之间，还有一点距离；而崔护的《题都城南庄》中，直接将“人面”与桃花并置在一起，青春美丽少女如鲜艳的桃花一样的画面便呼之欲出了。而且这个画面是去年今日所见，经过了时间的过滤，现在回想，便愈加生动鲜明。

然而这样的画面只能在记忆中去寻找了，今年故地重游，曾让自己动情的少女已然不知去向，只有门前的桃花还如去年一般在春风中绽开。

物是人非，睹物思人，最是让人惆怅。人生之中，我们曾与多少美好的事物擦肩而过？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1]

韩愈^[注]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2]

^[1]左迁：降职。蓝关：即蓝田关，地处陕西秦岭北麓，自古为关中通往东南诸省的要道。侄孙湘：韩愈侄子的儿子，名韩湘。

^[注]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南阳（今河南孟州市南）人。中唐著名文学家，世称韩昌黎、韩吏部；倡导古文运动，被誉为“文起八代之衰”，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2]瘴江：古人认为岭南地区江水中能散发令人致病乃至死亡的瘴疠之气，故而称之为瘴江。

【赏析】

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派使者去凤翔迎佛骨舍利入大内。时任刑部侍郎的韩愈上《论佛骨表》，痛斥佞佛之荒唐，触怒唐宪宗，险些被处以死刑。幸得宰相裴度等人说情营救，免去一死，贬为潮州刺史。诏书一下，即刻启程，连与家人告别的时间都不给，而他的家人也被逐出京城，他的一个女儿因此惊吓而死。一家人仓皇至极，也凄凉至极。直到韩愈行至蓝关，他的侄孙韩湘才追上来，告知家人的消息。韩愈满怀悲愤，写下了这首诗。

韩愈致力于儒学复兴，排斥佛教，以卫道者的姿态谏阻宪宗迎佛骨，言辞激烈，即便因此惹恼皇帝也在所不惜。“朝奏”“夕贬”形成鲜明对比，可见他获罪之速；“路八千”可见他受罚之重。“云横秦岭”“雪拥蓝关”，可见眼前道路艰危，困顿坎坷。但他并不后悔，他相信自己是正确的，是在“除弊事”，无论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都是值得的。他也为自己的结局做好了心理准备，未来自己恐怕会死于贬所，他告诉韩湘：“好收吾骨瘴江边。”

不论当下招致多么严重的挫折和打击，也不论未来的命运多么黯淡和无望，韩愈没有丝毫畏惧和退缩之意。他坚持着自我，坚持着内心认定的真理。他的这种坚持和承担，可以向上追溯到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韩愈对后世的感召力量，除了他的文学上的杰出成就，还来自他这种光辉的人格。

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其一）^[1]

韩愈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2]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3]

^[1]水部张十八员外：指张籍。张籍时任水部员外郎，在兄弟辈中排行十八。

^[2]天街：指京城长安的承天门大街，与皇帝居住和处理朝政的太极宫相连，路面非常宽阔。酥：以牛羊乳制成的酪类食物。

^[3]绝胜：远远超过。

【赏析】

韩愈也写过《晚春》，晚春的景色要更好写，因为晚春有“百般红紫斗芳菲”，有杨花榆荚“惟解漫天作雪飞”，风光满眼，纷至沓来。而“早春”能写什么呢？北方的早春还笼罩在严冬的余威之下，百花尚在蛰伏，树枝还是光秃秃的，到处都是荒凉萧条的景象。

可是诗人是敏锐的，他率先感受到了春天。初春的小雨湿润了承天门大街，铺成街道的黄土解冻了，表层像乳酪一样滋润。在街道的边沿，去年的枯草丛中，悄悄长出了纤细的小草，它们小心翼翼，唯恐被人发现。低头近前看还是去年的枯草，可是纵览远望，一层若有若无的绿色还是浮现了出来，而且一天比一天明显，很快就将藏不住了。那时所有人都会意识到：春天来了。

而现在，诗人是春天的最早发现者。这时候的春天，虽不盛大，却蕴含着欣欣之意，给你惊喜，给你希望。那满城杨柳堆烟的暮春时节，不是不美，却已到了盛极而衰的时候。两相比较，诗人毫不掩饰地厚此薄彼了。

节妇吟^[1]

张籍^[注]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

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2]

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3]

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4]

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1]节妇：此指坚守节操、对丈夫忠贞的妻子。

^[注]张籍（约767—约830），吴郡（今江苏苏州）人。中唐诗人，与另一位中唐诗人王建并称“张王”。

^[2]罗：丝织品。襦：短衣。

^[3]良人：古代妻子称丈夫。明光：明光殿，指皇宫。

^[4]拟：打算。

【赏析】

梁武帝萧衍曾写过一篇题为《河中之水歌》的诗，讲一个名叫莫愁的女孩嫁入富贵之家，却还对曾经的一位邻家少年念念不忘，“恨不嫁与东家王”。张籍的这首《节妇吟》，写的则是一个女子在婚后又遇到一位狂热的追求者，追求者赠送给她珍贵的“双明珠”，女子一度也被感动，但想到自己的丈夫，最终还是将明珠奉还，拒绝了对方。

后人论此诗，对节妇的行为颇不以为然，认为节妇先是接受对方馈赠，送还时表现得柔情缱绻，节妇的节行也实在岌岌可危了。姑且不论后人的标准是否苛刻，张籍此诗的用意并不在歌颂“节妇”，而是用来自喻。在有的版本里，这首诗的题目下还有一个小注：寄东平李司空师道。

李师道是当时实力最强大的割据军阀之一，且与中央的对立态势十分明显，曾派刺客潜入京城刺杀了力主削藩的宰相武元衡，另一位宰相裴度也被刺伤。李师道征聘张籍做自己的幕僚，张籍一方面拥护唐王朝，另一方面也不愿得罪李师道，故而写了这样一首诗，通篇用比兴，将自己和唐王朝比作节妇和良人，明确自己的忠贞之节，“事夫誓拟同生死”；另外又委婉地拒绝了李师道，不是你不好，只是“恨不相逢未嫁时”。

的确，诗中的“节妇”表现出了很矛盾的心态和行为，由此也招致了后世很多人的非议和批评。不过，在现实生活中，不是所有人都能在最正确的时候遇见最爱的人，“恨不相逢未嫁时”的遗憾恐怕并不鲜见吧。

秋思
张籍

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

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

【赏析】

西晋时候，一位吴郡人陆机在洛阳做官，长期与家人离别，欲写信给家人，却苦于无人能够送信，就把信系在自己养的一只狗的脖子上，让它跑回吴郡，代为送信。这就是“黄耳传书”的故事。

还是西晋时候，另一位同样在洛阳做官的吴郡人张翰，见秋风吹来，想念家乡的鲈鱼、莼菜等美味，干脆辞官回家。

过了大约四百年，又一位在洛阳做官的吴郡人张籍，在秋风吹来时，勾起了对家乡和家人的思念。不过他比两位先辈幸运的地方是，他有信使可以代为送信。

首句“洛阳城里见秋风”，既写实又用典，写环境，恰好触发思念之情；用典，则不着痕迹。这一句十分巧妙，更巧妙的是诗人只选取了一个细微的动作——“行人临发又开封”，将很难表述的对家人深切的思念很形象地表达了出来，让读者都能感受到：对家人无尽的思念和牵挂，岂是一封信能说得完的？

新嫁娘词三首（其一）

王建^[注]

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

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1]

^[注]王建（约767—约830），许州（今属河南许昌）人。中唐诗人，与张籍并称“张王”。

^[1]姑：婆婆。小姑：丈夫的妹妹。谙（ān）：熟悉。

【赏析】

婆媳关系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难题，但并非无解。瞧这位新嫁娘，新婚三日，按照习俗开始下厨做饭，这标志着她开始成为这个家庭的正式一员。而能否被这个家庭真正接纳，婆婆的态度至关重要。新嫁娘早已考虑周详，成竹在胸。她明白这第一顿饭的重要性，做好这一顿饭是让婆婆满意的第一步。是否符合婆婆的口味，则是这顿饭成功的关键。那么如何探知婆婆的口味呢？新嫁娘用了一个巧妙的方法——先遣小姑尝。这一家人此前的饭食，一直是婆婆做的。小姑的饮食习惯和口味当然是由婆婆塑造的，是跟婆婆保持一致的。小姑能够被新嫁娘“遣”，也可见她此时必然还是一个小女儿，全无心计，不会想到嫂子的目的。而新嫁娘也就在不动声色中获得了关于婆婆口味的第一手资料。

《诗经》里祝福新嫁娘时说：“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这首诗里的新嫁娘智慧可人，在这样一件小事上都考虑得如此细致周到，婆婆怎会不喜爱呢？她一定能够让夫家和睦，为夫家带来幸福的。

秋词二首（其一）

刘禹锡[\[注\]](#)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注\]](#)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人。与柳宗元一起参与“永贞革新”，世称“刘柳”，晚年与白居易并称“刘白”。

【赏析】

悲秋，是历代文人的传统主题。从宋玉的“悲哉，秋之为气也”，到汉代的“秋风萧萧愁杀人”（《古歌》），再到杜甫的“万里悲秋常作客”，悲秋似乎成了一种惯性，一种程式。但刘禹锡说：“我言秋日胜春朝。”以响遏行云的一声断喝，推翻悲秋主题，让天下人耳目一新。

“晴空一鹤排云上”勾勒了一幅明净的秋景图：一碧如洗的寥廓高天上，一只白鹤腾空而起，直上云霄，仿佛还能听见“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鲜明的色彩、昂扬的精神、响彻云霄的鹤唳、令人感奋的速度，此情此景，让人不由心胸旷远，精神发越，“便引诗情到碧霄”！秋天，一样可以饱满高昂。

眼中之景，往往是胸中气象。秋天是阴惨衰飒，还是丰收高朗，往往能见出一个人的内在风骨。刘禹锡因永贞革新失败而被贬朗州，面对人生的秋天，他热烈地赞颂，之后的冬天便能坚强度过。朗州十年、连州四年、夔州三年、和州两年、苏州汝州同州共五年，作为朝之重臣，刘禹锡被贬离京这么多年，四处奔走，仍能精神健旺，支撑到七十一岁，这需要豪迈的气概与坚强的自信，《秋词》便是起点与明证。

竹枝词二首（其一）
刘禹锡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赏析】

同样被贬出京，刘禹锡并未像好友柳宗元一样“悄怆幽邃”，他倒兴致勃勃地向当地人学习民歌创作，发展出文人诗和民歌结合的新道路。被贬朗州和连州期间，他一直坚持习作。十多年后，他因贬得福，来到了《竹枝词》的故乡——夔州。刘禹锡在这里亲自观摩“联歌竹枝”的盛会，还学习了《竹枝词》的演唱技巧，刻苦练习后甚至达到了“听者愁绝”的高妙境地。这首《竹枝词》正是他在夔州时的文字佳作。

诗的女主人公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心有所属，又颇为矜持。早春时节，杨柳绽青，江水平堤，空气中飘浮着杳渺的情丝。这时，传来她心上人的歌声，歌声悦耳却又捉摸不定，他到底对自己有意还是无心呢？她揣摩许久，觉得看似无情，大概还是有意的吧。六朝乐府民歌里常见的谐音双关——“晴”通“情”，“丝”同“思”，“莲”谐“怜”——用来表现少女含羞宛转的心意真是再合适不过了。春夏之际，南方的天空往往这边乌云翻卷，那边却红日高照，一片晴朗。诗人以这种气候来摹写少女先惊喜，后疑虑，终究有些忐忑的心情，真是移情入景，物我相融。让人不由想，男孩之后会不会给出更明朗的爱的信息，让这可爱的姑娘少费些思量呢？

乌衣巷
刘禹锡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赏析】

三国时东吴曾在乌衣巷设军营，军士皆穿黑衣，故名。东晋时，王、谢两家贵族多居于此。朱雀浮桥是连接金陵与乌衣巷的必经之路。可以想见当年桥上车马喧腾，冠盖往还，金鞭络绎，热闹非凡。如今却只剩下野草闲花，自生自灭。“野”字点睛，给人以强烈的今昔之感。高尚街区乌衣巷也曾雕梁画栋，金宇重重。然今只有夕阳西下，暮霭沉沉。

今昔对比是咏史诗常见的表现手法，只是有些诗歌显，有些诗歌隐。《乌衣巷》一、二句中地名与景致的对举，已流露浓浓的今非昔比之感。三、四句则将此与永恒自然对照，以不变的大自然参照出人事沧桑。燕子依旧归巢，而房屋却已易主。王谢豪宅沦为老百姓的栖身之所，潇洒任性的“王谢风流”已荡然无存。自然与人事的对照使人在怅惘的同时更多一分渺小的悲哀。

《乌衣巷》辞浅境深，篇幅短小，却呈现咏史诗的两种表现手法，深刻且生动，无愧于千古佳作。

石头城
刘禹锡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1]

^[1]淮水：今秦淮河，横贯金陵城，六朝时秦淮河畔是金陵最繁华的区域。女墙：矮墙，指城垣上的墙垛。

【赏析】

刘禹锡并未到过金陵，在历阳任地方官时，对金陵很向往，于是凭想象写成了这套组诗，《石头城》是其中一首。

“山围”点出金陵的地理形势：群山环绕，确有“虎踞龙盘帝王州”的森严气象。“故国”二字包含了曾经的历史荣光，市列珠玑，户盈罗绮，周围山村水郭宛然尚在。但偌大一个金陵城如今已是“空城”，“家”徒四壁，空空如也，连来光顾的潮水也索然无味地掉头而回了。只有淮水东边的旧时月，还念旧情，在夜深时分前来看望。一座城池的盛衰兴亡之感被潮水和明月渲染得格外深长。仿佛在说，故国金陵已鲜有问津者，即使有，也只是出于念旧，甚或索然而归。

白居易读到“潮打空城寂寞回”一句后称赏不已，慨叹“吾知后之诗人不复措词矣”。巧妙的拟人使全诗荒凉孤寂，却又别开生面，新意盎然。可见刘禹锡不仅善于营造雄浑老苍的氛围，也能将旖旎巧思形诸笔端。

西塞山怀古^[1]

刘禹锡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2]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3]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4]

^[1]西塞山：今湖北大冶市东，是长江中游的军事要塞之一，东吴曾以之为江防要地。

^[2]王濬：西晋益州（今成都）刺史，受晋武帝命，造楼船可容二千人。太康元年（280）正月，王濬率船沿江而下，直取吴都建业（今南京），吴主孙皓出降。金陵王气：今南京，战国楚威王见其地有王气，乃埋金以镇之，故称金陵。

^[3]千寻铁锁：东吴为抵阻王濬水师，曾在西塞山横江设铁锁，王濬以火焚断之，长驱而下。石头：石头城，金陵之别称。

^[4]四海为家：四海归于一，指全国统一。《史记·高祖本纪》：“天子以四海为家。”

【赏析】

横扫千军的气概，鳞次栉比的楼船，黯然飘逝的王气，沉入江底的铁锁，军垒后抖抖升起的白旗。西晋攻东吴的历史画面铺展开来。东吴认为天险足凭，仅以铁锁抵挡，最终铁锁沉江，败退亡国。一方来势汹汹，一方恃险固守，诗人心中的褒贬含蓄而鲜明。

五、六句以矫健的笔力囊括六朝更迭，无数历史画面迅速掠过，但西塞山依然冷峻地在那里。此句不仅以永恒的自然来反衬朝代沦替，“寒”字还隐含着历史的沉思：山形依旧险峻，历史的悲剧依然屡屡发生，这是为何？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修明政治才是长治久安的关键。如今天下虽然太平、四海可为家，但西塞山的天堑是否足以凭恃，以保证东南地区的长治久安？“故垒萧萧芦荻秋”的意境警策萧瑟，引人深思。

中唐以来，藩镇拥兵自重，元和初年，李錡就曾据江南东道叛乱。因而本诗并非泛泛的历史情怀，而以咏史诗的形式表达有针对性的政治讽谏。刘禹锡毕竟曾任朝中要员，与一般文人的泛泛感慨不同。可贵的是，途经西塞山时，诗人已被贬离京近二十年，但他对这个国家仍有着深深的忧虑和关怀，令人感佩。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1]
刘禹锡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1]乐天：白居易字。

【赏析】

永贞元年（805）九月，诗人因政治革新失败而被贬出京，先后在朗州、连州、夔州、和州等地任职。自首次被贬出京到此次应召回京，诗人谪居在外已有二十三年了。因此说“二十三年弃置身”，“弃置”固然有些哀怨，倒也坦直有力。

“闻笛赋”出典于晋人向秀的《思旧赋》。向秀的好友嵇康、吕安被政治迫害致死后，向秀路经他们的故居，此时邻人的笛声寥亮，让他想起了当年三人共同灌园弹琴的美好岁月，极为感伤，遂写此赋纪念。永贞革新失败后，和刘禹锡一起被贬的柳宗元等人也都纷纷谢世，诗人只能“怀旧空吟闻笛赋”。典故中蕴藏着对亡友缱绻悲凉的怀念，含蓄沉痛，耐人寻味。“烂柯人”一语出典于《述异志》，晋人王质入山砍柴，见两童子下棋，观棋至终，方觉手中斧柄已烂。回到家乡，才知已过百年，同辈人皆已亡故。诗人以王质自比，表达离京太久，回来后恍如隔世的慨叹。

颈联以“沉舟”“病树”自喻，虽有自感衰沦、自叹落伍之意，但“千帆过”“万木春”展示了一番生机勃勃的景象，寄寓了新陈代谢的思想和积极面对困厄的襟怀。经历二十三年的贬谪，诗人仍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永葆劲直的情操，令人赞叹。

再游玄都观

刘禹锡

余贞元二十一年为屯田员外郎，时此观未有花木^[1]。是岁，出牧连州，寻贬朗州司马^[2]。居十年，召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如红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时之事^[3]。旋又出牧，于今十有四年，复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时大和二年三月。^[4]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1]贞元二十一年：刘禹锡与柳宗元、王叔文等人推行永贞革新，由于反对派势力强大，而在政争中失败。

^[2]牧：出任地方长官。寻：不久。

^[3]前篇：即《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

^[4]俟：等待。

【赏析】

刘禹锡被贬朗州十年后，曾在京城写过一首著名的讽刺诗：“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长安街上川流不息，尘土飞扬，人人都说自己是看花归来；“无人不道看花回”一句尤其精妙地表达了，花美不美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标榜自己看过花了——只为站队而不求真理的做派正是诗人要揶揄的。这玄都观里的千树桃花，尽是我刘郎去后所栽。看似热闹繁盛，但利益勾连，终难持久。此诗“语含讥刺，执政不悦”，于是不数日，刘禹锡又被贬为连州刺史。

时隔十四年，诗人再度回京，旧地重游，写下《再游玄都观绝句》，发出了正义者胜利的笑声。当年那些声势煊赫的权贵们如今“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朝中新贵如朝华夕落，过眼云烟，都已经翻云覆雨，更迭数代了。当年那些迫害自己的“种桃道士”早已不知人在何处，而我刘郎又回来了！天道轮回，正义不倒，二十三年，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末句以极富挑战意味的自我亮相表达了胜利的喜悦和自豪的笑声。这笑声是快意的，也是庄严的。“前度刘郎”于是成为一个语典，代表了历尽劫难而无改贞操的人格典范。

赋得古原草送别^[1]

白居易^[注]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2]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3]

^[1]赋得：诗人集会作诗，有时会限定题目，题前多加“赋得”二字。

^[注]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唐代伟大诗人之一，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与元稹并称“元白”。

^[2]离离：繁茂的样子。

^[3]王孙：贵族子弟。此处指即将远行的人。萋萋：草盛的样子。

【赏析】

野草随处可见，蓬勃茂盛，只要没有人为的阻拦，可以从眼前长到天边。古人送别，抬眼看到的就是野草，无穷无尽的离愁别绪和别后的思念，恰与无边无际的野草相似。写送别的诗词中，也就很容易出现野草。汉魏古诗里就有“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这样的句子，南唐后主李煜的《清平乐》则直接作比：“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白居易这首诗以“原上草”写别情，更是明显从《楚辞·招隐士》的名句“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中化用而来。他用“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来写荒原之上青草无边，随着路途向遥远的远方伸展，而离愁也如春草一般无边地蔓延开去。如果将这首诗置于送别诗的行列，只能说写得中规中矩，并无特别之处。但这首诗里“别情”只是配角，“原上草”才是主角。这繁茂的野草，生命力是多么旺盛，每年经历着从枯到荣的循环，哪怕遭遇了野火焚烧，只要春天来临，它还会再次长出，生机勃勃地长满大地。白居易通过“原上草”，写出了生命力的强大，写出了一种给人希望的天道。

这首诗是白居易十六岁时所作，从“赋得”这个诗题来看，对于当时的他而言，这首诗大概类似于今天的一次命题作文练习，却一不小心就写成了一首千古绝唱。

问刘十九
白居易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1\]](#)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1\]](#)绿蚁：新酿的酒未过滤时，酒面上会浮起酒渣，颜色微绿，故称“绿蚁”。醅：酿造。

【赏析】

冬天的黄昏，天空阴沉的云，空气中开始有了雪的气息。屋外越来越冷，屋内温暖明亮。红泥砌成的火炉内，火苗跳动，将炉壁映得更红，火炉上正温着酒。炉火虽不十分旺盛，却足以将寒冷御之门外。闲坐火炉前的诗人，举酒欲饮，忽然想到了友人，若能邀来同饮，岂不是一件美事？不过他肯在这样的天气里，冲风冒寒而来吗？

两人不是长久未见，也不是相隔遥远，只是很寻常的一次邀请，非常普通的一件日常小事，被白居易信手拈来，就写成了一首诗。看似平平道来，却用极简省的语言勾画出了极鲜明的画面。诗人用这幅画面告诉友人：来吧，这里有酒，有温暖，还有诗意的生活。

相信无论是谁，都不会拒绝如此充满诗意和温暖的邀请。

长恨歌
白居易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1]
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2]
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3]
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
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4]
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
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5]
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6]
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7]
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8]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9]
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10]
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11]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12]
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13]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14]
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15]

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
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
天旋地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16\]](#)
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
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
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17\]](#)
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
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
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18\]](#)
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19\]](#)
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
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20\]](#)
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
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
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21\]](#)
为感君王辗转思，遂教方士殷勤觅。
排空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遍。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22\]](#)
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
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23\]](#)
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24\]](#)
金阙西厢叩玉扃，转教小玉报双成。[\[25\]](#)
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
揽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银屏迤迤开。[\[26\]](#)
云鬓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27\]](#)
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
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28\]](#)
含情凝睇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
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29\]](#)

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30]

惟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

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31]

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

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

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32]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33]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34]

[1]汉皇：原指汉武帝，此处借指唐玄宗。唐人诗歌中常以汉称唐。倾国：指绝色女子。李延年曾在汉武帝前唱《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御宇：指统治天下。

[2]养在深闺人未识：此句与史实不符，杨贵妃十七岁先嫁与玄宗之子寿王李瑁为妃。二十七岁被玄宗册封为贵妃。

[3]凝脂：形容皮肤白嫩细腻，犹如凝固的脂肪。语出《诗经·卫风·硕人》：“肤如凝脂。”

[4]金步摇：一种首饰，用金银丝盘成花之形状，上面缀着垂珠之类，插于发鬓，走路时摇曳生姿。

[5]金屋：据《汉武故事》记载，汉武帝幼时，他的姑姑问他愿娶谁为妇，他回答说：“若得阿娇，当以金屋贮之。”阿娇，是汉武帝姑姑的女儿。

[6]列土：分封土地。杨贵妃有姊三人，玄宗并封国夫人之号。再从兄，为鸿胪卿。铸，为侍御史。从祖兄国忠，为右丞相。可怜：可爱，值得羡慕。

[7]骊宫：骊山华清宫，在今陕西临潼。

[8]凝丝竹：指弦乐器和管乐器件奏出舒缓的旋律。

[9]渔阳：今北京市平谷区和天津市的蓟州区等地，当时属于安禄山的辖区。鞞鼓：古代骑兵用的小鼓，此借指战争。天宝十四载（755）冬，安禄山起兵叛乱。

[10]千乘万骑西南行：指安禄山叛军破潼关，玄宗得报后带领杨贵妃等向西南方向仓皇出逃。

[11]翠华：用翠鸟羽毛装饰的旗帜，指皇帝仪仗队。

[12]宛转蛾眉：指杨贵妃。

[13]花钿：用金翠珠宝等制成的花朵形首饰。委地：丢弃在地上。翠翘：形如翡翠鸟尾的首饰。金雀：金雀钗。玉搔头：玉簪。

[14]云栈萦纡：指栈道高入云霄，萦回盘绕。

[15]峨嵋山下：玄宗不曾经过峨嵋山，这里泛指蜀中高山。

[16]天旋地转：指时局出现转机，唐军收复长安。回龙驭：皇帝的车驾归来。

[17]太液、未央：都是汉代池苑宫殿名，这里借指唐朝皇宫。

[18]西宫南内：皇宫之内称为大内。西宫即西内太极宫，南内为兴庆宫。玄宗返京后，初居南内，后迁往西内。

[19]梨园弟子：据《新唐书·礼乐志》记载，唐玄宗时宫中曾选“坐部伎”三百人教练歌舞，号称“皇帝梨园弟子”。椒房：后妃居住之所。阿监：宫中的侍从女官。青娥：年轻的宫女。

[20]耿耿：微明的样子。

[21]临邛（qióng）道士鸿都客：从临邛来长安的道士。临邛，今四川邛崃县。鸿都，东汉都城洛阳的宫门名，这里借指长安。

[22]碧落：即天空。黄泉：指地下。

[23]五云：五彩云霞。绰约多仙子：有很多体态轻盈柔美的仙子。

[24]太真：杨贵妃入宫前，先出家为女道士，道号太真。参差：仿佛，差不多。

[25]金阙、西厢：指宫殿。玉扃：玉门。小玉：吴王夫差女儿的名字。双成：传说中西王母的侍女，这里皆借指杨贵妃的侍女。

[26]珠箔：珠帘。银屏：饰银的屏风。迤邐：接连不断地。

[27]觉：醒。

[28]阑干：纵横交错的样子。这里形容满面泪痕。

[29]昭阳殿：汉成帝宠妃赵飞燕的寝宫。这里指杨贵妃在长安的宫殿。蓬莱宫：传说中的海上仙山。这里指杨贵妃在仙山的居所。

[30]人寰：人间。

[31]擘：分开。指一半给玄宗，另一半自己留下。

[32]长生殿：在骊山华清宫内。比翼鸟：传说中的鸟名，据说只有一目一翼，雌雄并在一起才能飞。

[33]连理枝：两株枝干合生在一起的树。

[\[34\]](#)恨：遗憾。

【赏析】

如果没有白居易的《长恨歌》，人们对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妃之间的爱情，会是另一种看法吗？毕竟，杨贵妃曾是寿王妃，是李隆基的儿媳妇，他们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乱伦关系。唐帝国的由盛转衰，他们也脱不了干系。而且，在后来的故事中，杨贵妃还曾与安禄山偷情，对唐玄宗不忠。可是在《长恨歌》中，这一切最终都被无视，诗人用最优美的语言，歌颂了唐玄宗与杨贵妃之间的爱情，对他们的悲剧给予了无限的同情。

唐人在诗中书写皇家宫廷之事，相比于历朝历代都是最大胆的，也没听说有谁因此得罪。《长恨歌》作于元和元年（806），其时白居易三十六岁，正是他提倡以讽喻时事为重要内容的新乐府运动的开端之年。所以不论从外在压力还是内在动因来看，白居易都无须刻意美化已经逝去了半个世纪的唐玄宗和杨贵妃。而诗歌第一句也确实透露出十足的讽喻之意——“汉皇重色思倾国”，对玄宗皇帝实在不恭敬。接下来写玄宗因沉溺美色而耽搁朝政，“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写玄宗对贵妃家人的赐爵封赏，“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几乎把玄宗写成了一位荒淫无道的皇帝。在写了玄宗对杨贵妃的宠溺之后，紧接着写安史之乱爆发，“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可见诗人对玄宗与贵妃还是持批判态度，认为他们两个要为这场让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叛乱负责。

不过在写到马嵬事变之后，白居易对玄宗和杨贵妃的态度发生了完全的变化。他不再关心政治治乱的探讨，而是倾力描写玄宗在贵妃死亡后的痛苦和对她的思念。“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每一天都沉浸在对贵妃的思念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无论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会引发他的悲伤。这悲伤丝毫不能被时间的流逝冲淡，回到长安后，处处触景伤情，看到“太液芙蓉未央柳”，就会想到“芙蓉如面柳如眉”。每天晚上独对孤灯，思念着贵妃难以入眠。玄宗的痴情甚至感动了一位方士，方士为玄宗升天入地去寻找贵妃的魂魄，终于在海上的一座仙山找到。此时贵妃已位列仙班，尽管仙凡两隔，但她对玄宗同样也未忘情，仍然保留着当年的定情物，仍然记着当年的海誓山盟：“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行文至此，不论作者还是读者，谁还记得，谁还在乎玄宗和贵妃的身份呢？我们看到的，是一对经历了生离死别仍然忠贞不渝的恋人，是一出尽管深情相爱却不能在一起的爱情悲剧。“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永远隔绝的遗憾，永远相爱的执着，随着这篇长诗传唱至今。

琵琶行

白居易

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1]。明年秋，送客湓浦口，闻舟中夜弹琵琶者，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问其人，本长安倡女，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2]。遂命酒，使快弹数曲。曲罢，悯默。自叙少小时欢乐事，今漂沦憔悴，转徙于江湖间。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因为长句，歌以赠之，凡六百一十六言，命曰《琵琶行》。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3]

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

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

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

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

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4]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

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

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

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5]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6]

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渐歇。

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

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7]

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

沉吟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敛容。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8]
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9]
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10]
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11]
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12]
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
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13]
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
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
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
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14]
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15]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
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
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
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
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
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16]
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
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
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17]
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18]
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1]左迁：贬官，降职。九江郡司马：即江州司马。

[2]倡女：歌女。善才：当时对琵琶师或曲师的通称。贾（gǔ）人：商人。

[3]瑟瑟：形容枫叶、芦荻被秋风吹动的声音。

[4]回灯：重新拨亮灯光。

[5]嘈嘈：指声音沉重。切切：指声音细碎轻幽。

[6]间关：形容鸟鸣声。幽咽：形容遏塞不畅状。

[7]四弦一声：一曲结束时，用拨子在中部划过四弦，亦即上句中说的“当心画”。

[8]虾（há）蟆陵：在长安城东南，曲江附近。

[9]教坊：唐代官办管领音乐杂技、教练歌舞的机构。

[10]秋娘：泛指歌舞妓。

[11]五陵：在长安城外，因有汉代五个皇帝的陵墓而得名。年少：年轻人。缠头：用锦帛之类的财物送给歌舞妓女。

[12]击节：打拍子。

[13]颜色故：指容貌衰老。

[14]阑干：形容泪痕纵横散乱的样子。

[15]唧唧：叹声。

[16]呕哑嘲哳：形容声音嘈杂。

[17]促弦：把弦拧得更紧。

[18]向前声：刚才奏过的单调。掩泣：掩面哭泣。

【赏析】

《长恨歌》和《琵琶行》是白居易最著名的两首长诗。在白居易去世后不久，唐宣宗写诗悼念，诗中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可见这两首诗在当时流传之广。《琵琶行》作于元和十一年（816），其时白居易正在遭受一生中最为沉重的政治打击，被贬九江司马。

《琵琶行》首先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对音乐的描写。在一个“枫叶荻花秋瑟瑟”的夜晚，月光照在江面上，这时琵琶曲响起，从初始的“轻拢慢捻”“弦弦掩抑”，到“大弦嘈嘈”“小弦切切”的乐声逐渐纷繁变化，再到“弦凝绝”“声渐歇”的再次幽缓，乃至“此时无声胜有声”，乐声几不可闻，最后突然乐声陡起，越来越高昂、急促，在“四弦一声如裂帛”的高潮处戛然而止。诗人还用了大量精妙的比喻来描写美妙的音乐声，写乐音纷繁高低变化时如“急雨”“私语”，如“大珠小珠落玉盘”，写乐音幽缓时如“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写乐音高昂急促时则如“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而最后的收尾则如“裂帛”。这些比喻不仅在声音上惟妙惟肖，而且极富画面感，让读者不仅“听”到了音乐，似乎还“看”到了音乐。在描写音乐的同时，诗人也没有忘记琵琶女。随着音乐的展开，我们也听到了她的“平生不得志”，音乐中传达着她的“心中无限事”。当音乐结束时，“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不论演奏者还是听者，都沉浸在音乐和音乐在各自心中所引起的“幽愁暗恨”中。

诗人将一场琵琶弹奏写得声情并茂，如在耳边，如在眼前。但《琵琶行》最动人之处，在于它在音乐之外，还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故事是琵琶女的，她曾经有过年轻得意的时候，见惯了繁华热闹，“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但是后来年纪老大，风光不再，“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但是商人对她并不爱惜，如今她独守空船，在回忆以前的美好时光中度日。另一个故事是诗人自己的，诗人在元和年间意气风发，在朝堂上敢于直言极谏，在文学创作上写了大量新乐府诗，以诗歌补察时政、讽喻执政。然而终于在元和十年因得罪权贵遭到沉重打击，被贬谪到九江。他此时的处境是“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他的心情也颇为消沉：“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

尽管两个人的身份地位有天壤之别，但都命途多舛，都经历了自盛而衰的命运转折。因而琵琶女的音乐和身世，引发了诗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叹。不论任何时代，总会有人由于种种原因，跌入命运的低谷，或在仕途上坎坷不遇，或在生活上穷困潦倒，或在情感上悲愁困苦。而这首诗，也就在后世持续地引起无数人的共鸣。

大林寺桃花
白居易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赏析】

春天即将到来时，人们会去寻春、赏春；春天结束时，人们会惜春、伤春。但春天究竟在哪里呢？“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韩愈从街边刚刚萌发绿意的小草那里看见了春天；“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辛弃疾从郊野溪边的荠菜花那里看见了春天；“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叶绍翁从探出墙外的一枝杏花那里看见了春天。

白居易是在山寺桃花那里看见了春天，他更为惊喜。因为这时候已是四月，春天已经逝去，春芳都已凋谢，诗人正满怀惜春的遗憾。这时候突然在山上看见刚刚开始盛开的桃花，何不让他诧异、惊喜？如果这时候你去告诉诗人，这是由于山上气温比山下低，是正常的物候现象，那你就太煞风景了。诗人也不会听，因为这时候诗人的眼中只有春天。

春天究竟在哪里，当代有一首儿歌这样回答：“春天在那小朋友眼睛里，看见红的花呀，看见绿的草，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虽然是一首儿歌，它的答案却是通行于古今的：春天在我们的眼睛里。

钱塘湖春行^[1]

白居易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2]

^[1]钱塘湖：即杭州西湖。

^[2]绿杨：柳树。

【赏析】

杭州西湖是天下胜景，连民间曲艺中都唱“杭州美景盖世无双，西湖岸奇花异草四季清香”。白居易曾任杭州刺史，西湖也是从他开始声名渐著。他有多篇歌咏西湖的诗作，《钱塘湖春行》是其中流传最广的一篇。

这首诗没有刻意去展现西湖的湖山美景，只用一句“水面初平云脚低”勾勒了一下西湖的样貌，然后就陶醉在西湖的春天里。诗人骑在马上，沿着湖岸，悠悠荡荡，听到近旁有黄莺在树上发出悦耳的鸣唱，看见不远处有燕子掠地飞过，花花草草都在春光中自由舒展。

诗人没有过多去写西湖的湖山，不等于诗人的眼睛没有去看。早莺、新燕、乱花、浅草，这些寻常景物，正是在西湖的湖光山色里，才格外引人沉醉。读者也需要展开想象的翅膀，将视线从这几样景物上延伸开去，才能看到诗人彼时彼地看到的画面，才能和诗人一起徜徉在西湖的春天里。

江雪
柳宗元^[注]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注]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运城）人。参与“永贞革新”，事败被贬永州司马，后调柳州刺史，世称“柳河东”“柳柳州”，诗文峻洁流丽。

【赏析】

这首被誉为“唐人五绝最佳”的小诗是柳宗元诗文冷峭风格的集中体现。天地开阔，却全无“飞鸟”“人踪”，一个“绝”、一个“灭”，见出一片浩渺的洁白，极清寒，极寂寥。视线由千山、万径逐渐缩小到孤舟，最后聚焦于一个小小的渔翁。“寒”“雪”渲染了寂寥肃杀之境，但“孤”“独”却使蓑笠翁相当醒目。他并未被这清寒肃杀的冰雪所惧，而是倔强孤独地垂钓着冰雪。晶莹澄澈、幽寒高洁的境界不仅是画面，也是诗人精神世界的外现。渔翁的孤傲劲拔与环境的清冷开阔结合，构成了诗歌迥拔流俗、一尘不染的冷峭格调。

富于理想色彩的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永州。随他流徙的七旬老母半年后过世。政途黑暗，至亲离世，朝廷还下令“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他的人生如冰雪般严寒，但他为人为文仍追求“奥、节、清、幽、洁”，以纯粹和清洁来要求自己，绝不苟且媚俗。那个在风雪严寒中不避严霜的渔父何尝不就是诗人自己呢？

与之相较，柳宗元《渔翁》则表现了渔父散淡清新的一面：“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
柳宗元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1]

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2]

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3]

^[1]飐（zhǎn）：吹动。薜（bì）荔墙：蔓生香草的墙面。

^[2]九回肠：愁思缠结。司马迁《报任安书》“肠一日而九回”。

^[3]百越：南方少数民族的统称。文身地：越人断发文身。

【赏析】

元和十年（815），柳宗元远放柳州（今属广西）。如果说革新失败被贬永州司马还有东山再起的希望，那再次远放就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结束。可以想见他心中难以言明的愤懑、幽怨和近乎绝望的孤独。因而即使被严密监控，他也要寄诗给同为永贞革新同志的四位友人——漳州刺史韩泰、汀州刺史韩晔、封州刺史陈谏、连州刺史刘禹锡。

边城拥托着城楼，城楼高处有一人，目光越过荒原，神思与海天相通。天地间仿佛都充盈着他的愁思。

芙蓉、薜荔都是《楚辞》中的美好之物。《离骚》曰：“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九歌·云中君》曰：“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可见芙蓉、薜荔之高洁美好。然而眼下，芙蓉被狂风刮倒，薜荔为暴雨摧残，美好之物被无情地打击破坏，正如充满理想的人们却被打压摧残。面对此种景象，令人不由为之忧恐、愤懑。

岭树青苍，阻隔了千里望友的视野；曲折江流，仿佛诗人回环不解的愁肠。

前三联的景物描写已渗透了忧愤之情，尾联便点出诗人心中最深的怨愤：远放边州，幸尚五人同来，却因蛮乡异域而音书断绝。“共来”与“犹自”的鲜明对比突出诗人胸中强烈的不平之气。然而愁肠伤身，忧闷伤神，四年后，诗人殁于柳州。

闻乐天授江州司马

元稹^[注]

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1]

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

^[注]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今河南洛阳）人。与白居易是好友，世称“元白”。

^[1]幢幢：灯影昏暗摇曳的样子。九江：江州的治所。

【赏析】

元稹与白居易的友情是文学史上的佳话。两人在文学创作上才华横溢，在政治上志同道合，一生中尽管聚少离多，但音讯通问频繁，诗歌唱和不断。两人都是通过科举考试早登仕途，满怀一腔热情，希望经世济民，补救时弊，因而刚直不阿，不畏权贵，但也因此在前半生仕途坎坷，屡遭打击。唐宪宗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被藩镇派来的刺客暗杀，白居易上书请求搜捕凶手，触怒当权者，被贬江州司马。当时元稹已经被贬多年，在贬所听到这个消息后，愤而写下此诗。

诗歌开篇就用“残灯无焰影幢幢”一语，渲染了自己此时黯淡的心绪和凄凉的处境，在昏暗摇曳的灯光下，突然得知了好友被贬谪的消息。本来缠绵病榻毫无气力的自己，听到这个消息也竟然从床上“惊坐起”。这三个字，这一动作，可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其中有诗人因友人遭此不幸的震惊，有对友人受此不公的愤懑，有为友人将如自己备尝艰辛的悲痛。可是，自己如今自身难保，对友人的不幸无能为力。因而“惊坐起”的诗人，更加感受到凄凉，此时陪伴他的，只有“暗风吹雨入寒窗”。

遣悲怀三首（其二）

元稹

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

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

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

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赏析】

不能白头偕老，是恩爱夫妻最大的遗憾。元稹与自己的第一任妻子韦丛共同生活了七年，琴瑟和鸣，感情深笃。但韦丛早逝，给元稹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在韦丛身后，元稹在不同时期写下了许多悼亡诗，怀念亡妻，《遣悲怀三首》是其中最著名的一组。

本诗是《遣悲怀三首》中的第二首，记述了在韦丛离去后的日子里，诗人对韦丛的追念。如今和亡妻的阴阳两隔，在以前他们也开玩笑提起过，没想到竟然这么早地成为现实。韦丛穿过的衣服，他都已施舍给别人，韦丛用过的针线，他都封存起来。他以为这样可以减轻他对亡妻的思念，可是看到家中曾经服侍过韦丛的婢女，就会让他想起他与韦丛的恩爱；而梦中更是无可避免地梦见韦丛，他也因此到寺庙中施舍钱财。韦丛离开了，却仍在他心里。

元稹也想自我劝慰：生离死别是人世的普遍现象，最终都会落在每一对夫妻身上，自己不必为此过度悲伤。只是韦丛跟他在一起时他官职低微，俸禄微薄，而韦丛却十分贤惠，与他患难与共，一起度过了那些艰辛的日子。随着韦丛的离世，他再也没有机会弥补了。这是他最难以释怀的，正如他在第三首中所说的，如今他能做的，就是“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离思五首（其四）
元稹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1]

^[1]取次：任意，随便。修道：道教或佛教的修行。

【赏析】

缠绵悱恻，生死不渝，是这首诗的动人之处。

“曾经沧海难为水”一句化用了《孟子》中的“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巫山云”则取典于宋玉《高唐赋序》中巫山神女自称的“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经过元稹巧妙的点化，赋予了这两个典故新的含义，表达了一种非你莫属的极为坚决的态度。

这种态度，这份爱，不因为爱人的离世而改变，诗人明确宣告：因为爱了你，再也不会爱别的人了；虽然你已离开人世，我的心里依然只有你。

“修道”，说到底还是由于爱人的离世，此时的诗人已生无可恋，唯有向“修道”寻求些许慰藉。可是如果“修道”真能让诗人超脱，也就不会说“半缘君”了。由于爱人的逝去，在尘俗已不能获得幸福，而“修道”也无法让自己从悲伤中解脱出来。

这首诗为我们诠释了人们所向往的爱情的最高境界：忠贞和永远。

行宫
元稹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赏析】

红艳艳的宫花和白头宫女被并置在一幅画面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生机的勃发与生命的衰亡都是如此醒目。但宫花和宫女又有相同的命运，宫女曾如宫花一般鲜艳美丽，宫花也如宫女一般被禁锢在行宫内，无论多么美丽，也只能寂寞地绽放，然后寂寞地凋零。

白头宫女们的话题还停留在玄宗时代，那是一个鼎盛美好的时代，也是她们青春妙龄的时代。而从那以后，外面的世界就与她们无关了。时间从她们身边驶过，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她们的生活却好像被定格了一般，唯一的变化是容颜在时光中渐渐老去。

“如花美眷，似水流年”，青春被无价值地损耗，生命被无意义地浪费，怎能不让人痛心惋惜？

题鹤林寺僧舍
李涉[\[注\]](#)

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

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

[\[注\]](#)李涉（约806年前后在世），洛阳人。中唐诗人。

【赏析】

我们常常迷失于忙碌的工作和琐碎的日常生活而不自知，在自己的一片小天地中，庸庸碌碌地度过一天又一天。曾经的许多计划和想法，找不到时间去实施，便被一次次推后，直到被我们放弃乃至遗忘。

诗人从这种生活中警醒了。他猛然发现春天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流逝，一年中最美好的日子还未察觉就要结束了。于是诗人下定决心，从日常的世界中挣脱出来，走向大自然。

在大自然中，没有功利目的，没有刻意安排，随意漫游，自由自在。来到一家寺院，遇到一位僧人，就停下来闲聊，聊一些世俗之外的话题。

半日的出游，让诗人感到轻松愉快。浮生如梦，大多数时候身不由己，但我们不能被生活奴役而不自知。让自己成为生活的主宰，哪怕只有半日也好。

江楼感旧
赵嘏[\[注\]](#)

独上江楼思渺然，月光如水水如天。

同来望月人何处？风景依稀似去年。

[\[注\]](#)赵嘏（约806—852），字承祐。山阳（今江苏淮安）人。晚唐诗人。

【赏析】

这首诗的背后有一个故事，诗人却不肯述说明白。

江边月夜，诗人独自登楼，心中生出一种昨日重现的感觉，还是去年的江楼，还如去年的月色。只是昨日毕竟不能重现，去年曾与诗人同来赏月的人，今夜已不知身在何处。那人是谁？与诗人是朋友还是恋人？为了什么缘由而分别？诗人没有说，但我们能感到诗人对过去的人与时光的怀念；他在怀念中倚阑眺望，月色如水，江水茫茫，无边的思绪融入到无边的水光月色之中。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所以诗人即使不把他的故事讲述出来，在这样一个月色缥缈的夜晚，我们也能和诗人一起沉浸在物是人非的怅惘之中。

长安秋望

赵嘏

云物凄清拂曙流，汉家宫阙动高秋。^[1]

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2]

紫艳半开篱菊静，红衣落尽渚莲愁。^[3]

鲈鱼正美不归去，空戴南冠学楚囚。^[4]

^[1]云物：即云雾。拂曙：拂晓。流：流动。

^[2]雁横塞：大雁飞越边塞，向南飞去。

^[3]红衣落尽：指红色的莲花已经凋谢。渚：水中小洲。

^[4]鲈鱼正美：此处用了西晋张翰的典故，张翰是吴（今江苏苏州）人，在洛阳做官，见秋风起，思念家乡的鲈鱼莼菜，遂弃官回家。南冠、楚囚：此处指南方人来到北方。典出于《左传·成公九年》，楚国乐官钟仪被俘虏到晋国，晋侯到军中视察时看到他，问：“南冠而縶者，谁也？”他旁边的晋国官员回答说：“郑人所献楚囚也。”

【赏析】

秋天的拂晓，长安城还未醒来。诗人登高眺望，看到了与白天不一样的长安。

曙光依稀中，空中有些云雾飘移，长安城的街道屋宇朦朦胧胧显出一些轮廓，最显眼的仍是皇宫中高大巍峨的宫殿楼阁，高高耸立，直指天空。远天几颗将落未落的残星，有一行大雁飞过。悠扬的笛声吹来，在寂静的清晨传得很远，有人倚楼吹笛。光线渐渐分明，能够看清篱边菊花正在安静地开放，在秋天的晨光中尤觉鲜艳，相比之下，水中的莲花已经凋零残败。

南飞的大雁，半开的菊花，零落的红莲。诗人看到了秋天，感受到了秋天拂晓的清冷和孤独，对故乡的思念在诗人心中油然而生。现在的故乡，温暖依旧，鲈鱼肥美。诗人忽然醒悟：为了空幻的浮名浮利，离弃了最可依恋的事物，这是多么的不明智啊。就如陶渊明所说的：“悟已往之不谏，觉今是而昨非。”好在迷途未远，不如归去！

渡桑干
刘皂[\[注\]](#)

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

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

[\[注\]](#)刘皂（生卒年不详），咸阳人。中唐诗人。

【赏析】

咸阳在今陕西咸阳，并州在今山西太原，桑干河在并州以北。诗人家乡在咸阳，却已旅居并州十年。古人安土重迁，离开家乡愈远，对家乡的思念愈切，“归心日夜忆咸阳”。可是“无端更渡桑干水”，要渡过桑干河，去往更北的方向。越期盼回乡，反而离家乡越远。“无端”是没有来由、没有原因的意思，诗人渡河北上，当然不会无来由，必是有着迫不得已的原因。只是不论什么原因，都非诗人所愿，都让诗人离家乡更远。

诗人本来日夜盼望期望离开并州，那是为了回到家乡。如今却是向着背离家乡的方向，去往完全陌生的地方，而回望之中，对客居了十年的并州竟有了熟悉亲切之感。

一句“却望并州是故乡”，道出了心中的苦涩。归乡之期，更为渺然；思乡之情，更觉凄然。

陇西行
陈陶^[注]

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1]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2]

^[注]陈陶（生卒年不详），字嵩伯，自称三教布衣。晚唐诗人。

^[1]貂锦：貂裘锦衣。此处为借代手法，指穿着貂裘锦衣的战士。

^[2]无定河：在今陕西北部。

【赏析】

唐代的边塞诗，题材丰富，主题多样，或反映奋不顾身杀敌立功的豪情，或抒发久戍边关念家思归的忧伤，或描写异域风光异族风俗。而频繁的边塞战争也会催生诗人对战争的意义、战争的后果作更深刻的思考和反省。陈陶《陇西行》就是这样一首将战争的灾难展示得怵目惊心的优秀之作。

诗人就像一位冷静的电影大师，四句诗犹如四个精心选取的镜头，被用蒙太奇手法剪切在一起。第一个镜头是出征的场景，将士们斗志昂扬，盔甲鲜明，义无反顾地奔向战场；第二个镜头就切换到了战场上，将士们奋勇杀敌，牺牲在遥远的土地上；接着仿佛一个长镜头缓缓掠过战斗结束后的战场，尸横遍野，惨不忍睹；最后一个镜头闪回到将士们的家乡，那里有他们的妻子正在日夜思念，盼他们早日返回。妻子还在梦着丈夫锦衣貂裘凯旋，哪里知道丈夫此时已是荒野枯骨。“河边骨”与“梦里人”的对比，让人震撼。妻子此时充满希望的等待，更让人同情。尽管诗人没有作任何宣告，但这组镜头却让人直面战争带来的痛苦和灾难。战争，无论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无论是胜利的还是失败的，对于倒在战场上的将士来说，都是灾难；对于他们的家人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悲痛。

寻隐者不遇
贾岛[\[注\]](#)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注\]](#)贾岛（779—843），字阆仙。范阳（今属北京房山区）人。中唐著名的苦吟诗人。

【赏析】

这首小诗写得既简省干净，明白如话，又言有尽而意无穷，读来趣味盎然。

从题目开始，诗人就点到为止，同时又给出一定的信息引读者去想象。“寻隐者不遇”，遇到了谁呢？读正文知其遇到了隐者的童子。“松下问童子”，问了什么问题呢？从以下三句童子的回答可以推想，一定是诗人发现隐者不在家，向童子询问隐者去了哪里，几时回来等等。这一番对答，只用了五言四句二十个字便说尽，可谓言简意赅。

更见诗人功力的是，虽然隐者不在场，却句句围绕隐者而写，短短二十个字说足了隐者的风采。“松下”点出隐者的居处环境，那是高雅幽洁的；“采药”点出了隐者的活动，此处的“药”当是术士服食以求长生的丹药，与李白“采药穷山川”同趣；“云深”衬托出隐者的踪迹难寻，远离人间。

司马迁对孔子是“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而贾岛对隐者，则是闻其人童子之言，想见其为人。

近试上张水部^[1]

朱庆馀^[注]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2]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1]张水部：指中唐著名诗人张籍，时任水部员外郎。

^[注]朱庆馀（生卒年不详），越州（今浙江绍兴）人。中唐诗人。

^[2]舅姑：公婆。

【赏析】

从后人的眼光来看，唐代科举考试不够严肃。试卷不糊名，考官能看到考生的名字；考生的出身门第、名声大小、有没有权势者举荐，都是影响能否被录取的重要因素。因此唐代士子都需在考试之外另下功夫，他们广事干谒，拜见名公巨卿，希望得到他们的赏识和举荐；考试前把平时所作诗文投给朝中显贵，以期待他们能转致主考官，称为“行卷”——要参加进士科考试的举子们是不能直接向主考官行卷的。行卷后隔一段时间，还可以再投卷或呈送书信，称为“温卷”。

朱庆馀这首《近试上张水部》就是这样一首温卷性质的诗。此诗妙在全篇用比，生动巧妙地表达了自己的目的。从字面上看，这首诗表现了新嫁娘在新婚第二日见公婆前的心情，她紧张而又期待，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被公婆接受，这决定着将来她在这个家庭中的命运。所以她精心打扮，可又不知自己这样的打扮能否让公婆中意，于是她首先征询丈夫的意见——此时她身边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参谋，他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公婆的看法。

而朱庆馀真正要表达的，是以公婆比主考官，以丈夫比张籍，以新嫁娘比自己。临近考试，他就像新嫁娘一样忐忑不安，希望知道自己的文章是否能让主考官中意。而张籍的意见，就是重要的参考。

这首诗如此巧妙，引得张籍也用一首比体诗给予了答复，他在《酬朱庆馀》中写道：“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将朱庆馀比作明艳的“越女”，将朱庆馀的诗比作价值万金的“菱歌”，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对朱庆馀诗文的赞赏之情。

金铜仙人辞汉歌并序^[1]

李贺^[注]

魏明帝青龙元年八月，诏宫官牵车西取汉孝武捧露盘仙人，欲立置前殿^[2]。宫官既拆盘，仙人临载，乃潸然泪下。唐诸王孙李长吉遂作《金铜仙人辞汉歌》。

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3]

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4]

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5]

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6]

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7]

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8]

^[1]金铜仙人：汉武帝于建章宫前造神明台，上铸金铜仙人，舒掌擎铜盘、玉杯以承云之露，以云露玉屑饮之以求仙道。

^[注]李贺（790—816），字长吉。年少失意，郁郁而死，诗风诡谲，被称为“诗鬼”。

^[2]魏明帝：三国时期魏国君主曹叡。宫官：宦官。

^[3]茂陵：汉武帝的陵墓。刘郎：汉武帝刘彻。“夜闻”句：汉武帝阴灵夜出晓灭，与生前赫赫对照，加倍悲凉。

^[4]秋香：林同济认为应作“枯香”。土花：苔藓。

^[5]魏官：序中的宫官。牵车指千里：牵车指向千里之外的洛阳。东关：长安东城关。

^[6]将：携。汉月：铜人在汉时所见之月，亘古不变，故魏时仍称“汉月”。君：指汉武帝。铅水：铜人的泪水。

^[7]客：铜人。

^[8]渭城：秦都咸阳，汉改称渭城，这里应指长安。

【赏析】

金铜仙人建造于汉武帝时代，是汉王朝繁荣昌盛的标志物。但随着汉室败亡，它亦不免被魏官牵引，辞别曾经辉煌一时的汉都长安。诗人采用金铜仙人的独特视角，让它来见证朝代更迭的沧桑一幕。

诗歌以铜人尚在汉宫的感受开篇。汉武帝刘彻早已葬身茂陵，夜间游魂马嘶，清早杳无踪迹，而他生前临幸的“三十六宫”也已尽生苔藓，不复当年的繁华景象。这已让铜人暗暗忧伤，更令它痛苦的是，曹魏统治者要将它迁往洛阳。从“魏官牵车指千里”一句始，金铜仙人开始辞别汉宫。一路景致都被铜人的感受渲染上了主观色彩。“东关酸风射眸子”以通感写尽风中酸楚，兰草芜败，月下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更写出渐行渐远中往日痕迹消失殆尽的惨痛。至此，铜人虽有金石之质，也不免“忆君清泪如铅水”，泪洒古道。然而，在这压倒一切的悲伤中，诗人是清醒的。“天若有情天亦老”，诗人从天道与人事关系的角度，清醒地认识到，怆别之情皆为空恨，只能独自承受。

李贺被称为“诗鬼”，其诗色彩浓郁，想象奇诡，拟人通感皆新意迭出，然其人其诗流于个人感伤，故杜牧称其“理不胜辞”。而“天若有情天亦老”一句却富于哲理，颇为后人称道。宋人石曼卿以“月若无恨月长圆”对之，被秦少游写入词中。毛泽东更将此句写入律诗，“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从变化乃正理的角度赋予天道以雄健有力的新气象。

梦天
李贺

老兔寒蟾泣天色，云楼半开壁斜白。

玉轮轧露湿团光，鸾佩相逢桂香陌。

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1]

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2]

^[1]黄尘清水：陆地海洋。三山：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

^[2]齐州：指中国。九点烟：古分中国为九州，即兖、冀、青、徐、豫、荆、扬、雍、梁，从天上看，九州不过九点烟尘。

【赏析】

《梦天》是一首游仙诗。天色幽晦，一阵微雨，仿佛月宫里的玉兔蟾蜍在哭泣。随后雨停云开，月光斜照，幽深洁白。诗人由此进入天界。明月升起，像车轮碾压着清露缓缓前行，染湿团团月晕。在一片仙气茫茫中，诗人与佩戴鸾凤玉佩的神女相遇了。周围是桂树小道，阵阵飘香。

回望尘寰，海上三座仙山之下，万物变化如奔走的野马。海生陆沉，沧海桑田，人事代谢，往来古今。然而在时间永恒的仙界看来，这一切不过发生在白驹过隙的瞬间。正所谓“仙界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诗人超时间的幻想，与现代物理中的时间弯曲理论颇为相近。世人以为的广袤山河、九州大地，在天界看来不过只是九点烟尘，汗漫无边的海水也不过如一泓水在杯中倾泻。视角的切换带来新颖的感受，与现代人坐飞机的体验很相似。尾联中“九点烟”和“杯中泻”的表达富于动感，尤其新颖，使人难忘。

李贺善借仙姝、鬼魅等幽眇意象来表达内心的欲望和苦闷，并用五彩眩耀的词句将仙界形容得异常美妙。辞藻固然流光溢彩、新奇诡譎，然其实质不过是通过神光折射自己未实现的世俗欲望。《梦天》即表达诗人对男女欢爱和超越生灭的向往。但诗人脆弱，且苦吟伤身，因而并未在短暂的一生中实现夙愿。二十七岁时，弥留之际，他仍耽于仙界的幻觉中来克服对死亡的恐惧，“将死时，忽昼见一绯衣人，驾赤虬，持一版，书若太古篆或霹雳石文者，云：‘当召长吉。’长吉了不能读，欬下榻叩头言：‘阿瞿老且病，贺不愿去。’绯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楼，立召君为记。天上差乐，不苦也。’……长吉竟死”。

雁门太守行
李贺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1]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

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

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2]

^[1]甲光：铠甲之光。金鳞：连锁甲。

^[2]黄金台：燕昭王置千金于黄金台上，以延天下之士。玉龙：剑。

【赏析】

乌云压阵，正如与敌军对峙的紧张气氛。此时阳光破云隙而出，金甲反射阳光，令人耀目。两军开始冲杀，号角声闻满天，沙场鏖战的激烈可想而知。夜色凝紫，犹如燕地红蓝花汁制成的燕脂（胭脂）。

《滕王阁序》云：“烟光凝而暮色紫。”在边塞战地的急逼氛围下，这凝重的夜空更为复杂，不知蕴藏了多少拼杀与危机。

在这紧迫凝重的战地氛围中，跃动的“红旗”成为一抹亮色，战旗“半卷”，可“见轻兵夜进之捷”。王昌龄诗云：“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联系“临易水”三字，迅捷有纪律的行军中还含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但却是内敛而紧迫的。“霜重鼓寒声不起”，严霜浓重，鼓声都低沉不响。如此严峻的天气，士兵们仍冒寒迎战，慷慨英勇的士气冲纸而出。

环境渲染至此，士兵们的战斗意志便可自然点出、画龙点睛：为报答明君养士之恩，甘愿“提携玉龙”，血洒疆场。

寄扬州韩绰判官
杜牧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注]杜牧（803—853），字牧之。京兆万年人。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

【赏析】

杜牧风流倜傥。《唐才子传》记载：“牧美容姿，好歌舞，风情颇张，不能自遏。时淮南称繁盛，不减京华，且多名姬绝色，牧恣心赏。”时任扬州节度使的牛僧孺因爱才，派人暗中保护杜牧，收回的平安帖子甚至堆满了一书筐。对于在扬州的风流生活，杜牧自诗云：“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寄扬州韩绰判官》一诗正展现了诗人在扬州梦一般的生活。青山逶迤，隐于天际，绿水如带，迢递不断。“隐隐”“迢迢”一对叠字，将扬州绰约多姿的山水点染开来，淡淡的思忆隐现其间。“秋尽江南草未凋”，深秋清寒，诗人将对扬州的眷恋融入江南未尽的生意中，一股朦胧的暖意轻轻涌起。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明净莹洁，如仙如梦，风流俊爽的韩君此时在何处教人吹箫呢？调侃与艳情都能写得如此风调悠扬、清丽轻爽，大概也只有杜牧了吧！一丝歆羡，几分怅触，更有对梦一般的扬州亲切的怀念：吹箫的玉人披着银辉，洁白光润，呜咽悠扬的箫声飘散在已凉未寒的江南秋夜，令人心荡神移……“谁家唱水调，明月满扬州。”

山行
杜牧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赏析】

这首小诗不仅即兴咏景，而且是诗人志趣的寄托、内在精神世界的表露。

“远上寒山石径斜”，“斜”与“上”写高而缓的山势，呼应第一个“远”字。起句深远开阔，寒山苍翠，石径裸露，山间已不复春夏的浓荫翠秀。一条小径向远处伸展，顺着这条山路向上望去，在白云飘浮的地方，有几间山石砌成的石屋石墙，也许还有犬吠、鸡鸣、炊烟。人的气息使石径不再冷寂，白云缭绕也不虚无缥缈了，寒山蕴含着生气。

流连之际，一片深秋枫林展现在眼前。诗人惊喜地发现，夕晖晚照下，枫叶流丹，层林如染，如云锦，如彩霞，这美景比江春二月更为绚丽。原来经过严霜的枫叶比娇嫩的美更打动人心。“霜叶红于二月花”不仅是眼中之景，更是心中气象。绚丽的秋色不逊于春朝，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于是一股英爽俊拔之气拂拂笔端，令人不禁精神发越，昂扬满足。

秋夕
杜牧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

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

【赏析】

冷与暖、明与暗的交织是此诗独有的美。

画屏精致，但屋内的烛影秋光一片寒白，照着画屏越精致，却越冷寂。到屋外走走吧。草间闪闪烁烁的是什么？近看，是飞复不息的流萤！轻纱罗裙的少女突然感到某种活泼的生趣。她手持小巧的团扇，欢快地追逐忽高忽低、忽东忽西的流萤，自在、唯美、轻盈。待到追累了，萤飞了，就仰卧在白玉宫阶之上，望向秋空。凉冷的玉石渐渐消去了运动后的燥热，她看到牛郎和织女星在夜空中熠熠闪耀。此时，她有何感受呢？少女的憧憬？还是自怜的忧伤？不得而知了，或许两样都有点吧。

冷、萤、凉、星，环境的凉冷与少女明澈的心境互相交织，共同构成了秋夕高迥澄明而微蕴轻愁的氛围。纯洁的少女心仿若表里澄微的秋夕，而秋夕的轻寒正照应少女心中隐约的悲凉之情。情景交织，莹白微寒的秋夜如水一般地流进读者的心里。

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其一）
杜牧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赏析】

站在华清宫上回望长安，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重檐叠瓦，一片繁华。如锦绣般绚烂的都城，令人心生自豪。经营如此繁华的都城和天下的统治者应当奏章满案、日理万机吧？

此时，厚重威严的宫门一道接一道徐徐打开，是军情急报吗？一名专使骑驿马风驰电掣而来，身后扬起团团红尘。边疆告急？还是藩镇举兵？门吏正为国事担忧之时，宫内的贵妃接过专使献上的包裹，展颜一笑。原来是加急运送的荔枝。《新唐书·杨贵妃传》：“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

诗人将历史的细节特写化、文学化，不动声色地将最高规格的专使与荔枝并举，贵妃恃宠而骄、玄宗淫逸误国便可管中窥豹。如此以公谋私，荒唐行事，长此以往，“长安回望绣成堆”的盛况还能维持多久？点到为止的描述背后是意在言外的质问。含而未发，却清晰有力。李商隐《贾生》的写法与本诗相近：“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否定的表达暗含对君主的批评，但更有一片拳拳忠意和对君主履职的期待。可惜杜牧和李商隐一生都未遇上勤政的明君。两人不长的人生都经历了走马灯似的君主迭换，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帝王的兴废生杀皆出于中官（太监）。难怪杜牧经过唐玄宗的“勤政楼”时不禁发出哀叹：“唯有紫苔偏称意，年年因雨上金铺。”

赤壁
杜牧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1]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2]

^[1]将：拿起。

^[2]铜雀：铜雀台，在邺城（今河北临漳），曹操所建，楼顶有大铜雀高一丈五尺。二乔：大乔小乔，分别为孙策（孙权兄）、周瑜之妻，是东吴著名的美女。

【赏析】

断戟沉埋沙岸，诗人俯身捡起。断戟上的精铁尚未蚀尽，磨洗一看，竟是三国兵器。当年火烧赤壁、气吞万里如虎的壮景如史诗般浮现在眼前：舳舻千里，旌旗蔽空，火光映彻，三国就此鼎立。然而时光流转，万物生灭，白云苍狗，沧海桑田，人与物都变化了、模糊了。此时，“折戟沉沙”像一个道具、一个媒介，带我们穿越时空，到达某个特定的历史时刻。记忆中的那个场景突然鲜活起来，一切都清晰而真实，宛如当年，只等待着我们迈入。

杜牧此时已是四十岁的中年人，为治愈弟弟的眼疾四处奔走，又因党争而离开京城，出放黄州。他饱尝现实辛酸，已不复当年写《阿房宫赋》时的激越飞扬。“四十已云老，况逢忧窘余。”但作为宰相杜佑之孙，杜牧心中那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壮志隐隐仍在。他曾为《孙子兵法》作注，与曹操注同为“孙子注”中最为人称道的两家。杜牧对曹操的军事才能颇为推崇，因而对曹注多有引用。此诗正是杜牧为曹操翻案的论史之作：若非当年东风助吴，胜局当属曹公。有趣的是，堂皇的史论竟用“铜雀春深锁二乔”的艳丽想象来表述，旖旎风流的诗人本色尽显无遗。

江南春
杜牧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赏析】

这首小诗千百年来素负盛名，不仅写出江南春景的明艳秀丽，还写出了它的广阔、深邃和迷离。

起首的“千里”二字将江南的春天长卷般地铺展在读者眼前。浩荡的春风拂过大地，千里繁花盛开。到处是莺啼，无边的绿叶映衬着红花，春深如海。起句开阔，而不失细节，将江南春天的绵延千里、生机勃勃充分表现。

“水村山郭酒旗风”是江南人的生活。临水有村庄，依山有城郭，在春天的和风中，酒旗轻轻招展。诗歌并未描写某个具体的地方，而是着眼于整个江南的生活环境，将江南水乡明净、安宁、健康的生活气息传递了出来。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雨中的江南另有一番风光。南朝遗留下来的数百佛寺为江南的春天平添了历史的深邃。这些金碧辉煌、屋宇重重的佛寺，被迷蒙烟雨笼罩着，若隐若现，似有似无。像一幅写意的长卷，画中随便哪处烟雨都有历史，都有故事，惹人遐思。而画者与观画人也将成为“江南春”的一处新景。

江南的春天明快、隽秀、迷离而又深邃，说不尽的江南美。一首七言绝句能展现出这样一幅丰富而广阔画卷，真可谓“尺幅千里”了。

泊秦淮
杜牧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1]

^[1]商女：以歌乐为生的乐伎。陈后主作舞曲《玉树后庭花》，辞甚哀怨，“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时人以为歌讖，后来成了“亡国之音”的代表。

【赏析】

“笼”字使寒水冷月交映的感伤气氛笼罩全诗。秦淮河畔本是一片莺歌燕舞，浮丽繁华，却在烟水迷蒙中被消解了。曼妙的欢歌隔着江岸传来，让听者无端感到悲凉。时代正在倾覆，歌女仍嚶嚶呀呀唱着靡靡之音，是该感慨歌女的无知，还是世人的纸醉金迷呢？

杜牧与晚唐的贵胄子弟、官僚大夫一样，也游宴享乐，声色歌舞，并留下风流之名。但自诩有王佐之才的杜牧不仅于此。晚唐宦官专政、藩镇作乱、回纥屡屡入侵，心怀家国的杜牧即使外放出京，也仍关心国事。宰相李德裕讨伐泽潞，抵抗回纥之时，身在黄州的杜牧积极上书，规划出一套攻取泽潞的战策，相当具体。李德裕采纳其言，顺利奏功，但并未引用其人。即便如此，之后转任池州刺史的杜牧仍上书李德裕，论列对付回纥残部的方策。一生关怀国家边务民生，对于王朝面临的问题能提出实际的方略，并切实奏效，其人其志如此，绝非风流倜傥所能概论。

赠别二首（其二）
杜牧

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

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赏析】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赠别二首》分别表现了离别的两种心情：留恋与凄伤。“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第一首《赠别》深深赞叹于少女之美，豆蔻般的清新自然，在一片珠光宝气中脱颖而出，明净脱俗。要告别如此青春的美好，自然眷恋难舍，哀婉伤别。

此刻，浓烈的情感在心中五味杂陈，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美好甜蜜，忧伤酸楚，过往的场景一帧帧地络绎不绝涌来；此时的留恋，未来的祝福，谆谆的叮嘱，都在心中翻涌。“别情无处说，方寸是星河。”心中涛澜汹涌，洪波奔流，脸上只是一副惨然木然。“多情却似总无情”，有一种压抑的美感，很真实。

离人“无情”，蜡烛却有心（芯）。蜡滴如泪滴，垂泪到天明。心中的伤感无处纾解，于是移情至外物，以补偿离人欲哭无泪的凄伤。

清明
杜牧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赏析】

唐代的清明寒食，是家人团聚、游玩观赏、踏青扫墓的大节日。而这个行人却在佳节赶路，心绪不由繁杂。又值雨丝风片，纷纷扬扬，路人冒雨赶路，春衫尽湿，心境就更加纷烦了。于是想要找个酒家，歇歇脚，避避雨，小饮几杯，解解春寒，暖一暖被淋湿的衣服，更重要的是，散散心头的愁绪。

清明的雨与黄梅、秋季的不同。清明的雨是春雨，草木萌发，春回大地。在清明的雨泽滋润下，庄稼地一片油绿，天地间充满生机。“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正是清明时节。因而清明的烟雨凄迷中暗藏着活力，这活力正由牛背上娇憨的牧童表现。吹着横笛的牧童憨态可掬地遥指杏花村。那是一个杏花深处的村庄，还是村名或酒店名？答案已不得而知。但“杏花村”给人美丽的联想，红杏梢头，分明挑出一个酒帘。行人于是沿着牧童所指的方向，找到酒家，欣慰地避雨、消愁，获得满足和快意……然而这一切诗中都没有说，都被包含在牧童天真的一指中，令人遥想无穷，正是此诗妙处所在。

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
杜牧

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

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1]

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

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

^[1] 《礼记·檀弓下》：“晋献文子成室，晋大夫发焉。张老曰：‘美哉轮焉，美哉奂焉！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

【赏析】

开成三年（838），杜牧第二次来到宣州。八年前，初出茅庐的青年才俊跟随尚书右丞沈传师第一次来宣州时，可谓春风得意、前程似锦。一晃八年过去了。这八年里，幕主沈传师过世，自己也宦海沉浮、岁月蹉跎。甘露之变后，朝政尽落入宦官手中，更无希望。此次诗人离京赴宣州，心情是消沉的。

故地重游，景物仍是天闲云淡，但自己已不复当年。《大雨行》中说“大和六年亦如此，我时壮气神洋洋”，而“今来鬣鬓已白，奇游壮观唯深藏。景物不尽人自老，谁知前事堪悲伤”。岁月流逝、人事变迁，六朝、飞鸟、人间早已死生迭代，天与水却仍闲散疏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如延时镜头一般将世间的生死荣枯快速推进，唯独青山绿水不变。“今古同”的慨叹寄寓了人已非的沧桑，于是心中眼前一片苍茫，“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或者就归隐这亘古不变的山水吧，像范蠡一样功成身退。但功尚未成，身如何退？内心仍是迷茫，仿若“参差烟树五湖东”。

全诗诗意低回惆怅，语调却轻快流走、明朗健爽。这就是杜牧，蕴藉宛转，仍能清丽俊逸，哀而不伤。

金谷园
杜牧

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

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

【赏析】

繁华历史与眼前之景的浑然对接是此诗独有的美。

金谷园是西晋豪富石崇的别墅，极繁华富丽之能事。王嘉《拾遗记》：“石季伦（崇）屑沉水之香如尘末，布象床上，使所爱者践之，无迹者赐以真珠。”诗中的“繁华事散逐香尘”正出典于此，但不知典故者从字面上也能领会诗意：金谷园的繁华、石崇的豪富，都如园中花瓣飘零散落，云烟过眼，唯有尘屑的暗香犹存。于是，历史、感慨与园景彼此交织，三维一体。诗句意蕴丰富，却用词晓畅，典故了无痕迹，正是杜牧诗的高妙之处。

末句更新巧奇绝。“落花犹似坠楼人”，唯美与伤逝夹缠，景致和典故对接，花与人的香消玉殒一齐扑面而来。《晋书·石崇传》记载：“石崇有妓曰绿珠，美而艳。孙秀使人求之。……崇正宴于楼上，介士到门。谓绿珠曰：‘我今为尔得罪。’绿珠泣曰：‘当效死于君前。’因自投于楼下而死。”

全诗繁丽感伤，唯美却不柔靡，笔力能如此矫健深沉，不知杜牧经过洛阳金谷园时，是否也将盛唐已逝的时代悲慨寄寓其中？

咸阳城西楼晚眺

许浑[\[注\]](#)

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

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

鸟下绿芜秦苑夕，蝉鸣黄叶汉宫秋。

行人莫问当年事，故国东来渭水流。

[\[注\]](#)许浑（生卒年不详），润州丹阳（今属江苏）人。晚唐诗人。

【赏析】

诗人喜欢登临眺览，可以散心遣愁，比如李商隐“向晚意不适”后，就“驱车登古原”。可登临之后，有时反会招愁聚恨，比如许浑这首《咸阳城西楼晚眺》，“一上高城万里愁”，刚刚登上高高的城楼，极目远眺，便有愁绪弥漫开来。随着在城楼上的徘徊，眼中所见的一切都让这愁绪愈来愈浓重、复杂。

眼前看到的是“蒹葭杨柳”，许浑是润州丹阳人，在现在的江苏镇江，这景象让他联想到了江南水乡常见的汀洲。他的“万里愁”，是对万里之外的家乡的乡愁，同时也会让人感到他的愁绪似乎弥漫万里，无穷无尽。

向天空眺望，看到乌云开始聚合，夕阳西下，晚风飒飒，眼看就要下一场大雨的样子。“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写出了一种让人忧虑的动荡之势，也写出了诗人内心的不平静。

纵览整个荒原，还能从一些遗迹看出这里曾是秦汉帝国的都城。遥想当年的宫苑楼台，豪奢繁盛，如今只有荒草黄叶，飞鸟鸣蝉。王朝的兴亡，怎不让人感伤？

诗人的思乡之愁，时局动荡之愁，凭吊江山之愁，融汇于一体，茫无边际，以至于诗人不忍继续追思王朝兴废。无论多么强大的帝国，也已在历史的长河中雨打风吹去，唯有眼前的渭水，从古到今，不变地向东流去。

谢亭送别^[1]

许浑

劳歌一曲解行舟，红叶青山水急流。^[2]

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

^[1]谢亭：在宣城北面，谢朓所建，又称谢公亭。

^[2]劳歌：指送别时所唱的歌。

【赏析】

唐人送别之际，往往饮酒唱歌。这首诗从送别仪式完成、友人解舟远去的那刻写起，诗人站立江边，目送友人乘船远去。从下一句的“红叶青山”可以看出此时已是深秋，“水急流”可以看出船行之快和诗人的不舍之情。

友人的船已经驶出目力所及的范围，但是诗人并没有即刻返回，也许是饯行时喝的酒起了作用，更多是友人离去后诗人感到的寂寞惆怅，竟让诗人在谢亭睡着了。等一觉醒来，天色已晚，外面下起了雨。友人的船已经行到很远的地方了。外面满天风雨，整个世界一片凄迷，诗人踽踽走下西楼，留给我们一个孤独落寞的背影。

这首诗并没有明写惜别之情，也没有直说别后的惆怅之感，而是以景写情，寓情于景，短短四句，如余音绕梁，令人回味。

赠少年
温庭筠^[注]

江海相逢客恨多，秋风叶下洞庭波。

酒酣夜别淮阴市，月照高楼一曲歌。^[1]

^[注]温庭筠（约812—866），字飞卿。太原（今属山西）人。晚唐著名诗人、词人，与李商隐齐名，并称“温李”。
^[1]淮阴市：淮阴的集市。此处用韩信的典故，韩信早年曾在淮阴集市上受胯下之辱，后助刘邦一统天下，建立功勋。

【赏析】

题目中的“少年”，其实指少年侠士。汉魏以来，诗歌中出现了诸如“少年行”“结客少年行”之类的标题，内容都是对侠的描写与赞颂。唐人也喜欢写侠客，如王维《少年行》赞美少年侠士杀敌报国：“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李白《结客少年场行》描写侠客的快意恩仇：“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唐诗中的侠的形象，更多是诗人的文学想象，这种想象既有战国秦汉时候的真实的侠的记载作为基础，又有诗人自己的主观发挥。

温庭筠这首诗虽名为“赠少年”，但看来更多是抒写自己心中的情绪。在一个冷风萧萧、落叶纷纷的秋天，诗人与少年侠士邂逅于羁旅途中。两人俱是落拓江湖，萍水相逢，一见如故，把酒痛饮。喝酒的地点在“淮阴”，这里就是韩信年轻时屡遭困辱的地方，但他在后来的楚汉战争中大展身手，建立了盖世的功业。想到韩信，眼前的这些不如意算得了什么呢？诗人和少年豪情渐生，此时明月照高楼，在这明朗的夜晚，两人高歌而别，各奔前程。

温庭筠才华极高，但一生仕途不得意。这首诗写“少年”，他着重表现的是侠的豪气，表现在流落江湖的困顿中仍然睥睨豪迈，未尝不与他自己胸中块垒有关。

锦瑟

李商隐^[注]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1]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2]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3]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注]李商隐（约813—约858），字义山，号玉溪生。诗风深情绵邈，与杜牧并称“小李杜”。

^[1]锦瑟：装饰华美如锦绣纹的瑟。《史记·封禅书》：“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柱：弦乐器中用以固定弦索的柱头。

^[2]“庄生”句：《庄子·齐物论》：“不知（庄）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望帝”句：《华阳国志》载，蜀帝杜宇号望帝，为佞臣害死，魂魄化为杜鹃，夜啼达旦，血出口中。历来为悲怨的典故。

^[3]珠有泪：晋张华《博物志》：“南海外有鲛人，水居如鱼，不废织绩，其眼能泣珠。”“蓝田”句：长安南蓝田山产玉，精美温润，有言曰：“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

【赏析】

琵琶有四弦，古琴五弦、七弦，箏有十三弦，锦瑟为何偏偏比别者多出许多弦来？这多出来的思、多出来的情让人平白地更敏感、更纤细，在生命的历程中多了许多顾虑、许多怅惘。

庄生梦蝶，物我相通。诗人加一“晓”与“迷”字，便翻出一层新意。“迷”字强化梦的浑然忘我、强烈迷离。而“晓”字却说，这让人痴狂的美梦竟是拂晓时快要破灭的残梦。曾经狂乱的心跳、热烈眼神、无忧的时光转头都将成空，庄生梦蝶的迷幻于是叠加了梦醒时分的哀凉。

迷梦醒来，旧情已逝，但春心仍在，如望帝一般杜鹃啼血，至死方休。“春心”给凄绝的杜鹃带来一分浪漫热烈的色彩。但春心也往往伴随许多痛苦与悲哀，“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明知春心终将成灰，还要“望帝春心托杜鹃”，诗人的执迷不悔，令人感喟。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句首沧海与蓝田对举，暗指沧海桑田，时光流迁；句中以明珠和良玉自比，表明此心明澄，日月可鉴。心中的伤悲是海上月满之时蚌珠的眼泪，一片怅惘是蓝田玉石焕发出的凄迷烟光。这份执迷，事后看来也许只是一段云淡风轻的记忆，但是当时怎么也走不出这若有所失的忧伤。

全诗低回宛转、幽隐哀怨，唤起了无数人心中憾恨与温厚的忧思。

嫦娥
李商隐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赏析】

嫦娥是传说中有穷国后羿之妻，羿从西王母处求得不死神药，嫦娥偷食之，成仙奔月，长住月宫。

宫中有云母石装饰的屏风，华美绝伦。烛影映照着，却只有光影忡忡。杜牧诗云“银烛秋光冷画屏”，也是相似的意境。越精致，却越孤清。她从烛檠初燃，一直等到星河落，晓星沉，东方渐明，终夜难以入眠。诗人之所以写后半夜，大概不如此不足以概括整个夜晚。连后半夜都醒着的人可谓真正的彻夜难眠吧。

嫦娥在月宫中望着碧海无涯，青天罔极，深感无可为友，无可为侣，心已寂寞难平。“夜夜心”三个字更让彻骨的寂寞蔓延开来，渗透到生命的每一天中。空间的开阔与时间的拓展使这寂寞充斥于天地古今之间，因不死神药而没有终结。这可真是最大的寂寞，最大的悲哀了。由此，便能领会“应悔”二字中的沉痛与深厚。

本诗意旨众说纷纭。有说“自悔才思深颖，孤高不能谐俗者”；也有说同情某位修行的女道士，因“灵药”与道教求升仙界相关，而李商隐本人早年也有求道的经历。

无题
李商隐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1]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2]

^[1]丝：谐音“思”。

^[2]蓬山：海外三神山之一蓬莱山，此指所思之人的居所。青鸟：西王母的使者，此指传信人。

【赏析】

“相见时难别亦难”中的两个“难”不同。第一个“难”指相见不易。茫茫人海，相遇相知，结下尘缘，并非易事。第二个“难”指难分难舍，相遇相知后的分离，“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两个“难”字叠加，加重了心中离恨，于是移情于物，风也为之伤，花亦为之残，万物都为此离别而缠绵哀恻。

别后，心中的情思如蚕丝，至死方休；脸上的离泪如蜡泪，成灰始干。这联诗句以谐音、比喻来表达至死不渝的执着与无穷无尽的思念，其中浑然忘我、全部付出、毫无保留的态度令人动容。

离别之后，诗人对所别之人依然魂萦梦牵。故而晨起揽镜，担忧年华老去；夜凉吟诗，又感月色凄寒，心绪悲凉。相思之情难以消解，好在对方的居所正好不远，希望青鸟代为传书，殷勤致意。

无题二首（其一）

李商隐

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1]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2]

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3]

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4]

^[1]画楼：雕画的楼阁。桂堂：以桂木为材的厅堂。

^[2]灵犀：犀牛角中央有一道贯通上下的白线。

^[3]送钩：两队游戏，一队藏钩，暗中相传，另一队猜钩在谁手，输者罚酒，是谓“春酒暖”。分曹：分组。射覆：将所猜之物覆盖，给对方猜，唐时亦为酒令。

^[4]余：我。听鼓应官：听更鼓而去上朝站班。兰台：秘书省。转蓬：离根飘转的兰草。

【赏析】

这首《无题》表达了一种阻隔未通的情感。

李商隐的《无题》诗是神秘的，它仿佛告诉你一个秘密，但又不告诉你是什么秘密。李商隐的《无题》诗又是艳丽的，让人有爱情的联想，但又不像杜牧那样风流坦荡。两相结合，人们便感觉，诗人好像有一些必须保密的私情，暧昧幽眇、扑朔迷离。美丽的意象、零碎的印象拼贴在一起，诗的主旨、背景、用意千百年来聚讼纷纷，难得定论。所以，读者不妨根据文本，发挥想象，摹画出自己心中的《无题》故事。比如，可以将全诗读作诗人对发生在昨夜的一件情事的回忆：

星辰和风，画楼和桂堂，昨夜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这是一场达官贵人家的宴会，在宴席之上，诗人和一位女子一见倾心。出现在这样场合的女子，大约是达官贵人家的侍儿歌女吧。两人虽然不能明言，但心意相通。在人群之中，注意到了彼此的存在，“送钩”“射覆”的游戏也成为他们传情达意的机会。在欢乐的宴会上，他们别有一种秘密的欢乐。但这欢乐是如此短暂，天亮了，诗人有公务在身，不得不离去。这场恋情，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诗的前三联极写一场浪漫的邂逅，目成心授的欢愉，心照不宣的默契，使诗人沉浸在温馨甜蜜之中，春酒有别样之“暖”，蜡灯有别样之“红”。而最后一联却顿转凄凉，诗人感到自己如飘蓬一般身不由己，昨晚发生的一切都将如一场梦一般结束。但这将是一场刻骨铭心的、再难忘记的梦，而“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遂成为千古名句。

安定城楼^[1]

李商隐

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2]

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3]

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4]

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5]

^[1]安定：郡名，泾州，今甘肃泾川县北。

^[2]迢（tiáo）递：绵长缭绕。

^[3]贾生：西汉贾谊，青年时呈上的《陈政事疏》中针对国家种种弊端，指出当时形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王粲：东汉末建安七子之一，曾离京城而赴荆州依刘表，时作《登楼赋》表达心怀家国但不得志的苦闷。

^[4]入扁舟：越国大夫范蠡助越王勾践兴国后归隐，乘扁舟泛五湖。

^[5]腐鼠、鹓（yuān）雏：《庄子·秋水》：“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

【赏析】

开成三年（838），二十六岁的李商隐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落选。之后到岳父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中，登临安定城楼望远抒怀，写下此诗。其时落第远游，寓居泾幕，心情颇为悒郁。

年轻的李商隐虽出身寒门，也希望像贾谊一样为国分忧，但得不到当权者的重视，只能“虚垂泪”，来此远游。此间虽好，但“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是诗中名句，也是中国读书人的人生理想。建功立业后，功成身退，不贪恋权位，知进退，能上下，收放自如。既能实现自我价值，又不被富贵羁绊自由。李白就曾盛赞逼退秦军又高风亮节的鲁仲连：“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宋人岳飞在黄鹤楼上也说：“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率兵北征，归来骑鹤。这与范蠡帮助越王兴越灭吴后就泛舟归隐一样，是明智而潇洒的人生。“永”字起首，尤其表现诗人奋发有为而一贯淡泊的心志。

全诗笔力健举，风骨清峻，用典自然妥帖，将羁旅之愁、奋发之心、压抑之感，不汲汲于荣利而又睥睨一切的精神充分表现了出来。尾联两句，更借庄子中的典故，表达诗人对世间功名利禄的不屑，足成此意。

登乐游原
李商隐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赏析】

乐游原是长安城东的登临胜地，汉宣帝时开始建设，至晚唐时已有九百多年。临近黄昏，诗人心情郁结。或者驾车去乐游原登高临远吧，也许能消愁。意图从抑郁中自我振起的渴望使“驱车登古原”一句声调平亮，仿佛传递了扫平哀愁、一往无前的勇气。

登上古原，望见余晖映照，山凝胭脂，气象万千，可惜“只是近黄昏”。李商隐当然不知道自己是一位晚唐诗人，但此诗无意中流露了衰世的悲感。也许诗人只是嗟叹自己岁月蹉跎，或者只是表达一种哲理性的沉思。巧合的是，此诗作后六七十年，盛极一时的大唐帝国就覆灭了。像一曲时代的挽歌，敏感的诗人在某个不经意的黄昏预感到了壮美之后的衰飒之气，这大概就是“亡国之音哀以思”吧。

夜雨寄北
李商隐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1\]](#)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2\]](#)

[\[1\]](#)巴山：泛指四川东部的山。

[\[2\]](#)何当：何时。

【赏析】

夜幕、雨水消隐了一切背景，黑暗中只剩下山屋与孤灯。重峦叠嶂、夜幕雨帘像层层屏障，将诗人与外界隔绝开来。今晚，他只能在灯下浮想。亲爱的妻子已经离世，自己也已过不惑之年，半生蹉跎，功业无成，几堪回首。看着灯下自己忧心忡忡的身影，诗人轻叹了口气。

远方的朋友殷殷致意，问我何时回长安。我自己也不知道。但这来自山外的一声温暖问候不经意间打开了巴山夜雨的隔绝世界。于是神思飞起：什么时候能回到长安，和好友一起在西窗下，长谈共剪烛？到那时再回忆今夜萧索的巴山夜雨，大概会一笑而过、云淡风轻吧。

诗的妙处在于以回环往复的节奏呈现巴山夜雨的两重含义：一层是当下漫天铺地的孤独，另一层是未来眼中的现在，早已释然恬淡，坐看云起。于是恍然大悟，每一个当下都同时拥有两层意义，现在的此刻，与未来的回溯。当我们深陷当下的孤独中不可自拔时，无妨遥望未来，再回溯当下，也许就会看到另一种不同的面貌，从而赋予当下以新的意义和视角。

和袭美春夕酒醒^[1]

陆龟蒙^[注]

几年无事傍江湖，醉倒黄公旧酒垆。^[2]

觉后不知明月上，满身花影倩人扶。^[3]

^[1]袭美：晚唐诗人皮日休，字袭美，和陆龟蒙是朋友。

^[注]陆龟蒙（？—881），长洲（今属江苏苏州）人。晚唐诗人，与皮日休并称“皮陆”。

^[2]傍江湖：指隐居。黄公旧酒垆：见《世说新语·伤逝》：“（王濬冲）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此处指喝酒的地方。

^[3]倩：请。

【赏析】

诗里使用了一个典故“黄公旧酒垆”，竹林七贤中的嵇康、阮籍、王戎等人曾在此饮酒。诗人用这个典故，表明了自己的隐士身份。作为隐士，处江湖之远，闲居无事，与朋友酣饮酒家，饮醉即睡。既不用为浮名浮利奔波劳碌，也不用为宦海风波忧心劳神，能够痛快饮酒，能够随意地在酒家酣眠，这的确是一种洒脱闲适的生活。

一觉醒来，已是夜晚，诗人起身回家。头顶明月高悬，路边树上鲜花盛开，花影落在诗人身上。诗人酒意尚在，走路摇摇晃晃，被别人搀扶着，在月色花影中，往家走去。满满是隐士的闲逸和自得。

台城
韦庄^[注]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

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注]韦庄（约836—约910），字端己。长安杜陵（今属陕西西安）人。晚唐著名诗人、词人。

【赏析】

南京是六朝古都之一，以其虎踞龙蟠的地理形势，被认为是“自古帝王州”，在历史上也确实有过十个政权先后定都于此。然而这些政权几乎都是短命的，长不过百年，如东晋；短则只有十来年，如太平天国。特别是从东吴、东晋到宋齐梁陈，三百年中，有六个王朝在此建都，然后覆灭。后人来到这座城市，自然而然会兴起历史兴亡、王朝盛衰的感慨。韦庄作为由晚唐入五代的诗人，亲身经历过王朝末年的丧乱和政权的更迭，历史与现实交融，这种感慨会尤其强烈。

诗人所聚焦的台城，从东晋到宋、齐、梁、陈，都是宫城，是王朝中枢所在地，也是六朝政权更迭的直接见证者。只是到韦庄的时代，已经荒废了三百年。韦庄看到的台城，江雨霏霏，野草荒芜，曾经的宫殿楼阁，只剩下了断壁残垣；曾经的帝王将相，都化为了黄埃尘土；曾经的富贵繁华，都成为了过眼云烟。伤今怀古，真如梦幻一般。唯一不变的，就是长堤上的青青杨柳，它们还如三百年前那样，依旧轻盈繁茂，对人事的变化无动于衷。

柳树没有知觉情意，诗人指责柳树“无情”当然是毫无道理的。但从指责柳树“无情”中，正可见出人在面对历史沧桑、人世变幻时的悲怅。

社日^[1]
王驾^[注]

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半掩扉。^[2]

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1]社日：古代祭祀土地神的传统节日，分春社、秋社，时间分别在每年立春、立秋后的第五个戊日。

^[注]王驾（生卒年不详），字大用，号守素先生。晚唐诗人。

^[2]豚栅：猪栏。鸡栖：鸡窝。

【赏析】

读这首诗，就仿佛跟随诗人走进了桃花源。

依山傍湖的村庄，放眼望去，田野里庄稼长势喜人，预示着丰收的年景。走进村庄，看到家家户户都养猪养鸡，禽畜兴旺。在古典农业时代，猪和鸡是农家重要的财产。整个村庄静悄悄的，村民家里看不见人影，听不到人声，院门却都没有上锁。这可以感受到当地乡俗良好，民风淳朴。只是村中人都去哪儿了？

原来他们都去参加春社了。春社是农业社会里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在这一天，人们祭祀土地神，祈求好收成。祭祀土地神的酒肉是大家共同出资，祭祀完后也由大家共同分享这些祭品，还会有社鼓、社戏之类的节目表演。今年的社戏看来尤其热闹，直到傍晚日落，树影长长，人们才返回村中。很多人已喝得醉醺醺的，脚步踉跄，需要家人搀扶。

富足的生活，欢乐的节日，淳朴的民风，构成了古代农业社会最美好的画面。

寄人
张泌^[注]

别梦依依到谢家，小廊回合曲阑斜。^[1]

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

^[注]张泌（生卒年不详），唐末五代诗人。

^[1]谢家：东晋谢道韞出身高门，为历史上著名才女，故后人常以“谢家”泛指闺中女子。

【赏析】

一句“别梦依依到谢家”，透露了无限的思念与留恋，也能看出诗人对这里很熟悉。他在梦中回到这里，经过庭院，看到回环的游廊，曲折的栏杆。这里曾经留下多少他所思念的那个人的身影，他们曾经多少回在这里携手漫步，轻言浅笑。

夜晚的庭院寂寂无人，天空明月高照，月光将庭院照得很明亮，亮得能看清地上的落花。明月也曾经照着他们在这里夜半私语，似乎也知道他们如今已天各一方，当他在梦里返回到这里，明月特意为他照亮夜晚的庭院，照亮地上的落花堆积。春天就要过去了，恋情也要结束了么？

说不尽的相思，道不尽的忧伤，都在这幅画面里了。

贫女
秦韬玉^[注]

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益自伤。

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1]

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

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2]

^[注]秦韬玉（生卒年不详），字中明。湖南人。唐末诗人。

^[1]怜：喜爱。时世俭梳妆：即“时世妆”，当时流行的一种装扮。俭，通“险”，意为怪异。

^[2]苦恨：非常懊恼。苦，形容程度极深。恨，遗憾。压金线：用金线刺绣。

【赏析】

中国文学中有愤世嫉俗的传统，将自己或贤士的怀才不遇归咎于政治的混乱、社会风气的败坏以及其他人的道德感丧失。东汉赵壹在他的《刺世疾邪赋》中就感叹“邪夫显进，直士幽藏”，李白有《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也愤激地高唱“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秦韬玉的《贫女》继承了这一传统，不过通篇用了比的手法，略显含蓄。诗中的“贫女”出身贫寒，但既具备“风流高格调”，有美丽的容貌，高雅的气质，又“敢将十指夸针巧”，对自身的才能十分自负。可是现在这个时代的人们赞誉喜爱的是“时世俭梳妆”，贫女与时髦的社会主流格格不入，无人赏识她，这让贫女“拟托良媒益自伤”。她一方面坚持着自己的品格，“不把双眉斗画长”，一方面又对自己不能出嫁，年年“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处境而哀怨。

诗歌表面上在写感伤没有良媒不能出嫁的“贫女”，实际上句句都是出身寒微、仕进无路的“贫士”的牢骚，自叹沉沦下僚，无人荐举，自己的才华只能用来为上司捉刀代笔。

雨夜
张咏^[注]

帘幕萧萧竹院深，客怀孤寂伴灯吟。

无端一夜空阶雨，滴破思乡万里心。

^[注]张咏（946—1015），字复之，号乖崖。北宋初诗人。

【赏析】

帘幕在微风中轻摆，像一种诱惑，昭示着会有人来。院子里竹林深邃，风吹竹叶，满院萧声，预示着某种变化，但什么都没有发生。目中所见，皆是寂寞。诗人怀着客居异乡的孤寂，在灯影下独吟，满纸惆怅。

哪堪此时突然下起雨来，淅淅沥沥地下了一夜。雨滴在阶上，更滴在心头。原本还能承受的烦恼与乡愁此时突然奔涌而来，让人毫无防备。“无端”二字轻微的埋怨口吻表现乡愁噬心，诗人的情绪于是急转而下，甚至有些烦躁了。但夜雨哪有这等能耐？还不是因为诗人心头早已咽满了乡思？只是满载的那一刻，夜雨触发了而已。于是诗歌的节奏感清晰可见。全诗由景物的铺叙、渲染，氤氲到第四句，达到高潮。

思乡之“心”被空阶之雨声“滴破”，无形无相的乡思被赋予了质感，构思纤细新巧，令人耳目一新。

村行

王禹偁^[注]

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

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

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

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

^[注]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济州钜野（今属山东）人。宋初文学家。

【赏析】

开篇闲适怡人，信马由缰，诗人心中全无挂碍，谛听着山间生机勃勃的万千声响。虫鸣鸟啼，花落草长。山间万籁奏成一曲和谐的交响乐，自然活泼，生机盎然。而夕照时的山峰更有一种肃穆之美。光影切割出线条，山峰像雕塑一般静默无言，如天地观照山间生命的欢悦与消长，以沉默包容一切声响。“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其中融入了诗人对世界的领悟，静穆中包含活力，而真正的活力又是静穆的，万物喧腾，天何言哉。领会了这一点，诗人对山间艳丽的色彩、满缀的果实、扑鼻而来的花香就更能感到天地间的大美了。

然而明朗的欢悦总会被触动心弦，如同绚烂的西天暮色渐沉。也许是山村原树引起了乡愁，也许还有别的什么。但无论是什么原因，人们情绪跌落的瞬间被诗人不经意间捕捉了。“何事吟余忽惆怅”，“忽”字真实地表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情绪的颠簸，没来由的，只是在突然之间。诗人的“野兴”褪去时，忧伤的底色自然浮起。也许这就是生活。真实的每一天不正是在“野兴长”和“忽惆怅”之间徘徊来去、此消彼长吗？

微凉
寇准[\[注\]](#)

高桐深密间幽篁，乳燕声稀夏日长。

独坐水亭风满袖，世间清景是微凉。

[\[注\]](#)寇准（961—1023），字平仲。宋真宗时的宰相，北宋著名政治家。

【赏析】

寇准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景德元年（1004），契丹入侵，中外震怖，他力排众议，坚请宋真宗渡河亲征，至澶州迫成澶渊之盟而还。

然而一代名相寇准的诗风却清隽浑雅，风神秀逸，并无朝堂上“能断大事，不拘小节”的豪逸风采。他的名作《江南春》便是如此：“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江南春尽离肠断，蘋满汀洲人未归。”寇准颇爱王维、韦应物的诗，自己的诗风更近后者，因而蕴藉深婉，才思融远。

本诗写的是炎炎夏日中的一阵微凉。先以绵密的意象渲染浓密的树荫和蒸腾的夏日，“高桐深密间幽篁，乳燕声稀夏日长”。扑面而来的紧凑节奏恰好用来表现热浪的压迫感，连欢腾的幼鸟都不太叫唤了，人的懒散可想而知。此时，一句流畅疏朗的“独坐水亭风满袖，世间清景是微凉”像一股清流，驱散了炎炎夏日中的睡意沉沉，让人神清气朗、满目清凉。

诗句的紧与松、实与宕、浓与淡，和诗的内容、情绪贴合无间，堪称佳作。

梅花
林逋^[注]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1]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2]

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尊。^[3]

^[注]林逋（968—1028），字君复。钱塘（杭州）人。隐居西湖。

^[1]摇落：凋谢。

^[2]霜禽：羽毛洁白的鸟。偷眼：偷看。合：应当。

^[3]“幸有”两句：还好有诗人的低吟与之般配，而无须世俗歌舞相伴。

【赏析】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可谓历代写梅花的诗歌中最为人称道的一联了。本诗也以此联为胜。

首联盛赞梅花在百花凋零的严冬凌寒盛开。以“独”字带出颔联中梅花特有的美，神清骨秀，高洁端庄，幽独超逸。颔联以相关意象的叠加来表现梅之神韵：疏朗的影子、横斜欹侧的姿态、清浅的水面、浮动的暗香、月夜黄昏，都是幽静雅致、似有若无的状态。此联更妙在“横斜”“浮动”两词，它们同时搭配了前后名词，使这些意象飞动交织起来，充满了组合的可能。此联中的“疏影”“暗香”还被南宋词人姜夔用作两首咏梅诗的词调名。

诗人之所以能够精准地描述梅花的精神，因为他自己“弗趋荣利”“趣向博远”的品格。林逋，隐居西湖孤山，以种梅养鹤为伴，终身弗娶，人称“梅妻鹤子”，西湖处士，谥号和靖先生。他是宋初著名的隐逸诗人，虽然二十多年足迹不出城市，却声闻天下，引得许多士大夫前往西湖拜访。宋真宗甚至还命地方官特加劳问。欧阳修说林逋去世后，“湖山寂寥，未有继者”，可见对其仰慕之情。

江上渔者
范仲淹^[注]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注]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谥文正。苏州吴县人。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推动了“庆历新政”。

【赏析】

人人只道鲈鱼味美，诗人却关心捕鱼人的辛劳艰难。这首小诗的动人处正是诗人关心民生疾苦的政治家胸怀。“但爱”一句是普通民众的视角，“君看”一句则以谦谦君子的口吻道出诗人的悲悯情怀。吃鱼享受之余，不忘家国民生，此非心中有大爱，不可为之也。由此可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乃范公肺腑之语，绝非虚言。据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十四，范希文为诗，不徒然而作也，有《赠钓者》诗云云。率以教化为主，非独风骚之将，抑又文之豪杰欤！可见，范公写诗作文，不仅为纾解个人情感，更有天下胸怀。

但本诗并无说教气，以生动的画面含蓄地道出诗旨，将情怀收于隽永的“出没风波”中，意在言外，耐人寻味。

寓意
晏殊[\[注\]](#)

油壁香车不再逢，峡云无迹任西东。

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

几日寂寥伤酒后，一番萧索禁烟中。

鱼书欲寄何由达，水远山长处处同。

[\[注\]](#)晏殊（991—1055），字同叔。宋代著名词人。早慧，以神童召试，曾任宰相兼枢密使。

【赏析】

全诗写了分手后淡远的忧伤，想写信致意又动力不足的心情。然而写得绵渺清雅，铅华尽去。

诗歌首联借用乐府诗句“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钱塘苏小歌》）表述与情人分手，未再相逢。“峡云”出典于宋玉《高唐赋》，巫山神女自云“旦为朝云，暮为行雨”。“峡云无迹”便指情人离散，旧情难续。有趣的是诗人的态度，“任西东”，由着她去向何方。“任”字的潇洒、不执着奠定了全诗的基调，与后文的“淡淡”“溶溶”“几日”“一番”，一起构成诗歌轻倩的风调。

“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一联，既写眼前的花月晚风，也是回忆中与情人相见时的景色。过去的幽情与眼下的感伤，相互引发，相融一片。这不着痕迹又无处不在的感伤如何排解呢？借酒消愁吧。但几日下来，酒意伤人，愈感寂寞。举首翘望，寒食节因为禁烟而没了往日的热闹，只一番萧索景象。想将这心绪说与人听，音信却不知寄往何处，水远山长，哪儿都相同。尾联可用晏殊自己的词句来做笺注“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

宿甘露僧舍
曾公亮^[注]

枕中云气千峰近，床底松声万壑哀。

要看银山拍天浪，开窗放入大江来。

^[注]曾公亮（999—1078），字明仲。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市）人。宋仁宗时曾任宰相。

【赏析】

甘露寺坐落于镇江北固山，北固山只有三个山峰，何来“千峰”“万壑”呢？想来诗人在湿漉漉的枕上，感觉到了缭绕千峰的云雾之气。风吹松声，诗人听到的是万壑齐鸣的气势撼人。这虽非实际景象声响，但未尝不是诗人心中的真实体验。“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也不真，但确是李白心中的气象格局。诗人将精神景观与实际结合，往往会产生比实际景象伟岸浩渺得多的诗歌意境。此时，读者看到的不只是客观世界，更是透过诗人之眼看到的精神景观。

曾公亮是宋仁宗、英宗、神宗时期的三朝元老，曾任宰相，主持朝政，向神宗举荐王安石。执掌大国的人胸中自有天风海阔、千岩万壑，绝不局限于眼前耳目之间。只是前两句诗中，诗人还有些压抑，“哀”字流露出诗人被动的，甚至有些惊恐的心情。但伟大的人不会甘于被动的局面，他们会化被动为主动，以主宰的姿态迎接更大的风涛。因此诗人说“要看银山拍天浪，开窗放入大江来”。天浪不是涌进来，而是我放进来的。其中“要看”“开”“放”的主动态都显示了诗人面对惊恐迎难而上的豪迈英越之气，昂扬大气，令人振奋。

戏答元珍^[1]

欧阳修^[2]

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2]

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3]

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4]

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5]

^[1]元珍：丁宝臣，字元珍，诗人的朋友，时为峡州（治所在今湖北宜昌）军事判官。

^[2]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谥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吉州永丰（今江西永丰）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一。

^[3]天涯：此处指诗人贬谪之地夷陵（今湖北宜昌市）。

^[4]冻雷：初春时节的雷。

^[5]物华：美好的景物。

^[6]洛阳花下客：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至景祐元年（1034），欧阳修曾任西京（洛阳）留守推官。洛阳以牡丹花著称，欧阳修写过《洛阳牡丹记》。

【赏析】

此诗作于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其时欧阳修正被贬官峡州夷陵（今湖北宜昌）令。身遭贬谪，是一个人仕途上的重大挫折，通常都会心情不佳，意志消沉。如江淹《恨赋》中所说：“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坠心。迁客海上，流戍陇阴。此人但闻悲风汨起，血下沾襟。”范仲淹《岳阳楼记》也曾为这样的迁客骚人画像：“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同样遭贬谪，欧阳修却在这首诗中表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心境。

诗题中的“戏答”就透露出欧阳修写这首诗的心情不错。尽管诗的开头第一句“春风疑不到天涯”像一般被贬谪者的口吻，哀怨自己地处偏远，抱怨春风该来不来。这座山城中的物候也确实如此，已是二月，山城还看不到花开，橘树枝头还留有残雪和去年摘剩下的几个橘子，冬天似乎迟迟不肯离去。但诗人还是感受到了春天，从第一声春雷想到山中竹笋一定作势欲出了，夜晚北归大雁的鸣叫声让他动了思乡之情。从去年以来就抱病在身的诗人，感受到了春天的讯息，病也好了大半。

春天已经来了，虽然尚未看到花开，但诗人既不沮丧，也不焦虑，他知道山花烂漫的时候一定会来，只须耐心等待。

画眉鸟
欧阳修

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
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

【赏析】

画眉鸟鸣声动听，喜爱的人把它捉来，千方百计地驯化，把它养在装饰华美的笼子里，用精美的食物饲养，于是人就能随时听到它的叫声。

诗人以前听到过这样被锁在金笼里的画眉鸟的鸣叫，那时听来也是很好听的。而现在走入山林中，遍山万紫千红的野花点缀，种类繁多的林木茂盛，画眉鸟在林中飞来飞去，鸣叫不断。诗人这时听到的画眉鸟的啼鸣声，与以前听到的竟大不相同。这里的画眉鸟，没有人强迫，没有人逗弄，它们随意的鸣叫声千变万化，充满快活自在，美妙极了。

这首绝句写的虽是画眉鸟，其中恐怕不无诗人的人生体悟。一方面，“修齐治平”是古代读书人基本的人生价值追求，读书入仕是人生价值实现的基本道路；另一方面，进入官场意味着成为官僚体制的一分子，案牍劳形，名缰利锁，从此身不由己。当诗人从繁忙的公务中暂时脱身，来到山林中游憩，获得了片刻的自由，此时的心情，正与自由自在啼鸣的画眉鸟相近。

淮中晚泊犊头^[1]

苏舜钦^[注]

春阴垂野草青青，时有幽花一树明。^[2]

晚泊孤舟古祠下，满川风雨看潮生。

^[1]淮：淮河。犊头：淮河边的一个地名，在今江苏淮安市淮阴区境内。

^[注]苏舜钦（1008—1048），字子美。绵州盐泉（今四川绵阳东）人。北宋诗人，与梅尧臣齐名，并称“梅苏”。

^[2]春阴垂野：春天的阴云笼罩原野。幽花：幽静偏暗之处的花。

【赏析】

现代人想想古人的旅途，一定是很乏味的。不论乘车还是乘船，一日不过行数十里，没有数码产品可以解闷，沿途风景整天里也不会有什么变化。如果再赶上阴雨天，心情会更加郁闷。

但苏舜钦给我们看到了古人旅行中的乐趣。他遭到政敌的打击，被剥夺官职，离开京城，乘船沿运河南下。黄淮大平原上，在野外可以看出很远，一直看到极远处的地平线。此时正是春天，不过不是阳光明媚的天气，而是阴云密布，笼盖旷野。沿河青草弥望，看得久了恐怕会让人发困，宁可躲在船舱里睡觉。但诗人不觉得单调，随着船的行进，他饶有兴味地看着河的两岸，有时会看到一两株开满鲜花的树，在阴暗的天空下，让他眼前一亮。

船至棹头，日晚停泊，孤舟古祠，风雨大至。诗人也不因荒凉孤寂而愁苦，而是看河中潮水上涨，安闲自若，似乎连刚刚遭遇的政治陷害都忘了。

反而是我们现代人，由于有了更便捷的交通工具，帮助我们更快速地赶路，却也让我们忽略了旅途中的风景。

春晚
王令^[注]

三月残花落更开，小檐日日燕飞来。

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1]

^[注]王令（1032—1059），字逢原。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人。北宋诗人。

^[1]东风：即春风，这里指春天。

【赏析】

春天是欣然的时节，它的逝去往往会令人叹惋，然而本诗却半不如是。

诗中的核心是半夜啼鸣的子规，也就是杜鹃。据说杜鹃是古蜀国国君杜宇的魂魄所化，由于他生前失去了国家，因而化为杜鹃后的鸣声也极其悲苦。于是在中国古典诗文中，杜鹃向来是一个悲苦的意象。例如白居易《琵琶行》中说“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李商隐《锦瑟》中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秦观《踏莎行》中说“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都极尽悲伤之意。

王令笔下的杜鹃，在悲情之外，更多了一份豪情。暮春三月，花时已过，诗人却看到有残花凋落后再次开出新的花，燕子也仍天天飞到檐前。春天似乎并未逝去。这让诗人想到了夜晚听到的杜鹃的啼鸣，那么悲伤，却又那么坚毅，分明是在挽留春天，唤回春风。

春天，是如此美好。美好的事物，值得用生命去争取。

明妃曲^[1]

王安石^[注]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

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2]

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

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3]

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4]

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5]

^[1]明妃：即王昭君。历史上记载，汉元帝时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向汉臣服，汉匈再提和亲，汉元帝欲从宫女中选人出嫁单于为阏氏，王昭君主动请行。

^[注]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人（今江西抚州）。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2]丹青手：指画师毛延寿。

^[3]塞南：指汉朝。

^[4]毡城：指匈奴。游牧民族住在以毡做的帐篷里。

^[5]阿娇：汉武帝陈皇后小名阿娇，失宠后被幽禁长门宫。

【赏析】

王昭君，是中国历史上获得后人同情最多的女子之一。昭君出塞的故事，被一代代演绎，不断增饰。增加了画工毛延寿这个角色，由于他从中作梗，使王昭君入宫后从未被汉元帝召见；增加了对王昭君心情的描画，王昭君被迫远嫁塞外，必然哀怨愁苦，思念家乡。这两方面的增饰，成了昭君故事最吸引人的地方。而王安石偏偏在这两个方面都有话要说。

他说毛延寿死得很冤，王昭君是如此美丽，以至于她的画像远不及本人，这是由于“意态由来画不成”，责任不应该由画家来担负。

他说王昭君在塞外当然是愁苦的，是思念家乡的，但昭君的家人却寄信给她，要她安心在塞外，不要留恋汉朝宫中的生活，因为即使回到宫中也未必有幸福的生活。汉武帝的皇后阿娇就是一个例子，失宠后被打入冷宫，从此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

王安石一反此前人们写到王昭君时就表达同情的惯例，反而指出在塞外还有可能过得更幸福，得出“人生失意无南北”的结论，令人耳目一新。实际上王安石的《明妃曲》共有两首，另一首态度相同，发论更为惊人，竟然说出“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这样大胆的话，难怪在当时及后代都引起很大的争议。

示长安君^[1]

王安石

少年离别意非轻，老去相逢亦怆情。^[2]

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3]

自怜湖海三年隔，又作尘沙万里行。

欲问后期何日是，寄书应见雁南征。

^[1]长安君：王安石的大妹，嫁与工部侍郎张奎为妻，后受封为长安县君。

^[2]怆情：悲伤。

^[3]草草杯盘：随便准备的酒菜。

【赏析】

相传为苏洵所作的《辨奸论》中，指斥王安石是古今罕见的大奸大恶之徒，其中一个重大的理由是王安石“不近人情”。这里不谈王安石在政治上的的是是非非，从王安石的诗歌看，说王安石“不近人情”是很难令人认同的。《示长安君》一诗就体现了王安石深笃的兄妹之情。

王安石此诗作于四十岁时，长安君是他的大妹。古人结婚较早，从长安君出嫁到现在，漫长的二十余年已经过去。二十余年里，王安石仕途辗转，与妹妹相见的次数寥寥。长久别离后的每一次重逢，自然会有聊不完的事情，发不尽的感慨。尤其是这一次别后，王安石将要出使辽国，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再次相逢，都是未知。

简单的家常便饭，昏暗的烛光灯火，一家人围坐桌前，随意漫谈，说到开心处欢声笑语，说到伤感时黯然神伤。在诗中，我们读到的是手足情深的兄长，是感于哀乐的中年情怀。

泊船瓜洲
王安石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1\]](#)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1\]](#)京口：在长江南岸，今江苏镇江。瓜洲：在长江北岸，今扬州南郊。钟山：今南京紫金山。

【赏析】

瓜洲在长江北岸，与京口隔江相对；从京口再往钟山，也不过只隔了几座山。钟山所在的江宁，是王安石青少年时期生活过的地方，也是王安石罢相后为自己选择的终老之地。此时是熙宁八年（1075）二月，王安石正在进京第二次拜相的途中。这时距他熙宁二年（1069）第一次拜相开始推行新法已有六年，距他熙宁七年（1074）第一次罢相不到一年。此时的王安石，经历了推行新法以来的各种非难抨击，经历了政坛上的各种风波，心情与他六年前第一次进京拜相时已大不相同。刚刚渡江北上，就已回首瞻望。他知道前路将是艰难险阻，成败难料，而身后则是江南二月，草长莺飞。还没有离开，他已在希望着早日回来。

这首诗最被人津津乐道的是王安石在“绿”字上的反复推敲修改。据说看到过王安石创作这首诗的手稿，最初写作“又到江南岸”，“到”字被圈去改为“过”，又先后改为“入”“满”等十几个字，最后定为“绿”字。相比于其他几个字，“绿”具有鲜明的视觉形象，再辅以春风、明月，这美丽的江南的确值得王安石念兹在兹。

王安石的心愿也很快得以实现：一年后，王安石再次罢相，退居江宁，终老于此。

梅花
王安石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赏析】

梅在中国古代文人心目中有特殊地位。它是君子四友（梅兰竹菊）之首，也是岁寒三友（松竹梅）之一。它清高脱俗，幽香淡雅，被视为君子人格的象征。历代咏梅之作极多，名家名篇也不胜枚举，王安石的这首《梅花》即是其中之一。这首小诗看似脱口而出，不加雕琢，却每一句都极形象地刻画出了梅花的特征。

梅花是清高的。一树梅花静静地绽放于墙角，不炫耀，不迎合，远离尘俗。

梅花是孤傲坚贞的。它不畏严寒，经受住了严酷环境的考验，在百花畏伏的时候，它傲然绽放。

梅花是高洁的。它有雪一般的颜色，远远看去，仿佛白雪积于枝头。但你立刻就能分辨出那不是雪，因为你远远就会闻到它的清香。

这首诗意象鲜明，颇富理趣，写出了梅花的精神，也写出了一种理想人格。直到现在，仍然脍炙人口，受人喜爱。

春日偶成
程颢

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

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赏析】

日近中天，云淡风轻。淡与轻是天气，更是心境。诗人穿越花草，擦身柳条，跋涉前川，触目皆是游春之乐。这快乐看似源于春日风物，其实由内而外，源于一颗哲人的“心”，因而诗人说“时人不识余心乐”。程颢以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风云花木，是天地之仁。若能超越万物区别之心，便能感受到生活中处处有仁、有美。哲学的思力终将回归生活，返璞归真，外发为一派少年般的快乐。

这与曾点相似，孔子问学生们的志向，他最喜欢曾点的回答：“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程颢赞美曾点说：“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他认为，曾点的“乐”源于充盈饱满的内在和对大道周流的领会，“胸次悠然”，“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缺。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程颢的快乐心境与之相似，“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乐其日用之常”。明道先生用诗歌来表达快乐，凡人如你我何不用生活来践行呢？

偶成
程颢^[注]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

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

^[注]程颢（1032—1085），字伯淳，世称明道先生。著名理学家，与其弟程颐并称“二程”。

【赏析】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侧听鸟啼虫鸣，卧看云卷云舒。此刻，心中没有预设、没有成见、没有私心，万物与我浑茫为一。于是“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滔滔逝水、花叶生灭、四季流转，大自然的荣枯像是天道的容颜，展示着与人相似的哀乐与兴衰。因而程颢不除窗前的草，他要留下来观察造物生意，又用小盆养鱼数尾，时时观之，观万物自得意。

人与万物在同一片天空下，自然遵循着同样的法则，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放下“私”“智”，静观万物，便能感受到物我通灵，天人合一。庄生梦蝶、子非鱼、天籁之声，即超越万物的分别，在有形之外的风云、光影、声音变幻中领会世界运行的奇妙机理。

于是理解“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大公”之人“适道”而无私心，以欣赏的眼光、淡然的心境“物来而顺应”，自不会被物界的贫富、琐碎所左右，而有从容的定力与自信。但“到此是英雄”的又岂止是男儿呢？

和子由澠池怀旧

苏轼^[注]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注]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并称“三苏”。北宋杰出的散文家、诗人、词人、书法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赏析】

人与外界的相遇是流动的。一次会面，一行旧题，都留有我们生命的痕迹。当我们起身前行时，那些痕迹被理所当然地抛在脑后。但当我们瞻顾过往，回味余温时，发现那些痕迹竟也和我们一样在时间的长流中改易或新生。此时，唯一能承载过去的，只有回忆了。

苏轼二十六岁时便有这样的领悟，并在唱和弟弟苏辙（字子由）的诗作中以雪泥鸿爪的形象表现出来。原诗《怀渑池寄子瞻兄》怀念的是兄弟俩第一次途经渑池、离乡赴京的场景。那时苏轼二十一岁，风华正茂，三苏同行，壮志凌云。然而此次，苏轼却是单独经过渑池。这五年间他经历了兄弟高中科考、母亲过世、回乡丁忧、赴京制科考首名、长子诞生等人生起伏。此次再见渑池，不免有物是人非、雪泥鸿爪之叹。岂知鸿爪也在变化！渑池寺庙的主持奉闲和尚圆寂了，弟子为安置舍利建了新塔，当年在寺壁上的题诗也不见了。留有那时痕迹的大概只有你我心中的回忆了。还记得吗？崎岖的路漫长，人马疲惫，跛驴嘶鸣，现在想起来依然有趣而温馨。人生无常，世上留踪倏忽难留，长久存留的怕只有你我的记忆了吧。

饮湖上初晴后雨（其二）
苏轼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赏析】

此诗出口成诵，耳熟能详，乍看是赞美西湖两种不同的美，但配合第一首读，便发现“此中有真意”，这首诗是苏轼日后达观心态的诗意展现。

“朝曦迎客艳重冈，晚雨留人入醉乡。此意自佳君不会，一杯当属水仙王。”早上还是艳阳高照，晚间却下起雨来，难免有人觉得扫兴。但苏轼说“此意自佳君不会”，如果放下对雨的偏见，抖落雨带来的烦恼，那西湖夜雨自有空蒙诗意之美。于是顿觉，“淡妆浓抹总相宜”。妙处就在这一个“总”字。若以天地之眼观照万物，放下个人得失与偏见，那万物“总”有其美好。如《超然台记》中所说：“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如果打开理解，放下执念，拥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那万物“总”有其可观可乐相宜之美。

于是人生的升迁贬逐也不再是欢乐与苦闷的两端。无论哪种境遇，皆有风味妙处。即使被放到天涯海角的海南，苏轼也能找到快乐。“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西湖的那一场雨，不仅是一场空蒙的盛宴，更开启了苏轼超然物外的智性人生：无论生命阴晴圆缺，他“总”能感知内在的自信与自由。

题西林壁
苏轼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赏析】

经历了人生的起伏跌宕，苏轼眼中的大自然充满了哲理与深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从不同角度看一个事物，往往会有不同的观感和结论。科恩的歌词说：“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从完整性的角度看，裂痕自是一道醒目的疤，但换一个角度，又何尝不是光明的入口呢？横看成岭，侧看为峰。贬谪是放逐，也可以是奇游，就看选择“远近高低”哪个视角了。苏轼的选择是——“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但智慧不仅在于视角的转换，更在于整体观瞻和超越个人得失的眼光。远近高低，无论怎么转换都仍未跳出身在其中的局限，只得一隅，不见其余。《超然台记》中说：“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乌知胜负之所在。”因而当我们以天地视角给眼前碎片一个整体的观瞻时，个人命运的起伏就如四季流转、花谢花开，都是自然的，而这才是人生的“真面目”。

此诗看似浅白，其实渗透了苏轼被贬黄州后的解悟，也融合了在庐山学禅的心得，因而古人说此诗“亦是禅偈，而不露禅偈气”。

惠崇春江晚景^[1]

苏轼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2]

^[1]惠崇：宋初僧人，能诗善画。

^[2]蒌蒿：一种水草，既是河豚的食物，又是鱼羹的佐料，且能解毒。

【赏析】

这是一首题画诗，再现了画中春日萌发的细节：翠嫩的竹林旁绽放了三两枝艳丽的桃花，鸭子水上游来游去；滩涂上长满了蒌蒿，短平平地像庄稼人剃头后新生的青发；哦，也许还有水波的微颤，让好胃口的诗人想到了当季最鲜美的河豚。“三两枝”“先”“短”家常的字眼，将三四月间春天即将盛放的清新可爱点染得恰到好处。

然而诗不仅是静止画面的罗列，更拥有温度和浓浓的生活情趣。“暖风熏得游人醉”，人在春风中会散淡陶醉，鸭子在融漾的春水中想必也很享受吧。于是有了“春江水暖鸭先知”这句天趣盎然的诗。不承想这句诗竟引来清代诗人的纷纷聚讼。毛奇龄说：“鹅也先知，怎只说鸭？”真是令人哭笑不得。诗中的鸭可以是春日里的任何风物。诗句的妙处在于诗人物我两忘、陶然忘机的童趣，想到鸭子享受着暖洋洋的水，苏轼的表情大概和小孩子一样惬意快活吧。这样天真有趣的人才会由满地柔嫩的蒌蒿想到鲜美的河豚，作诗时的诗人恐怕已经馋涎欲滴了吧。此时的苏轼已经历了残酷的乌台诗案和黄州之贬。年近半百的他却毫无阴影，仍葆有活泼可爱的性灵，这大概正是这首小诗生命力之所在吧。

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
苏轼

东风未肯入东门，走马还寻去岁村。

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

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

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1]

^[1]招魂：《楚辞》中有《招魂》篇。

【赏析】

正月里，春风还不肯来到东门，那我们就主动“还寻去岁村”吧。去年此月此日，也是我们来到这里，连记录感想的诗韵也一样。苏轼以主动寻春的姿态给黄州的贬谪生活制造了一个有趣的节日。每年的同月同日，在同样的地点庆祝节日，像秋日南来的鸿雁，很准时。

场景再现消解了中间的时光，一下子从去年跳到今年，仿佛这一年什么都没发生过，“事如春梦了无痕”。当然，其间肯定发生过很多事，留下很多痕迹，但又何须挂怀呢？就让它们如春梦一般缥缈远逝吧。人的一生要经历那么多纷杂之事，其中有多少真正值得记忆，又有多少会在心田留下痕迹呢？忘记，也许正好不忘初心。

春寒料峭，喝下几杯浓浓的酒。野外耕作的老头苍老的脸上露出温厚的笑容。山水之乐，人情朴野，诗人渐渐淡忘了他当时的困厄，说：“我和朋友们约了每年都来这儿，我过得很好，大家不用为我调离黄州之事而奔走麻烦。”一个人在失意痛苦的时候，还总想着让大家都能得到安慰，都生活得愉快些，真是忠厚心肠、旷达襟怀。千百年来，苏轼总能得到后世人们的喜爱和敬仰，大概正是因为他的温厚、有趣和坚强总能给人们带来温暖的感召与力量吧。

海棠
苏轼

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

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1]

^[1]花睡去：唐明皇登沉香亭，召太真妃，于时卯醉未醒，命高力士使侍儿扶掖而至。妃子醉颜残妆，鬓乱钗横，不能再拜。明皇笑曰：“岂妃子醉，直海棠睡未足耳！”（宋释惠洪《冷斋夜话》）

【赏析】

春风袅袅，高处海棠泛着清丽的光泽。花香融在朦胧的雾里，月亮要转到回廊那边去了，海棠将沉没于黑暗。此时，诗人顿起怜惜之心，如此芳华，怎能独栖于昏昧幽暗中？于是诗人持高烛照之，以免娇艳妩媚的海棠无人欣赏。“只恐”二字表现了诗人对海棠的宠溺和小心护爱。“睡”和“红妆”更将海棠花比作美人，表达诗人对海棠的多情、痴情，颇有几分神瑛侍者对绛珠仙草的怜惜爱护之意。

“此诗极为俗口所赏，然非先生老境。”清代诗人查慎行评论说。但这是真实的苏轼。东坡之所以可爱，正在于其雅俗共赏。他有“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超越，也有“一树梨花压海棠”的谐趣，他有“自爱铿然曳杖声”的忠贞气概，也有“春宵一刻值千金”的旖旎风情。他在“尚余孤瘦雪霜姿”的《红梅》诗中寄托人格，也在缱绻多情的《海棠》诗里展现怜爱。他坚贞、忠厚、幽默、多情，这所有一切的叠加，才是一个真实而丰富的苏轼。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苏轼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1]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1]鲁叟：孔子。乘桴：《论语》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轩辕：黄帝。奏乐声：《庄子》说，黄帝在洞庭湖边奏乐。此指海涛声。

【赏析】

斗转星移，已近深夜。呼啸了大半夜的风雨终于停下，一片晴朗。六十五岁的苏轼正要告别谪居三年的海南，回到中原。再渡琼州海峡时，他写下了这首诗。

于是首联中的“苦雨终风”有了深意，仿佛遥远而漫长的贬谪。恩赦还朝的喜讯好比“云散月明”。这一夜的“参横斗转”，似乎浓缩了无数个日夜的星辰变幻；三更之夜，像一场无比漫长的等待。看似写了气象变化，细味却是人生的本相。豁然开朗的不仅是天空，更是心境。“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本”字表现了诗人对“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老子》）的信念。即使门下秦观写下万艳同悲之句“落红万点愁如海”，苏轼也说“新恩犹可觊，旧学终难改”——即便赦免可期待，自己一贯的见解也不更改。“天容海色本澄清”中有着解悟的自信，归去也，“也无风雨也无晴”。因此，苏轼不怨。在这天之涯海之角，他领略了来自太古的天地之美，也做好了“乘桴浮于海”的准备。只是被召回中原而空余壮志。诗人积极地看待儋州之行，“所欠唯一死”的贬谪于是成了他一生最骄傲的游历，“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临平道中
道潜[\[注\]](#)

风蒲猎猎弄轻柔，欲立蜻蜓不自由。

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

[\[注\]](#)道潜（1043—约1106），字参寥，本名昙潜，苏轼为其更名道潜。宋代诗僧。

【赏析】

“参寥子尝在临平道中赋诗云云，东坡一见而刻诸石。”“宗妇曹夫人善丹青，作《临平藕花图》，人争传写。”可见当时人们对这首小诗的喜爱与赞叹。

农历五月是夏季最舒服的时候。微风柔暖，抚弄着山间万物，柔韧的蒲草在风中摇摆，猎猎微响。羽化不久的小蜻蜓在风中飞累了，想停在蒲草上歇一会。然而轻柔的风像在和它玩有趣的游戏，摆弄着小草，总不让它稳稳停下。看它稚拙而又有些着急的样子，参寥子像儿童一般感到了大自然生动的情趣。他就这样在山间小道上自得其乐地走着，一路玩赏着花草树虫，自由自在。峰回路转地走到山下，忽然一片豁然开朗，无边无际的荷花盛放满整个水面，甜美的色彩，荷风的清香，还有如此盛大而宁静清丽的美，让诗人无比惊喜、赞叹而又沉醉！

诗人以敏锐的细节捕捉了五月江南独特的美，细物灵动轻柔，远景宽广而又甜美。诗人还在行进中自然地带出路转溪头忽见的意外惊喜，节奏的变化构成诗歌的戏剧性。若非一颗超越凡俗的赤子之心，岂能将灵动流转的生趣写得如此自然浑成？不知佛家去执无我的修养是否有助诗人毫无成见地观察这个有趣的世界，至少南宋另一个诗僧志南也有如此玲珑的诗：“古木阴中系短篷，杖藜扶我过桥东。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

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二首
黄庭坚[\[注\]](#)

投荒万死鬓毛斑，生出瞿塘滟滪关。

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

[\[注\]](#)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苏门四学士之一，“江西诗派”的开创者，与苏轼合称“苏黄”。

【赏析】

绍圣初，五十岁的黄庭坚修国史被诬陷，而被贬至万死之地，诗人却将被动的贬谪化为主动的奔“投”，豪迈勇敢的态度令人赞赏。

但诗人的逆境才刚刚开始。移徙戎州（今四川宜宾）之后，他又一直流转于四川湖北一带，远离家乡，奔波劳碌。七年里，鬓发斑白的诗人身处逆境，却安然度之。“胸中已无少年事，骨气乃有老松格”，“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是他流寓江湖时的诗句。他还为苏轼的《和陶诗》作跋：“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在“杀”气笼罩下，苏轼照样“饱吃饭”“细和诗”，淡定坦然的气度让身为苏门学士的诗人备受激励。

历尽坎坷后，五十七岁的老诗人不想竟等来恩赦，活着走出瞿塘峡、滟滪关。此处的“瞿塘滟滪”既是诗人回乡之路的最艰险处，更是生命中最难度过的流离贬谪。如今已然度过，劫后重生的喜悦油然而生。因而虽未到江南，诗人不由“先一笑”，放逐归来的欣幸跃然纸上。这“笑”源于洞庭湖壮阔的自然风光，更源于诗人度过逆境后不畏磨难、豁达自信的自然流露。“对君山”中“对”的沉着，正表现了诗人从死地中走出的自信和坦荡不惧的内心化境。

登快阁
黄庭坚

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1]

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2]

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3]

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4]

^[1]痴儿：夏侯济写信给傅咸说“生子痴，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痴，复为快耳”。此处作者自谓，反用其意。

^[2]落木：杜甫《登高》“无边落木萧萧下”。

^[3]“朱弦”句：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青眼：阮籍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人，以白眼对之，嵇康造访，乃见青眼。

^[4]长笛：马融《长笛赋》“可以通灵感物……写神喻意……溉盥污秽，澡雪垢滓”。白鸥：《列子·黄帝》海上有好鸥者，每日从鸥鸟游，父亲说：“听说鸥鸟和你玩，你抓一只来给我玩玩。”次日此人至海上，鸥鸟不复来。

【赏析】

登快阁自然是快乐的，何况繁杂的工作都完成了。登楼时，诗人不禁步履带风，跃级而上。到达阁顶后，眼前一片开阔清朗。倚栏而望，夕阳映照漫天霞光。远处的树摇落了满身树叶，只留下高阔清癯的树身。视线穿过不再绵密的树冠，到达更远的远方。疏朗带来的通透给秋日带来旷远的气息。千山绵展，天际远大。能领会这澄明开阔之美的人一定有皓月清风般的胸襟。只是诗人的知音不在身边，无人领会他的拨弄珠弦的心声。好在还有美酒相伴，足以令人兴致盎然。万里归家吧，吹奏那澡雪滓垢的长笛，我心只与那毫无机心的白鸥结盟。

诗歌借秋景表现内在澄明高旷的人格境界，在文字上则充分表现“江西诗派”的特点：字字有来历，但又被诗人点化得不着痕迹，在平淡浑然中蕴有一份醇厚的知趣。这就是江西诗派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以故为新”之法。

寄黄几复
黄庭坚

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1]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2]

想得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烟藤。

^[1]不能：传说大雁南飞至衡阳回雁峰而止，难以到达广东。

^[2]蕲（qí）：乞求。三折肱：断了三次胳膊，则为良医。此处反用其意。

【赏析】

万里之遥的朋友之谊是本诗的最动人处。山谷与黄几复是早年知交，作此诗时，山谷在山东德州，黄几复在广州四会县，都在海边，却相隔万里，因而首句说“我居北海君南海”。如此山长水远的距离，写信不免周期过长或难以寄达，连传书的大雁也只能婉拒了吧。诗人以奇思妙想来表达音讯难通之慨，心思新巧，情意深沉。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一连串普通的名词被诗人组合出两个对比鲜明的意境，是读书人诗意生活背后的艰辛，抑或当年桃李树下对酒清谈后，十年之久的风雨离别？这两个相反的面向可能同处于一段生活中，也可能分布于人生不同的阶段。但它们都是诗。它们像生活中的黑白两键，古往今来的人都用它们来弹奏自己生活的乐章，弹出起伏跌宕，含韵悠长。

此刻的黄几复恐怕正在一段压抑的乐音中吧。一介寒儒，家徒四壁，诗人希望他在蛮荒之地凡事都能顺利，但岭南言语不通、文化迥异，大概只有在书里，黄生还能得到些慰藉。而书外与之相伴的恐怕也只有悲哀的猿声和弥漫的瘴疠之气了。尾联中，诗人流露了对友人深深的担忧与同情。

偶题
张耒^[注]

相逢记得画桥头，花似精神柳似柔。

莫谓无情即无语，春风传意水传愁。

^[注]张耒（1054—1114），字文潜，号柯山。苏门四学士之一。

【赏析】

四目相对的那一瞬间，眉梢眼角，波光流转，空气中悬浮着情丝，绵密而静定。

《偶题》第二首云：“偶然相值不相知。”可见这组诗写的是一个在桥头相逢而不相识的女子，这位女子如花一般娇美，如柳一般柔情。“邂逅相遇，适我愿兮。”虽然遥遥站立，但心中的情愫已弥散在空气中。四目相对的一瞬间，即使不言不语，和煦的春风、融漾的春水已将温柔的情意、淡淡的忧伤传递到目光的另一边，不知姑娘是否收到，又将如何作答。全诗对人物不着一字，但春天的风物，花、柳、风，却道尽了邂逅美丽女子时温柔的心境。

襄邑道中
陈与义

飞花两岸照船红，百里榆堤半日风。

卧看满天云不动，不知云与我俱东。

[注]陈与义（1090—1138），字去非，号简斋居士。洛阳人。北宋南宋之交的著名诗人。

【赏析】

二十七岁的诗人行船于襄邑道上，轻快闲适。这轻快由丰富的色彩可知，飞花的红，榆树的绿，满天的白云和天色的蓝，真可谓“光景明丽”，童趣盎然。

两岸飞花因船儿疾行而有些朦胧，色块的飞驰显出繁花的艳丽与浓密，照着船儿都泛出红光。诗人惬意地躺在船上，一抬眼便感到明媚与飞扬。

绿意盎然的榆树堤有百里之长，仅半日小船就疾驰而过了，不由让人想到李白的那句“千里江陵一日还”。与“百里榆堤半日风”一样，两句都以距离和时间对比来表现轻舟飞飏。而此诗的落点在“风”字，更多了一份触觉的想象。风吹满袖，皮肤感到簌簌舒爽。流水淙淙，风行水上，闭上眼，都能感到轻舞飞扬。

于是诗人童心乍起，满天的白云像在动，又不像在动。诗人揉揉眼睛，恍惚间云仿佛停了下来。“不知”二字充满了懵懂的妙趣，若换成“原来”，倒成了恍然大悟的清醒了。“不知”二字使读者明了实情，而诗人还沉醉在满天白云不动的孩童般的惊异中呢！

怀天经智老因访之
陈与义

今年二月冻初融，睡起苕溪绿向东。

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

西庵禅伯还多病，北栅儒先只固穷。

忽忆轻舟寻二子，纶巾鹤氅试春风。^[1]

^[1]纶（guān）巾：丝带做的头巾。鹤氅（máo）：鸟羽制的外衣。

【赏析】

思念好友，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忽忆轻舟寻二子，纶巾鹤氅试春风。”诗中率真任性的潇洒不由让人想到《世说新语》里的王子猷：“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四望皎然……忽忆戴安道……即便夜乘小船就之。”

诗人大概也向往六朝文人的随性洒脱，于是想象自己身着六朝名士喜爱的“纶巾鹤氅”在船头迎风而立。“纶巾鹤氅”并非实指，只是以高雅的装束来表现内在高尚的人格。诗人欣赏淡泊平和的僧人和“君子固穷”的儒生。“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在潦倒不遇的情况下，仍能有所坚守，保持气节不败，不像小人一样无所不用其极，这是诗人令人尊敬的品格。

在二月冻初融的季节，诗人一觉醒来，忽觉满溪春水，悠悠东流，绵延葱翠的绿意令人心旷神怡。诗人虽然客居异乡，却有诗书相伴，并不孤寂。在某个杏花飘落、春雨潇潇的日子里，收到来自好友的消息，更添了心神相契的愉悦。这两位人格高尚、淡泊名利的挚友，想想都觉美好，或者就出发去探访他们吧，正好只隔一条苕溪。高昂的兴致、恬然的诗意，想来三个君子的交谈一定风雅怡乐，“坐到更深都寂寂，雪花无数落天窗”。

三衢道中^[1]

曾几^[注]

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2]

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

^[1]三衢：即衢州，在今浙江省，因境内有三衢山而得名。

^[注]曾几（1084—1166），字吉甫，号茶山居士。赣州（今江西赣州市）人。南宋诗人。

^[2]梅子黄时：农历五月，梅子成熟的季节。却：再。

【赏析】

江南的梅雨天是令人厌烦的，下起来没完没了，连绵不断。今年梅子黄时，居然日日放晴，实在难得。于是诗人兴致勃勃，前往三衢山中游玩。先乘船沿着一条小溪溯流而上，直到溪水变浅，船不能再往前行，舍船登岸，沿山路继续去往山的更深更高处。

山中植被茂盛，树木葱茏，虽是炎炎夏日，有树荫遮蔽，走在山道上，一定是凉爽的。诗人对于一路游玩的风景和心情没有明言，而是着眼于返回时的路程，与来时一样的绿树浓荫，比来时更有趣味的是，绿树荫中时不时传出几声清脆悦耳的黄鹂鸣叫。

人们记游时通常着重写去时路上的景色，对于返程很少再费笔墨，因为这时游兴已尽，身心俱疲。而曾几依然心情愉快，游兴不减，可见三衢山中的景色，实在美丽宜人。

小池
杨万里 [\[注\]](#)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注\]](#)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江西吉水）人。南宋著名诗人，与陆游、尤袤、范成大并称“中兴四大诗人”。

【赏析】

一幅非常可爱的画面。

画面的中心是一个小池，小池中一眼泉水，清澈平静的水面，池边树投下一片树阴。池中有荷叶荷花，一朵荷花的花苞刚刚冒出水面，还未开放，一只蜻蜓已停在上面。

诗人没有出现在画面里，可是他对这方景物的喜爱之情跃然纸上。“惜细流”的、“爱晴柔”的，都是诗人。发现立在小荷上的蜻蜓，诗人更是欣喜不已。他把他的情感投射到这些景物中，景物之间，景物与诗人之间，建立起了融洽亲密的联系。

诗人给我们呈现的，不单单是一个小池，更是一个有情的世界。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杨万里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赏析】

净慈寺在西湖南岸，走出净慈寺，就能看到西湖，看到贯穿西湖南北的苏堤白堤，看到对岸的孤山北山，稍微侧下头，就能看到同在西湖南岸的雷峰塔。诗人没有写这些景色，不是它们不美，而是它们一年四季永远都在那里。这个六月夏日的清晨，诗人走出净慈寺，抬眼看到西湖时，占据他视野的是湖中挨挨挤挤向远处绵延伸展的莲叶，和一朵朵挺出水面盛开的荷花，在清晨阳光的照耀下，朵朵荷花显得别样红艳。

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在六月的夏日清晨，有别样的美丽。弥望的莲叶的碧绿，无数的荷花的红艳，让诗人目不暇给，目光实在没有空暇再去关照别的景物了，尽管也是极美的。

闲居初夏午睡起二绝句（其一）
杨万里

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

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

【赏析】

当人忙碌到身不由己的时候，慵懒就会成为一种幸福的向往。杨万里这首诗就是在表达一种纯粹的慵懒状态。

在初夏的午后，天气还不十分炎热，午睡醒来的诗人无所事事，也不觉得需要做什么事。睡前吃的梅子，现在口中还留有余酸。他百无聊赖地坐在窗前，窗外的芭蕉叶清新碧绿，让暑热都减退了几分。将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几个孩子正在跑来跑去，追逐随风飘浮的柳絮。

儿童一派天真，对于追逐柳絮这种事情也能玩得兴高采烈。而在大人眼中，儿童的这种行为无疑是毫无意义、十分好笑的。可是毫无意义同时意味没有功利目的，没有世俗心计。诗人看得津津有味，悄悄地分享着儿童的快乐。

诗人表面上在说：我很慵懒无聊。但他眉眼里的神情，却分明是在炫耀：我很悠闲自在。

游山西村

陆游^[注]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1]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2]

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3]

^[注]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绍兴）人。南宋诗人，诗作存世有九千三百余首。与杨万里、尤袤、范成大并称“中兴四大诗人”。

^[1]腊酒：腊月里酿造的酒。足鸡豚：指菜肴丰盛。豚，小猪，这里指猪肉。

^[2]春社：立春后第五个戊日，人们在这一天拜祭土地神，祈求丰收，并有各种娱乐活动。

^[3]闲乘月：悠闲地趁着月色前来。无时：随时。

【赏析】

陶渊明之后，田园诗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蔚为大观。田园诗写农家生活、田园风光，其中固然有如陶渊明“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这般辛劳的耕作体验，或如范成大“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这般揭示农民被剥削的痛苦现实，但大多数文人写田园，是将田园生活理想化，乃至作为自己精神家园的安放地。陆游的《游山西村》中，就有这种寄托。

诗中的“山西村”，风景优美，村周围柳暗花明；农人热情好客，用“腊酒”“鸡豚”——一个农家所能提供的最好的饮食款待客人；生活快乐富足，箫鼓声声，村民们正在春社上欢歌笑语。如果要去“山西村”，需要走过一重重山水，不小心可能会迷路；村中人衣冠简朴，还保留着古风。

诗人来到这里便不想离去，这里有他理想的生活，没有纷争，没有烦恼，人情淳朴，生活简单悠闲。这里不正是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世外桃源吗？

书愤 陆游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1]

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2]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3]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4]

^[1]那知：哪知。

^[2]瓜洲渡：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国海陵王完颜亮对南宋发动全面进攻，被宋将虞允文大败于采石矶，战船全被烧毁，海陵王被迫移驻瓜洲渡。金国将领发动兵变，杀了海陵王。大散关：地处今陕西宝鸡，自古以来就是连通陕西和四川的交通要道，南宋在此多次击败来犯的金兵，最著名的一战是建炎四年（1130）由吴玠率数千宋军击退完颜宗弼（金兀术）率领的十万金兵。

^[3]塞上长城：见《南史·檀道济传》，宋文帝忌憚当时名将檀道济，借故将其杀害，檀临刑前怒叱：“乃坏汝万里长城！”斑：黑发中夹杂了白发。

^[4]出师一表：指诸葛亮《出师表》。名世：名传后世。堪：能够。伯仲：本指兄弟排行的次第，伯是老大，仲是老二，这里比喻不相上下，难分高低。

【赏析】

陆游身当南宋，一生都主张对金用兵，收复北方失地。但南宋的大多数时期都是主和派占上风，因而陆游的壮志终身不得实现。每当念及沦陷的国土，想到自己没有机会杀敌报国，他的内心就充满愤懑。

这首《书愤》，是陆游六十二岁时所作，这时他已是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退职居家也已长达六年。他回忆起青壮年时期，那时充满理想和豪情，立志收复中原。南宋的两场大胜仗也激励着他。一场发生在大散关，由南宋初期的名将吴玠指挥，以数千宋军击退十万金兵；另一场发生在采石矶，金国皇帝海陵王率领的金兵在此遭受重大失败，战船全部烧毁，移驻瓜洲渡后被臣下杀死，南宋取得了对金作战的最大一次胜利。

然而两次重大胜利并没有坚定南宋政府北伐的信心，在金兵退去后，偏安求和的心态又在执政者中成为主流。作为主战派，陆游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投闲置散中度过。他以“塞上长城”自诩，他相信自己的才华，能为北伐贡献力量，可惜国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在一年年的等待中，他已垂垂老矣。

陆游想到了诸葛亮，想到了诸葛亮的《出师表》，诸葛亮以益州一州之地，为了兴复汉室，尚且多次北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何况现在南宋拥有半壁江山！朝中执政者的软弱无能让他悲愤，年华流逝而壮志未酬让他悲愤，他把他的悲愤写入诗中。他的悲愤，他的忧国之情，足以当得起本诗的最后一句：千载谁堪伯仲间！

临安春雨初霁^[1]

陆游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2]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3]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4]

^[1]霁：雨后或雪后转晴。

^[2]世味：指社会人情。京华：京城。

^[3]矮纸：短纸，小纸，斜行：倾斜的行列。草：指草书。细乳：沏茶时水面呈白色的小泡沫。分茶：宋元时煎茶的方法，注汤后用箸搅茶乳，使汤水波纹变成种种形状，故而称“戏”。

^[4]风尘叹：因风尘污染衣服而叹息。见陆机《为顾彦先赠妇》：“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

【赏析】

暂且收拾起杀敌报国的豪情，遮盖了恢复无望的悲愤，在杏花春雨的江南里，陆游也平和了许多。客居京城，尝够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满怀的落寞和愁绪，在“小楼一夜听春雨”中流露无遗。但陆游似乎已经懒得抱怨和指责，他听到了叫卖杏花的声音，即便独处小楼，即便僻居深巷之中，他也感到了春光的明媚，感到了江南春天的美好。白日无事，以写字品茶作为消遣，日子倒也悠闲。但自己来京城是为了什么呢？与其在京城无聊地消磨时光，不如早点回家吧。

这首诗语气平和，遣词平淡，但意旨含蓄，情感深沉。诗人其他诗作中常见的对朝廷偏安政策的失望和对恢复之志不能实现的悲愤，在这里都隐而不见了。但不论彻夜无眠卧听雨声，还是看似悠闲地白日消遣，都能感到诗人的欲说还休。毕竟，在无边春雨淅淅沥沥的夜里，想到有明艳的杏花正在绽放，沉郁的心情总会好一点。

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二首（其二）
陆游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1]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2]

^[1]轮台：在今新疆境内，是汉唐时在西域的边防重地。这里代指边关。

^[2]夜阑：夜深。铁马：披着铁甲的战马。冰河：河水封冻成冰，指北方的河流。

【赏析】

梁启超曾作诗称赞陆游：“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的确，杀敌报国，收复失地，是陆游一生的信念，也是陆游一生的诗歌创作主题。创作《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时，陆游已是六十八岁的高龄，正退居在山阴老家。

尽管朝廷的消极主战、积极主和让陆游屡屡失望，但他从未绝望，他的报国之情至老也没有衰减。他不受重用，被弹劾罢官，凄凉的个人处境，他全然不介意。唯一让他念念不忘的，就是被重新起用，到边关前线，为国效力。半夜听到屋外风雨大作，都能让他心情激荡，联想到战场上千军万马的奔腾厮杀之声。

“铁马冰河”，大军北上，是陆游一生的梦想；如今虽僵卧孤村，而豪情依旧，梦想不灭。

沈园二首
陆游

其一

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1]

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2]

其二

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3]

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4]

[1]画角：古代乐器名，外有彩绘，故名“画角”，其声哀厉高亢。

[2]惊鸿：曹植《洛神赋》有“翩若惊鸿”之句，比喻美人体态轻盈。这里指唐琬。

[3]梦断香消：指唐琬亡故。不吹绵：指柳絮不飞。

[4]行：即将。稽山：会稽山，在今浙江绍兴。吊：凭吊。泫然：流泪貌。

【赏析】

与表妹唐琬的爱情悲剧，是陆游心头一生的痛。陆游二十岁时与唐琬结婚，夫妻恩爱，感情极深，无奈陆游的母亲不喜欢唐琬，这段婚姻只持续了三年就被迫结束，此后两人各自婚嫁。陆游三十一岁那年，到沈园游玩，偶遇唐琬夫妇，唐琬遣人送酒肴致意，陆游怅然良久，在墙壁上题《钗头凤》一词离去。唐琬读词后悲不自胜，不久郁郁而终。陆游在此后的五十多年里，曾多次返回沈园，并写有多首追忆、悼念唐琬的诗。《沈园二首》是其中最著名的两篇。

这两首诗作于陆游七十五岁时，唐琬已经逝去四十多年。第一首诗写故地重游，沈园内的亭台变化很大，可是陆游眼中看到的，仍是四十多年前，唐琬从这里走过。她就像一只翩然飞过的鸿雁，桥下池水映出了她美丽的身影。第二首诗写四十多年过去了，沈园的柳树都已衰老得飘不出柳絮，自己的生命眼看也要走到尽头，唯一不变的是心中对唐琬的怀念和止不住的伤心落泪。

一位七十五岁的老人，站在沈园的小桥上，临风洒泪，泪水中有追忆，有愧悔，有哀婉，有此生不渝的爱恋，在中国文学史上，站成了一幅动人的画面。

示儿
陆游^[注]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1]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2]

^[1]元知：原本知道。元，通“原”。

^[2]王师：指南宋朝廷的军队。中原：淮河以北被金人侵占的地区。家祭：祭祀家中先人。乃翁：你们的父亲。

^[注]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南宋哲学家、教育家、诗人，其思想上承北宋程颐程颢，为宋朝理学集大成者。

【赏析】

死后不论有知无知，生前的世界对死去的人都会失去意义。生前不论富贵显达，还是贫贱卑微，不论是处高位者费尽心机地争权夺利，还是居下位者辛辛苦苦地蝇营狗苟，在死亡面前都显得无足轻重。大概所有的人在面对死亡时都会幡然醒悟吧，放下心中的一切，去往另一个世界。

陆游在临终前也体悟到了一个“空”字，原来世界上的一切，人生中的种种，都是空幻虚无的，随着生命的终结，都将如过眼云烟，消逝不见。然而唯一一件事是陆游放不下的，那就是国家仍未统一，北方国土仍未收复。这是陆游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信念，即使死亡也无法让它终止。于是留下遗嘱给自己的儿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南宋宁宗嘉定二年十二月，陆游逝世，享年八十五岁。临终前写下了这首《示儿》，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收复中原，国家一统。这位伟大的诗人，用他的绝笔之作，也用他的一生，诠释了什么叫“爱国”。

春日
朱熹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1]

^[1]等闲：平常，轻易。东风：春风。

【赏析】

这首诗极易被误认为一首游春的诗，因为它的确写出了春光的绚烂、赏春的愉快心情，与任何吟咏春光的诗作相比，它都不失为是一篇佳作。

然而它并非实际写景之作，这从“泗水滨”三字即可读出。泗水在现在的山东，据说孔子曾讲学于洙、泗之间，故而后人以“洙泗之学”称孔子之学。朱熹在这里说自己“寻芳泗水滨”，其实是指自己游于圣人之门，求学问道于儒学；心有所悟后，再重新打量这个世界，所见就与以前有了不同：“无边光景一时新。”一旦证悟，就会发现圣人之道并不是什么玄奥高深的东西，只要你体悟到了，便能从世间的万事万物上都看出儒家之道、万物之理。悟道后的愉快、喜悦、安详的心情，和信步春光中轻风拂面、百花盛开的感觉，一般无二。

观书有感二首（其一）
朱熹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1]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2]

^[1]鉴：镜子。

^[2]渠：它，指方塘之水。那得：怎么会。

【赏析】

半亩方塘如一面镜子，可见塘中之水清澈平静。半亩方塘虽小，却能涵括天光云影；塘水虽然平静，却有天光云影在其中“共徘徊”，静中有动，整个方塘都是活泼泼的。为什么方塘能如此清澈呢？原来它有活水不断流入。如果是一塘死水，很快就会变得污浊恶臭了。

“半亩方塘”就是人的方寸之地，也就是心。“天光云影”就是宇宙间的森罗万象，能够现于人心。可是人心如何才能清楚有序地把握森罗万象，特别是察考推究出其背后之理呢？这就需要读书，不断地吸收、借鉴别人的知识、思想和智慧。

黄庭坚曾说：三日不读书，便觉言语无味，面目可憎。这说的是不读书的坏处。而朱熹这首《观书有感》则说的是读书的好处，读书可使自己心地清明。

题临安邸^[1]

林升^[注]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1]邸：旅店。

^[注]林升（生卒年不详），字梦屏，约生活于宋孝宗年间，生平不详。

【赏析】

杭州在北宋时就被词人赞为“东南形胜，三吴都会”，“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其富庶繁华为其他城市所不及。宋室南渡，宋高宗将杭州改名临安，成为南宋事实上的都城。名虽曰“临安”，实际上打定了偏安的主意。上自皇帝贵臣，下至富室豪家，或在杭州城内，或在西湖边上，纷纷营建殿阁楼台，甲第宅邸。杭州的繁华，倍于从前。然而这样的繁华，危如累卵，沦陷的国土尚未收复，北方外敌入侵的威胁从未消除。所有的人都在追逐醉生梦死的生活，杭州做了安乐窝，西湖成了销金窟。

诗人怀着极大的忧虑，看着西湖边上的道道青山、重重楼阁，看着达官显宦们日日饮宴、夜夜笙歌，看着西湖边游人在暖风中陶醉于湖山美景。诗人不由沉痛地发问：你们什么时候才能从醉生梦死的生活中清醒过来？你们真的把杭州当作汴州了吗？

“直把杭州作汴州”一句犹有意味。一层意思是对“游人”的劈头发问，你们不思恢复，忘了真正的都城汴州还被金人占领着。更深一层的意思，则是警告“游人”：若只知歌舞作乐，追求豪奢，终将有一天，眼前的楼台歌舞，尽数化为灰烬。诗人的警告可谓沉痛悲愤，可惜无人理会，直到蒙古人兵临城下，南宋朝廷覆灭。汴州陷落的历史，在杭州重演。

游园不值
叶绍翁[\[注\]](#)

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注\]](#)叶绍翁（生卒年不详），字嗣宗，号靖逸，被看作江湖派诗人。

【赏析】

访友不遇，却被诗人写得温柔多情、诗意盎然。

春日里，诗人出门访友。一路春光融融，暖风熏人醉，温柔摇漾。走到友人家门口，薄薄的苍苔上有串屐痕，是主人出门时留下的吗？诗人没想主人不在，倒疼惜起柔嫩的苍苔来。春意如此美好，主人应该多加怜惜啊。于是诗人轻轻地叩柴门，像怕惊扰了这宁静的春色。只是叩了很久，也无人应门。

白跑一趟，失落总是有的。但对世界温柔以待的人总能发现惊喜与美好。此行没遇上主人，但满园的春色可是想我去看它们的，对苍苔都有“怜”意的人一定会惊叹于这满园的春色吧。于是它们在门后蓄势勃发，不安分地伸出一枝热烈的红杏，来与我打个热情的照面。主人无情，花草有意，春色的蓬勃、涌动、饱满与热情像是回应我对苍苔的“怜”惜。此行“不值”主人，却“值”了这满园春色的心意，诗人的惊喜之情油然而生。一枝红杏的优雅热情，红绿搭配的明快鲜艳，以少胜多的无尽想象，都让诗人兴致盎然。失落而惊喜的心理变化，更为诗歌带来跳脱的意趣。而这惊喜本身不正源于诗人心中对春色温柔的爱怜吗？

约客
赵师秀^[注]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

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1]

^[注]赵师秀（1170—1219），字紫芝。永嘉（今浙江温州）人，为“永嘉四灵”之一。

^[1]灯花：灯芯燃焦后掉落下来的火星。

【赏析】

与人约会，久候不至，闲来敲棋，力道震落了灯花，可见灯芯燃了很久，诗人也颇有点无聊烦躁。何况黄梅时节，闷热潮湿，家家都落着不大不小的雨，滴滴答答的，连日都不放晴。青蛙聒噪地直鸣，此起彼伏，总不给人安静。诗人着意聆听着叩门声与脚步声，冲耳而入的却尽是雨声蛙鸣。夜越深，声越明，而客人却迟迟没有来。焦躁中，诗人下意识地拨弄棋子，仿佛要弄出一点声响来打破沉寂，然而连这声响都是那么单调无聊。

有趣的是，全诗读来并无烦躁的戾气。赵师秀所在的“江湖诗派”追求清空风雅、不着痕迹的诗风。诗人用它来摹写日常烦恼，于是生活与诗之间产生了一个奇妙的距离。写诗时，诗人用清空的心去审视烦躁的事件，于是浓浓的烟火气被赋予了另一种淡然的意义。换言之，诗歌将日常生活雅化了。生活的细节被当成客体审视、观察、表达。诗人将自己从日常中抽拔了出来，让作诗的自己去看那个生活的自己，于是等候的焦躁中有了美和趣味，生活被筛选成了一首诗。

江阴浮远堂

戴复古^[注]

横冈下瞰大江流，浮远堂前万里愁。

最苦无山遮望眼，淮南极目尽神州。^[1]

^[注]戴复古（1167—1248），字式之，自号石屏。天台黄岩（今属浙江台州）人。南宋江湖派诗人。

^[1]淮南：指今江苏、安徽省长江以北、淮河以南之地。当时南宋与金划淮为界，淮北是金人统治区。

【赏析】

江阴地处长江南岸。从诗中来看，浮远堂建在长江边的一座高冈上。滚滚长江从浮远堂前经过，自西而东，流入大海。诗人俯瞰长江，心中的悲愁也如滔滔江水，奔流万里，无止无休。诗人的愁来自何处呢？

抬头极目远眺，视线越过长江，江北就是平旷的江淮平原，无遮无拦，可以看到极远处。然而那极远处是什么地方？现在的国土，到淮河就到了边界，更远处的淮河以北是曾经的国土，现在却被金人统治。看到了，只让人徒增心痛。

诗人的愁，原来是为国土沦丧而愁。在悲愁中，诗人突发奇想，如果有大山横亘在眼前，遮挡住视线，看不到逼近长江的防线，看不到沦陷的国土，应该就不会像现在这么愁苦了吧。

过零丁洋^[1]

文天祥^[注]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2]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3]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4]

^[1]零丁洋：即伶丁洋，在今广东省珠江口外。

^[注]文天祥（1236—1283），字履善，一字宋瑞，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南宋末坚持抵抗元军，兵败被俘，最终就义。

^[2]起一经：因为精通一种经书，通过科举考试而被朝廷起用做官。干戈寥落：指抗元战争接近尾声南宋抵抗力量大部被消灭。四周星：四周年。

^[3]惶恐滩：在今江西省万安县，文天祥曾战败后经惶恐滩撤到福建。

^[4]丹心：红心，比喻忠心。汗青：古代用竹简写字，先用火烤干其中的水分如出汗，干后易写而且不受虫蛀，故称汗青。这里指史册。

【赏析】

文天祥第二次被俘后，被元军押解着乘船经过零丁洋时，写下了这首诗。

文天祥于二十一岁时考中状元，出仕为官，迭经宦海风波，后罢官闲居。当宋末蒙元大举入侵，一路长驱直入，直指南宋都城临安时，文天祥毁家纾难，起兵勤王。其间经历过惊心动魄的谈判被囚、九死一生的只身逃亡、艰苦卓绝的率军抵抗，最终再次兵败被俘。

当文天祥第二次被俘，南宋残余力量的抵抗正接近尾声，此时距文天祥起兵勤王已过去四年。回顾四年来的经历，蒙元入侵，山河破碎，南宋的江山如飘摇的柳絮，眼看就要随风而逝；他自己也屡战屡败，而今成为阶下囚，恰如雨打浮萍，飘零凄苦，命悬一线。

文天祥清楚地知道他面临的命运。如果投降，凭他的地位和声望，必能在新朝廷里获得高官厚禄。如果坚持气节，则无异于选择了死亡。文天祥这里不存在“如果”，“舍生取义”是他必然的选择。正如孟子所说：“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所以他毅然吟唱出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极其悲壮崇高的声音。

在后来被囚大都时所作的《正气歌》中，第一句就是“天地有正气”。文天祥的气节和诗作，岂不就是天地间的浩然正气？

论诗（选一）

元好问^[注]

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

^[注]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山人，世称元遗山。金代杰出诗人，金亡不仕。

【赏析】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陶渊明的诗句看似朴实无华，却风味醇厚，历久弥新，因而元好问称其“一语天然万古新”。这并非新论，却准确精练。支撑这天然浑成、不事雕琢文风的是陶渊明真诚淳朴的心。他的《桃花源记》表现的正是个毫无机心、朴拙恬然的世界，“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渔父陶然“忘”机，才得入桃林，后来机心四起，便无缘再见桃源。可见诗人对“真淳”的看重。这真淳使简素的文风自有丰厚饱满的意蕴，故苏轼称之“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如同一个不饰雍容而自然纯朴的姑娘，豪华落尽，反而更显其内美。这与元好问的文学主张“以诚为本”相似——“由心而诚，由诚而言，由言而诗”，“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

“豪华落尽见真淳”的渊明是性情中人，“夏月虚闲，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如此惬意，让人忘记一切烦恼，晋宋之际的纷争统统抛诸脑后。然而究竟是惬意让人心空，还是心空让人惬意呢？也许是放下了济世的抱负，归隐田园，以独立的姿态远离苟且、谄媚与贪婪，方能尽享清风明月吧。而这并不代表陶渊明不问世事，对时代缺乏热诚与关切。“未害渊明是晋人”一句道出羲皇上人背后的忠贞气节，龚自珍说“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朱熹也以为陶渊明是“欲有为而不能者也”。

这四句诗勾勒了一个立体的陶渊明：天然、真淳、自在而忠正。二十八岁的元好问创作了三十首类似的绝句，纵论汉魏至赵宋的诗人、作品与流派。以诗评诗，写自己心中的文学史，而这评论本身也成为了后代文学史中一串闪耀的明珠。

岳鄂王墓^[1]

赵孟頫^[注]

鄂王坟上草离离，秋日荒凉石兽危。

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

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

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

^[1]鄂王：宋宁宗时追封岳飞为鄂王。

^[注]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吴兴（今浙江湖州）人。以书画著名，宋宗室，入元后为官。

【赏析】

欧颜柳赵，楷书四大家中的“赵”即赵孟頫。赵体遒丽圆转，秀逸纯熟，是为大家。只因赵孟頫身为宋宗室子孙而入元朝做官，其字未备受推崇。但赵孟頫是痛苦的，诗中的他借着岳飞墓唱尽了心中的悲哀、无奈和沉痛。

故国英雄的墓冢上荒草离离，似乎已被人忘却，但诗人没忘。秋风萧瑟，石兽高踞，肃穆冷峻的氛围让诗人倍感亡国之悲，也许还有些许惭愧。当年的南宋君臣渡过长江，偏安一隅，徒留中原百姓望穿秋水，渴盼着南宋反攻。绍兴十年，岳飞进兵河南，已打到了开封西南的朱仙镇，河南河北人们都纷纷响应，打起了“岳”字旗。此时，秦桧却将岳飞召回，以“莫须有”之罪将其杀害。从此，偏安局面形成，收复中原无望，“天下中分遂不支”，可以想见中原父老对抛弃自己的母国深深的失望。二、三联中，有对自家先祖的责备、对中原百姓的同情、对英雄已死的绝望和对偏安形势的不满。但现在的自己也只能像无奈的中原父老一样，寄人篱下，对已易主的山水低唱一首心中的悲歌。

墨梅
王冕^[注]

我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

^[注]王冕（1287—1359），字元章，别号煮石山农。浙江诸暨人。元朝著名画家、诗人，擅画墨梅。

【赏析】

全诗浅白，却自有高格，不媚俗的清华充满天地。

“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曰王羲之之墨池者……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我家”原来语带双关，不仅指自家，还映带了书圣王羲之。墨池虽在江西临川，但王羲之是会稽人，与王冕所在的诸暨不远，且两人同姓，故王冕亲切地称之“我家”。在向本家先贤致敬的同时，王冕恐怕也有隐隐自比的意味。书圣以字扬名，同样勤勉且志存高远的自己能否以墨梅名垂千古呢？

答案是肯定的，这首题画诗的原作《墨梅图》已是中国艺术中的瑰宝。画面中一枝梅花横出，枝干劲挺，花朵秀雅清拔，自有一种超逸沉着的美，正合诗中一个“淡”字。不是平淡、寡淡，而是不阿世、不媚俗的清淡，是诗人人格的寄托。时值元末，王冕对天下纷乱洞若观火，而拒绝元人荐官。他不求当世之名，而将一腔济世之志化为清白简傲的梅花，寄托于未来，末句的“留”字正展现了诗人志向所在。“越有狂生，当天大雪，赤足上潜岳峰，四顾大呼曰：‘遍天地间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胆澄澈，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如篴，穿曳地袍翩翩行，两袂轩翥，哗笑溢市中。”天地大雪中澄澈高洁的是梅花，更是诗人自己。

白燕
袁凯^[注]

故国飘零事已非，旧时王谢见应稀。
月明汉水初无影，雪满梁园尚未归。
柳絮池塘香入梦，梨花庭院冷侵衣。
赵家姊妹多相忌，莫向昭阳殿里飞。

^[注]袁凯（生卒年不详），字景文，号海叟。松江华亭（今属上海）人。明初诗人。

【赏析】

此诗相传有个故事，尚未出仕的袁凯拜访诗坛领袖杨维禎，见茶几上有时太初的一首《白燕》诗，看完说“此诗写白燕尚未尽体物之妙”。杨维禎不以为然，袁凯回家连夜步其韵作《白燕》诗，杨维禎叹赏不已，袁凯一举成名，时称“袁白燕”。

又值元明迭代之际，天下纷乱，因而首句“故国飘零”为下句铺垫的同时（“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也寄寓了身世之慨。于是诗歌开篇有了广阔沧桑的意味。颔联则极写“白燕”之“白”。皎洁的月光洒满汉水，白燕高翔，融化在一片银辉中，乍看都不见踪迹。雪满梁园之时，恐怕更难辨认。不过此时它在南方，尚未归来。到了初春，池塘柳絮纷飞，千树万树梨花飘落，白燕在其中轻鸢掠影，像一个清甜的梦。春寒料峭，白燕可别飞往看似繁华热闹的帝王家啊，昭阳殿里已有飞燕姐妹互相猜忌。

本诗巧用诸多典故，除了上文提到的，还有汉梁孝王与文士在梁园赋雪的雅事，以及晏殊的名句“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风调旖旎。而乱世感慨和不入帝王家的劝谏使本诗更显厚重。

客中除夜
袁凯

今夕为何夕，他乡说故乡。
看人儿女大，为客岁年长。
戎马无休歇，关山正渺茫。
一杯椒叶酒，未敌泪千行。

【赏析】

诗歌起句新巧，以“他乡故乡”对《诗经·绸缪》中的“今夕何夕”，既点明“除夜”，又表示身在“客中”。妙手解题，不着痕迹。

颌联“看人儿女大，为客岁年长”令人激赏。每个字都稀松平常，组合起来却力道千钧。像《红楼梦》里香菱说的：“圆字似太俗，合上书一想，倒像是见了这（情）景的。若说再找两个字换这两个，竟再找不出两个字来。”起首的“看”字拙朴家常，却有极大的包含。长辈看到孩子成长的欣慰，除夕之夜只能看他人儿女的酸楚，五味杂陈、难以名状的情感都包含在冷静的“看”字中，喜乐衬着哀凉。眼睁睁看着别家孩子成长，自家儿女却没有父亲注视的目光。然而在除夕之夜，这客居的忧伤全不能说，笑意不免有些怔怔，也不知自家的孩子冷暖如何，个儿长了多少，回家时是否还认得自己。孩子们的成长同时也是时间的刻度，印刻着父辈的羁旅与衰老。于是心情更闷塞沉重了。但叙述依然是平淡的，反而显出惆怅的钝重。这是中年人的惆怅，克制而不煽情。

颌联精彩如此，后两联却难以为继。颈联豪壮，却欠些含蓄。尾联则疲态尽露，有力竭之感。原本的深沉含蓄没沉住气，终于一泄而出了，隽永的情感顿时失了韵味，没了回味的可能。

兰溪棹歌^[1]
汪广洋^[注]

凉月如眉挂柳湾，越中山色镜中看。
兰溪三日桃花雨，夜半鲤鱼来上滩。^[2]

^[1]兰溪：今浙江金华境内的兰溪江。棹歌：船家行船时唱的歌。
^[注]汪广洋（？—1379），字朝宗。江苏高邮人。明初政治家、文学家。
^[2]桃花雨：江南春天桃花盛开时下的雨。

【赏析】

这首诗被很多人误认为是唐代诗人戴叔伦所作，而委屈了它的真正作者明朝诗人汪广洋。不过它的意境纯粹、语言明快，的确很有唐诗的韵味，也难怪至今仍有人执着地将它归于戴叔伦名下。

江南山水清丽婉约的特点，在本诗中被很传神地描画了出来。一钩新月，纤细如眉，半悬天空；月下一片河湾，沿河种着柳树，春天的柳树枝条轻柔，在月下轻轻飘拂。河水平静清澈，犹如一面镜子，河两岸群山的水中倒影，清晰妩媚。这是一个清新平静的江南春夜，却绝不死寂。桃花盛开的时令，刚刚下过三天的春雨，在险滩处，河水流得湍急；鱼群在夜半游上浅滩，泼刺有声。

“棹歌”是渔人唱的歌。唱这首歌的渔人，一定收获很多，心情大好。从这首诗中，我们能听出他的愉快活泼。

石灰吟
于谦^[注]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1]

^[注]于谦（1398—1457），字廷益，号节庵，官至少保，世称于少保。杭州府钱塘县（今浙江杭州）人。明朝政治家。

^[1]浑：全。

【赏析】

这是一首托物言志的诗。只是作为有所寄托有所寓意的“石灰”，在传统文人看来，实难登大雅之堂。然而经于谦点染，“石灰”的气节比之于松、竹、梅等竟毫不逊色。

石灰是由石灰石经高温煅烧而成。为了得到石灰，人们首先要到山中采挖石灰石，然后这些石灰石被敲碎，放入窑中经一千度左右的高温烧制。从这样一个石灰烧制的过程中，于谦看到了仁人志士无所畏惧的凛然气节和崇高精神，他们经受了“千锤万击”“烈火焚烧”的考验，即使“粉骨碎身”，也要坚持道德原则。

诗歌的情感极为激烈、坚定，是对一种理想人格的赞美，也是诗人自己的追求和自喻。

泛海
王守仁^[注]

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1]

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2]

^[注]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号阳明，世称“阳明先生”。余姚（今属浙江宁波）人。明代思想家，“心学”流派重要人物。

^[1]险夷：危险与平安。

^[2]飞锡：锡杖，即和尚的禅杖。隋朝智者大师到天台山，曾乘锡杖飞过两山之间。

【赏析】

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儒，也是明朝最伟大的哲学家。他在三十五岁时遭遇了人生中最重大的挫折，由于得罪宦官刘瑾，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王阳明心中生出遁逃之念，于是没有前往贵州，而是在钱塘江搭商船欲往舟山，不料途中遇飓风，船被吹至福建。登岸后，王阳明心有所悟，在一山寺壁上题下此诗。

诗中的“险夷”，既是指泛海时遇到的惊涛骇浪，也指他当时仕途的风波险恶，他被贬龙场驿丞后，刘瑾仍未善罢甘休，甚至派刺客沿途追踪暗杀。他当时所经历的，可谓凶险已极。然而只要内心平静沉稳，不论身外的世界如何天翻地覆，自己都可以无畏无惧，安详从容，就像一片浮云在高空飘过。一旦明了这一点，波涛汹涌的大海就化作了开朗光明的世界，自己犹如一位高僧，在乘着锡杖御风而行。

写下这首诗后，王阳明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前往贵州龙场，由此发生了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龙场悟道”，王氏的心学体系于焉成立。

宿金沙江

杨慎^[注]

往年曾向嘉陵宿，驿楼东畔阑干曲。^[1]

江声彻夜搅离愁，月色中天照幽独。

岂意飘零瘴海头，嘉陵回首转悠悠。^[2]

江声月色那堪说，肠断金沙万里楼！

^[注]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今属四川)人。明代文学家。

^[1]嘉陵：嘉陵江，是长江的一条支流，流经四川境内，在重庆注入长江。

^[2]瘴海头：南方有瘴气之地的尽头，这里指云南。

【赏析】

杨慎是明代著名的大才子，状元及第，前半生仕途顺遂，后因忤皇帝意而被贬戍云南，他的后半生便是在云南度过，最终死于戍所。

杨慎的家在四川，这首诗是他被贬谪云南后，自云南往四川省亲，在金沙江畔借宿过夜时所作。诗歌首先忆及往年离开家乡时在嘉陵江畔的一次借宿，那一晚他心中充满离愁，在江声月色中辗转难眠。他以为那时的孤独忧伤就已经难以忍受了。哪里想到如今飘零到云南的瘴疠之地，相比于嘉陵夜宿之时的孤独忧伤，此时经历了宦海浮沉、人生起落，以戴罪之身，居生死不测之地，其处境可以用“悲惨”来形容。

同样的夜宿江畔，同样的江声月色，彼时彼地还能听江声，看月色，沉浸于离愁孤独之中；而如今内心充满凄苦沉痛，江声月色实足以令自己肠断。

独坐
李贽^[注]

有客开青眼，无人问落花。
暖风熏细草，凉月照晴沙。
客久翻疑梦，朋来不忆家。
琴书犹未整，独坐送残霞。

^[注]李贽（1527—1602），字宏甫，号卓吾。福建泉州人。明代著名思想家，泰州学派的宗师。

【赏析】

李贽的独坐有一种悠远的意味。

“人散后，一钩淡月天如水”，但李贽的独坐不那么落寞。他问候花瓣离开花朵的忧伤，或在琴书未整理时，目送漫天绮霞。落花、晚霞都是生命将尽的绚烂，但诗人并不感伤。他“问”落花、“送”晚霞，平静地体会它们萧散的意趣，在对自然的观察和互动中获得陪伴与乐趣。他看融融的春风吹拂柔嫩的细草，凉月朗照平沙，体会自然中的冷暖变化、细微与深广。

当然友人的来访更令人愉悦，甚至让他忘了思乡的忧伤。但李贽和阮籍一样，只对性情高雅之人青眼有加，对庸人则白眼对之。《高洁说》中他说“住龙湖，虽不锁门，然至门而不得见，或见而不接礼者，纵有一二加礼之人，亦不久即厌弃”。可见，诗中“客”与“朋”是志同道合的知己，才能让他“开”眼对之。

但李贽的孤独与清高并不酸腐，而自有悠然的气息。“若为追欢悦世人，空劳皮骨损精神。年来寂寞随人漫，只有疏狂一老生。”他不愿媚悦世人，因有元气淋漓的思想支撑——“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吃饭穿衣，无伦物矣”，“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这些异端思想震怒当世之人，但即使被以“惑世诬民”之罪下狱，他也并不妥协。这是李贽的孤独，孤独而气壮。

杂言
王稚登[\[注\]](#)

冻云寒树晓模糊，水上楼台似画图。

红袖谁家乘小艇，卷帘看雪过鸳湖。

[\[注\]](#)王稚登（1535—1612），字伯谷，号松坛道士。苏州人。明朝后期的诗人、书法家。

【赏析】

云朵凝冻，寒树模糊。夜雪将湖心亭装点得皎洁清丽，在迷蒙的水雾中，如云上仙宫伫立。一幅静美的雪湖冬晓图如在目前，朦胧、清寒、高洁。

此时，一条小艇驶入画里。红袖格外醒目。是谁家女子在这凛冽的清晨泛舟看雪？如此清雅，想必有一颗雪湖般澄净的心。船上帘幕卷起，女子呼出的暖气消散于弥漫的水雾中。诗歌并未描摹她的样貌，但可以想见她的贞静与性灵。

秋日杂感客吴中作十首（选一）

陈子龙^[注]

行吟坐啸独悲秋，海雾江云引暮愁。

不信有天常似醉，最怜无地可埋忧。

荒荒葵井多新鬼，寂寂瓜田识故侯。^[1]

见说五湖供饮马，沧浪何处着渔舟！^[2]

^[注]陈子龙（1608—1647），字卧子，号大樽。松江华亭人，明末起兵抗清，诗风苍劲。

^[1]葵井：长满野草的水井。瓜田识故侯：秦时东陵侯邵平，秦亡后靠种瓜谋生。此指沦为平民的明朝贵族。

^[2]五湖：江湖。供饮马：给马喝水，补给清军。渔舟：喻指归隐。

【赏析】

诗作于顺治三年。苏州一带（吴中）已被清兵占领，故国沦丧的哀恸夹带着悲秋，如天风海雾般汹涌而来。于是激愤之言呼之欲出：苍天昏聩如醉，大地被践踏，无处理忧。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南明朝廷软弱无力，清兵铁蹄直下，江浙一带的水井都已荒枯，到处都是死亡；曾经的贵族像东陵侯邵平一样沦为平民，朝不保夕。听说各处均已沦陷，不知自己将归隐何处。

开头两联用天地海秋等意象，使亡国孤愤之情激荡在天地之间，强烈而浓郁。但颈联惨烈悲凉的描述让人心惊，情绪急转直下。“沧浪何处着渔舟”无论是疑问句还是反问句，答案都渺茫无依，飘散在风里。诗歌最后在无奈、迷茫和无力感的情绪中作结。整首诗由壮而悲，由悲而茫，勃郁之气无力支撑到底，也是亡国之音哀以思的表现吧。

白下^[1]
顾炎武^[注]

白下西风落叶侵，重来此地一登临。
清笳皓月秋依垒，野烧寒星夜出林。
万古河山应有主，频年戈甲苦相寻。
从教一掬新亭泪，江水平添十丈深。

^[1]白下：南京。

^[注]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入。易代之际从事抗清活动，为明清之际大学者，开清代朴学之风。

【赏析】

顺治十七年，郑成功率水师攻南京失败，清兵仍占领南京。志在反清复明的顾炎武眼见复国无望、战乱频仍、民生疾苦，心中倍感沉痛。

顺治十四年（1657），顾炎武曾晋谒明孝陵，以寄托故国之思，因而诗中说“重来此地一登临”。之后他返回故乡昆山，变卖家产，纵游天下。他曾远至山海关凭吊清兵入关的战场，次年又到达南京。南北万里的行走，使诗人看到各地逐步安稳下来的百姓和清政府的实际统治，年届五十的他也不复当年国破家亡时的忧愤难当了，毕竟“利民”“生民”“藏富于民”才是国家根本。“万古河山应有主，频年戈甲苦相寻。”战乱相继，苦的是百姓，万古河山，总要有人来管理，或者就算了吧。但诗人究竟是不甘的，萧瑟清冷的景物传递了心中悲凉，“白下西风落叶侵”，叶落侵袭人心，“清笳皓月秋依垒，野烧寒星夜出林”，胡笳音起，野火照寒星，秋月依着军垒升起，徒洒清晕。郑成功此败，复国已然无可奈何了，诗人只能像东晋南渡的臣子一样，在新亭慨叹：“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山河易主，泪洒长江，以寄亡国哀思。

客发苕溪^[1]

叶燮^[注]

客心如水水如愁，容易归舟趁疾流。

忽讶船窗送吴语，故山月已挂船头。

^[1]苕溪：在今浙江境内，发源于天目山，流入太湖。

^[注]叶燮（1627—1703），字星期，号己畦。吴江（今属江苏苏州）人。清初诗论家，世称横山先生。

【赏析】

把愁比作江水，在古典诗词里并不鲜见；尤其在李后主名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后，诗人通常都不敢再鲁莽地使用这个比喻了。但叶燮却知难而进，写出了新意。他将“客愁如水”拆成了两个相承接的比喻，“客心如水”和“水如愁”。既写出了客愁如水之绵长不断，又两个“水”字相接，有顶真之趣。同时节奏明快，照应了下句中的“疾流”。而第二句也让我们明白诗人已经在返乡的船上了。诗人归心似箭，但船行速度仍然出乎他的预料，突然听到船窗外有人在说家乡话，意识到船已进入家乡境内。向窗外望去，正看见月已升起。

诗的前两句写乘船返乡，一路思乡心切和急迫之情。后两句写进入家乡境内的喜悦与亲切心情。陶渊明辞彭泽令后乘舟回家，通过写恨船行之慢（《归去来辞》：“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来表达回家之急切。叶燮这首诗却恰相反，写船行之速甚至超出了自己的预料，以此表达突然到达家乡后的惊喜与见到家乡熟悉景物后的亲切。

秋柳四首（选一）

王士禛^[注]

秋来何处最销魂？残照西风白下门。^[1]

他日差池春燕影，只今憔悴晚烟痕。^[2]

愁生陌上黄骢曲，梦远江南乌夜村。^[3]

莫听临风三弄笛，玉关哀怨总难论。^[4]

^[注]王士禛（1634—1711），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晚号渔洋山人。济南府新城县（今山东省桓台县）人。清初著名文学家。

^[1]销魂：指极度悲伤。白下：南京的别称。

^[2]差池：参差不齐。《诗经·邶风·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其羽。”

^[3]黄骢曲：据《乐府杂录》：“黄骢叠，唐太宗定中原所乘马，征辽马毙，上叹息，命乐工撰此曲。”乌夜村：在今江苏昆山东南，东晋何准之女在此出生，后成为晋穆帝皇后。但晋穆帝十九岁即驾崩，何皇后自此孤苦独居。

^[4]玉关哀怨：王之涣《凉州词》：“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赏析】

从《诗经》开始，柳树就成为古典诗歌中最常见的意象之一。古今咏柳或涉及柳的作品不计其数，但大多是咏春天的柳、象征离别的柳，比如《诗经·小雅·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比如唐朝诗人郑谷《淮上与友人别》中“扬子江头杨柳春，杨花愁杀渡江人。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比如北宋词人周邦彦《兰陵王》中“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而王士禛的《秋柳四首》却别辟蹊径，咏秋天之柳，而且赋予柳意象以更深广的历史蕴涵。

王士禛写作《秋柳四首》的缘起是在游济南大明湖时被湖畔秋柳触动，诗歌却是从南京的柳起笔。南京，是一座最能触动兴亡盛衰之叹的城市。远有六朝的更迭，近有南明的覆灭。柳亦如城，曾经春日繁盛，如今憔悴枯萎。残照西风，故都衰柳，这一番景象怎能不令人感慨。而秋柳处处都有，大道两边，村庄内外，整个江南都是一片衰飒之意。至于边关塞外，本就是苦寒之地，春天时尚且“春风不度玉门关”，更何况秋天呢。

这首诗咏柳，除了诗题却无一柳字，而每一联又尽得“秋柳”神韵。诗中多处用典，却又不着痕迹，不觉晦涩雕琢。整首诗弥漫着挥之不去的历史的感伤，却又不是指向具体的历史事件。

王士禛这首诗作于顺治十四年（1657），明清易代的剧变刚刚过去，每个人都有深刻的王朝兴衰的体验。王士禛的《秋柳》诗恰好表达出了一种时代的心理，因而在当时引起巨大轰动，连顾炎武都来到济南，作有《和秋柳诗》。

竹石
郑燮^[注]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注]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清代中期著名文人画家，清代中期画派“扬州八怪”的重要代表人物。

【赏析】

郑燮，以郑板桥这个名字更被人熟知，是清代著名画家和诗人。这首《竹石》便是他自己画作《竹石图》上的题画诗。

青青翠竹，笔直挺拔，有节而虚心，自古就被赋予了高洁清雅的品德。苏轼曾有诗表达对竹的喜爱：“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郑燮这首诗中的竹又不同于普通之竹，它长在岩石缝隙里，生存环境十分险恶，可是它“咬定青山”，立根十分坚实。在它生长过程中，经受着狂风从不同方向的冲击，却始终刚强不屈。

一个人，也应具有如竹一样的品质，立根坚实，不畏磨难，顽强向上，傲然面对人生中的各种挫折困苦！

马嵬四首（选一）^[1]

袁枚^[注]

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2]

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

^[1]马嵬：即马嵬坡。安史之乱中，杨贵妃被赐死之处。

^[注]袁枚（1716—1798），字子才，号简斋，又号随园老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清代诗人。主要著作有《小仓山房文集》《随园诗话》《随园食单》《子不语》等。

^[2]银河：民间传说中，牛郎织女被银河隔绝。这里指夫妻离别。

【赏析】

诗中涉及了唐代两位伟大诗人的两篇伟大诗作：白居易的《长恨歌》和杜甫的《石壕吏》。《长恨歌》深情讴歌了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对他们的生死之别给予了无限同情。《石壕吏》则是写到官府驱使百姓服役给普通家庭造成的灾难，一家三个儿子被征去打仗，两个儿子已经战死，而官吏仍来捉人，老翁跳墙逃走，年老力衰的老妇人被捉去，为军队做饭。

两首诗本不相干，但袁枚敏锐地注意到了它们间的共同点，就是都写到了夫妻间的生离死别，只不过前者是帝妃，后者是民间夫妻。袁枚并非否定白居易的作品，也不是说帝妃之间的生离死别就不是悲剧，而是他更同情普通百姓的悲惨生活，他们没有做错什么事，却不得不承受政治、战争带来的灾难；他们的痛苦，远比帝妃更普遍、更深重。

即事
袁枚

黄梅将去雨声稀，满径苔痕绿上衣。

风急小窗关不及，落花诗草一齐飞。^[1]

^[1]诗草：诗的草稿；诗作。

【赏析】

这是一幅风雨小景。

黄梅雨季就要结束，雨不像此前那样连绵不断了，而是时有时无，稀稀疏疏。由于此前的阴雨连绵，院中小路上长满青苔，碧绿一片。诗人坐在屋中，隔窗看着清新湿润的庭院。突然一阵急风吹起，树上有花飘落，随风旋转，吹进窗内。诗人猝不及防，还未来得及关窗，桌上的一沓诗稿就被风吹起来，与落花一起满屋飞扬。

看来诗人心情不错，也许这样的天气是他所喜欢的，对于那阵弄乱了他的书斋的急风，他也并不责怪恼怒，而是像看待一个顽皮的孩子一样，突然跑来捣乱，却无意中给他制造了一个“落花诗草一齐飞”的美丽场景。

题元遗山集

赵翼^[注]

身阅兴亡浩劫空，两朝文献一衰翁。

无官未害餐周粟，有史深愁失楚弓。^[1]

行殿幽兰悲夜火，故都乔木泣秋风。^[2]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注]赵翼（1727—1814），字云崧，号瓯北。江苏阳湖（今常州）人。乾隆年间的史学家、诗人，论诗主“独创”。

^[1]失楚弓：楚共王出游，失一良弓，随从要寻找，楚王说：“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孔子则说：“人遗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这里以“楚弓”喻金代文献。

^[2]行殿：金汴京的行宫。故都：金中都燕京。乔木：高大的树木，喻故国、故里，“观乔木，知旧都”。

【赏析】

元好问是金末元初著名的文学家与史学家，亲历朝代更迭的战火与亡国被俘的屈辱和沉痛，因而赵翼称之“身阅兴亡浩劫空”，“行殿幽兰悲夜火，故都乔木泣秋风”。

金亡后，元世祖忽必烈的重臣耶律楚材曾倾心接纳元好问，但元好问无意做官，决心以一人之力修编《金史》，以国亡修史的方式纪念故国。五十岁时，他隐居家乡，潜心著述，积累金朝君臣的资料上百万字，后称“金源君臣言行录”。他还抱着“以诗存史”的目的，编定金代诗歌总集《中州集》，直至六十八岁过世。这些工作为后世修金史提供了大量一手资料。如此气节和远虑绝不逊于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叔齐，因而赵翼满怀敬意，称之“无官未害餐周粟”“两朝文献一衰翁”“有史深愁失楚弓”。

元好问不仅是一位兼具才华与情怀的史学家，还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他的“丧乱诗”真挚、壮阔、苍茫：“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歧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尤作五兵。”国家覆灭固然哀恸，但情感激荡未尝不成就一代文宗，于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论诗五首（其二）

赵翼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赏析】

当古往今来的人们匍匐于李杜诗歌的经典时，赵翼自信地喊出时代的呼声：“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赵翼是乾隆年间著名的史学家。真正的史家放眼波澜壮阔的古今历史，俯视滔滔汹涌的时光之流，反倒通达而不泥古。他们能以发展的、积极的眼光看待新事物、新观点，并相信历史的活力在于每一个当代的创造与想象。若每一个当代都蓬勃自信地向前奔流，而非盘旋于过去，将曾经的辉煌奉若神明，历史定将鲜活饱满、活色生香。

赵翼所处的乾隆朝正当国力鼎盛、国运隆昌之时，文化上有一定的自信。赵翼与袁枚、张问陶并称“性灵派三大家”，他们强调创新，主张诗的内容和形式随时代而前进、发展，写自己的真性灵、时代的新内容。袁枚说：“文章家所以少沿袭者，各序其事，各值其景，如烟云草木，随化工而运转，故日出而不穷。”因而即便面对诗歌的高峰李杜，赵翼也当仁不让，“至今已觉不新鲜”。有趣的是，这种以诗评诗的开创者——杜甫——在组诗《戏为六绝句》中也对“当时体”赞赏不已：“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癸巳除夕偶成（其一）
黄景仁

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物外知。
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

【赏析】

两年前，太白楼的文人雅集上，黄仲则文采飞扬，一举夺魁，“仲则年最少，着白袷，颀而长，风貌玉立，朗吟夕阳中，俯仰如鹤，神致超旷，学使目之曰：‘黄君真神仙中人也。’俄诗成，学使击节叹赏，众皆搁笔。一时士大夫争购白袷少年太白楼诗，由是名益噪。”

然而，倾慕李白而才华横溢的仲则只能沉沦下僚，何况他性格孤傲，不广与人交，又体弱多病，不由感慨“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乾隆三十八年末，二十五岁的黄仲则辞官回家，万家灯火，千家笑语，他却只感到孤独，该何去何从呢？是否要放弃诗歌？同题第二首诗流露了心中纠结：“汝辈何知吾自悔，枉抛心力作诗人。”

茫茫忧患从不知何处弥漫而来，他孤独地站在市桥上，无人理解。只有天上的那一颗星，如月一般明亮。他出神地望着，仿佛那就是自己：一颗孤独而明亮的星。

绮怀
黄景仁^[注]

几回花下坐吹箫，银汉红墙入望遥。

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1]

缠绵思尽抽残茧，宛转心伤剥后蕉。

三五年时三五月，可怜杯酒不曾消！

^[注]黄景仁（1749—1783），字仲则。常州武进人。清代著名诗人。

^[1]“似此”句：化用李商隐《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

【赏析】

黄仲则少年时与表妹有一段恋情，后偶然相见，她似仍未忘情，于是引发了诗人十六首“绮怀”的慨叹。

那个青春少年曾多少次坐在花下吹箫，做着萧史、弄玉一般浪漫绮丽的梦。但那时你我间的红墙如银河般横亘，我们只能痴痴遥望，终难逾越。

回溯往事，今夜的星辰恍惚如当年一样，一样温馨旖旎、清丽多情。我们也像当年，一样有欲说还休的情思与缠绵不断的顾虑。能否再回到当时呢，让时光回走，昨夜再现？哦，究竟是不同了。诗人恍然回过神来。今夜更深露重，我这是在为谁立于深夜的风中？是昨夜的你？还是今天的你？“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这美妙的一联交叠着过去与现在、回忆与现实、自己和她，诗人如梦寐一般在时光之流中游离，沉浸在李商隐般绮丽而感伤的情愫中，遥问夜空。

这绵绵不尽的情思如同抽拽残茧，似有若无；千头万绪，百转千回，心像是被剥去一层层叶子的芭蕉，如凌迟般备受煎熬。十五岁那年的圆月你斟上的酒啊，到现在还让人醺然欲醉……

己亥杂诗（第五首）

龚自珍[\[注\]](#)

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注\]](#)龚自珍（1792—1841），字璚人，号定庵。仁和（今属浙江杭州）人。清代文学家，近代诗歌的先驱。《己亥杂诗》是诗人于道光十九年（1839）辞官南归途中写下的三百十五首组诗。

【赏析】

四十八岁时，龚自珍辞官离京。这对于三十八岁考上进士的诗人绝非易事。为官十年间，主张改革的龚自珍放言高论、辞采凌厉，却多遭打压，甚至以隐形手段陷害。道光十九年（己亥），龚自珍年近半百，仕途蹭蹬。孤独的诗人只能辞官离京，这意味着他将告别仕途，永远地离开朝廷。这对于科考多年、十年为官的自己毋宁说是个彻底的否定，这离愁如何不“浩荡”、不汹涌？心中翻腾的不甘与无奈使他深深理解了归隐的陶渊明：“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竞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

夕阳西下，诗人孤独地策马前行，指鞭去向天涯，永别庙堂。暮春时节，满城飞花。自己不正像那委地的落花吗？但“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诗人将自己从感伤中抽拔出来，抖擞精神，看向未来，“予赋侧艳则老矣，甄综人物，搜辑文献，仍以自任，固未老也”，积极地准备展开新的作为。

“浩荡离愁”固然伤感，但其中未尝没有新的意义。“化”字正展现了诗人将痛苦转化为价值的努力，这何尝不也是我们面对离散衰灭时可选的态度呢？

己亥杂诗（第一二五首）

龚自珍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过镇江，见赛玉皇及风神、雷神者，祷祠万数。道士乞撰青词。）

【赏析】

一个社会最珍贵的是什么？活力！

1839年，中国正值鸦片战争前夕，诗人龚自珍敏锐地嗅到这个古老国家弥漫着的腐朽气息。到处是逢迎、卑弱、无趣、刻板，功利之徒只求媚上而不欲真理，正道直行、实事求是、耿介直言之人反受排挤。如果国家录取的尽是这等人，国家何以富强，何由昌盛？

诗人路经镇江时，恰逢当地百姓为祈雨举行声势浩大的迎神赛会，迎接玉皇、风神和雷神，道士请他写斋醮仪式上献给“天神”的诗（用朱笔写于青藤纸上，故称青词）。“生气”的缺乏使诗人痛心疾首，却又无计可施，只能借青词，一浇心中块垒，渴盼着风雷洪涛般的改革来唤醒社会的勃勃生气。

心怀苍生的诗人希望风神、雷神两位神灵施威，打破死气沉沉，使整个大地出现风雷激荡的生气。后两句则向玉皇大帝祷告：劝您重新打起精神，不拘一格选拔真正有志向有本领的人才，让他们降生人间，为这个古老国家开创生气盎然的新局面。

全诗简短，却发自肺腑，至情至性。孰知风雷正在酝酿。1841年诗人过世，中国开始了屈辱而峥嵘的近代历史进程，这大风雷激荡了百有余年。



你应该熟读的 中国古词

陈引驰
编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目录

[导言](#)

[敦煌](#) [曲子词](#)

[菩萨蛮](#)

[望江南](#)

[浣溪沙](#)

[望江南](#)

[李白](#)

[菩萨蛮](#)

[忆秦娥](#)

[张志和](#)

[渔父](#)

[刘禹锡](#)

[忆江南](#)

[潇湘神](#)

[白居易](#)

[忆江南](#)

[忆江南](#)

[忆江南](#)

[温庭筠](#)

[菩萨蛮](#)

[菩萨蛮](#)

[菩萨蛮](#)

[更漏子](#)

[梦江南](#)

[梦江南](#)

[皇甫松](#)

[梦江南](#)

[梦江南](#)

[韦庄](#)

[菩萨蛮](#)

[菩萨蛮](#)

[菩萨蛮](#)

[荷叶杯](#)

[思帝乡](#)

[女冠子](#)

[薛昭蕴](#)

[小重山](#)

[欧阳炯](#)

[江城子](#)

[孙光宪](#)

[浣溪沙](#)

[风流子](#)

[竹枝](#)

[谒金门](#)

[鹿虔扈](#)

[临江仙](#)

[李珣](#)

[巫山一段云](#)

[南乡子](#)

[南乡子](#)

冯延巳

鹊踏枝
临江仙
谒金门
南乡子
长命女
蝶恋花

李璟

浣溪沙
浣溪沙

李煜

虞美人
一斛珠
子夜歌
望江南
清平乐
乌夜啼
捣练子令
望江梅
浪淘沙
破阵子
浪淘沙令
乌夜啼

王禹偁

点绛唇

寇准

江南春

潘阆

酒泉子

范仲淹

苏幕遮
渔家傲

柳永

雨霖铃
凤栖梧
少年游
望海潮
玉蝴蝶
八声甘州
鹤冲天

张先

一丛花令
天仙子
渔家傲
木兰花
青门引

晏殊

浣溪沙
浣溪沙
蝶恋花
踏莎行
山亭柳

宋祁

玉楼春

[欧阳修](#)

[采桑子](#)

[朝中措](#)

[踏莎行](#)

[生查子](#)

[玉楼春](#)

[玉楼春](#)

[临江仙](#)

[苏舜钦](#)

[水调歌头](#)

[王安石](#)

[桂枝香](#)

[王安国](#)

[清平乐](#)

[晏几道](#)

[临江仙](#)

[蝶恋花](#)

[鹧鸪天](#)

[鹧鸪天](#)

[阮郎归](#)

[王观](#)

[卜算子](#)

[张舜民](#)

[卖花声](#)

[孙浩然](#)

[离亭燕](#)

[苏轼](#)

[行香子](#)

[少年游](#)

[江城子](#)

[江城子](#)

[水调歌头](#)

[望江南](#)

[永遇乐](#)

[水龙吟](#)

[卜算子](#)

[念奴娇](#)

[临江仙](#)

[定风波](#)

[浣溪沙](#)

[西江月](#)

[蝶恋花](#)

[李之仪](#)

[卜算子](#)

[黄庭坚](#)

[水调歌头](#)

[清平乐](#)

[晁端礼](#)

[行香子](#)

[秦观](#)

[望海潮](#)

[八六子](#)

[满庭芳](#)

[鹊桥仙](#)

[千秋岁](#)
[踏莎行](#)
[浣溪沙](#)

[贺铸](#)

[半死桐](#)
[芳心苦](#)
[横塘路](#)
[减字浣溪沙](#)
[六州歌头](#)

[晁补之](#)

[摸鱼儿](#)

[周邦彦](#)

[望江南](#)
[满庭芳](#)
[苏幕遮](#)
[少年游](#)
[兰陵王](#)
[西河](#)

[晁冲之](#)

[临江仙](#)

[谢克家](#)

[忆君王](#)

[叶梦得](#)

[贺新郎](#)
[八声甘州](#)

[万俟咏](#)

[长相思](#)
[木兰花慢](#)

[朱敦儒](#)

[鹧鸪天](#)
[朝中措](#)
[西江月](#)
[西江月](#)
[相见欢](#)

[李纲](#)

[苏武令](#)

[李清照](#)

[南歌子](#)
[渔家傲](#)
[如梦令](#)
[如梦令](#)
[凤凰台上忆吹箫](#)
[一剪梅](#)
[醉花阴](#)
[永遇乐](#)
[武陵春](#)
[声声慢](#)
[摊破浣溪沙](#)

[吕本中](#)

[采桑子](#)
[南歌子](#)

[向子諲](#)

[阮郎归](#)
[秦楼月](#)

[陈与义](#)

[临江仙](#)

[张元干](#)

[贺新郎](#)

[瑞鹧鸪](#)

[岳飞](#)

[小重山](#)

[满江红](#)

[韩元吉](#)

[好事近](#)

[陆游](#)

[钗头凤](#)

[卜算子](#)

[诉衷情](#)

[范成大](#)

[朝中措](#)

[南柯子](#)

[张孝祥](#)

[念奴娇](#)

[辛弃疾](#)

[摸鱼儿](#)

[水龙吟](#)

[鹧鸪天](#)

[菩萨蛮](#)

[祝英台](#)[近](#)

[青玉案](#)

[清平乐](#)

[清平乐](#)

[西江月](#)

[贺新郎](#)

[贺新郎](#)

[粉蝶儿](#)

[丑奴儿](#)

[破阵子](#)

[鹧鸪天](#)

[永遇乐](#)

[汉宫春](#)

[陈亮](#)

[水调歌头](#)

[刘过](#)

[唐多令](#)

[姜夔](#)

[点绛唇](#)

[鹧鸪天](#)

[杏花天](#)[影](#)

[扬州慢](#)

[淡黄柳](#)

[暗香](#)

[疏影](#)

[史达祖](#)

[双双燕](#)

[刘克庄](#)

[玉楼春](#)

[吴文英](#)

[唐多令](#)
[浣溪沙](#)
[风入松](#)
[霜叶飞](#)
[八声甘州](#)

[刘辰翁](#)
[柳梢青](#)
[永遇乐](#)
[贺新郎](#)

[周密](#)
[玉京秋](#)
[一萼红](#)

[文天祥](#)
[酹江月](#)

[王沂孙](#)
[齐天乐](#)

[蒋捷](#)
[贺新郎](#)
[女冠子](#)
[梅花引](#)
[一剪梅](#)
[虞美人](#)
[少年游](#)

[张炎](#)
[南浦](#)
[高阳台](#)
[解连环](#)
[清平乐](#)

[无名氏](#)
[九张机](#)
[青玉案](#)
[水调歌头](#)
[长相思](#)
[青玉案](#)

[吴激](#)
[人月圆](#)

[元好问](#)
[摸鱼儿](#)

[张翥](#)
[踏莎行](#)

[萨都刺](#)
[念奴娇](#)

[杨慎](#)
[临江仙](#)

[陈子龙](#)
[浣溪沙](#)

[屈大均](#)
[梦江南](#)

[吴伟业](#)
[贺新郎](#)

[陈维崧](#)
[点绛唇](#)

[朱彝尊](#)
[桂殿秋](#)

[卖花声](#)

[王士禛](#)

[浣溪沙](#)

[顾贞观](#)

[金缕曲](#)

[纳兰性德](#)

[木兰花令](#)

[浣溪沙](#)

[长相思](#)

[临江仙](#)

[蒋春霖](#)

[木兰花慢](#)

[王鹏运](#)

[浪淘沙](#)

[秋瑾](#)

[鹧鸪天](#)

[王国维](#)

[浣溪沙](#)

[返回总目录](#)

你应该熟读的中国古诗词

陈引驰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你应该熟读的中国古诗词 / 陈引驰编著. -- 上海 :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8

ISBN 978-7-5321-6824-8

I. ①你... II. ①陈... III. ①词（文学）-诗歌欣赏-中国-古代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77088号

出品人：陈征 瞿洪斌

责任编辑：陈蕾

特约编辑：张晨

封面设计：李子琪

书名：你应该熟读的中国古诗词

作者：陈引驰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址：上海市绍兴路7号 200020

发行：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890mm×1280mm 1/32

印张：12

插页：4

字数：310千字

印次：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7,000

ISBN：978-7-5321-6824-8 / I·5448

定价：52.00元

导言

诗词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为精粹的瑰宝。领略传统文化，阅史书，长识见；读哲学，益智慧，都是很好的方式。不过，涵咏诗词，或许是更好的路径，因其中不仅有理智而且有情感，不仅有真与善还有美：美和情感，是多么宝贵的属于人的特质啊。

诗与词，往往并举，不可分割。这自然有道理，可两者之间终究有些不同，有些区别。

相比较于诗，词与音乐的关系更为密切。其实文学与音乐的关系，最早就是紧密相连的。先秦时代，《诗经》是可以演唱的，甚至有些部分还配合着舞蹈来演唱；《楚辞》里很多篇章也是可以歌唱的，比如《九歌》，根据诗人兼学者闻一多的看法，本就是一出迎神祭拜的歌舞剧。这也不是偶然的情形，后来汉代的乐府诗，唐宋的词乃至元代的曲，都可说是音乐的文学。

作为音乐文学，词的特殊性在哪儿呢？在于词的音乐主要是中国本土旧有的音乐融汇了隋唐之后从西域等地传入的域外音乐而形成的所谓燕乐，换句话说，词的音乐含有非常突出的外国成分和质地。不过，音乐很大程度上是外来的，但填配音乐的歌词却实实在在是本土的。做一个不太精准的类比，就像我们今天就着一首洋曲，填写出一首中文的流行歌曲。如今，当然无法听到古代那些妖娆婉转的音乐旋律，而我们读到的词，最初确是随着醉人的异域音乐而舞动的文字。

遥想那些花前月下轻歌曼舞的情景，美丽年轻的歌女演唱着词人才子刚刚写下的诗篇，场上场下，情愫涌动，心弦拨触，回旋着的无外是佳人之美和男女情曲。晚唐五代有一部词集，名为《花间集》，形象地呈现了从那时直到北宋初年，词的主要氛围和风格。

也正因为这样的缘起，词的世界一般而言没有诗广阔。就诗比如唐诗看，从金戈铁马到浅酌低吟，从雨夜孤烛到万里山川，从怒发冲冠到儿女情长……几乎无所不包；而词的视野则狭隘许多，静寂黄昏、一束残花、半角屏风、眼波流转……视听感觉的一个片段，都可以包含着可堪玩味的曲折情绪。不是说阔就好，狭就逊色。狭，可以深入，可以宛曲，可以细微。阔，展现了视野和胸怀；狭，则透露出深心和情长。

“且向花间留晚照”的韵致，到了北宋中叶，逐渐转变，尤其是在苏轼这里。东坡“以诗为词”，可谓词史上的关键时刻。“以诗为词”的一个重要意义，便是词境的扩大，搁置那些伤春怨别、闺阁庭院的传统题材，而趋向“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语）。那以后，词逐渐不再仅是侧艳之词，而形成一种含有悠深寄托的文学传统，与诗不尽相同，却也相映相衬、相辅相成。

为了将词这一富于鲜明特色又颇具多样变化的美文学，提供给一般读者尤其是青少年学生，我们起意编选了这本书。从唐至近代，二百五十多首作品，宋词自然是绝对的重心，因为它是传统所认定的词的典范，不愧为一代文学之代表。

文辞优美，感发人心，是我们选词时最主要的考虑。词中的情感，虽属于古典时代，但人心、人情之恒久不变者多矣，潜心读去，你会发现，尽管隔了千百年，但词中的场景和情感，与现代人之间并无不可跨越的屏障，时或你会有心有灵犀、神摇意合的感觉。

我们希望这本书，可以置于卧室的床头，放在客厅的茶几上，装进旅行途中的背包里，可以在春日的午后，写作业的间隙，通勤的公车 and 地铁里，随意翻读几页，恍然之间，体会到超越时空的人同此心、心同此情，你的情绪和灵魂，并非孤独唯一。

为让我们的读者尤其是青少年学生们，更直接更亲切地与书中的篇什相遇，我们的注释力求精简，对于词中的字词语句、名物制度等，只要不影响到对作品整体的理解，便不加注说，以便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对词作文本的领会和体悟上。每首词后的赏析文字，也不取串讲形式，不求全面阐发，仅寻词中打动人

心处，写出我们的感动，希望引起读者的共鸣，更希望读者能与词作产生共鸣。

让我们一起来熟读这些词吧。

陈引驰
2018年2月

敦煌曲子词

菩萨蛮

敦煌曲子词

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
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1]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

【赏析】

这是一首来自底层的怨歌，尽管诉说的是情人相恋之初的海誓山盟。

枕边许下的愿望不可谓不多：郁郁葱葱的青山轰然倒塌，沉重的秤砣在江水中浮起，天上而来的滚滚黄河水彻底枯竭，参、辰二星在白昼时分的天际交相辉映。再加之飞到南天球的北斗，半夜三更时候的灿烂阳光，一切都是那么波澜壮阔又光怪陆离，尽是把一些人世间断不可能发生的自然现象拿来作为誓言。于是千般的不可能指向的是那唯一的愿望——我俩要永远在一起，要如山河宇宙一般恒久，爱情永不退场！

这首词炽烈的情感与决绝的表达，通常被拿来与汉乐府名篇《上邪》相提并论，因为二者都是用人世间不可能出现的自然现象来起誓，表达绝不分离的信念，以诉说对于忠贞爱情的企盼。不过《上邪》的女主人公是幸福的，她自己决定了要与君相知，于是一切的海誓山盟是正着说下来的。至于到头来真的要与君一拍两散，也是属于她自己的主动断离。与之相比，此首词中的女主人公就要被动许多，她不能主动选择相恋的对象，更别说自我斩断三千情丝，故而一切的海誓山盟是反向说出，她只能在枕边用这样唠唠叨叨的方式企求对方不要抛弃她。但说到底，她实际上已经遭遇了负心，只不过词中并没有将其捅破，或许是因为如她这般的底层歌女，终究要面对如此无可奈何的宿命吧。

敦煌曲子词：清朝末年，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发现大量抄录于唐代的纸卷，内容丰富，其间亦散见不少词作，多是流行于中晚唐时期的民间作品，后被统称为敦煌曲子词。

^[1]参辰：参星与辰星，参星酉时（17:00—19:00）出于西方，辰星卯时（5:00—7:00）出于东方。

望江南

敦煌曲子词

天上月，遥望似一团银。夜久更阑风渐紧，为奴吹散月边云。^[1]照见负心人。

【赏析】

诗人总是会说月光如水，这针对的是月光的柔美；诗人又往往讲月光如霜，那指的是月光的皎洁，总之都是一种柔媚的感觉，是属于文人墨客的情趣。底层的比喻就直来直去地用一团银来形容，也是说月光的皎洁，但似乎缺少了点韵致，而且亮度又似乎太高了一些。其实并不能用文人的眼光来衡量底层，银子在唐代并不是常见之物，底层民众更加难以获得。这首词实际上在拿自己最渴望的东西来比喻月光，于是这轮明月就承载着无尽的希望，希望它能够照亮负心人的心，使他可以回心转意。

但希望总是会伴随着失望，就算风将遮月的云朵吹开，但长夜将近的时候意味着明月即将西沉，又能照在负心人身上多少时间呢？更何况疾风渐紧，天气马上就要变化了，负心人应该是不会浪子回头了。再说回来，就算月光照在了负心人身上又能怎样呢？负心的始终是冷漠绝情的，放不下这段情感的始终是自己，痛苦受伤的也只能是自己，要不是心中还眷恋着负心的他，月光把他照亮又是给谁看的呢？怨意因痴情而生，痴情又因怨意而浓，这种痴情在外人看来殊不可解，深陷其间的主人公却也不知情从何起。

^[1]更阑：更，古代夜间计时单位，一夜分五更，每更约两小时。阑，尽。更阑即夜将尽。

浣溪沙

敦煌曲子词

五两竿头风欲平，张帆举棹觉船轻。^[1]柔橹不施停却棹，是船行。
满眼风波多闪烁，看山恰似走来迎。^[2]仔细看山山不动，是船行。

【赏析】

用来探测风力的五两告诉船夫风势要平缓下来了，可以扬帆起航了。可是当船夫把船驶出港湾的时候却发现风依然在吹。但他很快明白过来，这并非令人厌恶的打头风，而是助其轻舟向前的顺风，于是便放下橹棹，自在前行。

尽管词中没有出现船夫，但读者始终能感觉到他的存在，而且会被他的愉悦所感染。都说人生似行舟，但如果能遭逢这样的似逆实顺后的一往无前，多少会有一些不真实感。就如词中的船夫一样，要对船行的事实反复确认，是山行，还是船行？——我真的获得成功了吗？而当其放下心来后，愉悦是必然的，但除此之外，应该还需要敬畏自己的所获所得，这样顺畅的船行才会持久下去。

“词以悲为美”，敦煌的民间曲子大部分也是这样，从而这首充满轻快愉悦的乐章显得格外别致。对于生活，人们总是如此抱以最美好的期望。

^[1]五两：古代候风的用具，用五两鸡毛制成，故名。通常系于高竿顶端，用来测占风向与风力。

^[2]闪烁：即闪烁。

望江南

敦煌曲子词

莫攀我，攀我太心偏。^[1]我是曲江临池柳，^[2]者人折了那人攀。恩爱一时间。

【赏析】

一曲青楼女子的告白，一场落寞无奈的拒绝。

面前的男子情意真挚，但却初涉风尘，并不知道青楼女子美丽的外表下其实有着饱受摧残的命运与支离破碎的心。女子以柳自喻的意蕴非常丰富，雪儿柳枝本就是唐宋歌妓的常用名，她或许就是从自己的名字中悟到了逃不过的命运。柳条是会被人攀折的，攀折会带来生命的摧残，但攀折又是人们对柳条梅枝表达喜爱的方式，这便是青楼女子的日常。摧残之外，折柳还意味着分别，攀折之客都是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并不在意自己对柔弱女子的摧残，只留下如花美眷顾影自怜。于是这场痴男怨女的倏尔相逢，其实也意味着永远的分别，他们之间并没有可能。

痴情的男子最终应该被劝走了，但曲江池畔依旧人来人往。其间不仅有达官贵人，还有满腹经纶的新科进士。天下最薄情者莫过于书生，他们容易受到女子的青睐，又会为自己的始乱终弃润饰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或许这位青楼女子曾经有过这样的遭遇，才会吟唱得如此绝望，才会对曲江格外地记忆。

^[1]心偏：指不切实际的事情。

^[2]者：同“这”。

李白

菩萨蛮

李白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1]
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

【赏析】

异乡漂泊与空闺独守的惆怅是相同的，二者都源于无助的孤独。

人生每每遭逢相近的情境，身处越广袤的山林就越能感到己身的孤独与渺小。在这凝重而灰暗的空间里，一缕飘动的烟岚，一抹纤艳的碧色，便能摇曳起心中最柔软的波澜。夕阳西下，倦鸟归巢，佳人伤彼不返，游子叹己难归，这短暂而美好的黄昏，自古就最难消遣。那么为何不早日归去呢？何必让双方都忍受这无尽的折磨？词的结句给出了近乎绝望的回答，一旦迈出了离开的步伐，便难以回头，长亭短亭掩盖的归程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就算想归，也已然失去了归去的可能，这或许是人生最大的悲伤。

中晚唐的时候，词还是最新潮的流行歌曲，歌手在词作的传播过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至于歌词的署名权并不引人在意。因此这首词的作者究竟是不是李白并不重要，词中人是游子还是思妇也不重要，随着歌手性别的变化，听众闻见的词中情绪的性别也会发生相应改变，但都能获得真切的感动，因为其咏唱的是所有漂泊者与守望者的共同心声。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与杜甫合称“李杜”。这首词与下一首《忆秦娥》宋人多题为李白所作，但现代学者对此颇有争议，本书姑系于李白名下。

^[1]暝色：暝，夜晚。暝色即指暮色。

忆秦娥

李白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1]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赏析】

萧史吹箫，弄玉调笙，这是青年男女幻想的美好爱情，但弄玉毕竟贵为秦国公主，最终可以选择与萧史乘龙归去，尘世间的男女就只能一次次地忍受情人离别之苦，以至于看见柳枝新绿便勾起她恼人的离思。

若全词只在这场神话故事中打转，也就流于俗气，无法承受“百代词曲之祖”的显赫声名，关键就在于过片那句莫名其妙的转折，突然将世俗的男女情怨投射到广袤的历史空间去，将自我个体的愁事放大至永恒的宇宙悲哀。强大的西汉是令后人代代向往的盛世，但铸就如此伟业的君王，最终也逃不过注定的死亡，而无比繁华的汉家天下，如今也只剩下萧疏古道，那么孑然一身的词中人又能如何呢？更何况人生也已经很快就到西风残照般的衰老之时了。如此，上阕的男女情怨也就有了落脚点，在历史消亡的悲壮面前，个人的悲情又算得了什么呢？不是神仙眷侣，无法笑看人间的风云沧桑，而这大千世界，终究容不下每一位小小的你我。

^[1]乐游原：西汉宣帝所建的皇家园林，在长安城东南，因地势较高，可以俯瞰长安。唐时成为著名的游览之所。清秋节：重阳节。

张志和

渔父

张志和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1]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赏析】

东汉的严子陵，曾经和被西汉皇家疏远的宗室刘秀同窗共席，又曾在新莽大乱之际鼎力相助刘秀，助其一跃成为东汉开国的光武帝。但功成之后，他便抽身而退，成为富春江畔的一个渔父，成为张志和此处吟咏的原初形象。

东汉以来，太多的文人吟咏过江边独钓的渔父，但却都不能忘怀严子陵与刘秀的君臣知遇，很难说是真正放下了功名，张志和也是如此。这位渔父垂钓的地方西塞山充满了仕进与隐退的吊诡意味，一方面它身处湖州太湖深处桃花摇曳的地方，一方面它又是古来兵家必争之地，多少将军在此建立不世功业。在这样的西塞山下，渔父的心真的清净吗？尽管眼前桃花成林，鳜鱼肥美，极尽声色口腹的享受，而青绿的明艳还显示着渔父穿着一套新衣裳，何其自在，何其逍遥。但是斜风细雨中的不须归，不须归向何处呢？就又很微妙。只是简单地回家，或者回到声色犬马的名利场？词人口中说着不须归，但西塞山下的那只白鹭终究只在空中盘旋，没有落定，难道不是机心依然未尽的暗示么？

太过简单舒朗的谜面，却在渔父和西塞山的线索中，露出了曲折难言的幽微心境。

张志和（732—774？），字子同，号玄真子。唐朝诗人，晚年隐居湖州太湖之上，称“烟波钓徒”。

^[1]西塞山：在今日浙江湖州市西。

刘禹锡

忆江南

刘禹锡

春去也，多谢洛城人。^[1]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裊露似沾巾。^[2]独坐亦含嚬。^[3]

【赏析】

春天就要离去了，为何要对洛城人致以歉意呢？那是因为洛阳的歌女最美丽，洛阳的歌声最动人，她们的生命只有在青春年华时才能绽放，一朝春尽红颜老，就只能落寞凄凉地度过余生。自古美人伤迟暮，不许将军见白头。春天的离去会让美丽的女子触景伤情，不由地感叹自己的青春也将如逝去的春光一样慢慢老去，何况还落落独坐，无人欣赏自己娇媚的容颜，春天当然要对洛城人致以歉意了。

但春天真的是在致歉吗？随风摆动的柳枝好似远处友人挥舞的衣袖，兰花上的露水有如临行时沾满衣襟手帕的清泪，究竟是谁将要远去，是春天吗？如果是，她为何做出代表送行之人的举袂沾巾呢？春天当然不会远去，她还会回来的，正如弱柳与丛兰，虽然将要换一副模样，但却始终都在这里，来年还会重生重开，可人还能再回少年吗？春天永远是洛城的主人，美丽的歌女只能是这里的匆匆过客，她无法送别春天，只有春天在冷酷地向渐行渐远的她挥手致歉。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河南洛阳人。唐朝文学家、哲学家。文与柳宗元合称“刘柳”，诗与白居易合称“刘白”。

^[1]谢：致以歉意。

^[2]裊（yì）：同“浥”，沾湿。

^[3]嚬：皱眉。

潇湘神

刘禹锡

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楚客欲听瑶瑟怨，潇湘深夜月明时。

【赏析】

传说大舜南巡至湘水流域的苍梧，不幸卒于此地，就葬在湘水边上的九嶷山。他的两位夫人，也就是尧的女儿娥皇、女英闻讯赶来，但却没有见到夫君最后一面。二人在湘水边痛哭不已，泪水打在江边的竹子上，化成点点斑痕，这便是今日的斑竹；而娥皇、女英最终也沉河自尽，化作湘水女神，成为楚地之人祭祀不绝的湘妃或湘灵。屈原《九歌》中的名篇《湘君》《湘夫人》便是祭奠她们的乐章。

刘禹锡就是在借潇湘二妃的故事抒发自我情绪，沉江后的湘灵弹出的瑶瑟之曲当然饱含哀怨，在行吟泽畔遭遇放逐的楚客屈原听来当然怨意更深，从而写下迷离凄美的诗篇。刘禹锡此时正遭遇着类似屈原的经历，他被贬到了朗州（今湖南常德），也在潇湘之滨徘徊惆怅，因而二妃与屈原共同投射在自己这位楚客身上，就又被抹厚了一层哀怨之情。不过刘禹锡的内心还是平静的，深夜的明月照在自己的身上，也曾照在过二妃与屈原的身上，在这绝对的永恒面前，一切都是公平的，一切又都充满着希望，尽管身边无人，但至少还有一片透明的孤独。

白居易

忆江南

白居易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1]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赏析】

江南是美好的，能给人带来惬意的享受与愉悦的回忆。对于白居易来说更是如此。来到江南之前，白居易以兼济天下为志，希望能挽救江河日下的唐朝，但却遭遇到惨痛的现实，因得罪当朝权贵而被贬江州司马。从那以后，他便走上独善其身的道路，在花间樽前、园林莺燕间度过恬淡的余生。

从江州召回后，白居易便来到江南为官，连续在杭州与苏州做刺史。尽管他已至五十余岁的年纪，但上比天堂的人间苏杭给他带来了青春的活力，使他在晚年退居洛阳的时候常常回忆起这段走马观花的自在岁月。所以词中对江南最深的记忆便是春天的日出，无论是朝阳如火的光芒，还是春水渐起的泛涨，无不充满着朝气与希望，似乎天下又重回盛唐的气象。但是这终究只是属于白居易个人的无限美好，步入黄昏的大唐依然在渐渐西沉下去。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唐代伟大诗人之一，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与元稹并称“元白”。

^[1]谙（ān）：熟悉。

忆江南

白居易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赏析】

杭州是白居易与江南首次相遇的地方，在记忆中的地位自然是不可替代的。他在杭州刺史任上做了不少事情，比如疏浚六口古井，疏通偃塞的西湖，甚至将自己的一笔官俸留在州府，作为以供官府不时之需的运转资金。但这些事情在他的杭州回忆中都不存在，他只愿时常想起杭州的中秋，那天他可以白天躺在虚白亭上观看钱塘大潮，晚上跑去幽静的天竺寺或灵隐寺中清赏桂花，可见他在乎的还是自我闲适，而非家国民生的贡献。

白居易在长庆二年（822）十月抵达杭州，长庆四年五月便离任，他实际上只在杭州度过一次中秋节，但就能对江潮、桂子产生如此刻骨铭心的记忆，二者不愧成为历代公认的杭州代表元素。不过话说回来，白居易的观潮实在太惬意了，现代人需要在人山人海艰难寻找立足之地，又要时刻提防不要离江太近，以免被江潮卷走，尽管也能感受到自然雄伟之力的震撼，但哪里还会有白居易的自在潇洒，就是灵隐南屏中的月中桂子，也只能闻其幽香，不见其影了。

忆江南

白居易

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

【赏析】

白居易在杭州只住了两年不到，在苏州的时间更短，不过大半年的时间，估计他在修完从虎丘到苏州西门阊门的那段七里山塘后就因病离任了。但是他对苏州的记忆却非常有趣，美丽的吴娃之外，还有一杯新酿的吴酒，因酒浆尚未过滤清爽，漂浮着一层泛着绿意的泡沫。

按理说，苏州所在的江南并不是中国著名的喝酒盛地，但却在唐人的笔下时刻浮动著美酒的香气，李白《金陵酒肆留别》就这样写道：“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似乎醇香酒与美娇娘成为吴地最具代表的元素。实际上苏州人也是爱喝酒的，只不过他们不善痛饮烈酒，而要吃一杯烫热的黄酒，或是泛着桂花香味的冬酿，这些酒恰如雨水充沛的苏州，随处充满着温润的气息。喝酒的时候也不宜过快，只需小小地抿一两口，再慢慢入喉，在甘爽香醇间静静地消磨着悠闲的时光。于是乎吴酒承载的是一种情绪，一种眷恋闲适眷恋美好时光的情绪。如果身边还有同样温润的姑娘共饮此酒，生命的美丽就能开放得更为绚烂。

所以白居易说一定会再相见的，这要比回忆杭州时自我反问“何日更重游”要坚决许多，毕竟人们总是希望回到往日无忧无虑的美好中去。

温庭筠

菩萨蛮

温庭筠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1]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赏析】

睡懒觉或许已成为现代人常见的生活状态，经过了一周的忙碌工作，在难得清闲的周末时光，慵懒地睡到日上三竿，迷离的双眼看见窗外顺着帘幕边缘透进来的阳光，可是非常惬意安适的享受了。但对于古人来说，睡懒觉便不是那么常见的事情，因为他们要抓紧光线充足的白日尽快干活。而且这么一位终日无所事事的姑娘，哪有通过懒觉来补眠的需要呢？若要真的睡起来，那还不得睡到天荒地老去。

不过这位姑娘真的就在睡懒觉，还越睡越不想起床，任凭从屏风缝隙射入的阳光忽明忽暗地打在自己的脸上，将自己的秀美容颜照得更加鲜艳。还是起来吧，睡着也没什么意思，慢慢地画眉，慢慢地梳妆，慢慢地插花，还是如在床上一般懒散。前后摆放的镜子照出了自己正反两面，花光与人面在镜面中交互重叠，一如全词的时空，幽闭凝滞又不失空灵。

末了才发现自己还是有事要做的，她要去做针线绣花的活儿，凭慧心巧手在精美的罗衣上绣出需要的图案，而今日的图案偏又是成双成对的鹧鸪。词人在这幅罗衣图案上收束了词笔，并没有告诉读者女子此刻的心情，但就是这幅凝练的双双金鹧鸪，已能产生多少孤独之哀与为谁妆容的感叹。如此前边的赖床、懒画眉、迟梳洗也就有了落脚点，皆因一段孤独的怨情而生，至于怨从何来，那就需要读者自己去填补了。

温庭筠（812—870），晚唐诗人，也以词作出名，风格趋向华丽一路。

^[1]小山：所指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名为“远山”的眉毛式样，有人认为是唐人围在枕边的屏风，本书在赏析时选择屏风一说。

菩萨蛮

温庭筠

水精帘里颇黎枕，暖香惹梦鸳鸯锦。^[1]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

藕丝秋色浅，人胜参差剪。^[2]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

【赏析】

美丽的女孩是词家惯常摹写的形象，她们往往身处陈设有精致华美器物的寂寞空闺中。这首词的上阕便是如此：女孩正香闺熟睡，屋内的珠帘是用水晶制成，女孩所枕的是温润滑腻的玻璃，在晚唐的时候，水晶与玻璃可都是从西域贩贡而来的名贵材料。温暖的锦被上绣有鸳鸯图案，暗示着她可能梦见到远方的情郎。于是换韵的两句便有多重解释：这一片与闺阁空间相对的郊野可以是女孩梦中所见，可以是闺阁外此刻的夜景，更可以是如蒙太奇般切换到游子孤苦漂泊的空间。

下阕所写相对特别，一下子跳跃到女孩醒时的容貌仪态。传统的写法会将女孩置于暮春场景，以一片零落春红衬托其独守空闺的忧愁。但温庭筠在这首词里翻出新意，藕合色的丝裙似乎看不出季节，但人日才佩戴的人胜透露着此时方过新年，美丽的女孩在微冷的寒风中迎接着春天。这本是充满春之希望的时令，但却被上阕的忧伤思绪点染得憔悴落寞。春花还没有开，也就无所谓因落花而伤情，但女孩已经开始伤感了。隋代诗人薛道衡《人日思归》诗就这样写道：“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温庭筠应是用词体改写诗意吧。

^[1]颇黎：同“玻璃”。

^[2]人胜：胜，古代女性头饰，多以彩纸或金箔剪裁而成。每年人日（农历正月初七），女子习惯将胜剪作人形，贴于屏风或戴在发上，以讨吉利。故名人胜。

菩萨蛮

温庭筠

玉楼明月长相忆，柳丝袅娜春无力。门外草萋萋，送君闻马嘶。
画罗金翡翠，香烛销成泪。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

【赏析】

人在等待的时候是最痛苦的，只能依靠迷离的记忆抚摸心中的伤痛，脑海中也就会不断切换真实与幻境。玉楼明月是现实的时空，柳丝袅娜就不知是真是幻了，至于春草丛生、郎马嘶鸣之状，就更不知是梦回离别之时，还是幻想重聚之日了。

但再美好的梦幻也都将如烟散去，只有身边静谧的器物长久真实地存在。人是会累的，会伴着红烛沉睡去，当其醒来时，只能空对窗外的萧瑟。残红飘落，子规啼血，又一个春天即将过去，如同梦中幻境愈发迷离。年复一年的失落间，人就不会再入梦幻了吗？或许并不会这样，心中总会有着一些没有希望的希望。

更漏子

温庭筠

柳丝长，春雨细。花外漏声迢递。惊塞雁，起城乌。画屏金鹧鸪。
香雾薄，透帘幕。惆怅谢家池阁。红烛背，绣帘垂。梦长君不知。

【赏析】

俗话说“哀莫大于心死”，当人到了这种状态，外界的物候变迁就改变不了平静如水的内心。柳丝渐长，春雨愈细，都是惹动闲愁的春去物候，何况伴随着落花，还有滴滴诉说着时间流逝的漏壶水声。不仅人听了会心惊，就是塞外鸿雁，城头乌鸦，都能感到一阵勾魂摄魄的震撼。但对于屏风上金线绣成的鹧鸪来说，再怎么春尽不返，也都无动于衷，因为它本没有心，一如词中睡着的心如死灰的女孩。

女孩已经惆怅不已，但词人似乎更加狠心，他让女孩在一片华美的空间里又梦见了魂牵梦绕的人。梦见了又能如何呢？女孩在寂寞空闺里伤感得死去活来，而不在乎她的人根本无法知晓，也不会去想知晓，很可能他正在另一处温柔富贵乡中快乐逍遥，这怎不让人心死呢？既然如此，何必让自己沉浸于忧伤？生命在情感之外还有丰富多彩的内容，当女孩真正拥有了选择生活分配生命的自主，便是她获得重生的时候。

梦江南

温庭筠

千万恨，恨极在天涯。山月不知心里事，水风空落眼前花。摇曳碧云斜。

【赏析】

都说“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但再怎么木讷的人也能够注意到眼前站着一位充满惆怅愤恨的他。正所谓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真正无情之物当然也就根本不会管世间的情、世间的恨，它们照常升起，照常吹过，照常静谧，只留下有情之人的心里一片凌乱。

人到底能有多少种恨？江淹的名篇《恨赋》铺排了六位历史人物，赋咏了八种类型的人生痛楚，但最终还是指向了唯一的遗恨——生命的短暂与有限，这便是词中所谓的恨极之处“天涯”。天涯相隔的不一定是遥远的距离，更有逾越不过的生死。于是青山、明月、江水、清风的出现就显得那么不合时宜了，它们相对于生命都是永恒的存在，它们见证过一代又一代的生命来而又去、去而又返，所以也就不那么珍视生命，自顾自地将春花吹落，亲手结束了又一个短暂而美好的生命。已经意识到恨极之人怎能承受住这个？春花是自己未来的写照，自己又正在被山月水风逐渐摧残慢慢变老，心情还能平静无澜么？

梦江南

温庭筠

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

【赏析】

千帆过尽之后，江楼上的女孩还年轻吗？她应该已经老了吧。

但是她一直在等，并没有和大部分老去红颜一样嫁作商人妇，但等待又有多少意义呢？只能等得夕阳与江水也为她含情脉脉，却始终等不到想见的那人。痴情的背后总会有不为人知的故事，白蘋摇曳的沙洲在乐府诗中往往是情人分别的地方，唐人赵微明《思归》诗就有句云：“犹疑望可见，日日上高楼。惟见分手处，白蘋满芳洲。”二人分别的时候有怎样的誓言当然无从知晓，但可以相信，男孩给予了女孩一定回来的承诺。于是这便成了一场“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故事，千帆中总有一面是美艳心动的，但只要掌舵的不是你，我终究不会登船。

当然，如此执着的背后是令人敬佩的无惧时间的勇气。

皇甫松

梦江南

皇甫松

兰烬落，屏上暗红蕉。闲梦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萧萧。人语驿边桥。

【赏析】

梦中所见不一定是入梦者亲力亲为，也有可能其在梦境中只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淡然地看着现实中回不去的场景。

香烛已经燃尽，屋内的光线渐渐黯淡下来，屏风上鲜艳的红色芭蕉也模糊了，原本凝视着屏风的人也只能入睡了，进入了一片魂牵梦绕的空间。

雨打芭蕉，是江南梅雨季节时候的常见景象，无休无止的阴雨本就让人心烦意乱，而打在芭蕉叶上的声音又不断冲击着孤独的心灵，于是屏风上的芭蕉自然勾连起了江南梅雨的回忆。

梅雨中的江南有什么呢？夜晚停泊的小船上传来悠扬的笛声，原本心烦的雨声在其映衬下似乎也显得灵动。水驿的小桥边有人在那里说话，与笛声雨声交织在一起，格外有岁月静好之感。只要与喜欢的人在一起，生活也就充满了色彩，管它是不是风雨潇潇。但这番美好与梦者没有关系，他看见的是别人家的风景，无法插足，他只能孤独落寞地看着，一如他正睡在的空间，幽闭狭窄，又无人做伴。

皇甫松，一作皇甫嵩，生卒年不详，晚唐词人。

梦江南

皇甫松

楼上寝，残月下帘旌。梦见秣陵惆怅事，桃花柳絮满江城。双髻坐吹笙。

【赏析】

又是一场上帝视角的旁观之梦，梦见的还是江南，但并非令人烦厌的黄梅时节，而是桃花盛开柳絮纷飞的仲春时令。这是江南最美丽的日子，虽短暂，但却总是令人常常想起。在这大好春色中，还有一位绾着双髻吹笙的女孩子，她应该有着如春光一样的美丽，尚且稚嫩的脸上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她的笑容不仅会让梦者心动，春光也因之更加温柔。

然而这片美好的梦境却被梦者定义为江南的惆怅往事。这位吹笙的女孩应是他情窦初开时第一位闯入心房的姑娘。或许他们曾有过一段美好的往事，或许只是一次怦然心动的邂逅，但总归是青春懵懂之时刻刻骨铭心的第一次，不然无法常常梦见这场遗憾。

梦者对女孩是极为怜爱的，不惜把她置身在江南最美的风景中，使她能在梦境中呈现超乎现实的美丽，这也是他梦见女孩时唯一的样态。人总会把回忆如此妆点，总会把错过的故事予以最为玫瑰色的想象，不管事实已经过去了多少岁月，哪怕已至如残月低沉般的人生暮年，心中深藏的女孩永远都是年轻时候的模样。她的容貌不仅封冻着当年的情事，还有那时同样年轻美丽的自己。

韦庄

菩萨蛮

韦庄

红楼别夜堪惆怅，香灯半卷流苏帐。残月出门时，美人和泪辞。
琵琶金翠羽，弦上黄莺语。劝我早归家，绿窗人似花。

【赏析】

“绿窗人似花”，女孩子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说出这么一句自夸的话，她的内心得有多么的心酸。

美貌的容颜是女孩子一项值得骄傲的资本，原本并不需要反复地自我强调，肯定会有许许多多的风流浪子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嘴里说着各式甜蜜的话。他们当然不会被女孩子真正在意，懂得欣赏自己的美是一方面，自己喜不喜欢是更重要的一方面，如果自我倾慕的郎君也能如此表达对自己的赞美，那就再好不过了。

心许的郎君确实也能欣赏自己的美貌，但是他们似乎在自己之外，还有其他的想法与追求，总是会决绝地离去，留下自己孤独地守着寂寞空闺，无趣地应付游手好闲终日调戏自己的纨绔公子哥。那就再挽留一下他吧，可是自己又能有怎样的方式呢？不独立的个体使自己只能用琵琶诉说心中的苦痛，只能用歌声再次凸显自己的美貌。实在不行，那就主动说自己如花般娇艳，你能不能再看看我，再陪着我呢？对于美貌的女孩来说，内心显然是骄傲的，被逼到如此境遇，显然是放下了所有的身段与尊严，可在那个时候，像她这样的女孩又能有多少尊严可言呢？

这首词是以男性视角叙述故事的，郎君终是有情，但还是决绝地踏上了不再回头的路。

韦庄（836? —910? ），字端己，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附近）人。晚唐诗人、词人，曾协助王建建立前蜀政权，官至吏部侍郎兼平章事（即宰相）。词与温庭筠齐名，人称“温韦”。

菩萨蛮

韦庄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垆边人似月，皓腕凝双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赏析】

家乡是温暖的，家乡人都是宽容的，漂泊在外的游子受了委屈，若回到家乡一定能得到最温柔的安慰与陪伴，况且家中还有如卓文君一般愿意与自己同甘共苦、苦临街卖酒的美丽妻子等候着自己。

但为何不回家呢？现代游子也常常如此自问，最终还是做出不回家的决定。小时候，大人都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都鼓励游子去外面的世界闯荡，干成一番大事业。于是自己也就来到了大人们所说的外面的世界，初来乍到，果真觉得非常精彩，有光怪陆离的娱乐，还有眼花缭乱的选择。“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这番惬意终于享受到了，家中之人想象中的自己的生活，应该就是这样吧。

渐渐地，终于发现惬意只是瞬间的花火，陪伴自己的只有奔波的疲惫、异乡的孤独、失败的落寞、长夜的无助，外面的世界其实很无奈。那是否就这样算了吧，回家去，还有美好的小日子等着自己，但内心又是这样地不甘，总是想着自己还年轻，还有机会获得精彩，既然自己选择了外面的世界，经受再大的苦难也要咬牙走完。实际上，回乡就意味着自己的失败，但人又总是不愿意承认失败的，当发现自己坦然接受的时候，也就意味着自己老了。

所以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菩萨蛮

韦庄

劝君今夜须沉醉，樽前莫话明朝事。珍重主人心，酒深情亦深。
须愁春漏短，莫诉金杯满。遇酒且呵呵，人生能几何。

【赏析】

晚唐五代的时候，天下动荡，四处乱兵，政权更迭的速度都非常快，于是每一个个体生命更是过着朝不保夕的忐忑生活。同处晚唐的诗人罗隐就写下了相似的句子：“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

看上去这是得过且过及时行乐的消沉，人生应该是要向着未来奋勇前行的，如此只顾眼前，不论未来，往往会遭遇自甘堕落的沉沦。如果说在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人们对自己的明天充满信心，又有多少人会真的把自己弄成行尸走肉的样子？但是晚唐五代是一个希望缺失的时代，政权的混乱导致世人对于未来的方向十分迷茫，也对发展晋升的途径没有期待，那还能怎么要求他们要有进取心呢？他们就算付出千百倍的努力，也只能换得一事无成的结局。于是，今朝有酒今朝醉不啻为一种豁达，一种对时代悲剧人生无奈的自嘲，不管明天如何，至少今日有酒，也就足够了。

不过借酒消愁往往是徒劳的，今宵的沉醉更多地会换来明朝酒醒的空虚苦痛，一切都是自欺欺人，看似莫抱希望的话语实际上依然放不下内心的躁动，酒杯前的呵呵，总是那带着眼泪的苦笑。

荷叶杯

韦庄

记得那年花下，深夜。初识谢娘时。水堂西面画帘垂，携手暗相期。
惆怅晓莺残月，相别。从此隔音尘。如今俱是异乡人，相见更无因。

【赏析】

心动的邂逅是难以忘怀的记忆，人群中那不经意的一瞥，心头便有触电似的感觉，我们好像在哪里见过。不仅这个瞬间难以忘却，就连当时的环境，周遭的陈设，都历历在目，不管过了多久，都是那么清晰。

可是人生长恨，欢愉的时候太少太少了，美妙的相逢往往伴随着各自分飞的结局，也只有失去的苦涩才会让记忆更加深刻，如果这场分别还是由于不可抗拒的外力导致的话，则又会增添新一重的苦涩滋味。

宋时就开始传说这首词的特殊写作背景。唐亡之后，韦庄帮助西川节度使建立前蜀政权，成为开国元勋，官居宰相。但军人出身的王建有着浓重的晚唐行伍习气，他看上了韦庄的爱姬，随即用教授宫女歌舞的托词将之抢夺入宫。韦庄无奈之余，别无他法，只能填就此词诉说内心痛苦。后来词作流传大内，爱姬闻之惨怛，遂绝食而终，使得此词又带上了几分血泪深情。

无论这个故事真实与否，这首歌词终归唱出了对于过往情人最深切的眷恋。

思帝乡

韦庄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1]

【赏析】

青春是什么？青春不在于娇美的容颜，而在于懵懂的天真，在于大胆的恋情，在于无悔的冲动，在于生命深泉的涌流。

在青春眼里，满城的飞落的花瓣不是伤春的惆怅，而是活力与风流的化身，就让它满头都是好了，青春的自信会让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自己不同状态下的美丽。这番自信还是无所畏惧的，突然间遇见心动的他，何必去问他的家世背景早年经历，就不管不顾地冲上去，拥抱降临在青春的爱情。当然，青春不是不知道跌倒的隐忧，但依然无怨无悔地扑向迷离的烟火，这仍然是自信的表现，自信不会遭遇这悲惨的结果，就算真的如此，那也在青春岁月里绽放过最灿烂的生命，做过了这个年纪才可能会去做的事，也就不枉仓促的青春了。

多年之后，再来看青春时候的这些话、这些事，或许也会觉得它们实在太天真、太幼稚、太不假思索、太乱七八糟。但真的就会追悔不已吗？或许更多的时候仍然会报以会心的微笑，如果重来一次，还是会选择这样的无知无畏，这是完全跟随着自我生命律动的选择，既此生无悔，又永不散场。

^[1]无情：薄情的男子。

女冠子

韦庄

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
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除却天边月，没人知。

【赏析】

或许时间会冲淡离别的情感，但去年今日的分离远还未到模糊的时候，相反会在一年的跨度中发酵得更为惆怅。分别的无奈会给双方都带来伤痛，因为知道此去不还，没有再见的机会，但又不愿意让对方察觉自己的痛楚，生怕将其感染得更为不舍，就让远去的安然离开，留下的好好过日子吧。

但这终究只是双方的自我欺骗，分离之后并无人分担空自相思的痛苦，生活中的种种忙碌又只能让自己在梦中回忆去年今日的分别。在外人看来，自己好像已经魂断心沉，不再留恋逝去的人事，似乎自己也不知道依然牵挂着没有可能的对方。但好在还有天边的明月，见证过人间多少悲欢离合的月亮是自己唯一的知己，只有它懂得自己内心的苦痛与梦见的场景，但这又能有多少意义呢？明月的知，本就是子虚乌有的，就算真的知晓，它也只会在天上无动于衷，不能做出任何的改变，于是自己的不知而知也就更加凄苦了。

至于词中的相思之人是男是女则不必强定，只要情到深处，无论男女都会有如此不知所起不知所终的落寞憔悴。

薛昭蕴

小重山

薛昭蕴

春到长门春草青。玉阶华露滴，月胧明。东风吹断紫箫声。宫漏促，帘外晓啼莺。
愁极梦难成。红妆流宿泪，不胜情。手按裙带绕阶行。思君切，罗幌暗尘生。^[1]

【赏析】

宫怨诗自有特色，总是会构建出一片典雅富丽的空间，置身于其间的女性端庄华美，尽管也为情伤感，却没有世俗的脂粉气，呈现着含蓄而玲珑的幽怨。这首描写宫怨的词也是如此。

又是一年春草绿，长门深宫中的佳人又老了一岁，但依然在期盼着君王能够回心转意。与世俗人家不同，夜幕降临并非意味着斯人今日的不归，君王反而会在某一时刻不期而至。于是她又在默默地等候，等候到月光暗淡，等候到啼莺报晓，绝不放过半点可能的希望。

遗憾的是，这终究又是一个遗憾的夜晚，君王在别人家的宫中听箫寻欢，曲终人散后也就睡在了那里，根本没有想过到这里来转转，也根本不在意她此刻的惆怅泪垂。但词人也只是点到为止，一句“思君切”就足以表达心中的怨意与愤恨了。

后宫佳丽三千人，又有谁会在意被抛弃的嫔妃？即使长门宫的第一位主人陈阿娇，也需要一掷千金来换取司马相如的关注，才能获得讲述自己被废幽怨的《长门赋》。陈阿娇毕竟曾是皇后，她的名姓有幸流传下来，这是大多数深宫佳人无法拥有的，她们都如同此词一样不详姓字，但她们的故事每天都在深宫之中不知重复了多少次。

薛昭蕴，生卒年不详，字澄州，河中宝鼎（今山西荣河县）人。晚唐词人，官至侍郎，好唱《浣溪沙》词。

^[1]罗幌：丝织窗帘。

欧阳炯

江城子

欧阳炯

晚日金陵岸草平，落霞明，水无情。六代繁华，暗逐逝波声。空有姑苏台上月，如西子镜照江城。

【赏析】

逝去的六朝是唐人经常吟咏的沧桑，他们感伤繁华能够瞬间消逝，雍容的文化终究不敌野蛮的兵戈，秦淮河畔浪漫的金粉佳人最终变成了历史尘封的记忆，远去了歌声，消逝了容颜。

但在六朝繁华之前，江南就已发生过类似的故事。金陵城东的姑苏古城，是春秋时期吴国的都城，那里也留下了一段君王与美女的风流故事。姑苏高台上的西施，用她的曼妙舞姿诉说着吴国的强盛，又用她绝世容颜将这片繁华毁灭，留下只供后人凭吊的断壁残垣。

从春秋到六朝，尽管西施的故事一直口耳相传，但哪里还会有人真的见过吴王宫里的佳人？哪里会有人如那轮明月一般，真正经历过繁华到毁灭的全过程？大多数人只记得风流，只记得美丽，只记得最终胜利的英雄。于是这轮明月每天都从东边的苏州绕来西边的金陵，想把它映照的吴王故事反复讲述给六朝人听，但没有人真正理解它的深意，它又无奈地见证了又一次繁华的毁灭，于夜深人静时空自照射着这片江城。

但是吟咏沧桑的唐人就能真正避免这番沧桑么？逃不过的命运总是无情的，过往的历史再次重复了一遍，明月的镜面里又增添了大唐覆灭的故事。那么以后会发生什么，如今荒凉的金陵城里是否还会重起高楼，是否又会重归萧瑟，天上的明月没有说，但它应该已经知道了答案。

欧阳炯（896—971），益州（今四川成都）人，后蜀重要词人。

孙光宪

浣溪沙

孙光宪

蓼岸风多橘柚香，江边一望楚天长，片帆烟际闪孤光。^[1]
目送征鸿飞杳杳，思随流水去茫茫。兰红波碧忆潇湘。

【赏析】

湖南山水，风神明秀，时而清亮，时而雾蒙，以至于远去的孤帆始终能在夕阳之下明灭闪烁，牵动着离别之人无尽的惆怅。朋友终究还是与鸿雁同去，顺水而行，自己的思绪也不由地顺着二者的方向被牵扯到不知何处的远方，你走了，可要常常想念啊！

希望他想起什么呢？词人只是用了湖南山水最典型的画面兰红波碧来指代，似乎只是让他时常想起这片土地。不过秋兰的红艳、江波的碧绿又恰与离别时候的红蓼摇曳、橙黄橘绿相互映照，构成专属于二人分别的记忆元素。于是乎怀念起潇湘就会怀念起秋日黄昏的这场江头送别，自然也就能兴起对兰红波碧间依依惜别的自己的思念。

深衷浅貌，语短情长，风景总是外设，重要的还是包裹着的人情。

孙光宪（约895—968），字孟文，自号葆光子，陵州贵平（今四川省仁寿县）人。五代词人，出仕十国中的南平（荆楚）政权。著有笔记《北梦琐言》。

^[1]蓼（liǎo）：生于水边或水中的草本植物，花小，多为白色或浅红色。

风流子

孙光宪

茅舍槿篱溪曲，鸡犬自南自北。菰叶长，水荇开，门外春波涨绿。[\[1\]](#)听织，声促，轧轧鸣梭穿屋。

【赏析】

农家春景，以极富层次感的笔法写来，从茅舍开始，视线逐渐向远方延伸，陆续点出篱笆与小溪，以及不知何处传来的鸡犬之声，寥寥两句，便把平和安详的村居氛围铺设出来，这需要极为高妙的才气。

整体氛围之外，还要有细节的点染，无论是茭白长叶，还是水荇新花，抑或是新涨春水，都是一副生机勃勃的样子，给人以蓬勃的希望。似乎农家总是这样的平安喜乐。

但在这幅画面中，人物迟迟没有出场，词人虽不愿真的寂寥无人，但又舍不得让人破坏这片安宁，于是又用了声音的借代，但着实给这片风景带来了一丝别样的异色。促织之声意味着屋内是一位女性，她正在忙碌地织布，她的丈夫去哪里了？她是在为谁织布？联系起上文空旷寂寥的风景，还是容易给读者带来些许幽怨的联想。

[\[1\]](#)水荇（hóng）：生于农家路旁水边的空心菜。

竹枝

孙光宪

门前春水白蘋花，岸上无人小艇斜。商女经过江欲暮，散抛残食饲神鸦。

【赏析】

船商的生活是辛苦的，他们成日在风波中来去，无暇顾及每天都能见到的江上美景，甚至他们的儿女也要跟着自己漂浮。

好在终于可以回家歇一下了。明媚的春光象征着惬意的心情，无人的小艇也不再是寂寞孤独的象征，反倒充满着归家的喜悦，它也可以自由地倾斜停泊了。随即，这幅明媚的画面中出现了最温柔的一抹亮色，暮色中的小女儿正在随意地喂着江神祠里的乌鸦，天真烂漫，无忧无虑，更加显示着短暂安居的珍贵。

不过春水也意味着上涨，家中的安宁对于船商来说终究是短暂的，他们很快就又要踏上航程。不过这片美好的风景一直会在这里等待着它的主人下次的停泊。

谒金门

孙光宪

留不得，留得也应无益。白纻春衫如雪色。扬州初去日。
轻别离，甘抛掷。江上满帆风疾。却羡彩鸳三十六，孤鸾还一只。

【赏析】

一场决绝的离去，诉说着男子震人心魄的薄情。

扬州有什么？有二分无赖的明月，有春风十里的珠帘，有解人深情的红药，有桥畔吹箫的豆蔻佳人。这些恰与这位白衣如雪、风神如玉的潇洒男子相配，他也应该在扬州获得了想要的艳遇与深情。

但遇见了乐过了也就足够了，男子并没有在这里留下自己的真情，只是将之作为可以一放自己年少轻狂的空间，于是又怎么会产生离别感伤？决绝地抛弃温柔陪伴自己的佳人是他不经思虑的决定。他走了，走得那么快，江上的风将船帆吹满，更加速了他的离去。他是无所留恋的，但如果真的无所留恋又为何催促着船行？他是怕了，怕自己承受不住内心对自己薄情的拷问，不敢见到女孩伤情而又愤恨的双眼。于是他说他羡慕江上成双成对的鸳鸯，感伤自己的形单影只，好像在说内心深处还是有些许的后悔。那为何还是要走？为何一去不回头？所谓的不舍只是自欺欺人的掩饰，待到达千里之外的目的地，他便安然地过起新的生活。

天下男子，大多如此薄情，同为男性的词人将其付诸歌喉，不知是否出于自省后的良知？

鹿虔扈

临江仙

鹿虔扈

金锁重门荒苑静，绮窗愁对秋空。翠华一去寂无踪。^[1]玉楼歌吹，声断已随风。
烟月不知人事改，夜阑还照深宫。藕花相向野塘中。暗伤亡国，清露泣香红。

【赏析】

亡国的痛楚并不是只有面对断壁残垣的时候才会生起，有时完好的宫殿反倒会勾起更为浓重的愁思。

金锁、重门、绮窗、玉楼，一切都是往日的模样，但只需一个荒苑、一面秋空，就能击碎故国犹在的幻梦，因为真正象征国家的不是这些冰冷的建筑，而是建筑中的君王与他的臣僚侍从，当君王不见了，宫廷欢乐的歌声也就没有了，国家又怎会还在呢？

刘禹锡曾经这样忧伤地吟咏金陵：“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一般来说，诗词中见证过往日繁华的事物是无情的，如月，如柳，它们不懂得人间的沧桑情绪，只在那里自顾自地阴晴圆缺、长叶抽枝。但在刘禹锡笔下，月亮却是有情的，它还在留恋着这片曾经繁华的空城，所以又升起来看一看。词人明显化用了刘禹锡的诗句，但却又将月亮打回无情，它还是不懂亡国之恨，又在照耀深宫欲为君王助兴。但词人还是保留了刘禹锡的有情笔法，将之赋予野塘中的荷花，似乎比刘禹锡多了几分道理。已至秋日，塘中的荷花还能有多少呢？就算有，那也没有多少绽放的日子了。这就好似故国的遗老也已零落殆尽，并没有多少人能理解亡国的痛苦，而自己也已垂垂老矣，在寂寞荒野中等待着散场。待到所有的藕花都谢去的时候，还有谁会记得夏日的繁华？这番痛苦的情绪也会随之在人间消散。

尽管不知道鹿虔扈在凭吊哪一家政权，但如此刻骨泣血的痛苦使人更愿意相信此词是在诉说他自己的故事，不啻为南唐后主李煜的先声。

鹿虔扈（生卒年不详），五代词人，后蜀进士。

^[1]翠华：原指用翠绿羽毛装饰的华丽车盖，多见于皇帝的仪仗，此处代指帝王。

李珣

巫山一段云

李珣

古庙依青嶂，行宫枕碧流。水声山色锁妆楼。往事思悠悠。
云雨朝还暮，烟花春复秋。啼猿何必近孤舟。行客自多愁。

【赏析】

这是一首途经长江三峡的咏古词作。词中的古庙指的是巫山神女庙，行宫则是战国时楚王的细腰宫，传说楚怀王与巫山神女在这里有一段浪漫的相会。

神女也好，君王也好，都早已成为千年前的过往，只留下动人的故事在巫峡山水间口耳相传。但不要以为巫山只见证过楚王与神女的这一次浪漫，曾经流传过《山鬼》的地方并不缺乏敢于表达炽烈爱意的男女，他们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如同春花每年都会绽放一般规律与寻常。

然而每一段故事本身还是孤立的，散去了也就没有了，于是频繁地重复也意味着巫山要见证一次又一次风流俱往的伤感，千百年沉淀下来，就使得这片土地如烟雨迷离的气候一样，充满了神秘式的低沉。

在这样的氛围下，巫峡啼猿的断肠之声也就与母猿丧子的本意渐行渐远，所谓“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是行客本就被巫山往事感染得惆怅万分，又听闻凄厉的猿啼，愁绪也就变得更加浓郁。如果行客本就充满了自己的忧愁呢？既然无法避开眼前的烟雨，山中的往事，那就只能奉劝啼猿离自己远一点了吧。

李珣（855? —930? ），字德润，五代前蜀词人。其祖先为波斯人，家居梓州（今四川三台）。

南乡子

李珣

渔市散，渡船稀。越南云树望中微。行客待潮天欲暮，送春浦，愁听猩猩啼瘴雨。

【赏析】

当喧嚣重归沉寂，当团聚又成羁旅，当故乡的风景已成迷离，落寞的惆怅也就随之而起。

就要走了，但还想再多看故乡几眼，似乎潮水也懂人情，直到傍晚也没有如约涨起，似乎又可以迟留一日了。不过这终究是徒劳，征程是不可避免的，岭南的啼猿于是也发出了巫峡的哀鸣，与南国带着瘴气的雨点一起，把原本就已惆怅的人心弄得更加凌乱。

作为波斯后裔的词人李珣，笔下总是会出现中原以外的风物，但越南云树依然可以表达诗词常见的离愁别绪，正所谓地有四方，人有四海，心终归是相同的。

南乡子

李珣

相见处，晚晴天，刺桐花下越台前。暗里回眸深属意，遗双翠，骑象背人先过水。

【赏析】

动人的邂逅不是记忆中的幻影，而是眼前正在发生的真实，而且又是一片满是越中风物的空间，也就会有与中原个性不太相符的女孩。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夕阳虽然有些消沉，但却能把黄昏渲染得格外迷人，于是无论刺桐花还是越王台，都呈现着黄昏独有的迷离，而身处其间的女孩，想必也被夕阳映照得红润，而渐渐暗下去的光线，又会使她的身影带上一些幽暗的神秘。

神秘的不仅是身形，还有大胆炽烈的举止。同一片夕阳下，男孩的风姿应该也更加盎然，引得女孩暗中观察了多次，最终情定于斯。

越中的女孩并不羞于表达自己的深情，轻轻地将自己的一对耳环留在河边，自顾自地骑着大象渡过河去。这已经是明显不过的动人暗示，就看男孩敢不敢同样大胆地随心而动了。词人并没有揭晓答案，但读者心中已然有了期待。

冯延巳

鹊踏枝

冯延巳

谁道闲情抛掷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
河畔青芜堤上柳。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

【赏析】

闲情便是闲愁，一种无忧无虑状态下感受到的淡淡哀愁。愁的是什么？词人已经给出了答案——春来惆怅，愁的是春天的短暂，愁的是时光一去不复返。这种时间意识是属于青春的情感。人在这个年龄段会第一次意识到时间的流动，而且能够自由地享受一段时光的漫长，而后又真切地体认到它的短暂。

当青春逝去，年龄不仅带给人不断丰富的阅历，更带来生计所迫的苦苦奔波。当自己为家人的柴米油盐烦恼的时候，曾经的闲愁也就悄然退场了。人们会说这是成熟，是有责任的担当，是长大了。

可是闲愁并没有真正退去，它总在不经意间探出头脑，提示人们它依然还在。一缕春光，一叶新柳，一波碧水，一簇桃花……这些都能勾起年轻时的惆怅，时间意识在成年后的每一个年龄段都很强烈，只不过外化成各式各样的具体新愁，一时间并不觉得是青春忧伤的延续。当终于想明白了，也已过了许久许久，久到身边的人都不知所终，只剩下自己在忘川的桥边久久伫立，咀嚼着永恒的寂寞孤独。

冯延巳（903—960），又作冯延己、冯延嗣，字正中，江都府（今江苏扬州）人。五代南唐词人，于南唐烈祖、中主二朝，三度入相。

临江仙

冯延巳

秣陵江上多离别，雨晴芳草烟深。^[1]路遥人去马嘶沉。青帘斜挂，新柳万枝金。
隔江何处吹横笛，沙头惊起双禽。徘徊一晌几般心。天长烟远，凝恨独沾襟。

【赏析】

作为南唐都城，金陵城外的长江边上，自不罕见南去北来的远行客，亦很熟悉离别的故事与情绪。这本来就是京城惯有的景象，但江南烟雨艳阳交错的气候造成了芳草秀丽云烟渺迷的风景，恰是配合着离别的愁绪，于是出现了都城难见的清丽，以及在水村山郭之间的别情。

没有美艳的歌女，没有丰盛的酒菜，没有动听的歌声，但只需一阵笛声莫名吹起，就能勾起心中不知何起的情绪。沙洲上成对的鸟儿也被笛声惊到，双双飞起盘旋，它们并不知道人间离别的滋味，因为它们始终相伴相随，但已为离别惆怅的人们见到它们，当然就会又想起已消逝在天际的伊人，愁绪也就更加浓重，原本强忍住的泪水不由自主地滑落。

朴素的环境，总能生起真挚的深情。

^[1]秣陵：金陵，今江苏南京，南唐都城。

谒金门

冯延巳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闲引鸳鸯香径里，手按红杏蕊。
斗鸭阑干独倚，碧玉搔头斜坠。终日望君君不至，举头闻鹊喜。

【赏析】

南唐中主李璟曾经如此调戏他的这位宰相冯延巳：“一池春水被春风吹皱了，关你什么事呢？”足见这首词在当时的流传程度。春水当然不关人什么事，但被风突然间吹皱了，却恰如原本平静的内心被不经意间的事物触动得烦乱不已。这就是与人息息相关的日常之事了。

就如词中的这位女孩，心中充满了对情郎的思念，但是情郎最终不来又能如何，还不得自己找些乐子？于是她逗逗鸳鸯，摘摘杏花，看看池中鸭子打架，倒也能将一天过得安静舒心，似乎生活本就可以没有他的存在，于是心情也就平静了下来。但刚欲仰头舒眉的时候，就听见喜鹊的叫声，这可是象征情人团聚游子归家的吉兆，难道他真的要回来了吗？一瞬间，原本已经渐次落下去的心情再次跌宕起伏。

不仅等待中的人会有这样的情绪体验，世间全部的有情都是如此，你以为你已经放下了，但莫名地又会涌上心头。

南乡子

冯延巳

细雨湿流光，芳草年年与恨长。烟锁凤楼无限事，茫茫。鸾镜鸳衾两断肠。
魂梦任悠扬，睡起杨花满绣床。薄倖不来门半掩，斜阳。负你残春泪几行。

【赏析】

细雨打湿了时光，使得无形无影的时间也带上了一层湿答答的重量，既拖缓了脚步，也沉重了心情。何况芳草又在细雨的滋润下格外茂盛，这充满生机的场景却总是触发沉重心情下的愁恨，这愁恨一年一年地重复，没有例外，似乎是逃不去的宿命。

每当这个时候就会发现，人总是会为自己心在的地方留一个后门，总还是希望事如所愿。如若真正心冷，又怎么面对接下来还得慢慢走的人生？于是尽管人事总让自己伤透了心，真正等待的人总是不来，来的都是些莫名其妙的牛鬼蛇神或者更惹愁绪的天真无邪，但还是会擦干泪水继续等待下去，正所谓人类全部的智慧就包含在这两个词中：等待与希望。

长命女

冯延巳

春日宴，绿酒一杯歌一遍。再拜陈三愿：一愿郎君千岁，二愿妾身常健，三愿如同梁上燕，岁岁长相见。

【赏析】

这是一首欢快的祝酒歌，唱出的是新春之际天下人共同的心愿。

无论是郎君千岁，还是妾身长健，生命的短长并不是祝福的本身，重要的是可以成为“岁岁长相见”的资本。如果不能与心意相通的人一起度过每一天，那再怎么多福多寿也是苍白平淡的。人终究是群居的动物，需要在他人的陪伴与认可中找寻自我。

早在中唐，白居易就用同样的章法与情感写了一首《赠梦得》诗送给刘禹锡，诗云：“为我尽一杯，与君发三愿。一愿世清平，二愿身强健，三愿临老头，数与君相见。”与诗相比，冯延巳的词作并没有天下太平的家国抱负，更加局束在个人情感生活的小圈子里，但在芸芸众生看来，却能勾起更深的共鸣。

蝶恋花

冯延巳^[1]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2]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赏析】

庭院真的深吗？从实际空间来看，其实并不深，一位女孩子的住所并不会有多大面积。但从外看去，秦楼楚馆间的女孩子太多太多了，类似的住所也鳞次栉比，因此才有无数重帘幕。楼宇和帘幕这样层层叠叠地往远处堆去，再加之迷离的春柳春烟，相对来说就深了。

物理空间之外，心理空间是真正的深深源头。本来自己独守空闺就已很寂寞，还被楼台风帘挡住了外面的世界，心情就会逼仄万分。更甚的是，在这样的空间心境下，自己盼不到人，又守不住春，青春年华还正在指尖偷偷溜走，谁也无法避免愈陷愈深的心情。

可叹的是青春逝去的结局是没法改变的，而且还无人倾诉，想要做出挽回的努力，但都是徒劳，就像那人总是不会回来的一样。姑且问问花儿吧，问问它们有什么妙法，可它们也在遭遇着人间的苦痛，也同样毫无办法，只能用自我的飘零诉说着无奈的结局。

回过头再看这幅画面，空间深谧，三月春深，韶华深逝，风疾雨深，长坐情深，这样的庭院，怎能不是深深深几许呢？

^[1]这首词也见于欧阳修的词集，李清照就曾说过这是欧公之词，但经现代学者考证，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2]章台：汉代长安街名，因是青楼妓馆聚集之所，故后世以之代指妓馆。

李璟

浣溪沙

李璟

手卷真珠上玉钩，依前春恨锁重楼。风里落花谁是主，思悠悠。
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1]回首绿波三楚暮，接天流。

【赏析】

按理说这又是一首讲述伤春悲己的歌词，只不过触动春愁的是将珠帘卷起的刹那，眼前一片落红，又是一年春尽，又是一年春愁，思绪当然悠悠，惆怅自也成空。

下阕还是传统的笔调，人始终不归，就是信使也不曾来过，美人就感到人似春花式的哀愁。只不过李璟在这里描写得更加细腻，用传说中为西王母传递消息的青鸟作为信使的化身，使词情增添几分神秘的瑰丽；而将原本常见的表愁之花丁香置于雨中，再用朦胧迷离的场景将惆怅渲染得更加浓重。这些手段无非是将愁绪层层递进，一直推向结句回首绿波流去的高峰，正所谓逝者如斯，夜晚终将来临，春天终将远离，人也终将老去。

或许人们不愿意一代君王只是写了一首清丽无比的歌词，文本的背后应当包含宫廷或政治生活的故事。于是在北宋史学家马令所著的《南唐书》中，出现了这样的记载，说李璟刚即位的时候沉迷宴乐，不理朝政，宫廷歌师王感化通过反复演唱“南朝天子爱风流”句劝谏，李璟由此感悟，遂作包括本首在内的两首《浣溪沙》赠予王感化。这样一来，人们便可以将此词与南唐被后周日以逼迫的国运联系起来，在词中的闺情春怨间得出另一层感悟。所谓风里落花，便指的是江河日下的南唐，而谁是主的追问便是寄托自己迫于后周压力，不再称皇帝而改叫国主的耻辱。但就算作为君王的自己明白又如何呢？没有青鸟带来神灵护佑的消息，也没有辅弼大臣，只有如雨中丁香般脆弱惆怅的我，无助地看着这片三楚大地，正日薄西山地沉沦下去。

李璟（916—961），初名景通，字伯玉。南唐第二位皇帝，943年嗣位。因后周势大，自去帝号，改称国主，史称南唐中主。

^[1]青鸟：传说中为西王母传递信件的神鸟。

浣溪沙

李璟

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1]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
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2]多少泪珠何限恨，倚栏干。

【赏析】

上一首是春暮，这一首是初秋，似乎更要感伤，因为春暮毕竟春还在，而初秋则预示着霜寒终于来临，极富生命力的夏日荷花从此凋零枯萎，真是会产生王国维所说的“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伤感。

因美人迟暮而生的伤感有很多种，词中还是将其限定在传统的边塞愁思上，只不过也加以妙思之句。女孩子吹笙排解相思之苦，很可能吹的就是边关之人爱听的曲子，她吹了一遍又一遍，吹得自己的气息都在笙管中凝结成水，似乎还不愿收场，寂寞情绪也就格外凝重起来。这番妙笔使之成为李璟最为流传的名句，冯延巳在当时便称赞不已。

至于这首词有没有言外的深意，那也是与上一首同样的故事。两首《浣溪沙》，这便是第二首。所以初秋凋零的荷花便是南唐的象征，而流不尽泪珠、诉不完愁恨、吹不停笙歌的佳人便是他自己。

^[1]菡（hàn）萏（dàn）：荷花。

^[2]鸡塞：在今陕西横山县西，汉与匈奴之边境，又作鸡鹿塞、鸡禄山。此处泛指边塞。

李煜

虞美人

李煜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赏析】

往事是什么？往事就是春花秋月，一年一年地在产生与消逝间流转，只要人还在，往事的轮回就会一如既往地持续下去，就会如同春花秋月一年年地交替出现，那么“何时了”的发问也就有对于仍将持续下去的生命的一种心灰意冷。

春花秋月的往事其实不仅包含着美好的回忆，悲伤的故事也在年年重复间大量存在着，但只要它们成为过往，那就变成了自我生命的痕迹，既是最珍贵的留恋，同时也永远不会退场，事过境迁后总会拿起反复咀嚼。

当然，最普泛意义上的春花秋月流转还是时间的流逝，国家在春花秋月间灭亡，往事在春花秋月间消散，斯人在春花秋月间衰老，只剩下曾经的旧物还在旧地默默地停留，守着同一轮明月，借着春风将惆怅从故都金陵吹到了西边的北宋京城开封，此刻自己被囚禁的地方。

亡国之恨也好、莫及追悔也好、伤春憔悴也好，都没有必要将这里的愁绪限定在具体的哪一种，明月下交汇碰撞冲荡着无穷的人生愁恨，像一江春水那样不停向东流去。其实，以水喻愁并不是罕见的表达，李白就有“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诗句。但李白的诗句总是说破水与愁的类比点，愁如东流水一般长，情比桃花潭还要深，这其实也就如限定愁绪一样限制了词情，李煜则不管不顾地只给一个春水东流的画面，词人的愁绪与读者的情感都在这滚滚的动态中生成而激荡，时间、愁绪与流水的所有共同点都能在其间呈现，反而更有动人心魄的力量。这便是王国维《人间词话》引周济所说的“后主粗服乱头，不掩国色”。

李煜（937—978），初名从嘉，字重光，号钟隐、莲峰居士。南唐最后一位国君，世称南唐后主、李后主。

一斛珠

李煜

晚妆初过，沈檀轻注些儿个，向人微露丁香颗。^[1]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2]
罗袖裹残殷色可，杯深旋被香醪浥。^[3]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4]

【赏析】

这是一首描绘女孩子的词，据说是李煜在即位前与大周后娥皇风流快乐生活的写实。

在大诗人陆游所著的《南唐书》中，大周后不仅国色天香，而且多才多艺。她能歌善舞，精于各种博彩棋类游戏，书法清秀，还懂历史，更擅于弹琵琶，曾经一手恢复了当时已经散佚的唐玄宗时代名曲《霓裳羽衣曲》。同样醉心于艺术的李煜与她结合，无疑会产生神仙眷侣式的浪漫故事。

不管词中的女孩是不是大周后，总之呈现了一位符合男子心中期待的美艳形象。特别是最后嚼烂红茸吐向情郎的动作，既将浓浓爱意在风流俏皮间表达出来，又带着几分挑逗式的主动，却又能有不同于世俗风尘女子倚门大嚼乱吐枣核瓜子的优雅。词虽香艳，但还算相对节制。

但是对于帝王之家的李煜来说，这样风流秀曼的生活毕竟不合身份也不合时宜。可他即使在当了国主之后依然对自己的这种性情颇为自得。他多次微服离宫，出入于金陵的青楼之间，还在墙上写下“浅斟低唱，偎红倚翠大师；鸳鸯寺主，传持风流教法”的联句。于是这首词也并不一定非得在即位之前才能创作，只是这样的行为这样的文字，或许会削弱人们对于他亡国之后的那些血泪词篇的感动之情。

^[1]沈檀：绛色颜料，古代女子施之眉端或口唇。丁香颗：代指歌女的舌齿。

^[2]樱桃：代指歌女之口。

^[3]殷色：黑红色。香醪（láo）：美酒。浥（wǎn）：染上、浸渍。

^[4]红茸：原为红草花，此处指槟榔。檀郎：西晋潘安小名檀奴，因其美貌，故后世女子以“檀郎”称呼丈夫或爱慕的男子。

子夜歌

李煜

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
高楼谁与上？长记秋晴望。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

【赏析】

人在痛苦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是最惨的一个，因为无助与孤独是人最为恐惧的遭遇，况且又总是经历梦醒时分才明白过来的一场虚幻的欢愉，面对无人倾诉又无人理解内心的惆怅，于是会泪痕满面，会觉得自己的痛苦天下独绝。

其实每个人受的苦难都是一样深重的。尽管作为君主，李煜遭遇到的亡国是别人难以经历的伤痛，但却并不见得要比普通人家的平凡无奈特别到哪里去，并不能说君王的情感就要高人一等。只是他善于用最普泛的话语来表达自己的情绪，能够一下揭示出各种类型的愁恨背后共同的真谛，于是才能感人至深。

这首词正是如此，不管怎样的往事，过去了就过去了，再怎么留恋都是无法挽回的，正如梦中的欢娱越美好，就越给人带来梦醒之后的空幻寂灭，但人又总愿意去投入早知结局的徒劳。

望江南

李煜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1\]](#)花月正春风。

【赏析】

梦见了往日的精彩应该是聊以慰藉的寄托，但梦醒后的幻灭却让人产生强烈的不满足感，反倒责怪起梦境来了，你为何要让我重新想起那么美好的往事？

不仅如此，梦中的风景真的就是当年的情境吗？“还似”一词悄悄地点破了真相，梦里再繁盛的车水马龙，梦里再美丽的花月春风，其实都不如真实场面，那么旧家风景的盛况也就任凭读者想象了。

当然，这首词的真正意味并不在于铺陈华丽的景象，而是用往日的欢娱衬托今夕的忧伤，虽一字也未提当下的情境，但无尽愁绪就在空灵的意境中无以复加地倾泻着。

[\[1\]](#)上苑：西汉上林苑，后代指皇家园林。

清平乐

李煜

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
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赏析】

游子的惆怅也许会随着富贵温柔乡而消散，但更多的时候在外面过得并不好，而且当初或许也是无奈地踏上了征程，那么越走越远，惆怅也就越走越深了。何况从离开至今，春天已经过去了一半，突然间就觉得身边方才初生的青草瞬间变得茂盛，便又形成一个生发惆怅的刺激点，离恨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逝。

对于在家守候的人来说，情绪同样也是如此，而且因为落寞，对于时间的变化就更为敏感。春日的白梅花，天边归来的大雁，逐渐生长的春草，都会成为触目肠断的物候变迁，其同样也会随着离别时间的加长产生更加浓郁的愁绪。这种愁绪并不会产生打击式的痛楚，而是如无边烟草一般在心头弥漫开来，成为一块缠绕不已的粘连。

时间有时并不会散去愁绪，反而会将愁绪打成碎片，又重新贴到身上。

乌夜啼

李煜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赏析】

春天是美好的，春天又是短暂的。人最看不得的就是短暂的美好正在逝去，因而总会发出春光匆匆的感叹。但是这位亡国之君将春日的逝去予以不留情面的描写，在清晨的寒雨与傍晚的凄风交织摧残下，梢头怎会剩下一枝半朵残红？春光似乎与他的故国一样什么也不剩了。

词人在下片继续摧残着世间的美好，美丽的姑娘哭得伤感憔悴，但依然劝我再喝一杯，因为相聚似春光这般美好而短暂，离别又恰如春光那样一去不返，后会无期。但喝得再多又能如何？人生还是得无奈地面对这注定的生离死别。于是“人生长恨”的真挚感怀也就自然发出，恨春光易逝，恨情人分别，恨故国沦丧，恨青春不返……人生所遇见的恨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但人生注定是长恨的，就像江水终究要向东流去，或许这才是最令人遗恨无尽的吧。

捣练子令

李煜

深院静，小庭空。断续寒砧断续风。[\[1\]](#) 无奈夜长人不寐，数声和月到帘栊。

【赏析】

这首词类似电影的一段长镜头，因为文字是线性的，所以听觉上的静与视觉上的空被分成两句呈现，其实都是这座院落画面。在静旷的空间中，再来一点声音反倒能更加衬托这里的寂静，也可以将想要表达的声音加以强调。

此刻的画面中便需要强调秋风与秋砧的声音，二者都是诉诸愁绪的，诗中也爱用秋夜捣衣来表达夫妻分居两地的相思之苦。李白著名的《子夜吴歌·秋歌》就如是写道：“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但李白依然将情绪点破，李煜则并未加以限制，这是李煜的擅长，就让这风声砧声在月下断断续续地响着，帘栊里的人因此而难以入眠，这就够了。至于不眠的原因真正是什么，你我自会知道，但你我却互相不知。

正所谓词情狭深，不论词人本身有怎样的情缘，词文可以震荡出各种类型的惆怅。

[\[1\]](#)砧（zhēn）：捣衣石。

望江梅

李煜

闲梦远，南国正芳春。船上管弦江面绿，满城飞絮滚轻尘。忙杀看花人。

闲梦远，南国正清秋。千里江山寒色远，芦花深处泊孤舟。笛在月明楼。

【赏析】

春花秋月究竟什么样，李煜用擅长的浓淡交错之笔给予了答案，两幅江南画面，美丽景色下隐含些许轻忧。春天的繁花、艳阳、飞絮，使人心情迷醉，温暖的环境也使人带上几分慵懒，只想去看花问柳，其他的也就放下吧。人同此心，于是江面上，巷陌中，满是游玩的寻芳客，呈现如暖春般喧嚣热闹的场面，其间或有如花之美的男女吧。

镜头切换至秋日，周遭瞬间冷清下来，一切都在与春日对比：和煦的春暄成为入骨秋凉；熙攘的人群如今只剩孤身；船中人原本聚焦在船上成群的歌女，如今却只能将视线投向了开阔的江山；群芳正好的场景也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单调而萧瑟的芦花。

当然，这片秋色还是很美的，承载着江南的凝练与婉秀，但与春日相比，还是有种繁华散去的惆怅。明月照耀下，高楼吹笛的人应该不是孤舟之客，应该是如《春江花月夜》中“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一样的思妇切换。但词较诗多出的笛声则将乡愁之苦渲染得更加厉害，毕竟月下吹笛早已成为经典的乡愁意象。李白《春夜洛城闻笛》不就这样写道：“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至于这首词是不是亡国之作，其实并不一定。词以悲为美，人本就爱在一场热闹愉悦后产生乐极生悲的闲愁情绪，沉迷燕游又情思缜密的后主李煜当然更会如此。

浪淘沙

李煜

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秋风庭院藓侵阶。一任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
金锁已沉埋，壮气蒿莱。^[1]晚凉天净月华开。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

【赏析】

怎样的惆怅会让人从早到晚都在痛苦？或许只有亡国之君才能有这样的情感。普通人遇到挫折，遭逢苦痛的时候，消沉数日也就够了，终归要投入新的生活，不然就沦入难以度日的无边深渊了，又怎能如李煜这般终日高楼庭院，排遣忧伤呢？

不过李煜的伟大就在于他往往能够写出既可以表达帝王愁苦又适用普罗大众的刹那之景。晚凉天净月华开，一句富有动态的描绘，还有着强大的生命力量。这种力量不仅可以瞬间照亮黑暗的夜空，还能把一整天都苦恼烦乱的心情沉静下来。不管此刻面临的苦痛是什么，是理想破灭也好，是前尘难复也好，是年华老去也好，是国破家亡也好，月华都会如先前那般照在自己的身上，便会觉得无常的人世间还会有一些永恒的东西，对人多少有些安慰，情绪也就相对淡然了。

至于最后两句，无非是接着月华的话头，重复刘禹锡“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的调子罢了。

^[1]蒿莱：野草。

破阵子

李煜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1]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2]垂泪对宫娥。

【赏析】

公元937年，李煜出生，恰逢南唐烈祖李昇建立南唐，于是皇孙李煜便成为与国同岁的祥瑞。

公元975年，南唐都城金陵被北宋军队攻破，三十八年间积累下来的三千里山河就此宣告结束。这一年，作为南唐国主的李煜，与国家共同度过了近四十年的时光。

于是对于李煜来说，他的生命中当然只有宏伟的宫殿，华美的陈设，俊丽的男女。他在南唐繁华间长大，享受的是人间富贵与太平欢乐，自己的容貌才华、风流生活其实就象征着他一般年纪的国家。

于是他当然没有见过战争。当时代的风云际会将战争突然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又能怎么办呢？他不是没有抗争，他打开了皇家仓库，把物资分发给金陵城民，但这样的皇恩太微不足道了，城还是破了。他也想过自焚，既然与国共生，也要与国同亡。这是属于英雄君王的责任，但需要太多的勇气，李煜没有这个胆量，最终还是选择了投降。临行前，曾经陪伴他度过许多欢乐夜晚的教坊乐工歌女演奏起了最后的曲子，不禁落下了几行清泪。

据说苏轼对李煜离开金陵的场景颇为不满，他说李煜应该在宗庙外痛哭，向他的民众谢罪，为何还是在听教坊乐曲，留恋宫娥呢？或许确实如苏轼所言，只有个人欢乐而无生民关怀的李煜注定是要经历亡国的，但这最后的离别却是他最真挚的反应。养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只有教坊离歌，宫娥清泪中才能让他找到四十年的生命所寄。

^[1]沈腰潘鬓：梁代沈约言己老病，腰带日渐宽大；西晋潘岳言己三十二岁，鬓角已生白发。后代即以沈腰、潘鬓形容男子衰老憔悴。

^[2]庙：祭祀祖先的宗庙。

浪淘沙令

李煜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赏析】

宋代僧人志南有一句诗很有名，叫作“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很确切地描写出了春雨春风的细腻与温暖。初春的风雨尚且如此，那么暮春时节，就更不会有多少寒意了。

可是李煜偏不这么觉得，他一面说春花大半已经凋零，一面又说罗衾耐不住五更黎明时分的寒冷，这分明就是写秋日冷寂的句子，哪里是夏日将至时一天比一天热起来的景象？

其实，气温只是世间冷暖的一部分，人情人心有时更能左右当下温度。对于词中人来说，梦中欢娱被春雨惊破，使他不能享受更长的美好时间，反而要在落花风雨间咀嚼孤苦空寂的现实，心当然就凉透了，于是再热的温度也无力暖融，只能将责怪转移到无辜的罗衾上。

于是也就不要再去凭栏远眺了，期待中的剩水残山并不能望见，而此处的青山却会以它的永恒嘲笑自己的落寞无助。春天、朋友、家国、青春、梦想、爱恋……他们总是不知不觉地溜走了，容易得连告别都不用做，但离开之后，再想重回往日，也就变得不可能了。

他们究竟去哪里了？还能够找回来么？每当下定决心要去寻找的时候，却又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更不知道还将会有怎样的分别与新的里程。那就感慨一句“天上人间”吧，他们与自己相隔得有天上到人间那么远，又不知自己藏在天上人间的哪个角落。

乌夜啼

李煜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赏析】

当夕阳还没有完全与人间告别，还在用一抹余霞诉说着自己的留恋，新月便已经悄然升起，在幽蓝的夜空中，伴着疏星数点，亮起了微光。

都说满月令人伤感，在用自己的圆满讽刺着人间的离别，新月同样如此，甚至更加深细。新月不同于满月的地方在于它的缺失，人们随即就缺失幻化出不同的样子。它可以是含羞敛起的眉头，诉说着千古共通的惆怅；它可以是欢笑的眼角，带着泪水唱着犹有希望的歌谣；它可以是一艘小船，在夜空中孤独地翱翔；它可以是一弯金钩，勾起世人最隐谧心潮。

但最怕的还是孤身对月，毕竟闲情不愿岁月老，新月预示着美好的未来，而自己却无助地凋零，与秋夜梧桐一起被锁在深院当中，没有未来，没有希望，所有的念想都被禁锢了。

这样的心情只有自己能够体认，无人诉说，也说不出。最深重的痛苦往往无法让人号啕大哭，在断续抽泣中哽咽人心的，才是别有一番滋味。

王禹偁

点绛唇 感兴

王禹偁

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1]水村渔市。一缕孤烟细。
天际征鸿，遥认行如缀。平生事。此时凝睇。谁会凭阑意。

【赏析】

江南不仅有美丽的风景，还有作为帝都的繁华，南朝诗人谢朓便针对两者同时吟唱道：“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可是随着六朝的覆灭，隋唐时代的江南就已经一片萧疏，唐代诗人们面对着水村山郭酒旗风的景象，写下了一首首凭吊沧桑的金陵怀古诗。

时光到了北宋初年，江南的情况似乎并没太大变化，尽管风景依然美丽，但又经历了一场亡国，城市还是不见六朝的繁华，只有水村渔市的荒凉。但对北宋人王禹偁来说，此刻的情绪还是较唐人发生了变化，他不再关注亡国带来的沧桑感慨，而是兴起一片个人性的哀愁。

高楼遥望征鸿，本是非常普遍的词中形象，由此产生的感慨多是游子思妇的类型化情绪。但王禹偁在用“平生事”“谁会凭阑意”等词句反复强调着不同于传统的情感。王禹偁与江南发生交汇只有早年于苏州地区任长洲县令，此时的他对仕途有着高远的抱负，曾在此写下“吾生非不辰，吾志复不卑。致君望尧舜，学业根孔姬”的少年意气之句。如此，这里借江南萧疏风景感慨的平生事便更可能为家国天下的抱负，是少年王禹偁对自己身处已然萧条的江南而难展平生志向的不满，一线天际征鸿，应是朝着开封的方向飞去。

一曲清丽小词，预示着北宋士大夫已经昂扬地登上了历史舞台。

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济州巨野（今山东巨野县）人。北宋诗人、散文家、史学家。
^[1]佳丽：谢朓《入朝曲》：“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

寇准

江南春

寇准

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江南春尽离肠断，蘋满汀洲人未归。

【赏析】

这是一首表达江南惆怅的小词，古人就爱听这样填词的歌谣。

满汀洲时分的惆怅高楼女孩，在温庭筠的《望江南·梳洗罢》中得到了婉媚的形象塑造。而早在南朝乐府中，花摇曳的地方就已是勾起离别愁绪之处。著名诗人柳恹的《江南曲》就这样写道：“汀洲采白蘋，日落江南春。洞庭有归客，潇湘逢故人。故人何不返，春华复应晚。不道新知乐，只言行路远。”不管寇准此词描写的江南是柳恹原诗的湖南，还是今日熟悉的苏南浙北，但同样的渺渺春水、依依杨柳、芳草杏花、汀洲蘋满，诉说着同样缠绵悱恻的深情。

作为北宋名相，寇准的形象是庄重严肃的，他曾果决地劝说真宗亲征澶渊，锐气勇概不是常人可比，与这首小词的优柔婉转极为不同。南宋人对此颇为费解，只能留下人心难以揣测的感慨。但那是强调文品等同于人品的时代，今日的读者，自可轻松地想象端坐庙堂之上的威严宰相，也有一颗温柔可人的心。

寇准（961—1023），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北宋政治家、诗人，宋真宗年间两度拜相。

潘阆

酒泉子

潘阆

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1]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
弄涛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

【赏析】

一生漂泊的潘阆，到过许多著名的城市，似乎唯独对杭州最为情钟，写下十首《酒泉子》吟咏杭州风物。这是第十首，是全部回忆的收束。

估计每一位在杭州长期生活过的人，都不会忘却钱江大潮，这是令人震撼的自然之力，也是别处难以见得风景，白居易便也将之视作代表杭州的两大元素之一。

但与白居易的逍遥闲适不同，江湖游士潘阆的观潮与现代人一样，是挤在熙攘的人群中翘首观望，而且对自然之力也没有云淡风轻的笑看，而是有沧海成空的惊吓。这是普通人家最寻常不过的反映。

于是关注点便会投向那不畏自然的弄潮吴儿，他们也是平凡人家的孩子，但却有自己没有的勇气与力量，羡慕的情绪也就油然而生。在这人与自然的搏斗中，自然的力量其实被无所畏惧的人凸显得更加强大，使得相对柔弱的潘阆在时过境迁之后依然能被震撼出阵阵寒意。

弱小之人似乎都会向往强大的力量，但人终究不能超越自然的伟力。

潘阆（？—1009），字梦空，一说字逍遥，号逍遥子，宋初隐士、文人。

^[1]郭：外城，此处即代指城。

范仲淹

苏幕遮

怀旧

范仲淹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赏析】

歌词的魅力就在于只要旋律、辞藻、意象足以抒发情绪就可以，不用太在意使事用典是否符合常理与逻辑。

这首词便是如此。起首天高云淡，黄叶铺地，在一片高远寥廓的空间中暗暗袭来阵阵萧瑟的秋意，行走其间的游子，自然会产生浓重的天涯漂泊的孤独感。情绪已立，下文便承续此情又铺陈出“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的意象组合。斜阳掩映下的萋萋芳草是诗词中常见的抒发离愁别绪的意象，如白居易那首著名的《赋得古原草送别》诗就这样写道：“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如此本来已在寥廓秋日中感受到羁旅孤独的游子，又见到连天芳草，情绪当然也就更加惆怅了。斜阳之外，那是家乡的位置，连绵的芳草尽管迷茫了游子前进的方向，但它却可以直达游子心恋的家乡，怎不令人产生无情之恨！

不过艳阳芳草是三月春色，与开篇的深秋叶落根本不会同时出现，二者的叠加虽然在愁情表达上极富力量，但终究有违自然常理。宋人其实非常注重诗歌中对自然物理等实际情况的确切表达，如对于张继《枫桥夜泊》名句“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自欧阳修开始就反复争论江南寺庙半夜究竟打不点钟。再如对于屈原《离骚》“夕餐秋菊之落英”一句，宋人就是爱强调菊花是在枝头枯萎而不凋落的。但面对此词的物候矛盾，宋人却并没有在意，这只能是歌词的特性为范仲淹提供的方便，他可以在上阕全力铺陈代表性的丽语，为下阕准备好可以容纳纯写柔情的空间，从而产生了这首千古传诵的名篇。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汉族。苏州吴县（今苏州吴中区和相城区）人。北宋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

渔家傲

秋思

范仲淹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1]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赏析】

范仲淹曾经被派往陕西担任经略副使，这里是北宋与西夏的边防前线，他的职责就是与西夏作战，防卫西北边疆。一介文人范仲淹对军事似乎不应该在行，但他却做得很好，西夏人对他非常敬畏，称赞他“腹中有数万甲兵”，并把他叫作“范老子”，也就是“范爸爸”。

真实的边塞生活经验给范仲淹带来了不一样的情感体验，这首词也就有着不一样的情感力量。边塞生活当然是清苦的，荒凉的山川总是会勾起万里思家的愁绪。但想家并不意味着就要回去，心中还有勒石燕然成就功业的抱负，如果回去了，那这理想也就无法完成了，矛盾也就随即而生。不管是将军还是士兵，明明想家想得痛苦落泪，明明已满头白发但仍未看见成功的影子，却依旧期待着那渺茫理想的最终实现。边关立功也好，生意发达也好，事业小成也好，只要人心中对未来有些许期待，为之奋斗努力却难以实现的时候，不管理想是所谓的大还是小，心情则大多如此。

对于北宋士大夫来说，通过边关战争而赢得不世功名似乎已成了遥远的记忆，他们更追求在庙堂之上与帝王共治天下，尽管范仲淹的这首词也能体现他们在朝堂郁郁不得志但仍积极进取的人生状态，但总会觉得有些小家子气。据说范仲淹不止写了这一首反映边塞的《渔家傲》，还有好几首同样以“塞下秋来”为首句的《渔家傲》在当时传唱，欧阳修就开玩笑说这些是“穷塞主”之词。可实际上，当欧阳修醉卧滁州醉翁亭的时候，何尝不也是如此心境的“穷太守”呢？

^[1]燕然未勒：燕然，指燕然山，今蒙古国境内的杭爱山。勒即镌刻的意思。东汉窦宪率兵出击匈奴，一路进军到距边塞三千余里外的燕然山，获得大胜。为纪念这场胜利，窦宪于燕然山上将这场战斗经历刻在山石之上，由随军出征的史学家、文学家班固撰写铭文，后称燕然勒石。

柳永

雨霖铃

柳永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1]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2]

【赏析】

最痛苦的情绪不会放声痛哭，最伤感的分别难以说出动人的情话。

情人就要分别了，女子在都城城门之外为情郎送行。开封是北宋最繁华的地方，你这一去哪里还能享受如此肥马轻裘的生活？又到哪里去再找一个美艳如花的我？男子同样也是惆怅的，他舍不得都城的富贵风流，舍不得都城大量的仕宦机会，好在，词人还告诉我们，他也舍不得眼前这位泪眼婆娑的女孩。

周遭的风景都带上了惨淡愁容，寒蝉、长亭、骤雨，这些与离别息息相关的景物无不透露着永恒的悲伤落寞，就连悄然而至的傍晚，也在声情上带上了一丝惆怅。它们都为缠绵悱恻的人间离别做好了铺垫，毕竟这是男女双方都倾注不舍情感的分别。除了那位不解风情的艄公，不耐烦地催促着男子快些上船，或许他怕再遇到方才的那场大暴雨吧，岸上的男女为何还在那里肉麻地纠结？

于是寂寞的时候只有自己知道内心的痛苦，分别的时候也只有双方才能通晓各自的心意。千里之外的淮楚之地有什么好？男子为何不得不踏上行程？这些读者都不知道，只知道男子心中一定有万般无奈，他最终还是踏上了前行的小船，在这冷冷落落的清秋时节，上路的忧愁也就更加深重了。

“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这是男子的设想之辞，想象着自己上了船就倒下睡着，醒来之后当会在晨风中见到黎明时的残月，天已完全放晴了，但这改变不了月已残缺人已分别的事实。清秋的月色应当十分明澈，孤悬在天际的它让人觉得似乎并没有离开；汴河两岸的杨柳在静谧的月光下伫立，似乎与开封城外并没有太多区别，似乎自己也并没有离开，但定睛一看，已然置身另一番天地，但究竟是哪里，就无从知晓了。

设想完明日之事，男子又进一步设想多年之后的状态，那一定是心灰意冷，不管多么美好的风景、欢快的宴会、醉人的故事都如今夕帐饮一般无滋无味，因为它们都无法与女子共享，而思念女子的心意又无人诉说，更重要的是，女子也全然不知。

想了那么多，男子也是怕了，怕忧伤难解，怕深情难知，怕重诺难守，怕日久情淡，他依然在岸上，并没有迈出上船的脚步。

柳永（约987—约1053），初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崇安（今属福建）人。因排行第七，故称柳七，又官至屯田员外郎，世称柳屯田。北宋词人。

^[1]都门帐饮：都门，京城城门。帐饮，于郊野设帷帐以宴饮送别。

[\[2\]](#)风情：男女之间的情意。

凤栖梧

柳永

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
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赏析】

登高望远，一片春意，视线往往先被远处吸引。见到芳草生于天际，愁绪也就悄悄地在心头涌起。不想芳草一路从天边弥漫至眼前，愁绪也就越来越浓了。

浪荡公子自有排遣寂寞的方式，饮酒去，高歌去，在醉中忘记所有的忧愁，这本是自己没心没肺的日常。但今日却发现，这些居然没用了，无法将自己再次麻醉在痴狂中，自己无法脱离无尽的苦海。

究竟是什么让这位浪子突然沉静下浮躁的心？是什么让他在一片春色中感到浓重的惆怅，以至于形容消瘦，瘦骨伶仃，英俊的面庞褪去了万般英姿？原来那是因为伊人，他遇到的是内心的真爱，而非平日里逢场作戏的寻欢作乐，只有在她的身上，才真正懂得什么是春愁，什么是相思，男孩长大了。

或许除了怦然心动的他/她，还有其他什么东西能让自己长大，那便是心中渴求的理想，期待中自己未来的样子。王国维便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而这“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是为第二境。这样看来，《诗经·秦风·蒹葭》中那位反复追寻伊人而不得的家伙便是词中憔悴者的前辈，人生如斯，总需要有三两个蒹葭摇荡处的伊人，让自己失望而执着地追求着，追求着。

少年游

柳永

长安古道马迟迟，高柳乱蝉嘶。^[1]夕阳鸟外，秋风原上，目断四天垂。^[2]
归云一去无踪迹，何处是前期。狎兴生疏，酒徒萧索，不似少年时。

【赏析】

青春是疯狂的，可以无忧无虑地纵情欢乐，这是属于生命郁勃之时应有的样子。

当年华老去，不知为生活何事而奔波他乡，羁旅的惆怅中就会带着一丝青春已逝的无奈苍凉。秋蝉的嘶叫依然欢快，但已经没有什么欢唱的时日；夕阳之下的飞鸟映衬着红霞，显得格外艳丽，但却正急着赶在夜幕降临之前回家。于是秋风四起的原野上，就只剩下孤独的自己。

青春终究是离去了，就像云彩一样杳无痕迹地消逝了。当自己还觉得犹是少年的时候，却蓦然惊觉早已忘记了年轻的模样，而那时候爱玩爱闹爱看爱笑的东西，也不知多久没再触碰了。那些陪自己一起疯玩，一起浪荡，一起迷醉，一起无忧无虑的兄弟姐妹，而今也皆零散天涯，各自为家，憔悴了意气，暗淡了春花。只能默默地问候一声：“你们还好吗？”

^[1]迟迟：行走缓慢的样子。

^[2]夕阳鸟外：夕阳隐没在飞鸟之外。一作“夕阳岛外”，意境稍有不同。

望海潮

柳永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1]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2]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3]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4]

【赏析】

又是一首描写杭州的词，只不过铺叙的画面并不是令自己魂牵梦绕的记忆，而是借当下的太平景象来称颂太守的贤明。

市井的繁华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熙攘的人口，王维就用“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的句子描摹盛唐的长安。到了北宋，情况早已远超于此，并非都城的杭州随便就可以有十万人家的数量，而随处可见的珠玑与罗绮又烘托着市场的繁荣与市民的富庶。

实际的人物图景外，杭州还有自然风光，是天上山水与人间富贵的有机统一。钱江大潮自是不会漏过的元素，但被柳永写来无比雄壮，似乎并不在意两岸观潮者与江头弄潮儿的安全。除此之外，西湖更是重中之重，虽说四时之景不同，但柳永只捻取了三秋桂子与十里荷花这最具代表的两大元素，这样描写西湖，也就够了。于是城中市民风帘翠幕的雅致生活，西湖上泛舟采莲歌咏吹笛的美丽女孩也就都有了落脚点，成为一道道更加醉人的风景。据说金朝皇帝完颜亮就是因为读到柳永这两句词，心生钦慕，想去南方看一看桂子与荷花，遂不惜撕毁和约，大举南侵。看来不仅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故事世人爱听，三军一动为西湖的情节也很有市场。

在如此繁密的铺叙后，词的主人公杭州太守就出场了，他的现身才为杭州城全部风景圆满收束。但他与西湖、孤山乃至采莲女不同，他终究是要离开的，要去往对他来说更加魂牵梦绕的京城，然后再于那里思念着杭州。至于到那时他到底对杭州有多少依恋，似乎不知道，却又已然知道。

^[1]东南：古人所言方位，多以中原为限，故东南即指今日苏南浙北一带。

^[2]重湖：杭州西湖上有多座堤坝，将湖面分割为若干部分，故云重湖。巘（yǎn）：大山上的小山。叠巘即指西湖边诸山层层叠叠的样子。

^[3]高牙：高举的牙旗。“牙旗”本指将军之旗，此处与“千骑”共指被车马仪仗簇拥的杭州太守。

^[4]凤池：即凤凰池，皇宫内的池沼，为宰相办公场所中书省所在。

玉蝴蝶

柳永

望处雨收云断，凭阑悄悄，目送秋光。晚景萧疏，堪动宋玉悲凉。^[1]水风轻，蘋花渐老，月露冷、梧叶飘黄。遣情伤。故人何在，烟水茫茫。

难忘，文期酒会，几孤风月，屡变星霜。海阔山遥，未知何处是潇湘。念双燕、难凭远信，指暮天、空识归航。黯相望。断鸿声里，立尽斜阳。

【赏析】

高楼远眺，羁旅孤独油然而生，一片苍茫的秋色中，不一定只会产生对情人的思念，也可以是嚶嚶求友的呼唤，情绪也可以表达得如此深切。

宋玉被视作第一位悲秋的才士，在秋日又提起他，无疑是一种自我类比。所谓怨女伤春，秋士易感，都是一种物候下勾起的时光感伤，感伤的背后实际上是自我依恋，觉得自己的才华与美貌被辜负了。于是最让人难以忘怀的就是文期酒会，在这里可以向朋友尽情展示自己的光芒。人之所以可以证明自己的存在，是因为另外的人认可他，如果身边没有别人的话，就会产生质疑自我的想法；如若内心又足够强大，强大到拥有无比自信，那在此时就会产生无助的凄凉。

所以越变换的星霜越预示重放光华的渺茫，越开阔的山海越衬托孤身孑然的无助，此时的生命如断鸿如斜阳，只留一片无可奈何的忧伤。

^[1]晚景：傍晚的景色。宋玉：战国时期楚国文学家，传说为屈原的学生。因其所著《九辩》开篇有“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的句子，故后世将其视作悲秋才士的代表形象。

八声甘州

柳永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惨，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1]争知我、倚阑干处，正恁凝愁。^[2]

【赏析】

柳永是填词的高手，一首百八十字的慢词信笔写来，章法结构丝毫不爽。起笔以一阵傍晚秋雨，寒意已经袭来。其后便开始远近的景色铺陈，从寥廓的秋日夕阳，到近处的萧疏草木，又跳跃到远处无语东流的江水，非大手笔不能为之。换头便转入情绪的抒发，尽管是习见的游子思乡，但也带上了时空的腾挪。游子感叹自己境遇的潦倒，自然转到对佳人苦苦思念自己的设想，最后又回转到自身独凭栏杆的惆怅当下，百感交集，又曲折动人。

不仅如此，柳永还是写秋的高手，“霜风凄惨，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本是三种不同类型的秋景，但同时被一个“渐”字领起，就带上了蒙太奇般的灵动。不断凄惨的霜风，吹拂着关河更加冷落，而夕阳虽正在当楼，却又不可避免地渐渐西沉，只不过偶然与霜风、关河、物华、江水、自己相逢，衰飒从心头涌起，又在这日益萧瑟的秋日中弥漫而加深。

长逝无回是宇宙最永恒的存在，是人最不愿意面对的现实。不仅是词中游子思乡的情绪，每逢消沉的时代，无助的未来，失落的梦想，这三句都十分应景。人都想极力摆脱逝去的枷锁，却总无奈地发现越是用力越是向下沉沦，只能自己咀嚼与负荷宇宙间最沉重的负担。

据说苏轼极为欣赏这三句词，认为其不减唐人高处。诚然这三句有唐诗中习见的宏大时空格局。但在唐人那里，特别是盛唐诗人，诗句的开阔往往展现的是蓬勃的朝气与对未来的信心，是这首蕴含失望之空幻的慢词所没有的气象。

^[1]颙（yóng）望：仰首盼望。

^[2]争知：怎知。恁（nèn）：这样。

鹤冲天

柳永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1]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2]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3]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4]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5]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6]

【赏析】

在北宋流行乐坛上，柳永绝对是天王巨星级别的词作家，他的歌词在坊间巷陌的流传程度非常高。如果某位歌女能独家获得一首柳永的新词，那么她的知名度及身价就会大涨。于是经常有歌女主动拜访柳永，希望柳永能专门为自己填一曲歌词。不仅如此，柳永甚至还有很高的国际知名度。有一位来自西夏的官员就曾说过，西夏那里“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

在这样的流行热度下，深宫中的帝王也难以不受其影响。宋仁宗就非常喜欢柳永的词，曾经在宫中自我哼唱当时最流行的柳词金曲，每当饮酒的时候，也一定要让宫中侍女哼唱助兴。但是流行乐坛的热度并不能为柳永仕宦生涯提供便利，他还是必须先通过科举考试，取得进士身份，才能够进入仕途。但遗憾的是，柳永屡试不第，歌词方面的才华无法在以策论为考试内容的科场中施展，于是落寞潦倒，在开封的平康巷陌中沉醉癫狂，也就有了这么一首词。

柳永非常失望，自视甚高的他想不通为何得不到君王的赏识，只有同样沉沦底层的歌女才能赏识自己的才华，才能理解自己的痛苦，在她们那里才能拥有自信，找到自我。既然如此，何不纵情于知己之间？为何要去汲汲追取世人看重的功名？在烟花巷陌、流行乐坛上，自己当然就是地位最高的卿相。何况青春也就那么短暂，为何不趁着大好年华尽情享受自我舒畅的生活？

这首与主流政治对抗的歌词充满爆发力，迅速在民间流传开来，宋仁宗也很快听闻了这首词。据说柳永写了这首词后就考中了进士，但发榜之际，仁宗见柳永在列，遂说：“此人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柳永便再次落第，但却自我标榜为“奉旨填词柳三变”。而这件事也让柳永知道仁宗对自己歌词的熟悉，他又通过一位宦官朋友得知仁宗在宫中爱听爱唱自己的词，于是就托这位宦官带两首新词给仁宗。仁宗见后，并没有说什么，只是从此宫中不再响起吟唱柳词的声音。

可见这首满腹牢骚的词并不能掩盖柳永追求功名的心，这些词句只不过是求之不得的发泄，他还是积极参加科举，甚至想寻求一点获取功名的捷径，他终究不愿意在浅斟低唱间了此余生，他也有着北宋士大夫共同的天下抱负。五十岁的时候，柳永终于考中了进士，开始真正投身于治国平天下的事业。今日偶传的一首《煮海歌》便是一首反映海边盐民贫苦生活并反思根源的讽刺作品。但这些东西与柳永早年的歌坛地位相比太微不足道了，于是也就被淹没在歌词之间，被历史遗忘。千百年后的读者，更愿意相信柳永是词中所写的落魄文人，只有同样沉沦底层的歌女才能欣赏他的才华，理解他的痛苦。于是就会产生这样的故事，柳永在郁郁不得志中故去，无钱也无人为其料理后事，只有曾经频繁寻访他的众位歌女，凑钱为他安葬，在春风中哭泣，凭吊这位曾经的白衣卿相。

^[1]龙头：状元。此处指没考中进士。

^[2]明代：贤明的时代。未遂风云便：没有碰到好机遇。恣：放纵，无拘束。

^[3]白衣：平民。

^[4]烟花：妓馆。丹青屏障：画着艳丽图案的屏风。

^[5]一饷（xiǎng）：片刻。

^[6]浮名：功名，即中举得官。

张先

一丛花令

张先

伤高怀远几时穷？无物似情浓。离愁正引千丝乱，更东陌、飞絮濛濛。嘶骑渐遥，征尘不断，何处认郎踪。

双鸳池沼水溶溶，南北小桡通。^[1]梯横画阁黄昏后，又还是、斜月帘栊。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2]

【赏析】

登高望远，往往产生思念的忧伤，这是词中常见的情绪，似乎每一代人都要经历这样的惆怅。若问什么时候能不再这样，答案当然是无期无尽，因为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还在，那情也就在，伤高怀远就会持续下去。

尽管词中之情还是传统的怨女思郎，但是词人在下阕却描绘了不同寻常的细节画面。女子所在的高楼前有一块池塘，池塘中的戏水鸳鸯正反衬着女子的孤独。一般来说，闺阁外的池塘有着类似围墙的功用，将深闺女子与外面的世界隔绝开来。但此处的池塘却并非如此，水面上有小船南北往来，原来是小楼与外界的沟通道路，情郎是顺着水路来的。而且闺阁的窗下，本来还摆着一架梯子，想必是女子的情郎乘船到楼下，是要顺梯从窗户爬进小楼的。如此说来，女子思念的郎君是曾经悄悄幽会的对象，尽管是私通，但心已然归属于他。

不过如同所有的爬墙公子那样，这位翻窗公子也一去不返了，空留着湖面给路人经过。梯横就是说梯子被横放在小楼之上，也就意味着被收起来了，女子已经不再抱有情郎回来的希望。但尽管如此，她还是忘却不了已经付出的深重浓情，她觉得自己的命运连桃花、杏花都不如。虽然桃杏被东风摧残凋零，但它们毕竟与所爱的东风一起飘荡在空中，又随风而去，美丽而短暂的春光也算有了归宿。可是自己尽管与东风般的翻窗公子相遇心倾，却不能与他共赴天涯，他不肯带我走，我也不敢与之同奔，也就只能于此落寞惆怅，无助地看着自己的青春慢慢逝去。

全词的最后一句极为沉挚，欧阳修就非常欣赏，曾经给官至尚书都官郎中的张先取了个雅号，就叫“桃杏嫁东风郎中”。不过大多数人主要是被词中的湖水与梯子吸引，或许他们颇为费解为何寂寞深闺会有和外界相通的路径，于是就流传开了这样的故事。说张先曾经与一位小尼姑发生私情，小尼姑的师父发现后就将小尼姑幽禁在一座建于小岛的高阁上，自己住在楼下。但这样做仍然阻止不了二人的幽会，每当夜深人静，师父睡去的时候，小尼姑就悄悄从窗户上放下梯子，乘船而至的张先得以顺梯入阁。如此，这首词就变成了张先于一场幽会之后，回望小楼而生起的淡然惆怅，不过这样的情绪似乎担不住开篇的“无物似情浓”吧。

张先（990—1078），字子野，乌程（今浙江湖州）人。北宋词人。

^[1]桡：船桨。

^[2]解：能够。

天仙子

时为嘉禾小倅，以病眠，不赴府会。

张先

水调数声持酒听，午醉醒来愁未醒。^[1]送春春去几时回？临晚镜，伤流景，往事后期空记省。^[2]
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3]重重帘幕密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

【赏析】

往事都已成空，再想也是无益，那么后期又会如何呢？

花前醉酒，看似是一场富贵风流，其实蕴藏着春去人老的无奈，欲以纵享欢乐的迷醉挽留住青春的脚步。可是耳畔的流行金曲，从旋律到歌词都一如心中所想的惆怅，击碎了幻想，只剩感慨万千的惆怅，姑且沉沉睡去，不愿面对无情的事实。

梦醒时分，时间已从午后来到了黄昏，眼前已经开始阑珊的春意继续撩动心中的春愁，而且将愁绪的思考引向了更深的层次。都说春去春又回，可是春去了真的会再回来吗？或许春天还是会回来的，但镜中已经衰老的容颜再不可能回到曾经的样子，而充满美好往事的年华更似流水，一去不返。突然间醒悟了，原来春天去了会再回来，但回来的春天仍将不免逝去的命运。就像往事已成空，人们虽可期待未来的美好，但未来也终将成为一去不返的往事，依然会使人空自神伤。于是沉浸在往事的记忆中是空的，而寄托于后期的希望同样也是空的，不管美好已经发生，还是将要发生，都会成为永不复回的过往。

经过了这番省悟，自己因午间醉酒而错过府会也就不那么令人惋惜了，欢乐都是要消逝的，现在不就是曲终人散的时候么？如同今夜月光下还有动人的花影，明早起身，就只剩满地落红，那还是不要面对欢娱之后的伤感为好。

前人说这首词乃是临老伤春之作，与词中习见的少男少女的伤春不同。（沈祖棻《宋词赏析》）从词人对于后期也不抱有希望来看，确实如此，因为青春时代的伤感不会如此决绝，总会对未来有所期待。

^[1]水调：水调歌，传说是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时谱写的乐曲，在唐宋时期极为流行。此曲旋律哀婉，多配忧伤愁怨之词，宋代词人贺铸《罗敷歌》词就提到：“谁家水调声声怨”，即可想见《水调》曲词的声情。

^[2]流景：流水一样的年华。记省：记，追忆；省（xǐng），省悟。

^[3]并禽：成对的水鸟。

渔家傲

和程公辟赠别

张先

巴子城头青草暮，巴山重叠相逢处。^[1]燕子占巢花脱树。杯且举，瞿塘水阔舟难渡。
天外吴门清雪路，君家正在吴门住。^[2]赠我柳枝情几许。春满缕，为君将入江南去。^[3]

【赏析】

在外漂泊久了，就会思念故乡，面对周遭与故乡不同的山水，或许会心生一些嫌弃。如若突然间得以归乡，带来的欢欣愉悦有时会让人忘乎所以。

生长于湖州的张先此刻应该就是如此。他习惯了江南的艳阳芳草，重湖清波，来到渝州做知州后，对于巴蜀地区的连绵重山明显不太适应。群山不仅阻碍着眺望家乡的视线，而且造就的急险江峡，又少了泛舟太湖上的潇洒惬意，他对比多少是有些嫌弃的。

此时张先已经六十三岁了，更愿意回到家乡安度晚年，不想很快就愿望成真，激动的心情让他开起了上司程公辟的玩笑。程公辟家在苏州，与张先的故乡同在江南，而且是张先回家路上的必经之地，于是张先说：让我帮你把这柳枝蕴含的春色带回江南故乡去吧。可程公辟明明是为他折柳送行的，很可能正在为自己归不得感到忧伤，张先却借此戏谑一番，足以想见他此刻的洋洋自得，不知程公辟是何滋味。

其实，春意正是江南的象征，一般的人会牵花折柳，寄给远方的江南游子，以勾连乡愁与思念。陆凯那首著名的《赠范晔》诗就如是写道：“折梅逢驿使，赠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可张先不仅自己回到江南家乡，还把蕴含江南春意的柳枝一并带走了，却让程公辟在凄凉的巴山楚水间独自淹留，连寄托乡愁的花花草草都没有。张先忘乎所以的激动其实反衬着程公辟的落寞，人间总在上演这番几家欢乐几家愁的故事。

^[1]巴子：渝州，即今重庆，因周朝时为巴子国属地，故名。

^[2]吴门：苏州。清雪：雪溪，在今浙江湖州吴兴。

^[3]将：拿。

木兰花

乙卯吴兴寒食^[1]

张先

龙头舴艋吴儿竞，笋柱秋千游女并。^[2]芳洲拾翠暮忘归，秀野踏青来不定。^[3]

行云去后遥山暝，已放笙歌池院静。^[4]中庭月色正清明，无数杨花过无影。^[5]

【赏析】

曲终人散多令人感到忧伤，特别是青年男女，往往产生年华终将逝去的感慨。但对一位阅尽世事的老人来说，笙歌散去的空寂里，依旧有淡定与从容，因他早已习惯悲欢离合，也就不会将其放在心上。

张先善于写影，据说因为他的诗词中有“云破月来花弄影”“浮萍断处见山影”“隔墙送过秋千影”三处写影妙句，从而获得“张三影”的美名。这首词中也提到影，但与那三处实际存在的影子不同，眼前飞过的杨花并没有在月光中留下影子，词情词境也就翻深一层。

这月光其实就是年老的心，饱经沧桑后变成毫无尘埃的明镜。而无数杨花就是日间的竞舟吴儿与踏青游女，他们来了又去，却不会在词人心中留下痕迹，因为词人本就没有了留恋青春的不舍。于是他们来了，词人就自在围观他们的热闹；他们散了，词人就安然享受曲终人散后的独自静谧。

不过话说回来，人得经历多少个春秋才能达到这样清明的境界，而又只有天才晓得在这过程当中，词人遭逢过怎样的苦痛。

[1]乙卯：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

[2]舴艋（zé měng）：形似蚱蜢的小船。笋柱：竹子做的秋千柱。

[3]拾翠：古时女性春游常采百草，故用拾翠代指春日郊游。

[4]行云：天上的浮云。此处一语双关，既指浮云，也指上文提到的游女。放：散去。

[5]中庭：庭中。

青门引
春思

张先

乍暖还轻冷。风雨晚来方定。庭轩寂寞近清明，残花中酒，又是去年病。^[1]
楼头画角风吹醒。入夜重门静。那堪更被明月，隔墙送过秋千影。

【赏析】

春天年年都去，却也年年都来，尽管是会勾起恼人的春愁，但年年都产生去年的惆怅，若不是心思格外细腻，那就得拥有刻骨的情事。

若是后者，年年的愁绪就总会伴随着那人的身影，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又是一年寒食节，明月送来一片秋千影，真的有人在墙的那头荡秋千吗？或许有，或许没有，就算真的有，也与愁人没有交集。不过在愁人眼里，秋千上一定有人，且只会是那人的样子，因为在他心中，寒食的秋千早已定格在那时，令他魂牵梦绕。

只要时过境迁，再深的旧情都会变淡，再重的旧愁都会放下，愁人也会寻找到长久的陪伴。但曾经的错过总是在心头挥之不去，不经意间，就会瞥见似曾相识的身影一闪而过。

^[1]中（zhòng）酒：喝醉酒。

晏殊

浣溪沙

晏殊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赏析】

当生活逐渐安定下来的时候，日子就会变得平淡甚至有些无聊。每天都在重复着昨天的工作，遇到特定的时节，又总是随着惯性做着年年如斯的规定动作，于是也就难以察觉时刻不停的变化，甚至把它忘却了。

一如此刻，在艳阳春日下非常欢乐地喝酒唱词，突然想起去年今日也是这般温暖怡人的天气，自己也在同一处亭台间喝酒唱词，一切都没有变化，令人欣喜。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望着西沉的落日，突然间提出这样莫名其妙的问题：太阳落山了，还会再升起来吗？

或许会吧。正如眼前的花谢是无可奈何的，但好在去年的燕子还会回来。但是仔细再想一下，今年飞来的燕子真的就是去年飞走的那只吗？似曾相识，其实已经暗示着不是。原来花落了不会再開，明年绽放的是新的一枝；燕子去了不会再来，明年筑巢的需要重新结识。于是每天升起的都是一轮崭新的太阳，今年喝酒唱词的我也就不是去年亭台中的自己，终究老去了一岁，而生命就在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看似重复中悄然溜走，待回过神来的时候，自己早就衰老不堪了，这才是最让人无可奈何的事情。

但话说回来，能够拥有这番情绪的人始终是幸福的，他不必为生计苦苦奔波，也只有这样，才能如此深细地咀嚼时间的短暂与永恒。

晏殊（991—1055），字同叔，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北宋文学家、政治家。十四岁以神童科入仕，为相多年，词风婉丽，尤擅令曲。

浣溪沙

晏殊

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1]
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赏析】

离别在人生中实在太常见了，有时候会和同一个人多次道再见，如果每一次离别都隆重地设乐摆酒，也会产生疲于奔命的憔悴吧。

但心思细腻的词人却察觉到宴会之外的深意，他从春光的短暂瞬间联想到人生的短暂，谁又能保证这一次离别还会有再见的时候呢？很可能一场普普通通的告别就意味着后会无期。这种经历实在太寻常了，多少人在离别的时候庄重地许下海誓山盟，说要永远做最好的朋友，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终究属于初唐才子的朝气，距离往往会冲淡原本醇厚的深情，何况还要面对生命中的种种无常？

于是乎眼前的山河只能给人带来空自落寞的惆怅。伊人的方向被山河阻挡，生命的短暂又敌不过山河的长久，一切对于过往的挽回都是空的，一切的美好都是短暂的，所以当风雨赤裸裸地在眼前摧残春花的时候，细腻的心也就更加不能忍受了。

不过晏殊从来不会将情感说得决绝，他总是会点到为止。就如这句“落花风雨更伤春”，尽管伤感不已，但人犹在伤春，故而一片落红环抱的枝头上，仍然还有几朵诉说春之生机的残花，人还能欣赏最后的春光，还能抓住青春最后的尾巴。这正如身边还有人陪伴着他，他还可以珍惜眼前陪在自己身边的人，以此来消解后会无期的惆怅。但晏殊终究是富贵悠游五十年的太平宰相，畅达的政治生命决定了他的词作珠圆玉润的特点。而对于大千世界中的普通人来说，有多少还能拥有朋友永别之后身边犹有他人陪伴的幸运呢？

^[1]一向：即一晌。年光：春光。等闲：寻常的。

蝶恋花

晏殊

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1]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2]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3]

【赏析】

高楼之上，能眺望到什么？春日的时候，离离的艳阳芳草向天外弥漫开去，视线其实被遮挡，也就只能产生烦闷的惆怅。而清秋时节，草木凋零，空间萧索寥廓，也就可以看到最遥远的天边。

但就算如此，高楼之上的人就能看到想见的全部吗？他在看着一条路，苦苦思念的那个人就是顺着这条路离开的，所以只要能看到这条路的尽头，那就能够看到伊人，最好是伊人此刻正在神色匆匆地回家。可是他尽管一直看到了天边，但仍然没有望见路的尽头，这条路并没有随着天地交接而结束，在地平线之外，还有好长好长。

既然望不见，那不如寄一封承载相思的信吧。彩笺是此时惯用的信纸，可以随驿使前往想去的地方。尺素则是传说中塞在鲤鱼肚子里的信笺，名义上是拜托朋友带两条鲤鱼给对方，实际上信笺才是真正的目的所在。一古一今，可谓双保险，但是在望不见尽头的天涯路面前，寄信的方向其实是不知道的，那再多的渠道也都寄不出去，只留下自己更为无助的彷徨。

这场迷离的忧伤中，天涯路的尽头到底是什么？读者自可以跳出情人的束缚，而置换成所有的心中理想。如此，那首《诗经·秦风·蒹葭》便又摇曳在眼前，王国维便说《蒹葭》与这首词意思相近，但一洒落，一悲壮尔。诚然如是，《蒹葭》尽管也求之不得，毕竟还能看见水边伊人的灵动影像，而昏暗的天涯路上却什么也没有。但是，高楼之上的人还是会和《蒹葭》一样，在反复的失败中依然不断追寻。尽管看不见伊人，尽管不知道追寻的方向，但他终究会坚定地踏上天涯，在黑暗中摸索自己的道路。

^[1]槛（jiàn）：亭台楼阁的栏杆。

^[2]谙：知晓。

^[3]尺素：书写用的一尺长左右的白色生绢，多用于书信。

踏莎行

晏殊

小径红稀，芳郊绿遍。高台树色阴阴见。春风不解禁杨花，濛濛乱扑行人面。
翠叶藏莺，朱帘隔燕。炉香静逐游丝转。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

【赏析】

离家在外的人，总是会被暮春景色惹动愁绪。道路两旁的花已经不剩几朵了，散漫开来的绿色笼罩着道路之外的原野，树木投在地上的影子也日渐增大，时间又是匆匆过去，可行人还在无边原野间走着，顺着迷茫的方向，盼着不知何日的归期。春风将柳絮吹拂过来，或许会让行人想到送行时折下的柳枝，那时它才刚刚抽芽，如今已絮打人头，自己的漂泊本就如风中柳絮，弱小而无助，何况又不知经过了多少时间，是否也已如斯般白首？

不仅是行人，在家苦苦等候的人也总在暮春销魂。等待中的时间本来就非常缓慢，而白昼又在渐渐变长，这更加让人难挨，就连莺燕也在叶间帘外自顾自地玩耍，人之寂寞就又深了一层。或许在醉酒中睡去是比较方便的时光消遣，但梦里依然是愁绪满布的空间，人怎么也逃不过寂寞相思的吞噬。而醒来之后，发现才夕阳西下，并没有睡多长时间，漫长的一天仍然在等待着他，而且一下子送来了最难消遣的昏黄。

无论春光还是容颜，总是在动静与速缓间均匀地消逝着。

山亭柳

赠歌者

晏殊

家住西秦。^[1]赌博艺随身。^[2]花柳上、斗尖新。^[3]偶学念奴声调，有时高遏行云。^[4]蜀锦缠头无数，不负辛勤。^[5]

数年来往咸京道，残杯冷炙谩消魂。^[6]衷肠事、托何人。^[7]若有知音见采，不辞遍唱阳春。^[8]一曲当筵落泪，重掩罗巾。

【赏析】

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晏殊以户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永兴军节度使（今陕西西安）。十四岁由通过“神童科”考试获得进士身份的他，直到这一年六十岁了，才真正意义上外任地方。而之前的四十多年，他大多在京城富贵悠游，过着太平宰相的生活，就算偶尔外任，也与京城相距不过百里。从这点来看，词中的这位陕西歌女，很可能带有晏殊自己经历的映射。

词的上阕叙述歌女会的技艺丰富而高超，以此获得了无数清客公子的青睐，这与他的政治生平可以大致相对。“神童”出身的晏殊当然对儒家经典非常熟悉，中试之后便被封为太子舍人，陪同还是孩子的宋仁宗读书。仁宗亲政之后，晏殊很快得以重用，迅速升迁至副宰相级别的高位。在任上，晏殊兴办过地方学校，参与过对西夏作战的最终决策，而且还在仁宗年幼的情况下力主章献太后垂帘听政，自是一位多面手。而“不负辛勤”一句，是更加明显的自我牢骚，为大宋奉献了那么久那么多，居然在六十来岁的时候被打发到了遥远的边关，如此憔悴的话语，得融杂了多少情感才能说出。

下阕转入歌女而今的冷落，恰与晏殊自己的经历相同。同样的知音渴求带来了二人的心意相通，于是歌女纵其才技为晏殊演唱，晏殊也完全能够听出曲中哀伤，而当场落泪。帝制时代，官员与歌女尽管有身份尊卑不同，但生命境遇却是一致的，都不能真正主宰自己的生活，而需要依托在别人之上。皇帝也好，男人也罢，总之是那条牵着风筝的线，决定着它飞往的高度，也随时可以让它回到地面。

早在唐朝，被贬江州司马的白居易便借浔阳琵琶女的起落身世抒发自我潦倒，从而写下了传世名篇《琵琶行》。白居易也听完了琵琶女的故事，也听懂了她的人生，于是发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经典感慨。后来琵琶女也为白居易倾心演奏一曲，白居易听罢止不住地泪水涟涟。晏殊的《山亭柳》可谓是《琵琶行》的北宋翻版，但这样的故事，其实每天都在上演。

^[1]西秦：即指关中平原，今陕西中部。因春秋战国时属秦地，在中原之西，故言西秦。

^[2]赌博：古时酒席间通过掷采（类似今日骰子）以较量胜负的游戏。

^[3]花柳：歌舞欢乐的场合。尖新：新奇别致。

^[4]念奴：唐玄宗天宝年间的歌女。高遏行云：形容歌声嘹亮动听。遏，阻止。传说古时歌者秦青能够用歌声停止住浮云的飘荡。

^[5]蜀锦：四川地区出产的名贵锦缎。缠头：将锦缎缠绕在头上，乃古时酒席间赏赐歌女的方式。

^[6]咸京：咸，咸阳，今属陕西西安。京，北宋京城开封。

^[7]衷肠事：心中事。

^[8]采：赏识，理解。阳春：《阳春曲》，战国时流行于楚国的高雅歌曲，代指高雅而难唱的歌曲。

宋祁

玉楼春
春景

宋祁

东城渐觉风光好，縠皱波纹迎客棹。^[1]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2]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赏析】

当春天刚刚回来的时候，人们总是欣喜不已。城头上东风吹起，意味着温暖、生机、烟景将渐次来临，这是能够预见的美好未来，是充满希望的天地。这样的生活是人们最期待的，一切都在向上，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那么自己又有什么理由不会变得更棒呢？在这样的预设下，心情也就欢腾起来，从事任何工作都会有十足的动力，如争相绽放的朵朵红杏，热闹枝头的背后，是蓬勃的生命力。

但人世间似乎悲伤忧愁是主流，欢娱时刻总是短暂。可身处欢娱的人又很难意识到美好的不易，他们更难想到可能会遇见美好瞬间消逝的无常。如若意识到了这些，那就会珍惜当下的存在，就会不惜一切更多地沉醉其间。人生欢笑的时候那么少，既然千金可以换取，又何必在意价值几何呢？于是下阕的及时行乐就不是无耻炫富，也非无聊颓废，而是在明白人世忧患无奈之后的生命深情，是对美好与希望的执着留恋。尽管向着夕阳的挽留哀求，终究显得那么落寞无助。

宋祁（998—1061），字子京，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人，幼居安陆（今属湖北）。北宋史学家、文学家、词人，官至工部尚书。因“红杏枝头春意闹”一句脍炙人口，故被称为“红杏尚书”。

^[1]縠（hú）：有皱纹的轻纱。縠纹即指水面波纹似纱上的皱纹。

^[2]肯爱：怎肯怜爱。

欧阳修

采桑子

欧阳修

群芳过后西湖好，狼籍残红。^[1]飞絮蒙蒙，垂柳阑干尽日风。^[2]
笙歌散尽游人去，始觉春空。垂下帘栊，双燕归来细雨中。

【赏析】

春意阑珊多会让人感到憔悴的痛苦，但欧阳修面对群芳凋谢之后的颍州西湖，却并没有产生这样的情绪，反倒寻找起其中的欢乐。尽管满地都是凌乱的落花，但空中飞舞的柳絮却填补了花去的空白。日益柔美的柳枝在风中摇曳交错，使得眼前依旧充满着生机。

曲终人散，喧嚣过后的安静会让人多少觉得空寂，但很快，这种心情便消散了。细雨朦胧中，飞回来了去年的双燕。如果说离别是人间的无奈忧伤，那么不经意间的重逢也就非常值得欣慰了。于是空寂的暮春湖山也就不再寂寞冷清，而多了几分岁月静好的安宁。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江西永丰）人，北宋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词与晏殊齐名，称“晏欧”。

^[1]西湖：颍州西湖，在今安徽阜阳西北，为欧阳修晚年退居之所。

^[2]阑干：纵横交错的样子。

朝中措

送刘仲原甫出守维扬^[1]

欧阳修

平山阑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2]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

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

【赏析】

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欧阳修参与的庆历新政失败，与同道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一同被贬，任滁州知州。在滁州的时候，欧阳修建了一座醉翁亭，并自号醉翁，寄托政治失意的苦闷。三年之后，也就是庆历八年（1048），欧阳修改任扬州知州。此时的他依然没有完全散去贬谪情绪，但表露于外的行为要淡定从容许多。他在扬州修了一座平山堂，地势高耸，视线极佳，南京、镇江、扬州一带的青山尽收眼中。欧阳修常与宾客游玩其上，饮酒作诗，过了一段自在风流的太守生活。在这个时候，他心中牵挂的家国天下，似乎悄悄隐去了。

多年之后，时间来到至和元年（1054），欧阳修已经回到京城，官居翰林学士、史馆修撰，他的好朋友刘敞也正做着重要官职知制诰。对于欧阳修来说，他的政治生涯今后将蒸蒸日上，但刘敞就没有如此幸运，两年之后的嘉祐元年，刚刚成功出使辽国的刘敞，就因为避亲的借口，被除去了知制诰之职，离开京城，外任扬州知州，欧阳修便是在送行的宴会上写下了这首词。

两位朋友即将于不同时间在同一空间发生交汇，而前后至此的两人都带着政治失意的情绪，于是欧阳修便非常有针对性地利用自己的过往安慰朋友，扬州是一处可以自在逍遥的地方，那里有自己建的平山堂，他可以在那里尽情欢乐。平山堂前还有自己当年种下的柳树，它们就在那里年年抽枝长叶，自己却多年不见。欢快的时光自己已经很久没有经历了，京城繁忙的公务不会允许如此潇洒，但心中还是非常留恋那段过去。好在朋友你如今要到那里去了，当年我到扬州的时候是四十二岁，今日要去扬州的你三十八岁，相近的年纪伴随着不输给我的才华与豪情，你完全可以重现当年那位文章太守的豪情雅兴。至于此刻的我，已是五十年纪，尽管可知天命，但也行将迟暮，只期望你能够在那个地方延续我们的青春我们的生命活力。

本是对朋友离京的劝慰，但不想一段自己的人生感慨却倾泻而出。

^[1]刘仲原甫：刘敞（1019—1068），字原甫，北宋学者、文学家，欧阳修好友。

^[2]平山：欧阳修任扬州知州时修建的平山堂，后成扬州名胜。山色有无中：王维《江汉临泛》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

踏莎行

欧阳修

候馆梅残，溪桥柳细。^[1]草薰风暖摇征辔。^[2]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
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阑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3]

【赏析】

春水春山，离愁由此而生。在天气初暖的早春时节，同样也能深情至浓。

行人在外行走，漫无目的地甩着马鞭，伴随着逐渐涨起的春水，逐渐铺开的春绿，愁绪也就越来越重。春水缠绵，潺潺不断，心中同样的一片缠绵，也就不会随着路遥别久而黯淡。

与之相同，家中的思客同样也离愁难断。或许她无数次登高望远，经历了太多的遗憾失望，于是才会告诉自己不要再上危楼了。但有时理智难以控制自己的身体，她还是登上了高楼。不出所料，依然是一片春山遮住了视线，只见原野草色青青，不见熟悉的行人身影。只有自己在这里独守空闺，一如春山就在那里默默伫立。

全词如画，但极柔之句，极厚之情，却又是画笔所难至的。

^[1]候馆：旅店。

^[2]薰：香气缭绕。

^[3]平芜：平远的草地。

生查子

欧阳修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1]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

【赏析】

宋代的元宵节，是一年一度狂欢的日子。正月十五的晚上，平时不大能出门的女性都可以盛装打扮，在街上自由地赏灯游乐。于是这一天也成为情人幽会的好机会，城中璀璨华丽的灯火，也能为此增添不少浪漫。词中的约会便这样如期举行了，皎洁的月光一如青年男女纯真的爱恋，见证着初入爱河时的忐忑、羞涩与甜蜜。

倏尔之间，又到了元宵佳节，距离这场约会只过去了一个春秋。一年的时间其实并不长，月光还是那样皎洁，去年的花灯式样远没有过时，依然挂满枝头，点亮整座城市，人也还是那年轻美丽的样子，并未老去。一年的时间却也很漫长，长到可以发生各种意想不到的故事，长到可以让恩爱甜蜜的情侣黯然分别，此生难见。于是熟悉的元宵灯火不再为自己绽放，成群的美艳游女正如去年那样奔赴柳梢之下的约会，却是一片别人家的热闹。

这首词在结构与章法上很像唐朝诗人崔护的《题都城南庄》，诗是这样写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都是去年今日的物是人非，但诗中所写的是一场偶然的邂逅，而非词里的刻骨爱恋，于是情绪要比词里节制许多，并没有痛哭不止，只是桃花春风间的怅然。

都说一代儒宗欧阳修怎么可能在元宵做这样略带世俗趣味的幽会，这会削弱欧公形象中的道德高度。于是南宋中叶以来的很长时间内，都将这首词系在女词人朱淑真名下，以坐实其浪荡女子的形象。但正如崔护的那首诗并没有什么缠绵悱恻的故事一样，欧阳修的这首词也不一定是在记录真实，元宵幽会只是一种故事可能，而人们大可以想起属于自己的某日时光。

^[1]元夜：元宵节的晚上。

玉楼春

欧阳修

尊前拟把归期说，未语春容先惨咽。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
离歌且莫翻新阕，一曲能教肠寸结。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

【赏析】

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二十四岁的欧阳修中举，被授予西京留守推官，旋即前往洛阳，开始了青年时期在洛阳城走马观花的风流生活。

这段生活在欧阳修的生命中是特别而珍贵的。他可以肆意挥洒青春的激情，也可以将心底的深情毫无保留地倾泻出来，这是在今后的政治舞台上难以表达也难以激起的情感。

都说风月让人伤感，但真正的伤心却与风月无关，如若将风月抽去，樽前的离愁别绪并不会消减半分。如若心中存有一片痴情，那么越平淡阑珊的风景，越是能勾起无限的怅惘。于是此刻的我，并不是因为风花雪月而感伤离别，而是因为感伤离别才要诉说风花雪月；我也不是因为将要面对的忧伤寂寞，才对你留恋不舍，而是因为对你的留恋不舍，才恐惧未来的寂寞空虚。

既然如此，何不趁着最后的相聚看尽最美丽的洛城花朵？春易逝，花易谢，容易老，人易别，但至少我们现在还在一起，至少我们依然年轻。那就用青春的豪情抚慰深情的沉重，或许就可以不必在春花逝去之后独自悔恨。

玉楼春

欧阳修

燕鸿过后春归去，细算浮生千万绪。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

闻琴解佩神仙侣，挽断罗衣留不住。劝君莫作独醒人，烂醉花间应有数。^[1]

【赏析】

春天去了，总是会勾起无限的不舍，但转念一想，人生遭逢的伤逝实在太多太多了。年华老去，情人分别，壮志难酬，往日成空……这些匆匆短暂的美好，要比春光重要很多。而且春天总是会回来的，来年就可以重新欣赏她的美丽，但更多逝去的美好，已经无法再见到她回来的样子。

承载着美好的时光总是这样，悄悄地来，又悄悄地去，不经意间给人生注入无限的希望，又默默地将希望销蚀殆尽，只剩下清风中的无踪无影。想挽住她的手，拉住她的脚步，却总是一厢情愿的徒劳，该来的总归会来，该走的也总归要走。

独醒人间，看透世事，虽然智慧，却也要有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如若还振臂高呼，铁屋呐喊，就更需要烈士的情怀。但面对失去美与爱的巨大痛心，大多数人并不会勇敢地做着看似无谓的奋起，只会一头扎进更深的温柔乡中，用残存的花酒麻醉自己，多少可以舔舐一下深裂的伤口，毕竟连消沉的烂醉迷狂也是有限的，再不抓紧，她也要消失无痕了。

^[1]有数：有限。

临江仙

欧阳修

记得金銮同唱第，春风上国繁华。^[1]如今薄宦老天涯。十年歧路，空负曲江花。^[2]
闻说阆山通阆苑，楼高不见君家。^[3]孤城寒日等闲斜。离愁难尽，红树远连霞。

【赏析】

十年的时间有多长？人生第一个十年记忆又从何时开始？

对于欧阳修来说，他的第一个十年是从考中进士开始的。二十四岁的他风华正茂，无比繁华的春日开封，预示着青春年少的他将有灿烂锦绣的未来。当时的他，自然也是如此期许的。

十年过去了，曾经的少年已经开始感到中年的憔悴，或许早在人生奔波的操劳中疲惫不堪。但是当初的理想实现了么？意气风发，胸佩红花的新进士，如今已经获得曲江池畔想要的生活了么？遗憾的是，尽管过去了那么长的时间，自许颇高的我，竟然一事无成。

这应该是人生的重大打击之一，毕竟人的一生能有几个十年？或许第一个十年过去了，还可以期待第二个十年，但下一个十年会不会也是这样一事无成地白白流逝了？打击之下的人往往丧失了信心，或许很有可能吧。如若这样，自己还去哪里找第三个十年呢？这样的期待，只会和将希望寄托在缥缈的仙家故事上一样，终究找不到平静的方向，只剩下夕阳日复一日地西斜，留下一片饱经风霜的苍茫。

欧阳修的疲惫始终存在，纵然没有他那样的春风得意，但人们读到这首词，总会想起自己十八岁时候的那缕阳光。

^[1]上国：京城。

^[2]曲江花：唐时新科进士佩戴红花，于曲江池畔出席皇帝宴请。代指祝贺新科进士的宴会。

^[3]阆山：阆风巅，在昆仑山之上。阆苑：神仙居住之所。欧阳修此词乃送别一位同榜及第的友人赴任四川阆中通判，故词句以阆山、阆苑双关。

苏舜钦

水调歌头

沧浪亭^[1]

苏舜钦

潇洒太湖岸，淡伫洞庭山。鱼龙隐处，烟雾深锁渺弥间。方念陶朱张翰，忽有扁舟急桨，撇浪载鲈还。^[2]落日暴风雨，归路绕汀湾。

丈夫志，当景盛，耻疏闲。壮年何事憔悴，华发改朱颜。拟借寒潭垂钓，又恐鸥鸟相猜，不肯傍青纶。刺棹穿芦荻，无语看波澜。

【赏析】

庆历五年（1045），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失败，参与改革的官员纷纷被贬官或外任。被范仲淹举荐得官的苏舜钦也未幸免，他因在祭祀的时候卖废纸换钱宴请宾客，被御史台官员弹劾监守自盗，从而落职，皇帝要求他迁居到苏州居住。

开封人苏舜钦在苏州的生活似乎还算闲适，他在苏州郡学旁花费四万钱买了一大处空地，修了一个园子，起名为沧浪亭。上古的时候有一首《沧浪歌》非常有名，传说是一位渔父劝诫世人随波逐流，莫去执着做官。他是这样唱的：“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据说孔子和屈原都听过此曲，身处困厄的他们似乎都若有所思。苏舜钦以之作为园名，显然有种潇洒江湖的情绪。

恰好苏州正是潇洒淡然的地方，这里离京城很远，山水清丽，街巷虽不壮丽，但却有充足的鱼米，很适合消解追名逐利的心。而且太湖之上又有许多淡然漂泊、脱离官场的先贤故事，迎接着一代又一代隐者的到来。

不过无论是范蠡还是张翰，他们本就是苏州人，来太湖烟水间泛舟垂钓，是阅尽人事悲欢后，回到湖山田园，享受家乡带给自己的宁静。而开封人苏舜钦在这里，终究是一位他乡之客，似乎很难圆融地交汇在湖光之中。而且，苏舜钦并没有放下胸怀天下的心，他觉得自己还年轻，正是去大展宏图的时光，此刻在沧浪之水上的垂钓只是做做样子，连他自己都不信，何况见惯隐者的湖滨鸥鸟呢？京城已无人赏识，太湖上也找不到心意相通者，只能默默地自我观赏心中激荡的波澜。

话说回来，《沧浪歌》的第一批听众孔子与屈原并未真的按照渔父的话做，因为他们放不下心中的家国与理想。世世代代唱着沧浪之曲放舟垂钓的士大夫，又有几位真正与世浮沉的呢？

苏舜钦（1008—1049），字子美，北宋文学家。

^[1]沧浪亭：苏舜钦在苏州的私家园林。

^[2]陶朱：传说越王勾践灭吴后，重要谋臣范蠡携西施归隐太湖之中，称陶朱公。张翰：字季鹰，西晋官员、文学家，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吴江）人，于京城洛阳为官时，忽因秋风起而思念太湖出产的莼菜鲈鱼，遂弃官归乡。

王安石

桂枝香

王安石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1]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2]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3]

【赏析】

王安石对南京是有感情的。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轻的王安石刚踏上仕途不久，便来南京担任江宁知府。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罢相后的王安石再临金陵，在钟山脚下修建半山园，在此度过了凄凉无奈的晚年时光。人生起落之后，面对眼前这座城市的山河、历史以及历代诗人的吟咏，不一样的沧桑感慨也就油然而生。

词人将笔墨放在晚秋时空，淡化了金陵的脂粉气，却将繁华覆灭的无常挥洒得更加悲壮苍凉。且看晚霞染红的江船在残照中逐渐随彩云黯淡，但那银河又已瞬间升起在寥落的夜空。变化的，远去的，消逝的，始终是人事，唯有永恒的宇宙，平静地注视着南去北来。

下阕转入沧桑感慨，但金陵承载的六朝往事已经被唐朝诗人吟咏了太多次，如何翻出新意，得看真功夫。好在王安石学问很大，见识独到，又善于写作集句诗词，于是这对他说来并不成问题。他在下阕用了集句的方法，连续化用杜牧诗句，翻出了金陵怀古的新意。

在唐人那里，金陵怀古多局限于感慨六朝往事的本身，就连爱作翻案文字的杜牧，也只是表达了不同的历史认识，并没有跳出六朝的局限。王安石则站在星河的视角看着六朝往事与唐人诗歌，发现王朝的覆灭并没有随着六朝的结束而结束，而是还在那里永恒地流转着。那些感慨沧桑的诗人，在伤感之余并没有体认其间的亡国教训，于是再怎么忧伤感人的文字，都是毫无意义的。于是责怪秦淮河畔的歌女不懂亡国之恨，还在那里唱着《玉树后庭花》，真是推卸责任的表现。歌女是无辜的，历史的主角始终是帝王将相。他们自己就没有真切借鉴历史遗恨，那就只能看着繁华成空的故事上演一个又一个的轮回。

杜牧在《阿房宫赋》的结尾感慨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王安石这首大量化用杜牧诗句的词，也将杜牧这篇文章的情绪引入，融汇成北宋士大夫对于历史的认识，展示着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与忧患。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北宋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

^[1]故国：故都。

^[2]门外楼头：杜牧《台城曲》诗：“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韩擒虎为隋朝大将，灭陈战争的先锋。张丽华为陈后主宠妃。

^[3]后庭遗曲：传说陈后主创制名曲《玉树后庭花》，至唐代犹传唱不衰。杜牧《泊秦淮》诗：“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王安国

清平乐
春晚

王安国

留春不住，费尽莺儿语。满地残红宫锦污，昨夜南园风雨。
小怜初上琵琶，晓来思绕天涯。[\[1\]](#)不肯画堂朱户，春风自在梨花。

【赏析】

人生的悲伤愁苦是难免的，但在越是悲伤，越是逆境的时候，就越能体现人的品德。

正如这片春色，再怎么挽留也是徒劳的，千万首动听的歌声敌不过一夜的凄风苦雨，花朵还是四散零落了。但是人并没有在春色中消沉，听着歌女弹起的忧伤琵琶曲，心情反倒更加坚定了些。

视线被窗外飞舞的梨花吸引，梨花就在春风中飘荡，不管春色是多么的五彩缤纷，它就执着地坚守一抹纯白，就连春风的摧残，也不会玷污它的纯洁。于是，富丽奢美的朱户高堂怎是梨花看得起的地方？就算它无处可寻，就算它终将逝去，也不愿屈身于自己心所不屑的污浊之所。于是人是否也能在艰难苦恨中，依然不屈地坚守自己的底线与本真？

王安国（1028—1074），字平甫，王安石同母弟。

[\[1\]](#)小怜：北齐后主高纬嫔妃冯小怜，精于演奏琵琶。此处代指演奏琵琶的歌女。

晏几道

临江仙

晏几道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记得小蘋初见，两重心字罗衣。^[1]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赏析】

楼台高锁，帘幕低垂，这是一片清寂的空间，不一定真的就是梦后酒醒时真切所见，但却是每一位有情之人从梦幻欢娱回到孤独时的触目之感。

于是常见的春恨就被这楼台帘幕衬染得宝相庄严，带给人与燕不寻常的力量。二者并不是在习见的落花微雨间独立或双飞，而是伴随着那层层叠叠的楼台帘幕，承受着大千世界滚滚涌来的寂寞惆怅，心灵上也就有格外震撼的冲击。

这片空间能承载什么呢？悲伤的离别太躁动，衬不住静谧的力量，那就只有初见的时候了。不经意的一瞥，她突然出现在自己的眼前，就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一颦一笑，一衿一袖，都是那样熟悉与美丽，这是青春迸发出的活力，是属于生命的灿烂光芒。

眼前不见了跃动的精灵，她已如彩云般随风逝去，只有当时明月还高悬楼台之上。但那轮明月真的还在么？斯人归去的身影在月光照耀下逐渐模糊，带走了天边云彩，也带走了皎洁月光，只剩下自己在楼台帘幕间黯然神伤，她带走的，还有青春、欢乐、热情与希望。

晏几道（1038—1110），字叔原，号小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晏殊第七子，北宋词人。

^[1]两重心字：绣在罗衣上的篆体心字图案，可能是多个心字叠在一起绣成，故云两重。

蝶恋花

晏几道

梦入江南烟水路。行尽江南，不与离人遇。睡里消魂无说处，觉来惆怅消魂误。
欲尽此情书尺素。浮雁沉鱼，终了无凭据。却倚缓弦歌别绪，断肠移破秦筝柱。

【赏析】

离人在哪里？在烟水缭绕的江南。这已经给离人披上了神秘朦胧的面纱，暗示着苦苦追寻而不得的结局。

尽管如此，还是要去找寻她的踪迹，还是要去江南大地寻寻觅觅。但早已注定的命运不会改变，只留下自己在烟雾弥漫中无助彷徨，眼神迷离。

迷途的惊醒使自己发现刚才只是一场梦，在梦中不仅找不到她的踪迹，而且寻觅不得的消魂也无处诉苦，好在已经醒了，不必无助消魂了。但惊定下来，一阵更加浓郁的惆怅涌上心头。梦中尽管寻觅不得，但毕竟身处她在的江南，还是有找到的希望。而醒来之后，连江南都远在天边，寻觅不到的消魂也无从体验，那便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于是鲤鱼尺素，伤曲哀弦也就都是自欺欺人的慰藉，很快就将鱼去弦断，依然只剩落寞凄凉的自己。

鹧鸪天

晏几道

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拚却醉颜红。^[1]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影风。
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2]

【赏析】

离别的时候，无时无刻不在想她。梦中的她一如当年的样子，美丽纯真，灿烂动人，还有那情意绵绵的舞姿与歌声，充满着青春生命的活力。杨柳桃花，楼心扇底，可以比拟出她的各种多姿，却都概括不了她美丽的全部，只有动态的相合，才能获得最接近的形容。

不仅会梦到她，还会期待着相逢，尽管希望渺茫，但仍然在梦中演习了好多次，那一定会有欣喜若狂的欢叫，激情的拥抱，以及互诉衷肠的私语。

终于梦想成真，见到了日夜思念的她，但相逢的场景却与梦中千万种设想都不一样，就是那么自然地发生了，自然到自己都不相信这是真的，那些准备好的甚至反复练习的情话，都不知道忘到哪里去了，只是在那边挑亮火烛，反复确认这是不是她，这是不是梦。

好在还是与她重逢了，这在充满别离与愁恨的人生中是莫大的幸福。不管分别了多久，不管自己此刻是否青丝白发，容颜憔悴，眼前的她一定还是那么美丽，脸上洋溢着最温柔的笑容。相信回过神来，不再怀疑真实的时候，那些失去的青春、活力、希望、爱恋，都将在渐渐消沉的生命里重新绽放。

^[1]玉钟：玉制精美酒杯。拚（pàn）却：甘愿，不顾惜。

^[2]剩（jǐn）：通“尽”，只管。银釭（gāng）：银质的灯台，代指灯。

鹧鸪天

晏几道

小令尊前见玉箫，银灯一曲太妖娆。^[1]歌中醉倒谁能恨，唱罢归来酒未消。

春悄悄，夜迢迢，碧云天共楚宫遥。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2]

【赏析】

偶然间的席上相逢，顿时被她的美艳打动。似乎她也对自己一见倾心，所以用最妖娆的舞姿，最醉人的声音，唱了一曲表达爱意的《剔银灯》。她叫什么名字？似乎并不知道，但也没有必要知道，因为我们心意相通，恰似那韦郎与玉箫的两世情缘故事，那何不就叫她玉箫呢？

不过自己并不能和故事中的韦皋那样，留下一对玉指环作为定情信物，向她许诺婚约，二人的缘分也就这一场酒宴而已，宴会结束了，人也就散了。但因为这场动人的相逢，使得自己喝得比平常要多得多。

热闹过去了，也就得面临着空旷的孤寂。春夜是如此安静，此时的夜晚还没有变得太短，一场欢会之后，还有足够的时间安眠。睡下的时候，或许瞥见了碧落的夜空，突然间惆怅起来。天上的神仙离自己非常遥远，而席间那位与我两情相悦的女孩，此刻还在那户人家，但与我也就是这般的天人两隔，音讯渺茫了。不由地感到万般悔恨，既然时间还那么长，刚才为何不再多留一会儿？为何此刻在此安眠？起身再往，也还是有机会的吧。

但是，人在世间，总会被一些条条框框束缚住，哪怕此刻有此念头，也担心坏了世俗的规矩，难以做到为情而不顾一切。好在人还有梦，梦中的自己没有那么多的顾虑，完全可以又摇摇晃晃地伴着飞舞的杨花，走向玉箫的家。

但这毕竟是梦幻之景，很可能踏着杨花过谢桥是傍晚赴宴的真实场景，但他不可能再做一遍，这也就使得这句描写狎妓姿态与心情的词句容易被更多人接受。据说严格以端正品行要求自己与他人的道学家程颐，也对这首词迷恋不已，以“鬼语也”的笑言表达了自己的赞许，这种迷离的幽情其实是道学家的头巾裹不住的人之本性。

^[1]玉箫：代指吟咏的那位歌女。传说唐人韦皋年轻时候游历湖北江夏，在姜姓人家借宿多日。主人安排一位名叫玉箫的小青衣服侍韦皋，二人渐渐生情。后韦皋离开江夏，约定五到七年之后来此迎娶玉箫，但却未如约。玉箫遂绝食自尽，后转世人间，长成后又遇韦皋，成其侍妾。银灯一曲：即一曲银灯。银灯指北宋流行名曲《剔银灯》，主要歌唱男女之间的爱情。

^[2]谢桥：谢娘桥。唐人李德裕有一位歌妓名谢秋娘，后以谢娘代指歌妓，谢桥即指歌妓住处。谢桥亦可代指游冶之地或情人欢会之所。

阮郎归

晏几道

天边金掌露成霜，云随雁字长。^[1]绿杯红袖称重阳，人情似故乡。
兰佩紫，菊簪黄，殷勤理旧狂。欲将沉醉换悲凉，清歌莫断肠。

【赏析】

重阳节在古时是非常重要的节日，是与三月初三踏春出游相对的踏秋。这一天家人团聚在一起，登高祭祖，佩戴茱萸，服食蓬饵，畅饮菊酒，祝愿大家平安长寿，是团圆欢娱的日子。于是在重阳佳节独自流落在外，就会勾起浓重的思乡情绪。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所云“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便是表达这样的情绪。

不过王维虽不能在重阳节与家人团聚，但他是在京城长安为官，思乡思亲的情绪并不会令他非常感伤。晏几道则与王维迥异，他处于潦倒凄凉的境遇。晏几道的家乡就是京城开封，作为太平宰相晏殊的幼子，小时候当然习惯了雕梁华屋、豪宴丝竹、美酒佳人。但随着晏殊故去，家道已不如从前，贵公子的脾气使自己不愿趋炎附势，生活也就越来越潦倒了。

此刻的晏几道在重阳佳节的席间遥望着京城的方向，眼前的美酒与佳人虽能称得上重阳节的热闹，但却与当年见惯的相差太多。

于是重新拾起往日的疏狂，但早已没有了当年的氛围与心境，也就成了逢场作戏，是为逃避眼前污浊悲凉的万不得已。

^[1]金掌：皇宫前铜制仙人所捧的承露铜盘，代指京城。

王观

卜算子

送鲍浩然之浙东

王观

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那边，眉眼盈盈处。
才始送春归，又送君归去。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

【赏析】

一般来说，送别是充满伤感的时刻，但这首小词却一反常态，将自我离别的忧伤消解在江南春景中。

以水喻眼，以山喻眉，是再常见不过的比拟。但通常是眼如春水，眉似远山，只是一片静态的观照。但王观却将山水赋予动态，既添了一层灵动的美丽，又将二者与人之情感联系起来。此时此地的春水横羞，远山眉蹙，似乎也为友人的离去感到伤感。与之相反，目的地处的山水应当笑意盈盈，因为它们将要获得一位新朋友的陪伴与欣赏。

既然朋友将要去往一片美好愉快的地方，那么此刻的感伤也就毫无必要。尽管自己刚刚经历过春去的忧愁，又将遭逢人间的离别，但就让自己独自伤感吧，不要打扰了友人的好情绪。他要的地方是江南，那里的春光格外美丽，多少人向往着那里的美景。于是就祝愿他能够赶上江南春天的尾巴，甚至能与其长久相伴吧，这样他就能与山水一样笑口常开。至于自己的伤感，也就不重要了。

王观（1035—1100），字通叟，如皋（今属江苏）人。北宋词人，与秦观并称“二观”。

张舜民

卖花声

题岳阳楼

张舜民

木叶下君山，空水漫漫。十分斟酒敛芳颜。不是渭城西去客，休唱阳关。^[1]
醉袖抚危栏，天淡云闲。何人此路得生还。回首夕阳红尽处，应是长安。

【赏析】

岳州的岳阳楼，不仅有洞庭湖的名胜大观，而且还是中原南边的第一道分界。过此再往南行，便进入湖湘地区，已经是与中原相隔千里的楚地了。于是每一位贬谪南方的官员，到了岳阳楼，都会驻足停留，再眺望一下中原的风景，再等待一下希望渺茫的召回令，因为再往前走，自己就真的成为迁客了。

张舜民此刻的心态正是如此，他被贬往湖南南部的郴州，行经岳州，受到了岳州太守的款待，在岳阳楼上饮酒听曲。但歌女的芳颜清歌并不能消解张舜民此刻的落寞，反倒责怪起这位美丽的姑娘，为何要唱着王维的《渭城曲》呢？歌女只不过是即席应景，她哪里知道张舜民本来在西夏前线作战，正是要去做西出阳关的渭城西去客，但却因为写了几首反战的“诽谤诗”，才被贬到郴州，在这里听她唱曲？于是他怎能受得了对于渭城西去的安慰呢？

于是张舜民不再听歌，独自凭栏远眺，湖山云海，是一片闲淡的景色，却并不符合此刻的心情，他想的是千百年来多少人踏上了湖湘大地而未生还，这时一阵凄厉涌上心头，也促使着结尾那句强音的奏出。白居易早有一首《题岳阳楼》诗，里面有这么一句：“春岸绿时连梦泽，夕波红处近长安。”张舜民显然是化用白诗，但将白诗的温情点化成了自己的悲愤。尽管已觉得此生无望，但他还是将目光投向京城的方向，多少的眷恋、怨恨、期待都散入水天一色的红霞之中。

张舜民（生卒年不详），字芸叟，自号浮休居士，邠州（今陕西彬县）人。北宋文学家。

^[1]阳关：即《阳关曲》，送别之曲，因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诗有“西出阳关无故人”而得名。

孙浩然

离亭燕

孙浩然

一带江山如画，景物向秋潇洒。水浸碧天何处断，霁色冷光相射。橘树荻花洲，掩映竹篱茅舍。天际客帆高挂，烟外酒旗低亚。多少六朝兴废事，尽入渔樵闲话。怅望倚层楼，红日无言西下。

【赏析】

这是一首金陵怀古词，但没有突出地展现六朝往事的断壁残垣，实际上到了北宋中叶的时候，还能有多少四百年前的旧物呢？也就只有眼前的这片水村山郭了吧。

词意也就在这片剩水残山间铺开，将江南秋意的萧爽寒凉层次分明地展现出来，甚至不惜调动读者各种感官，在碧天、霁色、冷光中，体味繁华过往后的萧瑟落寞。更甚的是，在橘红荻白的明丽色彩间，散落着几屋暗淡的茅舍，有时候，人烟反而会将空间衬托得更加寂寥。

铺陈至此，也就可以自然地将笔墨转移到生命活动之上，但无论是客帆还是酒旗，都在萧瑟的秋景中沉默无言，如同夕阳一般渐渐远去，留下一片无可奈何的沧桑叹息。

这首词的开篇说“一带江山如画”，词人也确实用妙笔画出了这片江山，引得画家屡屡瞩目这场画境。据说当时的大画家驸马王诜就颇爱这首词，根据词中所写作了一幅《江山秋晚图》。南宋的时候，名臣楼钥还见过这幅画，并发出“尽写浩然词意”的赞叹。只可惜王诜的画作今已不传，唯有这曲《离亭燕》留给代代读者自行想象。

孙浩然，生卒年不详。北宋词人。

苏轼

行香子

过七里滩^[1]

苏轼

一叶舟轻，双桨鸿惊。水天清、影湛波平。鱼翻藻鉴，鹭点烟汀。过沙溪急，霜溪冷，月溪明。
重重似画，曲曲如屏。算当年、虚老严陵。^[2]君臣一梦，今古空名。但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3]

【赏析】

这首词是苏轼任杭州通判时所写，是他刚刚接触词体写作时的样子。这个阶段，苏轼还是比较小心谨慎地填词，在小令中也一丝不苟地使用工整的对句，描摹着四川人初见江南山水时的心情。

这是一片宁静的空间，不仅山水清丽幽谧，而且生活其中的鸿雁、游鱼、白鹭都是那样平静从容，和谐地与自然融为一体。一直以来，它们都是这里的主人，但如今，一叶小舟载人而来，打破了这片静谧，没有见过烟火红尘的动物受到了惊吓，纷纷四散而走，这是之前不曾有过的剧烈运动。但是船上的人似乎很习惯迅速，他将船行驶得更快，瞬间行过溪山峡谷，见到了白沙环绕、霜花满地、明月如水的多重风景。

眼前的变幻多姿让舟行之人联想起同样风云诡谲的历史，原来这里并非不曾有人来过，东汉的严子陵就在这里隐居垂钓。他淡泊功名的心就像水天间的鸥鹭，与风雨青山自然地融为一体。但是并没有多少人觉得严子陵真的忘却功名，反倒觉得他的垂钓是做做样子，给自己留下一个淡泊名利、急流勇退的美好声名。似乎也确实如此，一个真正的隐士，外人怎么会知道他的名字与故事呢？

舟行之人似乎也是这样认为。于是他嘲笑严子陵的隐士声名和帝王将相一样，都是虚名，都是空幻，他并没有真的将自己融入山水间，也就没有真正理解这片清丽山水的意义。不管一个人的生命是飞扬还是平淡，都将会淹没在滚滚的历史江涛中，成为倏尔即逝的风景。而剩下的，只会是这片江山，默默地注视着四时朝暮的光影变迁与人世的荣辱得失。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北宋文学家，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

^[1]七里滩：又名七里滩，在今浙江省桐庐县城南三十里，是富春江上著名滩头。

^[2]严陵：严光（前39—41），字子陵。会稽余姚（今浙江余姚）人，东汉隐士，隐居富春江畔。

^[3]但：仅仅。

少年游

润州作，代人寄远^[1]

苏轼

去年相送，余杭门外，飞雪似杨花。今年春尽，杨花似雪，犹不见还家。
对酒卷帘邀明月，风露透窗纱。恰似姮娥怜双燕，分明照、画梁斜。

【赏析】

离别的时候，正是大雪纷飞，但苏轼还是踏上了前往镇江的道路，把妻子留在了杭州。此行似乎是一场公务出差，双方都没有长久分离的预期。但是分别却历经了一年那么久，久到春雪消融，杨花纷飞的时节，还是没有回家。尽管苏轼还是在传统的春愁中描写思妇之情，但却没有正面描写惹动春愁的艳阳芳草，而是用飞雪杨花的互相比拟，巧妙地将今昔情绪烘托出来。在恶劣天气下的离别本就伤感，而暖意袭人的美景中还守候不到归来，则要比离别的时候更加忧伤。

下阕苏轼从游戏文字间跳出，设想妻子在杭州思念自己的样子。杜甫《月夜》诗云：“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苏轼显然袭用了杜诗章法，将心神驰到彼，想象妻子在月下窗前的守候，诗也就从对面飞来了。杜甫尽管内心焦虑，不知是否能回妻子身边，但他依然将希望寄予诗中。苏轼此刻并不像杜甫那样被软禁，当然回得去，甚至很快就能回到妻子身边。所以他只将全词停留在月照梁间双燕的场景上，诉说着自己与妻子同一般的思念与柔情。

^[1]润州：今江苏镇江。

江城子

密州出猎

苏轼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1]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2]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3]

【赏析】

这是苏轼在山东密州当知州时候的作品，记录着一场求雨祭祀后的游猎。根据苏轼自己写给好朋友鲜于子骏的信中说，这首词写好之后，苏轼让山东壮汉拍手跺脚，吹笛击鼓，群起高唱，声情与场面非常壮观。一般来说，唐宋歌词主要由十七八岁的歌女演唱，伴奏乐器也是以象牙歌板和琵琶为主，苏轼的这番演奏改编，意味着属于他的第一首豪放词产生了。

不必在意词中所写是否属实，豪放词本就可以在事实与虚构间弹性伸缩，只要符合情感的宣泄就可以了，而且词中展现的是另一副苏轼的模样。北宋的士大夫，虽然多以家国天下为己任，但其实并不太重视武功，他们向往的是通过文章义理获得高位，而不是军功。尽管西夏时常犯边，但士大夫并不把守疆卫土作为人生第一志业。范仲淹虽在陕西获取战功，却被欧阳修开玩笑为“穷塞主”；蔡挺于西夏前线守边有方，但仍然时刻向往回京的召唤，在即席填就的歌词中也透露出安享太平的愿望。于是苏轼突然间发出在西北战场获取功业的声音，当然就会显得格外特别。不过也不必太过奇怪，词终究没有诗那般严肃真实，这或许是在游猎活动之际的应景之作，或许是宣泄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而自求外任的无奈牢骚，亦或许只是中年苏轼在重温那场属于小男孩的梦。

^[1]孙郎：孙权。孙权曾亲手射虎，传为美谈。

^[2]冯唐：西汉官员。时云中郡郡守魏尚因瞒报杀敌人数而得罪，冯唐向汉文帝建议宽恕，文帝从之，派遣冯唐前去赦免魏尚，并恢复其云中郡郡守之职。

^[3]天狼：天狼星。古人认为此星主战事，象征北方游牧民族侵扰中原政权。由于天狼星位于西方，故苏轼更可能直接喻指西夏。

江城子

乙卯正月二十日记梦

苏轼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赏析】

苏轼十九岁的时候，娶十六岁的王弗为妻，但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仅二十七岁的王弗便不幸逝世于京城开封。又过了一年，苏轼的父亲苏洵逝世，苏轼与弟弟苏辙护送父亲的灵柩回乡安葬，同时也将王弗一并葬于父母墓地之旁，并广种松树以寄哀思。三年守孝期结束后，二苏兄弟便返回京城，这一去，他们便再也没有回过眉山。

神宗熙宁八年（1075），苏轼来到山东密州任知州，此时距离王弗的逝世恰好过去了十载。这一年正月二十日，苏轼又梦见了王弗，一场人鬼情缘就此开场。

十年来苏轼终日思念亡妻么？当然不是这样。苏轼心中牵绊的事情太多太多了。何况斯人已往，活着的人还要好好活着，苏轼续娶了王弗的堂妹王闰之。但这些并不会熄灭他内心深处的思念火种，一遇到特定的际遇，便会熊熊燃烧起来。他还是幸运的，身边有许多人可以倾诉，但亡妻却在千里之外的孤坟中，她去哪里诉说别来的衷肠呢？想到这里，苏轼自然会产生前去相会的冲动，但又总是停步不前。王弗的生命已经定格在青春如花的年纪，她将永远是年轻美丽的样子，但苏轼却不断变老，如若真的人鬼相逢，她应该认不出憔悴潦倒、满头星霜的自己吧？

一场幽梦回应了这个答案显明的问题。苏轼悠悠地飘至故乡眉山，王弗依然和当年在家乡的时候一样，靠着轩窗，对镜梳妆，一如新婚时的美丽。但苏轼站在她面前的时候，两人却都无法开口。王弗根本不知道这位奇怪的老头究竟是谁，苏轼则感伤亡妻已经认不出自己的模样，于是泪水潸潸，欲诉无言。亲爱的妻子呵，我知道你年年在明月照松冈的时候伤心肠断，我知道你是在思念远方的我，我也知道你在这里是多么凄凉无助，我现在来了，就站在你的面前啊，你为何投来如此异样而陌生的目光？你再仔细看一看吧，这张老泪纵横的脸上，依稀还有些许当年的英姿。

水调歌头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苏轼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赏析】

相对于生命，月亮的永恒是令人羡慕也令人慨叹的，为什么自己不能如月光般长久地存在于天地间呢？那首孤篇压全唐的《春江花月夜》便这样写道：“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这是面对永恒与短暂时的普遍吟唱。

苏轼当然也逃不过这样的心情，他也羡慕月亮早已存在世间，还将长久地存在下去，于是产生如嫦娥那样奔月的念头。但他总爱转念一想，便想到月宫的寂寞寒冷，就算嫦娥可以长生不老，但又有谁会跑去月宫上欣赏她的美貌，赞美她的舞姿？如果嫦娥就在人间，尽管生命是短暂有限的，但是却能获得世间的注目，对于苏轼来说，他更愿意选择此岸世界的声名与欢乐。

此时的苏轼正外任地方，京城里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变法，反对变法的他不能回到京城实现他的天下抱负，那么在州郡获得一方民众的爱戴倒也不错。那么此岸的欢乐就还剩与亲人的团聚了，可遗憾的是，亲爱的弟弟苏辙也远在千里之外。

尽管词的小序中说自己欢饮达旦，但是词文里还是要讲自己因思念弟弟而终夜无眠，眼睁睁地看着月亮从中天落在了窗前。人在忧伤的时候往往会将情绪发泄在外物上，苏轼就在责怪月亮的无情，责怪月亮不懂人间的离别之恨，偏偏要在自己和弟弟分离的时候自顾自地圆着。

当然，清旷的苏轼不会让自己沉浸在忧伤之中难以自拔，他很快就用思考抚慰自己。他很快就认识到世间的诸多美好是难以齐全的，因为月亮总是会阴晴圆缺，人生也未知何时经历悲欢离合，所以正好在天上满月的时候遇到人间团圆，实在是太难得了。有时候月色正好，人间离别；有时候人间团聚，月光残缺；就算恰在三五之夜我们团聚在一起，若遭逢阴雨天气，也还是颇为遗憾的。

这样想来，也就不必要过于执着于完美了，尽管我们此刻分别，但依然在共赏同一轮明月。身体长健是人间最大的幸福，因为只要人还在，就会有再见的机会，就会享受到人间最幸福的完美。

望江南
超然台作

苏轼

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
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赏析】

苏轼在密州任知州的时候，曾命人修葺城北的高台，弟弟苏辙根据《老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一句，为之题名“超然”。苏轼亲自作《超然台记》，表达寄寓此台中的超然物外、知足常乐的人生意趣。其后，这处超然台便成为苏轼诗酒放情的好去处。

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超然台已修成一年，苏轼又在其上饮酒赏春。寒食节刚过，春色尚未老去，满城依然芳华笼罩，春风细雨间，掩映着无数人家，一片安宁祥和的气氛。在如此烟景中，人本不该感伤，但如若这是别人家的幸福，却也难免黯然销魂。清明寒食本就是家人团聚春祭的时节，密州居民正伴着春色祭祖言欢，让正与老友饮酒叙旧的苏轼联想起自身羁旅，也开始思念起故乡与故人。

但是超然台上怎会允许悲伤无限制地涌动？苏轼很快转以情绪的平复。寒食后改换新火，而春茶又恰好鲜嫩，人间自有涌动的新意，不断会有无限的可能，这种尝试的神秘与欣喜，是对无法挽回的过往的一种补救。更加欣慰的是，此刻春光正好，年华未老，正可以尽情享受人间的欢乐，何必执着于悲伤的戚戚呢？

或许只有忘却尘世的一切才能获得真正的超然，真的做到这样，也就不会刻意强调依然身处的年华与春色吧。

永遇乐

彭城夜宿燕子楼，梦盼盼，因作此词。

苏轼

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紞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1]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

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2]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3]

【赏析】

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秋，苏轼已经改任徐州（今属江苏）知州。黄河在北宋的时候流经徐州，于是每一任徐州知州都会面临黄河水患的隐忧。这一年，徐州上游的黄河段不幸决堤，滚滚洪水倾泻至徐州城。然而苏轼早有准备，在决堤发生之前，他就率领民众开挖了大量防洪沙石与泄洪通道，更准备了充足的干粮草料，故在这场洪水面前，徐州军民并不慌张，再加上苏轼身先士卒地守在抗洪第一线，徐州成功地抵御了这场洪水。洪水退去之后，为了纪念这场成功的抗洪，苏轼在徐州东门修筑一座大楼，用黄土涂刷外墙，以成黄土胜水之象，保佑徐州不再经受洪水之患。

于是黄楼便成为知州苏轼的政绩象征，也成为他的生命在徐州的定格与储存，后人来到徐州，见到黄楼，必然会想起当年的大洪水，以及洪水中的知州苏轼。但是苏轼那一天晚上并没有住在属于自己的黄楼，而是在历史上另一位徐州守臣张建封的燕子楼里。

张建封是唐代宗、唐德宗时期的武将，战功显赫，受封徐泗濠节度使、徐州刺史，镇守徐州十年。但他在徐州留下的生命痕迹却与政绩无关，而是一段情事。张建封在徐州娶了一位名叫关盼盼的爱妾，给她建了一座小楼居住，题名“燕子楼”。然而两年之后，张建封便病逝于徐州，关盼盼心念旧恩，不忍改嫁，便在燕子楼中孤独终老。这段故事在当时就闻名遐迩，曾与关盼盼有一面之缘的大诗人白居易就为此写过三首题为《燕子楼》绝句，其一云：“满窗明月满帘霜，被冷灯残拂卧床。燕子楼中霜月夜，秋来只为一人长。”这便是描写关盼盼独居燕子楼的幽怨状态，显然为苏轼此词的上阕所本。

然而苏轼并非与白居易一样，只围绕张建封与关盼盼的故事抒情，燕子楼只是托词，他真正关心的还是黄楼与宿于燕子楼中的自己。这便是“借他人酒杯，浇自我块垒”。苏轼在下阕转入自我感慨。所谓“天涯倦客”，当然指自己，他又在含蓄地表达对故乡眉山的思念。但富贵才归故乡，他还没达成心中理想，还需苦苦上下求索。但就算求索到了又如何呢？燕子楼尽管贮存了张建封和关盼盼的爱情与生命，但生命本身还是消逝不见了。所有的人生都如一场梦，后人并不会因前人梦碎而停止做梦，依然在一代代地重复过往的悲欢离合，又一代代地重复梦醒后的空寂。自己同样也不能幸免于此，未来的人们，一定会面对着贮存了自我生命痕迹的黄楼，像自己感慨张、关爱情一样，叹息立下如此功业的苏轼，也逃不过梦醒成空的宿命。

张建封、关盼盼、苏轼，他们都是幸运的，因为有一座名楼承载着他们的故事，使他们的身影得以不朽。不过楼阁似乎也不大能靠得住。白居易的《燕子楼》诗序中只是提到故事的男主角叫张尚书，苏轼由此认为这位张尚书是张建封。然而现代学者却普遍认为，张尚书应该指的是张建封的儿子张愔。这样来看，高楼也没有办法必然储存斯人的生命，这似乎要比没有高楼的芸芸众生更加悲哀无奈了。

^[1]紞（dǎn）如：击鼓的声音。

^[2]燕子楼：徐州名楼，唐朝张建封曾置爱妾关盼盼于其上。

^[3]黄楼：苏轼于徐州知州任上曾指挥抗洪，洪水退去后建黄楼纪念。

水龙吟

次韵章质夫杨花词^[1]

苏轼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2]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赏析】

咏物词非常难写，既需要尽量细致地描摹所咏之物的特征，还要不拘泥于物，以免词情艰涩，缺少美感。苏轼面临的情况还要更复杂，一方面他吟咏的是细小的柳絮，没什么铺陈描摹的空间；另一方面，他是在和韵，这就需要避免章榘原作已经使用过的熟典。

但这些问题当然难不倒苏轼，他起笔看似寻常，但却在感慨无人怜悯杨花也终归尘土的情绪中，悄悄地将柳絮纷飞间的人引入，随后便一任笔意流淌到伤春女孩的故事上。

这位女孩面对着漫天飞舞的柳絮，突然觉得这细小之物蕴含着无限情丝，就如同此刻柔弱的自己，正以美酒麻醉着自己深切的思念。醉倒了，就可以飞去情郎所在的地方了，就可以和他在一起了，可是恼人的黄莺却击碎了这场美梦。唐人金昌绪就已经在《春怨》诗中表达过相似的语句：“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下阕继续没有描摹杨花的样貌，而是转入女孩对杨花飘散的感伤，但依然是借柳絮以自悼身世。不管是在空中为柳絮还是于水中成浮萍，都是柔弱无助的形象，不是被尘土淹没，就是随流水漂逝，注定着忧伤结局。于是空中飞舞的点点杨花，实际上是女孩的泪水，既是伤感离别，更是在哀悼自身。

杨花与女孩，在词中互隐互现，细看对方，都是镜中的自己。

^[1]章质夫：章榘（jié），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苏轼好友。

^[2]一池萍碎：苏轼在这句下自注道：“杨花落水为浮萍，验之信然。”

卜算子

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苏轼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赏析】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遭遇了“乌台诗案”，虽幸免于死罪，但却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不过北宋并没有这么个“团练副使”的官职，他的真正身份是安置在黄州等待发落的囚徒。次年春，苏轼抵达黄州，在有关部门尚未安排好居所的时候，他暂时在黄州城东南边的一座叫定慧院的寺庙里住下。

从少年得志的政治明星沦为一介钦犯，这对心灵的震动并非常人可以想象，哪怕是天性旷达的苏轼，在最初的时候也是心烦意乱的，于是便有了这么一首以孤鸿喻己的词作。

在静谧的空间中，有一个身影闪过，好像是人，又好像是鸿，但不必执着是何物，可以是人化成了鸿，也可以是鸿变成了人，总之人的心事重重与鸿的轻灵飞动相合在一起，便是苏轼将自己变化后的形象。

下阕将形象略为固定在鸿上，却蕴含了复杂的引喻。“良禽择木而栖”，比喻优秀的大臣选择为理想的君王服务。但苏轼这只鸿雁却遇不到嘉美乔木，自己也不肯将就屈服，就只能在沙洲上盘旋清苦了。

然而引喻并非那么简单，苏轼到黄州时开始研究《周易》，后来写成《东坡易传》，词中的孤鸿也与《周易》有着密切关联。在《周易》的六十四卦中有一卦名“渐”，分别描述了鸿雁落在河岸、山石、陆地、树枝、山丘时的状态，与此词相关的自然是鸿雁落在树枝的状态，这预示着迷茫的人终于找到前行的方向。但苏轼却说自己找遍了枝丫都不曾落下，不仅找不到方向，更是面临着迷茫中的迷茫。

念奴娇
赤壁怀古

苏轼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1]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2]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檣灰飞烟灭。^[3]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4]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5]

【赏析】

这首词因豪放而知名，苏轼的幕客就曾说过，这首词需要手拿铁板的关西大汉来唱，才能表达好声情，若换以敲着温润象牙歌板的十七八岁女郎，非得拗坏她们的嗓子不可。

但是豪放并不简单等同于大汉的粗犷凌乱，或是徒逞狂气的啸叫，而是横亘于广袤胸襟的慷慨情志，以及不拘时空限制的率意。词中所怀的当然是真实的历史，但苏轼叙述的却是一个变形的故事。黄州赤壁并非赤壁古战场，苏轼也不是不知道，因为“人道是”嘛，别人说的，和自己没关系。但他就是要将错就错，眼前这片江水必然要是流淌不尽的英雄热血，不然词还怎么写呢？

乱石惊涛，白浪翻卷，自然担得起江山如画四字，但自从长江流出三峡，便与夹嶂高山、汹涌江涛告别，这本就不是江汉平原的风景，无怪乎原本兴高采烈的陆游在朝圣过黄州赤壁后，会发出“坡公虚夸也”的感叹。但若不是这么一片如画江山，何能衬得住一时荟萃的群英？何能装得下苏轼广袤的胸怀？又怎能点亮那颗最闪耀的星辰周瑜？

周瑜的妻子小乔，更不可能在赤壁战时恰好出嫁，他们已经恩爱了十年。但是在这首词里，小乔必须在周瑜人生最辉煌的时刻嫁给他，这样才能将故事里的周瑜说得更加完美。英武的外貌，不世的功业，美丽的新娘，还有身为儒将的潇洒，周瑜实现了男人所有的梦想，他越是完美也就越能将此刻的苏轼衬托得愈发潦倒。因此不必周瑜英魂重临赤壁，读者自会笑其华发，词情也就随即从豪情壮志收束到永恒的悲伤。

词以悲为美，这是豪放词也不能绕开的情愫。放得出去，收得回来，才能叫豪放。放出去的是豪情，是理想，是渴望，收回来的是它们终究难成的伤痛。也正是如此，这首词不仅是最好的豪放词，也在两万余首宋词间当仁不让地排行第一。它道出了一个男人心中最强烈的功业渴望，以及到头来理想难成的无可奈何的忧伤。或许，关西大汉也不能唱透词中情绪，应该需要一位老者，伴着自己一生的节奏，悠悠地向孙儿辈唱出“大江东去”。

^[1]周郎：周瑜，字公瑾，东吴大都督，指挥赤壁之战。

^[2]千堆雪：白色浪花。

^[3]纶（guān）巾：青色丝带编成的头巾。

^[4]故国：旧地。

^[5]酹：祭奠。

临江仙
夜归临皋

苏轼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1]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赏析】

苏轼在黄州的时候，官府将他安排在一个叫临皋的地方居住。由于所谓的“黄州团练副使”是个假官职，他并没有太多的工资收入。但是一家老小都必须随他安置在黄州，使得苏轼的生活非常困窘。

好在一位名叫马正卿的老朋友从扬州前来探望，见到苏轼的境遇，随即向黄州太守徐君猷求情，希望能将黄州城东的一片荒地拨给苏轼开垦。徐君猷是马正卿的老同学，他答应了这番请求，允许苏轼在这块曾经的练兵场上自行耕作，苏轼的生活随即获得了转机。这片荒地实际上是个小山坡，与白居易在忠州刺史任上种花植树的东坡相似，于是苏轼就把这里也称为东坡，每日白天从临皋来东坡耕作，晚上又从东坡返回临皋睡觉。

这一天苏轼在东坡喝了些酒，回来得晚了，似乎已是三更时分，本该守门等候主人归来的家童也已沉沉睡去，东坡居士进不去自己的家门了。但不要紧，家边上就是长江，苏轼就拄着筇杖静静地听着这片江声。

此时的苏轼，已经来到黄州第三个年头了，初来时的焦虑彷徨甚至愤慨已经平复许多，经过不断的自我调整，他已经可以安然地面对这场人生挫折了。人的生命并不能完全受自我主宰，终究是自然中的一份子，那么汲汲追逐的功名到底有多少意义？功成名就也好，功败垂成也好，都将归于造物者之无尽，每一个人，不过都是那一轮明月的不同映象，说到底都是一样的。

这样想来，所谓的“风静縠纹平”就不仅仅是此刻的江面之景，更是苏轼内心的平静，初到黄州时候的波澜已渐渐消去，自己虽不再抱太多的重新启用的希望，但也并不会自我了断，追求缥缈的长生。就驾着自己生命的小舟，在天地沧海间随意浮沉，自在游戏人间吧。

最后一句的飘逸浪漫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但对于黄州太守徐君猷来说，却非常紧张。苏轼毕竟是安置在黄州的钦犯，他若潜逃走了，自己也要受到严厉责罚。传说这首词写成之后的天明，大家纷纷说苏轼趁着夜色在江边挂冠，一边长啸一边乘小船逃走了，吓得徐君猷赶紧去临皋视察，却发现苏轼正在那里酣然长睡，鼻息雷鸣。

^[1]营营：追求奔逐某种事物的样子。

定风波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苏轼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1]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赏析】

人生的挫折与苦难，就像苏轼在沙湖道上遇到的风雨，无端而来，又恰好没有遮蔽，只能默默承受黑暗的时刻。这往往会使人惊慌失措，随之而来的，就是漫长的无助与绝望。

但挫折与苦难真的难以抵御吗？或许并不见得如此。只要人依然能好好地活着，其实也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坷，只不过是一件蓑衣就可以抵御的风雨，从而没有遮蔽也并非走不过去，也就不值得惊慌失措吧。

所以不要悲伤，不要忧虑，挫折的苦痛与黑暗的迷茫终将会过去，期待中的光明会在不知不觉的时候悄悄来临。这个时候再回首刚刚经历的苦难岁月，哪怕经历着生死一线，似乎也不见得有多痛苦，过去了也就过去了，甚至还会成为美好的回忆。

但是苏轼的高妙在于他不仅认为过往的苦难会消逝，曾经的快乐同样也不会挂怀。回首往事的时候，所有的荣辱得失、悲欢离合都只会化作一片淡定与从容。

^[1]一蓑烟雨：小序中已经交代雨具不在身边，苏轼不可能穿着蓑衣在雨中前行，于是这里的“蓑”并非指蓑衣，而是量词，指一件蓑衣就可以抵御的风雨。

浣溪沙

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

苏轼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赏析】

萧萧暮雨子规啼，这是一片萧瑟迟暮的景象。黄昏是一天的终场，子规的啼鸣宣告着春天的离去，而萧萧春雨又在加速这场告别。一般来说，词人就要开始感伤迟暮，慨叹生命了。

但苏轼并没有这样做，他借寺庙前西去的流水发挥，高喊出人生也可以重回年少的声音。人们不仅习惯伤春，还习惯咏叹白发，甚至会觉得门外高鸣的黄鸡正催促着自己的老去。白居易就曾在《醉歌》中这样唱道：“谁道使君不解歌，听唱黄鸡与白日。黄鸡催晓丑时鸣，白日催年酉前没。腰间红绶系未稳，镜里朱颜看已失。”苏轼也对此唱出了反调，就算已是白发苍苍，也不要唱着徒叹衰老的黄鸡之曲，此刻依然可以有着对生活，对未来的饱满追求。

青春不仅在于年龄与容貌，心态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如果心中永远保持着青春的蓬勃，那么就算万里归来，容颜甚至会变得更加年轻，自己仍是那自在如风的少年。

西江月
平山堂

苏轼

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
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1]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赏析】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苏轼获准离开黄州，改到离京城稍近些的汝州（今属河南）安置。尽管朝廷钦犯的身份尚未取消，但从湖北来到汝州，预示着事情将朝着好的方向转变。在黄州的五年却已经让苏轼参透了许多人生道理，特别是对于人生如梦，转头成空，有着频繁的慨叹与思考。此刻，在前往汝州的路上，苏轼再次经过扬州，又一次登上了座师欧阳修当年修建的平山堂，想起自己已是第三次经过这里，不由地感到人生便是在这样来来回回的奔波中消逝而去了。

人生多漂泊，但漂泊似乎也就是如此转圈，莫名间又回到原来的地方，白白消耗了宝贵的生命。眼前又见到欧阳修当年留下的笔迹，又听见扬州歌女唱着欧阳修那首《朝中措》，可是亲爱的座师已经故去十余年之久了，苏轼便借着欧阳修词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的句子凭吊座师与自我的生命。

然而此词最动人心魄的地方并不在此，苏轼没有囿于对欧阳修的追忆，而是借题发挥，将自己在黄州五年间彷徨惆怅、自求解脱的心路历程浓缩成“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的概括。这不再是欧阳修那种简单的追忆青春，而是黄州五年反复思考过的话题。苏轼在词中将具体鲜活的人事瞬间抛入到广袤灵寂的宇宙中，以一种空幻而冷漠的态度观照自己与人类的生命，并将全词就结束于此，从而产生唤醒多少痴愚的凝重与通透。

^[1]杨柳春风：代指欧阳修《朝中措·平山阑槛倚晴空》一词，欧词见前选。

蝶恋花
春景

苏轼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赏析】

人生就像一场旅程，旅客只有自己，再多的旅伴也只能陪同一段路程，终究还是得独自行走在无垠的天地中，而最终会走去哪里，其实没人会知道。这段路上会遇见各种各样的人事，但印象深刻的总会是一片惆怅的风景，比如词中的这段旅程剪影。

行人伴着花谢燕飞走在暮春的原野上，前方隐约出现一处春水环绕的人家。他已经在天涯路上走了很久很久了，从柳絮初生到杨花满城，再到今日的残絮无多，时间在流逝，不变的是自己的行路。放眼望去，天涯路上满是芳草，它们不知何时变得如此茂盛，弥漫了双眼，遮住了天边，让人望不见远方的终点，更模糊了回首的家园。

那片人家越走越近，庄园的围墙将天涯芳草切割开来，构成了行路上偶见的变化。围墙里的人声也逐渐清晰，那是佳人荡秋千的笑声，如此愉快的女孩应该有着无比的幸福。可是她的幸福关行人什么事呢？围墙还将女孩与行人切割开来，幸福永远属于那一边的空间，而行人还要继续往前走，走过了偶然的相逢，还是要回到无边芳草的寂寞中去。

多情之人的烦恼莫过于此，他感受到生命在永恒天地间的渺小与孤独。但只要这样一想，就自然在自己与大多数人之间竖起了一道围墙。据说苏轼后来被贬到广东的时候，让爱妾朝云歌唱此词，朝云泪满衣襟，说自己不能唱这首词，因为“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实在是太伤感了。善解人心的朝云都不能接受，但苏轼还是坚定地选择面对。很多时候，人总是自己选择了这场独行。

李之仪

卜算子

李之仪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赏析】

思念总是徒劳，见不到的人终究是一场虚幻，就算说共饮一江水、共赏一轮月，都只能是聊以慰藉的自欺，说到底，伊人长相厮守在自己身边才是唯一的期待与欢乐。

长江之水，悠悠东流，不知何时而起，又不知何时而终，恰似此刻的离恨，一往情深，不知何时才能消停。江水一直流到那人所在的地方，也许会将我的思念带去，但不知那人是否也如我一样苦苦相思，不然流水就算能够将情意送到，又能有什么用呢？

“心悦君兮君不知”（汉代刘向《说苑》录《越人歌》），是动情之人不敢表达的忧伤；而君心是否似我心，则是深情之人无处言说的忐忑。无论在怎样的年纪，都会无意间想起曾经的这场爱恋。

李之仪（1035—1117），字端叔，自号姑溪居士、姑溪老农，沧州无棣（今属山东）人。北宋文学家。

黄庭坚

水调歌头

黄庭坚

瑶草一何碧，春入武陵溪。^[1]溪上桃花无数，花上有黄鹂。我欲穿花寻路，直入白云深处，浩气展虹霓。只恐花深里，红露湿人衣。

坐玉石，欹玉枕。拂金徽。^[2]谪仙何处，无人伴我白螺杯。^[3]我为灵芝仙草，不为朱唇丹脸，长啸亦何为。醉舞下山去，明月逐人归。

【赏析】

人的心中总会有一片特殊的空间，在那里，自己是无可替代的主人。

这片空间是什么样子的？各有各的想象。但总归风景清幽，自然脱俗，没有尘世中不得不面对的蝇营狗苟，只有自然万物各随天性地唱着生命之歌，自己也可以在此尽情地舒展浩然之气，将全部身心投放在一片安宁中。

在这里，人可以自由地追逐心中的理想，但依然逃不过真实世界屡屡发生的壮志难酬。自己进入这片桃源深山，就是来采长生不老药的，但一直遇不见下凡的仙人，也就难以实现永生的梦想。不过在这片空间里，人不会放弃，更不会无可奈何地降低原本的要求，屈就于相对平凡的结局。既然本是来找灵芝仙草的，一时找不到，那就一直寻觅下去，直到找到为止。偶遇的姑娘的确美丽温柔，善解人意，但此行的目的并不是追求艳遇，你的出现并不能改变求药未果的事实，就算与你结为夫妻，其实与先前的失败又能有什么区别？于是纵然不舍佳人，却也要长啸离去，心中的理想是如明月那般唯一。

这片特殊的空间当然有来自真实世界的各式投射，也能够为自己坚定一些真实世界的生命选择，读者可以自由地对应与想象。只是心中的桃花源终究是缥缈虚幻的，本就不能长生飞仙的肉体凡胎，在驰骋的想象后，还得面对冷酷的现实。好在，只要心中的桃源还在，就能捕捉到世间仍在的一缕阳光。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九江修水）人。北宋文学家、书法家。

^[1]武陵溪：陶渊明《桃花源记》记载了一个武陵渔夫误入桃花源的故事，其地在今湖南。然而两晋之时流传有另一个与桃花源有关的故事，讲东汉人刘晨、阮肇见天下大乱，不愿为官，遂入山采药，求长生不老。二人在山中误入桃源洞，偶遇仙女，后结为夫妇。刘晨、阮肇本为浙江剡溪人，二人采药的地方也是浙江天台山，与湖南武陵并不相涉。但由于两个故事中均有桃花源，陶渊明《桃花源记》又影响颇大，故后世逐渐相混，多见于武陵地区吟咏刘晨、阮肇故事。黄庭坚这首词也是如此，他当时在湖南武陵，但词中所提到的采药、美女等皆是刘晨、阮肇故事中的情节。

^[2]金徽：琴上用金属镶嵌的音位标识，代指琴。

^[3]谪仙：被贬下凡间的仙人。

清平乐

黄庭坚

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1]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
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百啭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

【赏析】

春天去了，去得无影无踪，决绝得不给人间留下一点痕迹。但人还在苦苦痴恋，希望能找到春天的去向，将她从那里拉转回来，永远地陪在自己身边。

春天的踪迹并不是无人知晓，枝头的黄鹂就知道关于春天的一切。它听到了人们对春天的呼唤，也愿意满足人们的美好愿望，于是用它悦耳的啼鸣反复地交代着春的去向，可是却没有人能够听懂它在唱些什么。

无人能解只是因为人与黄鹂语言不通吗？或许并非如此。只要心意相通，只要真情贯注，人总会在啼鸣里察觉到一些信息。问题在于人真的希望春天回来吗？人真的会对春天无比痴情吗？失望的黄鹂鸟顺着风势飞过了一片蔷薇花丛，这是属于夏天的花朵，无意间透露出人间的绝情。原来春去并不意味着群芳全然凋零，自会涌现属于新一季节的花朵与美景，而人的目光很快就被新花吸引，也就不在意春的离去，也忘记方才还在为春归无迹苦恼不已。

此时的黄庭坚，正处于生命的最后时光，被贬到遥远的广西宜州。他或许觉得现在的自己便如同词中的春天，尽管朝中大臣为他的遭遇伤痛不已，非常期待他能重归故里，东山再起。但是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终归会有政坛新星取代他的位置。到那个时候，原本苦苦思念自己的同僚，就会被新人的光芒吸引，忘却了被贬的自己，忘却了曾经的留恋，不曾在意偶然间的提起，只沉浸在新的寻常工作与生活，留下自己一人在遥远的岭南黯然神伤。

世间冷暖，莫过人走茶凉。春天如此，黄庭坚如此，世人亦将如此。

^[1]行路：行踪。

晁端礼

行香子

晁端礼

别恨绵绵，屈指三年。再相逢、情分依然。君初霜鬓，我已华颠。况其间有，多少恨，不堪言。
小庭幽槛，菊蕊阑斑。^[1]近清宵、月已婵娟。莫思身外，且斗樽前。^[2]愿花长好，人长健，月长圆。

【赏析】

老友重逢，却都发现对方不仅容颜变老，心情也憔悴了许多，竟然没有为这场相逢感到如狂的欣喜，反倒有种别是滋味的消沉。原来在短短的三年间，各自都增添了许多不堪言说的经历。此时此刻，恰与知心老友会面，终究是一件快乐的事情，终于有人倾听自己内心的愁闷，于是分别以来压在心底的种种挫折、委屈、辛酸、不易一股脑儿地涌来，心情怎能不惆怅低落呢？

好在世间的愁苦与冷漠并没有减弱老友之间的情分，我们还和当年一样心意相通，彼此珍视，这应当是人生最大的安慰了。想到这里，窗外清幽的风景也稍稍缤纷起来，一轮明月出现在夜空，原来恰好在中秋晴夜你我重逢！这可是苏轼感叹过的难以两全的美好。

再大委屈也就暂时放下吧，人生的苦闷实在太多，怎么说也说不完，但是美好却是短暂而难遇的。既然你我有幸经历这花好、月圆、人团聚的时候，那就尽情享受欢乐吧，再衷心祝愿此刻恒久，年年相逢。

最后三句的祝愿非常直白，道出了每户平凡人家的共同心声。花好月圆人长寿，看似没有高远的理想，却是人间最永恒的幸福。人们都知遇见幸福的不易，但这样的祝愿，终归能带给人绵长悠远的温暖。

晁端礼（1046—1113），一作元礼，字次膺，济州任城（今山东济宁）人，北宋词人。

^[1]阑斑：色彩错杂鲜明。

^[2]莫思身外，且斗樽前：语本杜甫《绝句漫兴·其四》：“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

秦观

望海潮

秦观

梅英疏淡，冰澌溶泄，东风暗换年华。^[1]金谷俊游，铜驼巷陌，新晴细履平沙。^[2]长记误随车。正絮翻蝶舞，芳思交加。柳下桃蹊，乱分春色到人家。

西园夜饮鸣笳。有华灯碍月，飞盖妨花。兰苑未空，行人渐老，重来是事堪嗟。烟暝酒旗斜。但倚楼极目，时见栖鸦。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

【赏析】

宋哲宗元祐年间，高太后垂帘听政，这是苏轼、苏辙兄弟及其门生政治生涯的黄金时期，苏轼担任翰林侍读学士，苏辙更官居副宰相，而秦观、黄庭坚等苏门学士纷纷供职馆阁。仕途的顺畅也给苏门师友很多相聚的时光，他们在开封城的各种园林间频繁进行文期酒会，纵情地展示他们的文采风流。

但是好景不长，随着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局势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哲宗完全否定了高太后的政策，苏门中人全部被贬到南方的边远地区，秦观当然不能幸免。次年，哲宗改元绍圣，秦观也在这一年三月被遣离京。临行前，开封城内恰是一片早春景色，掩映着座座曾经与师友欢会的园林，又想起这段岁月其实刚刚过去，心情自然忧伤如流水了。

词的上阕就一任铺叙此刻的早春开封，梅花的凋谢，汴河的破冰是冬尽春来的物候，本应感到青春将至的欢愉，却被秦观视作年华老去的征兆，无疑蕴含着政局变化的双关，属于他们苏门中人的年华一去不返了。所以尽管烂漫春色即将无处不在，但都是别人家的风景，偏偏就不属于自己，于是都城的繁华街道、富贵园林就笼罩着一片亡国之感的沧桑与衰飒。

下阕从写景转入抒情，这是慢词的经典结构。此刻毕竟不是亡国，大宋依然繁庶升平，只是朝中的大臣发生了更换。所以不管政局如何变化，不管当朝权贵换作了何人，开封的园林始终不缺热闹欢娱。苏门文人离去了，自有新贵填补空缺，华灯照常升起，飞盖依旧前来，与之前的景象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园林不会忧伤，只有被从墙里抛到墙外的这位行人在落寞惆怅，感慨为何时间并未远去，天地却就全然改换，而自己居然也一下老了许多。

最后秦观诉说起了归心，可他能归到哪里去呢？是归京，还是归家？这两种选择已经都没有可能，早就随着东去的春水消逝在天涯。此刻秦观没有了退路，只能无可奈何地踏上贬谪南迁的不归之路。

秦观（1049—1100），字少游，一字太虚，高邮（今属江苏）人，学者称其淮海居士。北宋词人。

^[1]澌：流水。

^[2]金谷：西晋富豪石崇建有金谷园，当时名流才士多荟萃于此。铜驼：即铜驼街，东汉京城洛阳的著名街道，后用以代指京城道路。

八六子

秦观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划尽还生。^[1]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2]

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怎奈向、欢娱渐随流水，素弦声断，翠销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蒙蒙残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3]

【赏析】

秦观的词被后人总评为“专主情致”，这是针对秦观特别善于表达情绪的特征而发。词本就有情感狭深的特质，再加上秦观更为细腻的描绘，他的词作也就能触及更为深邃的人情。这首词在这方面格外典型。

起首三句便卓尔不凡，各人心中的惆怅各有源自，但惆怅的感觉却是相同而难言。秦观将其比喻为春天的芳草，在原野上弥漫开来，无端地长得那么茂盛，又无端地有着很强的生命力。就算把它们全部铲去，却又能悠悠忽忽地繁密起来，好似愁恨看起来已经被强压下去，但就是永远地潜藏心底，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再次愁满心头。尽管这三句来自李煜的“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但秦观为之加入了死而复生的元素，力量也就更加沉重了。这样再接以下文的情事回忆，予以内心的震撼便大为不同。

尽管词中提到了分别的情事，但秦观只是一笔带过，没有将焦点转向叙事，依然在用景物设情。杜牧《赠别》诗中说道：“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秦观显然化用了这句诗，用相同的夜月春风追忆着当年与娉婷佳人的珠帘幽梦。怎奈幽梦早已飘散，柔情随水而逝，欢娱都成过往，只剩下自己心头铲不完、除不尽的愁恨，伴着飞雨飞花，像枝头的黄鹂那样，又渐渐地浓郁起来。

词情至此，不必强作解释秦观思念的是哪一位女孩。所谓情致深邃，就在于此情可以不拘泥于特定的人事，只要心中有情，这番芳草连天、春雨春风、夜月珠帘，就足以让人想起心头那早已飘逝风中的她。

^[1]划（chǎn）：全部。

^[2]袂（mèi）：衣袖。红袂即代指女性。

^[3]销凝：因伤感而凝神。

满庭芳

秦观

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

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1]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

【赏析】

这又是一首专主情致的词，与上一首不同的是，它咏唱的是秋日离别时的伤情。

就要离开了，本不想参加聚会，知道这是徒劳的挽留。但望见青山掩映白云，衰草弥漫天际，傍晚的角声悠悠响起，一下子迈不开前行的脚步，那就姑且再喝一杯吧。眼前的烟岚越来越重，恰似已经迷离的往日时光，尽管有些故事其实就发生在昨天。天边万点寒鸦正在归家，映照出孤身将行的游子无边的落寞，而流水环抱的村庄亦是家的象征，但孤村无人，一如无根漂泊的自我。

哪有比此刻还要销魂的呢？美丽的姑娘又给伤感添上了一笔浓墨，用那依然温柔的动作轻轻地把香囊罗带留给了自己。此刻的心情是矛盾的，获得芳心当然非常激动，但自己却并不甘心只获得青楼薄幸的声名。这并不是什么好的称谓，士大夫本应该正气浩然，时刻以家国天下为怀，流连青楼显然与理想中的士大夫人格相去太远，更多是对自己人生的否定。不过话说回来，眼前的青楼歌女与自己心意相通，她与绝大多数世人不一样，她能够欣赏自己的才华，能够认可自己的生命价值，于是留得青楼薄幸的名声又有什么关系呢？在这里遇见了一位人生知己，这可是莫大的幸运，足以让自己无憾此生。

但不幸的是，自己还是要离开，远离红颜知己，又投到无人识君的茫茫人海中去。最大的伤心莫过于连寄托或慰藉都没有，终日在孤独的深渊中越陷越深。此刻，天色愈发昏暗，城中的万家灯火渐次亮起，这本是温馨的景象，一副天下太平、岁月静好的样子，但却全是别人家的风景，不属于即将离开的行人，陪伴他的，或许只有船上的一盏孤灯。

^[1]啼痕：泪痕。

鹊桥仙

秦观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1]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赏析】

牛郎织女的故事由来已久，在《诗经·小雅·大东》中就注意到牵牛与织女二星隔银河相对的星象。“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更是将牵牛织女拟人化，抒发了男女恋人因隔河相望而产生的痛苦相思。其后代代诗人都在吟咏二星的爱情故事，多以牛郎织女聚少离多，不能相会为恨，并由神话覆盖人间，言说人世的思恋痛苦。

但是痛苦终究无法避免，分别也难以改变，就算长久地陷在怨天尤人的哀伤中，现在的境遇并不能发生好转，也无法挽回原本就会幻灭的虚情假意。那么不如将希望寄托在两人的真情上，只要情感真诚，那么分别的时间再长久，也不会减弱双方的爱意。天各一方的互相牵挂，要比朝暮相随的各怀情志纯洁得太多。这样的久别重逢，便将揉进复杂的欢乐、忧愁、感慨与幸福，可要比人间千遍万遍的寻常相会感人许多，不仅能令双方铭记，更可以进一步加深你我的感情。

纯洁而永恒的爱情是人间最美丽的向往，又是人间最虚幻缥缈的理想。如此将爱情的恒久寄托在两人的真情上，其实也是人情在面对时光与距离的时候感到的无力，只能将其寄托在看似乐观通达的忧伤之中。

^[1]银汉：银河。

千秋岁

秦观

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

忆昔西池会，鹄鹭同飞盖。^[1]携手处，今谁在。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

【赏析】

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哲宗亲政，苏门群体遭遇了集体贬谪。秦观便是在是年被贬杭州通判，但半道上就接到再贬处州（今浙江丽水）的命令。就这样，他来到了晚年贬谪生涯的第一处贬所。这时的他还有一些差遣要做，即监督收缴盐酒税，但这与一年前于京城馆阁中起草文书的生活相比，可要闲散无聊太多了。于是他有大把的时光触目周遭清幽的浙江山水。每逢此时，贬谪的悲痛就会从心底涌起，反复回忆着未过多久久的京城园林间的诗酒风流，自然也就思念起聚会中与自己谈诗论文的苏门师友，这首词随即而生。

秦观用传统的闺情手法建构此词，如果不清楚写作背景的话，词中人的形象与传统的春闺思妇或寂寞游子并没有什么区别，这就是传统词论家津津乐道的秦观善于“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特别是上阕，词中人面对着春鸟春花，无心饮酒寻欢，又日渐消瘦，只是因为苦苦思念远方的伊人，常见的男女情恋即已呼之欲出了。

不过秦观在下阕用“西池会”这一特定空间提示读者，词情并不是传统的男欢女爱，而是贬谪的自己在怀念同样零落天涯的各地师友。不久之前的元祐年间，苏门师友共聚京城，那时的他们不仅政治上春风得意，还可以与知音共享文心诗情。可是美好的时光未过多久，他们当中的每一位身影都已经在佳宴盛地间远去了，只能在各自的贬所孤独地感慨年华的老去。于是词末清愁如海的最强音便是一曲苏门群体的挽歌，属于他们的春天彻底远去了，他们就如一片片落红，在生命最绚烂的时候，瞬间凋零。

秦观的这首词在处州影响不大，而他本人也并未在处州长期驻留。绍圣三年，秦观再遭贬谪，从浙江处州改谪到湖南郴州。但这还远未结束，只是悲惨生涯的序幕。一年之后，秦观再次南迁，被贬往横州（今广西横县）。在前往横州的路上，他经过湖南衡阳，恰与被贬至此地任太守的孔平仲相遇。老友重逢，天涯沦落的苍凉喷薄而出，于是他便把在处州写下的这首词作赠予孔平仲。孔平仲阅后亦感慨万千，随即和韵一首，使得这首词在衡阳地区广为流传。

分别之后，秦观继续踏上南迁之路，抵达横州后也没有结束每到一地就接到继续南迁的命令，他要一直走到广东雷州才停下脚步。孔平仲也同样如此，与秦观分别后没多久就被贬到广东惠州去了。或许是秦观的心绪过于伤感，导致身处逆境，难以自拔，消耗了自己太多的心神。元符三年（1100），哲宗驾崩，徽宗即位，向太后临朝，被贬岭南各地的苏门群体纷纷北归，秦观也获准暂时回到横州。但是当他途经藤州（今广西藤县）的时候，不幸在光华亭下含笑去世，连当年与孔平仲相互唱和的衡阳都没有到达。不过苏轼、黄庭坚等苏门师友在北归途中经过衡阳，见到了秦观与孔平仲围绕《千秋岁》的唱和，想到群体飘零海角，友人更已逝去，无尽的人生感慨顿生，于是纷纷提笔追和这首写于三年前的词，成为苏门群体的一段佳话。但这并不能起秦观于九原了，依然只是一片如海的无奈悲愁。

^[1]西池会：北宋京城开封城西有金明池，为游冶名胜，秦观元祐年间与苏门师友欢会于此。也有人认为是指驸马王洙在开封的园林西园。鹄鹭：古人形容官员上朝的队列，如同鹄鸟和鹭鸟排列那样整齐有序。此处即代指同在京城为官的苏门师友。飞盖：马车车盖，代指车。

踏莎行

郴州旅舍^[1]

秦观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赏析】

这是秦观绍圣三年（1096）刚刚抵达郴州时的作品，到了此时，他的作品由年轻时的凄婉完全变成了充满贬谪悲愤的凄厉了。

尽管上一首词也是写于贬所，但那是初谪之时，浙江南部亦去京城未远，所以情绪虽有如海忧愁，但除了风景之外，周遭楼台还是明亮的，还有一些未来希望。但到了郴州时候，不仅更往南迁，希望也万般渺茫了起来，于是眼前的楼台津渡也一片迷离，看不清方向，寻不见踪迹。他想寻觅什么？这里与桃花源所在的武陵不远，应该是在寻找桃源吧。当然，桃花源是陶渊明想象出来的幻境，武陵当然没有，它实际上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里，是供自己安放心灵的空间。

但此刻雾笼月迷，什么也看不清楚，一如秦观不知今朝会面临什么，不知未来又将何去何从。京城早已抛弃了他，故乡也无法回去，心中的那片桃花盛开的地方，也是一片残败，影像模糊了。只能独自面对萧瑟的春寒，迎接春天的到来。可是花还未开，杜鹃就已经唱起花落的歌谣，红日似乎也还未升起，便已沉沉西下，看不到未来方向的日子里，一切是如此绝望。

在这种境遇下，或许从远方寄来的老友信件可以聊以慰藉，这是难得遇见的温暖。秦观非常有幸，接到了来自各地贬所发来的问候，只要知晓秦观再遭南迁的苏门师友，一定会为秦观送上最诚挚的安慰。可是词人的心思太过细腻，这些饱含深情的问候在他看来是每一位师友对于共同贬谪痛恨的血泪倾诉，于是一封信就是一重恨，此刻来自天涯各地的恨都荟萃在秦观面前，成为一座高墙，让他感到更加压抑，这当然是师友们始料未及的。

也正因为这样的压抑，最后一句才显得异常无理而有力。郴江本自环绕郴山后向北流去，注入湘江，但秦观却要问它是因为谁人的缘故让它向北流去，好像觉得郴江是被迫离开这片郴州故乡似的。这可能是在自我宣誓苏门的身份，我秦观是因为苏轼而被贬郴州的，我就是苏门学士，我和他同升共黜，而你郴江并没有我这样的荣幸。

不过到底谁是真的有幸？在秦观看来，郴江能够环绕郴山是有幸的，而终究与自己一样远离故乡却是不幸的。但郴江毕竟在向北流去，而自己却一路向南，不管是对于京城开封还是故乡高邮，郴江可是越走越近，自己却是渐行渐远。

^[1]郴（chēn）州：今属湖南。

浣溪沙

秦观

漠漠轻寒上小楼，晓阴无赖似穷秋。淡烟流水画屏幽。
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宝帘闲挂小银钩。

【赏析】

人生的千万重伤感都可以归结到空虚。空虚的状态下，时间看似是凝固的，空间则是一片幽闭，但事实上时间还是在不停地流逝，当人察觉到的时候，就只能无奈地面对生命白白消耗的事实。

这种惆怅真的非常隐微，往往只是一闪而过的瞬间情绪，有赖词人的妙笔将其记录下来。比如空间吧，香炉的青烟袅袅升起，光线暗淡到屏风上的图案也模糊不清，银钩静静地挂着珠帘，完全一副凝固的状态，时间仿佛在此刻静止。然而词人在一片静止间加入了运动的流水，潺潺的水声时刻在提醒人们，时间始终在平静冷漠地逝去。

所以飞花似梦，细雨如愁，轻飘到似乎感受不出半分重量，但这潜藏在人心底的时间惆怅却总是最为沉重。

贺铸

半死桐

贺铸

重过阊门万事非，同来何事不同归。^[1]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

原上草，露初晞，旧栖新垅两依依。^[2]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

【赏析】

贺铸本是赵宋外戚之后，乃宋太祖贺皇后的族孙，又娶了宗室之女，似乎前途一片光明。但在宋朝，这些身份并不能成为很好的政治资本，反倒成为赵宋皇室防微杜渐的对象。贺铸以武官的身份出仕，这在宋朝，实际地位很低，世人皆看重文职，其实也只有文官系统的官员才能实现高远的政治理想。尽管后来他获得了李清臣、苏轼的推荐，得以改换文职，但还是逃不过沉沦下僚的命运。潦倒的人生使他心力憔悴，于是早早地选择致仕，退居苏州，过着杜门校书的清苦生活。

好在有一位相濡以沫的妻子一直陪伴在身边，也算是人生最大的慰藉。京城之中，有他们少年诗酒的清狂；苏州城内，也留下他们同甘共苦的身影。但天不遂人愿，妻子先他一步离开人间，那当然一切都变了模样，问出妻子为何与我同来却不能同归的无理之问也就不奇怪了。对于有情人贺铸来说，如今已到了秋桐凋零、青丝满头的岁月，所谓的理想已全部成空，妻子可能就意味着整个世界。

生命如此地短暂脆弱，妻子就像草上的朝露一样很快消逝了，只留下自己在旧居新坟前徘徊流连，怀念过往相伴的欢娱。在贺铸心中，令他印象最深的妻子形象是什么呢？他选择了南窗之下挑灯补衣的场景，这是再寻常不过的生活场景了，但夫妻之间的深情，往往就是依赖日常重复的琐事体现出来。李商隐是如此，《夜雨寄北》中就是通过剪烛西窗寄托对妻子的思念；苏轼亦是如此，《江城子》里对去世十年妻子的思念化入在轩窗梳妆的日常之事里。也只有这样，才能显现出对方已经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才是不枉于茫茫人海间夫妻一场。

贺铸（1052—1125），字方回，号庆湖遗老，祖籍山阴（今浙江绍兴），出身贵族，乃宋太祖贺皇后族孙，所娶亦宗室之女，自称是唐贺知章后裔，晚居苏州。北宋词人。

^[1]阊门：苏州西北城门。

^[2]晞：干燥。依依：流连徘徊的样子。

芳心苦

贺铸

杨柳回塘，鸳鸯别浦。绿萍涨断莲舟路。断无蜂蝶慕幽香，红衣脱尽芳心苦。
返照迎潮，行云带雨。依依似与骚人语。当年不肯嫁春风，无端却被秋风误。

【赏析】

荷花在夏日开放，错过了姹紫嫣红的春天，独自面对盛夏的暑热。这显然是一种高洁的姿态，不喜争奇斗艳，宁愿孤芳自赏。但是荷花又没有梅花的幸运，尽管梅花也独自开放，但它开在春天到来之前，既向人们预示着春天的脚步，也因凌寒盛开获得众人的称赞，成为傲骨的象征。而荷花呢？一方面很少有人理解它为何选择在夏季独自开放，另一方面人们又总是注意到它被暑气退却之后的秋凉摧残，反倒会投来阵阵耻笑，谁让你抛却了众人的春天，那就自己忍受被秋风摧残的痛苦吧！

但是荷花真的会后悔吗？似乎并不见得如此。因为这是自己做出的选择，别人理解与否当然并不重要。或许内心不时地会泛出苦涩，但却并不会为当年的选择感到后悔，别人好心的劝慰就当它为浮云吧，他们并不知道自己苦痛的渊源与做出决定的无奈。

古代诗人习惯于用香草美人寄托君臣际遇，故而这首词普遍被认为寄托着贺铸才士不遇的感慨。北宋中后期，围绕王安石变法产生了新旧党争，贺铸似乎并没有明确站队，举荐他从武职改换文职的李清臣、苏轼二人，便分属新旧两党，这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贺铸的仕途，使得无论何党上台执政，都没有明确理由大力提拔他。或许词中的春风指的就是新党，秋风则为旧党，贺铸在刚刚出仕的时候适逢王安石变法，而他并没有选择依附王安石。但数年之后，他在旧党上台的元祐年间同样不被重用，仍然独自咀嚼着内心的苦涩。

或许可以这样理解，但词情实际并不必一定拘束于此。欣赏荷花的人本来就鲜见，尽管周敦颐明确表示自己独爱莲，但像他这样的大儒在茫茫人海间也是凤毛麟角，可见荷花摇曳的身影，诉说的是无尽而永恒的孤独。

横塘路

贺铸

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1]锦瑟华年谁与度？月桥花院，琐窗朱户，只有春知处。
飞云冉冉蘅皋暮，彩笔新题断肠句。若问闲情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赏析】

大运河从苏州城南缓缓流过，其间伫立着一座古驿叫横塘驿，风雨千年，至今犹存。这里南连太湖，北通长江，是历史悠久的交通要道，贺铸晚年隐居的小宅就在姑苏南门盘门外十里，故而他经常往来于横塘驿上。频繁的奔波自然会联想起同样碌碌却潦倒的一生，也就有了这首充满感慨的闲愁小词。

词的开篇提到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她在横塘驿的对岸，没有与词人相会，只是倩影一闪，即消逝于远方。这并不是说词人在横塘驿有一段有缘无分的美丽邂逅，只是一种将青春与生命外化出来的表达。青春是人最永恒的依恋，不仅是最美好的年华，迸发最蓬勃的生命力，还总是承载着最为美好的记忆，尽管这些记忆里或多或少有些淡淡的忧愁。但是青春又逝去得太快了，还没来得及跟她打声招呼，便匆匆消逝了。转念想来，似乎并不知道自己的青春岁月是如何度过的，只模糊地觉得有很多美好的事物环绕着她，至于那些美好的事物在哪里，也只有已经逝去的青春才知道，不再年轻的人只能空自惆怅。

这种惆怅的感觉到底是什么？面对着横塘两岸的江南风景，贺铸在词的最后写下了传诵不已的名句。江岸边初生的青草，城中随风飞舞的柳絮，黄梅时节无休无止的雨，每一种意象都充满着浓郁的闲愁，都是时间在这片弥漫的事物中缓缓流逝的样子。尽管三者在诗词中相当常见，但贺铸把它们糅合在一起却是惊人的生花妙笔。这不是简单的罗列，而是依照时间顺序的递进铺排，即是从一川烟草的初春，到满城风絮的仲春，再到梅子黄时雨的春尽，这样的叠加使得文字本身也注入了时间流逝的感觉，表达着在不断的闲愁中恍然空度一场好春光的遗恨，如此便愁上加愁了。

其实人生未尝不是如此，每天都会遭逢琐碎而烦闷的事情，终日都要为生活奔波与操劳。曾经的理想或许并不会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疲于应对中消磨，但青春年华却不会停下来等待，只会在一个接着一个的烦闷下静静流逝，直到人真的老了，才猛然发现理想已经无从实现了。

^[1]凌波：曹植《洛神赋》中以“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一句描写洛水女神轻盈的仪态，后世即用“凌波”代指美丽的女性。横塘：横塘驿，京杭大运河苏州段重要驿站，在今苏州城南，贺铸隐居苏州时多往返于此。

减字浣溪沙

贺铸

闲把琵琶旧谱寻，四弦声怨却沉吟。燕飞人静画堂深。
欹枕有时成雨梦，隔帘无处说春心。^[1]一从灯夜到如今。^[2]

【赏析】

一场莫名的相逢，惹动了无限的情思。朝思暮想的他只是元夕灯会上的奇妙邂逅，他叫什么名字？他住在哪里？他爱听怎样的曲子？女孩都不知道，但内心就是从元夕那天一直波澜惆怅到如今的春暮。

人生中的许多心动都是如此，毫无准备而来，却居然情根深种，难以释怀。不过它们往往并没有结果，也不可能有什么结果，因为回眸之后，便又重归人海，相逢已是有缘，再谈长相厮守真的太难。

但这样的怦然心动却是生命的律动，是人对于温馨、纯净、幸福与美好的追求。

^[1]欹：歪斜，倾斜。欹枕即斜倚在枕头上。

^[2]灯夜：元宵节的晚上。

六州歌头

贺铸

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1]肝胆洞，毛发耸。^[2]立谈中，死生同，一诺千金重。推翘勇，矜豪纵。轻盖拥，联飞鞚，斗城东。^[3]轰饮酒垆，春色浮寒瓮，吸海垂虹。^[4]闲呼鹰犬，白羽摘雕弓，狡穴俄空。^[5]乐匆匆。

似黄梁梦，辞丹凤。^[6]明月共，漾孤篷。官冗从，怀倥偬，落尘笼，簿书丛。^[7]鹖弁如云众，供粗用，忽奇功。^[8]笳鼓动，渔阳弄，思悲翁。不请长缨，系取天骄种，剑吼西风。^[9]恨登山临水，手寄七弦桐，目送归鸿。^[10]

【赏析】

贺铸年少的时候，在京城开封过了六七年的豪侠生活。据说当时的他侠气盖世，终日驰马走狗，喝起酒来有如长鲸吸海之势。这首词的上阕就在回忆这段侠气纵横的少年岁月。想来也符合情理，贵族出身的少年总是会幻想汉武帝时代的羽林郎，先通过家族身份获得青年军官的身份，然后于和平时代在京城自在地裘马轻车，战争岁月又可以立功沙场博取更高的荣誉与地位。直到今天，人们对军人还或多或少地保留一些这样的想象。

但贺铸毕竟不是生活在汉朝，外戚身份不仅不能给他提供政治资本，而且也无法按照自己所想通过军功获得高位。实际上，就是在唐朝，这种游侠习气依然非常普遍，长安街头随处可见如此豪纵的侠客，李白便颇以此自许，甚至津津乐道于“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同时，又有许多豪士投身边塞，期待以立功异域而获封侯。高适便是其间最显著的代表，他通过军功获得了唐代诗人最高的政治地位渤海县侯。于是在唐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层出不穷的侠客与将军。

可是时代终究是变了，侠客与将军在宋代诗文中悄然退场，更别说主讲情致的词了。对于宋人来说，他们追求的是通过科举获取功名，向往的是博雅风流的人格，“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话退出了历史舞台。尽管开封的街头并不是不存在游侠豪士，但他们的豪气只会招致否定与嘲笑，只会被认作地痞泼皮，无法期待他们能成就什么功业。于是贺铸再怎么豪壮的少年生活，都将成为一枕黄粱，没有文章声名的他，只能在繁杂的官府文书中无奈老去。

不过有过少年侠气的人往往不会向命运低头，只要一有风云际遇，胸中的热血就会再一次沸腾。或许此刻契丹或西夏又挑起战事，正需人才安定三边，不仅豪侠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连手中的长剑也在不住地长鸣，希望能够终获上战场的机会。可是他已经潦倒了大半辈子，并没有人能够想起这位曾经侠气纵横的少年。况且北宋对边关主将的首选似乎还是文臣，中央期待的是如韩琦、范仲淹那样的士大夫，而不是嗜酒任气的游侠。

属于贺铸的时代离去了，苍凉琴声下，是一个群体远去的背影。

^[1]五都雄：东汉以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为五都，乃东汉五大城市，市井多游侠豪杰，故云五都雄。此处借指北宋大都市里的豪杰。

^[2]肝胆洞：肝胆相照。毛发耸：头发竖起的样子，指血气十足。

^[3]轻盖：轻柔的车盖，代指车。鞚（kòng）：带嚼子的马笼头。代指骏马。飞鞚即指奔驰的骏马。斗城：西汉长安城南似南斗形状，城北似北斗形状，故民众称为斗城。此处借指北宋东京开封。

^[4]吸海垂虹：比喻非常狂放的饮酒姿态。

^[5]嗾（sǒu）：呼唤指示狗的声音。狡穴：野兔的巢穴。

^[6]丹凤：唐大明宫正南门名丹凤门，此处借指北宋皇宫，言自己多次奉诏外任地方。

^[7]冗从：低等官阶。倥偬（kǒng zǒng）：事物繁多忙碌。尘笼：污浊而使人疲惫的俗世。簿书丛：繁多的官

府文书。

[8] 鶡（hé）弁（biàn）：武将的官帽，此处即言自己的武官身份。云众：人数众多的样子，北宋武官无实权，但数量众多，俸禄优厚，多赐与宗室外戚子弟。粗用：供养家族生活的费用。忽奇功：战功难立。

[9] 笳鼓：军乐器。渔阳：安禄山叛唐的起兵地，借指北宋边关。请长缨：请求派遣自己上战场。天骄种：匈奴称自己是天之骄子，此处代指契丹与西夏。

[10] 七弦桐：琴有七弦，上等琴由桐木制成，此处即代指琴。

晁补之

摸鱼儿

东皋寓居

晁补之

买陂塘、旋栽杨柳，依稀淮岸江浦。东皋嘉雨新痕涨，沙觜鹭来鸥聚。^[1]堪爱处，最好是、一川夜月光流渚。无人独舞。任翠幄张天，柔茵藉地，酒尽未能去。

青绫被，莫忆金闺故步。^[2]儒冠曾把身误。弓刀千骑成何事，荒了邵平瓜圃。^[3]君试觑，满青镜、星星鬓影今如许。^[4]功名浪语。^[5]便似得班超，封侯万里，归计恐迟暮。

【赏析】

宋哲宗亲政之后，苏轼、苏辙兄弟与他们的门生纷纷遭到贬谪，“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也不例外，不过他要比大多数师友远谪岭南的命运要好得多，只是被撤销官职，还能在家乡山东的“归去来园”中闲居，于是才会出现上阕冲淡平和的园林风景。

但再怎么闲适的风景也冲不走贬谪的苦闷，越是强烈的自我抗拒就越是充满了无尽渴望。翰林的生活终究是晁补之最为向往的人生状态，在那里可以展示自我的生命价值，实现最高远的人生理想，可如今，一切都已成为幻灭。

士大夫的内心向来充满矛盾，一方面他们希望获得君王赏识做一任大官，以此一展所学，治国平天下。另一方面他们又向往田园牧歌的自在生活，做一个独善其身的山中高士。可以说出仕是实现理想的，归隐则是安放内心的。在这两种人生道路面前，出仕总会是士大夫的首选，毕竟这是生命价值所在，是少年苦学的终极向往。但是当遭遇君王无情贬谪的时候，士大夫内心的矛盾会格外凸显，对于功名空寂的认识也就不断地变得深刻。

晁补之就在这首词的下阕展开了对功名的思考。自己切身的经历使他觉得，儒生文士的身份并不足以带来永恒的功名，天子门生的地位就会让自己注定遭遇不知何时而至的贬谪。但是与之相同，前代的功名途径军功也好不到哪里去，州郡太守如何？立功西域又如何？还不是在操劳忙碌中老了生涯？并不能使自己获得永生，连带着安放心灵的田园也荒废了，那人该何去何从呢？

慷慨磊落的情意背后，掩盖不住对功名的渴求。一个对政治没有热切向往的人，永远也说不出平淡的话。从政治旋涡中翻滚过后的那些厌弃官场、慨叹功名的声音，饱含的是传统士大夫共同的幻想、彷徨和苦闷。

晁补之（1053—1110），字无咎，号归来子，济州巨野（今山东巨野县）人。北宋文学家，“苏门四学士”之一。

^[1]东皋：晁补之晚年退居的金乡（今属山东）园林。沙觜：即沙嘴，沙洲的尖端。

^[2]青绫被：朝廷赐予在宫中值夜班的官员使用的被褥。金闺：汉朝宫殿有宫门名金马门，是学士草拟文稿之处。此处代指宋代翰林学士值夜场所。

^[3]邵平瓜圃：邵平于秦朝受封东陵侯，秦亡后沦为庶民，于长安城东门外种瓜度日。此处指归隐田园的生活。

^[4]星星鬓影：头发斑白的样子。觑（qū）：细细地看。

^[5]浪语：空话，废话。

周邦彦

望江南

周邦彦

游妓散，独自绕回堤。芳草怀烟迷水曲，密云衔雨暗城西。九陌未沾泥。^[1]
桃李下，春晚未成蹊。墙外见花寻路转，柳阴行马过莺啼。无处不凄凄。

【赏析】

伤心之人的眼里容不得沙子，一点点微妙的变化，就能触动无尽的伤痛。

曲终人散，喧嚣骤然寂静，本就是一片繁华落尽的寂寞，但伤心之人却发现了更深的危机。黑云正在压城，一场大暴雨即将到来，尽管现在京城内外的道路尚未湿润，但不可避免地将遭遇无情的冲刷。

街巷其实还好，悲惨的是人心最珍视的春天。此刻时节尚未春暮，满城还飘荡着氤氲的花香，柳色正好，黄莺也在欢快地啼鸣，一切似乎将会保持较长的时间。但只有发现城西密云的伤心之人才知道好景不长，这番美景即将被暴雨摧残，于是他驻马流连，想把美好时光尽量长地留在记忆中。但是就算在晴日，伤心之人也能发现花团锦簇间隐含着的残败之意，更何况即将面临更加冷酷的雨打风吹呢？伤心之人眼前已经是一片狼藉了。

无处不凄凄，既是周遭的风景，也是含泪的人心。

周邦彦（1056—1121？），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北宋词人。

^[1]九陌：都城的街巷。

满庭芳

夏日溧水无想山作

周邦彦

风老莺雏，雨肥梅子，午阴嘉树清圆。地卑山近，衣润费炉烟。人静乌鸢自乐，小桥外、新绿减
减。^[1]凭栏久，黄芦苦竹，疑泛九江船。

年年。如社燕，飘流瀚海，来寄修椽。^[2]且莫思身外，长近尊前。憔悴江南倦客，不堪听、急管繁
弦。歌筵畔，先安簟枕，容我醉时眠。

【赏析】

周邦彦是北宋词坛巨擘，但是擅长填制歌词并不能为其政治生涯提供任何便利，反倒有可能为他招致负面的声名。况且周邦彦并非如大多数宋代士大夫那样，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而是先在太学读书，后于元丰年间进献歌颂太平的大赋《汴都赋》而获宋神宗赏识，由太学生直接升为太学正，一举进入仕途。这番献赋经历在讲求道德气节的北宋士大夫看来并不太光彩。因而随着旧党士大夫执政的元祐时期很快到来，周邦彦旋即无法久居太学，不得不离开京城，外任地方。

来到地方后，周邦彦非科举出身的身份极大地限制了他的升迁速度。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只能在州郡学校当一个教授，这只不过是正九品的芝麻官，而且是不受世人认可的学官。元祐八年（1093），距离献赋已经过去了将近十年，周邦彦终于结束了学官生涯，来到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的溧水县当县令，官阶也提了一级，成为从八品。但是溧水这个县城地位很低，离京城较远，经济也不发达，平日里也没有太多的公务需要操劳，他依然过着默默无闻的下僚生活。

正因为寂寞无事，才会有大把的时光关注周遭的山水，才能如此细腻地铺叙黄梅时节的风光与烦躁的心情。溧水这个地方地势低洼，气候过于湿润，官舍的四周长满了水草。此情此景，不由地让他想起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对江州（今江西九江）的这句描述：“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似乎自己也和白居易那样身处江州。但仔细想来，人家白居易是被贬江州，至少还有过辉煌的过往，但自己却从未发达过，漂泊流浪了十年，才获得这么一个官职。

过片数语便是用燕子比喻自己漂泊不定的生涯，以及总是寄人篱下的无奈。世事如此，还有什么改变的办法？不如沉醉于眼前的美酒，享受难得的清闲。可这依然是自欺欺人的麻醉，擅写歌词的周邦彦也无心听歌闻曲，只想静静地安然长眠。

全词也就收束在安眠，但读者自然知道夏日漫长的白昼会令他醒来时依然未至黑夜，等待着他的，是更加浓重的寂寞孤独。

^[1]乌鸢：乌鸦与老鹰。新绿：初春时新涨起的绿水。

^[2]瀚海：即翰海，传说中的北方荒寒之地。修椽：很长的房梁。

苏幕遮

周邦彦

燎沉香，消溽暑。^[1]鸟雀呼晴，侵晓窥檐语。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
故乡遥，何日去。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五月渔郎相忆否。小楫轻舟，梦入芙蓉浦。

【赏析】

触发乡愁的契机非常微妙，有时是皓月当空，有时是笛声一曲，有时是万家灯火，有时是似曾相识的风物。

北宋京城开封是不是也有湿热的暑气，是不是也能见到荷叶连天的景象？想来水网密布，人工池沼众多的开封应该会有类似江南的风景。但这些问题其实并不重要，只要一场阵雨，几朵芙蕖，就足以勾起一颗属于杭州的乡心。

当然，对于故乡的依恋并不仅仅在于那片风景，若风景中没有人事，想必就不那么鲜活，也就不会时常入梦。至于何人同入这片风景？打鱼的小哥或许并非全部，那片芙蓉摇曳的湖水深处，应该还有更为美好的往事。

^[1]溽暑：盛夏。

少年游

周邦彦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1]锦幄初温，兽烟不断，相对坐调笙。^[2]
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3]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4]

【赏析】

这是一场歌楼酒馆中的欢会，虽然讲述的是轻薄浪子与青楼歌妓之间的故事，但与柳永相比，并没有露骨地描写男女仪态或情话，基本上是点到为止，却不影响曲折深微地表达人物心理的词体特色。这便是词之雅正的基本要求，故此词备受历代选家的喜爱。

词的上阕描摹女子的容貌，但直接提及女性身体的只有纤手一处，其他均用借代的方式表达。但女子的美丽已经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纤手破新橙的动作也能传递出女子对男子的绵绵情意。

室内的装饰非常华丽，而且很温暖，与下阕寒冷的室外景象遥相呼应，男女之间的情意得到进一步渲染。而且调试笙管不是由女子自己完成的，男子也参与了试音的工作，这番情节幽微地传递出香艳的意味。

下阕由场景切换到对话，尽管男子说的话在字面上并没有出现，但凭空劈来的女子提问，已然提示了男子告别的存在。女子当然在挽留男子，但并没有将焦点停留在自身，只是描述了屋外寒冷寂寞的状态，一下子就衬托得屋内温暖无比，因为这里不仅有锦幄与香炉提升室温，还有温暖人心的自己。当然，词人的表达依旧节制，而且就将全词收束在女子说完挽留话语之时。女子期待的神情，男子最终的去留都有待读者自己想象，顿时使全词意味深长，余韵不尽。

或许这首词描写的青楼一夜太生动了，以至于很多人不满足于相信这就是一次普通的狎妓，于是就会有好事者为其编撰奇奇怪怪的本事。早在南宋的时候，就已经流传开这样的故事，据说周邦彦当时正在京师名妓李师师处欢会，突然宋徽宗不期而至，周邦彦无处可躲，只能藏于床下。宋徽宗经常微服前来与李师师幽会，此次也未察觉到什么异样，就与往常一样与李师师调笙谈情，还从宫中带来了一颗江南新进贡而来的橙子，让李师师剥给他吃。所有的一切都被床下的周邦彦闻见，他一时技痒，就用一首《少年游》把徽宗与李师师的此夕欢会记录了下来。待到天明，开封的大街小巷突然都在传唱这首词。

尽管这个故事是后人瞎编的，但故事的本身足以展现此词的魅力。

^[1]并刀：并州（今山西太原）出产的剪刀，以锋利著称。此处指代似被锋利剪刀剪出的丹凤状双眼。吴盐：吴地出产的盐，以洁白著称。此处代指白皙的皮肤。亦有人认为这里就是描写食盐，北宋人在吃橙子的时候，有蘸盐的习惯。

^[2]兽烟：香炉多做成兽头状，兽烟即指香炉中升起的细烟。

^[3]谁行（háng）：谁家，谁那里。

^[4]直：即使。“直是少人行”句意为即使有人夜行，数量也很少。

兰陵王 柳

周邦彦

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1]登临，望故国。^[2]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

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

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3]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赏析】

这是一首借开封的柳树表达送别之意的歌曲，写成当日，便霸占金曲排行的榜首，直到南宋初年，依然在榜单上雄踞不下。

既然词题是咏柳，开篇必然要与柳枝相关，于是一幅春日新柳弥漫的画面就展开了。但是下句的拂水飘绵是柳絮纷飞的仲春时节，可见词人并没有接着继续描摹眼前初春柳树，而是将思绪投向送别，用年复一年的柳树表现人间离别的永恒。接着词人又将时空转回到现在，而且把情绪从普泛情感落实到自己的乡愁，才算真正揭开全词要抒发的情感。尽管年年送人归乡，又在京城总是见到离去的行人，但自己却潦倒此地，无法归乡。两相对比，惆怅的情绪由此烘托而出。第一叠出现了两次时空跳跃，但词人没有按照正常的逻辑线索布局，转换的地方又不加以任何提示，这便是后人经常用来评论周邦彦词作的术语“潜气内转”。

周邦彦在第二叠中继续施展“潜气内转”。前叠已经提到京华倦客，显然是交代自己已经厌倦在京城淹留。但第二叠开篇却说闲寻旧踪迹，可见淹留并不是全然无奈，还有一片痴情的贯注，只是这唯一的淹留慰藉也已经飘逝不再了，所以才需要寻觅。可是寻觅又被一场离别打断，自己不得不又在酒宴歌席间伤悼自我。突然间，又开始设想行人离别后的状态，那是顺水行舟的舒畅，很快就能回到温暖的江南，当他回望北边的京城时，早已看不见依然落寞淹留的自己。

第三叠又从设想跳回了当下，此刻在堤上徘徊不已的自己已经愁恨满怀。正是黄昏，满城的春色也已经弥漫开来，思绪又回到了唯一的淹留寄寓。在月色下携手，一起走过沾满露水的小桥，随意地听着远处传来的笛声，当然是一幅浪漫的场景，只是已经成为难以挽回的往事，更加增添不得已淹留京城的感伤。

用这种手法填写的歌词，需要歌手具备很强的表演功力才能传递复杂缠绕的词情。实际上，这首词的配乐本身就非常复杂，据说全词末段的声情尤为激越，只有在宫廷里工作很多年的老笛师才能演奏得出。这样来看，这么复杂的文字结构也就理所当然了。

^[1]隋堤：隋炀帝开运河通济渠，两岸多种垂柳，故称隋堤。即北宋东京汴河堤岸。

^[2]故国：故乡。

^[3]津堠：渡口上供瞭望用的高楼。春无极：春色一望无边。

西河
金陵怀古

周邦彦

佳丽地，南朝盛事谁记？山围故国绕清江，髻鬟对起。^[1]怒涛寂寞打孤城，风檣遥度天际。
断崖树，犹倒倚，莫愁艇子曾系。^[2]空余旧迹郁苍苍，雾沉半垒。夜深月过女墙来，赏心东望淮水。^[3]
酒旗戏鼓甚处市。想依稀、王谢邻里。燕子不知何世；入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

【赏析】

这又是一首金陵怀古词，从词作的写法与结构来看，明显有与王安石《桂枝香》一较高下的意图。

第一叠从谢朓“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发端，其后便围绕刘禹锡《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的句子铺叙繁华不再的河山现状。第二叠承续着刘禹锡的诗句与诗意，以莫愁湖与秦淮河的空旷萧寂进一步烘托情绪的哀愁。只不过淮水是刘禹锡诗中的淮水，莫愁湖却与古乐府中划着小艇的莫愁没有关系。古乐府的莫愁住在郢州石城（今湖北钟祥），周邦彦很可能因为南京的石头城而将石城莫愁从湖北误植到金陵。尽管南宋学者就已经指出周邦彦的错误，但是这首词的名声太大，使得此词一经流传，莫愁湖便成为南京的一处名胜。

第三叠从苍茫辽阔的河山转移到城内的烟火人家，还是在围绕刘禹锡的诗句展开铺陈，只是换成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一句。最终，词人在煞尾处用双燕带出了感慨兴亡的主旨，使得全词在情感达到高潮的时候戛然而止，不由地让人感到阵阵的惊心动魄。

这首词与王安石《桂枝香》都大量化用唐朝诗人的金陵怀古诗句。但与王安石涉及不少六朝故事不同，周邦彦没有追忆任何史实，只是通过铺展眼前的江山城市画卷，让无情之景去触动读者心中关于兴亡感慨的有情。在词境的苍凉悲壮方面虽然远胜王安石，但也不可避免地缺失王安石那种对于历史与当下的深沉认识，于是他终究还是输在了那几分匠气之上。

^[1]髻鬟：喻指青山。

^[2]莫愁：古乐府诗中一位善歌舞的女子，家住郢州石城（今属湖北）。周邦彦因南京有石头城而与石城相混，误认莫愁为金陵女子，故吟咏入词。然从此南京莫愁女之说逐渐流传开去。

^[3]赏心：赏心亭，南京城南名胜，六朝时为著名送别场所。

晁冲之

临江仙

晁冲之

忆昔西池池上饮，年年多少欢娱。别来不寄一行书。寻常相见了，犹道不如初。
安稳锦屏今夜梦，月明好渡江湖。[\[1\]](#)相思休问定何如。情知春去后，管得落花无。

【赏析】

青春是生命最蓬勃的时段，可以尽情地抒发内心的激情，生命于此时会绽放得最为绚烂，欢娱的时刻也就非常多。而此时遇见的友谊也往往最为纯真，因为大家都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为着一个共同而简单的理想奋斗，于是相互之间可以无话不谈，尽情地敞开自己的心扉，接踵而至的，便是更多的欢娱。

但青春毕竟是短暂的，相聚的欢娱会由于各种原因中断，朋友们四散天涯，过起自己的生活，青春与相聚旋即成为永久的结束。尽管时常还有思念，尽管往日时光还会入梦，但问候的书信会越来越少，心灵之间渐渐产生了隔阂，亲密无间的时光再也回不去了。如此，就算能够重逢，那又有什么用呢？青春已经逝去，眼前的人不再是那时的他，自己也难以保持当年的样子，怎么还能重温当初的欢娱呢？

人一旦分别，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变化，就像春天逝去的时候，一定会出现落花。既然如此，也就不必为变化与逝去发出叹息，坦然地面对衰老与情淡，祝福各自天涯的朋友在自己的生活中过得好一些，也就不枉共度那一场青春吧。

晁冲之（生卒年不详），字叔用，早年字用道，济州巨野（今山东巨野）人。北宋诗人。

[\[1\]](#)安稳：布置妥当。

谢克家

忆君王

谢克家

依依宫柳拂宫墙，楼殿无人春昼长，燕子归来依旧忙。忆君王，月破黄昏人断肠。

【赏析】

诗词中怀古沧桑的情绪太多太多，但往往诗人自己并没有经历过亡国，特别是爱写金陵怀古的那些诗人，讲述的都是别人家的故事。可见李煜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所以相关情绪才会那么真挚。

北宋末年，金兵的铁蹄击碎了徽宗承平繁华的美梦。开封沦陷，中原丢失，徽钦二帝都一并被掳到寒冷的北国。于是许多诗人获得了切身经历的丧土之痛，他们背井离乡，来到江南躲避战乱。在异乡的余生里，他们总在怀念往日时光，感慨亡国沧桑，使词多了不少新的主题，也新添了更加深挚的个性化情绪。

这首词便是较早的例子。空荡的宫殿里还有当年的柳树，摇曳的柳枝下燕子还在呢喃，但君王的身影却不见了，那么再多的欢乐也就失去了意义。君王是国家的象征，国破的事实就在缥缈远去的人影中闪动起来。

简单的物色，寥落的词笔，似曾相识的结构，传递着当下正在经历的深痛。

谢克家（1063—1134），字任伯，上蔡（今属河南）人。宋朝诗人、书法家。

叶梦得

贺新郎

叶梦得

睡起流莺语。掩青苔、房栊向晚，乱红无数。吹尽残花无人见，惟有垂杨自舞。渐暖霭、初回轻暑。^[1]宝扇重寻明月影，暗尘侵、尚有乘鸾女。惊旧恨，遽如许。^[2]

江南梦断横江渚。浪黏天、葡萄涨绿，半空烟雨。^[3]无限楼前沧波意，谁采蘋花寄取。但怅望、兰舟容与。^[4]万里云帆何时到，送孤鸿、目断千山阻。谁为我，唱金缕。^[5]

【赏析】

心中有情，便会时不时地被相似的情境触动，如若心底深处住着一个人，尽管很难再被他者打动，但遇见样貌仿佛的人之后，心里还是会产生些许波澜。

词的上阕便是在旧情缠绕下的闲闷。词中人从梦中醒来，或许刚刚经历了一场欢娱，却被黄莺啼碎了虚幻。此刻是暮春的黄昏，青苔滋长，落花飘散，暑气渐渐生起。于是词中人翻找起避暑的团扇，扇子已经放置多时，沾满尘灰，但扇面上绣着的女孩子仍然依稀可辨，猛然间触动了词中人的一段往事与藏在心头的那个人。

下阕将视线投射在广阔的江波上，暗示着词中人是在长江边的高楼上沉睡的。此刻词中人想把惆怅也消解在这片空间中，但不论是翻涨的江水，还是蓦地而起的阵雨，无不平添更深的哀愁。楼前的流水似有无限的情意，历代诗人词人都就此翻出了许多妙笔，可以是悠长的别意，可以是深挚的别情，可以是时间永逝的无奈，更可以是熔铸万千惆怅的流动。但此处似乎没有李煜“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博大深沉，无限情意应该就指别情而言，因为希望采一束分别时候的蘋花寄与思念的人。但山长水阔，路远人远，不仅深情难寄，亦凭眺不到。那就用这阕《金缕曲》寄托自己的忧思吧，可是身边竟无人为自己歌唱这首刚刚填好的新词。

这首词是叶梦得生平得意之作，在两宋之际颇为流行，传唱度非常高。据说这是他十八岁时的作品，那时叶梦得刚刚及第，担任润州丹徒（今属江苏镇江）尉。一次他与郡守共登长江务亭，对岸驶来一艘满载歌女的彩舟。舟中女子登亭拜见，云其为真州（今江苏仪征）官妓，因闻叶梦得才名，特此前来求词一首，以增自己在江淮一带的身价。叶梦得旋即命笔，填就此词。或许正是眼前的这位美丽的官妓让叶梦得想起了深藏心中的初恋，于是便有了这么一首纤丽而豪宕的情词。可是官妓竟匆匆离去了，居然也不为叶梦得唱一下这首自己求来的新词！

叶梦得（1077—1148），字少蕴，苏州吴县人。宋代政治家、学者、词人。

^[1]渐暖霭：天气逐渐变暖。

^[2]遽（jù）如许：如此强烈。遽，急迫。

^[3]葡萄涨绿：江水新涨，泛起青葡萄般的颜色。

^[4]容与：徘徊。

^[5]金缕：《金缕曲》，古曲名。宋代亦用作《贺新郎》词调别名，甚为流行。

八声甘州

寿阳楼八公山作

叶梦得

故都迷岸草，望长淮、依然绕孤城。^[1]想乌衣年少，芝兰秀发，戈戟云横。^[2]坐看骄兵南渡，沸浪骇奔鲸。转盼东流水，一顾功成。

千载八公山下，尚断崖草木，遥拥峥嵘。^[3]漫云涛吞吐，无处问豪英。信劳生、空成今古，笑我来、何事怆遗情。东山老，可堪岁晚，独听桓筝。^[4]

【赏析】

南宋高宗绍兴初年，叶梦得曾两次担任江东安抚大使、兼知建康府，负责筹措抗金粮饷与防备建设。这两次的任职时间都很短，很快受到弹劾而落职乡居。此刻他来到寿阳（今安徽寿县）视察前线，应当已经知道朝中恶劣的政治生态，故而心情非常沉闷。

寿阳是淝水之战的古战场，东晋的谢氏英豪在这里击退了前来侵犯的八十万前秦大军，拯救了摇摇欲坠的汉家政权，立下了不世功勋。此刻，宋王朝也面临着相同的危机，北方的金兵咄咄逼人，已经攻占了中原大地，正对江南虎视眈眈。苏州人叶梦得收复中原的愿望或许不是那么强烈，但是像王谢子弟那样保卫江南家乡，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叶梦得一反徽宗朝时悠闲自适的为官状态，在江东安抚大使任上努力进取，期待自己可以击退金兵南下的攻势，成就又一番江淮功勋。

此刻八公山的形势依然险峻，仍旧是抗击敌军的好战场，可是叶梦得似乎并不受流寓江南的皇帝赵构信任。尽管宋高宗在登基第二年就授予他尚书左丞（副宰相）的高位，而且还予以建康行宫留守的重任，但他却并没有实际的兵权，根本无法一展江防大志。其实，在这个时候，南宋的军权主要掌握在张俊、韩世忠、岳飞等大将手中，高宗自己也并未有效地掌控军队，何况叶梦得这一介文臣呢？尽管如此，叶梦得还必须应对文臣之间永恒的党争以及来自君王的猜忌，他其实很难有什么作为，于是他觉得自己如谢安、桓伊那样凄凉也就很自然了。不过谢安、桓伊毕竟已经立下了淝水功业，就算受到君王的猜忌，但人生已经足够满足。可他叶梦得却是处于一事无成的状态，显然要流下比那两位更多的泪水。

不过宋金双方很快就签订了和议，叶梦得也没有机会去筹措防务，击退敌寇了。他又回到建成于北宋的湖州华丽别墅中，过起著书吟咏，赏花玩石，乐享太平的风流生活了。

^[1]故都：指东晋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

^[2]乌衣年少：东晋时王谢等名族聚居于南京秦淮河畔的乌衣巷，时人称其子弟为乌衣诸郎。谢氏家族的谢玄、谢石等人在年轻的时候于淝水战场击退前秦大军，立下不世功业，叶梦得所指即这些谢家子弟。芝兰：谢玄用芝兰为喻，赞许家族中的晚辈。

^[3]八公山：在安徽淝水东北，传说曾有淮南八公在此炼丹。淝水之战时，谢玄、谢石设阵地于此。

^[4]东山：谢安早年隐居之处，即代指谢安。桓筝：东晋大将军桓伊善吹笛弹筝，在淝水之战亦立下重大功勋，与淝水之战总指挥谢安一同被东晋孝武帝猜忌。某次孝武帝召桓伊、谢安宴饮，命桓伊吹笛，桓伊演奏完毕后又弹筝一曲，自歌《怨诗》，诗云：“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谢安听之，泪湿襟袖。

万俟咏

长相思

雨

万俟咏

一声声，一更更。窗外芭蕉窗里灯，此时无限情。
梦难成，恨难平。不道愁人不喜听，空阶滴到明。

【赏析】

孤灯听雨，是最幽微的落寞与惆怅。因雨不能出门，因雨无法欢会，只能独坐窗前，听雨点打在芭蕉叶上、青石阶前，感受着时间的凝固与流动，人生的种种影像浮现在眼前，牵扯出无限的思绪。

人生有梦，梦却难成。人生长恨，恨总难平。没有什么人喜欢独自听雨，因为随着雨声在眼前心头晃动的，总是难以消解的伤痛。但是雨却不管这些，它只是在那里一直下，处处都是它的声音，让人躲也躲不掉。

自然风物当然并不会愁，愁的只是人自己。忧愁不因其而生，不因其而逝，尽管会加重人的惆怅，但好在，它们也不懂人间的移情与推诿，还是会一直于此陪伴着你我。

万俟（mò qí）咏（生卒年不详），字雅言，自号词隐、大梁词隐。两宋之际词人。

木兰花慢

万俟咏

恨莺花渐老，但芳草、绿汀洲。纵岫壁千寻，榆钱万叠，难买春留。^[1]梅花向来始别，又匆匆、结子满枝头。门外垂杨岸侧，画桥谁系兰舟。

悠悠。岁月如流。叹水覆、杳难收。凭画阑，往往抬头举眼，都是春愁。东风晚来更恶，怕飞红、拍絮入书楼。双燕归来问我，怎生不上帘钩。^[2]

【赏析】

春已逝去，再怎么遗恨也是徒劳，只能无助地看着莺花老去，草满汀洲。人间的离别也是如此，有时候纵有万贯之富，也阻止不了斯人的离去。但转念想来，是否只有自己在单方面地惆怅？梅花虽然早就凋谢了，但现今已然长叶结果，换作了另一番模样，一如斯人远去之后，自会在那里结婚生子，过上新的幸福生活。如此，惆怅其实也就无处依凭了。

道理大家都懂，但情感总会控制不住地倾泻，不管过去了多少时间，当年的遗憾还是会时不时地涌在心头，特别是春色将阑，柳絮满城的时候。俗话说眼不见心不烦，不如就这样一直放下窗前的珠帘，遮住窗外无边的春色，自己的情思也就不会被惹动了。然而越是害怕，越是逃避，就越是躲不过去。词的结尾别出心裁地让两只燕子钻进了帘幕，还在那里问着屋内的人，你为何不用帘钩把珠帘挂起呢？

这当然是明知故问，不仅又一次反衬着人间的孤单，更道出了其实是不情愿割舍掉这场内心的痛苦。

^[1]岫壁千寻：岫壁，山崖。千寻，古以八尺为一寻，千寻即形容极高或极长。

^[2]怎生：怎么。

朱敦儒

鹧鸪天

西都作^[1]

朱敦儒

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分付与疏狂。^[2]曾批给雨支风券，累上留云借月章。
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

【赏析】

朱敦儒的精神世界与两宋士大夫积极进取的主流颇为不同，他平日里以清高自许，并不在意仕宦功名，也没有治国平天下的追求。在北宋末年的承平岁月里，家境富裕的他在洛阳过着纵酒逍遥，自在观花的生活。洛阳城耆旧荟萃，朱敦儒也与众多致仕名臣交往欢游，他们非常赏识朱敦儒的学识与品性，故而屡次向朝廷举荐。但朱敦儒总是拒绝大臣与朝廷的美意，说自己的个性类似山中麋鹿，只对闲旷的生活感到快乐，并不祈求能获得什么官爵，还是选择回到洛阳过着清闲浪漫的生活。这首词便是他在又一次拒绝朝廷征召后的自我陈述。

敢于与世俗背道而行的人确实具备清疏个性，但朱敦儒的自述则更为狂放。他并不在意俗世的富贵，因为人间的侯王早已由血缘安排好，自己根本不可能厕身其间。但是在清都的山水中，他却可以自由地成为国王，按照自己的意志管理着风云雨月，更可以纵情地安排自己的内心，这便让自己获得了最宝贵的财富——自由。

尽情写诗，纵情喝酒，头插梅花，醉卧洛阳，这是类似六朝名士的疏狂与风流，同样也是向往自由的结果，是自由带给生命的蓬勃绽放。每一个人心中其实都有一场自由不羁的梦，自由也是人心中最强烈的渴望。但因为种种原因，大多数人并不敢肆意挥洒，而是将她深深埋藏，因为总有这样那样的顾虑，早已将我们的自由束缚起来。于是大声地呼喊自由，无所顾虑地拥抱自由，需要的是勇气，也需要幸运，朱敦儒便是这么一位幸运之人。

朱敦儒（1081—1159），字希真，洛阳人。建炎南渡后居浙江嘉兴，两宋之际词人。

^[1]西都：即洛阳，北宋时为西京，故名。

^[2]清都：传说中天帝居住的地方。

朝中措

朱敦儒

先生筇杖是生涯。^[1]挑月更担花。把住都无憎爱，放行总是烟霞。
飘然携去，旗亭问酒，萧寺寻茶。恰似黄鹂无定，不知飞到谁家。

【赏析】

人生于世，有些东西会最为珍视，它们承载着自己的光荣与梦想，展示着自己最核心的生命价值。它们的存在，使自己的一生充满意义，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会因为它们而不觉得时光虚度，不知在某一瞬间，它们已成为自我生命的象征物。

这些东西往往与财富无关，展示的是人超越物质的精神追求。也正是这样的精神寄托，才能帮助人走过一场又一场的艰难苦恨。苏轼便曾写过这样的句子：“春来濯濯江边柳，秋后离离湖上花。不羨千金买歌舞，一篇珠玉是生涯。”历经宦海浮沉，尝遍坎坷艰辛的苏轼，最终将自己的生命投放在篇篇如珠玉般美好的诗文上。事实也正是如此，让苏轼得以传名后世的不是他的官职，也不是他的政治成就，而是他的作品，他的生命在这些作品中历经千年，依然鲜活不已。

朱敦儒显然深受苏轼诗句的影响，此刻的他已近人生暮年，早年在洛阳的自在逍遥早已云散，靖康之难先予以了他离乡南渡的苦痛，然后又使他不得不放弃原先疏狂自由的性格，在南宋政权出仕为官。然而他又阴差阳错地站进了奸相秦桧的团队，以至于在秦桧死后，他招致众多士大夫的耻笑与责骂，连重回疏狂闲放也不行了。于是他对人生还能有怎样的期待呢？不如将自己的生命就凝聚在这根筇杖上吧，这里有早年醉心的花月，还有最为珍视的自由。但是此刻毕竟与当年不一样了，那时看的是洛阳花，喝的是东京酒，现在却只能浅尝村酒，山寺求茶。朱敦儒还是为晚景的落拓凄凉感到忧伤，更何况自己还是一只无家可归的漂泊黄莺。

一片旷达悠闲的背后，总是蕴含着绵绵不尽的忧愤与苦涩。

^[1]筇（qióng）杖：竹制手杖。

西江月

朱敦儒

世事短如春梦，人情薄似秋云。不须计较苦劳心，万事原来有命。
幸遇三杯酒好，况逢一朵花新。片时欢笑且相亲，明日阴晴未定。

【赏析】

人总有趋炎附势的功利一面，富贵发达时，身边自然不缺溜须拍马之徒；失势潦倒后，那些朋友瞬间无影无踪，不知道又去攀附哪一位新的权贵了。相互之间的情感究竟能有多牢固，也许只能知道自己的程度，其他都得靠猜测与信任吧。尽管这是世间常情，但一个人得需要经历过怎样的坎坷，才能说出如此惨淡而决绝的话语？词人似乎已经不相信世间还存在着真情，身边已无令他可信之人，他已经失去了相信未来的勇气，从而将一切的悲愤与酸痛都归结于命运之神，他认命了。

认命之后，人还能以怎样的姿态存在于世？或许只有及时行乐一途了吧。三杯酒好，一朵花新，一组尖巧而浅淡的对句，似乎说明词人对幸福与快乐的要求已经不能再低，他应该已经从上阕的苦痛中消解出来，用心体察着每一寸细微处传递出的生命欢娱。然而末了又来了一句“阴晴未定”，就将所有的伪装撕破，若是真正淡然洒脱，又怎会在意未来的风雨？想到片时欢笑都值得珍惜，还是因为要规避捉摸无常的命运。

此刻的朱敦儒，早已没有了洛阳时期的自在风流，看似恬淡超然的背后，隐藏着的是繁华落去的颓唐。或许，晚年流落两广的他，始终后悔中年的这场出仕吧。

西江月

朱敦儒

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
青史几番春梦，黄泉多少奇才。不须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见在。^[1]

【赏析】

世事变化得太快，快到还未来得及记住她的容貌，便已匆匆消逝，换作了另一副姿态。心中早有筹备许久的方案，也不断模拟过多次，但真的临近实践，却会发现想象与准备的完全用不上，只能感叹一句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小时候也曾幻想过长大的样子，多少也做过一些英雄美梦，终于到了那个年纪，尽管或许过得也算幸福，但总是会与当初的幻想有着偏差。

美好的设想会是如此，恐惧的担心也是一样。过不去的坎已挂怀了好久，然而总不出现；散不掉的愁其实从未想过，却老是莫名而至。无论喜忧，人都不能沉浸在对未来的空想中，过好当下的每一天，或许是一种看似浅淡实际悠远的态度吧。

不必羡慕词人在上阕构建的花酒恣意，自由与拘束其实只是人一念之间的选择，只要随心而从，就能获得属于自己的深杯酒满，自在花开。

^[1]见在：即现在。

相见欢

朱敦儒

金陵城上西楼，倚清秋。万里夕阳垂地、大江流。
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1]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

【赏析】

金兵的入侵，击碎了朱敦儒醉插梅花的洛阳春梦，他和众多富贵人家一样，仓皇南逃，来到了一片陌生的江南。

终于渡过了长江，来到了古城金陵，暂时安全了些。于是他选择暂时停下脚步，登上江边的城楼，再眺望一下对岸的故乡。此刻正是深秋，肃杀的天气预示着战争的危机仍将继续，江边的夕阳，恰如坠落的北宋，殷红色的不是江水，而是中原军民正在流淌着的鲜血。

故乡在哪里，已被硝烟弥漫得看不见了，似乎也已经再没法回去。像自己这样的富贵人家子弟，面对汹汹侵略者，并无胆量与之搏杀，只能抱头鼠窜，毫无尊严可言。

既然如此，也就只能一任无助而软弱的清泪流淌，再多看看几眼中原，很快就得走下城楼，继续悲风中的逃难。被抛在身后的，是温暖的家园，是迷离的梦想，是自在的青春。

^[1]簪缨：簪，文官帽子上的束发簪子。缨，武将头盔上的流苏。簪缨合称，代指世代贵胄的家族。

李纲

苏武令

李纲

塞上风高，渔阳秋早。惆怅翠华音杳。驿使空驰，征鸿归尽，不寄双龙消耗。^[1]念白衣、金殿除恩，归黄阁、未成图报。^[2]

谁信我、致主丹衷，伤时多故，未作救民方召。调鼎为霖，登坛作将，燕然即须平扫。^[3]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4]

【赏析】

李纲在两宋之际是一位坚定的主战派，也很有文韬武略。在金兵南侵伊始，他就以兵部侍郎的身份担任开封城防司令，带领军民击退了金兵第一次进攻。但是宋钦宗似乎并不愿意将抵抗进行到底，他还幻想着与列祖列宗一样，通过和约赔款解决边境问题。于是大获全胜的李纲很快就被弹劾去职，宋廷开始向金人申请谈判。但是金人并没有和谈的打算，他们休整之后，便卷土重来，第二次攻打开封。这一次，没有李纲等大臣力挽狂澜，开封城破，中原沦丧，徽钦二帝被掳去到北国。

在这样的时局下，草草登基的高宗赵构为收民心，马上任命李纲为相，请他主持军国大事。李纲到任后殚精竭虑，一面重整朝纲，一面组织抗金，希望迅速恢复中原，迎还二帝。但是高宗也对作战兴趣不大，他只想着完全放弃中原，逃到安全的江南去。深知高宗心思的大臣旋即鼓吹和议与南迁，这就与李纲苦心经营的作战计划格格不入。不仅是主和派大臣对李纲不满，一些主战派大臣也因各种原因排挤他，很快，李纲再次受到弹劾，被罢免了相职。此时，距他就任宰相，仅仅过了七十五天。

尽管如此，李纲并没有心灰意冷，也没有在山林间故作疏狂，收复中原、迎还二帝的渴望反倒更加强烈。他为何如此忠心？词中已经揭晓了答案。因为自己本来只是一介平民，所有的一切都是中举之后的君王赐予，所以抗金就是忠君，就是报恩，何况现在君王已经被俘虏到了北国，以忠臣良将期许的自己，更应该亲率大军，接回君王，重新整顿起大宋的江山。

李纲一味地强调忠君自是不必苛责的历史局限，但词中传递出的强烈悲愤则是千古壮志难酬的豪杰共同的伤心。李纲的愿望最终还是没有实现，但他至死不渝的奋斗精神却传递在代代豪杰之上，正是这种看似飞蛾扑火式的一往无前，撑起了我们这个民族的脊梁。

李纲（1083—1140），字伯纪，号梁溪先生，邵武（今属福建）人。两宋之际抗金名臣。

^[1]双龙：即指被金兵掳去北方的宋徽宗与宋钦宗。

^[2]黄阁：宋朝宰相的官署。

^[3]调鼎：比喻官员治理民众。

^[4]奉迎天表：接回徽钦二帝。

李清照

南歌子

李清照

天上星河转，人间帘幕垂。凉生枕簟泪痕滋。起解罗衣聊问、夜何其。
翠贴莲蓬小，金销藕叶稀。^[1]旧时天气旧时衣。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

【赏析】

天上星河一直都在转动，变化无时无刻不在发生。一夜之间，星辰有起有落；四季交替，各有位居主导的星宿；如若将时间拉得更长一些，星辰的位置与格局也会发生改变。现代天文学已经发现，若干年后，那永居北方的北极星会让出位置，织女星将取而代之，不再与牵牛隔河相望。而北斗七星也会散去，令人心动的勺子终将不再闪烁于夜空。若真的到了那个时候，人间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还能有帘幕低垂的安宁与静好吗？

一般而言，宇宙星辰在诗词中往往是永恒的化身，用以反衬人生的有限，但是李清照却用寻常平淡的语句透露出没有什么绝对是绝对永恒的。一切都在运动，一切都将变化，最让人迷茫的就是此刻究竟身处哪一个时空。这个问题问天也没有用，因为天同样是短暂的存在，他也不了解自己，不知道答案，只有深沉苍茫的感慨。

宇宙星辰尚且如此，有限的人生又将怎样呢？于是最细微的变化就会触动起无尽的惆怅。情怀不再是，如何发现的？天气与衣服真的与旧时相比没有变化吗？当然不是。因为过片已经告诉了读者，衣服上的图案已经脱落，针脚已经褪色，没有任何旧家风物能完整保留，更何况虚幻缥缈的情怀呢？

不必执着这里的旧家情怀到底是什么，李清照对于永恒的超越理解使得词情如同宇宙星辰般广博，装得下家国之恨，装得下身世之感，装得下丧夫之痛，更装得下在时间流转间每一寸隐微的变化。

李清照（1084—约1155），号易安居士，济南人，宋代女词人。

^[1]翠贴：衣服上贴绿绣图案以装饰。金销：绣线上会裹以金箔，金销即指金箔脱落。

渔家傲

李清照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1]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
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2]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3]

【赏析】

天人问答，文学中最富浪漫力量的想象。人在面对自然的时候，除了会感到无助与渺小，还会产生征服的欲望与勇气。这种勇气源于对现实的不满足，也是执着追求心中理想的外化。这种精神始自屈原，他用楚地诗篇大声询问苍天，并同时给自己铺设了一条上下求索的道路。屈原《天问》中的一百七十三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回答，而他在《离骚》中构建的自我形象也没有正面回应天帝的问题，他只是在漫漫长路上前行，留给后人孤独凄凉但又坚定无悔的背影。

李清照接过了屈原的衣钵，也塑造了一个与天帝对话的形象，而且天帝问的就是当年向屈原发出的问题——你要去哪里？这当然是来自天地之主宰的蔑视，是在暗示人再怎么执着求索也无法抵达理想的彼岸。

与屈原不同，李清照在下阕正面回答了天帝的问题。显然她知道天帝问题的暗指，她此刻正在经历着理想难以实现的痛苦，这不仅在于前路漫漫，很难看到终点，更在于就算自己已经努力做到最好，但还会面临其他未知外力的干扰，使自己与理想还是相去甚远。比如此刻的自己已经能够自由挥洒出惊人诗句，但或许是因为性别，或许是因为权势，她的才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

但是李清照是一位执拗的女子，她的生活经历足以表明，她从不愿意向命运低头。面对来自天帝的嘲讽，面对自己正在承受的无奈，她仍然高昂着身躯，还是坚定地回答出想要前往的地方，就是天帝认为她到不了的理想与成功。

历来论者都为这首近似苏辛的豪壮之词而惊异，但其实真的没什么值得奇怪的，李清照本就不是一位柔弱无力的女子，良好的教育，贵家的生活，其实早就为她的个性打上了恢宏而雄奇的底色。

^[1]云涛：海涛。

^[2]谩有：空有。

^[3]三山：指蓬莱、方丈、瀛洲，传说中神仙居住的海上三座仙山。

如梦令

李清照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赏析】

哪些青春故事总会被愉快回忆？应该有悠然自在的玩乐，纵横轻狂的闲谈，笑靥如花的眷侣，放纵不羁的闯荡……当然，还会有一些不知所措的小冒失。

这种时候往往发生在欢快时光之后，比如词中人这样，刚刚结束了一次醉酒泛舟，兴奋还未完全散去，尽管自己说兴尽了，但手脚却还沉浸在欢快的惯性中，一下子难以切换到冷静的归家状态，于是便在荷花荡中迷路了。这显然是年轻人不稳重的表现，而接下来更是属于年轻的反应，酒虽然已经醒了，但却始终不知所措，只是着急地喊着怎么办怎么办，把沙洲上的鸥鹭惊得四散飞起，也没想到要先冷静下来，仔细分析此刻的困局。

年轻就是如此，连莽撞冒失都那么可爱。记忆中的场景总是一片鲜艳的色彩，无论何时都充满浪漫气息。多年之后的再次回想，应当会露出一丝尴尬的微笑吧。

如梦令

李清照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赏析】

开在不同时段的春花在诗词中有着不一样的意蕴，比如凌寒开放的梅花预示春归大地，春夏之际的茶蘼则意味着春将离去。海棠则是春光正好时候的花朵，开放在春分前后，正是群芳斗艳之时。

所以卷帘的小丫头并不会想到海棠也会勾起浓郁的春思，何况昨晚的风雨并不算太恶，还是一幅好春光，哪里会有绿肥红瘦那么微妙的衰象呢？只能说你们大人的世界真可怕！

小姐对于花叶变化的幽微体认与昨晚的醉酒密切相关。此刻的她正处于最美好的年华，如海棠般娇艳，如海棠般得时，但心中还有难以言说的惆怅。这惆怅究竟是什么？可以是纯洁的相思，也可以是忧虑青春飞速的流逝，总之是长大后逐渐生起的烦恼。

凤凰台上忆吹箫

李清照

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1]任宝奁尘满，^[2]日上帘钩。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

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

【赏析】

一般的词人写怨女思人，往往将哀怨的女子安置在艳阳春日空间里，先不说她是为情而苦，只是面对着落花风雨感伤春逝，然后再悠悠地带出真正挂怀的远方游子。但李清照并没有这样做，在开篇以传统笔调描写了几句女子慵懒起床后，就直接点破女子的惆怅是因为离别与相思。或许犹觉力度不够，又在上阕的煞尾以“新来瘦”三字再次强调情缘，非醉酒，不悲秋，只因苦别离，人才瘦。这样的变化，其实是用朴拙的文字手段把情感表达得更为沉重。而且秋天本是与悲伤男子相匹配的季节，李清照却将这位哀伤的女子置于其间，无处不显示她在构思方面的尖新。

下阕继续施展看似朴拙的文字手段，稍稍灵活使用了曲词中的叠字、顶真等修辞，使得全词的风格更加清疏。文字的特征并未导致内容跟着枯淡起来，李清照非常恰当地在下阕用了刘晨阮肇与萧史弄玉的两个典故，为词作增加了典重感。而且“楼前流水”一句更有一些哲思与理趣。流水本是无情的，但在词中好像懂一些人间情感，因为它为这位终日凝眸的女子投来了一些挂念。但其后李清照笔锋又一转，还是感叹起了流水的无情。女子的凝眸再次没有盼回思念的情人，却注意到门前流水对她的关注。可是流水的关注又有什么用呢？流水并不能让他瞬间回来，流水也不能真正理解内心的忧愁，但除了无用的流水外，又还有谁挂牵着落寞惆怅的自己呢？新愁也就自然而生了。

“从今又添，一段新愁”，恰似流水的句子，道出了似水的哀愁。这惆怅顺水而去，又顺水而来，日复一日地翻滚新添，就这样无穷无尽。

^[1]金猊：金属制成的狻猊造型的香炉。

^[2]宝奁（lián）：华贵的梳妆镜匣。

一剪梅

李清照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赏析】

李清照总爱在她的词里描写泛舟，这应该是有些自我生活影像的投射，她的少女时代应该最为喜爱这项户外活动。但是也不必将易安词中每一位泛舟女子都当作她自己，有时也可以是一个虚拟的文学形象，不过这也为李清照提供了一个有别传统的新颖构思。

比如这首词里，面对着秋风渐起，荷花凋零，词中的女性往往要么独凭栏杆，要么沉沉睡去，但李清照偏偏要让她去泛舟，让她在泛舟的时候举头见到南飞的大雁，让她一直划到月上西楼的时候。这不啻是一种暗示：人生便像是一场行舟，默默地行驶在生命的江河上，看着眼前景物来来去去、起起落落之后，便也到了行将衰老的时候。于是泛舟行为给词中的女性形象也添上了流逝之感，但却与大雁、月亮不同，人的运动并非年复一年的轮回。

于是过片那句也就顺理成章，飘零流去的并不只是花与水，还有舟上的人，年华就在日日泛舟的等待中老去了。好在对方与自己心意相通，也在远方像我一样思念着自己，这或许是愁苦中的一丝慰藉，于是紧锁的眉头稍稍舒展开来。但这番慰藉并不能持续多长时间，愁绪在心间是难以消却的，眉头刚刚舒展，新愁就又在心底涌动。

醉花阴

李清照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1]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似黄花瘦。

【赏析】

寂寞中的人往往百无聊赖，无所事事间会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如果心中有愁有牵挂，那么消磨时光的娱乐活动也无心去做，也就更加感到白昼的漫长，总是挨不到可以昏睡的夜晚，于是就嗔怪起来。这种情绪在词中非常常见，但往往出现在白昼越来越长的春日。李清照又将之放在秋日，未免有些无理。重阳节的时候白昼早已比黑夜短了，怎么还会责怪日头的漫长？但转念想来，如果在此时仍觉得白日漫长，那愁得有多重？看似无理的转换，其实带有深沉的理趣。

李清照并非不知道这一层，她在下文还是选择应景的夜色铺衬寂寞。但还是忍不住地做一些妙思的变换。重阳节是团聚的日子，这位独饮愁酒的词中人一定有什么故事。词情看似要往传统的相思发展了，但却被“东篱”二字拉了回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的形象陡然出现，使得词中人感受到的寂寞超越了简单的男女相思，触及了生命在宇宙间的永恒孤独，那是内心热烈渴望的无人理解又希望有人理解的矛盾痛苦。

这样最后一句“人似黄花瘦”也就有了落脚点，秋日的菊花是孤独的，但它的凌寒开放却又是一种坚持。它或许希望得到人的理解，但鲜有理会，只有西风不断吹拂，吹瘦了它的容颜。但菊花仍然在那里傲霜，就算枯萎，也不凋落枝头。一如人生尽管寂寞，但还是有一些应该坚持下去的东西，没有必要因为俗众的看法而改变本真的自己。

至少在元朝的时候，开始流传起这么一个故事：李清照把这首词寄给丈夫赵明诚，赵明诚看后很是欣赏，居然产生一较高下的念头。于是他把自己关在房子里，不吃不睡三天，一口气写了五十首作品，然后把李清照这首词混在其中拿给友人陆德夫品评。陆德夫看后说其中只有一句独佳，便是“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似黄花瘦”。这个故事当然还是后人瞎编的，大学者赵明诚应该不会在乎自己填词水准的高低，但故事中却能看到这句词无论何世，都有动人心魄的力量。

^[1]瑞脑：龙脑香树制成的香料。

永遇乐

李清照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1]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

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2]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赏析】

元宵节是宋人一年一度的狂欢。满城灯火象征着盛世的繁华，纵情欢娱的男女其实是在享受太平时日下难得的自由，于是玩耍得格外疯狂。当繁华散场，往事不再，每年的这场夜间欢游也就会成为关于承平的记忆与象征。

南渡之后，中原沦丧，开封不再繁华，可是江南大地的夜空依然辉煌，特别是杭州，黯然熄灭的开封灯火在这里重新点亮。因为皇帝还是那个赵家，大宋还是那个大宋，尽管暂时驻蹕到了杭州，但是元宵灯火依然要有，这可以告诉世人皇权的正统，更可以向中外展示半壁江山的太平依旧。

对于江南人氏来说，可以观赏到先前不曾有过的灯火，未免不是一件幸福。他们面对元夕，真的很难有所谓的梦华之感，这种心态也只有南渡北人才能深切体认。实际上，刚刚安定下来的南宋政权，并无力量组织起开封那样的豪奢灯会，从金国放还的宋高宗生母韦太后，在来到临安后就曾向高宗抱怨过宫中的灯烛远不如当年明亮。那么在开封元夕狂欢过的南渡北人，又怎么会将临安的草草灯节放在眼里呢？

孟元老将这种心态凝聚为笔记《东京梦华录》，李清照则将之抒发于词，都有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滋味。在这些南渡北人看来，此刻的欢娱不仅不复昔年之盛，而且也并不属于他们，就算勉强出游，也体认不到欢乐。他们的元夕已经和中原故土一样，被永远地尘封在了江北，看到相似的风景，只能勾起对故国与往事的感伤。那真的不如就坐在家中，听着别人享受他们的欢乐，沉浸在往日的时光中，那里有自己的欢乐，有自在的青春。

^[1]次第：转眼。

^[2]中州盛日：中州，中原。此句即云北宋太平繁华之时。三五：十五。即正月十五元宵节。

武陵春
春晚

李清照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1]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赏析】

李清照晚年流寓浙江金华，也就是词中提到的双溪所在之地。浙江山水虽然清丽，但与她的家乡济南终究差异太大，很难说能见到什么相同的风景，勾起物是人非的情绪。但李清照往往不会拘泥于具体的一事一物，而是用心观照更高境界的宇宙，展现伟大文学家的深沉与博大。无论是山东还是浙江，都会面临风住尘香花已尽的春归，放之四海，哪里都留不住人间的美好，这便是物是。

人非同样深沉复杂，并不仅仅指的是丈夫赵明诚的逝去，还有远离家乡后身边路人过客的改变。此刻的李清照已经是五十多岁的老阿姨，镜子里面的容貌尽管端庄秀丽，但与年轻时候的样子还是相去甚远，何况又经历了一场改嫁与离婚，这当然也是一种人非。

在这样的人事碰撞下，愁绪当然无比浓重了。李清照似乎还保持着一颗少女心，还想着与溪亭日暮时那样自在泛舟，物是人非的力量就在此时迸发出来，金华的独木舟载不动增添了半生愁绪的她。此刻人已成非，船也成非，异乡的小舟怎么会懂一颗漂泊于此的浪子之心？

^[1]双溪：在今浙江金华，李清照晚年居住之所。

声声慢

李清照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1]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晓来风急。^[2]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3]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4]

【赏析】

这应该是李清照最负盛名的词作。起句连用十四叠字的雄奇就已吸引了历代评论家的关注，而全篇啾齿叮咛的声调，通俗浅近的文字，凄切迷离的词情，以“黑”字押韵的险崛，无不令读者神迷魂牵。可以看出，这是经过惨淡经营的构思，但技巧的雕琢并不影响作品的感人，这就不仅需要过人的才力，还得贯注浓郁的真情。

显然词人在将自己的种种身世哀愁都全部熔铸在词中，才会涂抹出这样的绝唱。亡国伤痛，背井离乡，丈夫离世，收藏零散，再嫁风波，孤独晚年……只要其中的一项就足以将人弄得憔悴不堪，何况一番接着一番的冲击？于是词人一直在寻觅，寻觅一个能够摆脱愁苦的方法。但她试了一次又一次，似乎很难成功。

但她不甘心，还是在苦苦寻觅，甚至不惜花费一整天的工夫。但她最终得到了什么呢？乍暖还寒，晓来风急，旧雁过眼，满地黄花，独守窗前，梧桐细雨……每一个场景都充满着无尽忧愁，是每一次寻觅失败后的冷清凄惨。或许改嫁张汝舟也是一种尝试吧，但却将她推进了另一道痛苦的深渊。到头来，还是只有自己在这里无助悲戚，感叹越寻越重的哀愁。

^[1]将息：调养休息。

^[2]晓来：大部分的版本皆作“晚来”，但根据词意，当是描绘词中女性从早到晚的忧伤过程，故此处应当作“晓来”更好。

^[3]怎生得黑：怎样才能熬到天黑。

^[4]这次第：这样的光景。

摊破浣溪沙

李清照

病起萧萧两鬓华，卧看残月上窗纱。豆蔻连梢煎熟水，莫分茶。^[1]
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佳。终日向人多酝藉，木犀花。^[2]

【赏析】

大病初愈，自是心情愉悦之时，就算原本已经稀疏的鬓角又因病添了不少白发，那也不是什么伤感的事情，因为生命正在渐渐恢复，当下的苦痛都是会散去的，又可以期待美好的未来。

在这样的心情下，容易勾起伤感的自然物象也不再恼人。残月上窗纱，这是接近黎明的时辰，但并不意味着失眠了一夜，而是自然醒来。既然醒了，正好煎汤煮药，不必故作姿态地斟杯分茶，就这样牛饮下去，或许好得更快，还能回味一下豆蔻年华时的洒脱，多好。

恢复还是需要时间的，但有诗书的陪伴，心情也就不会变差，更不会觉得无聊，就是碰见凄凉的秋雨，想来也没有那么惨淡，反倒别有一番风趣。人生还是要有希望的吧。风景始终是那样的风景，变换的只是看风景的心情。

^[1]熟水：用草药煎制的香汤。分茶：用茶匙将茶壶中的茶分别注入杯中，供多人饮用。

^[2]酝藉：含蓄而不外露的样子。木犀花：桂花。

吕本中

采桑子

吕本中

恨君不似江楼月，南北东西。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

恨君却似江楼月，暂满还亏。暂满还亏，待得团团是几时。^[1]

【赏析】

人确实是一种很奇妙的动物，尤其是对心上之人的期待，似乎总是难以满足，甚至还会出现这样矛盾的心理：一开始，迫切希望对方跟月亮一样，因为月亮可以陪着自己到南北东西任何的地方；然而转念一想，还是不要和月亮那样吧，因为月亮总是在缺缺圆圆，那么你我就会分分合合，终究遇不着永远的团圆。

这样一来，对方究竟该如何是好呢？似乎怎么做都无法顺心。词中人似乎有些不讲道理，但是家里不是讲道理的地方，夫妻之间的真挚情感本身就无法用道理来理解。两地分居，总归是有生活上的无奈，这个道理双方都懂，但情绪总是要发泄出来，看似无理的取闹也并不会招来埋怨，毕竟团圆是你我共同的心愿。

吕本中（1084—1145），字居仁，世称东莱先生，寿州（今安徽凤台）人。南宋理学家，诗人。

^[1]团团：圆圆的样子。

南歌子

吕本中

驿路侵斜月，溪桥度晓霜。短篱残菊一枝黄。正是乱山深处、过重阳。
旅枕元无梦，寒更每自长。只言江左好风光。不道中原归思、转凄凉。

【赏析】

吕本中的家乡安徽寿州，虽然未在靖康之际沦陷，但却从安定的内地变成了边防前线，使得他也不得不离家南下，过上南渡北人的漂泊生活。

到了宋代，江南已经是中原人非常向往的地方。这里有清丽的山水，繁庶的经济，博雅的文化，可以供他们一展文思，更可以成为一处悠然的退居之所。

现在吕本中终于来到了向往中的江南，但却高兴不起来，因为这不是他期待中的与江南见面的样子。理想的实现居然付出的是中原沦丧、背井离乡的代价，未免有些荒唐，命运总是这样让人捉摸不透，又哭笑不得。

不过并不是大多数人都有吕本中的心态，江南人氏自然还会夸耀自己的家乡，就是许多南渡北人，也无法体认吕本中的凄凉一转，只是一味沉醉在江南美好风光之间，忘记了故国的沉沦，褪去了中原的归思。在南宋孝宗淳熙年间，临安的一位士人在酒店墙壁上题了这么一首诗：“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其实，早在五十年前的南渡之初，就已经埋下不思恢复的种子，不能不让人唏嘘感慨。

向子諲

阮郎归

绍兴乙卯大雪行鄱阳道中^[1]

向子諲

江南江北雪漫漫，遥知易水寒。^[2]同云深处望三关，断肠山又山。^[3]

天可老，海能翻，消除此恨难。频闻遣使问平安，几时鸾辂还。^[4]

【赏析】

向子諲是江西人，他在北宋的时候就在家乡芄林建了一座别墅，与大诗人黄庭坚的外甥徐俯邻近，也就拜徐俯为师，学习写诗，过着诗酒风流的自在生活。靖康之难爆发后，战火没有烧到他的庄园，很多像他这样的南方士人依然继续着升平年代的生活方式，并不顾虑外界的指责。

向子諲却与这些人完全不同，他本就跟李纲关系密切，国难一起，便积极投身于恢复事业。尽管李纲很快罢相，他也受到牵连落职，但当朝廷突然重新起用他为潭州（今湖南长沙）知州时，依然马上赴任。当时的潭州，正是金人兵锋所指，而向子諲到任不久，金人便兵临城下。一介书生向子諲，身先士卒地率领潭州军民与金兵奋战八日，甚至还与金兵巷战肉搏，尽管最终未能守住潭州，但忠义之烈，诚可想见。

于是也就不奇怪过惯吟风弄月的他能够写出这首壮烈忠愤的词作，将心中的家国痛恨寄托在对于君王的牵挂上。在道学逐渐兴起的南宋，天地君亲师的敬畏体系已经建立，帝王在士大夫心中是与天地同等的存在。那么皇帝被外敌掳去了遥远的北国，对于向子諲来说，当然是人生最重的打击，天荒地老最多与之相当，根本无法让其平复心中的巨恨。

向子諲（yīn）（1085—1152），字伯恭，号芄林居士，临江清江县（今江西樟树）人，南宋文学家。

^[1]绍兴乙卯：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

^[2]易水：在今河北省境内，战国燕太子丹于此为荆轲送行，行刺秦王嬴政。此处借指宋徽宗、宋钦宗被掳之地。

^[3]同云：彤云，下雪前密布的阴云。三关：淤口关、益津关、瓦桥关，皆在今河北，乃北宋与辽的国境。

^[4]鸾辂（lù）：天子王侯所乘之车。

秦楼月

向子諲

芳菲歇，故园目断伤心切。伤心切，无边烟水，无穷山色。
可堪更近乾龙节，眼中泪尽空啼血。^[1]空啼血，子规声外，晓风残月。^[2]

【赏析】

乾龙节是宋钦宗赵桓的生日，尽管存在将帝王的生日设为节日的传统，但钦宗登基的时候正值金兵围城，父亲徽宗赵佶仓皇让位南逃，正应带领军民奋勇抗敌，并不是设立庆祝大节的升平之时。

或许徽宗统治下的繁庶开封让北宋人太滋润了，他们总想着金兵的南侵是次偶然，还可以继续醉梦于温柔富贵乡中。于是当李纲、种师道击退金兵第一次围城之后，太宰徐处仁在钦宗生日当天，也就是靖康元年（1126）四月十三日，奏请将这一天设立为乾龙节，既为天子祝寿，亦可扬大宋国威。

但是同年九月，金兵便卷土重来。这一次北宋无法重现数月前的胜利，开封于闰十一月丙辰（1127年1月9日）沦陷，赵桓和他父亲一同成了俘虏，乾龙节还未举行过一次，便退出了历史舞台。

历史就是这样冷酷，以至于后人很难理解当时人们的一些作为，只能为之惋惜慨叹。但同样的一段历史，却又能帮助后人理解时人的情愫，比如向子諲为何在临近乾龙节的时候，写下如此血泪深恨的词句。

^[1]乾龙节：宋钦宗赵桓的生日。

^[2]子规：杜鹃鸟。

陈与义

临江仙

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1]

陈与义

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赏析】

劫后余生，有时会感到心有余悸，以这样的心态回忆当年，不会慷慨激昂，也不会撕心裂肺，只有这般平和深沉的样子。

二十年前，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候。国家正值升平，洛阳一片繁华，青春年少的自己恰逢群英荟萃的宴会，真可谓良辰、美景、赏心、乐事齐聚一身。快乐的时候，人是很难理解当下的可贵与短暂，也就不知道珍惜。尽管月光静静地随水而去，但在座的每一位都没有注意月光的预示，没有料到如此美好很快便将遭受毁灭，只是在杏花疏影间悠悠吹笛，随着自己的兴致，欢娱到天明。这真是神仙般的逍遥浪漫，怪不得陈与义的好友朱敦儒会以此鄙薄仕宦生活。

二十年后，剧变的余波也已渐次平息，不再有漂泊时的凄惨泪水，不再有历经生死的彻骨伤痛，只是淡淡地说一句此身虽在，已然蕴含着当年豪英水逝云飞的事实，怎不让己心惊？登上小阁，雨后新晴，月亮又出现在夜空。此刻终于明白当年长沟流月的深意，但又有什么用呢？月光见证过太多回世事沧桑与人间悔恨，总是在静静地提醒后人不要重蹈覆辙，到头来仍然拯救不了天下苍生，有些痛，非得自己经历后才能领悟。

渔船上的咏唱又在这三更时分悠悠传来，诉说着无数英雄成空的故事。但英雄早已成为过往，歌声中的主角，只能是听者自己。

陈与义（1090—1138），字去非，号简斋，河南洛阳人。两宋之际诗人，亦工于填词。

^[1]洛中：洛阳。

张元干

贺新郎

送胡邦衡谪新州^[1]

张元干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2]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3]聚万落、千村狐兔。^[4]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如许。更南浦，送君去。^[5]

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6]

【赏析】

胡铨是南宋初年坚定的主战派。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南宋与金草订和议，胡铨就上书请斩秦桧，以阻和议。尽管这次和议最终没有实现，但胡铨还是被贬为福州签判。四年之后，宋金双方终于成功签订和议，胡铨也在这一年再次遭贬，被除名编管于新州（今广东新兴）。由于秦桧此刻已登上权力巅峰，所以亲友大多不敢前来为胡铨送行，以免受到牵连。但总有那么几个铮铮铁骨的硬汉，他们不屈服于权势，只遵从内心的正义，张元干便是其中之一。

这首送别词没有传统的儿女娇态，上来就点破自己与胡铨的深情厚谊是建立在恢复中原的共同理想上的。在一段中原沦丧的铺陈后，点出了此刻国家满是狐兔奔走。这狐兔不仅指的是霸占家园的侵略者，很可能还暗指当权的投降派，也就是秦桧，不平之气也就暗地引出了下文对于天意人情的追问。但追问是问不出答案的，就像他们怎么也不理解为何皇家放弃沦丧的中原，于是只能无奈地将思绪回到当下的送别。

下阕即围绕送别展开。前两韵描述送别当下的情境，是与双方心境相同的苍茫；接下来三韵设想别后情境，述两人云山万里，难通音信，抒发知音难觅的惆怅；末两韵又回到当下，言莫问前路，且尽离杯之意，多少感慨无奈，也都在杯中曲里了。

尽管这首词慷慨磊落，振奋人心，但在秦桧看来还是太刺眼了。他很快对那些敢于送别胡铨的人展开报复，据说一起送行的诗人王庭珪就被判充军，张元干也被押赴大理寺，革去仕宦功名。但词人应该早已料到这样的结局，所以并不害怕，也不后悔。

张元干（1091—约1170），字仲宗，号芦川居士，晚年自称芦川老隐。长乐（今属福建）人。南宋词人。

^[1]胡邦衡：胡铨（1102—1180），字邦衡，南宋主战派名臣。新州：今广东新兴县。

^[2]离黍：离，排列成行的样子。离黍即指丛生的庄稼。《诗经·王风·黍离》一诗以此起兴，抒发忧伤。传统《诗经》学家认为，这首诗是东周大夫经过西周都城镐京时，看到过往宫殿已长满庄稼，不由兴起对西周覆灭的感伤。故而后世习用黍离或离黍表达亡国之思或沧桑之慨。

^[3]底事：何事，为何。昆仑倾砥柱：传说昆仑山中有铜柱，撑住天地。倾砥柱即指天柱倾塌，喻指胡铨被贬。九地：九州。黄流乱注：黄流，黄河水。传说共工与颧项争帝，失败后怒撞天柱不周山，导致黄河泛滥。喻指胡铨被贬后，朝廷小人将肆无忌惮。

^[4]狐兔：喻指奸臣小人。

^[5]南浦：水边送别之所。

^[6]大白：酒杯。

瑞鹧鸪

彭德器出示胡邦衡新句次韵

张元干

白衣苍狗变浮云，千古功名一聚尘。^[1]好是悲歌将进酒，不妨同赋惜余春。^[2]

风光全似中原日，臭味要须我辈人。^[3]雨后飞花知底数，醉来赢取自由身。^[4]

【赏析】

被贬新州的胡铨日子过得似乎不差，还能吟诗填词，词作传到了张元干那里，感慨也就涌上心头。尽管张元干开篇说着空寂淡泊的话，觉得再大的功名也不过转眼成空，不如痛饮美酒，及时享受春光。但激昂的内心不是几句故作姿态能掩盖的，他还是憋不住喊了出来。

“风光全似中原日”，又一次“直把杭州作汴州”的感慨。现在和议已成，皇家也就没有必要再装模作样地禁止听歌唱曲，徽宗承平时代的京城名曲纷纷重闻于临安，各种玩乐与奢靡也重新出现在街巷。张元干也是承平年间的佳公子，对于这些当然相当熟悉，但此刻的他并没有如大众那样激动，反倒是感到更重的忧伤，因为很快人们就会在温柔富贵乡中忘记了国难，那么中原也就更没有恢复的希望了。

于是才会有“臭味要须我辈人”的对句，这既是群体风骨的自赏，也是对时代的殷切希望，进步总是要有一些不合时宜又不信邪的人去推动的，很荣幸，我们曾是其中的一份子。只是现在，张元干、胡铨他们已经有些心灰意冷，只能徒自癫狂，将希望寄托在后辈了。可他们的后辈又在哪里呢？真的会出现吗？

^[1]一聚尘：即化作尘土的意思。

^[2]将进酒：古乐府名，劝酒时歌唱，以李白之作最为著名。惜余春：李白有《惜余春赋》。

^[3]臭（xiù）味：气味。

^[4]知底数：知多少。

岳飞

小重山

岳飞

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1]
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赏析】

夜深人静的时候，往往就是想家的时候，特别是一个人漂泊在外，苦苦打拼，也无身边人倾诉衷肠，那更会如此。无论是虫鸣还是风声，只要一点动静，就会惊起潜藏在心底的乡愁。

那为何不回家呢？真的只是为了那高远的功名么？可这功名又要奋斗到何时才是个头啊？居然已经从青丝变成了白首，奔波的脚步却还未停休。

就算回家了，又能如何呢？早已不再是父母手中的宝，终归要扛起家的责任，依然要面对着无尽的忙碌。那么或许还不如自己选择的外面吧，这里还有机会顺便实现儿时的梦想，稍稍满足一些微小的愿望，回去了，怕是再也实现不了了。所以尽管有时难免落泪，但也只能自己咽下去，正所谓知音难觅，很少有人能够倾听，也很少有人愿意倾听别人家的心曲。更何况，有些情况下，其实也无家可归了。

岳飞就已经回不去河南的家，而他心系梦牵的功名，更是收复沦陷的中原河山，这当然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人生。但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不管自己的理想是什么，只要不是超乎能力的空想，并为之奋斗一生，那都将与岳飞的所作所为同样可贵与崇高。

岳飞（1103—1142），字鹏举，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南宋抗金名将。

^[1]月胧明：胧，月光模糊的样子。月胧明即指微明的月光。

满江红

岳飞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1]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2]

【赏析】

这首词实在太有名了，只要接受过一定文化教育的现代中国人，就会知道这是岳飞的名作。就算文化背景不高，也可以通过戏曲舞台、影视剧等多种渠道了解到这首词。很大程度上，人们对于《满江红》这个词牌的熟知，就是缘于这首词。

数百年来，这首词的署名权并无异议，就是抗金英雄岳飞抒发自己收复河山、尽忠报国之志的词篇。但是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逐渐出现这首词是伪作的声音。第一位质疑者是著名大学者余嘉锡。他指出在岳飞孙子岳珂编撰的《鄂王家集》中并没有收录这首词，今传宋元人的各种书籍中也看不到这首词的踪迹，而是要到明代中叶才突然冒出，于是此词的真伪就非常可疑了。余嘉锡的观点很快得到著名词学大师夏承焘的响应。夏承焘根据词中的“贺兰山”在西北，与岳飞希望直捣的东北“黄龙府”地理不合，进一步判断这是明代人感慨于明英宗被蒙古军队俘虏的“土木之变”，而假托岳飞之口写下的抒愤之词。由于余嘉锡、夏承焘两先生学问渊博，故而人们逐渐接受了这个观点。不过反对者也大有人在，随着新材料新文献的不断增多，坚持《满江红》是岳飞所作的声音同样坚定。这个问题也勾起了许多网友的兴趣，在各大网络论坛上均可见到讨论这个话题的帖子，也进一步增加了这首词的流传度。

《满江红》的真伪问题自然留待专家学者进一步讨论，但是这个学术问题居然能激起人民群众的兴趣，其实反映着岳飞抗金故事与这首词抒发的情感在我们民族心理中有着崇高地位。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外敌入侵，但不管条件多艰苦，局势多危急，中华文化都可以不绝如线地顽强存活下来，靠的就是人民不屈的抗争意志，以及对于国家统一、民族独立的强烈向往。这种精神就凝聚在某位英雄人物的身上保存下来，传递下去，感染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

岳飞便是最为典型的此类英雄人物，不管这首词是不是岳飞写的，从其诞生的那一刻，就已经从头到尾打上了岳飞的印记，与岳飞密不可分。无论是作者还是歌手，都要将自己化作岳飞才能写下唱出，读者也必须先了解岳飞故事才能更好地体认词情。正因为岳飞最终被冤杀，是一位失败的英雄，所以词中的壮志豪情才会显得更为悲壮，才会有种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决绝，才会更好地展示中华民族为争取独立自由虽九死而不悔的精神。

于是这首词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岳飞本身，每当遇见外敌入侵的时候，它都会被嘹亮唱响。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各地军民都在高唱这阙壮词。奔赴前线的军队，颠沛流离的难民，坚守讲台的老师，热血沸腾的青年……每一位有志之士都将其当作最重要的精神寄托，它与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一道，鼓舞着中华儿女在民族最危急的时候团结一心，筑起座座钢铁长城，成为那个艰苦卓绝的岁月里最耀眼的火苗。这样的精神值得代代相传下去，所以，就让这首词的作者问题停留在学术讨论层面，不要去分割它与岳飞之间的联系，这样才能更好地将爱国情怀传承下去。

^[1]等闲：无端，平白地。

^[2]朝天阙：天阙原指天帝居所，这里代指皇宫，朝天阙即云在北宋旧都开封朝见皇帝。

韩元吉

好事近

汴京赐宴，闻教坊乐，有感。

韩元吉

凝碧旧池头，一听管弦凄切。^[1]多少梨园声在，总不堪华发。^[2]
杏花无处避春愁，也傍野烟发。惟有御沟声断，似知人呜咽。

【赏析】

宋金第一次和议签订之后，两国互相承认对方的主权地位，每逢新年或双方皇帝的生日，均派遣使者祝贺。韩元吉便是在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作为宋廷庆贺金世宗完颜雍生辰的大使，来到了北国。

临安到金朝中都大兴府（今北京）的路程非常遥远，南宋使节通常会被安排在金朝的南京先行休息，然后继续北上。此刻，韩元吉已经抵达南京，金人正在宫中设宴款待他，但他却感到无比惆怅。

原来金朝的南京正是北宋的故都开封，他身处的园林池沼是北宋的皇宫，这片本来属于自家皇帝的禁苑，却已然成为侵略者合法的陪都，韩元吉生在北宋年间，当然会产生浓重的亡国哀愁。

这种愁绪的表达有太多的先例，韩元吉选择了王维的方式，将国家的衰亡融化在乐工的曲声中。歌曲与时代的关联度很强，因为不用过太多时候，流行的旋律就会发生变化，所以只要曲声一响，相应的时代风貌与当年故事就会浮在眼前。

时间的消逝总会冲淡仇恨，经历亡国哀痛的南渡北人会逐渐逝去，留在北方的梨园旧人也会随着容颜的老去而失去留恋过往的热情。但旋律与歌词不会变化，依旧咏唱着鲜活的当年模样，勾起有情之人的阵阵回忆与潜潜泪水。

韩元吉（1118—1187），字无咎，号南涧，许昌（今属河南）人。南宋官员、词人。

^[1]凝碧：即凝碧池，唐朝洛阳禁苑中池名。安史之乱时，安禄山从长安城中掳掠乐工歌伎数百人，于凝碧池畔设宴，令其奏乐，若有感伤痛哭者即处斩。乐人雷海清西向痛哭，遂被肢解。时王维被叛军囚禁，闻听此事，赋诗感慨，后成为寄托故国哀思的典实，泛指故国禁苑中的池沼。

^[2]梨园：唐玄宗创立的宫廷音乐机构，荟萃当时音乐家，后代指音乐机构。

陆游

钗头凤

陆游

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1]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2]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3]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4]

【赏析】

陆游二十岁的时候，迎娶了第一任妻子唐氏，两人情投意合，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但是天不遂人愿，出于种种原因，二人很快被迫分开了。尽管如此，陆游一直思念着唐氏，经常回忆起二人共度的岁月。在绍兴城南，有一座名叫沈园的园林，这里应该是陆游和唐氏经常携手同游的地方，以至于陆游每到一处相似的空间，都会勾起对唐氏的无尽思念。

此刻的陆游，正在离故乡绍兴千里之外的南郑（今陕西汉中）。这里尽管是南宋与金的边防前线，但近似江南的气候带来了宜人的风景，使得艳游的风气也很浓郁。何况南郑还与凤州邻近，那里不仅广种秀柳，盛产美酒，大部分的歌女都拥有一双纤纤玉手，以至于这三样东西成为名闻天下的“凤州三出”。陆游应该正是在柳絮纷飞的时节，出席了一场宴会，一边品尝着凤州美酒，一边听着凤州歌女唱着动听的歌谣。

当下的欢乐又扯动了陆游一直潜藏在心中的忧愁，已经与唐氏分别十余年了，而她也在此前不久离开了人间，所有的相思也就失去了寄托。汉中的风景依稀相似绍兴，桃花柳絮也与当年的沈园相仿佛，眼前动人的歌女也一如你的容颜，但都不是真的过去，也不可能是你。当年的结婚誓言如今犹在，但自己早就是不守信用的负心汉，如今连寄一封表达思念的信笺也无从寄去了。那还能怎么办呢？除了连呼错错错，也只能徒叹罢了罢了罢了。无可奈何间，还是那片割舍不去的深情。

陆游对唐氏的思念不仅持续到中年，就是年过八旬的时候依然不能忘怀。当他晚年退居故乡的时候，在沈园旧地题了这么两首绝句：“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年轻时无法实现的真情，就是会像这样，一直缠绕在生命的每一个瞬间。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文学家、史学家、爱国诗人。

^[1]红酥手：肤色红润的手。黄滕酒：宋时宫廷之酒以黄纸或黄绢封坛，此处代指美酒。

^[2]离索：离群独居。

^[3]鲛绡：轻纱织成的手帕。

^[4]莫：罢了，算了。

卜算子
咏梅

陆游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1]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2]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赏析】

梅花是古代高洁品德的象征，它不惧风寒，在春未到时傲然开放，向世人传递着春来的消息。而真正到了群芳争艳的时候，它又早已隐去，并不在意谁会成为最美艳的春花，也不计较世人会不会记住自己的容颜。

德行如此，本不应该为自己的孤独寂寞感到惆怅，因为这是自己的选择，结局早已知晓。但词中的梅花却在自悼寂寞，还为黄昏时分遭受的风雨感到痛苦，因为居然出现了一些不曾料到的折磨。

词中的梅花其实就是陆游自己，既是对自己清高品德的认同，也有对朝中小人的愤慨。自己已经主动退出了政治舞台，回到家乡过着清闲落寞的生活，完全不再争取任何的名利。但他们却还是不愿放过自己，仍然在耍各种心机与阴谋，似乎要将自己完全铲除才罢休。

既然如此，也就不必戚戚于险恶的遭际了。词的末句突然间振起，回到了梅花应有的傲骨。零落成泥看来是躲不过去了，那就不必去躲，只要自己始终坚持本志，天地间终究会留下属于自己的清香。

^[1]无主：无人关注。

^[2]著（zhuó）：遭受。

诉衷情

陆游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1]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
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2]

【赏析】

陆游四十八岁的时候曾入枢密使兼四川宣抚使王炎的幕府，在西北边关南郑过了半年左右的戎马生活。尽管并没有参加什么战事，但这是一生主战，渴望恢复中原的陆游与军事离得最近的时候，从而会在晚年反复回忆这段岁月。

词的开篇两句是在回忆军中往事，气势雄壮，把自己描绘成苍茫天涯间意志坚定的孤独剑客。陆游总爱这样描写南郑往事，比如那首著名的《书愤》诗就如是说来：“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如此慷慨壮烈的边塞风景，不能不令人浮想联翩。

只是人生总是会碰上事与愿违的时候，陆游也不例外。很快他就东归江南，过起了长达二十余年的闲居生活，从天山脚下回到了隐居江湖。或许正是因为没有真的经历过战事，他常常觉得自己本领非凡，是不可多得的塞上长城，只不过没有获得一展才华的机会。仔细想来，这难免不是身为文人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若真给他十万甲兵，也极有可能不知所措吧。但这样的心态却也不失真诚，才会出现这些沉郁可爱的诗词。

^[1]梁州：即指南郑，陆游入四川宣抚使幕府时所在地。

^[2]天山：祁连山，唐宋时常以此代指胡汉边境。沧洲：水边之地，泛指隐士居住的地方，这里代指陆游晚年退居之地镜湖。

范成大

朝中措

范成大

身闲身健是生涯，何况好年华。看了十分秋月，重阳更插黄花。
消磨景物，瓦盆社酿，石鼎山茶。^[1]饱吃红莲香饭，侬家便是仙家。^[2]

【赏析】

年纪大了，日子清闲了，身体还很健康，还有什么比这样的生活更愉快呢？所以不要觉得如今到了人生暮年就黯然伤感，这正是生命中最好的年华，还有许多美妙的姿态等待自己去欣赏，正如一年到了秋天，既有中秋佳月，还有重阳菊花。所以不要在意自己的满头白发，仍然可以大胆地头插菊花，因为自己的生命还有足够的激情等待绽放。

不过秋日激情终归不像春天那样绚烂，看过了红尘世事的人总归是平淡从容的，在寻常景色中就能体认到蕴含的佳趣。当然，不需要华丽器物，也不追求精美食材，村中薄酒，山间野茶，也就足够了。若是能再吃上一碗苏州本地产的香米饭，那便是神仙般的日子了。

词写得极为平淡醇厚。范成本就是一位善于写田园诗的诗人，将田园趣味融进小词，想来对他也是一件极其容易的事情。不过与王维、孟浩然等唐代山水田园诗人不同，范成大总爱写一些田园间的老来趣味，这便与现代人更为亲近。现代人不是那么惧怕衰老，因为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自信去欣赏各个年龄段的美丽。

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一字幼元，晚号石湖居士，平江府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南宋名臣、文学家、诗人。

^[1]社酿：村社里酿的酒。山茶：山中生长的茶叶。

^[2]红莲香饭：用红莲稻煮成的米饭。红莲稻，苏州种植的一种香稻品种。侬家：我家。

南柯子

范成大

怅望梅花驿，凝情杜若洲。香云低处有高楼。可惜高楼不近、木兰舟。
缣素双鱼远，题红片叶秋。欲凭江水寄离愁。江已东流那肯、更西流。

【赏析】

离愁别绪，是人间反复经历又难以割舍的情感，词人爱填，歌者易唱，听众愿闻，所以才会流传下数量那么多的作品。

不过这些作品往往只就离别的一方展开相思的描述，不是高楼怨女，就是天涯游子，很少有像范成大这样，如此明确地在词中同时涉及男女双方的情感状态。

这首词的上阕描绘了一位游子，正期盼着能有驿使为他捎来佳人赠予的家乡梅花，但很显然，他的希望一次次地落空。于是便走到沙洲之上，说是既然收不到佳人的梅花，那就自己采一些杜若寄给她吧。可是又怎么寄过去呢？佳人的高楼好像就在云层之下，但却是小船去不了的地方。

游子的惆怅与无奈，佳人也正在经历，她也想寄一封诉说相思的信给游子，却也遇到了路远难送的困局。那就将相思写在一片红叶上吧，让红叶顺着江水漂到他那儿去，据说有情之人是可以捡到的。可是江水偏偏也要和她作对，思念的人在西边，它却头也不回地向东流去。

能有这样的两地相思当然很煎熬惆怅，若是双方都能知道对方恰好也在思念自己，未尝不是人间最幸福的甜蜜。

张孝祥

念奴娇
过洞庭

张孝祥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1]玉鉴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2]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应念岭海经年，孤光自照，肝肺皆冰雪。^[3]短发萧骚襟袖冷，稳泛沧浪空阔。^[4]尽吸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5]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赏析】

人在迷茫的时候，总爱仰望头上的灿烂星空，当那永恒的星月静静地注视着自己，心灵就会为之震撼而敬畏。如果还是在一片苍茫辽阔的空间，这种力量往往更加强大。

张孝祥此刻就在八百里洞庭湖的星夜下泛舟，时节已经将近中秋，月光已经逐渐圆满起来。因为没有风的吹过，所以三万顷洞庭湖水静静地铺在那里，倒映着天上的月亮与银河，水天上下，都是一番皎洁幽谧的光芒。对于他来说，也就受到了双重的震撼。

至于这种震撼的感觉是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体认。张孝祥用“悠然心会”四字点出了星空下的神秘，这是人与星空的心会，是瞬间被击中的感觉，所以其中的佳趣当然难以向他人言说了。

不过张孝祥在下阕还是详细地交代出他的心会。来到洞庭湖之前，他本来在桂林当知府，并兼任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但因为朝中谏官的弹劾，他被撤职，被迫回乡，所以才途经此地，在月色星光下泛舟。他真的有罪么？张孝祥当然不这么认为，而且很有自信地说肝肺如同纯洁的冰雪，无疑在说自己从内到外都与这表里俱澄澈的洞庭湖一样无愧。

其实，广西安抚使也已经是被排挤的结果。张孝祥是宋高宗钦点的状元，是高宗强行压住秦桧，不让他的孙子秦埙状元及第的结果。因此张孝祥深得高宗信任，同时又深受秦桧忌恨，从而很快被秦桧的党羽弹劾离京。他的命运也没有因秦桧的去世而改变，而又经历了一次轮回，从秦桧初死时的迅速升迁，又落到被排挤出京，外任桂林，再到如今落职回乡，心情当然是非常抑郁的了。所以下阕六朝狂客式的纵情饮酒，与天地同游同醉，都是无奈之后的癫狂。所有的悠然兴会，都是如此夹杂着人生故事。

尽管现代人很难看到满天星辰，大多数普通人也不会有张孝祥的大起大落，但对每一个生命个体来说，都有属于自己的刻骨铭心，那就随时存在着被周遭风景悠然兴会的时刻。但愿我们都能跟张孝祥这样，自信无愧地说出表里俱澄澈的话。

张孝祥（1132—1170），字安国，号于湖居士，历阳乌江（今安徽和县）人。南宋词人，书法家。

^[1]风色：即指风。

^[2]表里：内外。此处指水天上下。

^[3]经年：经过一年。

^[4]萧骚：稀疏的样子。

[5]万象：天地万物。

辛弃疾

摸鱼儿

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为赋。^[1]

辛弃疾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2]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3]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4]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5]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6]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赏析】

辛弃疾的最大理想便是恢复中原，他也具备这方面的智谋与武略。但是他生活的南宋孝宗朝已离靖康之难过去了三十多年，民众的仇恨已逐渐消弭，南渡之初的良臣猛将也零落殆尽，偏安一隅的南宋在此时倒也经济繁荣了起来。于是尽管孝宗皇帝有志于恢复，但朝野臣民的恢复热情并不高涨，加之孝宗即位之初草草北伐的失败，使得恢复的希望始终遥遥无期。

除了主战派失势的时代氛围之外，辛弃疾还面临着更多的困难。他出生于金人统治下的济南，少年时代渡江南来，投奔南宋政权，这段经历使得他被划归为“归正人”群体，一方面在江南没有政治基础，另一方面随时会受到江南士大夫的排挤。他渡江南来之初便进献了《美芹十论》《九议》等奏折，详细阐述了他的恢复计划，然而却与宋孝宗和时任宰相虞允文的方案不合，也就难以获得君王的信任。所以辛弃疾南来之后，并没有什么在边防前线任职的机会，就在内地诸路转来转去，不是剿匪，就是管理钱粮转运。比如淳熙六年（1179）的这次，就从湖北转运副使移任湖南转运副使，不啻为南渡十八年来辗转多迁的缩影。于是在同僚王正之的送行酒席上，他写下了这首婉转愁怨的名篇。

全词的开篇极富笔力，凭空而来一句还能经受几番风雨的追问，然后才揭示当下的春归时令，无疑是人到中年的深挚感慨。渡江南来的时候，自己正当二十三岁的壮龄，此刻却已四十不惑。尽管还有实现功名的机会，但时间已经不多了，最好的年华已经蹉跎，如果依然改变不了被朝臣排挤、薄宦流转的现状，那真的就一切成空了。

起首的惜春之后，便自然转入留春，然而改变不了落红无数的结局，也就引出了对春的呼唤与追问：“春天啊，停下你的脚步吧！人家不是说天涯芳草会阻断归路么？那你的归路不也没有了吗？”不过天涯芳草阻断的是人的归路，春还是要离开的，所以春只能默默无语了。惜春、留春、问春都无用后，词情便转入了怨春，因为他发现还是有人能够留住一些春的踪迹，那便是画檐下的蛛网，它能够沾满象征春日的柳絮。可是蛛网真的理解春天吗？真的那么想挽留春天吗？它当然没有自己这样的真诚，但似乎世间的美好，就是不爱拥抱着真诚的人心，而总被别有用心的人占有。

词写到这里，比兴寄托的意味已经非常浓郁了，画檐蛛网指的就是朝中排挤自己的大臣，而下阕直接以幽居长门宫的汉武帝陈皇后开篇更加明确了词中的寄托。以后妃的受宠与否隐喻大臣的政治遭际是中国诗歌悠久的传统，辛弃疾显然在用陈皇后喻指自己，而且境况比陈皇后更加恶劣。因为陈皇后毕竟可以千金买赋，重获汉武帝的宠幸，而自己就算有钱，也买不回皇帝的心，因为朝中大臣对自己的嫉妒实在太深

了。既然如此，那也只能自我解脱。飞燕玉环，是受宠一时的妃子，但最终赵飞燕被废，杨玉环身死，都逃不过身败名裂、终归尘土的命运。这当然在说朝中排挤自己的得势大臣，也将同样失势下台，千古无名，自己也就不必伤感了。

尽管话这么说，但是此刻的潦倒与理想的无望还是改变不了的，内心还是充满了难以平复的怨愤。不过词不能写得太露，提到玉环飞燕已经极为顿挫了，结尾就得将情绪收回来，回到眼前的斜阳芳草，而伤怀叹老的情绪也就在一片暮春中铺开荡漾，留给自己与读者无尽的凄婉。

辛弃疾（1140—1207），原字坦夫，改字幼安，号稼轩，济南历城（今属山东）人。南宋主战派名臣、词人，有“词中之龙”一称。

[1]湖北漕：湖北转运副使，主管将湖北地区的钱粮发运到京城。

[2]消：经受，承受。

[3]算只有殷勤：算，但是。这句是“算殷勤只有”的倒装，意思是殷勤做着留春工作的，只有画檐下的蜘蛛网。

[4]长门事：汉武帝皇后陈阿娇因嫉妒卫子夫而被废，幽居长门宫。

[5]相如赋：传说陈阿娇幽居长门宫时，曾以黄金百斤请司马相如为文道其幽怨，司马相如遂作《长门赋》。武帝见《长门赋》后颇为感慨，遂复宠幸陈阿娇。

[6]玉环：杨贵妃杨玉环。飞燕：赵飞燕，西汉成帝皇后。

水龙吟

登建康赏心亭

辛弃疾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1]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2]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搵英雄泪！^[3]

【赏析】

游子秋日登高，是词中常见的主题。秋风中的游子，看着远山与夕阳，往往生出思乡怀人的惆怅。辛弃疾也是游子，是从山东济南漂泊到江南的游子。不过传统的羁旅秋客因种种缘由无法归乡，但说到底只要横下心来，家就在那里等着他回。辛弃疾却不一样了，只要宋军没有收复山东，他就断不可能回到故乡。于是他的愁恨也就有所不同。

此刻，担任建康通判的辛弃疾登上了金陵名胜赏心亭，眼前的风景与所有的羁旅秋客看到的一样，苍茫辽阔，满是清愁。状似美人发髻的远山好像也与自己同感，不断地将它们的愁恨递送到眼前；离群的孤雁从正在落下的夕阳前飞过，发出的阵阵哀鸣无不是楼头游子的心声。但是自己的忧愁却与普通的游子伤感不一样。辛弃疾用看遍吴钩的动作将其暗示，他向往的是立功沙场，此刻并不在儿女情长，而是壮志难酬下的悲愤。但也就独自悲愤了，就算把栏杆拍遍，也没有人会理解自己的心情，朝中难觅与他一条战线的重臣，而楼下过客只会觉得又是一位羁旅秋客在感伤寂寞。

上阕情绪已起，下阕便顺情而抒，连用三个典故，将情绪层层递进。先讲张翰因秋风起而动乡愁，言自己的归乡之情也因秋风而更加浓郁。再说刘备斥责许汜在天下大乱时只顾自己安逸，言如今也是同样的国家危难之时，但自己却报国无门，只能做做求田问舍的事，于是看上去也跟许汜一样胸无天下，要被刘备责骂的。尽管这是自己不得已而为之，但违背内心意志，人始终是煎熬的。末了再用桓温的伤痛之语，感慨再这样蹉跎下去的话，那就将要年华老去，就算收复中原的机会终于到了，也已垂垂老矣，有心无力了。

最后还是要回到歌词香艳的本色，照应着上阕末尾无人理解的感慨。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或许也只有柔情的佳人才能拭去英雄悲壮的泪水，宽慰悲愤郁结的心。但无奈的是，能够理解欣赏落魄文人才华的佳人，也无法深入英雄的心灵，只留他一人在秋风中泪水涟涟。

^[1]“求田问舍”三句：东汉末年名士许汜往陈登家做客，陈登让许汜睡下床，自己睡大床。许汜不悦，向刘备抱怨此事，然却遭到刘备指责。刘备言方今天下大乱，名士应当扶国济世，但许汜却只顾自己买田造房，名节不堪。若许汜来自己家做客，一定会自己睡在百尺高楼上，而让许汜睡在地上，以表斥责。

^[2]树犹如此：《世说新语》中记载，桓温北伐，经过金城，见到年轻时在此种下的柳树已经非常粗壮，于是感慨道：“木犹如此，人何以堪。”随即折下柳枝，痛哭流涕。

^[3]搵：擦拭。

鹧鸪天
送人

辛弃疾

唱彻阳关泪未干，功名余事且加餐。^[1]浮天水送无穷树，带雨云埋一半山。
今古恨，几千般，只应离合是悲欢？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2]

【赏析】

送别宴会上的离歌已经反复唱了好几遍，但泪水仍在不尽地流淌。眼前的树木似乎被水流带向无穷的远方，青山也被乌云遮掩了一半，实在是太伤痛的离情，太压抑的风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境？第二句的故作解嘲已经解释了一切，因为有一颗热切向往功名的心，而此别之后，很可能再也实现不了了。

理想也好，壮志也好，其实也是人的一种欲望，当欲望满足不了的时候，就会觉得世界被压扁了一样，身处其间，无法喘气。但人的欲望又哪里会那么容易满足呢？为欲望想尽手段，人间道路上的风波也就应运而生，甚至比自然界的险山急滩还要凶险。刘禹锡早已借《竹枝词》的民歌曲调唱出了这样的心情：“瞿塘嘈嘈十二滩，人言道路古来难。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但刘禹锡的歌中还是有险恶的江滩，辛弃疾则更翻一层，直接把江头的风波也抹去了，也就愈发地加深对人心凶险的畏惧。

可是，不论怎样地畏惧人间风波，辛弃疾始终放不下他的功名，忘记了曾经的失落。我们对待欲望的态度也莫过如此，明知会有南墙，但却总是无怨无悔地撞将上去。

^[1]唱彻：唱完。

^[2]未是：还不是。别有：更有。

菩萨蛮

书江西造口壁^[1]

辛弃疾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赏析】

南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辛弃疾被授予江西提刑。这回他临危受命，领兵围剿盘踞江西许久的茶商军。终于获得带兵的机会，却并不是他日夜期待的北伐中原，心中的滋味实在复杂难言。在这段时间里，辛弃疾经常往来于造口，心中的愤慨便借清江之水滚滚而出。

造口这个地方对于南宋来说，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高宗登基之时，尊奉哲宗孟皇后为元祐太后，后改称隆祐太后，以示自己的皇权具备合法来源。但很快金兵就打了过来，高宗与隆祐太后分两路逃亡，金兵也随即分兵两路追击。隆祐太后从南昌渡江，以乘舟夜行的方式深入江西腹地，抵达造口后舍船登陆，由农夫扛轿而行。但金兵的追击也很迅猛，前锋已经抵达距造口不远的万安县，好在胡铨于此地募集乡兵抗御金兵，太后才终得逃脱。

此刻，辛弃疾正站在这里，眼前的江水，远处的青山，不能不让他想到这一段不绝如线的存亡之秋，当年应该有许多惊吓的泪水吧。然而除了隆祐太后一行，南渡之初的众多北人，也都是带着故土沦丧的泪水行走在这里，回头望去，中原与京城早已被连绵的江西诸山遮挡得看不见了。行文至此，词情已然愤慨起来。

下阕将山水揉在一起，言遮挡住北方的青山遮不住眼前的江水，水波还是从山中跃出，滚滚东去，苍茫的时间流逝感也就随之而生。再不振作北伐，大家都要老了，经历当年痛苦的人也就越来越少了，中原也就没有恢复的可能了。一阵阵鹧鸪的啼声似乎预示了这无奈的结局。在古人眼中，鹧鸪属于南方的鸟儿，它一直生活在南方，也总是要往南飞，从来不愿掉头北向。这不就正象征着南宋朝野已经没有太多的恢复热情，辛弃疾这一只流落南方的北国之鸟，在成群的鹧鸪间显得那么另类，一心想飞回北方，却无人相陪，怎么也回不去了？

茶商军很快就被辛弃疾平定了，但他当然不太在意这种功名。在他心中，只有那片被群山遮住的中原。

^[1]造口：即皂口镇，在今江西万安县西南。

祝英台近
晚春

辛弃疾

宝钗分，桃叶渡，烟柳暗南浦。^[1]怕上层楼，十日九风雨。断肠片片飞红，都无人管，更谁劝啼莺声住。

鬓边觑。试把花卜归期，才簪又重数。^[2]罗帐灯昏，哽咽梦中语。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

【赏析】

这是一首非常传统的闺怨词，抒发的就是词中女子在暮春时节的寂寞相思。

开篇连用两个典故，借唐玄宗与杨贵妃，王献之与桃叶的故事揭示情人分别的现实。南浦自是分离的场所，烟柳则意味春深，言分别的时间已经过去许久。其后便转到人物内心的刻画。上层楼是为了眺望远方情人，怕上则是近日风雨弥漫，朦胧了远处的视线，风雨同时也摧残了春花，会给自己带来红颜老去的痛苦联想。然而并没有人同情春花的凋落和自我的老去，只有那黄莺，一个劲儿地唱着春归的歌谣，仿佛在嘲笑自己的脆弱。

下阕从人物心理转入场景描写。词中女子开始做一种古老的占卜，试图通过数一数头上花饰的花瓣来窥测情人回来的消息。但不管占卜的结果时好时坏，她却总不放心。是吉兆吧，怎么和冷清的现实不太一样？是噩兆吧，又不甘心接受失败的命运。于是屡屡卜完插回头上，又重新摘下，更仔细地数了起来。

或许是数了太多次，数得累了，灯也未灭，人就沉沉地和衣睡去。睡梦中还是没有梦见与情人相会，反倒仍然独自面对远去的春天。于是带着泪水向春天控诉，是你将愁绪带到了我的心头，现在你就要走了，要把这愁绪也一并带走，为何偏偏把它留下，一直住在我的心里呢？这场无理质问，将全词的幽怨烘托到了极点。

这首词缠绵悱恻，并不输于擅写婉约愁绪的大家作品，与辛弃疾词作给人的传统印象不太相符，所以古人就曾感叹“才人伎俩，深不可测”。至于这首词是不是像《摸鱼儿》那样有所寄托，则就难以确认。既然如此，那也就不必强求什么故事或深意吧，就这样沉浸在歌词的忧郁氛围中，也已足够。

^[1]桃叶渡：在今江苏南京秦淮河畔，为东晋王献之送别爱妾桃叶的渡口。

^[2]花卜：通过数花瓣数目的方式进行占卜。

青玉案
元夕

辛弃疾

东风夜放花千树。[\[1\]](#)更吹落、星如雨。[\[2\]](#)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3\]](#)
蛾儿雪柳黄金缕。[\[4\]](#)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5\]](#)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6\]](#)

【赏析】

又是一个元宵节的晚上，成群的游女将再次出现于北京的街头，词中人也在蠢蠢欲动，希望能在今夕获得一场梦寐以求的艳遇。

灯火还是那么灿烂，数量繁多得就好像天上的星辰随风流落。到处都是赏灯的人群，他们驾着豪车，吹着凤箫，摆动着曼妙的身姿，享受着一年一度的狂欢。

期待中的女孩也结伴出现了，她们真的很美丽，洋溢着青春的笑容，绽放着生命的幽香。但当她们一个个从身边溜过之时，词中人却发现都与脑海中的样子并不相符，于是就去另一处熙攘璀璨的地方寻找了。

可是无论他怎么努力，就是找不到最美丽动人的那位。正当落寞无助，想要放弃的时候，猛地一回头，却发现她早已静静地在灯火暗淡的地方等待着自己。

人总是想追求刺激，想去探寻神秘的未知，追求着最美妙的伴侣，期待着最圆满的人生。于是人总是在苦苦寻觅，又总是经历寻觅失败的伤痛，一定要到繁华落去，铅华尽洗的时候，才会突然明白，原来最亲爱的人始终就在身边，只是她们落落寡合，并不追求要在自己面前光彩夺目，却始终在身后默默坚守。实际上，人生也未尝不是如此，只要问心无愧，有所拼搏，自己的人生已然最为圆满。

辛弃疾的词还是给了人们希望，因为蓦然回首后，那人依然在笑靥盈盈地看着他。但更多的时候，那人早已不在，可能是因为失望，可能是想要成全，总之留下了一场擦肩而过的叹息。于是幡然醒悟便毫无意义，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只能空自神伤，追悔莫及。

[\[1\]](#)花千树：喻指元夕花灯。

[\[2\]](#)星如雨：亦喻指元夕花灯。

[\[3\]](#)玉壶：月亮。

[\[4\]](#)蛾儿、雪柳、黄金缕：皆是女子所佩头饰，代指元夕赏灯的女子。

[\[5\]](#)千百度：千百遍。

[\[6\]](#)阑珊：暗淡、稀落。

清平乐
村居

辛弃疾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1]

【赏析】

这是一幅夏日农家欢乐的图画，尽管房子低矮简陋，但四周的溪水与青草提示着这里的生活是安宁祥和，充满生机的。农家的主人是一对老夫妻，他们恩爱非常，就坐在屋前溪边，自在地用柔软的吴地方言说着悄悄话，品味着厮守一生的幸福。

他们的幸福还不止于此，养育的三个孩子此刻也陪伴在身边。最大的儿子已经肩负起家庭的责任，在辛勤地耕作；二儿子也已懂事，也想着分担家务，便编织起鸡笼来；只有最小的儿子依然天真烂漫，在溪头无拘无束地剥着莲蓬吃。

在这幅清新秀丽，朴素静谧的农家画面中，只有这一家五口吗？当然还有一位存在，那便是静静地看着他们的词人。词人此时喝醉了酒，听见了老夫妻的吴侬软语，方才注意到眼前的这一场天伦之乐。词人在描写这幅画面的时候看似不带什么个人情感，但“最喜小儿亡赖”一句的“喜”还是透露着个人倾向。他不喜欢锄豆溪东的大儿子，也不喜欢正织鸡笼的二儿子，却最爱调皮捣蛋的小顽童。

词人为什么有这样的偏好？或许从下阕的结构来源可以推知一些信息。民国著名学者俞平伯早已指出，辛弃疾化用了汉乐府《相逢行》的结构：“大妇织绮罗，中妇织流黄。小妇无所为，挟瑟上高堂。”词中的三男显然是诗中三女的变形，而小儿子的无赖，也就是小妇的无所事事。于是词的情感也就突然显豁了，词人为什么醉酒？词人为什么偏爱小儿子？都是因为自己此刻正无所事事，但又不甘心无所事事，时刻还想着功名，想着北伐。所以他见不得别人家的忙碌，更见不得别人家在理想实现后的安度晚年，才会对同样无所作为的小儿子格外喜爱。

但就算如此，调皮的小儿子毕竟在剥莲蓬吃，实际上还是只有词人自己一人在不知所措，无所适从。这场偶然间的睁开醉眼之后，他将继续沉醉，独自咀嚼安宁和乐却无所事事的忧伤。

^[1]亡赖：亡，通“无”。无赖即指天真顽皮的样子。

清平乐

独宿博山王氏庵

辛弃疾

绕床饥鼠，蝙蝠翻灯舞。屋上松风吹急雨，破纸窗间自语。
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

【赏析】

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四十二岁的辛弃疾被弹劾落职，结束了南渡以来二十年的浮宦辗转，来到江西上饶一片名叫带湖的湖边闲居。这一下就又将过去二十年的时光，待到他再次被重新起用的时候，已经是六十四岁的老人了。

在带湖闲居的时候，辛弃疾经常往返于江西、湖南、浙江三地，会屡屡经过江西广丰县西南的交通要道博山道，于是也就在这里留下了不少词篇。这首词便是某次夜宿博山道中所作，大概距离他落职闲居未过多久。

辛弃疾将他借宿的地方称作“庵”，显然是非常简陋狭小，甚至相当破败的房子。于是会有开篇老鼠绕床，蝙蝠飞入屋中的画面。此刻窗外正秋雨萧萧，凄凉的风物正映衬着屋内之人的忧愁，他正在喃喃自语着什么。

知晓他说的内容当然再容易不过，无非就是壮志难酬的悲愤。想来自己的理想就是收复河山，但蹉跎了二十余年只换得个落职闲居，一事无成之余年华还已老去，怎么想都觉得自己的人生是一场悲剧。

悲剧又能如何？似乎并不能让辛弃疾就此趴下。如此潦倒的他依然梦见了万里江山，可见青春的热血激情还在，为理想而努力奋斗的心依然跳动。失意的慨叹在所难免，但英雄往往不选择沉沦。

西江月

夜行黄沙道中^[1]

辛弃疾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2]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头忽见。^[3]

【赏析】

明月清风，鹊起蝉鸣，极其寻常的农家风景，在词人妙笔组合下，显得格外清新雅致。伴随着稻田里此起彼伏的蛙声，飘来了阵阵稻花香，想必到秋天，又将会有一场丰收，心情也就随之更加愉悦。

黄沙道是南宋时期的重要道路，沟通着上饶郡城与带湖所在的铅山县，当然也就是退居时期的辛弃疾最常走的道路。可他为什么要在大半夜里行走？其实不必在意背后的原因，毕竟不是半夜，又怎能欣赏到这条繁华官道在人群熙攘外的另一副模样？

词人在稻花与蛙声间继续前行，时隐时现的星辰已经预示了突然下起的淅沥小雨。夜半时分，哪里能有躲雨的地方呢？忽然一个路转，就看见土地庙旁边的树林里掩映着一座茅店，欣喜之余，更意外地发现，这是曾经住过的地方，早已是旧相识了。

人生的痛苦自是难免，但也还是得拥有柳暗花明的信心，因为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可能会获得老朋友的援手。这样就是为什么不经意间的重逢，往往令人感动，足以珍视不已。

^[1]黄沙道：连接江西上饶与铅山的古道，辛弃疾中年退居于铅山，多往返于此。

^[2]别枝：倾斜的树枝。

^[3]社林：土地庙旁边的树林。

贺新郎

别茂嘉十二弟。鹧鸪、杜鹃实两种，见离骚补注。

辛弃疾

绿树听鹈鴂，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1]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2]看燕燕，送归妾。^[3]

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4]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5]正壮士、悲歌未彻。^[6]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7]谁共我，醉明月。

【赏析】

这是一首送别词，章法结构奇崛特异，在众多幽怨迷离的送别词中，独具一番沉郁苍凉之气。

词的开篇从忧伤写起，鹧鸪、鹧鸪、杜鹃是三种叫声悲苦的鸟，只需听见其中之一的啼鸣，人就会觉得伤感不已。更何况，现在是鹧鸪叫完鹧鸪叫，鹧鸪啼后杜鹃鸣，忧伤也就连绵不断，始终存在，人哪能承受得住呢？这三种鸟的叫声为何那么令人伤感呢？答案也很简单，就是因为它们的出现预示着春意已深，春芳即将逝去，于是它们的叫声就好像在呼唤春天归去，也就使人联想到自己的年华也在不断地流逝。

年华流逝当然令人伤痛，但似乎与离别没什么关系，于是一句“算未抵，人间离别”的顿挫突然将词意转到送别上来，就算所有的伤春情绪叠加在一起，依然也比不过人间离别带来的深重苦痛。

提到了送别之后，辛弃疾的思绪又腾转跳跃到了无尽的历史时空中，一口气铺陈了四个经典的送别故事。昭君出塞，卫庄姜夫人辞归妾，李陵别苏武，易水送荆轲，都是极其悲愤的送别，这样的经历当然要比普通的伤春叹老要伤痛得多得多。从而词意又跳回开篇的三种啼鸟，认为它们如果知道这些人间离别的故事，那啼声一定会比此刻的伤春更加悲切。

词的题目中已经交代，这首词是送别弟弟茂嘉的，但是词意直到这里，还是与当下发生的这场送别毫无关系。但是不要紧，辛弃疾有着横扫八荒的笔力，他借着啼鸟啼血的话头突然间用最后六字迅速归结到本意：你走之后，还有谁能伴我醉酒赏月呢？在这一瞬，上文的所有伤春怨恨，离别悲愤全部涌来，此刻自己因离别而生的苦痛已经足够深重，当然也就不再用复述了。

至于辛弃疾为何要费那么大的力气写这么一首送别歌曲，那只能是借题发挥，将自我人生的悲愤熔铸在送别情绪之中。末尾的醉酒赏月也就意不在此，而是又平添一番知音离去，无人懂我的寂寞。

^[1]绿树听鹧鸪：《离骚》：“恐鹧鸪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

^[2]马上琵琶：用昭君出塞典故，西晋石崇《王明君辞》猜测昭君出塞与乌孙公主出嫁类似，皆马上自弹琵琶诉说怨恨，后世遂将琵琶与王昭君系联一处。长门：用陈阿娇幽闭长门宫的典故。

^[3]燕燕：《诗经·邶风·燕燕》一诗借燕子起兴诉说送别之恨，传统《诗经》学者认为卫桓公死后，其妇无子，故须遣返娘家，临行时，桓公养母庄姜夫人为其送别，并赋此诗。

^[4]将军：指西汉李陵，因其最终投降匈奴，故之前作为汉朝将军的战功声名均告破灭。河梁：汉朝使节苏武被困匈奴十九年，终获放归的时候，老朋友李陵在河梁之上为他送别。

^[5]“易水”二句：荆轲刺秦王，燕太子丹送之易水之上，太子及宾客皆服白衣冠。

^[6]悲歌：荆轲于送别之时自唱歌辞云：“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7]还知：如果知道。

贺新郎

邑中园亭，仆皆为赋此词。一日，独坐停云，水声山色，竟来相娱，意溪山欲援例者，遂作数语，庶几仿佛渊明思亲友之意云。^[1]

辛弃疾

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

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

【赏析】

人永远是孤独的，因为复杂难解的人心总会让别人望而却步。对于胸怀壮志的人来说，当然更是如此。于是人总是在呼唤知音，寻觅挚友，希望能够有人分享自己的哀愁与得意。但是到头来总会感叹，人生难得一知己，就算有，也难以保证长相厮守。

辛弃疾此刻就遇到了这样的困境：饱受猜忌排挤的他本就没什么知音，况且也已经在家赋闲很长时间了，曾经的那么几个知交也零散天涯，甚至永别人间，只剩下苍老的自己在独对山水，慨叹人间孤独。

但突然间，他又潇洒了起来：既然现在的我环绕着水声山色，与宇宙自然贴得那么近，那为何不将我的喜怒哀乐就投射在眼前的青山上呢？“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自己的内心接纳了青山之美，而青山也恰好也能懂得我的心意，欣赏我的才华，这便是最为幸福的知音相会，既然如此，又何必为知音稀少而感到忧愁呢？海阔天空，自有舞台，身边的一草一木，都可以自在分享自己的情志。李白也曾写过“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的句子，但与辛弃疾的潇洒风神比起来，还是要抑郁不平得多。

不过辛弃疾就真的没有抑郁吗？当然不是这样。下阕他回想起了《停云》诗的作者陶渊明，觉得在晋宋之际那个污浊混乱的年代，是不会有理解陶公内心的，一如此刻的南宋，也没有多少人能够知晓自己疏狂姿态背后的忧愁。于是就会有最后“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的话，显然是在说今人无法理解自己，但像陶渊明那样的古人却能知晓我的内心，只是我很遗憾见不到他们，也就只能面对当下的孤独。但话说回来，就算是古人，能做我知音的，也不过三两人而已。

据说辛弃疾自己对“我见青山”与“不恨古人”两处警句颇为自满。岳飞的孙子岳珂就记载到辛弃疾每次宴请宾客，就要让歌女唱这首词，并自己反复吟咏这两句，还会问宾客觉得这两句写得怎么样。年少气盛的岳珂便说全词英气无限，只是这两处警句有雷同之嫌。辛弃疾听后大喜，对岳珂更加看重。

岳珂的话并不能全信，他总爱这样为自己造势。但故事中的辛弃疾总对宾客唱这首词，无疑是一种嘤嘤求友的努力，希望找寻到难觅的知音。并不知道辛弃疾最终找寻到了没有，但应该不会是岳珂吧。尽管这两句确有重复之感，但两相呼应，表达了一种看山比看人更顺眼的情绪。人到了这种地步，哪里还会有什么知音呢？也就只能长叹一声了吧。

^[1]渊明思亲友之意：陶渊明有四言诗《停云》，抒写对亲友的思念之情。

粉蝶儿

和晋臣赋落花^[1]

辛弃疾

昨日春如十三女儿学绣。一枝枝、不教花瘦。甚无情，便下得，雨僝风僽。^[2]向园林、铺作地衣红绉。^[3]

而今春似轻薄荡子难久。记前时、送春归后。把春波，都酿作，一江春酎。约清愁、杨柳岸边相候。^[4]

【赏析】

落花是词中常见的吟咏对象，很多时候，词人会聚在一起，共同赋咏落花，以此来较量填词功力。辛弃疾这番与赵晋臣的唱和，或许也有这样的心态。

辛弃疾起笔便跳出了常规的思路，没有将描写的重点放在落花本身，却吟咏起春天来。他说昨儿的春天像刚刚学绣花的十三岁女孩子，将每一朵春花都滋润得艳丽壮硕。但是不知怎的，春天突然间变得狠心起来，居然用狂风暴雨将她精心呵护的春花摧残得一片狼藉。

然而这并不是春天的最终样态，她还在变化，今日又变成了更加无情无义的轻薄浪子，摧残了春花之后，便毫无愧疚地离开，才不会管被她抛下的人将会多么寂寞惆怅。这番经历其实已经发生过一回，去年这个时候就已经体认过春天的薄情，今年同样的清愁，足以在落花之前、杨柳岸边预见得到。

当词意跳出落花的局限，就能铺开更加沉挚的情绪。用人来比喻春，或许也展现着对人心变化的叹息。十三四岁的时候，天真无邪，心地单纯，不会有任何的算计，也就会将心灵毫无保留地向众人敞开。但随着年岁增长，阅历变多，人也就世故起来，居然对于世间美好的同情之心也会逐渐消泯。这样发展下去，心狠的样子会连自己也不认识了，这未尝不令人感到深深的恐惧。

春天的变化还是可以忍受的，因为她来年又会变回来的。但人一旦变得世故无情，还能重新找回那一颗赤子之心么？

^[1]晋臣：赵不迂，字晋臣，官至敷文阁学士。

^[2]下得：忍心。雨僝（zhàn）风僽（zhòu）：作恶的风雨。

^[3]地衣红绉：满是皱纹的红色地毯。

^[4]约：控制。

丑奴儿

书博山道中壁

辛弃疾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赏析】

少年的时候，涉世未深，根本还没看清世界长什么样子，不知道未来会有怎样的风景。但就是因为未知，所以才爱幻想，爱期待，总在那里描绘着自己认为的世界图景，遐想着自己在未来的模样。对于愁的理解，同样也是如此，但凡经历一些细小的失落，就会想当然地觉得，这就是愁吧，还要浓墨重彩地郑重记下。

时过境迁，随着年岁的增长，真的身处于当初幻想的未来，却发现一切都和想象的大为不同。或许理想还在，壮志依旧，但已经无力实现了。真正的愁，也经历过了一些，但当然也就不爱言说了。因为言说之后，就意味着承认自己的失败，就要直面凄凉的现实，就得承认理想的落空其实是因为自己已经不想去实现它们了。正如此刻的辛弃疾，已在退居的生活中垂垂老矣，又遭逢如斯凄凉的秋天，但就是不愿承认这无情的事实，反而硬着头皮说这秋天多么凉快，真好！看似潇洒的背后，隐藏了多么深切的不甘。

此刻，再回过头去看年轻时候强说的新愁，或许会觉得太天真，或许也会笑话一下当年的自己，但真的不应该也不会嫌弃吧。这样的文字有什么不好？那承载的是充满诗意的岁月，记录的是自己青春生命的痕迹。对于人来说，青春总是一闪而逝，生活的奔波常常会使人忘记自己当初的模样，但这些文字却青春永驻，提醒着人们，自己也曾是个少年。

破阵子

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1]

辛弃疾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2]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3]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赏析】

男儿慷慨平生事，时复挑灯把剑看，对于辛弃疾来说，当然更是如此。但这一举动在豪迈之余，也平添几番慨叹，因为他的长剑已经空自悬挂在墙壁上好久好久了。可是他依然不忘理想，还在反复地看着他的剑，不停地梦回角声不断，军营连绵的沙场。

在梦中，所有的未竟事业都可以完成，他终于可以带领百万雄军奔赴抗金前线了。开拔之前，他把大块烤牛肉分发给战士，带领他们唱响雄壮的军歌。军威已振，辛弃疾骑着高头大马，身先士卒地冲进敌军大阵，在他身后，衣甲鲜明的弓箭手整齐地射出千万支箭，敌军随即土崩瓦解。

心心念念的中原终于收复了，辛弃疾帮助君王平定了天下大事，又为自己赢得了生前富贵与身后美名。名声对于中国人来说实在太重要了，因为这是生命得以不朽的方式。但名声的获得又有多种途径，如辛弃疾这般没能获得功业，同样也可以凭借歌词千古流芳。但是作为一个以英雄自许的人，没有通过建功立业传名后世，依然会深深地感到生命的缺失与遗憾。还好，在这场梦里，他登上了人生巅峰。

再美妙的梦，也是要醒的。辛弃疾在词的结尾还是承认了虚幻，但却只用“可怜白发生”五个字，就足以将上文的九句壮语全部击碎。清代曾经有位女子写过这么一句诗：“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感叹着红颜薄命，将军九死一生。但在辛弃疾眼里，战死沙场或许要比徒增白发好一些，毕竟他亲身经历了期待的壮烈，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凭所谓的壮词想象着那些场景。

^[1]陈同甫：即陈亮。

^[2]八百里：西晋富豪王恺有神牛，名为八百里，后人即以此代指牛。炙：烤肉。五十弦：指瑟，军中乐器。这两句语序颠倒，按照语意，应为“麾下分八百里炙，塞外翻五十弦声”。翻：奏响。

^[3]的卢：刘备坐骑，传说曾帮助刘备逃脱追捕，此处代指骏马。

鹧鸪天

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

辛弃疾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1]燕兵夜娖银胡觥，汉箭朝飞金仆姑。^[2]
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3]

【赏析】

辛弃疾与同时代的主战派官员最大的区别，便是他少年时代亲身经历过沙场战斗，而不是仅凭一腔热血徒作收复河山的口号。这段经历其实颇具传奇色彩，他在晚年也时常回忆。

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二十二岁的辛弃疾便在家乡山东拉起了一支两千人的反金义军。为了有效壮大抗金力量，他率部投奔了山东最大的一支义军。这支军队是由耿京领导，人数多达二十万。在辛弃疾的建议下，耿京派部将南下，与宋高宗取得联系，争取获得南宋政权的支持，辛弃疾也跟随其中。但当他们胜利完成任务，返回山东的时候，却发现耿京已被叛徒张安国杀害，义军溃散。辛弃疾随即带领五十名壮士，杀进金军大营，出其不意地生擒张安国，并在当晚收拢了万余残部，趁着夜色向南撤退。一夜之间，辛弃疾率众人渡过了淮河，成功避开了金兵的追击，安全抵达南宋境内。这首词的上阕，便在回忆这段光辉岁月。

渡江南来后，辛弃疾利用自己的作战经验与谋略，积极向南宋朝廷建议北伐方案，连上《美芹十论》《九议》等战备计划，但却都没有付诸实践，而他自己也与北伐事业渐行渐远，在频繁的调动迁转间荒废了二十年的光阴。

此刻的辛弃疾，又在江西的带湖、瓢泉等地闲居了近二十年，早已须发苍白，不是当年英武雄健的少年模样。春风虽然能够年年重新染绿芳草，但却不能为自己染回曾经的黑发。至于那上万字的平戎大略，早就没有什么用处，他也不再苦心编订，连翻都懒得翻，案头的书册已经换成了向东家借来的教人种树的书籍。种种树、浇浇花的生活多好，何必要去追求虚无缥缈的功名呢？

辛弃疾似乎在用最后两句劝慰这位慨谈功名的朋友，要他想开一些。但这种话从他的口中说出来，其实只能带给人无尽的凄凉与更深的慨叹。

^[1]锦襜（chān）：战袍。

^[2]燕兵：燕地士兵，代指金兵。娖（chuò）：整理。胡觥（lù）：箭袋。金仆姑：先秦箭名。

^[3]平戎策：代指辛弃疾南渡之初献给朝廷的《美芹十论》《九议》等奏疏。

永遇乐

京口北固亭怀古^[1]

辛弃疾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2]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3]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4]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5]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6]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7]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8]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9]

【赏析】

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权臣韩侂胄重启了北伐大计，希望通过收复中原，在他的功劳簿上再添浓墨重彩的一笔，使他成为南宋最伟大的宰相。于是作为主战派元老的辛弃疾被重新启用，授任浙东安抚使。这一年，辛弃疾已经六十四岁了，应该是最后一次实现理想的机会。所以尽管韩侂胄动机不纯，辛弃疾也深知将要面临的政治斗争异常凶险，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出山，希望人生不留悔恨。

1205年，宋宁宗改元开禧，北伐的准备更加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辛弃疾也被调往边防前线，担任镇江知府，驻守江防重镇京口。辛弃疾对于北伐当然非常迫切，但是他又非常清醒与谨慎。他在镇江任上多次派出间谍刺探金朝，获取了一些重要的机密情报，从中他得出结论，现在确实具备北伐的良好局势，但是不能急躁冒进，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才能保证我方的胜利。但是辛弃疾的方案并不适合韩侂胄此时的心态，韩氏希望越快越好，趁他还掌握朝中大权的时候就完成这项功业，这样既能获得身后美名，更能保证此生权力的永驻。于是辛弃疾尽管还在镇江知府任上，但已然被韩侂胄疏远，韩氏只是希望借助辛弃疾的声望拉拢人心。这首词正体现着辛弃疾面对这种情势的苦闷与忧心。

镇江一直以来都是兵家重镇，因此也是英雄辈出的地方，而此地最光辉灿烂的时候莫过于六朝。东吴大帝孙权曾在这里屯兵，抗拒曹操的大军；东晋谢氏家族于此组建北府兵，击退前秦的入侵；刘宋的开国皇帝刘裕更生长于镇江街头，罕见地完成了一次成功的北伐，逐渐从市井流浪儿跃为一代国君。此刻，登上镇江名胜北固山，俯瞰镇江城的辛弃疾，便把思绪引到了那个风流的年代，在上阕逐一地将孙权、谢氏子弟、刘裕重新铺展在眼前的市井空间里。尽管词中也有江山楼台永恒不变，唯有英雄已成往昔的句子，但这场追忆其实并没有太多人生如梦、功业无用的感慨，更多的是对于这些英雄及其所成事业的艳羡，以及自己无法企及他们的感伤。

追忆英雄之后，辛弃疾在下阕转入了对于国事的感伤寄托，开始讲述着失败的今昔故事。既然上阕提到了刘裕以及他的成功北伐，自然就会想到他那不争气的儿子宋文帝刘义隆。这是位好大喜功的君王，向往着能和父亲一样立功中原，于是草率地发动了三次北伐，结果在第三次遭遇了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疯狂反击，不仅中原没有收复，江淮一带也丢失了，拓跋焘的兵锋一直打到长江对岸的扬州。

这个故事当然有着很深的现实关怀，无疑是对韩侂胄草率进军的批评。不仅如此，辛弃疾还回顾了亲身经历的本朝故事。那是四十三年前，他刚刚渡江南来，同样才即位的宋孝宗也草率地发动了一次北伐，结果同样遭遇了惨败。而惨败之后，不仅战机丧失，北伐的志气随即也沉浸了四十三年。这四十三年间，中原沦陷的居民逐渐习惯了异族统治，甚至将当年的侵略者拓跋焘当作神明尊奉，四时祭祀不绝，这样的情况下，还能期待多少中原百姓支持北上的王师呢？这当然可以视作对韩侂胄的隔空喊话：这次北伐战机不仅可以成就你的功业，也是我实现理想的最后机会，更是最后一次收复中原的机会，如果不谨慎准备，依然草率进军，那么失败在所难免，而南宋也再不可能恢复中原了。

但是这番苦口婆心的忠义之言真的能起作用吗？辛弃疾也是怀疑的。因为此刻的他已然被排挤在政坛

的边缘，并没有人真的觉得他老当益壮，精力未衰，连一句“老将军你还行吗”的话也不问，其实与因谗被疏远的廉颇相比，都远远不如，徒留满腔的忠愤与无奈。

韩侂胄当然没有听进辛弃疾的话，还是仓促出兵，甚至在北伐前夕以用人不当的罪名免去了辛弃疾的官职。最终的结局当然不出辛弃疾所料，宋军大败，再次屈辱地求和。宋廷甚至满足了金人无理的要求，将自己的宰相韩侂胄的首级献上，作为开启和谈的条件。韩侂胄的功业渴望颇具讽刺地成为泡影，辛弃疾一生的努力最终完全付诸东流，中原故土彻底与赵宋政权无关了，只留下这首沉雄豪迈的词篇，诉说着一位英雄晚年的凄凉与不甘。

[1]京口：今江苏镇江。

[2]孙仲谋：孙权，字仲谋。孙权早年曾在镇江驻军。

[3]风流：用以形容东晋王谢等贵族子弟。谢安派族中子弟谢玄、谢石于镇江组建北府兵，后成为击败前秦入侵的主力军队。

[4]寄奴：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小名寄奴，本在镇江街头流浪，因参加北府兵而发迹。

[5]想当年：指刘裕北伐，此次北伐推进到淮河以北，灭南燕、后秦，一举收复河南山东诸地。

[6]元嘉草草：南朝宋文帝于元嘉年间草率北伐，结果大败，北魏军队乘胜直抵长江北岸的扬州。

[7]四十三年：指南宋孝宗隆兴年间的北伐，亦是草率出兵，招致大败，至今已过去了四十三年。

[8]佛（bì）狸祠：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小名佛狸，于宋军元嘉北伐失败之际，追击至扬州，并于扬州瓜步山建立行宫，后成为祭祀拓跋焘的佛狸祠，拓跋焘本人也成为扬州地区民众信仰的保护神。

[9]廉颇：战国时赵国名将。其晚年时赵王想重新用他，派人查看他的身体情况。廉颇一顿吃米一斗，肉十斤，披甲上马，张弓搭箭，以示犹能上战场。然使者受奸臣郭开贿赂，向赵王报告“廉颇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通‘屎’）矣。”赵王以为廉颇已老，遂不用。

汉宫春

会稽秋风亭怀古

辛弃疾

亭上秋风，记去年嫋嫋，曾到吾庐。山河举目虽异，风景非殊。^[1]功成者去，觉团扇、便与人疏。^[2]吹不断，斜阳依旧，茫茫禹迹都无。^[3]

千古茂陵词在，甚风流章句，解拟相如。^[4]只今木落江冷，眇眇愁余。故人书报：“莫因循、忘却莼鲈。”^[5]谁念我，新凉灯火，一编《太史公书》。^[6]

【赏析】

辛弃疾晚年刚被重新起用的时候，担任的职务是浙东安抚使，绍兴则是安抚使驻节之地，这首词便是他初来绍兴的抒怀之作。

到了这个岁数，辛弃疾不再像中年时候那样尽情舒泄怨愤，而是用婉转的方式表达，使得词情略显平和。但平和只是表面，内心依然在制止不住地澎湃。去年的秋风又吹拂过自己的面庞，可身处的空间已然不同，不再是伴我退居的小屋，而是似乎可以实现理想的浙东。然而此身已老，当年共同伤感中原沦丧的忠臣，并肩作战的良将也都已远去，希望似乎也很渺茫。这虽然是逃不过的自然规律，但辛弃疾连用团扇典故，暗暗透露出这些忠臣良将大多遭遇到了排挤与疏远。于是现在哪里还有像葬于绍兴的大禹那样的英雄，拯救天下苍生于既倒呢？而这种局面的产生，当然也就是南宋皇室的自作自受吧。

行词至此，下阕的转折也就非常自然，辛弃疾开始追忆起汉武帝，想到当年他也是面对同样的秋风，写下名篇《秋风辞》。这首诗优美动人，文学成就并不输于同时代大文豪司马相如的作品，但而今只剩下秋风萧瑟，没有新的帝王为之赋咏辞章，真是颇为遗憾。这番前后对比当然不是表面上的感慨南宋君王没有汉武帝的文采，而是讽刺他们没有汉武帝北击匈奴、南征百越的雄才大略，只会懦弱求和，致使自己蹉跎一生。

在这样的情势下，时人已经不大抱有什么恢复希望，包括辛弃疾的友人也是如此，他们不理解辛弃疾为何还要出山为官，从而反复来信劝他早日弃官退隐。辛弃疾当然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但他就是放不下家国天下的抱负。当友人劝归的信寄到的时候，他正在翻阅《史记》。司马迁的这本书里记载了太多威震天下但晚景凄凉的失败英雄，未尝不是辛弃疾自我人生的写照。但他合上书本，慨叹一番之后，仍然背起行囊奔赴理想的战场，义无反顾地把生命抛向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

^[1]山河举目虽异，风景非殊：东晋初年，南渡而来的中原士大夫常在金陵城南新亭聚会欢宴。某次宴会上，周顗突然感叹道：“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举座皆痛哭流涕。

^[2]团扇：传说西汉成帝专宠赵飞燕姐妹，导致其他后妃饱受冷落。班婕妤遂作《团扇诗》，以秋日被收起的团扇，比喻自己被君王疏远。

^[3]禹迹：传说大禹曾于绍兴会稽山大会天下诸侯。

^[4]茂陵词：茂陵，汉武帝的陵墓。茂陵词即指汉武帝吟咏秋风的歌诗《秋风辞》。解拟相如：解拟，能比得上；相如，司马相如。

^[5]因循：拖延，耽误。

^[6]《太史公书》：即《史记》，原名《太史公书》。

陈亮

水调歌头

送章德茂大卿使虏^[1]

陈亮

不见南师久，谩说北群空。^[2]当场只手，毕竟还我万夫雄。自笑堂堂汉使，得似洋洋河水，依旧只流东。^[3]且复穹庐拜，会向藁街逢。^[4]

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5]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

【赏析】

陈亮是辛弃疾的好朋友，就是那首《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的赠予对象陈同甫，当然也是一位坚定的主战派。陈亮与辛弃疾总是抒发壮志难酬的悲愤不同，他爱在词作里慷慨陈词，纵情高唱恢复中原的壮志，而且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与希望。

宋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十一月，好友辛弃疾已经赋闲在家，另一位好友章森则受命出使金国，向金主完颜雍祝贺来年开春时的寿辰。陈亮对此异常愤懑，于是写了这么一首壮词为章森送行。

词的开篇两句，乃站在金人立场上说话：很久不见宋军的侵犯了，想必南方已经没有良臣猛将了吧。然后便转到对章森的期待，希望他在金廷扬我国威，让他们知道我大宋人才辈出，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孱弱。“自笑堂堂汉使”三句又转回金人立场，想象对方会有的还击：既然大使你这么厉害，为何像河水一直东去那样，年年前来我国朝拜贺寿呢？这确实是所有南宋义士的最大伤痛，于是再转回章森的时候便有些无奈，只能接以现在姑且再来你这里来一回，很快你们将被我们征服，当和金主你再见的时候，那一定是在我国安置前来朝贡的附属国国主的宾馆里了。

想象完了章森的出使，下阕便转入自我情绪的抒发。陈亮以疏宕的笔调告诉章森，他要出使的中原是尧舜禹三代开辟的故地，是华夏永恒的故土。尽管如今已距南渡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是在那片土地上一定还有不愿臣服异族统治的铮铮铁骨，只要挥师北上，就一定能获得他们的支持与接应。只可惜如今南方意气消沉，一任北方笼罩在金人的统治之下，不知何时才能真正收复河山，真是愧对为华夏献身的千古英烈！然而陈亮并没有沉浸在壮志难酬的苦痛中，词篇的最后又陡然振起，坚定地相信金人的命运一定是走向灭亡，而华夏的光芒必然重新照耀在中原大地上！

尽管这首词在艺术上有些粗放，不够雍容婉转，但确实贯注着陈亮的真情。在南宋一片低落的士风下，出现这么一篇慷慨激昂的文字，应该也是值得珍视的。

陈亮（1143—1194），原名汝能，字同甫，号龙川，学者称为龙川先生。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南宋思想家、文学家。

^[1]章德茂：章森，字德茂，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十一月以大理少卿试户部尚书衔出使金国，代表南宋祝贺金世宗完颜雍的生辰万春节。

^[2]北群空：典出韩愈《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此处以没有良马借喻南宋没有良才。

[3]得似：哪里可以。

[4]藁（gǎo）街：西汉长安城南聚居少数民族聚居处，汉将陈汤曾斩匈奴郅支单于，并悬其首于藁街，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5]耻臣戎：为向异族称臣而感到耻辱。

刘过

唐多令

安远楼小集，侑觞歌板之姬黄其姓者，乞词于龙洲道人，为赋此《唐多令》，同柳阜之、刘去非、石民瞻、周嘉仲、陈孟参、孟容，时八月五日也。^[1]

刘过

芦叶满汀洲，寒沙带浅流。二十年、重过南楼。柳下系舟犹未稳，能几日、又中秋。
黄鹄断矶头，故人今在不。旧江山、浑是新愁。^[2]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是、少年游。

【赏析】

旧地重游，本就易生感慨，如若现今过得并不好，萧瑟的情绪会更加凝重，此刻的刘过便是如此。二十年前，同一座南楼下，是他狂放不羁的身影。那时的他，初次离家赴试，在武昌城中挥金如土，与许多美丽的歌女发生过浪漫的故事，觉得自己未来一片光明。然而二十年过去了，他四次应举都没有成功，依旧是一介布衣，但却已过知天命的年纪，如此重新来到年少轻狂的地方，眼中的风景当然也就一片萧瑟了。其实时节尚未到中秋，汀洲不会满是芦叶，沙石也不会全然寒意，荒乱冷淡的，只是他的内心。

于是下阕就一任抒情，皆从故地伸出。江山如旧，然而老朋友已经不在，使得本就愁绪满身的自己又平添了多少新愁。姑且在旧地重新回味往日的风流吧，像当年那样买花载酒，于潇洒间忘却所有的愁苦。但不想愁苦始终存在，没有少年时的精力，没有少年时的心情，没有少年时的朋友，更没有少年时的希望。逝去的时光终究回不去了，人还是得面对当下的失败。

时光就是这么无情，人事也同样如此冷酷，若遭遇两者的交替摧残，那颗少年心真的还在么？

刘过（1154—1206），字改之，号龙洲道人，吉州太和（今江西泰和县）人。南宋文学家。

^[1]安远楼：南宋武昌名楼，故址在今武昌黄鹤山上，又称南楼。

^[2]浑是：全是。

姜夔

点绛唇

丁未冬过吴松作^[1]

姜夔

燕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2]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3]

第四桥边，拟共天随住。^[4]今何许？凭阑怀古，残柳参差舞。

【赏析】

姜夔的身份非常特别，他不是辛弃疾那样的沙场英雄，也不是如同苏轼的科举文臣，他既不会武功，也考不中科举，但却有极高的艺术才华，无论诗词书画，还是音乐棋艺，他的造诣都非常深。于是尽管没有官职，但他却深受士大夫高官喜爱，经常成为他们的座上宾，共同讨论切磋艺术方面的问题，由此，他也可以获得一些生活资助。于是姜夔的一生便游走于不同士大夫的府邸，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像姜夔这样的人在南宋其实数量不少，他们中有很多人就主动去士大夫家中干谒，并不期待传统的科举入仕，而完全将投赠诗书画等艺术品作为谋生的手段。因与高居庙堂的士大夫相对，后世一般把这个群体称为江湖文人。

姜夔在江湖文人群体中也显得十分特别，他颇以清高的风骨自期，不愿意过着摇尾乞食的干谒生活，而是要与士大夫平等交往。于是能和他们一样获得科举出身而有个官做，便是姜夔内心深处的渴望。只是现实过于残酷，他始终没有获得进士出身，而他的士大夫朋友也难以在这方面给予帮助，所以他一直过着清苦的江湖漂泊，也就留下了一些书写旅途寂寞的词。

这首词姜夔记录了一次经过太湖第四桥的心情。湖边的山水一如他此刻的心情，满是烟雾迷离的清苦。第四桥边是唐代诗人陆龟蒙的故居，姜夔颇以陆龟蒙自比，如果不能仕宦，那么和陆龟蒙一样做一个湖山诗人也是不错的。但这个愿望也难以实现，因为他身无长物，根本无法像陆龟蒙那样买地建屋。心愿不能实现，却总是莫名在第四桥下经过，那他还能怎么办呢？只能将情绪洒在摇曳的秋柳上，感伤自己的无用。

姜夔（1155—1209），字尧章，号白石道人，饶州鄱阳（今江西省鄱阳县）人。南宋文学家、音乐家。

^[1]丁未：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

^[2]燕（yān）雁无心：燕雁，北地大雁。无心，没有心机。

^[3]商略：酝酿。

^[4]第四桥：苏州吴江县城外吴淞江上有甘泉桥，又名第四桥。天随：晚唐诗人陆龟蒙，自号天随子，居于吴江。

鹧鸪天
元夕有所梦

姜夔

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种相思。^[1]梦中未比丹青见，暗里忽惊山鸟啼。
春未绿，鬓先丝。人间别久不成悲。谁教岁岁红莲夜，两处沉吟各自知。^[2]

【赏析】

情人的分别，是人间最痛苦的事情之一，若是两情相悦，双方都得承受无比煎熬的寂寞相思。若只有一方痛苦相思，那便要承受更大的悲痛。

因为想见又见不到，于是能在梦中见到也是一种安慰。但是梦中的场景往往缥缈虚幻，梦中人的面孔也相对模糊，还不如画像看得真切，思念者还嫌弃起梦境来了。嫌弃归嫌弃，他当然还是愿意在梦境里待更长的时间，于是当山鸟啼破了他的幽梦时，还是要对其责怪不已的。人便是如此矛盾的动物，处于深情状态中的时候，更加如此。

然而情深并未影响他的思力，在长年漂泊，两鬓灰白之时，他突然悟到时间的无情，既可以衰老容颜，还能够冲淡情感。刚刚分别的时候，大家当然都痛苦得撕心裂肺。但是日子总得要过，也就强忍伤痛进入新的生活。当一切重新回到稳定的每日轮回，人也就逐渐接受分别的事实，甚至心中会有无法再见的预期，情感也就慢慢地变淡了。只有某些特定的时刻，才会突然激发已经藏于心底深处的思恋。

一如此刻，正是元宵佳节，是家人团聚之日，也是情人约会之时。每逢此夜，看着别人家的欢娱与温馨，不知是谁就会悄悄地爬进我的心底，闯入我的梦乡，让我重温相思的苦痛。想来，自己也应该在这天晚上进入那个人的梦境吧。但除了她自己，又有谁知道呢？或许她早已把我忘记，正在苦苦思念另一个人吧。

都说姜夔这首词追忆着早年在合肥的一段情事，这段与两姐妹之间发生的苦情，在二十年后依然让他念念不忘。或许并不一定要将词情如此地坐实，因为词人只用空灵清劲的语言，说了一段过往的故事，而这故事，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位饱含深情之人的身上。

^[1]肥水：流经安徽合肥城外的河水。相思：相思子，即红豆。

^[2]红莲夜：红莲喻花灯，红莲夜即指元夕。

杏花天影

丙午之冬，发沔口。^[1]丁未正月二日，道金陵。北望淮楚，风日清淑，小舟挂席，容与波上。^[2]

姜夔

绿丝低拂鸳鸯浦。想桃叶、当时唤渡。又将愁眼与春风，待去；倚兰桡、更少驻。
金陵路，莺吟燕舞。算潮水、知人最苦。满汀芳草不成归，日暮。更移舟、向甚处？

【赏析】

姜夔十四岁的时候不幸丧父，不得不依靠姐姐生活，于是早年便在湖南湖北流寓，足迹甚至到达过江淮之间。二十八岁的时候，有幸结识了父亲的老友萧德藻。这位当时名气极大的诗人非常赏识姜夔，特地把他侄女许配给了他。在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的时候，也就是词序中提到的丙午年，萧德藻被授予浙江湖州知州，姜夔随即决定举家跟随，来到了他生命后半段最重要的活动空间江南。

现在，姜夔的小船摇到了金陵，正式进入了江南地区。小序说得很明确，他眼前的风景是清淑和丽的，但客船却在这美好的空间里徘徊不前，因为舟中人的心底产生了不知所起之情。

全词开篇以金陵名胜桃叶渡起兴。不必深究有什么特定情事，毕竟桃叶渡在词中过于常见，这里只是用典故带出不知所起的幽怨情绪，而下文突然转向小舟的徘徊无定，也足以说明男女情事只是点到而止的笔墨。

金陵在南宋是行都，城市已经再次繁盛起来，于是姜夔在过片就用六朝往事描绘着此日盛景。但下接的“算潮水、知人最苦”一句又陡然将词人从风景中抽出，成为旁观风景的他者。如此一来，词情的苦恨就在男女情事之外增添了多种解释可能，身世况味、游子思乡等情绪也逐渐地生起。而结尾的前路迷茫的叹息又再次不将情感落实在某一特定的地方，只留下浓郁的忧伤气息。

人生正如行旅，总会碰到像此词抒发出来的这种情感。在它兴起的时候，只不过是一缕情丝，但在其流泻的时候却捕捉不到它的痕迹。就是自己也不能确定究竟产生了哪一种情绪，但却明明感到，某种情绪就在那里。

^[1]沔口：汉水入江之口，即今湖北汉口。

^[2]清淑：清明秀美。挂席：将船帆悬挂起来。容与：随波起伏的样子。

扬州慢

淳熙丙申至日，予过维扬。^[1]夜雪初霁，茅麦弥望。入其城，则四顾萧条，寒水自碧。暮色渐起，戍角悲吟。^[2]予怀怆然，感慨今昔，因自度此曲。^[3]千岩老人以为有黍离之悲也。^[4]

姜夔

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驻初程。^[5]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6]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7]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8]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9]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10]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赏析】

扬州是隋唐时代著名的大都市，不仅经济发达，更是江南名流荟萃的地方，这里有层出不穷的才子佳人，流传下许多风流的故事。晚唐的时候，扬州城里最耀眼的风流才子便是大诗人杜牧，他不仅在扬州的青楼巷陌间度过了一番自在逍遥的日子，还留下了许多动人诗篇，将自己与扬州城的浪漫永远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也让扬州成为每一个以才华自许的男青年格外向往的地方。

姜夔当然也才华横溢，但是他在淳熙三年（1176）来到扬州的时候，见到的却是与杜牧笔下不同的风景。宋室南渡之初，金人的兵锋多次攻陷过扬州，仅仅有明确历史记载的就有建炎三年（1129）、绍兴三十年（1160）、绍兴三十一年（1161）、隆兴二年（1164）四次，其间还遭遇过金海陵王完颜亮的大肆破坏，扬州城当然完全不再是那个富贵风流的名都，而变成了只留有断壁残垣的边境小城。

不仅如此，身处扬州的姜夔也与当年的杜牧心态完全两样。杜牧来到扬州的时候，刚刚考中进士，同时也考取制科，正处于“两枝仙桂一时芳”的春风得意。而他在扬州，更是担任淮南节度使牛僧孺的掌书记，具备少年才子之外的无量前程。然而二十来岁的姜夔来到扬州的时候，却是一无所有，没有中举，没有官职，没有知音，更没有未来的希望，他来这里，只是为了寻求一些生计。于是，这首词中的国仇家恨还带着身世浮沉的况味，所以才会如此凄怆。

全词大量使用对比的修辞。起首三句，铺陈扬州往日壮丽，紧接着，就着力描写现如今的种种萧瑟荒凉，乱离之象与不堪回首均跃然纸上。下阕转入对于杜牧的设想，如若杜牧英魂旧地重游，一定也会为眼前的荒凉感到震惊。尽管姜夔化用了许多杜牧的诗句，但并不一定是因为他要以杜牧自比，而是通过重新展现杜牧文字中的扬州风流，再次与今日的荒寒萧瑟形成对照。如此，才能凸显兵荒马乱之后的山河破碎与人事飘零，才能让萧德藻体认到浓郁的黍离之悲。

[1]淳熙丙申：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至日：冬至。

[2]戍角：军队中的号角。

[3]度：谱曲。

[4]千岩老人：萧德藻，字东夫，自号千岩老人，南宋诗人，曾教姜夔为诗，并将侄女嫁与姜夔。

[5]淮左：淮河以东地区。竹西：杜牧《题扬州禅智寺》诗有句云：“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后遂以竹西代称扬州。

[6]春风十里：杜牧《赠别》诗有句云：“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

[7]胡马窥江：指金兵南侵，洗劫扬州。

[8]杜郎：即杜牧。杜牧年轻时曾于扬州任淮南节度使牛僧孺的掌书记，其时经常出入青楼。

[9]豆蔻词工：杜牧《赠别》诗有句云：“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青楼梦好：杜牧《遣怀》诗有句云：“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10]二十四桥：扬州城内古桥，桥下广种红芍药，故亦称红药桥。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诗有句云：“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淡黄柳

客居合肥南城赤阑桥之西，巷陌凄凉，与江左异，^[1]唯柳色夹道，依依可怜。因度此阕，以纾客怀。

姜夔

空城晓角，吹入垂杨陌。马上单衣寒恻恻。看尽鹅黄嫩绿，都是江南旧相识。
正岑寂，明朝又寒食。强携酒，小桥宅。怕梨花落尽成秋色。燕燕飞来，问春何在，唯有池塘自碧。

【赏析】

姜夔的词往往会有一段优美的小序，将词作的写作时间、地点以及所要抒发的情绪先行告知，然后便只在词中塑造冷峻凄清的意境，内心情绪则力求不露痕迹地表现。这首词便是这样的典型。

根据词序中的交代，姜夔当时居住在合肥。南宋的时候，江淮之间的合肥正是与金人作战的前线。与姜夔后半生的主要活动空间江南大为不同，这里当然不会有京畿的那种繁庶，只有凄凉冷清的巷陌。于是词的第一句也就有了落脚点，角声是极富边关色彩的元素。

人世的沧桑总是会被无情草木衬托出来，此刻也是如此，姜夔发现合肥柳树并不在意是否身处战乱，依然年年抽条长叶，一片繁茂，与江南细柳同样令人迷醉。当人在异乡发现与故乡相似的风景时，自然会勾起一阵浓郁的客愁，而姜夔尽管并不生在江南，但综其一生，还属江南时光较为潇洒惬意，可以向士大夫尽情展示自己的才华，从而将其认作精神上的故乡，因见柳树而思念，也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既然见到了与江南差近的柳树，又适逢清明寒食的季节，那不如按照江南习俗，去郊外冶游寻春，偶遇一段浪漫的邂逅。但真的这样做了，才会发现这里毕竟不是江南，而是萧瑟的空城，飘零之悲一下子又浓郁地升了起来。

不过话说回来，尽管合肥的春日如此凄清，但毕竟还是春色，总没有秋日那么寂寥。但仔细想想，就是这样的春天似乎也不长久。柳条早已由黄变绿，更到了随风摆动的季节，这意味着春日已深，来日无多了。当梨花落尽的时候，就将变为一片秋色，这看似无理的词句其实暗示着人心已入秋日，流寓边关空城的自己将行至迟暮的年纪。

飘零与迟暮，构成了序文中的客怀。这不仅是姜夔这样的江湖清客的哀怨，也是南宋初年时刻担忧战乱的人们共同的忧愁。

^[1]江左：即江南。

暗香

辛亥之冬，予载雪诣石湖。^[1]止既月，授简索句，且征新声。^[2]作此两曲，石湖把玩不已，使工妓隶习之，音节谐婉，乃名之曰《暗香》《疏影》。^[3]

姜夔

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摘。^[4]何逊而今渐老，都忘却、春风词笔。^[5]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瑶席。^[6]

江国，正寂寂。^[7]叹寄与路遥，夜雪初积。^[8]翠尊易泣，红萼无言耿相忆。^[9]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10]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

【赏析】

咏物词非常难写，特别是已经被前人反复吟咏过的事物，如果不能翻出新意，便会落入俗套，也就没有什么艺术感染力。姜夔的这首《暗香》提示了一种经典手法，就是讲一个与这件事物有关的情事，由于事件的唯一性，会让词中的事物超凡脱俗。

这两首词名为《暗香》《疏影》，显然得名于“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句诗。这是北宋诗人林逋《山园小梅》一诗的名句，姜夔的两首词也就在吟咏梅花。但是他一开篇就借月光与梅花将思绪引入了无限的回忆。梅边吹笛是过往的欢娱，他用精妙的笛声唤来一位佳人与他共赏雪月之梅，真是一段风流浪漫的故事。而“几番照我”一句又早早地告诉大家，这样的夜晚其实是曾经的日常，在当时，并不觉得有什么稀奇。

“何逊而今渐老”一句，用何逊的典故将时空转回当下，而今不仅人散天涯，自己也年华老去，才力消退，再也演奏不出当年月下梅边的清曲，只是暗自惊怪，窗外的梅花怎么又开了？其实吧，玉人不再的时候，哪里还有兴致去填词吹笛呢？那些文字与旋律，就是给她看给她听的，也只有她才能知晓个中深趣呐。

过片依然停留在当下时空，抒发路遥难寄相思的情感。旧时的梅花依然绽放得那样美丽，尽管无言沉默，但也在追忆那远去的佳人。于是“长记曾携手处”一句又将思绪拉回过去，拉回到那片倒映着千树梅花的西湖。但“又片片”一句再次悠悠地将思绪拉回现在，佳人与过往都如同此刻被片片吹落的梅花瓣，再也见不到了。

尽管并没有描摹梅花，但全词就是笼罩在一片梅花的清冷幽香之中。

^[1]辛亥：宋光宗绍熙二年（1191）。

^[2]止既月：刚好住满一个月。征新声：要求谱写新曲。

^[3]工妓：乐工与歌妓。隶习：学习。

^[4]不管：不顾。与攀摘：与我攀摘。

^[5]何逊：南朝梁诗人。何逊任扬州法曹时，廨舍有梅花，遂吟咏之，成《咏早梅》诗，即下文“春风词笔”所指。此处姜夔以何逊喻己。

^[6]怪得：惊讶。

^[7]江国：江边的城市。

^[8]寄与：南朝诗人陆凯《赠范晔》诗云：“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9]耿：不能忘怀的样子。

^[10]千树压：西湖中的千万株梅树的倒影。

疏影

姜夔

苔枝缀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1]客里相逢，篱角黄昏，无言自倚修竹。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想佩环、月夜归来，化作此花幽独。

犹记深宫旧事，那人正睡里，飞近蛾绿。^[2]莫似春风，不管盈盈，早与安排金屋。^[3]还教一片随波去，又却怨、玉龙哀曲。^[4]等恁时、重觅幽香，已入小窗横幅。^[5]

【赏析】

这首词与上词连缀而下，却讲了另一番故事。《暗香》的最后说到梅花被片片吹落，《疏影》开篇即从一瓣梅花落英讲起，让它在时空隧道中往返穿梭，展开了一段奇妙之旅，极似不断切换的电影镜头。

这片花瓣的旅程从一株枝头出发，那里有一只会幻化为绿衣女子的青鸟，正在沉沉睡去。花瓣与它轻轻告别，飞到了一片篱笆旁，有一位佳人倚靠着修长的绿竹，不知道在守望着什么人。落日的余晖打在她的脸上，将她映衬得更为孤独。

离开了这位佳人后，花瓣莫名地飞到了茫茫大漠，见到了憔悴思乡的王昭君，此刻的她身处荒寒，尽管无比思念江南的温暖，但却不得不接受永远回不去的现实。只能期待逝去后的芳魂能够飞回故乡，哪怕化作小溪边的一树独自开放的梅花，也已足够了。

用王昭君来比拟梅花，虽不是姜夔原创，但怎么想都有些牵强，很可能是姜夔将家国之恨融入了词中，想到了沦丧的中原，与客死北国的徽钦二帝。当然，这样的情绪就算真的有，那也是点到为止。

花瓣在下阕继续旅行，似乎真的接着昭君寄寓的家国感伤，它开始在宫殿中游走。先到含章殿下欣赏寿阳公主娇媚的睡姿，又去汉武帝为陈阿娇打造的金屋，然后便和其他落梅一起掉入了御沟水流中，伴着哀怨的笛曲《梅花落》，顺水漂向了遥远的地方。最终，它飞上了一幅精美的图画上，结束了这场旅行，至于伙伴们都去哪儿了，谁也不知道。

《暗香》《疏影》是姜夔最负盛名的词篇，若说《暗香》借讲一个故事寄托自我孤独憔悴的身世，那么《疏影》更多是利用这段旅程，展现了此际破碎的山河。

^[1]苔枝：长有青苔的梅枝。翠禽：旧题柳宗元所撰《龙城录》载隋人赵师雄游罗浮山，夜与携一绿衣童子的素妆女子欢娱，后惊醒，发现自己睡于大梅树下，树上有青鸟鸣叫。

^[2]那人正睡里：南朝宋武帝女寿阳公主入日卧于含章殿屋檐下，梅花落其额上，成五瓣之形，宫女争相效仿，号为“寿阳妆”。

^[3]金屋：汉武帝刘彻幼时曾对姑母言若能娶其女阿娇为妻，当用黄金打造一间屋子供其居住。

^[4]玉龙哀曲：玉龙，笛子。哀曲，笛曲有《梅花落》，乐声极为哀怨。

^[5]恁时：那时。已入小窗横幅：指梅花已经入画，悬挂于窗间。

史达祖

双双燕
咏燕

史达祖

过春社了，度帘幕中间，去年尘冷。^[1]差池欲住，试入旧巢相并。^[2]还相雕梁藻井，又软语、商量不定。^[3]飘然快拂花梢，翠尾分开红影。

芳径，芹泥雨润。爱贴地争飞，竞夸轻俊。红楼归晚，看足柳昏花暝。应自栖香正稳，便忘了、天涯芳信。愁损翠黛双蛾，日日画阑独凭。^[4]

【赏析】

这是一首非常工整规矩的咏物词，没有像姜夔的《暗香》《疏影》那样玩一些花样，而是句句不离吟咏的对象双燕。学填咏物词，以这一首作为摹写的典范，当不会有什么差错。

古人在春分、秋分两个节气要进行社祭，分别称为春社与秋社。而燕子恰好春社时来，秋社时去，故而词的开篇自然巧妙地点出了双燕归来，却又不出现相关字眼，这需要极大的才力。

燕子既然飞回，自然要去旧巢看一眼，“差池”“相并”等词也在不露痕迹地透露着燕子的成双出入。旧巢倒是找到了，但它们却被华丽的藻井吸引，又想在此构筑新巢，于是便讨论了起来。但讨论了半晌也讨论不出个结果，不如先在春花间飞翔一会儿，于是便有“翠尾分开红影”的动景。

下阕接着双燕探春的话头继续铺陈。它们在春之柔媚间尽情玩耍，看遍了每一处美丽的风景，享受了每一秒伴侣在旁的欢乐，一直玩到夜幕降临，才回过神来，在何处筑巢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哩。不过不要紧，今天就先在花枝上凑合一晚，反正春光还长，自有时间考虑这个问题。

然而双燕不仅忘了筑巢，还把更重要的事情彻底忘记了。它们来到这里不只是为了寻欢作乐，而是受一位游子的嘱托，捎一封饱含思念的信给他的恋人，告诉她自己也希望能早日归家，永远陪在她的身边。

很遗憾，双燕过于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把身外的事情都忘了。女孩倒是看见了它们，但却不知道它们带来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书信，只会一片人不如燕的慨叹中更生惆怅了。

史达祖（1163—1220？），字邦卿，号梅溪，汴（今河南开封）人。南宋词人。

^[1]度：穿过。

^[2]差（cī）池：燕子飞行时尾部羽毛长短不齐的样子。

^[3]相（xiàng）：仔细看。藻井：传统建筑的天花板以图案为饰，文采似藻，并以方木相交，状如井栏，故云藻井。即代指天花板。

^[4]翠黛：女子用于画眉的螺子黛。

刘克庄

玉楼春

戏林推

刘克庄

年年跃马长安市，客舍似家家似寄。青钱换酒日无何，红烛呼卢宵不寐。[\[1\]](#)

易挑锦妇机中字，难得玉人心下事。男儿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桥畔泪。[\[2\]](#)

【赏析】

南宋到了刘克庄的时代，国家的意气已经消沉不堪，臣民不再有强烈的恢复愿望，就连进取心也变淡了不少，只愿在纸醉金迷的半壁江山间过着逍遥快活的日子。在这样的士风之下，南宋的国势越来越衰颓，而北方的蒙古政权正在冉冉兴起，新的更大的危机已经孕育，但也只有少之又少的有识之士才能感到一些隐忧。

刘克庄或许就是少数人之一，他这首词的赠予对象则是大多数人中的一个。这位林姓朋友做了一个推官，这只不过是帮助官员审理案件的秘书之职，在宋朝算不得正式官员，但他却过着富家公子式的浪荡生活。这首词的上阕就是在描绘他在临安城里的日常，他挥金如土，纵情饮酒，在秦楼楚馆里通宵赌博，好像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而真正的家却变得像旅店似的。

刘克庄在下阕便转入了规劝，告诫他青楼女子的心其实非常难测，她们很难付出真情。传统词章里，往往会塑造钦慕穷才子的风尘女子，刘克庄在这里显然从反面说话，认为有钱的土豪并不能得到她们的芳心。事实也当然如此，世间女子大多并不拜金，而真正拜金的姑娘也就不会把真情付与在任何一个身上，一切还得依靠自己的才华与强烈的上进心。比如说在那个时候，国事如此不堪，好男儿就应该立功边关，扶救天下，而不是在水西桥边卿卿我我，为根本不爱你的风尘女子伤感流泪。

这首词不仅道出了人间情爱的真谛，还足以让每一个时代的懦夫读之立志。刘克庄虽不是辛弃疾那样的英雄人物，但心中仍充满着凌云壮气。

刘克庄（1187—1269），初名灼，字潜夫，号后村，福建莆田人。南宋文学家。

[\[1\]](#)呼卢：古时一种博戏。

[\[2\]](#)水西桥：汉代长安城青楼聚集的地方，代指烟花巷陌。

吴文英

唐多令
惜别

吴文英

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纵芭蕉不雨也飕飕。都道晚凉天气好，有明月、怕登楼。
年事梦中休，花空烟水流。燕辞归、客尚淹留。垂柳不萦裙带住，漫长是、系行舟。

【赏析】

这首词玩了一个拆字游戏，“愁”本来就是“心”上加“秋”，于是词人便借题发挥，讲了一个秋日离愁的故事。

上阕纯任抒情，词中人因秋日芭蕉触动异乡寂寞的情绪。尽管天凉好个秋，但也不愿登楼欣赏，只因明亮月色会再次勾起千里相思。

下阕则转至具体故事。词中人因岁暮仍不得归家而倍感惆怅，美好的年华也渐渐随水消逝了。更可恨的是，春花也好，燕子也好，身边各种各样的事物都抛下自己回家去了。最后，词中人又借秋柳抒情，道出了这不是简单的字谜游戏，也不是寻常的伤春悲秋。他在异乡邂逅了一场浪漫的爱情，那位温柔的佳人能够抚平一些客子伤痛。但如今，她也抛下自己，永远离去了，那么词中人在孤独的他乡还有能有什么慰藉呢？只能将责备迁移至无辜的柳树，你为何只绑住了我的小船，而不把佳人也一并拴住呢？心上之愁于此更为激烈。

芭蕉、明月、落花、流水、飞燕、秋柳……各种各样的秋景一并涌来，似乎各是一种秋愁，也就将愁涂抹得非常浓郁。但实际上，这些景物蕴藏的愁绪都是人心所感，投射的无非是那一场清疏的故事。

吴文英（约1200—约1260），字君特，号梦窗，晚年又号觉翁，四明（今浙江宁波）人。原出翁姓，后出嗣吴氏。南宋词人。

浣溪沙

吴文英

门隔花深梦旧游，夕阳无语燕归愁，玉纤香动小帘钩。
落絮无声春堕泪，行云有影月含羞，东风临夜冷于秋。

【赏析】

相思太深就会入梦，梦中可以回到苦苦思念的旧地，不仅不用羡慕燕子的归家，还能够见到朝思暮想的她，幸福当然莫过于此。

但是梦中就真的完美无缺吗？下阕的内容揭示了依然会遭遇离别，还是要承受现实空间中的伤感。“落絮”照应着上片的“花深”，都是暮春时节的景象，提示着空间并没有发生改变。此刻正下着潇潇春雨，使得落絮无法像寻常时节那样自在飞扬。其实这落絮就是分别时的情人，而春雨则是离别的眼泪，二人正在“执手相看泪眼”又“无语凝噎”。天上的月亮似乎也懂人间的情感，不忍心看见如此伤心的情境，所以拉了一朵云彩挡住了自己。

这场扑朔迷离的梦中离别或许只是梦醒的浪漫表达，但凄清的氛围却足以修饰所有的人间离别。东风当然不会比西风还要寒冷，冷的只是离人的心，这段真情总会在一片含蓄中绵绵不尽。

风入松

吴文英

听风听雨过清明，愁草瘞花铭。^[1]楼前绿暗分携路，一丝柳、一寸柔情。料峭春寒中酒，交加晓梦啼莺。^[2]

西园日日扫林亭，依旧赏新晴。黄蜂频扑秋千索，有当时、纤手香凝。惆怅双鸳不到，幽阶一夜苔生。^[3]

【赏析】

这阕词是故地怀人之作。上阕不作任何提示地回忆过去：那是一个清明时节，满目风雨落花的伤感，楼前小路已经绿叶成荫。“一丝柳、一寸柔情”是用经典的送别意象提示这是当年与佳人分别的时空，但又与传统不同，这回走的是佳人，被遗留在这里，终日醉酒昏梦的，是男子自己。

换头一句用连续的时间变化将时空从那时切换到当下，极具时光流逝的动感。此刻又是清明前后，但与那时的风雨连天不同，正是雨后初晴。而西园也并没有因为佳人的离开而荒废，因为自己天天都派人打扫。突然间，被一个很寻常的场景触动了深情，那便是黄蜂在悬挂秋千的绳索边不停盘旋。蜜蜂是采蜜的，本应飞旋在春花周围，为何会对这冷冰冰的绳索感兴趣？词人并没有深究其间的道理，只是想当然地说因为当年佳人的香气还缭绕在秋千绳索上，于是便让蜜蜂误认为此处有花。佳人的美丽由此侧面烘托而出，而此滑稽的答案更显得男子痴情一片。

于是结尾就自然地点破上文隐而不露的相思，惆怅着分别之后难以望见她的身影，西园中怎么也寻不着她的踪迹。但最后又给了一个无理的答案：她并没有离开太久，而是昨晚的春雨太过滋润，使得台阶上一夜就生出了许多青苔，掩盖了她昨日才留下的脚印。佳人当然已经离去了很久，也只有这样，供人进出的台阶上才会长满青苔，但若不做这样的幻想，也就无处安放自己的痴情。

^[1]瘞（yì）：掩埋，埋葬。

^[2]中酒：酒醉。

^[3]双鸳：用成对的鸳鸯代指女子所穿的绣花鞋，即云美人的踪迹。

霜叶飞
重九

吴文英

断烟离绪。关心事，斜阳红隐霜树。半壶秋水荐黄花，香噀西风雨。^[1]纵玉勒、轻飞迅羽。凄凉谁吊荒台古。记醉蹋南屏，彩扇咽、寒蝉倦梦，不知蛮素。^[2]

聊对旧节传杯，尘笺蠹管，断阅经岁慵赋。^[3]小蟾斜影转东篱，夜冷残蛩语。^[4]早白发、缘愁万缕。惊飙从卷乌纱去。^[5]漫细将、茱萸看，但约明年，翠微高处。^[6]

【赏析】

吴文英的词作密丽难解，深挚的情绪往往隐藏在浓艳的辞藻与繁复的典故之下，这首词便可稍见端倪。

开篇的“断烟离绪”便是精心打磨的词句。情绪本应是连绵的，不该如云烟那样时断时续，但二者结合在一起又显得非常自然，因为情绪是缥缈朦胧的，而背后的往事才恰似云烟，只剩下片片零乱破碎的记忆了。

词情由此句总起之后，便突然转入当下场景的铺陈。夕阳与枫林此刻交相辉映，使得天边更加殷红，这是令自己最为伤心的。然而词人却不做为何伤心的解释，莫名地接以自己接了半壶秋水，将采来的菊花插在里面，无论秋风秋雨多么凄凉，依然能够散发着幽淡的清香。然而词人再次不解释插花是为了什么，又突然转到一阵感慨，在这样的风景中，哪还有心情策马飞驰？哪还有心情凭吊往日的遗迹？

答案终于在上阕的末尾解开，“记醉蹋南屏”一句是在回忆与佳人醉游南屏山的往事。但这五字之后又切回当下：现如今佳人已经不在很久了，自己的耳边听不见婉转的歌声，也已很久没有梦见她，似乎连她的模样也记不大清楚了。

如此上文的种种也就都有了落脚。南屏山是西湖名胜，尤以黄昏时分最为迷人。因此他之所以对夕阳红树如此挂怀，当然就是因为这让他想起了当年与佳人共度的南屏秋晚，也就会勾起迷离怅惘。至于后面的插花、纵马、吊古等事，都是往事再现，今日自无心情重做，而这些事情的错综安置，亦呼应了首句，美好的记忆如云烟般断续破碎。

下阕才真正开始讲说今日情状：他确实在重阳佳节饮酒，但不过是机械地重复固定的节日习俗。自从佳人离去，所有的心情都已淡漠，笛曲不吹，新词不赋，当年没写完的半首残词，也没有心情再续了。此处或许暗指他们的分别也是在重阳，而且猝不及防，因为前一刻还在甜蜜地填词唱曲，但还未来得及写完，一场分别便降临了。

“小蟾斜影转东篱”一句言月亮转过中天，即夜色已深，从开篇的夕阳黄昏一脉承下，透露着从傍晚一直悲伤念远到半夜，然而也迅速地将情绪从往事拔出，不让情感过于凝滞。一阵夜风将他的帽子吹落，露出了根根白发，这本是令人伤感的事情，但已经经历过人生的最为伤痛，这一点又算什么呢？就满足西风这场吹帽的愿望吧。

未了他的手中莫名多了一束茱萸，本是重阳节佩戴的佳物，但他在把玩良久之后还是放弃佩戴了，只许下了一个明年的约定：明年今日，一定要再次登上南屏山，愉快地把茱萸插在头上。他为何许下如此的誓言？只能是期待明年佳人能够回来，重新回到当年的幸福生活。但谁都知道，这是无法实现的虚幻，也就如云烟一样缥缈无依，说说而已。

传统词论家往往赞许梦窗词善潜气内转、空际转身，密丽的辞藻自有草灰蛇线、天梯石栈相勾连。这说的就是吴文英善于用暗线挽合看似毫无关系的典故或意象，每一处凭空而来的句子其实都有来源与指归。当然，这会使读者无法很快地读懂词作，也就是很多人批评的晦涩。不过这样的词就是给读者反复咀嚼与玩味的，这可以进一步加深词情的深度，而且还可以体会到别样的赏玩乐趣。

[1] 荐：插。噀（xùn）：含在口中后喷出。

[2] 南屏：杭州西湖南屏山。蛮素：白居易有歌女名樊素、小蛮，后世遂以蛮素代指歌舞妓。

[3] 蠹（dù）管：生虫的竹笛管。断阙：没有写完的词。

[4] 小蟾：未满之月。

[5] 惊飙：一阵大风。乌纱：吴文英一生未仕，故此处乌纱并非指代官帽，而是宴请宾客之时所戴之帽。

[6] 翠微：青山。

八声甘州

陪庾幕诸公游灵岩

吴文英

渺空烟四远，是何年、青天坠长星。^[1]幻苍厓云树，名娃金屋，残霸宫城。箭径酸风射眼，膩水染花腥。时艖双鸳响，廊叶秋声。^[2]

宫里吴王沉醉，倩五湖倦客，独钓醒醒。问苍波无语，华发奈山青。水涵空、阑干高处，送乱鸦、斜日落渔汀。连呼酒，上琴台去，秋与云平。

【赏析】

吴文英与姜夔一样，是一位江湖清客，过着漂泊无定的幕僚生活。他似乎比姜夔还要不幸，祖上是商人的他，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心中的经纶抱负更加无处施展，也就在姜夔的清苦之外，多了一些悲愤。从这首词的题目中可以了解，吴文英此刻是在苏州管理粮食调配的提举常平司里做幕僚，正与其他同事一起陪同常平使游览姑苏名胜灵岩山。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就在灵岩山修建了华丽的馆娃宫以供西施居住，到了南宋的时候，当然残破不堪，吴文英就借此番吊古，舒泄了不甘幕僚人生的悲愤。

开篇一阵云烟，勾连起了今昔。一阵云烟吹过，变换到勾践灭吴的时空，灵岩山上正是树木壮丽，楼阁华美，美丽的西施正在河边梳洗，馆娃宫中时常回响着她穿着拖鞋的脚步声。但很快，这些美好都将烟消云散。又一阵云烟吹过，回到了今日时空：当年的一切都已消逝，只剩下一片断壁残垣，与秋风吹落树叶的哀声。

过片的云烟起落得更快，才看见沉睡宫中的吴王，就变幻成灭吴之后独钓太湖的范蠡，突然间又切换回当下。此刻的自己也与范蠡一样面对着太湖，但他一方面立下了伟大功业，一方面又急流勇退，带着美丽的西施过上了闲淡的隐居生活，可谓仕隐双全的人生赢家。可是自己却一事无成，只能面对着青山徒叹自己逐渐生出的白发。

功业既然无望，如范蠡一样泛舟太湖烟波不也可以？此刻的太湖上正有点点渔舟。但他们都与吴文英无关，他不得不为了生计做一个难言尊严的清客幕僚，根本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至此，情感已陷入低谷，但吴文英在末句突然振起，大声呼喊要痛饮美酒，再向高处攀登，因为秋景本就美在高处。

但这还是一种无奈的呐喊，并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人总归要活下去，这或许是一种避免沉沦的方式，只不过不能细究罢了。

^[1]长星：彗星。古人认为彗星的降临象征着国家衰微，如果彗星不仅出现，还陨落人间，则是亡国之兆。吴文英此处即用彗星陨落代指越王勾践灭吴之事。也有人认为这里就是指灵岩山是巨石天降而成。

^[2]时艖（sǎ）双鸳响：艖，拖鞋。双鸳即代指女性的鞋子。艖双鸳即穿着拖鞋的意思。古人多以木屐为拖鞋，故走路时会有声响。

刘辰翁

柳梢青

春感

刘辰翁

铁马蒙毡，银花洒泪，春入愁城。^[1]笛里番腔，街头戏鼓，不是歌声。^[2]
那堪独坐青灯。想故国、高台月明。辇下风光，山中岁月，海上心情。^[3]

【赏析】

公元1276年，南宋都城临安被蒙古军队攻陷，宋人在150年后又经历了一次亡国之痛，而这一次，没有第二片江南可以偏安了，国是彻底地亡了。于是元宵节再一次被宋朝遗老反复吟咏，比如这阕词，题目说的是春感，但却妥妥地讲着亡国后的元夕。

国家虽然亡了，但百姓的生活还在继续，元宵节的晚上依然照旧张灯结彩，新王朝似乎也乐于见到这样的情形，因为这可以展示天下依旧太平，甚至过得比前朝还要好。但在遗民眼里看来，却满是刺眼的新朝风景。衣装已经换了模样，巷陌间居然出现了蒙古毡子，街头咏唱助兴的小曲儿也变成了北方的杂剧，不再是江南丝竹的歌声。这些生活细节的差异展示着生活方式的剧变，象征着一个时代彻底结束了。

时代的变化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无感的，每日似乎和从前一样生活，根本察觉不到生活方式默默地发生了颠覆。于是察觉差异的遗民当然非常孤独，很少人能够与他分享此刻的心情，唯有枯坐独想。他们会想些什么？当然还是君王，以及象征君王，象征天下的皇宫，只不过月明依旧，高台犹在，却已换了人间。

末尾的鼎足对写得非常精妙。故都的风光依然祥和太平，察觉变幻的自己已然度日如年，唯有一片赤诚之心永恒不灭，将永远地坚守下去。其实，不只是遗民，每一位察觉到危机的人，都是如此孤独、忧伤与坚强。

刘辰翁（1232—1297），字会孟，号须溪。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南宋遗民词人。

^[1]银花：元宵节的璀璨灯火。

^[2]戏鼓：借指流行于北方的蒙古流行歌曲。

^[3]辇下：京城。海上心情：如苏武牧羊北海一般的忠贞之心。

永遇乐

余自乙亥上元诵李易安《永遇乐》，为之涕下。^[1]今三年矣，每闻此词，辄不自堪。遂依其声，又托之易安自喻。虽辞情不及，而悲苦过之。

刘辰翁

璧月初晴，黛云远澹，春事谁主。禁苑娇寒，湖堤倦暖，前度遽如许。香尘暗陌，华灯明昼，长是懒携手去。谁知道，断烟禁夜，满城似愁风雨。

宣和旧日，临安南渡，芳景犹自如故。^[2]细帙流离，风鬟三五，能赋词最苦。江南无路，鄜州今夜，此苦又谁知否。空相对，残缸无寐，满村社鼓。

【赏析】

人生的悲剧莫过于遭逢承平到乱离的时代突变。如果这段乱离恰是历史的重演，则又平添几分忧伤。更可悲的是，那段历史又距今不远，还没有抚平当初的创伤，便又再痛一次。

刘辰翁当然不会在宋恭帝德祐元年（1275）才读到李清照的那首名篇《永遇乐》，但确实在那一年，才能真切懂得易安词中的心情。因为自己此情此景，实在与李清照的叙说太接近了。

李清照说，杭州城里的百姓不知道中原沦丧的苦痛，依然在元宵节里自在赏灯。刘辰翁发现，如今的情况就是这样。西湖还是那样秀美，湖边的宫殿依然伫立，城中的百姓还是在元宵之夜愉快地携手赏灯。或许刘辰翁能够理解江南人不懂南渡北人的痛苦，但他却无法理解为何经历了亡国灾难的临安百姓，也不是那么伤感，还在过着幸福自在的小日子。

于是他才会觉得更加痛苦，因为无人分享自己的亡国痛楚，只能找百年前的李清照寻求共鸣了。而当一个人只能从古人那里找到慰藉的时候，他是得有多么绝望。

^[1]李易安《永遇乐》：即李清照《永遇乐·落日镞金》。

^[2]宣和：北宋徽宗最后一个年号。其时北宋东京开封一片繁华之象，然未过多久，金兵南侵，北宋覆灭。

贺新郎
闻杜鹃

刘辰翁

少日都门路。听长亭、青山落日，不如归去。十八年间来往断，白首人间今古。又惊绝、五更一句。道是流离蜀天子，甚当初、一似吴儿语。臣再拜，泪如雨。

画堂客馆真无数。记画桥、黄竹歌声，桃花前度。风雨断魂苏季子，春梦家山何处。谁不愿、封侯万户。寂寞江南轮四角，问长安、道上无人住。啼尽血，向谁诉。

【赏析】

在中国神话故事中，有一个关于杜鹃鸟的凄迷故事。很久以前，位于今日四川地区的蜀国有一位英明的君王，据说他是从天而降，名字叫作杜宇。这位君王教导百姓耕作，使蜀国获得了稳定的粮食，从而深受百姓爱戴，被尊称为望帝。但是贤明的望帝也有一件解决不了的烦心事，那便是连年不停的水患。有一天，望帝邂逅了一位荆州人鳖灵，他们一见如故。望帝觉得鳖灵杰出不凡，遂封他做宰相，请他治理水患。鳖灵果然不负众望，带领民众打通巫山，将蜀国泛滥的洪水引入长江，让百姓从此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望帝对此非常感激，于是将帝位禅让给了鳖灵，自己跑到西山归隐修炼。没过几年，望帝化成一只杜鹃鸟，每到春来之时，便飞到蜀地，提醒他的百姓农忙的时节到了。

当这个故事从四川传到中原之后，人们可能觉得过于圆满，不太相配杜鹃鸟凄苦的啼声，于是便增添了这么一些情节。说鳖灵本性非常浪荡，在望帝面前别有用心地收敛了起来，而即位之后，便不再掩饰，开始随着性子穷奢极欲，把国库挥霍一空，然后就对百姓横征暴敛。隐居西山的望帝听说后痛苦不堪，郁郁而终，死后的精魂化作杜鹃鸟，依旧发出悲苦的啼鸣，啼到伤心的时候，甚至会啼出血来。从此，杜鹃鸟就与忧伤、愁苦甚至冤屈产生了联系。

于是刘辰翁听见陌上杜鹃的啼声便如此哀伤也就非常自然了。他显然根据故事，将杜鹃视作南宋君王的化身，正在哀鸣自己王朝覆灭的伤痛。从而刘辰翁听出了少年承平时代不知晓的故国哀伤，也听出了自己关于故国重归的希望只是一场空想。此刻的刘辰翁，便是故事中的蜀国百姓，并不情愿做新君王统治的臣民，哪怕自己再怎么迷恋做官，也不可能背弃内心，屈服于逼死自己深爱之先君的新帝。

其实，杜鹃本不会啼血，那阵阵哀鸣其实是代忧伤之人发出的凄凉，而所谓的啼血，流的也是故国人民自己心头的鲜血。

周密

玉京秋

长安独客，又见西风，素月丹枫，凄然其为秋也，因调夹钟羽一解。^[1]

周密

烟水阔。高林弄残照，晚蜩凄切。碧砧度韵，银床飘叶。^[2]衣湿桐阴露冷，采凉花、时赋秋雪。^[3]叹轻别，一襟幽事，砌蛩能说。

客思吟商还怯。^[4]怨歌长、琼壶暗缺。^[5]翠扇恩疏，红衣香褪，翻成消歇。玉骨西风，恨最恨、闲却新凉时节。楚箫咽，谁倚西楼淡月。

【赏析】

都说秋时易感，而对于游子来说，异乡的清秋更加落寞惆怅。词人此刻正在京城临安，尚未经历亡国，本该是一片歌舞笙箫的繁华街巷，但在他的眼里，却是一片萧疏，这当然是他内心秋意的外显。

其实这首词中也没有直接表露心情的句子，而是将典型的悲秋意象一一铺排开去。夕阳下的秋林、寒蝉、捣衣砧声、落叶、寒露、芦花、萤火虫、商声、怨歌、秋月、被收起的团扇、西风……每一种都是会勾起无限凄凉的事物。尽管出于真情抒发的需要，它们被集中在一起，但要像这首词这样不显得怎么堆砌，就全靠词人的功力了。

我们普通人当然没有周密的思致，却也能体认到其中一两处事物的秋意。这便是我们心中寂寞的时候，最容易被吸引到的自然风景。

周密（1232—约1298），字公谨，号草窗，又号霄斋、蘋洲、萧斋，晚号弁阳老人、四水潜夫、华不注山人，南宋遗民词人、文学家。

^[1]长安：代指南宋京城临安。

^[2]银床：井栏。

^[3]凉花：秋天的花。据下文秋雪的形容，这里应该是芦花。

^[4]吟商：中国古代五声音阶为宫、商、角、徵、羽，商声与秋天相对应，故吟商即演奏象征秋天音乐之义。

^[5]琼壶：代指月亮。

一萼红

登蓬莱阁有感

周密

步深幽。正云黄天淡，雪意未全休。鉴曲寒沙，茂林烟草，俯仰千古悠悠。^[1]岁华晚、漂零渐远，谁念我、同载五湖舟。^[2]磴古松斜，崖阴苔老，一片清愁。

回首天涯归梦，几魂飞西浦，泪洒东州。故国山川，故园心眼，还似王粲登楼。^[3]最怜他、秦鬟妆镜，好江山、何事此时游。为唤狂吟老监，共赋销忧。^[4]

【赏析】

蓬莱阁是浙江绍兴的一处名胜，好览山川的周密其实登临过好多次，不过这回重临，自己已是南宋遗老。于是这首词作没有了承平时代的密丽，变得一片萧疏，但保留了周密惯用的手法，疏朗地铺排开了一系列能够切实反映自己心情的人事，无一不暗指亡国，但却藏而不露，还是有节制地表现忧愁，这便是南宋后期词人追求的清雅。

当然，泛舟五湖的范蠡，登楼感伤中原的王粲，鉴湖清狂的贺知章，都已经成为一片过往，在此刻的江南冬雪中，并不能一一重回人间，为周密消解故国忧愁。所以在周密眼中，这一片江山，再也不复曾经的美好了。可是江山才不会管人间的亡国，只要风景不被破坏，它的秀美就不会减少，人们还是会登临感慨自然的壮丽，只是这里会多了一位供后人感伤寄托的古人。

^[1]鉴曲：绍兴鉴湖。茂林：绍兴兰亭。

^[2]五湖舟：春秋时代范蠡辅助越国打败吴国之后，功成身退，泛舟五湖。

^[3]王粲登楼：东汉末年文学家王粲因战乱流寓荆州，一日登楼，顿生家国感慨、身世之悼，遂写《登楼赋》以抒怀。

^[4]狂吟老监：指唐代诗人贺知章，曾任秘书监。晚年退居鉴湖，自号四明狂客。

文天祥

酹江月

和

文天祥

乾坤能大，算蛟龙、元不是池中物。风雨牢愁无着处，那更寒虫四壁。横槊题诗，登楼作赋，万事空中雪。江流如此，方来还有英杰。

堪笑一叶漂零，重来淮水，正凉风新发。镜里朱颜都变尽，只有丹心难灭。去去龙沙，江山回首，一线青如发。^[1]故人应念，杜鹃枝上残月。

【赏析】

在南宋王朝最后的那两三年里，文天祥一直在不屈地抗争。一介书生的他敢于在元军大帐中痛斥对方主将伯颜；在被押解北上的途中，还能在江淮之间伺机脱逃；就算宋朝皇帝一路败退到广东崖山的海岸边，他仍然在江西一带招兵买马，组建恢复宋室的义军，转战广西、广东诸地，也就有了词中那段横槊题诗的戎马生涯。

遗憾的是，他的努力终究徒劳，最终不幸遭遇叛徒出卖，在五岭坡（今属广东海丰）被元军俘虏，随后便押送入京。和他一起北上的，还有同乡好友邓剡。不过当他们走到金陵的时候，邓剡因为病重而被留在江南就医，文天祥则继续前行。临行前，邓剡写了一首《酹江月》送别他，他也就还赠了这么一首。

尽管小皇帝赵昺已被陆秀夫背着跳进了大海，尽管像他们这样的豪杰之士纷纷被捕，但文天祥仍然抱以雄壮的意念，用“蛟龙、元不是池中物”的古话表达着对于南宋军民终将复国的信心。其后他触及了风雨飘摇的现实，回忆了前两年奔波作战的生活，虽然他自己的努力已经付诸东流，但依旧相信新的豪杰会接续他的事业，取得最终的成功。

下阕主要抒发自我内心的情绪，格调依然慷慨。特别是“镜里朱颜都变尽，只有丹心难灭”一句最为悲壮。文天祥被押赴大都之后的所作所为完全诺守了他的这段宣言，面对元人的百般劝降，他坚决不从，其凛凛大义，让元朝君臣相顾动色，称为丈夫。最终他慷慨就义，也算是实现了全词末尾化作啼血杜鹃再回江南的愿望。

这首词很显然在和韵苏轼的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文天祥此刻也面临着苏轼壮志难酬、功业不成的命运。但与苏轼苍凉无奈不同，文天祥始终保持着虎虎生气。也正是依靠代代英雄对于这股气节的传承，我们这个民族才能度过各种各样的困难，在今日依然焕发蓬勃的活力。

文天祥（1236—1283），初名云孙，字宋瑞，一字履善，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宋末政治家、文学家、爱国诗人、抗元名臣。

^[1]龙沙：塞外荒寒之地，此处代指元朝都城。

王沂孙

齐天乐

蝉

王沂孙

一襟余恨宫魂断，年年翠阴庭树。乍咽凉柯，还移暗叶，重把离愁深诉。西窗过雨，怪瑶珮流空，玉笋调柱。镜暗妆残，为谁娇鬓尚如许。

铜仙铅泪似洗，叹携盘去远，难贮零露。^[1]病翼惊秋，枯形阅世，消得斜阳几度。余音更苦，甚独抱清高，顿成凄楚。谩想薰风，柳丝千万缕。

【赏析】

宋亡之后，大多数的遗民并不能跟文天祥一样慷慨壮烈，以身殉国。他们在残山剩水间活了下来，但内心却有无尽的悲苦。他们拒不出仕新朝，生活往往过得比较潦倒。内心柔弱的他们又不敢直白地用词章表露心迹、控诉蒙元政权，只好借用吟咏花花草草寄寓悲愤。于是词作也就一片幽怨迷离，摧抑低沉，有时也会难免晦涩。

未过多久，江南一带发生了一件令遗民痛心疾首的惨案。一位名叫杨琏真伽的蒙古和尚带了一拨人来到绍兴，公开挖掘南宋诸帝的陵墓，盗取随葬珍宝，将南宋帝妃身上的衣冠首饰全部掠走后，即把遗体抛弃在荒野。这对于遗民来说，无疑是精神上的严重摧残。好在有一位义士唐珏，趁夜色收拢了诸帝后的遗体，将其重新埋葬，并在其上种植冬青树以为标志。传说事成之后，江南的一些遗民邀请唐珏召开一次词社，共同填写一些寄托这场惨案的咏物词，并结集出版，取名《乐府补题》。这本词集一直流传到了今天，里面一共收录了三十七首词。尽管没有明确的字句表明这些词与盗墓事件有关，但确实都是咏物词，吟咏了龙涎香、白莲、蕤、蟹、蝉五种事物，王沂孙便是其间最杰出的一位。

不管《乐府补题》词社的举行与杨琏真伽盗发宋陵有没有直接联系，王沂孙这首咏蝉词寄托亡国之恨是没有疑问的，因为开篇便已经交代，这是一只生活在宫中的蝉，正在秋风中哀度余日不多的最后时光。

这只蝉当然是他们这一群遗民的写照。国家已经灭亡，自身也老病交加，在晚年发出凄苦的声音，却很少有人理解。秋蝉在做着夏日柳阴浓郁的梦，它想重回自己生命最灿烂的季节。遗民同样也想回到承平的年代，那时不仅有繁华的家国，秀美的湖山，还有最美好的青春岁月。

王沂孙，生卒年不详，字圣与，号碧山，又号玉笥山人，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南宋遗民词人。

^[1]“铜仙”三句：李贺有《金铜仙人辞汉歌》，敷衍魏明帝将长安城汉武帝时代的铜铸捧露盘仙人拆运至洛阳一事。后即以捧露盘仙人辞去寄寓亡国之恨。

蒋捷

贺新郎
兵后寓吴

蒋捷

深阁帘垂绣。记家人、软语灯边，笑涡红透。^[1]万叠城头哀怨角，吹落霜花满袖。影厮伴、东奔西走。望断乡关知何处，羡寒鸦、到著黄昏后。一点点，归杨柳。

相看只有山如旧。叹浮云、本是无心，也成苍狗。明日枯荷包冷饭，又过前头小阜。趁未发、且尝村酒。醉探枵囊毛锥在，问邻翁、要写牛经否。^[2]翁不应，但摇手。

【赏析】

什么是期待中的幸福？不幸之人的答案往往是他此时最缺失的东西。对于乱离之中的遗民来说，当然是安宁的家庭生活。所以在苏州吴江一带漂泊避乱的蒋捷，看到了别人家垂下的锦绣帘幕，不由自主地回忆起与家人对坐笑谈的场景。其实这番平凡景象也是人间最珍贵的幸福了，也是和平岁月的众生向往。王安石便在写给妹妹的一首诗里这样深情回忆：“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在家人身边，任何外界的浮名富贵都不存在，只有最深的信任与最美的温情。

当然，这场幸福对于蒋捷来说，都只能是想想了，他依然在奔走，为躲避兵乱，也为谋个生计。在这样的乱离年代，读书人的命运往往最为凄凉，因为他们的所学无法直接用来兑换果腹的食物。没有力气，没有手艺，没有功夫，只有一肚子的穷酸知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功利的活儿，想去给农家抄写一下必备的养牛书籍，但却依然被无情地拒绝了。我家已经有了一套了，再要一本重复的，能有何用呢？

蒋捷在晚年换了好多份工作，一会儿在大户人家做个教书先生，一会儿在县城里摆摊算卦，一会儿又在宜兴家中无所事事，都是这般无助凄凉。据说他最终在家乡的一座小庙里出家为僧，这或许也是一种解脱吧。

蒋捷（约1245—约1305），字胜欲，号竹山，阳羨（今江苏宜兴）人。南宋遗民词人。

^[1]笑涡：酒窝。

^[2]枵（xiāo）囊：空空的行囊。毛锥：毛笔。

女冠子

元夕

蒋捷

蕙花香也。雪晴池馆如画。春风飞到，宝钗楼上，一片笙箫，琉璃光射。而今灯漫挂。[\[1\]](#)不是暗尘明月，那元夜。况年来、心懒意怯，羞与蛾儿争耍。

江城人悄初更打。问繁华谁解，再向天公借。剔残红烛。但梦里隐隐，钿车罗帕。吴笺银粉砑。待把旧家风景，写成闲话。笑绿鬟邻女，倚窗犹唱，夕阳西下。[\[2\]](#)

【赏析】

蒋捷记叙的亡国之后的元夕景象，与刘辰翁大为不同，他没有见到依然璀璨繁盛的灯火，而是稀稀落落的几盏应景小灯。这可能是因为刘辰翁居住的杭州，在宋亡之后仍然是重要都市，而蒋捷则主要流寓在苏州下辖的几座县城，当然比不过东南都会的繁庶。

不过蒋捷记忆中的元夕同样艳丽壮观。这首词的开篇由又在盛开的蕙花引出的大片文字，就是用来与今日潦草灯会相对比的回忆。这当然是对于南宋财力的夸耀，一处普通的江边小城，就能够举办如此盛大的灯会，真是值得骄傲呀！

同样地，蒋捷也有与李清照、刘辰翁相近的感受，那便是情怀不再。就算灯火依然，游女依旧，也没有心情与她们调笑了。这样的心情与上文盛衰变迁相结合，词情也就悲苦不已了。

但蒋捷自有解脱的办法，便是如一百多年前那位写了《东京梦华录》的孟元老一样，将曾经见证的，现在依然时时如梦的旧日繁华与故事记录下来，留给后人一个光辉伟大的记忆。其实，很多南宋遗民都选择了这种方式，周密就在宋亡后写了大量记录南宋故事的笔记，在记述中寄托着自己的故国哀思。

最后，蒋捷留下了一些希望，人们还是不愿忘记过去的南宋。你听，邻家的小姑娘还在咿咿呀呀地唱着南宋初年的元宵金曲《宝鼎现》呢！那我的回忆文字应该有人会看，也愿意相信吧。当然，我们并不知道，蒋捷最后发出的微笑，是否带着几滴眼泪。

[\[1\]](#)漫挂：稀稀落落地挂着。

[\[2\]](#)夕阳西下：北宋范周有词《宝鼎现》，首句即为“夕阳西下”，为当时名曲。

梅花引
荆溪阻雪

蒋捷

白鸥问我泊孤舟。是身留，是心留？心若留时、何事锁眉头。风拍小帘灯晕舞，对闲影，冷清清，忆旧游。

旧游旧游今在不？花外楼，柳下舟。梦也梦也，梦不到、寒水空流。漠漠黄云、湿透木绵裘。都道无人愁似我，今夜雪，有梅花，似我愁。

【赏析】

荆溪是流经蒋捷家乡宜兴的小溪，此刻他正结束一段漫长的浙江漂泊，回到了故乡。尽管现在因大雪被困在了荆溪之上，但离家也很近了，可他却产生了一些近乡情怯的愁绪。回家了，本应是身心都得到安放，但蒋捷在开篇却追问自己，漂泊许久后的归家，心有没有一起带回来？答案是没有，因为他紧锁着眉头。这看似非常奇怪，但转念一想，也很自然。因为离家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长到回来的时候当年的老朋友都不在了，而自己也垂垂老矣，没有当年的精力花前醉酒，柳下泛舟了，就是再怎么用力做梦，也回不去往日时光了。

心安是人们共同的追求，白居易就说“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是对遭贬后被迫离乡的自我宽慰。苏轼在被贬广东的时候听闻一歌女说“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后，大为感动，随即填下一首《定风波》赠之。蒋捷却从反面立说，言故乡不能让自己心安，这或许只能是他的青春时代过得太逍遥自在了，才会产生这么大的冲击。其实少年更是一种心态，只要少年心不改，不管何时归来，都将是当年离开的样子。在这一点上，苏轼就更为通透，那首《定风波》的下阕便这样写道：“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一剪梅
舟过吴江

蒋捷

一片春愁待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度与泰娘桥。风又飘飘，雨又萧萧。
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笙调，心字香烧。^[1]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赏析】

时光就像行船，飘飘摇摇，悠悠忽忽，便经过了各样的风景。刚刚还是温柔浪漫，一下子就变作了风雨飘摇的悲伤。而这些迷离的烟雨间，又隐藏了多少人生故事。

这些故事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年少时的自在轻狂。青春就是用来挥霍的，就是用来疯玩的，但也总是短暂的，眨眼之间就过完了，不知不觉的时候就已经在为生计碌碌了好久。所以流光容易把人抛啊，抛弃出安乐的青春，抛进无尽的生活旋涡，最终又将把人抛出整个世界。

有时候也会重回旧地，也能看到当初的模样，就像蒋捷已经过了吴江，家就在眼前。然而时光染红了樱桃，染绿了芭蕉，也就是抛弃了春天，万里归来的他也早就不是个少年，被无情地抛弃在了过去的某个时间，于是回家也不能抚平时光无情的创伤。

这首词不大会写在亡国之后，因为始终有一股甜甜气息的温暖伴随着忧伤，只有在青春将逝的时候，才会对流光有这样温暖而感伤的认识。

^[1]银字笙调（tiáo）：银字笙，笙管上有银制字样，用以标识音位，代指名贵的笙。银字笙调即调银字笙，吹笙也。心字香烧：即烧心字香，燃烧形如心字的香。

虞美人
听雨

蒋捷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赏析】

少年的时候，无忧无虑，不需要为生活发愁，可以自在玩耍。脑海中充满着浪漫的幻想，就想邂逅一段纯真美好的爱情，过上永远幸福无忧的日子，连做的梦都是玫瑰色的。这个时候就是爱听流行歌曲，因为可以咿咿呀呀地唱着数也数不清的小情绪。

真的长大了，才发现那时的念头都是虚幻的，细碎的生活如潮水涌来，将浪漫的念头全压碎了。现在不仅要养活自己，还有一家老小嗷嗷待哺，于是不得不离家奔波，寻求谋生的机会。在这样的压力下，哪还有工夫去做玫瑰色的梦呢？更何况现在是孤身羁旅，他乡谋生，连可以倾诉衷肠，相互扶持，共渡难关，予以安慰的家人都不在身边，也只能一任眼角的泪水自由滑落了。

而等到年老了，各种各样的悲欢离合都见过了，也就无所谓喜怒哀乐了。这种看尽人世繁华的心态不必一定经历亡国才能体认，每一位到了白头年纪的人都会这样。只是蒋捷要更为沉痛。这个时候，人或许爱听听戏，因为戏文里的故事就是自己的人生。或许也就像这样，孤独地坐着，静静地回想平凡而飞扬的自我故事。

听雨，听的并不是雨，而是雨点滑落间，正在消逝的点滴生命。

少年游

蒋捷

枫林红透晚烟青，客思满鸥汀。二十年来，无家种竹，犹借竹为名。
春风未了秋风到，老去万缘轻。只把平生，闲吟闲咏，谱作棹歌声。

【赏析】

这是蒋捷晚年的生命悲歌，清疏惆怅，又带着一些无奈平淡。枫林红透，是深秋的时序，此刻的蒋捷，已到生命的冬季，但他非要用深秋比附自己，还用晚烟青来形容晚景的平和，显然是一副倔强不甘的姿态。

不过他还是得面对亡国与衰老。国亡后的二十年来，他四处漂泊，无地为家，但依然保持着宋亡前那个与家乡门口竹山同名的号，便是故国情节的坚守，还是那副倔强。

春风未了秋风到，非常顺畅的季节变换间，蒋捷觉得愉快的青春实在太短了，还没有过够，便戛然而止，提前进入了无比漫长的人生秋冬。既然如此，某些倔强也就没必要了，青春时候的歌曲也就不要再唱了，换成闲淡的渔歌吧，只要不至于滑落到独钓寒江雪的冷酷，便是莫大幸运。不管遭遇着怎样的困境，还是要倔强地守住心中的底线。

张炎

南浦
春水

张炎

波暖绿粼粼，燕飞来、好是苏堤才晓。鱼没浪痕圆，流红去、翻笑东风难扫。荒桥断浦，柳阴撑出扁舟小。回首池塘青欲遍，绝似梦中芳草。

和云流出空山，甚年年净洗，花香不了。新绿乍生时，孤村路、犹忆那回曾到。余情渺渺。茂林觴咏如今悄。[\[1\]](#)前度刘郎归去后，溪上碧桃多少。[\[2\]](#)

【赏析】

这首词吟咏春天新涨的西湖水，这本不是静态之物，可以仔细观察刻画，而是无时不在变幻，随着两岸事物的倒影改换着光影颜色。于是张炎便顺势让它动了起来，拉开了一段春水的旅程。

起句是春水新涨的告知，它从苏堤边涌来，看见了归来双燕。伴随着水中游鱼和水面落花，它又经过了断桥边，人们也开始在温暖的春天活动，又撑着小船游湖了。春水不断地流着，回头望望断桥，也惊讶着突然间生出了那么多的青草，这让它也想起了一些过去的故事。

上阕末尾既然已经这样提示，下阕就自然转入往事的追忆，但依然跟着春水的足迹逐一拉开。此刻春水已从西湖流出，进入了孤山，眼前空旷的山景让它想到前几年也来过这里。曾经这里很热闹，发生过许多故事，有文人墨客的雅集高会，还有才子佳人的浪漫故事。但如今他们都不在了，只留下春水再度经过，仔细想来，自从那些佳客消逝后，溪边的桃花也不知道开过多少回了。

词写到这里，也就结束了，但春水的旅程还将继续下去，留下了一片渺渺余情。实际上，这段余情的出现就意味着张炎并不单纯地在吟咏春水，还有如春水般静静流逝走的年华，只不过藏而不露，情绪哀而不伤。

张炎（1248—约1320），字叔夏，号玉田，又号乐笑翁，临安（今浙江杭州）人。南渡名将循王张俊六世孙，南宋遗民词人，被称作宋词之殿军。

[\[1\]](#)茂林觴咏：以东晋琅琊王氏在会稽山阴兰亭的家族聚会代指诗酒生活。

[\[2\]](#)前度刘郎：刘禹锡《再游玄都观绝句》有句云：“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后遂以“前度刘郎”代指经历过往日欢愉的自己。

高阳台
西湖春感

张炎

接叶巢莺，平波卷絮，断桥斜日归船。能几番游，看花又是明年。东风且伴蔷薇住，到蔷薇、春已堪怜。更凄然，万绿西泠，一抹荒烟。

当年燕子知何处，但苔深韦曲，草暗斜川。^[1]见说新愁，如今也到鸥边。无心再续笙歌梦，掩重门、浅醉闲眠。莫开帘，怕见飞花，怕听啼鹃。

【赏析】

像张炎这样的贵族公子，关于承平岁月的记忆就不会是士庶同欢的元宵，而是西湖之上的文期酒会。那里既有繁华的烟景，奢靡的酒宴，还有朋友间高雅的情趣。

张炎此刻并未因为亡国而不再游湖，又去西湖边泛舟一圈。尽管正是蔷薇盛开的仲春，但象征春之盛的蔷薇不也是春将归去的预兆？更何堪，往日群芳争艳的西湖，如今只剩青青野草，一片荒凉烟景。

不仅当年的美景不复，故国人民也逐渐凋零。张炎在遗民中算得上高寿，他送别了一拨拨遗民的离去。所以现在，不仅当年贵族的园林已经荒废，连遗民的住所也满是荒草，即将再也没人留恋故国了，南宋的故事就会逐渐被世界遗忘，这便是毫无希望的悲伤。

于是哪还有心情去赏花吟月呢？本来就已经不会再有这样的心情与场合了。所以他害怕见到飞花，听到啼鹃，因为这些东西，会不断地提醒他，故国已经彻底消逝在时间与春色中了。

^[1]韦曲：原指唐长安城南韦氏家族的世代聚居地，此处借指杭州的南宋贵族旧居。斜川：在江西庐山，陶渊明常游此地，后成隐士居所的代称，此处指南宋遗民的住处。

解连环

孤雁

张炎

楚江空晚。怅离群万里，恍然惊散。自顾影、欲下寒塘，正沙净草枯，水平天远。写不成书，只寄得、相思一点。料因循误了，残毡拥雪，故人心眼。^[1]

谁怜旅愁荏苒。^[2]谩长门夜悄，锦筝弹怨。想伴侣、犹宿芦花，也曾念春前，去程应转。暮雨相呼，怕蓦地、玉关重见。未羞他、双燕归来，画帘半卷。

【赏析】

张炎是南宋中兴名将循王张俊的后代，他的祖父张濡在元军大举侵宋的时候坚守独松关，关破被杀。略带讽刺的是，这么一位承平佳公子，在宋亡之后，居然北上燕赵，希望在新朝谋一个官职。尽管据说是为元朝修缮佛经，但总归大节有亏。最终他并没有获得官职，失意南归，自然对这番选择有几分悔意。这首吟咏孤雁的词，未尝不是自己的刻画。

词作的开篇就出现了一只离群的孤雁，与张炎的经历格外相符。北上谋官的他自然不会得到江南遗民的尊重，而独自南归又使得与那些共同北上的朋友分离，只能过着两头不讨好的离群索居的生活。

他的内心还是不甘的，不愿意就落得这样的下场，想把自我心迹全部表露给友人看，但每每动笔就失败，只能写一些相思的话，于是当然也就更加得不到老朋友的理解了。但话说回来，北上求官终究是求官了，再怎么生花妙笔，也无法为此开脱。

那么也就不必推脱了，就带着这番枷锁独自咀嚼孤独吧。就像幽居长门宫里的陈皇后，确实犯了错误，但不会有人想要理解她犯错的苦衷，以及被人遗忘的痛苦。

想到这里，其实也无颜再见旧日朋友了，他们依然保持着自身的操守，相伴在洁白芦花之中，若偶然与他们相遇，真不知双方是何滋味。而像这样落落江湖，至少还能嘲笑一下更无节操的燕子。我尚且知道反思与悔恨，可你们却心安理得地在新王朝的庇护下住得自在逍遥！

^[1]残毡拥雪：这里是用西汉苏武陷身北方匈奴的典故。

^[2]荏苒：辗转迁徙。

清平乐

张炎

候蛩凄断，人语西风岸。月落沙平江似练，望尽芦花无雁。
暗教愁损兰成，可怜夜夜关情。^[1]只有一枝梧叶，不知多少秋声。

【赏析】

什么时候一叶才能知秋？不仅需要能敏感地意识到即将来临的肃杀，还需要已经承受过种种复杂难言的秋意。

张炎便是如此。他在上阕铺排了四种秋天悲苦的意象，才使得最后这一句凄凉而雄健。

当然，任何人的悲秋都有一个最主要激发点，是其将候蛩、芦花、秋雁等等秋景牵连得一片苍凉。张炎在换头处提到的庾信便是透露个中消息的人物。生于南朝的庾信晚年被迫留在北朝，尽管被授予级别很高的官职，但心中对江南故乡故国的思念始终强烈，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愁苦。也只有这个情感，才能让他夜夜关情了，而这也是张炎此刻的切身体会。

其实，这首词张炎在宋亡前便已写好，但那时的文字是这样的：“候虫凄断，人语西风岸。月落沙平流水漫，惊见芦花来雁。可怜瘦损兰成，多情因为卿卿。只有一枝梧叶，不知多少秋声！”那个“卿卿”是一位歌女的名字，如此这首词本来只是一首儿女情长的普通之作，但经词人的修改，一下子就变得感慨悲深起来。

^[1]兰成：庾信，小字兰成，本是南朝梁贵族、文学家，因侯景之乱而流落北朝，写有《枯树赋》《愁赋》《哀江南赋》等作，皆借落叶秋声抒发对于南方故园的思念。

无名氏

九张机

无名氏

四张机。鸳鸯织就欲双飞。可怜未老头先白，春波碧草，晓寒深处，相对浴红衣。

【赏析】

这是宋朝宫廷大曲中的一段，全文总共有十一段，除去头尾的引子与尾声，正曲部分便是九段旋律，从一张机、二张机一直唱到九张机，讲述了一位织锦姑娘寂寞幽怨的情绪，以及对爱情的美好向往。

这支大曲主要运用民歌的手法，所以词文比较简单，不太有什么修辞，但这第四曲却有些不同，稍稍用了些婉转的笔调，所以会显得有些清新。

此刻这位织女刚刚织好了一对鸳鸯，鸳鸯的白头突然撩动了她的情思。在古人眼中，头白是心愁的表现。辛弃疾就曾夸张地写道：“人言头上发，总向愁中白。拍手笑沙鸥，一身都是愁。”尽管鸳鸯并没像沙鸥那样浑身白色，但头白也反映着心中抱有浓重的愁绪。

这在织女看来就特别不可理解了，鸳鸯有什么好愁的呢？你们成双成对，可以共同面对生命中的风雨或彩虹，才不管是春波暖意还是晓寒风恶呢。于是真正未老头先白的不是鸳鸯，而是织女自己。她向往着能与心上人风雨同舟，而不是现在孤独地织锦绣花，绣出了别人家的浪漫温情，却把自己的青春埋进了细密的针脚。

青玉案

无名氏

钉鞋踏破祥符路，似白鹭、纷纷去。^[1]试盥幞头谁与度。^[2]八厢儿事，两员直殿，怀挟无藏处。^[3]
时辰报尽天将暮，把笔胡填备员句。^[4]试问闲愁知几许？两条脂烛，半盂馊饭，一阵黄昏雨。

【赏析】

戏谑是人间常态，特别是世俗民众在看待高高在上的人物时，就爱这样开他们的玩笑。这或许是发泄对特权与压迫的不满，或许是从他们的窘迫找寻一些自我人生的自信。总之，戏谑的风格非常世俗，他们需要解构知识阶层的风雅元素与姿态。

这首词就是典型的一首戏谑词，调戏的对象是参加省试的考生。按照道理，北宋时能够进入省试考场的人，已经经过了之前两次考试的选拔，大多应该是有真才实学的士子，但这首词却把他们写成了非常不堪的形象。他们身着白衣，想着能一举中第，换上鲜艳的官服。可他们却肚子里没货，面对考卷根本写不出什么东西，想作作弊吧，文弱的书生又看着威武的士兵，感到一阵瑟瑟发抖。这些考生还有啥本事呢？其实并没有。他们的生活也很窘迫，只能用着最低廉的蜡烛，吃着半碗馊掉的饭。讽刺的是，这样状态下的他们，还要在卷子上讲家国天下的政治大势，或是吟咏一些黄昏雨这样的闲情雅趣。书生的穷酸模样也就跃然纸上了。

有趣的是，这首词和韵贺铸那首著名的《横塘路·凌波不过横塘路》，而且里面有好多词句就是简单地延续过来。词作者应该就是把贺铸这首讲闲愁闲情的柔婉作品涂抹窜改，形成了这么戏谑粗俗的样子。贺铸的这首词在北宋徽宗年间太流行了，许多词人都有过和韵的作品，可以想见在开封的街巷里，应该四处都可以听到咏唱这首词的歌声，而越是这样流行的东西，越容易被世俗民众拿来戏谑改写。

可以想象，类似这首词的作品在宋代应当很多很多，是词之主流。但由于艺术层面的俗味，使得它们基本散佚了。今日的人们只能从这么几阙吉光片羽中稍稍感受一下北宋世俗民众的蓬勃生命力。

^[1]钉鞋：古时鞋底钉有钉子的雨鞋。祥符路：即指北宋东京开封。

^[2]试盥（lǜ）：科举考生携带的装笔墨的小盒子。幞（fú）头：头巾。

^[3]八厢儿事：成群士兵。直殿：军官。怀挟：作弊用的夹带小抄。

^[4]备员：凑数的。

水调歌头

无名氏

平生太湖上，短棹几经过。知今重到，何事愁与水云多。拟把匣中长剑，换取扁舟一叶，归去老渔蓑。银艾非吾事，丘壑已蹉跎。^[1]

脍新鲈，斟美酒，起悲歌。太平生长，岂谓今日识兵戈。欲泻三江雪浪，净洗胡尘千里，不用挽天河。^[2]回首望霄汉，双泪堕清波。

【赏析】

靖康之难，击碎了北宋的承平佳梦，不管当初过的是怎样的生活，在如此的国难变局面前，多多少少会产生一些恢复的志愿。这首题在吴江垂虹亭上的词便是如此。

从词的内容来看，作者应该是一位类似豪侠的人物。在承平年代，他仗剑风流，繁华的街巷中，留下了不少关于他豪饮奔放的故事。贺铸那首《六州歌头·少年侠气》便是对他最好的形容，其实就是一位浪荡轻薄的富家公子哥吧。

不过此刻已经没有侠气的氛围，他也在向南避乱，居然做起了与他个性迥异的渔樵佳梦，可见他内心深处确实没啥家国天下的抱负。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人，在下阕还是表达出了愿为国家效力的情怀，可见在南渡之初，恢复中原是广大人民的共同期望。

但是再大的雄心在朝廷不作为面前都将成为空幻，就算实力不济，也需要努力一下吧！所以词人在全词的最后把目光投向了朝廷，流下了两行清泪。这泪水中包含着太多的感慨，有青春逝去，有家国沦丧，有衷心的期望，还有无奈的失望。

^[1]银艾：官员佩戴的银印绿绶，因绶带用艾草染绿，故称艾。代指高官厚禄。丘壑：代指隐者所居的山林田园。

^[2]三江：太湖入海的三条水道，即东江、娄江与松江。

长相思

无名氏

去年秋，今年秋，湖上人家乐复忧，西湖依旧流。^[1]

吴循州，贾循州，十五年前一转头，人生放下休。^[2]

【赏析】

十五年前，贾似道将良相吴潜排挤出朝，贬谪循州，更将其毒死在那里。十五年后，贾似道在与蒙元作战时临阵脱逃，也被贬循州，后被监送官郑虎臣锤杀于木棉庵，一代奸相十五年前怎么迫害政敌的，他就以怎样的方式离开人世。

忠臣也好，奸臣也罢，在百姓看来，这场命运的轮回恰是一番善恶的劝诫。人生不能太狠毒，人生也不必太较真，自己其实也会吞下迫害他人的恶果。人间当然希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似乎总会看见好人悲惨坏人嚣张的景象。不过这总是暂时的，公道自在人心，善恶自有公论。历史就如始终静静流淌的西湖水那样，不因暂时的错脱而改变标准，终将给予善恶最公正的评判。

当然，忠臣吴潜毕竟含冤离世，就算历史还其公正，贾似道亦遭惨死，对吴潜本人来说，其实早已于事无补。所以“人生放下休”一句透露出的消极避世，往往是普通百姓在旁观政治风波的时候，会深深产生的恐惧与庆幸。

^[1]湖上人家：贾似道在西湖上的别墅。

^[2]吴循州：吴潜，南宋后期宰相，被贾似道排挤而被贬循州（今广东梅州）。贾循州：贾似道，南宋晚期奸相，把持朝政多年，后与蒙古军队作战溃败而被贬循州。

青玉案

无名氏

年年社日停针线，怎忍见、双飞燕。今日江城春已半。一身犹在，乱山深处，寂寞溪桥畔。
春衫著破谁针线，点点行行泪痕满。落日解鞍芳草岸。花无人戴，酒无人劝，醉也无人管。

【赏析】

社日是古人祭祀土地神的日子，分春秋两次，在立春与立秋之后的第五个戊日，大致在每年的农历二月与七月。每逢社日，大家要休息团聚，而这一天最为忌讳动针动线，所以对于女子来说，一定要在此日停下手中的针线活。

词中所写是一个春社日。词中人是一位离家远行的游子，因社日停针线的习俗思念起独自在家的妻子。夫妻之间的感情，不大会羞涩腼腆，也少见花前月下的小情调，只会如这首词描写的那样，是一片补缀旧衣的琐碎的日常。但就是这日常生活间的陪伴，相互于生活艰辛中的扶持，才能遇见人生最美的浪漫与最大的幸福。

词人当也这么想的，所以在结尾用了一串三连对比，把浪漫的花酒拉近视野，产生与补衣的对比。此刻不是没有花，不是没有酒，但没有人戴没有人劝，也就毫无意义了。实际上戴花劝酒不一定非得妻子才能做，然而唯有妻子才会在自己醉得不省人事的时候真正心疼自己。或许她嘴上会疯狂地责备，但一边骂着，一边已经赶忙为自己盖好被子，做起醒酒的茶汤。

唯有情深，才会记忆起点滴细节，而这些细节，亦会勾起世间夫妻的最关情处，所以此词才如此真挚感人。

吴激

人月圆

吴激

南朝千古伤心事，犹唱后庭花。^[1]旧时王谢，堂前燕子，飞向谁家。^[2]
恍然一梦，仙肌胜雪，宫鬓堆鸦。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是天涯。^[3]

【赏析】

北宋灭亡之后，有一批才士因故留金，于是出任官职，成为金朝政坛文坛的重要人物。代表人物当属宇文虚中，其不仅迅速主盟金朝文坛，还一路做到特进、礼部尚书的高位。吴激也在同列，他要比宇文虚中小十一岁，一直被宇文虚中视为接班人，他也不负此重望。

作为留仕金朝的汉人，吴激心中充满了矛盾与痛苦，只能用笔来幽微表达。有一次，他参与了一场大臣家宴，席间佐酒唱曲的侍女状貌楚楚，甚为可怜，仔细询问，方知她是宋徽宗宣和殿的宫女，顿时引起了在座留金宋人的慨叹，随即纷纷填词赠之，吴激这首《人月圆》，便是即席为她而作。

这首词借六朝往事寄托自己的家国之恨，面对着这位故国宫女，陡然兴起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伤感。但宫女可以自由而从容地闲坐说徽宗，自己却没有立场，只能借助刘禹锡与白居易的诗句隐隐地透露内心。

这首词含蓄空灵，融化古人诗句不留痕迹，在当时即享有很高声誉。宇文虚中也填了一首《念奴娇》赠予这位宫女，见此词而大惊，自以为不如。其后凡是有人请宇文虚中作词，他一定会说应该请吴激来填，足见对其人其词的重视。

不过吴激在1142年便卒于深州知州任上，来不及见证四年后宇文虚中的被诛。据说宇文虚中利用他的权柄，暗地里联络中原地区的豪杰人士与“忠义军”，图谋复宋，结果机密泄露，全家老小百余口同日被害。可见吴激这首词体现出来的情感，确实是他们这一群体会有矛盾心理。

吴激（？—1142），字彦高，自号东山散人，建州（今福建建瓯）人。北宋亡后留金，文学家、书画家。

^[1]后庭花：南朝陈后主陈叔宝所撰流行歌曲《玉树后庭花》，被认作是亡国之音。杜牧《泊秦淮》诗：“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2]“旧时王谢”三句：刘禹锡《乌衣巷》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3]“江州司马”三句：白居易《琵琶行》诗：“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元好问

摸鱼儿

乙丑岁赴试并州，道逢捕雁者云：“今旦获一雁，杀之矣。其脱网者悲鸣不能去，竟自投于地而死。”^[1]予因买得之，葬之汾水之上，累石为识，号曰“雁丘”。时同行者多为赋诗，予亦有《雁丘词》，旧所作无宫商，今改定之。

元好问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2]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暗啼风雨。^[3]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

【赏析】

大雁的生死至情深深感动了词人，于是为大雁立言，写下了这篇千古名作。

开篇的沉重问句应当是每一位深情之人都会有的疑虑，因为他们完全可以为情献出自己的生命，于是每每向往自己付出深情的对象，也应该如此对待自己。但是往往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只能伤悼为何只有自己用情如此之深，于是再次反复咀嚼这句话，陷入了怎么也解不开的死结。

天下至情之人其实不少，所以殉情的大雁才会被同样至情的词人亲手埋葬，并歌词记下，不必与莺燕那样空归尘土，难被铭记。而代代重情之人都会来此凭吊大雁的坟墓，祭奠为情而死的壮烈，也祭奠为情所困的自己。

像词中大雁这样至情的形象还有不少，汤显祖《牡丹亭》中的杜丽娘便是另一个典型。然而杜丽娘对于现代至情之人来说更有启示意义。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为情所困在所难免。但至情真的就需要殉情才能表达吗？动了殉情念头的时候，还是先想想自己有没有杜丽娘那样的本事吧，为情而死，又为情而复生，这才可以自由地一任情之抒发。不然，生命为情结束，很难像大雁这样遇见元好问，将你悲壮的选择以如此深情的笔调记录下来。

其实真正的至情之人，对生命往往最为珍视。逝者已往，生者需要好好地活着，这样才不负往日的情深。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世称遗山先生，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金朝文学家、历史学家。

^[1]乙丑：金章宗泰和五年（1205）。

^[2]“横汾路”三句：汉武帝曾于汾水边作《秋风辞》，其中有“箫鼓鸣兮发棹歌”句。

^[3]“招魂”两句：《楚辞》有《招魂》《山鬼》两篇，前者为招魂曲，结句都用“些”字，故谓“楚些”；后者写山鬼空自等候的悲哀。

张翥

踏莎行

张翥

芳草平沙，斜阳远树，无情桃叶江头渡。醉来扶上木兰舟，将愁不去将人去。
薄劣东风，天斜落絮，明朝重觅吹笙路。^[1]碧云红雨小楼空，春光已到销魂处。

【赏析】

人在遭遇伤心的时候，看什么都是不满的，好像天下对自己充满了恶意，故意让身边的一切都不如自己所愿。

一次情人的分别，勾起了男子无尽的怨恨。他怪桃叶渡为何总带走心上人；也同样地怪着木兰舟，却给它增加了一项罪名，为何不把愁也载走；他还怪着春天，为何在小楼人去的时候也悄悄地溜走，让留下的人一点念想也没有。

所有的怨恨都是虚的，关键还是在于实实在在的寂寞的吞噬。

张翥（1287—1368），字仲举，晋宁襄陵（今山西襄汾西北）人。元朝诗人。
^[1]薄劣：薄情。天斜：歪斜的样子。

萨都刺

念奴娇

登石头城次东坡韵^[1]

萨都刺

石头城上，望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指点六朝形胜地，唯有青山如壁。蔽日旌旗，连云樯橹，白骨纷如雪。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

寂寞避暑离宫，东风辇路，芳草年年发。落日无人松径里，鬼火高低明灭。歌舞尊前，繁华镜里，暗换青青发。伤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

【赏析】

萨都刺是蒙元著名文人，他因担任江南诸道行御史台掾史而移居金陵。在这片充满繁华与寂寞的城市里，他留下了大量吟咏古迹的作品，隐隐地有与汉族士大夫较量斗技的心态，这首词便是其间的代表。

此词怀古金陵，已经是被唐宋文人写得烂熟的主题，而且王安石的《桂枝香·登临送目》特立独行，引起许多词人的仿写与比试，萨都刺亦不例外。而且这首词次韵苏轼名作《念奴娇·大江东去》，内容上也涉及东坡词英雄成空、人生如梦的主题，显然也有与苏轼暗暗较劲的意图。

此词上阕写登临远眺，感慨六朝的繁华往事与英雄豪杰皆已成空，是常见的笔法。但他特为关注了隋朝灭陈战争的残酷，将气势雄壮的舰队与凄惨悚然的战士白骨放在一起，表达了前人罕见的战争残酷之感，格调陡然一升。

下阕继续上阕的情绪，只不过时空换作了月夜故宫。前人借故宫今貌表达沧桑情绪的也数量众多，但一般只是描写断壁残垣间的荒草野花，罕见萨都刺这样将鬼火坟头引入这片空间。于是从刘禹锡开始就常常注视这片空城的明月，在萨都刺这回的升起中，多了太多的凄厉色彩。

与萨都刺暗自较量的王安石与苏轼相比，这首词还是要略输一筹。毕竟，他没有王安石博大的学识与深刻的历史认识，故而没有《桂枝香》的苍茫沉雄，格局较小；他也没有苏轼面对江山历史时的人生起落，所以词中没有真情贯注，感慨也就不深。不过从艺术上说，这首词还是能够产生震人心魄的阅读体验，而且对于这么一个熟悉的主题，能写出这样的新意，已属难能可贵。

萨都刺（约1272—1355），字天锡，号直斋，回族（一说蒙古族）。元朝诗人、画家、书法家。

^[1]东坡韵：即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杨慎

临江仙

杨慎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赏析】

杨慎在谪戍云南的时候，为明朝之前的二十一个王朝都做了一段讲史弹词，总称为《廿一史弹词》，被后世认作弹词始祖。这一首《临江仙》，便是第三段讲秦汉历史的开场唱词，也是这篇通俗浅近的说唱文学作品中，最具艺术魅力的一段。

开篇化用了苏轼《念奴娇》的起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但节奏拉慢，有如缓缓展开一幅千里江山的画卷，上面不断闪现与隐去在这里发生过的种种是非成败。然后又突然将跳动的画面一下收去，只留下永恒的江山，以及不停反复的夕阳，永恒与短暂的冲击也就格外强烈。

下阕还是在这广袤的江山图画中，但多了白发苍苍的渔樵，他们见惯了春花秋月的人生美好，也对失落悲伤习以为常，于是能够自如地借着一壶浊酒笑谈过往的故事，将生命融合在青山之中，留下一段什么是永恒什么是短暂的不尽余意。对于个体生命来说，在江山面前当然是短暂有限的。然而人类生生不息，前人的故事可以不断地被后人讲述，恰如日日都将西沉的夕阳，其实也可算是一种永恒。

尽管这首词说的是秦汉历史，但清代毛宗岗父子评点《三国演义》时，将其置于全书开篇，扮演卷首语的角色，从而更广为人知。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今属四川成都）人。明朝文学家。

陈子龙

浣溪沙

杨花

陈子龙

百尺章台撩乱飞，重重帘幕弄春晖。^[1]怜他飘泊奈他飞。
澹日滚残花影下，软风吹送玉楼西。天涯心事少人知。

【赏析】

陈子龙是明末江南著名文人，才华横溢，风流潇洒。柳如是则为江南名妓，才思清绝，容貌姣好，而且性格正直刚烈。二人在明朝最后时光有一段浪漫的同处时光，但却最终未能结为姻缘，留下了这段才子佳人的遗憾故事。这首吟咏柳絮的小令，便是陈子龙为柳如是而作。

这首词的寄托之处不仅在于柳絮与柳姓的同音，还以柳絮的随风飘荡借指柳如是无法自主的个体生命——以杨柳代指风尘女子，早在唐代韩翃的《章台柳》中就已出现，但那是以柳枝被折为喻，缺少了柳絮漂泊无定的萧瑟——既切合柳如是在江南大户之间辗转流离的身世，也能够表达自己不能通过迎娶以救她于水火的无奈。

于是下阕会说柳絮又飞向新的人家，便是对柳如是继续辗转摧折的设想。但词末突然转以天涯心事，不禁令人深思。按照词意线索，这应是柳絮飞向天涯后的心事，但也未尝不可以是见到柳絮飞向天涯之人的心事。双方实际都与知音分别，内心的惆怅当然少人知了。至于心事是什么，就留待读者自己推想了。可以是感伤春去，可以是情人怨别，可以是韶华易老，可以是海誓山盟，也可以是爱情之外的青云之志。

陈子龙（1608—1647），字卧子，又字懋中，松江华亭（今属上海）人。明末清初文学家。

^[1]章台：代指柳树。

屈大均

梦江南

屈大均

悲落叶，叶落绝归期。纵使归来花满树，新枝不是旧时枝。且逐水流迟。

【赏析】

叶子落了，明春就会重新生长，但在词人的眼中，今秋的落叶不会重回，长出来的都是新枝新花。这就是晏殊《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里那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深意。不过晏殊不把哀愁说破，屈大均却将事实赤裸裸地揭露了出来。

这番差异当然是因为屈大均将自己明遗民的悲愤迁移到了关于落叶的思考上，末句其实已然点破，故国与青春都已如流水一样逝去，再也追不回来了。如此，人心也就难言什么未来的希望。

屈大均（1630—1696），字骚余，号非池，广东番禺人。明末清初学者、诗人。

吴伟业

贺新郎

病中有感

吴伟业

万事催华发。论龚生、天年竟夭，高名难没。^[1]吾病难将医药治，耿耿胸中热血。待洒向、西风残月。剖却心肝今置地，问华佗解我肠千结。追往恨，倍凄咽。

故人慷慨多奇节。^[2]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3]艾灸眉头瓜喷鼻，今日须难决绝。^[4]早患苦、重来千叠。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5]入世事，几完缺。

【赏析】

据说这首词是吴伟业的临终绝笔，也有人考证这只是一场大病初愈后的感慨。但无论如何，这都是借病痛来表露对折磨自己后半生的那次选择的内心想法。

吴伟业在明末有着很高的声望，无论是文坛还是政坛，都能成为江南一带的领袖。他自己也对明王朝一片忠诚，在清军入关后，积极参与南明政权，企图北伐复国。然而临危建立的南明延续了明朝党争与腐败的恶习，吴伟业与南明弘光帝的权臣阮大铖、马士英不合，愤而辞官归隐，眼睁睁地看着清军摧枯拉朽一般攻陷江南，统一全国。清政府对吴伟业也有很高的期待，想利用他笼络江南的汉族士人，于是便勒令他前往北京为官，担任秘书院试讲，后升国子监祭酒。迫于家庭原因，吴伟业没有像其他明遗民那样宁死不从，而是接受了任命。尽管他只做了学官，但心中依然有着成为贰臣的自责。三年之后，吴伟业以守母丧为由离职归乡，再也没有做官。但内心的苦痛与煎熬无时无刻不伴随着他。直到临终，依然放怀不下。

这首词开篇便用龚生之典，羡慕他虽然享年不久，但却享有高名，暗指自己变节的人生悔恨。下文随即展开苦闷的书写，任何病痛都比不过这番煎熬，也就没有名家圣手能够救治了。

下阕继续将此恨回环展转，以慷慨赴死的老朋友与自己对比，进一步彰显内心的痛苦煎熬。当然，他还是做了自我申辩，强调因守节而连累家人也是自己不愿看见的事情，但却没什么人能够理解自己的苦衷。其实吴伟业的纠结说明他才是真正有情有义的汉子，在王朝大义面前，自己为守节而不屈毕竟是自己的事，家人是无辜的，也是不情愿的，他们没有义务跟随自己殉难，自己也没有权利左右他们的生死。而且，作为家人来说，让自己的亲人好好地活下去，不也是应尽的责任与道义吗？像方孝孺拒绝草写明成祖登基诏书自然风骨凛然，但为此要让自己的九族乃至学生一同接受极刑实在是心硬如铁。不过方孝孺得到了身后美名，吴伟业则永远背负上了这块沉重枷锁，有时候选择活着要比选择死亡更为痛苦更需勇气。

吴伟业就这样纠结忧愤地度过了后半生。临终前，他嘱咐家人要用僧衣为他入殓，墓碑上只刻“诗人吴梅村”五字。他已不属于明，亦不属于清，俗世红尘无处依凭，唯有诗歌才能证明他的生命曾经来过这片人间。

吴伟业（1609—1672），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人，明末清初诗人。

^[1]龚生：西汉末年，王莽篡汉，征召名士龚胜为官，龚胜拒绝出仕新朝，绝食而死。

^[2]故人：老朋友。奇节：慷慨就义，为国殉节。

^[3]草间偷活：东晋王敦叛逆，有人劝大将周顗去北朝躲避，周顗正色道：“吾各位大臣。朝廷丧败，宁可复草间求

活，外投胡越邪！”

[4] 艾灸：中医治疗手段，用艾草燃灸患处。瓜喷鼻：中医治疗手段，将瓜蒂放在黄热病人的鼻端，使病人吸之，可以通气。

[5] 脱屣妻孥：孥，儿女。此句指抛下妻子儿女。完缺：保全名节与名节残缺。

陈维崧

点绛唇

夜宿临洺驿^[1]

陈维崧

晴髻离离，太行山势如蝌蚪。稗花盈亩，一寸霜皮厚。^[2]

赵魏燕韩，历历堪回首。悲风吼，临洺驿口，黄叶中原走。

【赏析】

北地的怀古，没有江南秀丽的芳草，也不是哀怨迷离的忧愁，而是沉雄壮阔，慷慨不平。

太行山，被称作中华的脊梁，得了太行，就能拿下中原。但如今，却是一片野花秋霜，显然暗指汉家政权的覆亡并未过多久。

但词人未敢直说，将笔意投在了战国的岁月。但心中的愤慨掩饰不住，于是便化作那西风一吼。这吼声劈天而来，吼退了英雄，吼散了繁华，吼出了此刻的苍凉。

陈维崧（1625—1682），字其年，号迦陵，江苏宜兴人。明末清初词人。

^[1]临洺驿：在今河北永年县西。

^[2]稗花：稻田中的野花，其色白。

朱彝尊

桂殿秋

朱彝尊

思往事，渡江干。^[1]青蛾低映越山看。共眠一舸听秋雨，小簟轻衾各自寒。^[2]

【赏析】

朱彝尊与他小姨子冯寿常有过一段炽烈的恋情，尽管为时人所不齿，他亦深知此事是自己一生的道德污点，但依然非常珍视这段感情，以至于晚年自编文集时，一点也不舍得删掉记录这段恋情的诗词。

朱彝尊十七岁入赘至冯家，那时的冯寿常才十岁，但朝夕相处间，两人渐渐产生微妙的情愫。随着冯寿常的长大，朱彝尊已经不能随意与她见面，但二人的情愫愈发深厚，只不过始终暗相传情，直到冯寿常十九岁出嫁的时候，都未为外人所知。

未过多久，冯寿常丈夫去世，父亲将她接回娘家生活，途中恰逢从家乡回程的朱彝尊，于是二人再次相遇，同舟共行，也就有了这首词追忆的往事。尽管依然情浓，但还是不能公开，只能装着欣赏浙江山水悄悄地看她几眼，而她也恰在偷看自己，眉目相接，她羞涩地低下了头。白天尚且能这样暗地传情，但在夜间，却毫无碰面的机会。于是尽管两人在同一条船上躺下，但却只能各自听着秋雨打篷的声音，想着自己心头的愁事。

朱彝尊当然无法询问小姨子此刻的心情究竟如何，但既然他觉得她的内心充满寒意，当然也就有自信确认她为何而心寒。两情相悦当然是人间最为温暖的事，然而像他俩这样两情相悦却不能厮守终生，当然也就带来了叹息与心寒。

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今浙江嘉兴）人。清朝学者、文学家、藏书家。

^[1]江干（gān）：江边，江岸。

^[2]簟：竹席。

卖花声

雨花台^[1]

朱彝尊

衰柳白门湾，潮打城还。小长干接大长干。^[2]歌板酒旗零落尽，剩有渔竿。
秋草六朝寒，花雨空坛。更无人处一凭阑。燕子斜阳来又去，如此江山。

【赏析】

在明代遗民眼里，明朝灭亡的标志不是1644年崇祯皇帝自缢于景山，而是一年之后以南京为都的第一个南明政权福王的覆灭。于是南京便成为明朝成立于此又灭亡于此的城市，从而被明遗民反复吟咏，以寄托他们的故国哀思。

尽管明亡之时朱彝尊才十七岁，但他在清初还是持有着强烈的遗民立场，因此才会对南京倾注不一样的情感，使得这首词在汗牛充栋的金陵怀古诗词中占有重要地位。

这首词看上去还是在重复唐人感伤六朝的传统，但起句的“衰柳白门湾”就已经是明末清初人才会说的话，因为白门柳是属于他们的特定意象，就是寄托明朝不再的哀思。

不过在清朝严密的文字狱下，这种情绪当然不能直白地说出来，必须要有掩饰，而南京的六朝故事恰好成为绝美的掩护。于是当我们在阅读那个年代的作品时，特别是遇及遗民身份或立场的作家讨论金陵或六朝的时候，必须格外注意他们是否醉翁之意不在酒。毕竟在这个意义非凡的城市背后，有着隐微而又周知的时代深意。

^[1]雨花台：在今江苏南京城南。

^[2]长干：南京古代街巷名。

王士禛

浣溪沙

王士禛

北郭清溪一带流，红桥风物眼中秋。绿杨城郭是扬州。^[1]
西望雷塘何处是，香魂零落使人愁。^[2]澹烟芳草旧迷楼。^[3]

【赏析】

扬州也是一座充满故事的城市，大运河为其带来的繁庶经济，使得扬州烟花荟萃，浪漫满城。由于其没有做过政治中心，故而难以借古咏怀，抒发沧桑情绪。但王士禛却找到了一处元素，那便是隋炀帝晚年驻蹕扬州，并在此结束了充满争议的帝王人生。

不过王士禛并没有把沧桑的焦点落在隋炀帝上，或许是扬州的城市个性，或许是词体文学的写作传统，他将萧皇后作为了吟咏重心，使得这场怀古伤今还是多了几分妩媚。

在生命的最后时分，隋炀帝早已众叛亲离，唯有萧皇后依然守候在身边，这对他来说，未免不是一种幸运。萧皇后在后世也没有通常亡国帝后会背负的红颜祸水式骂名，所以她最终与隋炀帝同被弑杀，才会给后人留下诸多叹息。不过，王士禛眼里的隋炀帝萧皇后合葬之处雷塘，已被现代考古学证明是古人误传，不由地又为扬州添上了几分历史的无常。

王士禛（1634—1711），后改王士禛，字子真，一字貽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世称王渔洋，山东新城（今山东桓台）人。清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康熙四十三年（1704）官至刑部尚书，颇有政声。清初诗人、文学家，继钱谦益之后主盟诗坛，与朱彝尊并称“南朱北王”，诗主“神韵”，影响深远。

^[1]红桥：扬州名桥，建于明末，桥上有数丈朱栏，故名。

^[2]雷塘：古人认为的隋炀帝陵墓所在地，在扬州城北。香魂：指隋炀帝的萧皇后。

^[3]迷楼：隋炀帝于扬州建的行宫。

顾贞观

金缕曲

寄吴汉槎宁古塔，以词代书，时丙辰冬，寓京师千佛寺，冰雪中作。^[1]

顾贞观

季子平安否？^[2]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择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3]冰与雪，周旋久。

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彀。^[4]比似红颜多命薄，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5]置此札，兄怀袖。

又

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6]宿昔齐名非忝窃，只看杜陵穷瘦。^[7]曾不减、夜郎僝僽。^[8]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万恨，为兄剖。

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事、冰霜摧折，早衰蒲柳。^[9]词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愿得、河清人寿。归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传身后。言不尽，观顿首。

【赏析】

这两首词必须放在一起来看，因为这是一篇组词。词人顾贞观以词代信，抒发自己与远在东北宁古塔的挚友吴兆骞的深情厚谊。

吴兆骞是江南著名才士，他于顺治十四年（1657）参加江南乡试，考中举人。然而这一年的江南乡试爆发了一次震惊天下的舞弊案，顺治帝因此大怒，遂将此年中举人者全部押解进京，由他亲自主持重考，合格者方允许保留举人身份，否则一律治罪。然而吴兆骞却才华自负，拒绝接受重考，于是锒铛入狱。尽管后经查明他确实没有参与舞弊，但仍然被判流放宁古塔。临行前，好友顾贞观与他送别，并承诺全力解救。

然而二十年过去了，顾贞观依然一筹莫展，自己也并没有混出名堂，只是在当朝重臣明珠之子纳兰性德手下当幕僚。他也曾向纳兰性德求助，但纳兰因为与吴兆骞并无交情，所以并未理会顾贞观的请求。万念俱灰之下，顾贞观写下了这一组名作。

第一首代吴兆骞立言，描述他孤身塞北苦寒的萧瑟。但顾贞观没有直接描写，反倒从吴兆骞的家人着笔，既彰显他的责任感，又通过亲情更加突出他的凄惨。而且在上阕用“魑魅”“覆雨翻云手”暗讽清政府的文字狱和阿谀奉承的小人，在这样的环境下，正直书生只能沦落冰雪荒寒，默默感伤自己的苦命。自己也为老友奔波游走二十年，却始终成空，这世间的公正又在何方？尽管如此，但顾贞观仍然没有放弃努力，还是将履行自己的承诺。

第二首顾贞观自悼身世。这二十年来，他先花了十年时间考进士，但中举之后却依然不能解救老友，还是过着贫寒潦倒的生活，又空度了十年光阴。他在感伤老友苦寒荒凉之际，也觉得自己的境遇同样凄凉，不仅与老友分别二十年，而且亲爱的妻子也已离世，只留下生者无尽感慨。尽管饱含凄凉的吴兆骞与顾贞观心意相通，甚至这样的身世遭遇能大为提高自己的诗歌水准，但这些都是身后空名，对目前的现状

没有任何帮助。

顾贞观用说家常话的方式将心中的悲愤淋漓倾泻，展现着二人自负清才却潦倒不堪的身世。其实吴兆骞也好，顾贞观也好，他们的经历其实是那个年代汉族知识分子共同的凄凉，才华与学问并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还需要依附满清贵族，甚至完全拜倒在皇权之下。

吴兆骞的命运还是依靠满清贵族的力量才得到改变。当纳兰性德看到顾贞观这组《金缕曲》后，感动落泪，遂允诺解救。五年之后，吴兆骞终于获准回乡。但二十五年就这样没有了，他的人生也已难言前程，只能在故乡的杏花春雨间感慨依然的凄凉。

顾贞观（1637—1714），字远平，号梁汾，江苏无锡人。清朝文学家。

[1]吴汉槎（chá）：名兆骞，江苏吴江人，工诗文，因陷入顺治科场案而为人所陷，于顺治十四年（1657）谪戍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丙辰：康熙十五年（1676）。

[2]季子：春秋吴国公子季札素有贤名，号延陵季子，后即以季子指称吴地才士，此处即代指吴兆骞。

[3]覆雨翻云手：陷害好人的阴险小人。

[4]牛衣：乱麻织成的披盖物，一般给牛遮寒。东汉王章少贫寒，夜间只能披牛衣而眠，曾与妻卧于牛衣上对泣。

[5]包胥：申包胥，楚国大夫。伍子胥率吴军攻陷楚国后，申包胥立誓要为楚国复国，后果实现。乌头马角：燕太子丹本于秦国为人质，求归，秦王云除非乌鸦头白，马头生角，才能放归。太子丹仰天长叹，感于上苍，居然乌头变白，马也生角。

[6]十年：顾贞观康熙五年中举，至此词写作，正过十年。

[7]杜陵穷瘦：杜甫自称少陵野老，故后人称其杜陵。李白《戏赠杜甫》诗有云：“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

[8]夜郎：汉时南方小国，在今贵州西部，李白曾被流放至此。

[9]蒲柳：水杨，凋零最早的树木。

纳兰性德

木兰花令

拟古决绝词柬友

纳兰性德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霖铃终不怨。^[1]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

【赏析】

时间的无情不仅在于静静地流逝着美好年华，还在于它会冲淡最初的深情。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变得寻常，曾经的激情便会消散，似乎就会寻找新的刺激。所以面对背叛与情淡，多少人会产生这样人生若只如初见的感慨。

不过纳兰性德更进一层，道出了时间的无情只不过是人的借口，是因为本身就是多变花心，所以才会移情别恋。如果真的丹心如铁，那显然再长的时间也不会消泯初见时的情感。

这首词的词题叫拟古决绝词，于是全词是以一位女性的口吻，斥责背叛自己的男性，并与之绝交。不过纳兰性德是借此抒发与朋友绝交的心情。他虽然愤怒，但还是将怨意藏而不露地表达。

爱情也好，友情也罢，都是人间种种情感的一面，任何的关系都会遭遇这种若如初见的感慨与危机。不管是抛弃的一方，还是被抛弃的一方，或许都应该扪心自问一下，自己的内心是不是早就与先前不一样了。

纳兰性德（1655—1685），叶赫那拉氏，字容若，号楞伽山人，满清正黄旗人，康熙朝权臣明珠之子。清朝初年词人，

^[1]泪雨霖铃：传说唐玄宗入蜀时，在斜谷中遇霖雨十余日，栈道中闻雨打车铃之声与山相应，想起途中被迫赐死的杨贵妃，遂忧伤不已，作《雨霖铃》曲以寄恨。

浣溪沙

纳兰性德

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
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1]当时只道是寻常。

【赏析】

人正在经历幸福的时候，往往只会尽情沉浸，哪会想到这段时光是多么来之不易，又匆匆即逝？只有最细腻深情的人，才会在一片祥和快乐的氛围中感到好景不长的忧虑。而对于普通人来说，一般就和纳兰性德这样在繁华过去的落寞中空自追悔，感慨着当时只道是寻常。

下阕出现了李清照与赵明诚的故事，显然纳兰性德是在悼念亡妻，但词末的重笔感慨是面对每一场散去幸福时都适用的。尽管纳兰性德是一位翩翩贵族佳公子，但他总是放下身段，用普通人的情绪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悲伤，又用平白如话的语言表达出来，使得普通读者不需要寻找浓艳词句背后的婉转深意，只凭个人的生活经验就能抓取到微妙情绪，所以纳兰词才会感动那么多的读者。

^[1]赌书：李清照与赵明诚曾于家中烹茶，指架上某书，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李清照屡胜，大笑，茶泼于衣上。

长相思

纳兰性德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1]夜深千帐灯。
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2]故园无此声。^[3]

【赏析】

纳兰性德善于用短句营造画面，开篇山一程水一程的叠章咏唱，就用简要的方式传递着旅途的艰辛。突然接以夜深千帐灯的画面，似乎在用温暖消解旅途孤苦，但他自己其实是身处千灯之外，别人家的灯火温情其实与自己无关，反倒更加衬托自身的孤寂忧伤。

下阕继续铺陈旅途孤苦，此夜也只有千帐灯是略有温暖，外界环境是一片风雪大作，将此刻想要梦中回到温暖家乡的愿望都吹破了，于是也就更加厌恶这片空间，更加怀念身后的故乡。

纳兰性德如今在什么地方？“身向榆关那畔行”一句已经透露出个中消息，他现在来到了山海关外的东北，所以面对着风雪苦寒。然而作为满清贵族，东北本是他自己的故乡，是列祖列宗发迹的地方，是他真正的故乡。但他却不仅不把这里当成故乡，还无比嫌弃，始终想念汉家的土地北京。

其实纳兰性德此行是跟随康熙皇帝出关东巡，主要任务是祭祀太祖努尔哈赤与太宗皇太极，向祖宗报告平定了云南吴三桂的叛乱。在这样的目的下，纳兰性德仍然对关外的苦寒感到烦乱，还是深情怀念关内的北京，虽然可以体现他的一片坦诚的赤子之心，但却还是令人感到唏嘘。

自从清军入关，定都北京之后，清政府就非常重视满清传统的葆育，要求满清贵族都要训练骑射，延续他们的立身之本，还将东北视作龙兴之地而禁止随便进入，更严格禁止满清贵族与汉族通婚。但在此刻的康熙二十一年（1682），仅仅离入关过去三十八年，一位满清贵族公子就已然发出了如此凄凉的乡思，嫌弃起祖宗发迹的龙兴之地，当然是最高统治者始料未及的事情。可见无论满清皇室再怎么防范，也阻止不了汉文化的冲击。而纳兰这番有些忘本的乡愁，其实也昭示着八旗子弟忘记传统，日益骄逸的未来。

^[1]榆关那畔：榆关，山海关。那畔即指山海关外。

^[2]聒（guō）：声音嘈杂。

^[3]故园：故乡，指北京。

临江仙
寒柳

纳兰性德

飞絮飞花何处是，层冰积雪摧残。疏疏一树五更寒。爱他明月好，憔悴也相关。
最是繁丝摇落后，转教人忆春山。湔裙梦断续应难。西风多少恨，吹不散眉弯。

【赏析】

这是一首咏柳词，寄寓着纳兰性德对亡妻深挚的思念。

词人面对着眼前的柳树，无时不联想着故去的妻子。现在是秋天，飞舞的柳絮早已不知所踪，恰如离世许久的妻子，不知道她到底去向何处，唯有自己孤独地面对萧瑟的现实世界。在这样的情形下，也就爱恋起月亮，它的残缺仿佛明白自己此刻的忧伤情绪。

下阕将目光投向此刻正被西风摇落的柳叶，弯曲的柳叶往往被文人形容女性姣好的弯眉，于是又成为亡妻的代指。纳兰性德由此回忆起过往夫妻生活的日常，但这有什么用呢？就算反复想念，更在梦中常常相见，但现实的情缘显然无从继续了。

在过往与现实的双重借代下，词人在末句迎来了强音。满是愁恨的西风，吹不散弯弯的眉头。这或许是在说西风不能将自己因思念亡妻而紧锁的眉头吹开，但西风本来就是充满愁恨的，它怎么能为纳兰性德消解此刻的忧愁呢？所以最后的眉弯当然不是纳兰性德自己的眉头，而是眼前如眉般的柳叶。多恨的西风正在吹落柳叶，但是无论西风再怎么愁恨，再怎么无情，都吹不尽枝头的柳叶。因为柳叶是亡妻的化身，她将始终萦绕在纳兰性德的脑海之中。对亡妻的思念只要还在，眼前的柳树就一直会眉弯满枝。

蒋春霖

木兰花慢

江行晚过北固山

蒋春霖

泊秦淮雨霁，又灯火、送归船。正树拥云昏，星垂野阔，暝色浮天。芦边。夜潮骤起，晕波心、月影荡江圆。梦醒谁歌楚些？泠泠霜激哀弦。^[1]

婵娟。不语对愁眠。往事恨难捐。^[2]看莽莽南徐，苍苍北固，如此山川。钩连。更无铁锁，任排空檣橹自回旋。^[3]寂寞鱼龙睡稳，伤心付与秋烟。

【赏析】

描写羁旅惆怅的词作太多太多，其间借感伤往事抒发当下惆怅的也数量可观，但往往只是寂寞相思，风格也比较柔婉与凄美。

蒋春霖这首词同样在写旅途愁绪，也同样提到了令人感慨的往事，但却沉郁悲壮，幽怨苍凉。尽管词中并没有明确表达往事的具体内容，不过种种迹象都表明这不是普通的男女相思，而是另有高远的寄托。词中有两处化用杜甫诗句的地方，“星垂野阔”化用《旅夜书怀》的“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寂寞鱼龙睡稳”化用《秋兴八首·其四》的“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这已经足够透露出，他牵挂的，是脚下这片祖国山河。

此时的中国，正遭受着列强入侵，国力衰微，甚至民族也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蒋春霖正是将这样的局势感慨引入词篇，才产生了如此旧瓶新酒的作品，词体文学也在新的变局下焕发着新的生命。

到了晚清，词体文学的创作经验已经极为丰富，一位作者完全可以只凭借鉴前人，涂抹出一首像模像样的新词。但实际上，时代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现代人面对的情事要比古人复杂得多，那么再用古人的那一套诗词语言系统来表达变化了的情感，就会显得浅薄而无神。只有真正面临大喜大悲的时候，只有真正拥有强烈感慨的时候，才能写出不输古人的篇章。蒋春霖便做了最生动完美的展示，值得当下对旧体诗词写作有兴趣的人反复领会。

蒋春霖（1818—1868），字鹿潭，江苏江阴人。晚清词人。

^[1]楚些：指《楚辞》。

^[2]往事：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双方互有胜负。1842年6月，英军攻陷长江出海口，遂溯江而上，欲切断中国南北经济命脉大运河。7月21日，英军攻陷镇江。8月4日，英军进逼南京下关江面。清朝政府遂与英国展开和谈，签订了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蒋春霖此词的往事即指这段战事。

^[3]铁索：东吴末年，为了防止西晋渡江来袭，东吴君臣想出在长江上铺设铁索的方式，试图以此切断西晋战船的行船路线。蒋春霖此处即暗讽清政府不仅不利用南京镇江一带的险要山川组织有效防御，也不积极谋划任何的抗敌策略。

王鹏运

浪淘沙

王鹏运

华发对山青，客梦零星。岁寒濡响慰劳生。^[1]断尽愁肠谁会得，哀雁声声。
心事共疏檠，歌断谁听。墨痕和泪渍清冰。留得悲秋残影在，分付旗亭。

【赏析】

王鹏运这首词有个题目，叫“自题《庚子秋词》后”。这本《庚子秋词》是王鹏运自编词集，收录了他在庚子年所作的词篇，这首词就是王鹏运为集中诸词所作的自我总结。

这首词写得极为悲怨，情感所指却扑朔迷离，很难从字面上看出他到底为何那么伤痛。但是庚子的纪年已经足以披露他的内心，这首悲秋词，以及词集里收录的所有作品，都为感伤国事而作。

王鹏运提到的庚子年即1900年，这是晚清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年份。随着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不断蚕食中国，欺凌百姓，导致中国民众愤恨极深，遂兴起了义和团。义和团人数众多，他们活动于北京、天津、河北一带，拆毁铁路，焚烧教堂，专杀洋人，导致了西方列强的强烈不满，要求清政府镇压取缔义和团。

然而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模棱两可，使得西方列强试图自己解决义和团问题，就又遭到义和团更为猛烈的报复，矛盾日益激化。于是在1900年，有八个国家组成联军，突然向清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并开始攻打天津。面对如此情况，慈禧太后于1900年6月21日向八国宣战，决定抗击列强的入侵。

然而清军很快就节节败退，8月15日，八国联军已经攻占北京，开始向紫禁城发动进攻，然而慈禧太后早已仓皇逃向西安去了。尽管很快联军就停止进攻紫禁城，但却下令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北京城顿时陷入灾难之中。这场公开抢劫至少持续了八天，中国百姓遭到了深重摧残，无数珍宝被掠夺，以圆明园为代表的大量建筑被焚毁，国家已经不成国家了。这场灾难被称为庚子国难，也就是王鹏运如此悲愤的原因。

在晚清词人的创作观念中，有着很强的以词记录当代历史的意识，王鹏运的《庚子秋词》便是杰出代表。这些词篇反映了那个混乱孱弱的年代，中国士大夫的沉痛与无助，是那一代人的心灵记录。不过在如此国难当头的时候，像这样哭泣哀鸣是没有用的，只能向虎狼之敌展示软弱，从而遭到更加凶残的欺凌。时代需要的是勇于抗争的志士豪杰，在各个方面带领中华民族走向现代，不再落后于世界，摆脱充满苦难的深渊。

王鹏运（1849—1904），字佑遐，一字幼霞，自号半塘老人，广西临桂（今广西桂林）人，晚清词人。

^[1]濡响（xǔ）：相濡以沫，相响以湿的省称。

秋瑾

鹧鸪天

秋瑾

祖国沉沦感不禁，闲来海外觅知音。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1]
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2]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3]

【赏析】

面对着日益破碎飘零的中国，志士仁人的抗争壮声逐渐嘹亮起来，救亡图存的运动在进入二十世纪后愈发高涨。随着现代意识的传入与普及，中国女性开始觉醒，她们呼唤着自身权利，将家国天下视作自己的责任，因此也积极投身于救亡事业，她们的信念与勇敢并不输给任何一位男性。秋瑾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这首词是秋瑾赴日本留学前所作的抒怀，开篇痛述当下国家沉沦、山河破碎的现实，直接迸发出不惜献出生命也要为救国事业而奋斗的强音。下阕突然节奏转缓，设想自己东渡日本的风雪兼程。尽管笔势委婉起来，但依然展现出从容不迫的英雄豪情。她为何去日本留学？真的是上阕所言去海外寻觅闲情的知音吗？寻找知音当然没错，但他们并非花前月下的浪漫朋友，而是能与自己共舞龙泉的战友。

尽管这首词直抒胸臆，但并没有豪放末流的粗放叫嚣之嫌。真正的豪放词，需要词人的博大才气或者真正的英雄气概才能驾驭。而撑起此词如此雄壮风韵的，正是一代女杰峥嵘的风骨，傲立的人格。

秋瑾（1875—1907），近代民主革命志士，中国首位女权运动者。

^[1]金瓯：指国土。

^[2]作雄行：即指自己东渡日本求学，有如当年女扮男装的花木兰。

^[3]英物：英雄人物。龙泉：宝剑名。传说四方有战事，即飞起指向用兵方位；若收起不用，则在匣中发出龙虎之声。

王国维

浣溪沙

王国维

山寺微茫背夕曛。鸟飞不到半山昏。^[1]上方孤磬定行云。^[2]
试上高峰窥皓月，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

【赏析】

王国维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国学大师，在众多研究领域都有精深的造诣。在词学方面，更是将传统词学批评现代化的领路人，他的《人间词话》影响了当时的大批学者，同时也在大众读者间广为流传。直到今天，这本薄薄的谈词小册子在词体文学爱好者心中的地位依旧不减。

这样一位博学多识的鸿儒，往往也是一位睿智的哲人，思考着宇宙人生的终极命题。王国维不仅可以达到这样的高度，而且可以用东西方的不同思维展开思考。作为传统中国士大夫学者，王国维对于儒学、禅学与老庄当然非常熟悉，而身处晚清近代，他又接触到大量的西方哲学著作，其间尤以德国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的思想对王国维影响颇大。于是王国维的思想相对悲观，觉得人生充满了无法摆脱的苦难。如果在这样的哲理思考中添加些佛禅的元素，那么就会出现类似此词这样的空灵独悲。

这首词实际上是王国维一次哲理思考过程的文学再现，山顶的寺庙就象征着宇宙人生的最高道理，是代代哲人不断追求的终极命题。想要达到解答命题的山顶自然非常困难，所以象征着芸芸众生的鸟儿只能在半山腰停下了脚步，只能感慨寺庙钟声的空灵与神秘。

但是王国维并不是凡人，他尝试向顶峰攀登，去理解映照世间万物的皓月。这回他成功了，到达了山顶，睁开了可以窥探宇宙人生本质的天眼，看见了世间所有的荣辱得失不过是一粒红尘，英雄也好，凡人也好，其实都逃不过湮没于滚滚红尘之间的命运，在历史间留不下什么痕迹。这当然是一种悲观的理解，但是王国维将这悲观又往深处推了下去。理解了这些又有什么用呢？自己并不是超脱于三界轮回之外的罗汉菩萨，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刚刚睁开天眼看到的所有的人生纷扰，自己都将无法躲避地经历。

或许，人生中的未知磨难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知道这样那样的磨难将在未来的那一天降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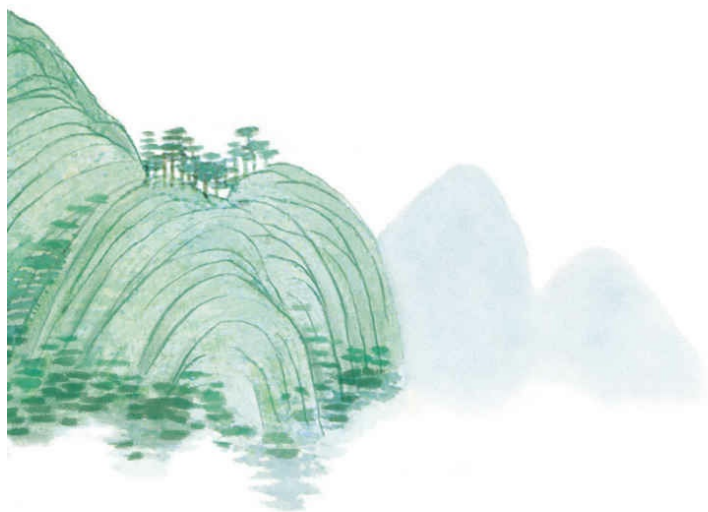
王国维（1877—1927），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谥忠愍。浙江省海宁人。民国初年学者。

^[1]夕曛：落日的余晖。

^[2]上方：寺庙。

你应该熟读的 中国古文

陈引驰
编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目录

[导言](#)

[庄子](#)

[逍遥游](#)

[养生主](#)

[屈原](#)

[楚辞·渔父](#)

[李斯](#)

[谏逐客书](#)

[贾谊](#)

[过秦论（上篇）](#)

[司马迁](#)

[报任安书](#)

[李陵](#)

[答苏武书](#)

[马援](#)

[诫兄子严敦书](#)

[王粲](#)

[登楼赋](#)

[诸葛亮](#)

[前出师表](#)

[曹植](#)

[洛神赋](#)

[嵇康](#)

[与山巨源绝交书](#)

[向秀](#)

[思旧赋并序](#)

[李密](#)

[陈情表](#)

[王羲之](#)

[兰亭集·序](#)

[陶渊明](#)

[归去来兮辞并序](#)

[桃花源记](#)

[五柳先生传](#)

[江淹](#)

[别赋](#)

[丘迟](#)

[与陈伯之书](#)

[陶弘景](#)

[答谢中书书](#)

[吴均](#)

[与朱元思书](#)

[郦道元](#)

[水经注·三峡](#)

[王勃](#)

[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

[王维](#)

[山中与裴秀才迪书](#)

[李白](#)

[春夜宴诸从弟桃李园序](#)

韩愈

[祭十二郎文](#)

[杂说四（世有伯乐）](#)

[送李愿归盘谷序](#)

刘禹锡

[陋室铭](#)

柳宗元

[种树郭橐驼传](#)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三戒](#)

杜牧

[阿房宫赋](#)

范仲淹

[岳阳楼记](#)

周敦颐

[爱莲说](#)

欧阳修

[醉翁亭记](#)

[秋声赋](#)

王安石

[游褒禅山记](#)

苏轼

[记承天寺夜游](#)

[前赤壁赋](#)

[后赤壁赋](#)

[宝绘堂记](#)

[文与可画筼筻谷偃竹记](#)

[亡妻王氏墓志铭](#)

[留侯论](#)

[记游松风亭](#)

[与程秀才](#)

[试笔自书](#)

[与二郎侄](#)

李清照

[金石录·后序](#)

朱熹

[江陵府曲江楼记](#)

文天祥

[指南录·后序](#)

周密

[观潮](#)

刘基

[松风阁记](#)

宋濂

[王冕传](#)

[秦士录](#)

马中锡

[中山狼传](#)

沈周

[听蕉记](#)

[记雪月之观](#)

王守仁

[君子亭记](#)

归有光

项脊轩志
先妣事略
宗臣
 报刘一丈书
袁宏道
 徐文长传
 虎丘记
 晚游六桥待月记
王思任
 剡溪
徐弘祖
 天都峰
谭元春
 再游乌龙潭记
刘侗
 帝京景物略·水尽头
张岱
 陶庵梦忆·序
 陶庵梦忆·湖心亭看雪
 陶庵梦忆·西湖七月半
 柳敬亭说书
张溥
 五人墓碑记
夏完淳
 狱中上母书
李渔
 芙蕖
林嗣环
 口技
郑日奎
 游钓台记
 醉书斋记
全祖望
 梅花岭记
陈鼎
 八大山人传
袁枚
 祭妹文
方苞
 左忠毅公逸事
龚自珍
 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
 病梅馆记
吴敏树
 说钓
刘鹗
 老残游记·序
梁启超
 少年中国说

[返回总目录](#)

你应该熟读的中国古文

陈引驰 编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你应该熟读的中国古文/陈引驰编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

ISBN 978-7-5321-6308-3

I. ①你... II. ①陈... III. ①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 IV. ①I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79950号

出品人：陈征 瞿洪斌

责任编辑：陈蕾

特约编辑：赵海萍

封面设计：唐梦婷

书名：你应该熟读的中国古文

作者：陈引驰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址：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行：杭州果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刷：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890mm×1280mm 1/32

印张：10

插页：4

字数：260千字

印次：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6,000

ISBN：978-7-5321-6308-3 / I·5036

定价：42.00元

导言

在古人眼中，文章具有极为崇高的地位。曹丕《典论·论文》认为文章能让人不朽，他说：“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广为流传的《神童诗》强调了文章的世俗意义：“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不论从精神层面还是从世俗角度，人们历来都有足够的动力为文章的写作反复推敲，殚精竭虑。因此，今天的我们也才有了这样一座富如江海的古文宝库。

即便从《尚书》中的殷周文献算起，中国的文章史也有三千多年了。三千多年中，才子名家代不乏人，雄篇妙文层出不穷。先秦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耸峙于中华文明的奠基期，为后世文章写作树立了典范；两汉的政论文和史传散文踵武而至，气势磅礴；至魏晋南北朝，文风一变，骈文成为文坛主流，铺陈辞藻，雕缛满眼，将汉语的形式之美发挥到极致；有鉴于骈文之弊，唐宋八大家高举古文大旗，变革文体，阅其中而肆其外，蔚为壮观；下至明清，取法秦汉、上继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创作成绩斐然，桐城派古文一直到现代还很有影响，林琴南用来翻译西方文学，朱光潜借以将人生和学术的道理书写得明晰宛转；而明清以来灵动隽永、抒写性灵的小品文犹如一股清流，更为新文学的一些大家作手所推重，也被众多普通的读者所喜爱。

三千年的文章中，既有黄钟大吕，亦有浅斟低唱。

仁人志士将文章视作经国大业，在文章中指点江山，心怀天下。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梁启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他们的人格光风霁月，他们的文章堂堂正正。

寒士骚人以文章作不平之鸣，在文章中泣血哀歌，述志明心。司马迁著《史记》未完，遭逢李陵之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王勃连遭贬黜，郁郁不得志，但并未怨天尤人，而是“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夏完淳壮志未酬身先死，但以殉国为分内事，“神游天地间，可以无愧矣”。他们的人生悲惨坎坷，他们的文章沉郁悲痛。

文人雅士多写闲情逸致，在文章中吟风弄月，流连光景。举凡山水、花鸟、书画、茶酒、风俗、世情，无不入文，或如沈周津津乐道雨打芭蕉的声音，或如马中锡借中山狼嘲讽忘恩负义之徒，或如郑日奎对自己痴迷于书的自嘲与自得，描摹刻画，穷形尽相。

古文中的世界，丰富广阔。古人将他们的人生写进文章里，他们的荣辱悲欢、瞬间的思绪、一生的回顾，他们对生活的思考和态度，统统定格在文章里。当我们阅读一页页的文章，其实是在走进古人的生活，走进古人的内心。阅读古文可以增长见闻，澡雪精神，受到熏染，得到教益。但这需要我们常读多读。

黄庭坚说，三日不读书，便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我们希望做出一本适合普通读者尤其是青少年学生阅读的文选，希望这本篇幅精简的书能成为读者面对浩瀚的古文汪洋时最好的观澜平台。我们希望这本文选可以置于孩子的床头，放在客厅的茶几上，装进旅行途中的背包里，可以在春日的午后、写作业的间隙、通勤的公车和地铁里，翻开来读几页，让自己的生活多一个维度。

和同系列的诗选一样，这本文选的主要选录标准依然是文辞优美，感发人心，读时让人愉悦，读后令人流连；适合青少年、可以作为现代中国人最基本的传统文章素养和理解，也是我们时时在心中考量的。每篇文章后的赏析文字，不取串讲形式，不求全面阐发，仅求抓住文章的脉络，写出从文章中所受的感动，希望得到读者的共鸣，更希望读者能与文章的作者共鸣。

书中所选的近百篇古文，是我们应该熟读的。让我们一起来熟读这些古文吧。

陈引驰

2017年3月

逍遥游

庄子^[注]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1]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2]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3]南冥者，天池也。

《齐谐》者，志怪者也。^[4]《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5]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6]天之苍苍，其正色邪？^[7]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8]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9]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10]

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11]适莽苍者，三飡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12]之二虫又何知！^[13]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14]奚以知其然也？^[15]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16]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17]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18]

汤之问棘也是已：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19]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20]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21]

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22]而彼且奚适也！”此小大之辩也。^[23]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24]而宋荣子犹然笑之。^[25]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26]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27]虽然，犹有未树也。^[28]

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29]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30]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31]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32]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33]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34]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35]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36]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37]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38]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39]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40]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41]

肩吾问于连叔曰：“吾闻言于接舆：大而无当，往而不返；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焉。”^[42]连叔曰：“其言谓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43]吾以是狂而不信也。”^[44]连叔曰：“然。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45]岂唯形骸有聋盲哉？^[46]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犹时女也。^[47]之人也，之德也，将旁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

事！^[48]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山土焦而不热。^[49]是其尘垢粃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50]

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51]

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窅然丧其天下焉。^[52]

惠子谓庄子曰：“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53]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54]非不鸣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55]庄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矣。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絖为事。^[56]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57]聚族而谋曰：‘我世世以洴澼絖，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请与之。’客得之，以说吴王。^[58]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59]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絖，则所用之异也。^[60]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61]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62]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63]立之涂，匠者不顾。^[64]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65]庄子曰：“子独不见狸狌乎？^[66]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辟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罔罟。^[67]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云。^[68]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69]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70]

^[注]庄子：庄周（约公元前369—前286），战国宋国蒙（今河南商丘市东北）人。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庄子》一书是他及弟子、后学著作的总汇，道家经典之一，也是诸子散文的重要著作。文章擅用寓言，风格汪洋恣肆，对后世散文影响较大。

^[1]北冥：北方的大海。鲲（kūn）：大鱼名。

^[2]怒：奋发的样子。

^[3]海运：海动。海动则有大风，大鹏借大风飞向南海。南冥：南方的大海。

^[4]《齐谐》：齐国记载谈谐怪异之事的书。志：记。怪：怪异的事情。

^[5]抟（tuán）：盘旋，环绕。扶摇：自下而上的暴风。息：风。去以六月息者也：乘着六月的大风而飞去。

^[6]像野马一样的游气，飞扬的尘埃，都被生物的气息吹拂着而游荡。

^[7]其：表反问语气。

^[8]若是：像这样。则已：相当于“而已”。大鹏俯看大地，也无法分辨清颜色远近。

^[9]覆：倒。坳（ào）：洼坑。坳堂：堂中地上的洼坑。芥：小草。胶：粘住，浮不起来。

^[10]翼：大鹏之翼。斯：乃，就。而后乃今：“乃今而后”的倒装，这时然后才。培：通“凭”，凭借。培风：凭风，乘风。夭：挫折。天阹（è）：阻止，阻拦。图南：图谋飞向南方大海。

^[11]蜩（tiáo）：蝉。学鸠：小斑鸠。决（xuè）：迅速地。抢：冲上。枋（fāng）：檀树。时则不至：有时候飞不上去。控：投，落地。奚：何，为什么。之：去，到。

^[12]适：往，到。莽苍：近郊的草色，指郊野。飡：同“餐”。反：通“返”。犹：还。果然：饱的样子。宿：过夜，指一夜。春：在白中捣谷物去皮。三月聚粮：用三个月的时间积蓄粮食。

^[13]之：这。二虫：指蜩、鸠。

^[14]知（zhì）：通“智”。年：寿命。小年：短命。

^[15]然：这样。

^[16]朝菌：朝生暮死的菌类植物。晦朔：每月初一为朔，最后一天为晦。蟋蟀（huì gū）：寒蝉，春生夏死，夏生秋死，不会经历一整年。春秋：指一年。

^[17]冥灵：树名。椿：树名。

^[18]彭祖：传说中的人物，据说活了八百岁。特：独。闻：闻名。匹：比。悲：悲哀。

^[19]汤：商朝最初的君王，称商汤。棘：夏革（jí），商汤时贤大夫。是已：是这样，表示肯定。穷发：连草都不长的不毛之地。

^[20]广：宽。修：长。

^[21]太山：泰山，在今山东省。羊角：旋风。风旋转像羊角，故称。绝：超过。且：将。

^[22]斥：小池泽。鸢（yàn）：小雀。仞：周代以八尺为一仞，汉代以七尺为一仞。翱翔：展翅飞翔。蓬蒿：野草。至：最，最高的飞行水准。

^[23]辩：通“辨”，区别。

^[24]知：通“智”。效：功效，做官能有功效，意为胜任。行：行为，作为。比：亲近，迎合。德：品德，道德。合：符合。而（néng）：古时候通“能”，才能，能力。征：取信。其：指上述四种人。自视：自己看待自己。

^[25]宋荣子：宋钘，齐国稷下学宫的学者。犹然：讥笑的样子。

^[26]举世：整个社会。誉：赞誉。劝：勉，努力。非：责难，非难。沮：沮丧。内外之分：自我和外物，内心与外界。辩：通“辨”，辨别。境：界限。内心对光荣和耻辱有自己的辨别和认识。斯：这。已：停止，就这样而已。

^[27]世：世俗的东西。数（shuò）数：犹汲汲，着急的样子。

[28]树：树立。

[29]列子：列御寇，早于庄子的道家人物。泠（líng）然：轻快的样子。旬：十天。有：通“又”。反：通“返”。

[30]致福：追求幸福。

[31]待：依待，依恃。

[32]乘：顺着。正：本性。御：驾驭。六气：指阴、阳、风、雨、晦、明。辩：通“变”，变化。无穷：无穷尽的天地，自由的境界。恶（wū）：何，什么。

[33]至人：达到最高境界的人。无己：不自我而顺应天地自然。神人：得道而神妙莫测的人。无功：不追求有功。圣人：道德极高尚的人。无名：不追求名声。

[34]尧：传说中的上古帝王。许由：传说中的隐士，尧说要让帝位给他，他认为这玷污了自己的耳朵，便到河里去洗耳，然后隐于箕山。（《高士传》）爝（jué）火：火炬。于：对于。光：显示光亮。

[35]时雨：应时令节气降下的雨，即及时雨。浸灌：人工灌溉。泽：滋润土地及庄稼。劳：费力，劳苦。

[36]夫子：先生，指许由。立：立为君主。治：得到治理，有秩序。犹：还。尸：主持。自视：自己看自己。缺然：缺乏能力，不够资格的样子。致：送给，交给。

[37]犹：还要。代子：代替你。

[38]宾：从属，派生的东西。

[39]鸛鷖（jiāo liáo）：小鸟名，善于筑巢，俗称巧妇鸟。偃（yǎn）鼠：一种田野中的老鼠。满腹：喝饱一肚子。

[40]归休乎：回去吧。为：表感叹的句末语气词。

[41]庖人：厨师。尸祝：古代祠庙中主持祭祀的司仪。越：指超越自己的职责。樽：酒器。俎（zǔ）：祭祀用以盛肉的器皿。

[42]肩吾、连叔：都是假设的人名。接舆：楚国的隐士，与孔子同时，《论语》称之为楚狂人。无当：不着边际，不切实际。当：适当。往：到，此处指说到。不返：不回来。意为说到哪儿就是哪儿，收不回来。河汉：天河。无极：无边无际。径：门外的道路。庭：院内堂前的地面。径庭：喻接舆说的话和常人一般的认识差别很大。

[43]藐姑射（yè）：山名。淖（chuò）约：姿态柔美的样子。处子：处女。御：驾驭。四海：古代以中国四周环海而称为四海，一般四海即指天下或全国各地。凝：凝聚，专一。疵疢（cǐ lì）：灾害，疾病。

[44]以：认为。是：指接舆的话。狂：通“诳”，诳语，假话。

[45]瞽（gǔ）：盲。文章：文采，指华美的色彩和花纹。观：景象。钟鼓：乐器。

[46]岂唯：难道只有。

[47]知：通“智”，指认识上。是：此。其言：指上述关于瞽聵的一段议论。时：是。女：通“汝”，你。

[48]之：这。旁礴：混同。旁礴万物：指与万物混同。以为一：将万物融合为一体。世：世人。薪（qí）：希望，企求。乱：治，治理。孰：谁。弊弊：忙碌辛苦的样子。

[49]莫之伤：没有能伤害他的。大浸：大水。稽：至。大浸稽天：大水滔天。溺（nì）：淹没在水里。流：熔化。焦：烧焦。

[50]糗糠：不饱满的瘪谷和米糠，比喻糟粕。陶：烧制瓦器。铸：熔铸金属器物。陶铸：制作，造就。以其身上的尘垢糗糠一类糟粕，都可以造就出尧舜。物：事，指治理天下的世俗事务。

[51]资：贩卖。章甫：商朝帽子的名字。宋人是殷商后代，所以还保留殷商服饰。适诸越：到越国去（卖）。断发：剪了头发。文身：身上刺青图腾。

[52]四子：指王倪、啮缺、被衣、许由。汾（fén）水：今山西中部的黄河支流。阳：山南、水北为阳。窅（yǎo）：通“杳”。眇然：深远的样子，指恍惚的精神状态。丧：遗弃。

[53]惠子：宋人惠施，名学家，庄子好友。魏王：即梁惠王，魏国建都大梁，故又称梁。贻（yí）：赠送。大瓠（hù）：大葫芦。种：种子。成：结成葫芦。实五石：能装五石的容量。

[54]瓠，假借为廓。瓠落：很大的样子。无所容：没什么好装。

[55]呬（xiāo）然：空虚巨大的样子。为：因为。拊（pǒu）：击破。

[56]拙：不善。龟：通“皴（jūn）”，皮肤因干燥寒冷而破裂。泚泚（píng pì）：漂洗。絜（kuàng）：通“纴”，棉絮。

[57]方：药方。

[58]鬻（yù）：卖。

[59]难：军事行动。将（jiàng）：带兵。裂地：割地。封：封赏。

[60]一：是一样的。或：有人。

[61]虑：考虑。樽：葫芦形似酒樽，绑于腰间作救生圈用。蓬之心：像被蓬草蒙蔽的心。

[62]樗（chū）：臭椿树，木质差。

[63]大本：主干。拥：通“臃”。拥肿：肥短不正。中（zhòng）：符合。绳墨：划直线。规矩：规划圆，矩划方。

[64]涂：路。把它立在路上。不顾：不看。

[65]去：抛弃。

[66]狸：野猫。狺：黄鼠狼。

[67]敖：遨游。敖者，指经过的动物。梁：通“踉（liáng）”，跳跃。中（zhòng）：触及。机辟：捕兽工具。罟（gǔ）：网类器具。

[68]犂（lí）牛：牝牛。

[69]执鼠：捉老鼠。

[70]无何有：虚无。广莫：辽阔。莫：通“漠”，广大。彷徨乎：放任不拘的样子。无为：无所事事。夭：折。斤：大斧头。

【赏析】

逍遥而游，是多么让人神往的境界！先秦百家争鸣的众多著作中堪称最为瑰丽的《庄子》，开篇以奇幻炫彩、汗漫恣肆的笔调，描述了天风海阔、超越日常的宏大境界：大海中巨大的鲲鱼化身巨大的飞鸟，而鹏的羽翼展开如垂天之云，击水前行三千里，而后扶摇直上九万里，由此，展开辽远的翱翔。这样一个有天空有海洋、有鱼有鸟的世界，与儒家《论语》《孟子》所关注的人间社会那么不同，整个视野骤然提升到了天地自然的高度。

高远境界不是谁都能理解的，比如《逍遥游》中的蜩与学鸠一类小鸟，便嘲笑鲲鹏如此伟大的高飞远游。鲲鹏与蜩、学鸠之间的对比，其实象征着不同的生命境界，提示着生命突破的方向：如何突破“小”的拘限以达到“大”的自由境界？

《逍遥游》呈现给我们四个不同的人生层次：首先，追求现世功名达成所愿，能胜任一项官职乃至能获得一国之君的信任，这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世事难料，现世功名很可能一朝变幻。其次，宋荣子则不以外在的所谓成功为满足，他努力建立起自己内心的价值标准，不为外在的种种所困扰和拘限，不因人们的赞誉而有所作为，也不因大家的非议而倍感沮丧。但这种执着内心而对外在的强烈抗拒，不会造成自我和世界的紧张吗？再次，我们看到的是乘风而行的列子，他依循外在风力，完成自己的飘行，化解内外的紧张和冲突。然而这样随风而动，是否有点儿随波逐流呢？最后，《逍遥游》展现了逍遥的境界：“无己”，也就是打开自我，突破自我在形体和精神上的各种定见、执着和束缚，随遇自适，与天地自然、宇宙万物，同变化、共周流、融为一体，这时达到的便是自由自在、无往不利的境界。

这么说或许有些抽象，于是庄子借他好朋友惠子的故事来说明何为“无己”。惠子被一棵恣意生长、不堪实用的臭椿树苦恼，以为它“大而无用”。庄子笑曰：“那何不让它生长在广漠的原野之上，彷徨、逍遥于此树下？”享受树的荫庇、在树下玩耍，难道不也是树之“用”吗？或许这是一种更有意味的“用”吧？为何只有蒙受木匠的垂顾才算树之“用”呢？在庄子看来，惠子对“有用”的理解如此实用而狭隘，以致连审美的趣味都丢失了。习得常识的同时，我们往往也收获了偏见。此时，超越原本对“用”的定见就是一种“无己”。

超越原来的自我，成就精神的开放和自由，这就是“逍遥游”。

养生主 庄子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1]以有涯随无涯，殆已！^[2]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3]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4]

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5]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6]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7]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8]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9]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10]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11]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謦然已解，如土委地。^[12]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13]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公文轩见右师而惊曰：“是何人也？恶乎介也？^[14]天与？其人与？”^[15]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独也，人之貌有与也。^[16]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17]神虽王，不善也。^[18]

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19]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则吊焉若此可乎？”^[20]曰：“然。始也吾以为其人也，而今非也。^[21]向吾入而吊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会之，必有不蕲言而言，不蕲哭而哭者。^[22]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谓之遁天之刑。^[23]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24]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之帝之县解。”^[25]

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26]

[1]知：知识。

[2]殆：危险。

[3]已：承上“殆已”。为知：还不断追求知识。无：通“毋”。近名：求名。缘：顺着。督：传统医学以为督脉贯通人体上下。缘督：顺随自然之道。经：纲纪，引申为准则。生：天性。年：自然寿命。

[4]庖（páo）丁：厨工。文惠君：旧说指梁惠王。解：分解，宰。踦（yǐ）：用膝抵住。砉（hū）、响：象声词，形容解牛的声音。奏刀：进刀。騞（huō）然：象声词，形容解牛的声音。中（zhòng）音：合乎乐音。桑林：殷商时的乐曲名。经首：尧时咸池乐曲的一章。会：音节。

[5]嘻：惊叹。盖：通“盍”，何。

[6]释：放下。进：超过。

[7]面对的是牛这一整个庞然大物，不知从何下手。未尝见全牛：不再看到牛的整体，看到的只是牛体的各个部分和结构。对牛体结构了然于心，而不需要用眼睛看。官：感官。与前句“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相应，此句是说感官停废，而精神活跃。

[8]天理：天然的生理结构。批：击。郤：筋骨间的空隙。导：引向。窾（kuǎn）：洞穴，骨节间的空处。因：顺着。固然：本来结构。

[9]技：通“枝”。技经，经络结聚的部位。肯綮（qìng）：骨肉紧密连接处。未尝：不曾碰过。軱（gū）：大腿骨。

[10]好厨师每年换一次刀，因为他用切割的办法；一般的厨子每月换一次刀，因为他用砍折的方法。硎（xíng）：磨刀石。新发于硎：刚在磨刀石上磨过。

[11]恢恢乎：宽舒的样子。

[12]族：骨头结聚的地方。怵（chù）然：警惕的样子。謦（huò）然：象声词，形容牛体被解开时的声音。委地：掉落在地上。

[13]善：擦拭。

[14]公文轩：人名。右师：官名，此指担任过右师的人。恶乎：为什么。介：因刑戮而导致的断足。

[15]与：通“欤”。天造成的呢？还是人造成的呢？

[16]是：这样。与：赋予。

[17]泽雉：生活在草泽中的野鸡。薪：求。畜：养。樊：笼。

[18]野鸡优游自得，其内在神明饱满，但并不觉善之为善，呼应前文的“为善无近名”。

[19]老聃（dān）：姓李名耳，字聃，人称老子。秦失：老子的朋友。三号：哭叫三声。

[20]吊：悼念死者。

[21]一开始我以为那些哭丧的弟子是了解老子的人，现在看来并非如此。

[22]他们之所以聚集在这里痛哭。

[23]遁天：失去天性。倍：通“背”，违背真情。遁天之刑：违背天理而招致的惩罚。

[24]偶然来到世间，是他应时而生；偶然离世，是他顺应自然。

[25]是：这。帝：天帝。县：通“悬”，系吊。帝之县解：解开天的束缚。意谓安时处顺，可以超越生死的束缚感、限制感。

[26]指：通“脂”。薪：柴。脂肪作为燃料被燃尽了。点完一烛薪，再点一烛薪，所以一烛薪被燃尽了，火仍在传递，没有穷尽。

【赏析】

《庄子》是古代经典之中的瑰宝，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它包含了许多的成语。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庖丁解牛”“游刃有余”，它们都出自《庄子》中谈论人生问题的《养生主》一篇。

庖丁解牛时动作优雅，宛若舞蹈；庖丁解牛时声音悦耳，莫不中音。更令人赞叹的是，面对肌骨筋络错综的牛体时，庖丁随心所欲、游刃有余。他人的限制是庖丁的自由。其实限制从未消失，只是庖丁对它了然于心，限制也就不构成限制了。如何做到呢？运用智慧，找到关键（骨节中的空处），“以无厚入有间”，自由就在眼前。看似迷宫，实则通途。但通途不在与限制的对抗中，所以庖丁从不触碰经络结聚和骨肉紧密相连处，对抗式的“割”和“折”看似勇猛，实则玉石俱焚。

体悟自然，依时处顺，那么俗务即使繁杂如牛骨经络，人们也能“游刃有余”。运用智慧，不被限制带来的挫败感打倒，保全内在神明，便是养生的核心——养神。

右师深谙此道，所以在面对残足（介）时处之泰然，不以为限，不怨天不尤人，将“介”对心灵的伤害降到最低。明乎此，《养生主》的其他部分也就可以了然了。

保身尽年是目标，安时处顺（缘督以为经）是方法，庖丁、右师、泽雉是榜样。泽雉自放清旷之地，优游自得，一无所求，而神明健旺。真正的养生者在面对死亡时也是如此。好友老子去世，秦失“三号而出”。人的生死如花开花谢、春去冬来，都是自然的。过于留恋和悲恸反倒显得做作，因此秦失三号而出，毕礼而归。如此说来，生命只是徒劳吗？非也。若以上帝之眼俯视人间，生命就在万物的传承代谢中。薪尽火传，大道流转，生生不息。

楚辞·渔父

屈原^[注]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1]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2]何故至于斯？”

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3]

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4]世人皆浊，何不泥其泥而扬其波？^[5]众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歠其醢？^[6]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7]

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8]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9]

“沧浪之水清兮，

可以濯吾缨；

沧浪之水浊兮，

可以濯吾足。”^[10]

遂去，不复与言。

^[注]屈原（公元前340—前278）：名平，字原。战国楚国贵族，曾任左徒、三闾大夫等职，著有《离骚》等楚辞作品。

^[1]放：流放。颜色：脸色。形容：形体容貌。

^[2]渔父（fǔ）：打渔老人。父，对老年男子的尊称。三闾（lǘ）大夫：掌管楚国宗族屈、景、昭三姓事务的官。

^[3]是以：因此。见放：被流放。

^[4]凝滞：水流不通，此指拘限。物：外物。

^[5]渥（gǔ）：搅浑。

^[6]餽（bū）：吃。糟：酒糟。歠（chuò）：饮。醢（lí）：薄酒。

^[7]高举：高出世俗。

^[8]沐：洗头。弹（tán）冠：弹去帽上的灰尘。浴：洗澡。振衣：抖去衣上的灰尘。察察：清洁的样子。汶汶（mén）：本意是昏暗，此指污浊。

^[9]莞尔：微笑的样子。鼓枻（yì）：划桨。鼓：击。枻：短桨。

^[10]沧浪：古水名，或说是汉水支流，或说即汉水。濯（zhuó）：洗。缨：系帽的带子，在颌下打结。《沧浪歌》又见《孟子·离娄》，可能是战国时的流行歌谣。

【赏析】

屈原可谓是先秦时代最伟大的一位诗人。他原是楚国宗族，担任过左徒和三闾大夫。左徒任上，屈原深得楚怀王信任，实行政治改革，对内修明法度，举贤授能，对外联齐抗秦。因听信谗言，楚怀王最终疏远屈原。到了楚顷襄王时期，屈原更遭放逐。多年的悲愤交加，苦闷郁积，屈原最终自沉汨罗江，《渔父》记叙的就是诗人沉江前与渔父的对白。

千古以来，人们都会面临同样的选择：成为屈原还是渔父？

渔父是高蹈遁世的隐者，阅尽浮沉，洞悉世事，因而与世推移，以明哲保身为准则。世人皆浊、众人皆醉，何不和光同尘、随波逐流？坐看世间浮沉，也许会有政治清明的一天——妥协苟且，未尝不是顽强的生存智慧。

与之相比，屈原的处境糟透了，“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但他高度自尊，坚持理想，绝不同流合污，“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对自我价值的高贵坚持使他不惜以生命对抗整个世界，虽九死而无悔。

选择屈原还是渔父？选择九死不悔的坚持，还是明哲保身的妥协？这成为后人的两难选择。但无论多少人选择为生存而活，都无法否认，屈原身上的理想光辉，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谏逐客书

李斯^[注]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孙支于晋。^[1]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2]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3]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4]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鼉之鼓。^[5]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6]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騊駼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7]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玕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8]夫击瓮叩缶，弹箏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9]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10]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11]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借寇兵而赍盗粮者也。^[12]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13]

^[注]李斯（约公元前284—前208）：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荀子的学生，后入秦，辅佐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帝国。

^[1]由余：受戎王之命出使秦国，秦穆公知其贤，设计招致，用其谋伐戎。戎是古代西部少数民族的统称。百里奚：原是虞国大夫，晋献公灭虞，成为晋国俘虏，秦晋通婚，晋献公将他作为女儿的陪嫁奴隶送给秦国。后逃至楚国，被楚人捉住。秦穆公用五张公羊皮将他赎回，任命他为大夫。蹇叔：百里奚好友，百里奚向秦穆公推荐，穆公将他从宋国迎至秦国，以为上大夫。丕豹：晋大夫丕郑之子，丕郑被杀，丕豹逃奔秦国，秦穆公以为将。公孙支：本秦人，游于晋，后被秦穆公任命为大夫。

^[2]张仪：魏国人，秦惠王用以为相，以连横之策破关东六国合纵之约。施（yì）：蔓延，延续。

^[3]范雎：魏国人，奔亡秦国，游说秦昭王，拜相。

^[4]向使：假使，倘若。内，同“纳”，接纳。

^[5]随、和之宝：即随侯珠、和氏璧。太阿：宝剑名。纤离：骏马名。翠凤之旗：用翠鸟羽毛作为装饰的旗帜。鼉（tuó）：即扬子鳄，皮可蒙鼓。

^[6]说：通“悦”。

^[7]犀象之器，指用犀牛角和象牙制成的器具。騊駼（tāo tú）：骏马名。

^[8]下陈：殿堂下陈放礼器、站立候从的地方。充下陈，指将财物、美女充买府库后宫。宛珠之簪：指用宛地（今河南南阳市）出产的珍珠作装饰的发簪。玕：不圆的珠子，此泛指珠子。珥：耳饰。阿：地名，指齐国东阿（今山东阿县）。缟（gǎo）：未经染色的绢。随俗雅化：随合时俗而雅致不凡。

^[9]搏髀（bì）：拍打大腿，以此掌握音乐唱歌的节奏。

^[10]郑：指郑国的音乐。卫：指卫国的音乐。桑间：桑间为卫国濮水边上地名，在今河南濮阳县南，有男女聚会唱歌的风俗。此指桑间的音乐。《韶》：歌颂虞舜的舞乐。《虞》：歌颂商汤的舞乐。《武》：歌颂周武王的舞乐。《象》：歌颂周文王的舞乐。

^[11]五帝：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三王：指夏、商、周三代开国君主，即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

^[12]黔首：无爵平民不能服冠，只能以黑巾裹头，故称黔首。此泛指百姓。业：从业，从事，事奉。赍（jī）：

送，送给。这句是说，把武器粮食供给寇盗。

[\[13\]](#)损民以益仇：损害自己而增益敌国。外树怨于诸侯：指宾客被驱逐出外必投奔其他诸侯，从而构树新怨。

【赏析】

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秦下“逐客令”：凡从其他诸侯国来秦游历为官者，全部予以罢免驱逐。而下“逐客令”的背景，《史记》中的说法是当时韩国派水工郑国以帮助秦国修水渠之名，实际上是为了消耗秦国的人力物力，来达到“疲秦”的目的。这一计策不久被秦人识破，由此连累了其他从山东六国来秦国为官的人，李斯就是其中之一。

李斯本是楚国人，从荀子求学，学成后入秦，先做吕不韦的舍人，获得吕不韦赏识，后被推荐到秦王宫廷做郎官，逐渐得到秦王政的信赖。秦国逐客这一年，李斯来秦国已大约十年，但由吕不韦府进入秦王宫廷还不久。对李斯而言，他的人生上升通道刚刚打开，康庄大道正出现在脚下。可是突然间，仅仅由于他的楚国人的出身，这一切就要成为泡影，他的十年的奋斗就要被归零，他岂能甘心？他必须说服秦王政，收回“逐客令”，于是就有了这篇传之后世的《谏逐客书》。

在这篇上书中，李斯既没有向秦王政恳请哀求，也没有辩解、表忠心，而是非常直接、开门见山地向秦王指出：你错了，这样做的后果会很严重。李斯知道，年轻的秦王政刚毅果决，不能动之以情，但可晓之以理。所以李斯在上书中据理力争，雄辩滔滔，从多个方面全力证明“逐客令”是错误的。

首先，用历史事实说话。李斯回顾穆公、孝公、惠王、昭王由于用客而使秦国强盛的历史，指出客对秦国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从周平王时秦国正式被封为诸侯算起，到秦王政之时，已有五百多年历史，中间不知经历了多少任国君，而李斯选取了其中功绩最显赫的四位：秦穆公大大拓展了秦国在关中的疆域，并一度参与中原争霸，提升了秦国在诸侯国中的地位；秦孝公使秦国富强，彻底扭转了长期以来在与魏国战争中的不利局势；秦惠王时的秦国开始成为被山东六国畏惧的虎狼之国，不断开疆拓土；秦昭王时的秦国已经强大到即便山东各诸侯国联合都难以抗衡的程度，而山东六国则从根本上衰落下去。而李斯把这四位君王能取得如此功业，归因于他们对客的信任和使用：秦穆公任用的有由余、百里奚等，秦孝公用商鞅，秦惠王用张仪，秦昭王用范雎。由此渲染客对秦国的贡献。李斯还做出假设，让秦王认识到，假如这四位国君拒绝用其他诸侯国来的人才，秦国就不会有今天的强大。

其次，在突出强调了客对秦国的贡献之后，李斯又用秦王的生活日用来和用人做对比。李斯用大量排比句，铺陈出秦王喜爱的、来自秦国以外的种种物品，从朝廷仪仗到后宫日用到君王穿戴再到宫廷音乐，秦王并没有因为它们不是秦国所产而有丝毫嫌弃，甚至在和秦国本土物品对比后，弃用秦国之物而代以六国之物。这说明秦王用物的原则是“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并不去区分它们是不是秦国所产。但在用人方面却与此形成了对比，“逐客令”的标准是只看他们是否秦国人，而不论他们是否对秦忠心、是否对秦有用。这样的标准体现的是只重物不重人，这样的政策将会严重影响秦国统一天下的大业。

最后，李斯指出了逐客令一旦施行下去的后果。李斯用五帝三王做比较，五帝三王之所以能无敌于天下，在于他们接纳所有来投奔他们的人。而逐客将迫使人才去为别的诸侯国效力，这样等于在削弱秦国自己的力量，又增强了其他诸侯国的力量，而那些被赶走的客的心中，一定怀着对秦国的怨恨，将来一定会做出对秦国不利的事情。这样的话，“求国无危，不可得也”——“逐客令”将使秦国陷于极其危险的境地。

这篇文章最能打动秦王政的地方，在于李斯选择了正确的论说策略。李斯开门见山就指出了“逐客令”是错误的，而之所以错误，是因为它和秦国统一天下的大业相悖。全文反复论证的就是这个道理：用客能使秦国强大，乃至统一天下，逐客则与此相悖，甚至会使秦国衰亡。全文很有战国纵横家游说辞的特色，极尽夸张铺陈之能事，气势充沛，而列举的事例都是经过精心选择。最终，李斯实现了他上书的目的：秦王政读了此文后，“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

过秦论（上篇）

贾谊^[注]

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1]当是时，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2]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3]

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遗册，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4]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5]当是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6]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重士，约从离衡，并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7]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昭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臏、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8]常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9]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士逡巡遁逃而不敢进。^[10]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11]于是从散约败，争割地而奉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12]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国请服，弱国入朝。

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日浅，国家无事。^[13]及至始皇，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捶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14]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15]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16]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17]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18]

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19]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镞，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20]然后斩华为城，因河为津，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谷以为固。^[21]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22]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23]

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24]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什佰之中，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25]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26]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宋、卫、中山之君也；锄耰棘矜，非铍于钩戟长铙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士也。^[27]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28]然秦以区区之地，千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29]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30]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注]贾谊（公元前200—前168）：西汉政论家、文学家，洛阳人，文章以本篇及《陈政事疏》《论积贮疏》等著名，而《鹏鸟赋》《吊屈原赋》亦为辞赋名篇。

^[1]秦孝公：任用商鞅以变法，富国强兵。殽（xiáo）函：秦函谷关，今河南省灵宝县西南。殽，一作崤。关在西崤山谷中，深险如函，故曰崤函。雍（yōng）州：今陕西省主要部分、甘肃省（除去东南部）、青海省的东南部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一带。窥：伺机而取。“席卷”三句，都是并吞天下的意思。

^[2]商君：即商鞅，由卫入秦辅佐秦孝公变法，使秦富强。务：致力于。连衡：即连横，西方的秦国与东方诸国分别联合以破其团结，从而各个击破的策略。斗：使诸侯相斗的意思。

^[3]拱手：两手相合，形容轻易。西河之外：魏国黄河以西的大片土地。

^[4]惠文、武、昭襄：惠文王、武王、昭襄王。蒙故业，因遗册：承接已有的基业，沿袭前代的策略。举：攻取。

^[5]弱秦：削弱秦国。爱：吝惜。致：招纳。合从：连合南北六国共同对付秦国的策略。从：同“纵”。采用合纵的策略。

略缔结盟约，互相援助，成为一体。

[6]孟尝君田文、平原君赵胜、春申君黄歇、信陵君魏无忌，都以招纳宾客闻名。四公子时代不同，本文并举以综括八十年间东方人才荟萃之势。

[7]约从离横：相约为合纵，离散秦国的连衡策略。离：使离散。并：联合。宁越、徐尚等许多外交、军事等人才替他们谋划。

[8]之属、之徒、之伦：这些人。苏秦：洛阳人，当时的“合从长”。宁越、徐尚、翟景、倪良、带佗、王廖等人的事迹今天已不详。齐明、周最等人沟通六国间的意见。苏厉：苏秦的弟弟。乐毅：燕将。吴起、孙臏等许多人统率六国的军队。吴起：魏将，后入楚。孙臏：齐将。田忌：齐将。廉颇、赵奢：赵将。

[9]叩关：攻打函谷关。叩：击。

[10]延：迎。逡巡（qūn xún）：有所顾虑而不敢前进。

[11]铍：箭头。

[12]制其弊：控制并利用他们的弱点。亡、北：败兵。漂橹：形容战争中血流成河，使盾牌漂浮起来。

[13]孝文王：昭襄王之子，在位三天即亡。庄襄王：孝文王之子，在位三年。

[14]续六世之余烈：继承六世留下的功业。六世：秦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振：举起。策：马鞭。御：驾驭。二周：东周最后的周赧王时，东西周分治。西周定都于河南东部旧王城，东周定都于巩，史称东西二周。履至尊：登帝位。六合：上下前后左右，指天下。桎梏：桎指鞭子，梏指器物的把、柄。鞭笞：鞭打。

[15]百越：古越族居于江、浙、闽、粤各地，种族繁多，统称百越，也叫百粤。桂林、象郡：今广西壮族自治区一带，均为秦开置的新郡。

[16]系颈：颈上系绳，表示投降。下吏：下级官吏。越人系颈降服，听从下吏支配。

[17]蒙恬：秦将。始皇时领兵三十万北逐匈奴，修筑长城。藩篱：篱笆，此指边疆。却：使退却。

[18]弯弓：拉开弓。不敢报怨：不敢报被驱逐的怨恨。

[19]黔首：秦朝对百姓的称呼。

[20]隳（huī）：毁坏。兵：兵器。鑪：古乐器，像钟。销毁兵器，铸造为钟鑪和十二金人。

[21]斩：践。据守华山以为帝都东城。河：黄河。津：渡口。亿丈之城、不测之谷：华山和黄河。

[22]信臣：可靠的大臣。谁何：喝问他是谁，缉查盘问的意思。

[23]关中：函谷关以西的雍州之地。金城：坚固的城池。

[24]既没：死后。殊俗：不同的风俗，指边远之地。

[25]瓮牖（yǒu）绳枢：以破瓮作窗户，以草绳系户枢。氓（méng）：种田之人。隶：贱者。迁徙之徒：被征发到边地戍守之人，陈涉等被征发戍守渔阳。中人：平常人。仲尼：孔子。墨翟：墨子。陶朱：越国的范蠡（lǐ），他帮助越王勾践灭吴后，在陶（今山东省定陶县的西北）经商致富。猗（yī）顿：鲁人，以经营盐业致富。蹠足：用脚踏地，此指置身于。行伍：军队。倔起：起义。什佰：军中小头目。罢：通“疲”。兵：兵器。揭：举。云集响应：像云集合，形容多，像回声应和，形容快。赢：担负。景：同“影”。此句是说人们担着粮食如影随形地跟从陈涉。山东：殽山以东的东方诸国。

[26]小弱：变小变弱。

[27]锄耰（yōu）：古时农具，似耜而无齿。棘矜（qín）：用酸枣木做的棍子，此指起义队伍的武器。铍（xiān）：锋利。钩：短兵器，似剑而曲。戟：以戈和矛合成一体的长柄兵器。铍（shā）：长矛。谪戍：被征发戍守边地之兵。抗：同“亢”，高。向时：先前。

[28]度（duó）长絜（xié）大：比较长短，衡量大小。絜：衡量。

[29]区区：小。千乘：可出兵千辆战车的国家。权：势力。八州：古时天下分九州，秦居雍州，六国分别居于其他八州。朝：使入朝。同列：指六国诸侯。

[30]一夫作难：陈涉起义。七庙隳：宗庙毁灭，指国家灭亡。七庙：天子的宗庙。《礼记·王制》：“天子七庙。”

【赏析】

作为西部边鄙之地的秦国，经七世凡百四十年而得天下，然十五年而亡天下，何兴之久而亡之暴也？这是继秦而立的西汉之初，始终萦绕在人们心头的大问题。

贾谊《过秦论》三篇以雄骏宏肆、铺张扬厉的气势总结了秦朝速亡的原因。本文是三篇之首，尤其气势充沛、纵横捭阖。开篇以叙代议，梳理了秦孝公至秦始皇的霸业史。分三个阶段：孝公时期、秦惠文王至秦昭襄王时期、始皇时期。

首先强调秦国的地理优势，又用两组对偶“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表现秦并吞天下的野心。加上商鞅变法，内政外交兼修。三管齐下，地利人和，于是轻取魏国河西之地。

惠文王、昭襄王时期，秦人四面出击，频频得手。与此同时，六国也英才荟萃。贾谊用盛大的铺排展示了诸侯国中群星闪耀的宗亲公子、文臣武将，读来咄咄逼人，锐不可当。面对秦的压力，关东诸国的犹疑惊惧，反衬出秦国强大的战斗力、饱满的自信心和对天下的控制力。挥手之间，伏尸百万，流血漂橹。秦与九国的穿插描述如蒙太奇，秦的从容、九国的败落在并行对比中清晰呈现。

到了秦王政也就是后来统一天下的秦始皇时期，更以摧枯拉朽之势灭东周而亡六国，“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殳拊以鞭笞天下。”“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句式对偶，铺张扬厉。

始皇既没，文章以短篇幅概述陈涉起义，并不断强调义军之弱：不及中人、非有德才、士卒疲敝、武器粗劣。但天下竟纷纷响应，关东豪杰并起，秦帝国在很短的时间里便土崩瓦解。

全文铺叙至此，开始收束。秦国地险兵强，称霸百年而有天下，结果却经不得不期然的揭竿而起，何也？蓄势至此，如满弓聚力，唯欠一发。此时，“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一句点破全文，格外警策。攻天下以强力，守天下以仁义，打天下与守天下截然相同。

秦朝速亡令人哀叹，贾谊之作《过秦论》，是希望汉文帝以此为鉴，在权贵豪门侵吞百姓土地、刑罚酷虐、百姓流离的情况下宽缓利民，博施仁政，以期社稷长安。然而攻守相异、取守不同的何止是天下呢？

报任安书

司马迁^[注]

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1]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顺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2]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而用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此也。^[3]仆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遗风矣。^[4]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郁悒而与谁语。^[5]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说己者容。^[6]若仆，大质已亏缺，虽才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见笑而自点耳。^[7]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闲得竭指意。^[8]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来，恐卒然不可为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懣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9]请略陈固陋，阙然久不报，幸勿为过。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与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10]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子适陈；^[11]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爰丝变色：自古而耻之。^[12]夫以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而况于慷慨之士乎？如今朝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豪俊哉！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13]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又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积日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14]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如此矣。向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闾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耶！^[15]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仆少负不羁之行，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卫之中。^[16]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17]然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18]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19]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20]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饮泣，更张空券，冒白刃，北向争死敌者。^[21]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22]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怆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23]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24]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圜圜之中，谁可告愬者！^[25]此真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隳其家声；而仆又佯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26]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

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27]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屈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

桎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28]传曰：“刑不上大夫。”^[29]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励也。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及在槛阱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30]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定计于鲜也。^[31]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32]积威约之势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于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抵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于居室。^[33]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34]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何足怪乎？且人不能早自裁绳墨之外，以稍陵迟，至于鞭箠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35]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

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仆不幸，早失父母，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缁绁之辱哉！^[36]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37]所以隐忍苟活，幽于圜墙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38]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39]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40]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所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阁之臣，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耶？^[41]故且从俗浮沉，与时俯仰，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私心刺谬乎？今虽欲自雕琢，曼辞以自饰，无益，于俗不信，只适足取辱耳！^[42]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书不能悉意，略陈固陋。谨再拜。

^[注]司马迁（约公元前145或前135—前90）：字子长。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撰著《太史公书》，后世称《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1]太史公：即太史令，司马迁自称。牛马走：谦词，意为像牛马一样以供奔走。

^[2]曩：从前。接物：待人接物。

^[3]望：怨。

^[4]罢弩：比喻才能低下。罢，通“疲”。弩：劣马。

^[5]身残处秽：指因受宫刑而身体残缺，处于受侮辱的地位。见尤：被指责。

^[6]说：同“悦”。

^[7]大质：指身体。随、和：随侯之珠和和氏之璧。由、夷：许由和伯夷，在古代两人被公认是品德高尚的人。点：玷污。

^[8]会东从上来：指太始四年（公元前93）三月汉武帝东巡泰山，四月又到海边的不其山，五月间返回长安，司马迁从驾而行。卒卒：同“猝猝”，匆匆忙忙的样子。

^[9]季冬：冬季的第三个月，即十二月。汉律，每年秋冬季处决囚犯。薄：同“迫”。雍：地名，设有祭祀五帝的神坛五畤。汉武帝到雍祭祀，司马迁随行。卒然：猝然，突然。不可为讳：死的委婉说法，指任安就要被行刑。

^[10]符：符信，凭据。

^[11]卫灵公：春秋时卫国国君。雍渠：卫灵公宠爱的宦官。

^[12]景监：秦孝公宠信的宦官，曾向秦孝公推荐商鞅。赵良：秦国贤士。同子：指汉文帝的宦官赵谈，因为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同名，避讳而称“同子”。参乘：这里指赵谈与汉文帝同车陪乘。爰丝：即袁丝，亦即袁盎，汉文帝时大臣，有名于时。

^[13]绪业：遗业。待罪鞶鞶下：谦词，指在皇帝身边做官。鞶鞶：皇帝的车驾。

^[14]惟：思考。拾遗补阙：为皇帝补救过失。褫：拔取。

^[15]厕：参加。下大夫：太史令官位较低，属下大夫。外廷：即外朝。汉武帝以待中、常侍、给事中等近臣组成内

朝，参与国家大事决策；丞相为首的外朝为执行一般政务的机关。维纲：国家的法令。闾茸：卑贱，低劣。

[16]乡曲：乡里。汉代有乡曲之誉者，可被举荐授官。周卫：周密的护卫，即宫禁。

[17]趣：同“趋”。

[18]下人：对人谦卑。

[19]媒孽：本意指酿酒的酵母。这里用作动词，夸大的意思。

[20]王庭：匈奴单于的居处。过当：超过相抵之数。

[21]左右贤王：左贤王和右贤王，除单于外匈奴封号最高的贵族。张空拳：箭矢用尽，只拿着弓。拳：弩弓。

[22]上寿：这里指祝捷。

[23]绝甘：舍弃甘美的食品。分少：即使所得甚少也分给众人。

[24]睚眦：怒目相视。这里指怨恨。贰师：贰师将军李广利，汉武帝宠妃李夫人之兄。司马迁为李陵辩解，武帝以他有意诋毁李广利。理：司法机关。

[25]圜墙：监狱。

[26]圜：败坏。俱之蚕室：初受腐刑的人怕风，须住蚕室。俱：相次，相随。蚕室：温暖密封的房子，像养蚕的房子。

[27]剖符：把竹做的契约一剖为二，皇帝与大臣各执一块，上面写着同样的誓词，说永远不改变立功大臣的爵位。丹书：把誓词用丹砂写在铁制的契券上。凡持有剖符、丹书的大臣，其子孙犯罪可获赦免。文史星历：史籍和天文历法，都属太史令掌管。

[28]理色：道理，脸色。易服：换上罪犯的服装。木索：木枷和绳索。剃毛发：把头发剃光，即髡刑。婴金铁：颈上戴着铁链服苦役，即钳刑。婴，环绕。

[29]传：指《礼记》。此句出自《礼记·曲礼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30]槛：关兽的笼子。阱：捕兽的陷阱。

[31]定计：事先打算。鲜：态度鲜明。即自杀，以示不受辱。

[32]枪地：即抢地，头触地。惕息：胆战心惊。

[33]西伯：即周文王。伯：诸侯之长。羑里：在今河南汤阴县，据说周文王曾被殷纣王囚禁于此。五刑：秦汉时五种刑罚，包括墨刑（脸上刺字）、劓刑（割鼻）、髡刑或断趾、宫刑、大辟（死刑）。淮阴：指淮阴侯韩信。曾被封为楚王，后刘邦疑其谋反，在陈逮捕了他。彭越：帮助刘邦打败项羽的重要功臣之一，封梁王。张敖：刘邦功臣张耳的儿子，袭父爵为赵王。两人都曾因被告谋反，下狱定罪。绛侯：汉初功臣周勃，封绛侯。惠帝和吕后死后，吕后家族中吕产、吕禄等人谋夺汉室，周勃和陈平一起定计诛诸吕，迎立汉文帝，任右丞相。后被人诬告，一度下狱。五伯：即“五霸”。请室：请罪之室，即囚禁有罪官吏的牢狱。魏其：即窦婴，汉景帝时被封为魏其侯。武帝时，被人诬告，下狱判处死罪。赭衣：囚衣。三木：头枷、手铐、脚镣。季布为朱家钳奴：季布是项羽的大将，曾多次率兵围困刘邦。项羽死后，刘邦出重金缉捕季布。季布改名换姓，受髡刑和钳刑，卖身给鲁人朱家为奴。灌夫受辱于居室：灌夫在汉景帝时为中郎将，武帝时官太仆。因得罪了丞相田蚡，被囚于居室，后受诛。居室，少府所属的官署，为拘禁犯人的处所。

[34]罔：即“网”，法网。

[35]陵迟：同“陵夷”，衰落。引节：守节自杀。

[36]縲继：捆绑犯人的绳子，引申为捆绑、牢狱。

[37]臧获：奴婢。

[38]倜傥：豪迈不受拘束。

[39]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左丘明是春秋时鲁国史官，有一种说法认为《国语》是他撰著。孙子臧脚，《兵法》修列：战国时军事家孙臧，被庞涓处以髡刑（割去膝盖骨）。后撰有《孙臧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吕不韦曾在秦为相国，后因罪被免职，被令举家迁蜀，吕不韦自杀。吕不韦曾命门客编撰《吕氏春秋》一书，又名《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韩非是战国后期韩国公子，曾从荀卿学，入秦被李斯所谗，下狱死。著有《韩非子》，《说难》《孤愤》是其中两篇。

[40]究天人之际：探究天地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41]直：同“值”，当值。闺阁之臣：指宫廷内的臣仆。

[42]曼辞：美饰之辞。

【赏析】

《汉书·司马迁传》记司马迁生平，至引述《报任安书》后便戛然而止。这封信可以视为司马迁的绝笔。任安是司马迁的朋友，曾任益州刺史，是二千石的高官。不过当司马迁给他写这封回信时，他正在狱中，已被判处死刑。任安以前曾写信给司马迁，信中希望司马迁能“推贤进士”。据《汉书》记载，汉武帝对司马迁虽处以宫刑，但仍重视他的才能，任命他为中书谒者令，这是宫廷中的机要职务，司马迁得以随侍汉武帝左右。任安向司马迁提出这一希望，便与司马迁此时的地位有关。司马迁收到信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回复。一方面如司马迁所说，因为事务繁忙；另一方面，恐怕也因为任安的来信属于泛泛之论，并非必须回复不可。而就在任安被判处死刑且刑期临近的时候，司马迁却想起了给老朋友回信。

在这封长达两千多字的信中，司马迁似乎认为老朋友即将被执行死刑这件事情不值一谈，没有任何安慰、同情之语。信的一开始看上去是对任安提出希望自己“推贤进士”的答复，反复地向任安表示：我没有资格推贤进士。而原因，就在于他遭受过宫刑，受过宫刑的人“无所比数”，“自古而耻之”，是这个世界上最卑贱最被鄙视的人。尽管司马迁口口声声说自己“身残处秽”，说自己居官一无是处，但显然这并不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从紧接着的“嗟乎！嗟乎”“尚何言哉！尚何言哉”的连连长叹中，我们能感受到此时他内心的无比悲愤。

假如司马迁真的认为自己已堕入世界上最卑贱者之列，真的认为自己“尚何言哉”，那么这封信写到这里也就可以结束了，因为他已经解释了不能“推贤进士”的原因。但实际上这封信才刚刚开始。接下来司马迁开始述说自己是如何陷入目前这种处境的，也就是他为李陵辩护而得罪的始末。任安既是朝廷高官，又是司马迁老友，对于这件事情当然是清楚的。而司马迁依然在信中详述，只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司马迁并非说给任安听的，而是说给后人听的。从司马迁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得知：第一，司马迁从入仕起就感恩于汉武帝的识拔，对汉武帝一心尽忠；第二，李陵虽兵败投降，但功大罪小，其人可敬，其行可恕；第三，司马迁为李陵的辩护，没有任何私心与私情，更多的是想宽慰汉武帝。

然而，汉武帝却将李陵全家诛杀，将司马迁判了死刑。按照汉朝法律，被判处死刑的人，有两个途径可以免死。其一是缴纳赎金，其二是代之以宫刑。司马迁付不出足够的赎金，只能接受宫刑来换得一条生路。宫刑所带来的耻辱，司马迁内心十分清楚。他知道，身为士大夫的一员，任何损伤身体的刑罚都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会使士大夫失去尊严，而失去尊严是比死亡还严重的事情。宫刑，又是所有刑罚中对人的侮辱最严重的一种。那么，司马迁为什么还会选择宫刑呢？

司马迁在这里谈到了他对生命价值的看法和对死亡的态度。他认为，一个人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建树就默默无闻地死去，那么他的生命就像一只蝼蚁一般没有任何价值。对于司马迁而言，现在还不能死去。他选择了隐忍苟活，目的就是为了发愤著书，完成《史记》的著述。有一系列前贤给他做榜样，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等等，这些人生前都曾遭受厄运，但都有文化建树存留后世。这些前贤给了司马迁精神上的激励，他希望自己能通过文化上的建树来达到不朽。为了完成《史记》，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在某种意义上，司马迁肉体的生命自受刑之后可谓苟延残喘，而他的全部生命力已然转入他精神的生命之中。

司马迁付出了比死亡惨重万倍的代价。虽然他并不后悔他的选择，但《史记》的完成并不能抵消他所遭受的奇耻大辱，也丝毫不能减轻他日日夜夜所感受到的精神上的痛苦，就如他在文章最后所说的：“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司马迁如此曝露心声，怕远非仅是说给任安这位老友听的，而更是留给后世的遗言。

答苏武书

李陵^[1]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时，荣问休畅，幸甚幸甚。^[1]远托异国，昔人所悲，望风怀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遗，远辱还答，慰诲勤勤，有逾骨肉。陵虽不敏，能不慨然！^[2]

自从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穷困，独坐愁苦。终日无睹，但见异类。^[3]韦鞬毳幕，以御风雨；羶肉酪浆，以充饥渴。^[4]举目言笑，谁与为欢？胡地玄冰，边土惨裂，但闻悲风萧条之声。^[5]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6]晨坐听之，不觉泪下。嗟乎子卿，陵独何心，能不悲哉！

与子别后，益复无聊，上念老母，临年被戮；妻子无辜，并为鲸鲵。^[7]身负国恩，为世所悲。子归受荣，我留受辱，命也何如！身出礼义之乡，而入无知之俗；违弃君亲之恩，长为蛮夷之域。伤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负陵心区区之意。^[8]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难刺心以自明，刎颈以见志，顾国家于我已矣，杀身无益，适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辄复苟活。^[9]左右之人，见陵如此，以为不入耳之欢，来相劝勉。异方之乐，只令人悲，增忤怛耳。^[10]

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前书仓卒，未尽所怀，故复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绝域，五将失道，陵独遇战。而裹万里之粮，帅徒步之师，出天汉之外，入强胡之域。以五千之众，对十万之军，策疲乏之兵，当新羁之马。然犹斩将搴旗，追奔逐北，灭迹扫尘，斩其枭帅。^[11]使三军之士视死如归。陵也不才，希当大任，意谓此时，功难堪矣。^[12]匈奴既败，举国兴师，更练精兵，强逾十万。^[13]单于临阵，亲自合围。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马之势，又甚悬绝。疲兵再战，一以当千，然犹扶乘创痛，决命争首。^[14]死伤积野，余不满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创病皆起，举刃指虏，胡马奔走；兵尽矢穷，人无尺铁，犹复徒首奋呼，争为先登。^[15]当此时也，天地为陵震怒，战士为陵饮血。^[16]单于谓陵不可复得，便欲引还，而贼臣教之，遂使复战。^[17]故陵不免耳。

昔高皇帝以三十万众，困于平城，当此之时，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然犹七日不食，仅乃得免。^[18]况当陵者，岂易为力哉？^[19]而执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20]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视陵，岂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宁有背君亲，捐妻子，而反为利者乎？^[21]然陵不死，有所为也，故欲如前书之言，报恩于国主耳。诚以虚死不如立节，灭名不如报德也。^[22]昔范蠡不殉会稽之耻，曹沫不死三败之辱，卒复勾践之仇，报鲁国之羞，区区之心，窃慕此耳。^[23]何图志未立而怨已成，计未从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24]

足下又云：汉与功臣不薄。子为汉臣，安得不云尔乎？昔萧、樊囚絷，韩、彭菹醢，晁错受戮，周、魏见辜。^[25]其余佐命立功之士，贾谊亚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将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谗，并受祸败之辱，卒使怀才受谤，能不得展。^[26]彼二子之遐举，谁不为之痛心哉！^[27]陵先将军，功略盖天地，义勇冠三军，徒失贵臣之意，刳身绝域之表。^[28]此功臣义士所以负戟而长叹者也！何谓不薄哉？

且足下昔以单车之使，适万乘之虏。遭时不遇，至于伏剑不顾，流离辛苦，几死朔北之野。^[29]丁年奉使，皓首而归。^[30]老母终堂，生妻去帷。^[31]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蛮貊之人，尚犹嘉子之节，况为天下之主乎？^[32]陵谓足下当享茅土之荐，受千乘之赏。^[33]闻子之归，赐不过二百万，位不过典属国，无尺土之封加子之勤。^[34]而妨功害能之臣尽为万户侯，亲戚贪佞之类悉为廊庙宰。^[35]子尚如此，陵复何望哉？且汉厚诛陵以不死，薄赏子以守节，欲使远听之臣望风驰命，此实难矣，所以每顾而不悔者也。陵虽孤恩，汉亦负德。^[36]昔人有言：“虽忠不烈，视死如归。”陵诚能安，而主岂复能眷眷乎？^[37]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谁复能屈身稽颡，还向北阙，使刀笔之吏弄其文墨邪？^[38]愿足下勿复望陵！

嗟乎子卿，夫复何言！相去万里，人绝路殊。生为别世之人，死为异域之鬼。长与足下生死辞矣！幸谢故人，勉事圣君。^[39]足下胤子无恙，勿以为念。^[40]努力自爱，时因北风，复惠德音。李陵顿首。^[41]

^[注]李陵（？—公元前74）：字少卿。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市秦安县）人。汉武帝时将军，名将李广之孙，深入大漠与匈奴作战，战败投降。

^[1]子卿：苏武字。足下：古代用以称上级或同辈的敬词。令德：美德。令，美好的。策名：臣子的姓名书写在国君的简策上。这里指做官。清时：政治清明的时世。荣问：好名声。问通“闻”。休畅：吉祥顺利。休：美。畅：通。

^[2]辱：承蒙，书信中常用的谦词。

^[3]异类：古代对少数民族的贬称，此处指匈奴。

^[4]韦鞬（gōu）：皮革制的长袖套，用以束衣袖，以便射箭或其他操作。毳（cuì）幕：毛毡制成的帐篷。

^[5]玄冰：厚冰。形容冰结得厚实，极言天气寒冷。

^[6]胡笳：古代我国北方民族的管乐，其音悲凉。

^[7]临年：达到一定的年龄。此处指已至暮年。鲸鲵：鲸鱼雄的称“鲸”，雌的称“鲵”。此处借指被牵连诛戮的人。

^[8]孤负：亏负。后世多写作“辜负”。

^[9]攘臂：捋起袖口，露出手臂，是准备劳作或搏斗的动作。

^[10]忉忉（dāo dāo）：悲痛。

^[11]褫（qiān）：拔取。灭迹扫尘：喻肃清残敌。梟帅：骁勇的将帅。

^[12]希：少，与“稀”通。难堪：难以相比。

^[13]练：同“拣”，挑选。

^[14]扶：支持，支撑。乘：凌驾，此处有不顾的意思。决命争首：效命争先。

^[15]徒首：光着头，意指不穿防护的甲衣。

^[16]饮血：指饮泣。形容极度悲愤。

^[17]引还：退兵返回。引，后退。贼臣：指叛投匈奴的军侯管敢。

^[18]高皇帝：即汉高祖刘邦。

^[19]当：如，像。

^[20]执事者：掌权者。苟：但，只。

^[21]捐妻子：舍弃妻子和儿女。

^[22]虚死：指无谓而死。灭名：使名声泯灭。

^[23]昔范蠡不殉会稽之耻：指越王勾践兵败，向吴王夫差求和，范蠡作为人质前往吴国，并未因求和之耻自杀殉国。曹沫不死三败之辱：曹沫为春秋时鲁国人，曾与齐国作战，三战三败，并不因屡次受辱而自杀身死。当齐桓公与鲁庄公会盟于柯，曹沫以匕首劫持桓公，迫使他全部归还战争中侵占的鲁国土地。

^[24]椎心、泣血：形容极度悲伤。椎，用椎打击。泣血，悲痛无声的哭。

^[25]萧：萧何，辅助刘邦建汉，封酈侯，曾因请求开放上林苑（专供皇族畋猎的场所）而遭囚禁。樊：樊哙，从刘邦起兵，封舞阳侯，曾因被人诬告与吕后家族结党而被囚拘。韩：韩信，助刘邦击败项羽，先封齐王，又迁楚王，后贬为淮阴侯，终被吕后斩首。彭：彭越，秦末聚众起兵，后归刘邦，封梁王。后被处死，并夷三族。菹醢（zū hǎi）：剁成肉酱，为古代残酷的死刑。晁错：汉景帝时任御史大夫，建议削各诸侯国封地。后吴楚等七国诸侯反，有人认为是削地所致，晁错因而被杀。周：周勃，从刘邦起事，拜绛侯，吕氏死，周勃与陈平共诛诸吕，立汉文帝，曾被诬告欲造反而下狱。魏：窦婴，汉景帝时，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有功，封魏其侯，汉武帝时被诛。见：受。辜：罪。

^[26]贾谊：汉文帝时召为博士，颇受器重，后被权贵排斥出朝廷，郁郁而死。亚夫：即周亚夫，封条侯，以军令严整闻名，汉景帝时率军平定七国叛乱，后被诬谋反，绝食而死。

^[27]二子：指贾谊、周亚夫。遐举：原指远行，此处兼指功业。

^[28]陵先将军：指李广。贵臣：指卫青。卫青为大将军伐匈奴，李广为前将军，被遣出东道，因东道远而难行，迷惑失路，被卫青追逼问罪，愤而自杀。

^[29]伏剑：以剑自杀。此指苏武在被逼降时，引佩刀自刺的事。朔北：北方。这里指匈奴地域。

^[30]丁年：成丁的年龄，即成年。这里强调苏武出使时正处壮年。

^[31]终堂：死在家里。去帷：改嫁。去：离开。

^[32]蛮貊（mò）：泛指少数民族。这里指匈奴。

^[33]茅土之荐：指赐土地、封诸侯。古代帝王社祭之坛共有五色土，分封诸侯则按封地方向取坛上一色土，以茅包之，称茅土，给所封诸侯在国内立社坛。千乘之赏：也指封诸侯之位。

^[34]典属国：官名，九卿之一，掌管民族交往事务。

^[35]廊庙：殿四周的廊和太庙，是帝王与大臣议论政事的地方，因此称朝廷为廊庙。“廊庙宰”，即指朝廷中掌权的人。

^[36]孤恩：辜负恩情。

^[37]安：安于死，即视死如归之意。

^[38]稽顙（sǎng）：叩首，以额触地。颡：额。北阙：原指宫殿北面的门楼，后借指帝王宫禁或朝廷。刀笔之吏：主文案的官吏。

^[39]幸：希望。谢：问候。故人：老朋友。

^[40]胤子：儿子。苏武曾娶匈奴女为妻，生子名叫苏通国，苏武回国时他仍留在匈奴，汉宣帝时才回到汉朝。

^[41]顿首：叩头，书信结尾常用作谦辞。

【赏析】

李陵出生于一个悲情的将门世家。他的祖父是被时人誉为“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被匈奴人敬畏地称作“汉飞将军”的名将李广。但李广一生无缘封侯，最后一次征战中因迷路误期，不愿面对刀笔吏责问而自杀。李陵的父亲早死，李陵是遗腹子。当李陵成人之时，家门衰落，李陵肩上承担着重振家族声望的重任。天汉二年，李陵自告奋勇，率步卒五千，深入匈奴之地，遇到单于主力。单于召集数十倍于李陵的骑兵，付出死伤上万的代价，最终击破李陵的军队，李陵投降。李陵和苏武是朋友，他投降的前一年，苏武出使匈奴被扣留。李陵投降后，曾多次去看望苏武。后苏武回到汉朝，写信劝李陵归汉，李陵写了此信作答。在信中，李陵详细地描述了自己的作战经过、失败投降的心路历程以及不能归汉的原因。

史书记载，单于对李陵十分器重，封他为右校王，还将女儿嫁给他。但从信中来看，李陵却并不以此感到快乐。相反，他的内心充满了悲苦。他写自己在匈奴的生活，饮食习俗、气候环境都与汉地迥然相异，夜不能寐，晨起落泪。一方面他从内心抵触匈奴的文化和风俗，他看到的是“异类”，听到的是“异方之乐”，“蛮夷”和“戎狄”的一切都会加重他内心的悲伤。但另一方面，他又无法回到汉朝，汉武帝由于他的投降而杀了他的全家，“上念老母，临年被戮；妻子无辜，并为鲸鲵”，他与汉朝已恩断义绝。全家被杀已令李陵痛不欲生，更让他愤怒的是，他虽然战败投降，但自认为“功大罪小”，他不该受到如此严厉的处置。

为了证明自己“功大罪小”，李陵在信中详细地描述了作战的经过。这本是一次可以不必发生的战役。汉武帝遣李广利率汉军主力西征天山，李陵最初的任务是为大军负责辎重。这是一个没有什么风险的任务，但也几乎没有机会参加对匈奴的战斗。急于恢复家门声望的李陵对此自然不能满意，遂主动请求仅率五千步兵北出大漠，攻击单于王庭。也正如李陵所期待的，当他率军向北进发三十多日后，遇到了匈奴单于所率领的三万骑兵。在平坦的大草原上，骑兵对步兵本就具有兵种上的压倒性优势，更何况现在数量上也是匈奴骑兵占据绝对优势。所以匈奴骑兵迅速发动了攻击，在他们看来，这应该是一场不费力的屠杀。但结果却大大出乎意料，不仅进攻被打退，而且汉军还对他们进行了追击。单于一边败退，一边从各部又调集了八万骑兵。李陵此时“以五千之众，对十万之军”，这才向汉地方向撤退。可以想见李陵军队面临的凶险处境，孤军深入，与数十倍于己的敌人作战，骑兵强大的机动性使敌人一路尾随不舍，随时可以发起进攻，随时可以撤出战斗。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应是匈奴人占据绝对优势和主动，但李陵的军队却丝毫未落下风。正如李陵在信中描述的，“然犹斩将搴旗，追奔逐北，灭迹扫尘，斩其枭帅。使三军之士视死如归”。当撤至距离汉朝边境不过一百多里时，李陵的军队已经筋疲力尽，而且面临两个致命的问题：第一，武器消耗殆尽；第二，没有后援。但即使如此，每次战斗时李陵振臂一呼，汉军仍然“创病皆起，举刃指虏，胡马奔走；兵尽矢穷，人无尺铁，犹复徒首奋呼，争为先登”。匈奴已阵亡上万人，且越来越接近汉朝边境，就在匈奴单于愈来愈心惊胆寒，准备退兵时，汉军队伍里却出了叛徒。这个叛徒将汉军的虚实告诉了单于，最终，李陵兵败被俘。

作为军人，没有比投降更大的耻辱了。李陵当然不甘心背负这样的耻辱，至少，他希望别人能够知道他的苦衷。他不是苟且偷生之人，战败而未死，是认为“虚死不如立节，灭名不如报德”，希冀着能像范蠡、曹沫那样，忍辱负重，最终用大功来复仇雪耻。只是由于汉武帝不能体谅他的苦衷，杀了他的全家，使他过去所做的一切，以及本来所计划的一切，都失去了意义。他失去了所有的亲人，并将不得不永远背负投降的耻辱，再也没有机会洗刷。这让他感到椎心泣血般的痛苦。

写到处，李陵再也压抑不住他对汉武帝的愤恨，连带着愤怒指责自汉高祖以来，汉朝历代皇帝对功臣的刻薄寡恩。萧何、樊哙从刘邦起兵之时就跟着刘邦出生入死，却一度被投进监狱；韩信、彭越为刘邦打败项羽立下了汗马功劳，最后都被处死。周勃既是开国功臣，又在平定吕氏、迎立汉文帝的过程中起了重大作用，却被汉文帝逮捕系狱；贾谊为汉朝的治理殚精竭虑，却被远贬长沙，郁郁而终。汉景帝轻率地杀掉了他曾最为倚重的晁错，平定七国之乱的周亚夫被投入监狱，绝食而死。另一个在平定七国之乱中立下大功的魏其侯窦婴，则被汉武帝杀掉。李陵还想到了自己的祖父李广，一生为汉朝作战，结局却是愤而自杀。而汉朝对功臣刻薄的传统，也延续到了苏武身上。苏武在汉武帝时出使被扣，十九年忠贞不屈，“至于伏剑不顾，流离辛苦，几死朔北之野”，他的节义是“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理应有封侯之赏，但他回到汉朝后，“赐不过二百万，位不过典属国”。

苏武的来信没有保留下来，但从李陵的回信推测，其主要内容应是劝李陵归汉。李陵首先承认自己对匈奴的不认同，从饮食、气候到文化，他都从内心感到抵触。但想到汉朝对自己的不公正，想到全家被杀，想到汉朝历代皇帝的刻薄寡恩，他毅然断绝了返回汉朝的念头。甚至对自己的投降行为也不感到后悔：“陵虽孤恩，汉亦负德。”因此，李陵最后给了苏武斩钉截铁的回答：“愿足下勿复望陵！”

对于投降变节者，中国人似乎向来不惜以最严厉最苛刻的态度加以批判。但对李陵，却多抱以深深的同情。

诫兄子严敦书

马援^[注]

援兄子严、敦，并喜讥议，而通轻侠客。^[1]援前在交趾，还书诫之曰：“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2]好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3]汝曹知吾恶之甚矣，所以复言者，施衿结缡，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4]

“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5]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6]父丧致客，数郡毕至。^[7]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8]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讫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将下车辄切齿，州郡以为言，吾常为寒心，是以不愿子孙效也。”^[9]

[注] 马援（公元前14—49）：东汉开国功臣之一，西破羌人，南征交趾，官拜伏波将军。

[1] 通轻侠客：通，交往；轻，轻佻；与侠士中轻佻之人交好。

[2] 交趾：汉郡，在今越南北部。汝曹：你等，尔辈。

[3] 是非：评论，褒贬。正法：正当的法制。大恶：深恶痛绝。

[4] 施衿结缡，申父母之戒：衿：佩带。缡：佩巾。古时礼俗，女子出嫁，母亲把佩巾、带子结在女儿身上，为其整衣。父戒女曰：“戒之敬之，夙夜无违命。”母戒女曰：“戒之敬之，夙夜无违宫事。”

[5] 龙伯高敦厚周慎：龙伯高这个人敦厚诚实。龙伯高：东汉名士，史书上记载其“在郡四年，甚有治效”，“孝悌于家，忠贞于国，公明莅临，威廉赫赫”。周慎：周密，谨慎。口无择言：说出来的话没有败坏的，意为所言皆善。择：通“殛（dù）”，败坏。

[6] 杜季良：东汉时期人，官至越骑司马。清浊无所失：意为诸事处置得宜。

[7] 数郡毕至：很多郡的客人全都赶来了。

[8] 谨敕：谨慎。鹄：天鹅。鹜：野鸭子。此句比喻虽仿效不及，尚不失其大概。

[9] 郡将：郡守。郡守兼领武事，故称。下车：指官员初到任。切齿：表示痛恨。以为言：把这作为话柄。

【赏析】

马严、马敦兄弟是马援二哥的儿子。兄弟俩年幼时父母双亡，寄养在表兄家。后马援将马严兄弟带回洛阳，视同己出，严加教诲。马援写这封家书给两个侄子，正是他率军远征交趾的时候。从信中内容看，马援是因为兄弟二人有游侠倾向而对他们进行告诫教导。

游侠是战国秦汉时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一类人，《史记》和《汉书》中都曾为游侠立传。一方面游侠重诺守信，温良泛爱，急人之困，乐于为人排忧解难；同时能够成为“侠”，还表现在结交广泛，上至王侯公卿、地方官吏，下至无赖少年、亡命之徒。但另一方面，游侠只重私义，蔑视法律，其行为往往违法犯禁，因而两汉以来，中央王朝对游侠都严厉打击。

马援在信中首先谆谆告诫兄弟二人不得“好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正法”。这正是游侠“结私交”的开端，通过臧否人物，妄议法律，形成一个有共同价值观的群体。马援严厉禁止兄弟二人去议论别人，他把听到别人的过错比作如同听到父母的名字。古人极重家讳，不要说父母的名字，就是父母名字中的某个字，也是不能说的。马援为防微杜渐，甚至说出“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这样的话。马援此前一定已经对兄弟二人有过类似的教导，不惮其烦地一说再说，就是希望他们能把这些话记在心里。

为了强调自己的看法，马援举了正反两个例子。正面的例子是龙伯高，其为人敦厚谨慎，言论皆无可指摘，行事不张扬，但不失威严。马援希望两个侄子把龙伯高作为学习效仿的榜样。反面例子是杜季良，这是一位当时的大侠，为人排忧解难，无论什么样的人都会结交，他的父亲去世时，送丧的人来自远近好几个郡。马援对杜季良也一样敬重，但不希望两个侄子效仿杜季良。第一个原因，是学习龙伯高不成，还能成为谨慎谦虚的人；效仿杜季良不成，就会成为品行轻薄的人。第二个原因，每一任地方长官都将杜季良视为眼中钉，随时都在寻找机会捕杀他。即便能够成为杜季良那样州郡闻名的豪侠，将来恐怕也很难得以善终。

马援并非危言耸听。西汉以来，许多天下知名的大侠，如郭解、原涉等，最终的结局都是被朝廷拘拿正法。如果马严、马敦兄弟效仿杜季良，将来很可能招致“杀身亡宗”。马援正是由于担心这样严重的后果，才在万里之外，戎马倥偬之际，给两个侄子写信劝告，反复叮咛，言辞恳切。关切之情，也流露于字里行间。

登楼赋

王粲^[注]

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览兹宇之所处兮，实显敞而寡仇。^[1]挟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长洲。^[2]背坟衍之广陆兮，临皋隰之沃流。^[3]北弥陶牧，西接昭丘。^[4]华实蔽野，黍稷盈畴。^[5]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6]

遭纷浊而迁逝兮，漫逾纪以迄今。^[7]情眷眷而怀归兮，孰忧思之可任！凭轩槛以遥望兮，向北风而开襟。平原远而极目兮，蔽荆山之高岑。^[8]路逶迤而修迥兮，川既漾而济深。悲旧乡之壅隔兮，涕横坠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陈兮，有归欤之叹音。^[9]钟仪幽而楚奏兮，庄舄显而越吟。^[10]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

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极。^[11]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12]惧匏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13]步栖迟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将匿。^[14]风萧瑟而并兴兮，天惨惨而无色。兽狂顾以求群兮，鸟相鸣而举翼。原野阒其无人兮，征夫行而未息。^[15]心凄怆以感发兮，意切怛而慄慄。^[16]循阶除而下降兮，气交愤于胸臆。^[17]夜参半而不寐兮，怅盘桓以反侧。^[18]

^[注]王粲（177—217）：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东汉末年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被称为“七子之冠冕”。

^[1]仇：匹敌。

^[2]挟清漳之通浦：依傍着广阔的漳水。挟：依傍。清漳：指漳水。通浦：两条河流相通之处。倚曲沮之长洲：弯曲的沮水中间是一块长形陆地。曲沮：弯曲的沮水。长洲：水中长形陆地。

^[3]背坟衍之广陆：楼北是地势较高的广袤原野。背：背靠，指北面。坟：高。衍：平。广陆：广袤的原野。临皋（gāo）隰（xí）之沃流：楼南是地势低洼的低湿之地。临：面临，指南面。皋隰：水边低洼之地。沃流：可以灌溉的水流。

^[4]北弥陶牧：北接陶朱公墓地所在。弥：尽于。陶牧：传说陶朱公范蠡葬于此地。牧：郊外。昭丘：楚昭王的坟墓。

^[5]华实：花和果实。华：同“花”。黍（shǔ）稷（jì）盈畴：农作物遍布田野。黍稷：泛指农作物。

^[6]信美：确实美。

^[7]遭纷浊而迁逝：生逢乱世到处迁徙流亡。逾纪：超过十二年。纪：十二年。

^[8]蔽荆山之高岑：高耸的荆山挡住了视线。

^[9]尼父：指孔子。

^[10]钟仪幽而楚奏兮：楚人钟仪被郑国作为俘虏献给晋国，晋侯让他弹琴，他弹奏了楚国的乐曲。晋侯称赞说：“乐操土风，不忘旧也。”庄舄（xì）显而越吟：庄舄是越国人，在楚国做官时病了，病中思念越国，呻吟出越国的口音。

^[11]惟日月之逾迈兮：日月如梭，时光飞逝。俟河清其未极：黄河水还没有到澄清的那一天。俟：等待。河清：比喻天下太平。未极：未至。

^[12]冀王道之一平：希望国家统一安定。冀：希望。假高衢而骋力：自己可以施展才能和抱负。假：凭借。高衢：大道。

^[13]惧匏（páo）瓜之徒悬：担心自己像匏瓜那样被白白地挂在那里。《论语·阳货》：“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比喻不为世所用。畏井渫（xiè）之莫食：害怕井淘好了，却没有人来打水吃。渫，淘井。《周易·井卦》：“井渫不食，为我心恻。”比喻一个洁身自持而不为人所重用的人。

^[14]步栖迟以徙倚：在楼上漫步徘徊。

^[15]阒（qù）：静寂。

^[16]意切怛（dāo dá）而慄（cǎn）慄：指心情悲痛，无限伤感。慄：通“惨”。

^[17]阶除：阶梯，台阶。

^[18]怅盘桓以反侧：惆怅难耐，辗转反侧。

【赏析】

王粲出身名门世家，年轻时即被当世名士蔡邕赏识。但生逢汉末乱世，为避战乱，到荆州投靠刘表，在荆州流寓长达十五年。才华卓越而体貌短小的王粲，一直未被刘表重用。本文即作于寄居荆州期间，通过登楼望远，抒发了思乡之情和怀才不遇之感。

全赋一共三段，结构清晰，层次分明。第一段写登楼四望所见景色。这座楼地处漳水和沮水两条河的交汇处，地势平坦，视野开阔，原野上处处是正在丰收时节的农田，一派安定美丽的景象。然而为了解忧愁而登楼的作者反被这美丽的景色加重了忧思，让他更鲜明地意识到这里不是他的家乡，他不属于这里。

第二段写由景色触发的流寓之感和怀归之情。由于战乱，作者离开家乡已经十二年了。他向北遥望家乡，可是山河邈远，路途阻隔，不知何时是归期。而思乡，是人之常情。就像孔子周游列国，在陈国遭到困厄，曾发出“回去吧！回去吧”的感叹；楚国乐官钟仪成为晋国的阶下囚，仍不忘弹奏楚国的乐曲；越国人庄舄在楚国做了高官，但病重时仍对越国念念不忘。可见远离家乡的人，不论境况如何，都会思乡怀归。

第三段抒写渴望建功立业的志向和怀才不遇的悲愤。这一段的心情又是与思乡怀归之情紧密联系在一起。王粲的籍贯是山阳郡高平（今山东微山），但他长期生活在都城洛阳，又一度迁至长安，而这些地方在东汉末年长期陷于战乱。王粲希望结束战乱，恢复正常的王朝秩序，这样他也能回到朝廷中施展他的才华。如今他在荆州，长期不受重用，白白地虚度光阴。但天下太平这件事就像他渴望返回家乡一样，是那么的遥不可及。此时作者眼中又呈现出另一番景色：时近傍晚，天色黯淡，原野寂寥，烘托出作者内心的凄怆。那“顾盼以求”“相鸣而举翼”的鸟兽，又何尝不是作者孤独、恹恹的内心世界的外化？

在赋的开篇，作者就说登楼的目的是为了“销忧”，但到了下楼的时候，作者的内心反而越发不平静了，以至于“气交愤于胸臆”，直到深夜还在“怅盘桓以反侧”。强烈的思乡怀归之情、浓重的怀才不遇之悲和渴望建立功业的迫切愿望，都被叠加在了这个深夜独自徘徊的身影之上。

前出师表

诸葛亮^[注]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1]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2]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3]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4]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祗、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

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5]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6]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7]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8]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9]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祗、允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祗、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10]臣不胜受恩感激。

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注]诸葛亮（181—234）：字孔明，号卧龙。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人。三国时期蜀汉政治家。早年隐居襄阳，后出山辅佐刘备，奠定蜀汉基业；刘备去世，辅佐后主刘禅。

^[1]崩殂（cú）：死。崩：古时指皇帝死亡。殂：死亡。

^[2]开张圣听：扩大圣明的听闻，意请刘禅广泛地听取意见。妄自菲薄：过于看轻自己。菲薄：小看，轻视。引喻失义：言辞不当。

^[3]宫：指皇宫。府：指丞相府。陟（zhì）：提升，奖励。臧否（pǐ）：善恶，这里用作动词，评论人物好坏。

^[4]作奸犯科：做奸邪事情，触犯科条法令。有司：职有专司，指专门管理某种事情的官吏。内外异法：内宫和外府刑赏之法不同。内外：指内宫和外府。

^[5]布衣：平民百姓。

^[6]卑鄙：身份低微，见识短浅。猥：辱，这里有降低身份的意思。枉屈：枉驾屈就。感激：有所感而情绪激动。

^[7]倾覆：指建安十三年（208），刘备在当阳长坂坡被曹操击溃，逃奔至夏口。后派诸葛亮赴东吴，与孙权建立联盟，共同抗曹。

^[8]夙夜忧叹：早晚忧虑叹息。泸：泸水，即金沙江。

^[9]奖率：奖赏率领。庶：希望。竭：竭尽。驽钝：比喻才能平庸。攘除：排除，铲除。奸凶：奸邪凶恶之人，此指曹魏政权。

^[10]咨诹（zōu）善道：询问（治国的）良策。诹：询问，咨询。察纳：识别采纳。察：明察。雅言：正确的言

论，合理的意见。先帝遗诏：刘备给后主的遗诏。

【赏析】

历史上幼主和顾命大臣的关系，常常是一个死结。有时候是顾命大臣废掉幼主，篡位自立；有时候是幼主杀掉擅权的顾命大臣。诸葛亮在刘备临终时受托，辅佐后主刘禅。而且刘备还明确地说刘禅可辅则辅，不可辅则诸葛亮可以取而代之。刘禅即位时刚十七岁，从此蜀汉军政大权被诸葛亮独揽，即便刘禅成年之后，诸葛亮也没有让刘禅亲政，“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但诸葛亮并没有因为大权在握而对皇位生出覬覦之心，后主也没有牵制乃至除掉诸葛亮，即使在诸葛亮故去后，刘禅继续做皇帝近三十年，也没有在政治上清算诸葛亮的举动。

如果放在别的朝代，诸葛亮的行为无疑是一个飞扬跋扈的权臣。但在后世，诸葛亮却被视为忠君典范，得到无数人景仰。杜甫一生对诸葛亮充满景仰之情，吟咏或提到诸葛亮的诗篇有二十多篇，像“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这样的诗句，将诸葛亮的历史地位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朱熹作为一名理学家，评价古今人物时的道德要求极为苛刻，从古今人物中评选用心“光明正大，舒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第一位就是诸葛亮，和杜甫、颜真卿、韩愈、范仲淹并称“五君子”。诸葛亮的这种人格魅力、道德风范，既体现在他一生行事上，也流露在他的文章里，《前出师表》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一篇。

《前出师表》作于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前夕，是一封请求后主刘禅允许自己领军出征的奏章。由于军政大权都掌握在诸葛亮手里，北伐之事仅仅是请后主形式上批准，所以这封奏章中并没有陈述北伐的具体事务，而更多的是以长辈口吻，用了一连串的“宜”和“不宜”，教导后主如何做一个好皇帝，但又不是板起面孔说教，不时提及刘备，回忆过往，充满殷勤恳切的情意。

文章以分析当时形势开头，指出刘备去世，益州疲弱，形势危急；但由于受到刘备恩遇，现在群臣上下都忠心耿耿，仍有进取的可能。在这种形势下，后主应该怎么做呢？诸葛亮提出三条建议：第一条是发扬刘备遗德，广开言路；第二条是赏罚公正严明，尤其是对内廷和外朝的官员要一视同仁，不能因个人情感而偏私；第三条是亲贤臣，远小人，宫中贤臣有郭攸之、费祋、董允，军中贤臣有向宠，遇事应该向他们咨询。东汉的历史经验也表明，亲贤远佞才能使国家兴隆。

接下来诸葛亮又追叙往事，回忆刘备对自己的知遇之恩。他自称“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显然和事实不符。诸葛亮年轻的时候“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他其实是胸怀大志的。但这样说，更能体现出刘备“三顾”的知遇之恩，也更能表达他对刘备的感激之情。知遇之恩再加以托孤之任，使诸葛亮以“兴复汉室”为己任，只有这样，才能算是“报先帝”“忠陛下”。

最后，为了完成兴复大业，诸葛亮提出了朝廷上下要职责分明，自己承担“讨贼兴复之效”，朝中诸臣要进“兴德之言”；后主也应“自谋”，继承刘备遗志。结尾“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一句，本是公文套语，但由于前文的言辞恳切，在这里也显得自然深情。

《出师表》中既有诸葛亮作为臣子对刘氏父子的忠心，也有作为长辈对刘禅谆谆教导的苦心。“报先帝”“忠陛下”思想贯穿全文，反复劝勉后主要继承刘备的遗志，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诚挚恳切的深情溢于言表，其忠义之心不知令后世多少仁人志士动容。故古人有“读《出师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的说法。陆游《书愤》中有“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之句，的确不是虚美。

洛神赋^[注]

曹植^[注]

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1]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2]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其词曰：^[3]

余从京域，言归东藩，背伊阙，越轘辕，经通谷，陵景山。^[4]日既西倾，车殆马烦。^[5]尔乃税驾乎衡皋，秣驷乎芝田，容与乎阳林，流眄乎洛川。^[6]于是精移神骇，忽焉思散。^[7]俯则未察，仰以殊观。^[8]睹一丽人，于岩之畔。^[9]

乃援御者而告之曰：“尔有覩于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艳也！”^[10]御者对曰：“臣闻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则君王所见，无乃是乎？^[11]其状若何，臣愿闻之。”

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12]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13]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14]秾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15]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16]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17]明眸善睐，辅靱承权。瓊姿艳逸，仪静体闲。^[18]柔情绰态，媚于语言。奇服旷世，骨像应图。^[19]披罗衣之璀璨兮，珥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縠之轻裾。微幽兰之芳蔼兮，步踟蹰于山隅。^[20]于是忽焉纵体，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荫桂旗。攘皓腕于神浒兮，采湍濑之玄芝。^[21]

余情悦其淑美兮，心振荡而不怡。无良媒以接欢兮，托微波而通辞。^[22]愿诚素之先达兮，解玉佩以要之。嗟佳人之信修，羌习礼而明诗。^[23]抗琼琤以和予兮，指潜渊而为期。执眷眷之款实兮，惧斯灵之我欺。^[24]感交甫之弃言兮，怅犹豫而狐疑。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25]

于是洛灵感焉，徙倚彷徨。神光离合，乍阴乍阳。^[26]竦轻躯以鹤立，若将飞而未翔。践椒涂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超长吟以永慕兮，声哀厉而弥长。^[27]

尔乃众灵杂遝，命俦啸侣。^[28]或戏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29]从南湘之二妃，携汉滨之游女。叹匏瓜之无匹兮，咏牵牛之独处。扬轻袿之猗靡兮，翳修袖以延伫。^[30]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动无常则，若危若安。进止难期，若往若还。^[31]转眄流精，光润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华容婀娜，令我忘餐。^[32]

于是屏翳收风，川后静波。冯夷鸣鼓，女娲清歌。^[33]腾文鱼以警乘，鸣玉鸾以偕逝。六龙俨其齐首，载云车之容裔。鲸鲵踊而夹毂，水禽翔而为卫。^[34]于是越北沚，过南冈，纡素领，回清阳，动朱唇以徐言，陈交接之大纲。^[35]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无微情以效爱兮，献江南之明珰。^[36]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怅神宵而蔽光。^[37]

于是背下陵高，足往神留。遗情想象，顾望怀愁。^[38]冀灵体之复形，御轻舟而上溯。浮长川而忘返，思绵绵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沾繁霜而至曙。^[39]命仆夫而就驾，吾将归乎东路。揽騑辔以抗策，怅盘桓而不能去。^[40]

[注]洛神：传说古帝宓（fú）羲氏之女溺死洛水而为神，故名洛神，又名宓妃。

[注]曹植（192—232）：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曹操第三子，封陈王，谥曰思，故世称陈思王。

[1]黄初：魏文帝曹丕年号，公元220年至226年。京师：京城，魏都洛阳。济：渡。洛川：洛水，源出陕西，流经

河南洛阳。

[2]斯水：此水，指洛川。

[3]传为宋玉所作的《高唐赋》和《神女赋》，记载了宋玉与楚襄王有关梦遇巫山神女的对答。

[4]京城：京都地区，指洛阳。言：语助词。东藩：东方藩国，曹植的封地。黄初三年，曹植被立为鄴（juàn）城（即今山东鄄城县）王，城在洛阳东北方向，故称东藩。伊阙：山名，又称阙塞山、龙门山，在河南洛阳南。輶（huán）：山名，在今河南偃师县东南。通谷：山谷名，在洛阳城南。陵：登。景山：在今偃师县南。

[5]殆：通“怠”，疲倦。烦：疲乏。车夫和马都疲倦了。

[6]尔乃：于是就。税驾：停车。税：置。衡皋：生杜衡的岸。衡：杜衡，香草名。皋：岸。秣马：喂马。驷：一车四马，此泛指马。芝田：种灵芝草的田地，此指野草繁茂之地。容与：悠然安闲貌。阳林：地名。流眄：纵目四望。眄：斜视。

[7]“于是”二句：眺望之时，忽然精神恍惚，思绪分散。

[8]“俯则”二句：低头时还未看到什么，一抬头则景观异常。

[9]岩之畔：山岸边。

[10]援：以手牵引。御者：车夫。覩（dī）：看见。

[11]然则：既然这样那么。无乃：大概。是：这，此指宓妃。

[12]“翩若”二句：翩然若惊飞的鸿雁，蜿蜒如游动的蛟龙，形容体态轻盈宛转。翩：鸟疾飞。婉：曲折。荣：盛。曜（yào）：日光照耀。华茂：华美茂盛。这两句形容洛神容光焕发，如秋菊、春松。

[13]仿佛：若隐若现。飘飘：飞翔。回：旋转。这两句形容行动的飘忽回旋。

[14]皎：洁白光亮。太阳升朝霞：太阳升起于朝霞之中。迨：靠近。灼：鲜明。芙蕖：荷花。淥（lù）：水清。

[15]秾：花木繁盛，此指人体丰腴。纤：细小，此指苗条。衷：中。削成：削刻而成。约：束。素：白细丝织品。这两句形容肩膀和腰肢的线条圆美。

[16]延、秀：长。这两句说，洁白的长颈，露在衣领外。芳泽：香油。铅华：粉。古代烧铅成粉，故称铅华。弗御：不施。这两句写洛神不施粉黛，自然天成。

[17]云髻：发髻如云。峨峨：高耸貌。联娟：微曲。

[18]眸：目瞳子。睐（lài）：顾盼。靨（yè）：酒窝。辅：面颊。权：颧骨。这句是说：颧骨有酒窝承接。瓌：同“瑰”，奇妙。艳逸：艳丽飘逸。仪：仪态。闲：娴雅。

[19]绰：宽缓。旷世：举世无有。旷：久远。骨像：骨格形貌。应图：与画中人相当。

[20]璀璨（cuǐ càn）：鲜明。珥：珠玉耳饰，此作动词，佩戴。瑶：美玉。碧：碧玉。琚：美玉。践：踏，脚穿。远游：鞋名。文履：饰有花纹图案的鞋。曳：拖。雾绡：轻薄如雾的绡。绡：生丝。裾：裙边。芳蔼：香气。踟蹰：徘徊。隅：角。

[21]纵体：轻举。遨、嬉：游。采旄（máo）：彩旗。旄：旗竿上旄牛尾饰物，此处指旗。桂旗：以桂木做旗竿的旗，形容旗的华美。攘：挽袖。汧：水边地。洛神游历，故称神汧。湍濑：石上急流。玄芝：黑色芝草，相传为神草。

[22]“余情”二句：我喜欢她的淑美，又担心不被接受，故内心振荡不乐。“无良媒”二句：没有合适的媒人去通接欢情，只能借微波来传递话语。微波一说指目光。

[23]诚素：真诚的情意。素：同“慊”，真情。要：同“邀”。信修：确实美好。羌：发语词。习礼明诗：文化修养良好。

[24]抗：举起。琼琤（dì）：美玉。和：应答。潜渊：深渊。期：会。这句意为：指深水发誓，约期相会。眷眷：向往的样子。欸实：诚实的心意。斯灵：此神，指宓妃。我欺：即欺我。

[25]交甫：郑交甫。传说郑交甫在汉水边遇二游女，赠玉于交甫；交甫受而置于怀中，走了十步，玉佩没了，女亦不见。弃言：被背弃承诺。狐疑：疑虑不定。想到郑交甫曾被仙女遗弃，故内心疑虑不定。收和颜：收起和悦的容颜。静志：镇定情志。申：施展。礼防：礼义的防界。自持：自我约束。

[26]徙倚：留连徘徊。“神光”二句：洛神身上放出的光彩若隐若现，忽明忽暗。

[27]竦（sǒng）：耸。鹤立：轻盈飘举，如鹤之立。椒：花椒。郁烈：馥郁浓烈。衡：杜衡。薄：草木丛生处。流芳：散发香气。超：惆怅。永慕：长久思慕。厉：疾。弥：久。

[28]众灵：众仙。杂遝（tà）：多而乱。命俦啸侣：招呼同伴。俦：伙伴，同类。

[29]渚：水中高地。翠羽：翠鸟的羽毛。

[30]南湖之二妃：娥皇和女英。据刘向《列女传》载，尧以长女娥皇和次女女英嫁舜，后舜南巡，死于苍梧，二妃往寻，自投湘水而死，为湘水之神。汉滨之游女：汉水之女神，即前注中郑交甫所遇之神女。“叹匏瓜”二句：为匏瓜星的无偶而叹息，为牵牛星的独处哀咏。匏瓜：星名，又名天鸡，独在河鼓星东，故曰无匹。牵牛：星名，又名天鼓，与织女星分处天河两旁，相传每年七月七日才得一会。桂（guī）：妇女的上衣。猗（yī）靡：随风飘动的样子。翳（yì）：遮蔽。延伫：久立。

[31]鳧：野鸭。“凌波”二句：在水波上细步行走，溅起的水沫附在罗袜上如同尘埃。凌：超越。常则：固定的规则。难期：难料。

[32]转眄流精：顾盼间流露出奕奕神采。流精：目光流转而有光彩。辞：言辞。气若幽兰：气息馨幽微如兰。

[33]屏翳：风神。川后：河神。冯（píng）夷：河伯的名字。女媧：女神名，相传笙簧是她所造。

[34]“腾文鱼”二句：飞腾的文鱼是洛神的车乘的警卫，众神随着叮当的玉鸾一齐离去。腾：升。文鱼：神话中的飞鱼。警乘：警卫车乘。玉銮：鸾鸟形的玉制车铃。偕逝：俱往。俨：庄严的样子。齐首：六龙齐头并进。云车：神以云为车。容裔（yì）：行进中高低起伏的样子。鲸鲵（ní）：水栖哺乳动物，雄者称鲸，雌者称鲵。毂（gǔ）：车轮中用以贯轴的圆木，这里指车。

[35]沚：水中小块陆地。纤素领二句：洛神回首顾盼。纤：回。素领：白皙的颈项。清阳：形容女性清秀的眉目。这句说：陈述结交往来的纲要。

[36]这句说：遗憾在此壮盛之年，不得与君结合。抗：举。罗袂（mèi）：罗袖。浪浪：水流不断的样子。效爱：致爱慕之意。珰（dāng）：耳珠。

[37]太阴：众神所居之处，非常幽远，故称太阴。不悟：不见。所舍：停留之处。宵：暗冥。一说通“消”，消失。蔽光：隐去光彩。

[38]背下：离开低地。陵高：登上高处。遗情：留情，情思留连。想象：思念洛神的美好形象。

[39]灵体：指洛神。此句希望洛神再次出现。上溯：逆流而上。长川：指洛水。反：通“返”。耿耿：心神不安的样子。

[40]东路：东藩之路。鄆城在洛阳东北，故称东路。騑（fēi）：车旁之马。辔（pèi）：马缰绳。抗策：举鞭。盘桓：徘徊不进。这两句说：当手执马缰、举鞭欲策时，又怅然若失，徘徊依恋，无法离去。

【赏析】

自洛阳出发返回封地，车马劳顿时，曹植恍惚之间睹一丽人，惊问车夫“彼何人斯”。答曰：洛水之神名曰宓妃，君王所见想必即是，不知容貌如何？

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轻云蔽月，回雪流风。曹植用最华美的辞藻和最丰富的想象描摹了洛神的气质、形体、面容、衣着和动作。

曹植相当心仪，却无良媒以接欢，只能托微波而通辞。不料洛神举琼琤以回应，指潜渊而为期。但此时，曹植却“怅犹豫而狐疑，申礼防以自持”。自重矜持的背后是内心忧惧的投射。曹植曾因才华横溢被父亲曹操宠爱，几为太子者数矣，却因任性，且非长子，未能继位。曹丕登基同年即诛杀曹植心腹丁仪兄弟，并强令曹植等诸侯王离开京城，回到封地。次年，贬曹植为安乡侯，同年改封鄢城侯。黄初三年，立为鄢城王。四年，又徙封雍丘王。封地一再迁徙，封号频繁改换。写作《洛神赋》时，曹植已不复当年任气豪侠，成了谨言慎行、动辄得咎的王侯。

洛神感焉，徙倚彷徨。由众灵陪伴而来，行止缥缈，气势盛大。她靠近时，一切都安静下来，众神退去。她转动洁白的脖颈，回过清秀的眉目，朱唇微启，缓缓地陈说心中遗憾和款款深情：人神有别，无法结合，献上明珰，寄心君王。言毕消失。曹植盘桓留恋，在眷眷不舍中奔赴封地。

《洛神赋》讲述了人神彼此钟情又各有顾虑的故事，富于传奇色彩，但更富抒情气质。它表现了曹植热烈的追求与赞美、忧惧与迟疑，对彼此无法接通的无奈，和对洛神的不舍与眷恋。至于洛神具体所指，是政治中的自我实现，还是其他，就众说纷纭了。但《洛神赋》确如预言一般，其思其情象征了曹植后半生的心境。

与山巨源绝交书^[1]

嵇康^[2]

康白：足下昔称吾于颍川，吾常谓之知言，然经怪此意尚未熟悉于足下，何从便得之也？^[3]前年从河东还，显宗、阿都说足下议以吾自代，事虽未行，知足下故不知之。^[4]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5]间闻足下迁，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荐鸾刀，漫之臄腥，故具为足下陈其可否。^[6]

吾昔读书，得并介之人，或谓无之，今乃信其真有耳。^[7]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今空语同知有达人，无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内不失正，与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8]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亲居贱职；柳下惠、东方朔，达人也，安乎卑位，吾岂敢短之哉！^[9]又仲尼兼爱，不羞执鞭；子文无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济物之意也。^[10]所谓达则兼善而不渝，穷则自得而无闷。^[11]以此观之，故尧、舜之君世，许由之岩栖，子房之佐汉，接舆之行歌，其揆一也。^[12]仰瞻数君，可谓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途而同致。^[13]循性而动，各附所安。故有处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论。^[14]且延陵高子臧之风，长卿慕相如之节，志气所托，不可夺也。^[15]

吾每读尚子平、台孝威传，慨然慕之，想其为人。^[16]加少孤露，母兄见骄，不涉经学，性复疏懒，筋弩肉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17]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18]又纵逸来久，情意傲散，简与礼相背，懒与慢相成，而为侪类见宽，不攻其过。^[19]又读庄、老，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20]此由禽鹿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蹈汤火，虽饰以金镳，飧以嘉肴，愈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21]

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唯饮酒过差耳。^[22]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幸赖大将军保持之耳。^[23]吾不如嗣宗之资，而有慢弛之阙，又不识人情，暗于机宜，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累。^[24]久与事接，疵衅日兴，虽欲无患，其可得乎？^[25]

又人伦有礼，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26]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27]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28]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29]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己为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30]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31]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32]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繁其虑，七不堪也。^[33]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34]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统此九患，不有外难，当有内病，宁可久处人间邪？^[35]又闻道士遗言，饵术黄精，令人久寿，意甚信之；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36]一行作吏，此事便废。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哉？

夫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37]禹不逼伯成子高，全其节也；仲尼不假盖于子夏，护其短也；近诸葛孔明不逼元直以入蜀，华子鱼不强幼安以卿相，此可谓能相终始、真相知者也。^[38]足下见直木不可以为轮，曲木不可以为桷，盖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39]故四民有业，各以得志为乐，唯达者为能通之，此足下度内耳。^[40]不可自见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也；己嗜臭腐，养鸱鸢以死鼠也。^[41]吾顷学养生之术，方外荣华，去滋味，游心于寂寞，以无为为贵。^[42]纵无九患，尚不顾足下所好者。^[43]又有心闷疾，顷转增笃，私意自试，不能堪其所不乐。^[44]自卜己审，若道尽途穷则已耳，足下无事冤之，令转于沟壑也。^[45]吾新失母兄之欢，意常凄切。女年十三，男年八岁，未及成人，况复多病，顾此恨恨，如何可言！^[46]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47]足下

若黜之不置，不过欲为官得人，以益时用耳。^[46]足下旧知吾潦倒粗疏，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贤能也。^[47]若以俗人皆喜荣华，独能离之，以此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长才广度，无所不淹，而能不营，乃可贵耳。^[48]若吾多病困，欲离事自全，以保余年，此真所乏耳，岂可见黄门而称贞哉！^[49]若趣欲共登王涂，期于相致，时为欢益，一旦迫之，必发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于此也。^[50]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献之至尊，虽有区区之意，亦已疏矣。^[51]愿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为别。^[52]嵇康白。

^[注]山巨源：山涛（205—283）的字，“竹林七贤”之一，在调任大将军从事中郎时，荐举嵇康代其原职选曹郎。嵇康写此公开信拒绝。

^[注]嵇康（223—262）：字叔夜。“竹林七贤”之一。曾为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他是曹魏宗室的女婿，学问渊博，性格峻洁刚直，因拒绝与当时掌权的司马氏合作而被诬陷，最终遭到杀害。

^[1]称：指称说嵇康不愿出仕。颍川：指山嵇，山涛叔父，曾任颍川太守。知言：相知之言。经：常常。此意：指嵇康不愿出仕的心意。

^[2]河东：黄河流经山西，河以东的地区称河东。显宗：公孙崇，字显宗，谯国人，曾为尚书郎。阿都：吕安，字仲悌，小名阿都，东平人，嵇康好友。以吾自代：山涛拟推荐嵇康以代其职。

^[3]傍通：善于应变。可而少怪：多有许可而少有责怪，对人宽容。狭中：心地狭窄。

^[4]间：近来。迁：升官。惕（tì）然：忧惧的样子。这两句语出《庄子·逍遥游》：“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厨师即使不准备好食物祭品，祭师也不应该越职替代）”，讽刺山涛推荐自己做官，就好像厨师拉祭师来准备食物祭品一样。荐：举。鸾刀：刀柄缀有鸾铃的屠刀。漫：沾染。具：详细地。足下：您。陈：陈述。

^[5]并介之人：兼济天下而又耿介孤直的人。此指山涛，后文“性所不堪”指自己。

^[6]以上五句的意思是：现在听说有人对世事能够通达，没有什么不能接受，外表和俗人没什么两样，而内心仍能保持自己的主张，能够与世浮沉又没什么遗憾。但这只是一种空话而已。

^[7]老子：姓李名耳，为周朝的守藏史，著《老子》。庄周：曾为蒙漆园吏，著《庄子》。柳下惠：即展禽，名获，春秋时鲁国人，为鲁国典狱官，曾被罢职三次，有人劝他到别国去，他自己却不以为意。居于柳下，死后谥“惠”，故称柳下惠。东方朔：字曼卿，汉武帝时人，常为侍郎。二人职位都很低下，故曰“安乎卑位”。短：轻视。

^[8]这两句意为：孔子博爱无私，不以执鞭的贱职为羞。《论语·述而》：“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子文：姓斗，名谷於菟，春秋时楚人。令尹：楚国执政的上卿。《论语·公冶长》：“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济物：救世济人。

^[9]达：显达。不渝：不改变。穷：不得志。

^[10]君世：为君于世。“君”做动词用。许由：尧时隐士。尧想把天下让给他，他不肯接受，就到箕山去隐居。岩栖：隐居山林。子房：张良的字，曾帮助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接舆：春秋时楚国隐士。孔子游宦楚国时，接舆唱着讽孔子的歌从其车边走过。揆（kuí）：道。这些人表现不一，但处世之道都是顺乎本性。

^[11]遂其志：实现他们的心愿。百行：各种行为。殊途而同致：取径不同而目的相同。

^[12]这两句语出《韩诗外传》卷五：“朝廷之人为禄，故入而不出；山林之士为名，故往而不返。”

^[13]延陵：名季札，春秋时吴国公子，居于延陵，人称延陵季子。子臧：曹国公子欣时。曹宣公卒，曹人要立子臧为君，子臧拒不接受，离国而去。季札的父兄要立季札为嗣君，季札自比子臧，拒不接受。长卿：汉司马相如的字。相如：指战国时赵国人蔺相如，以“完璧归赵”功拜上大夫。《史记·司马相如传》：“（司马）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节：气概。

^[14]尚子平：东汉时人。古时候的《英雄记》说他“有道术，为县功曹，休归，自入山担薪，卖以供食饮”。《后汉书·逸民传》作“向子平”，说他在儿女婚嫁后，即不再过问家事，恣意游五岳名山，不知所终。台孝威：名佟，东汉时人。隐居武安山，凿穴而居，以采药为业。

^[15]孤：幼年丧父。露：暴露，无人庇护曰露。兄：指嵇喜。见骄：骄纵我。驽：劣马，此指迟钝。缓：松弛。能：通“耐”。不能：没耐心，不愿。

^[16]胞：原指胎衣，这里指膀胱。这三句意为：小便常忍到膀胱胀得几乎转动，才起身如厕。

^[17]简：简略。慢：怠慢。侪（chái）类：同辈朋友。

^[18]任实：指放任本性。

^[19]禽：古代对鸟兽的通称。一说通“擒”。少：小时候。见：被。狂顾：急剧地四面张望。顿缨：挣脱羈索。金镮（biāo）：金属制作的马笼头，这里指鹿笼头。飧（xiǎng）：用酒食款待，此指喂。嘉肴：此指精美饲料。

^[20]阮嗣宗：阮籍，字嗣宗，与嵇康同为“竹林七贤”，不拘礼法，常以醉酒和“口不论人过”来避祸。过差：犹过度。

^[21]绳：纠人之失。何曾在司马昭面前曾说阮籍任性放荡，“宜投之四裔，以絜王道”；司马昭答曰“此贤素羸弱，君当恕之”。疾：憎恨。大将军：司马昭。保持：保护。

^[22]慢弛之阙：傲慢懒散缺点。暗于机宜：不懂得随机应变。万石：汉朝石奋历仕高祖、文帝、景帝，以谨慎著称。他和四个儿子都官至二千石，共一万石，所以汉景帝称之“万石君”。好尽：尽情直言，不知忌讳。累：过失。

^[23]事：官场俗事。接：交接。疵（cǐ）：缺点。衅（xìn）：仇隙。

^[24]惟：思虑。熟：仔细。当关：守门的差役。不置：不放。

^[25]弋（yì）：系有绳子的箭，用来射鸟。

^[26]危坐：端端正正地坐。痹（bì）：麻木。章服：冠服，指官服。

^[27]不便：不习。书：信。机：同“几”，几案。

[28]这句话说：已经被不见谅的人们怨恨。

[29]瞿然：惊惧的样子。化：改变。降心：抑制自己的心意。诡故：违背本性。不情：不合常情。无咎无誉：没有过错也没有赞誉。

[30]聒（guō）：喧闹。嚣尘：嘈杂多尘。伎：伎俩机巧。

[31]鞅（yāng）掌：事务烦忙。机务：政务。

[32]非：非难。汤：成汤，推翻夏桀统治，建立商朝。武：周武王，推翻商纣王统治，建立西周。此处暗指对弑君开国的西晋不满。周：周公旦，辅助武王灭纣。孔：孔子。西晋宗室司马氏族推崇儒家，儒家尤推周公和孔子，而嵇康却自称“薄周孔”，隐然相抗。此事：非难汤武鄙薄周孔。会显：会当显著，为众所知。

[33]促中小心：心胸狭隘。

[34]饵（ěr）：服食。术、黄精：两种中草药名，古人认为服食后可以轻身延年。

[35]济：成全。

[36]禹：治水的大禹，建立夏朝。伯成子高：禹时隐士。《庄子·天地》记载伯成子高曾辞诸侯之位而从事农耕。

假：借。盖：雨伞。子夏：孔子弟子卜商的字。《孔子家语·致思》：“孔子将行，雨而无盖。门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为人也，甚吝于财。吾闻与人交，推其长者，违其短者，故能久也。’”孔明：诸葛亮的字。元直：徐庶的字。两人都在刘备部下，后来徐庶的母亲被曹操捉去，因而辞别刘备而投奔曹操，诸葛亮没有加以阻留。华子鱼：三国时华歆的字。幼安：管宁的字。两人为同学好友，魏文帝时，华歆为太尉，想推举管宁接任自己的职务，管宁辞不受，华歆也不加强迫。

[37]桷（jué）：屋上承瓦的椽子。枉：屈。天才：本性。

[38]四民：指士、农、工、商。度内：意料之中，想得到。

[39]章甫：殷朝的帽子。强：勉强。越人：指今浙江、福建一带居民。文冕（miǎn）：饰有花纹的帽子。语出《庄子·逍遥游》：“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鹓鶵（yuān chú）：传说中像凤凰的鸟。语出《庄子·秋水》：惠子做了梁国的相，害怕庄子来夺他的相位，便派人搜寻庄子，庄子往见惠子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鶵，……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鶵过之，仰而视之，曰：‘赫！’”

[40]方：正。外：疏远，排斥。滋味：美味。寂寞：安静。

[41]九患：上文七不堪和二甚不可。

[42]增笃：加重。自试：自己设想。

[43]卜：考虑。审：明确。无事：不要。冤：委屈。转于沟壑：流转在山沟河谷之间，指流离而死。

[44]悵悵（liàng）：悲恨。

[45]叙离阔：叙述离别之情。

[46]黷（niǎo）：纠缠。不置：不放。

[47]潦倒粗疏：放任散漫。切事情：贴合世故人情。惟：想。

[48]此最近之：这样讲最接近我的本情。长才广度：有高才大度的人。淹：精深。不营：不求仕进。

[49]此真所乏：这的确是我本性有所欠缺。黄门：宦官。称贞：称赞其有贞节。

[50]趣：通“促”，急。登王涂：任职朝廷。涂：途。期：希望。相：偏指一方，此指“我”。致：招致。欢益：欢悦。这两句意为：假如你不是对我有重怨，不会逼我发狂疾。

[51]野人：田夫。快炙（zhì）背：对太阳晒背感到快意。美芹子：以芹菜为美味。语出《列子·杨朱》：“宋国有田夫，常衣缁褐，仅以过冬。暨春东作，自曝于日，不知天下之有广厦阴室，绵絮狐貉，顾谓其妻曰：‘负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献吾君，将有重赏。’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茎芹萍子者，对乡豪称之；乡豪取而尝之，蛰于口，惨于腹，众哂而怨之，其人大惭。子此类也。’”至尊：君主。区区：微小而恳切。疏：远于事理。

[52]解：解释。足下：您。别：告别，绝交的婉辞。

【赏析】

嵇康高调宣称自己的散漫懒惰不宽容，并公然要求大家的包容和爱护，如此理直气壮的傲娇为何会成为千古名文呢？

文章妙在嵇康的真率坦荡，他对自己的缺点毫不掩藏躲闪，反倒天真可爱，绝不猥琐。这率性源于他从另一个维度将尧舜和狂人接舆等量齐观。无论是身居贱职的老庄，还是三登令尹的子文，无论是安乎卑位的柳下惠，还是辅佐刘邦的张良，他们都“循性而动，各附所安”。“性”为天性，“安”为价值观。他们顺应自己独特的天赋个性，用一生顺遂其志，实现自己的价值维度，成就了自己独特而鲜明的人格形象。王弼说“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圣人之所以超越芸芸众生，正在于其发扬天性，实现自我，内在丰茂，志气如神。

由此，嵇康坦然地展示自己的天性：纵逸简傲、不识人情、喜晚起、好行吟、不喜吊丧、不喜俗人、刚肠疾恶、轻肆直言，总之就是文章开篇的自述“直性狭中，多所不堪”。这天性固不美好，“不如嗣宗之资，而有慢弛之阙，好尽之累”，但自有诗意潇洒，不愿被官场戕害。更何况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尊重天性，不加勉强，各得其所，方为真相知也。一千多年过去了，亲子、夫妻、朋友、师生间的相处之道仍是如此，可见这封书信所能引起的后世共鸣，及其永恒价值。

嵇康对山涛傲慢，不仅为伸张自己的人生哲学，作为公开信，其不合作的态度毋宁说是对朋友，不如说是针对山涛所服务的司马政权。司马政权推崇儒学，而嵇康却力主老庄。生活习性的展示背后是意识形态的对抗。“非汤武而薄周孔”更是直指崇尚孝道却弑主篡位的虚伪的司马氏。明乎此，其傲岸懒散就不仅是肤浅的任性偏颇，更有士人面对不正义的政权的不屈精神和独立姿态。散淡背后的精神力量卓然挺立，这便是《与山巨源绝交书》的意义所在吧。

思旧赋并序

向秀^[注]

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1]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各以事见法。^[2]嵇博综技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3]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4]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5]邻人有吹笛者，发音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云：^[6]

将命适于远京兮，遂旋反而北徂。^[7]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8]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9]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10]

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11]惟古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12]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13]

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14]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15]

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停驾言其将迈兮，遂援翰而写心。^[16]

^[注]向秀（227—272）：字子期。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南）人。魏晋之际哲学家、文学家，与嵇康、吕安友善，为“竹林七贤”之一。

^[1]吕安：字仲悌。其妻貌美，吕安之兄吕巽与之有染，事发，吕巽反诬吕安不孝，嵇康辩其无辜。因嵇康一贯的不合作态度，司马昭借机一并杀了二人。居止：居住的地方。

^[2]以：因。事：二人被诬之事。法：刑。

^[3]就命：就死。《世说新语·雅量》记载：“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

^[4]逝将西迈：由家乡西行入洛阳。经其旧庐：从洛阳返回时路过嵇康的旧宅。

^[5]薄：迫近。虞渊：传说中的日落之处。

^[6]曩（nǎng）昔：从前。

^[7]将命：奉命。适：往。旋反：回来，指从洛阳回乡。徂（cú）：往。

^[8]山阳：地名，在今河南。嵇康原隐居在山阳嵇山之下。

^[9]息：安放。城隅：城墙角。

^[10]二子：指嵇康和吕安。

^[11]《黍（shǔ）离》：《诗经》中感叹周朝覆亡的诗歌，“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愍（mǐn）：通“悯”，同情。殷墟：殷都旧址，在今河南安阳市小屯村。麦秀：指麦子秀发而未实。《史记·宋微子世家》：“箕子朝周，过故殷墟，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

^[12]惟：思。古昔：上文的商周旧事。怀今：有感于古人事而怀念嵇康和吕安。

^[13]焉如：何往。

^[14]李斯临刑前对儿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父子相哭。

^[15]运遇：命运遭遇。领会：对于命运的领悟和理解。寸阴：极短的时光，指临刑前片刻。

^[16]将迈：将要出发。援：提。翰：笔。写心：描述自己的心境。

【赏析】

刘禹锡“怀旧空吟闻笛赋”诗句，典出向秀的《思旧赋》。其中“空吟”二字正是向秀此刻的心境。曾经嵇康打铁，向秀鼓风，相对欣然，旁若无人。又与吕安共灌园于山阳。三人志同道合，志远心放，散淡潇洒。直至康、安被诛，天下警动，向秀遂入京领职。司马昭嘲弄他说：“听说你有隐居之志，何以在此？”向秀答：“未达尧心，岂足多慕。”帝甚悦。但向秀心中的屈辱向何人道？故友已逝，世无知音。向秀只能北上山阳旧居寄托对故友、对自己的哀思。“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栋宇依旧，笛声寥亮，曾经打铁灌园的情景、曾经洒脱傲岸的意气还历历在目，现在却都是前尘梦影，如电如幻，想来如何不凄惻，不怆然？鲁迅说：“年轻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在好友死亡的阴影下做的政治妥协，虽有强烈的不甘和沉痛，然而只能妥协。《思旧赋》从第一句“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开始，笔触就是隐忍和克制，但克制里犹流露出止不住的悲伤，“日薄虞渊，寒冰凄然”，“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惟古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越克制，就越悲怆，越悲怆，越要克制，最后对着形神皆逝的空境无言慨叹，大概就是“空吟”吧。

唯一令人欣慰的是“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嵇康虽然永辞，但临刑前的索琴而弹，贯彻了他一生对美的珍视和追求。“广陵散于今绝矣”，这个高贵的瞬间成了后人心中嵇康永恒的姿态。

陈情表

李密^[注]

臣密言：臣以险衅，夙遭闵凶。^[1]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舅夺母志。^[2]祖母刘悯臣孤弱，躬亲抚养。^[3]臣少多疾病，九岁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4]既无伯叔，终鲜兄弟，门衰祚薄，晚有儿息。^[5]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僮，茕茕孑立，形影相吊。^[6]而刘夙婴疾病，常在床蓐，臣侍汤药，未曾废离。^[7]

逮奉圣朝，沐浴清化。^[8]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臣以供养无主，辞不赴命。^[9]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10]猥以微贱，当侍东宫，非臣陨首所能上报。^[11]臣具以表闻，辞不就职。^[12]诏书切峻，责臣逋慢。^[13]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于星火。^[14]臣欲奉诏奔驰，则刘病日笃；欲苟顺私情，则告诉不许。^[15]臣之进退，实为狼狈。^[16]

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况臣孤苦，特为尤甚。^[17]且臣少仕伪朝，历职郎署，本图宦达，不矜名节。^[18]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过蒙拔擢，宠命优渥，岂敢盘桓，有所希冀。^[19]但以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20]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21]

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刘之日短也。^[22]乌鸟私情，愿乞终养。^[23]臣之辛苦，非独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见明知，皇天后土，实所共鉴。^[24]愿陛下矜悯愚诚，听臣微志，庶刘侥幸，保卒余年。^[25]臣生当陨首，死当结草。^[26]臣不胜犬马怖惧之情，谨拜表以闻。^[27]

^[注]李密（224—287）：字令伯。西晋时犍为武阳（今四川彭山县东）人。少仕蜀为郎，蜀汉灭亡之后，以父亡母嫁祖母无所依托，上表陈情辞却晋武帝太子洗（xiǎn）马的职位征召。陈：陈述。表：古代奏章的一种。

^[1]险衅（xìn）：艰难祸患。很早遭到不幸。夙：早。闵，通“悯”，可忧患的事（多指疾病死丧）。凶：不幸。

^[2]生孩：生下来还是婴孩时。见背：弃我而死去。行年：经历的年岁。舅夺母志：指由于舅父强行改变了李密母亲守节的志向。这是对母亲改嫁的委婉说法。

^[3]悯：怜惜。

^[4]不行：不能行走。意思是柔弱。零丁：通“伶仃”，孤独的样子。成立：成人自立。

^[5]终鲜（xiǎn）：最终也很少。家门衰微，福分浅薄。祚（zuò）：福分。儿息：儿子。

^[6]外无期（jī）功强近之亲：没什么近亲。外：自己一房以外的亲族。古代以亲属关系的远近规定服丧时间长短，服丧一年称“期”，九月称“大功”，五月称“小功”。强近：勉强算接近的。应门五尺之僮：照应门户的五尺高的小孩。僮：童仆。茕（qióng）茕孑（jié）立：孤单无依靠地独自生活。形影相吊：只有身体和影子相互安慰。吊：安慰。

^[7]婴：被缠绕。早被疾病缠绕，指得病多年。蓐：草席。废离：废养远离。

^[8]逮：及至。奉：事奉。圣朝：晋朝。清化：清明的政治教化。

^[9]前太守臣逵：前任太守名逵的。察：考察推举。孝廉：汉代以来举荐人才的一种科目，举用孝顺父母、品行方正的人。后刺史臣荣：后任刺史名荣的人。秀才：当时地方选拔人才的一种科目，这里是优秀人才的意思。供养无主：供养祖母的事无人来做。主：主持。辞：辞谢。

^[10]拜：授官。郎中：尚书省的属官。寻：不久。蒙：蒙受。除：任命。洗马：文中指太子洗马，掌管图书，祭奠先圣先师，讲经，太子出行为先驱。

^[11]猥（wěi）：自谦之词。担任侍奉太子的职务。当：任，充当。东宫：太子居东宫，这里指太子。此恩不是我杀身所能报答的。陨（yǔn）首：丧命。

^[12]将有关情况在奏表中一一呈报。具：详尽。闻：使……知道。

^[13]切峻：急切严厉。逋（bū）慢：回避怠慢。

^[14]郡县：郡县的官员。州司：州官。急于星火：比流星坠落还要急。

^[15]日笃：一天天加重。苟顺：姑且迁就。告诉不许：申诉不被准许。

^[16]狼狈：进退两难。

^[17]伏惟：旧时奏疏、书信中下级对上级常用的敬语。故老：年老有功的旧臣。犹蒙矜育：尚且蒙受怜惜抚育。

^[18]伪朝：对晋称呼被灭的蜀汉。郎署：郎官的衙署。署：官署衙门。李密在蜀国曾担任郎中与尚书郎。本来就希

望官职显达。矜：矜持爱惜。

[19]受到过分的提拔。擢（zhuó）：提拔。宠命：恩命，指拜郎中、洗马等官职。优渥（wò）：优厚。盘桓：逗留、徘徊不进的样子。希冀：希望，企图，指非分的愿望。

[20]日薄西山：太阳接近西山。比喻人的寿命即将終了。薄：迫近。奄奄：气息微弱的样子。危浅：活不长。危：危险。浅：指不长。

[21]区区：拳拳。形容自己的私情。

[22]有：通“又”。

[23]乌鸟私情：乌鸦反哺之情，比喻人的孝心。愿乞终养：希望求得奉养祖母到最后。

[24]辛苦：辛酸苦楚。二州：益州和梁州。牧伯：太守和刺史。天地神明也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25]矜：怜悯。愚诚：愚拙的至诚之心。听：听许，同意。庶：或许。或许祖母刘氏能侥幸寿终。

[26]活着将不惜为国事献出生命，死后也当结草报恩。《左传·宣公十五年》记载，晋国大夫魏武子临死的时候，嘱咐他的儿子魏颗（huǒ）把武子的爱妾杀了殉葬。魏颗没有照办。后来魏颗跟秦将杜回作战，看见一个老人结草把杜回绊倒，杜回因此被擒。魏颗夜间梦见结草的老人，自称是再嫁之妾的父亲，特来报恩。后世用以指报恩。

[27]犬马：作者自比，表示谦卑。拜表：拜上表章。

【赏析】

这是一封让人无法拒绝的上书，因为谁都无法拒绝亲情的报恩。

出生六个月，父亲离世。四岁时母亲被逼改嫁。《晋书》记载：“密时年数岁，感恋弥至，烝烝之性，遂以成疾。”体弱多病，家门不兴，他是个几乎被遗弃的孩子。在这样的境况下，祖母刘氏躬亲抚养，至于其成人，恩情有如再造。李密成人时，祖母已七十岁。人生七十古来稀。对于恩重如山又来日不知其几的祖母，李密自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晋书·李密传》记载：“密奉事以孝谨闻。刘氏有疾，则涕泣侧息，未尝解衣，饮膳汤药必先尝后进。”可见文中说“刘夙婴疾病，常在床蓐，臣侍汤药，未曾废离”，并非虚言。

时值故国西蜀败亡，西晋新立。李密曾出使东吴以才辩著称，在西蜀又以孝道闻名。对驰名两国、德才兼备的名士，西晋政府当然礼遇拉拢，安抚人心。因此长官多番推举，“察臣孝廉”、“举臣秀才”。李密“辞不赴命”后，政府更是直接征召，“拜臣郎中”，“除臣洗马”。甚至于“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于星火”。李密虽然“辞不就职”，但始终言辞恳切。无论是“进退狼狈”还是“不矜名节”，他的自白看似谦卑，但在皇帝眼中自有不卑不亢的气度。这气度背后则是孝道这一永恒价值的力量：“但以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亲情的力量喷涌而出，皇权也无法阻拦。

最后李密根据年龄提出先尽孝、后尽忠的方案，情理兼备，恳切动人。

兰亭集·序

王羲之^[注]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1]群贤毕至，少长咸集。^[2]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3]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觴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4]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5]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6]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7]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8]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9]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10]古人云：死生亦大矣。^[11]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12]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殤为妄作。^[13]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14]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注]王羲之（303—361，一说321—379）：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出身东晋世家大族，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书法家之一。

^[1]永和：东晋穆帝年号（345—356）。九年：公元353年。癸丑：古人以天干地支相配纪年，永和九年正当癸丑。会（kuài）稽：东晋郡名，辖地今浙江北部和江苏东南部。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位于今绍兴西南兰渚。修禊（xì）：三月上旬巳日（魏以后定为三月三日）古人临水行祭，以祓除不祥。

^[2]群贤：指谢安、孙绰、支遁等名流。毕：全。咸：都。

^[3]修竹：高耸的竹子。激湍：很急的水流。映带：映衬，围绕。流觞：随水流动的酒杯。曲水：环曲的水流。酒杯停在谁面前，就得引杯饮酒。次：旁边，水边。

^[4]丝竹管弦：管乐和弦乐，这里泛指音乐。一觴一咏：喝酒作诗。幽情：幽深内藏的感情。

^[5]惠风：和煦的风。品类：自然界的万物。所以：用来。游目：纵目观望。骋怀：舒展怀抱。极：穷尽。信：实在。

^[6]相与：相处。俯仰：低头抬头，极言时间短促。

^[7]悟言：心领神会的妙谈。因寄：有所依托。所托：所爱好的事物。放浪：无拘束。形骸：身躯。

^[8]趣舍：取舍。万殊：千差万别。静躁：安静与躁动。不知老之将至：语出《论语·述而》“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9]所：意。系之：随之而来。

^[10]向：过去。犹：尚且。兴怀：引发感触。修短：生命长短。随化：顺随造化。期：至。

^[11]“死生”句，语出《庄子·德充符》：“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

^[12]契：符契。由两半合成，双方各执一半，以资取信。临文：看到文章。嗟悼：叹息哀伤。喻之：明白悲伤的原因。

^[13]固：本来。一死生：把生死存亡看作一样。语出《庄子·德充符》“以死生为一条”。齐彭殤（shāng）：把长寿和短命等量齐观。彭：彭祖，相传活了八百年。殤：夭折的人。语出《庄子·齐物论》：“莫寿乎殤子，而彭祖为天。”

^[14]列叙时人：一一记下当时的与会者。虽世殊事异：即使时代和事情不同。

【赏析】

永和九年三月三日，王羲之以会稽内史身份主持了大规模的文人集会，一代名流云集兰亭，谢安、孙绰、许询等共四十一位。此次集会临流畅饮，游赏风物，赋诗抒怀，最后将诗作汇编成集，由王羲之撰写序文。

序文先以洗练的文字交代雅集的时间地点、缘由人物和环境感受，整体而凸显的是“乐”：“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然而乐不持久，想及此，便产生深刻的悲哀。无论“悟言一室之内”还是“放浪形骸之外”，当年不知老之将至的快然自足都会随着时光流逝而改变，物是人非，物非人是，甚或人物皆非。“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外物与自己的那段美好遇合永远地消失在时光长流中，留不住。而自己的生命与这个世界的遇合又何尝不是如此？“俯仰之间，已为陈迹”，转瞬间生命就消失了踪影。再多留恋，也如握沙捕风，逝而难返。想及此，“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对美好、对生命的深刻眷恋使王羲之不甘在时光之流中暗灭。他要执着地留下痕迹，来对抗这裹挟万物逝而不返的时光。“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千年已逝，沧海桑田，但我们仍然有感于斯文，有感于暮春之初的美好，更有感于王羲之对美好的执着与眷恋。

三月三上巳节，王羲之与谢安、孙绰、支遁等名士四十余人在兰亭集会，举行禊礼，饮酒赋诗，作品结为一集，王羲之作序总述其事。

归去来兮辞并序

陶渊明^[注]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1]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2]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3]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4]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5]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6]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7]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8]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9]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10]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11]乙巳岁十一月也。^[12]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13]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14]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15]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16]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17]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18]三径就荒，松菊犹存。^[19]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20]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21]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22]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23]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24]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25]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26]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27]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28]或命巾车，或棹孤舟。^[29]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30]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31]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32]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33]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34]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35]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36]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37]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38]

^[注]陶渊明（365—427）：字元亮，又名潜，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东晋诗人，风格质朴自然，开创田园诗的新境界。

^[1]瓶：储粮容器。生生：维持生计。资：凭借。

^[2]脱然：不经意的样子。有怀：有做官之念。靡途：没有门路。

^[3]会：适逢。四方之事：奉命出使。诸侯：州郡长官。家叔：陶夔（kuí），时任太常卿。以：因为。见：被。

^[4]惮：害怕。役：服役。彭泽：县名，今江西省彭泽县西南。

^[5]归欤（yú）之情：归隐之心。

^[6]矫厉：勉强致力事务。切：迫切。违己：违反自己本心。交病：指思想上遭受痛苦。

^[7]口腹自役：为了满足口腹的需要而驱使自己。

^[8]望：观望。一稔（rěn）：公田收获一次。稔：谷物成熟。敛裳：收拾行装。宵：星夜。逝：离去。

^[9]寻：不久。程氏妹：嫁给程家的妹妹。武昌：今湖北省鄂城县。情：吊丧的心情。骏奔：疾如奔马。

^[10]仲秋：农历八月。

^[11]事：辞官。顺：顺遂。心：心愿。

^[12]乙巳岁：晋安帝义熙元年。

^[13]胡：通“何”。

^[14]以心为形役：本心不愿做官，但为生计奔走，所以说心神被形体役使。奚：何，为什么。惆怅：感伤。

^[15]这两句意为：觉悟到过去的错误已不可挽回，知道未来的事还可以补救。

^[16]飏（yáng）：飞扬，形容船行轻快。

^[17]征夫：行人。熹微：天色微明。

^[18]衡宇：横木为门的房屋，指简陋的房屋。

^[19]三径：汉蒋诩（xǔ）隐居时，在屋前竹下开了三条小路，只与求仲、羊仲往来，后人遂将隐士居所称为三径。

^[20]引：拿来。觞（shāng）：酒杯。眄：斜视。柯：树枝。以：为了。怡颜：面色愉快。

^[21]审：明白。容膝：仅容膝跪坐的空间，极言其狭小。

^[22]策：拄着。扶老：手杖。憩（qì）：休息。流憩：游息，到处走走歇歇。矫首：举头。遐：远。

[23]岫(xiù): 山峰。云无心以出岫: 云气自然而然地从山里冒出。

[24]景: 日光。翳翳: 阴暗的样子。将入: 太阳要落山了。盘桓: 徘徊, 留恋不去。

[25]息交: 停止与官场来往交游。

[26]驾言: 出游。言: 助词。焉求: 何求。

[27]情话: 知心话。

[28]春及: 春天到了。有事: 有耕种之事。畴: 田地。

[29]或: 有时。巾车: 有篷的车子。棹: 船桨, 这里名词做动词, 划船。

[30]窈窕: 山路幽深。壑(hè): 山沟。

[31]欣欣、向荣: 草木滋长茂盛。涓涓: 水流细微的样子。

[32]善: 欢喜, 羡慕。行休: 行将结束。

[33]已矣乎: 算了吧! 寓形: 寄生。宇内: 天地之间。

[34]曷(hé)不: 何不。委心: 随心。去留: 生死。任去留: 不以生死为意。胡: 为什么。遑遑: 不安的样子。

之: 往。

[35]帝乡: 神仙居住的地方。期: 企及。

[36]怀: 爱惜。良辰: 万物得时的春天。孤往: 独自外出。植: 置。植杖: 放掉手杖(而拿起农具)。耘: 除草。

籽: 培土。

[37]皋(gāo): 高地。舒: 放。嘯: 撮口发出长而清越的声音。

[38]聊: 姑且。乘化: 随顺大自然的运转变化。归尽: 到死。尽: 死亡。

【赏析】

陶渊明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隐逸诗人，但在他最终归隐田园之前，他其实经历了多次出仕为官和退隐家园的纠结。《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徘徊于仕隐之间十年之后，终于奔向田园的心声发露。

最终，陶渊明决定直面内心的召唤，依从自己喜好自然的本性，痛感“今是而昨非”，过去的已无法追回，能把握的只有未来，所以他决意归去田园。

陶渊明弃官彭泽，是借他妹妹去世之机，但他奔向自己人生真正的归宿——田园——则是欣然的。舟之轻快与衣之飘飏，似乎都表露着这样的情绪；望见家门时更可以说是欣喜，所谓“载欣载奔”。这里有家人、童仆和美酒。小酌怡情，诗酒人生。归来的狂喜终于平静下来，倚窗寄傲，涉园成趣，云飞鸟还，矫首遐观，平静中自有悠长的乐趣。终于回到心之所向的田园，离开仕途红尘，挥挥手，不留恋，而转向享受田园，田园的景物和人的生命本身，都充溢着欢悦：“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面对有限的生命，人会剥离一切虚荣和矫饰，何不任从自己的心性，勇敢地直面内心，任真率性，坚定地做自己：登皋长啸，临流赋诗，享受这生命的快乐吧。

归去来：即归去，“来”是语助词。

桃花源记

陶渊明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1]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2]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3]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4]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5]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6]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7]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8]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9]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10]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11]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12]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13]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14]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15]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16]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17]

^[1]太元：东晋孝武帝的年号（376—396）。武陵：郡名，今武陵山区或湖南常德一带。缘：沿着。

^[2]落英：落花。异：认为特别。

^[3]才通人：仅容一人通过。

^[4]俨（yǎn）然：整齐的样子。之属：这类。阡陌：田间小路，南北走向的叫阡，东西走向的叫陌。交通：交错相通。

^[5]悉：全，都。黄发：老人，人老则发色转黄。垂髫（tiáo）：儿童。髻：小孩的垂发。

^[6]从来：从哪里来。具：详细地。

^[7]要（yāo）：邀请。

^[8]咸：都。问讯：询问消息，打听消息。

^[9]率：率领。妻子：妻室与子女。邑人：同乡人。绝境：与外界的隔绝之处。

^[10]乃：竟。无论：更不用说。

^[11]具言：详细地说出。所闻：渔人知道的事。闻：听说。

^[12]延：邀请。

^[13]扶：沿着。向路：前时来路。志：做标记。

^[14]及郡下：到了郡城。郡下：指武陵郡。诣（yì）：到，往见。

^[15]寻所向志：寻找之前做的标记。遂迷：竟然迷路。

^[16]南阳：今河南省南阳市。刘子骥：隐士，好游山泽。规：计划。

^[17]寻：不久。终：死亡。问津：问路，这里指访求。津：渡口。

【赏析】

一千多年前，陶渊明编织了一个诗化田园的梦，使无数后人心向往之，却又追索不得。

梦分三段，溪行捕鱼、桃源仙境、重寻迷路，均以写实交代人物、动作、细节。虚景实写，仿佛确有其人，真有其事。

梦由“忘”字开始。人世烦杂，得失心算计心，乌烟瘴气尽由此出。然一“忘”字使渔人机心顿失，算计全无，烂漫起来。于是“忽逢”桃花林，“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更让渔人惊异的是“中无杂树”，一片纯粹，没有杂质。渔人以孩童般的好奇心穿过桃林、山洞，找到桃花源。此处“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更令人心动的是，桃源的老人孩子“并怡然自乐”。桃源人见到渔人后“大惊，问所从来”，“具要还家”，“咸来问讯”，情真意切，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桃源人又“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历史的翻云覆雨，看多了，看透了，在获得智慧的同时，往往使人萌发种种机心。桃源中人的真淳自足、恬淡自在也许正源于“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归去来兮辞》中陶渊明“请息交以绝游”，却与农人往来（“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大概也因农人虽然知识不多，却有真淳的心灵和生活的诚意，恬淡自足，不务外求。

渔人在桃花源中“停数日，辞去”。返程路上便机心四起，“处处志之”，违背了桃源人“不为外人道”的叮嘱。“及郡下，诣太守”，求恩赏。桃花源遂不复出现。

渔人因“忘”机心而寻到桃花源，又因“处处志之”“诣太守”而失去桃花源。得失之间，恍如一梦。“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桃源所贵，唯“真淳”二字。

五柳先生传

陶渊明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1]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2]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3]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4]环堵萧然，不蔽风日。^[5]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6]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7]其言兹若人之俦乎？衔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8]

^[1]许：处。

^[2]会意：心得体会。

^[3]造：到。

^[4]曾不：一点也不。吝情：感情上计较。

^[5]环堵：四壁。萧然：空无一物。

^[6]短褐：粗布短衣。穿：破洞。结：缝补，连缀。箪：盛饭竹器。晏如：安然自在的样子。

^[7]赞：史传后附赞语，用于对人物事件的总结和评述。黔娄：春秋时的高士，清贫而不求仕进。戚戚：忧惧。汲汲：急于追求的样子。

^[8]衔觞：即饮酒。无怀氏：无怀氏、葛天氏都是传说中的上古太平盛世的帝王。

【赏析】

五柳先生是一位隐士，隐士最被人称道的德行是“不慕荣利”。因为不慕荣利，他连籍贯姓氏都放弃了，在那个极端重视家族门第的时代，这无异于自我取消在世俗社会中的价值和地位。因为不慕荣利，他读书只为了快乐，没有追求学问的负担，更没有获取功名的目的。因为不慕荣利，他率性自然，不虚伪矫饰，被别人请去喝酒，当饮则饮，当去则去。因为不慕荣利，他安贫乐道，极度贫困、极度匮乏的物质生活中，他能安然恬淡，不改其乐。因为不慕荣利，他可以无须计较人生中的利益得失，就这样快乐地度过一生。

五柳先生既不屑于追求富贵的生活，亦不忧于贫贱的处境，他陶然自足，自得其乐。作者说，这样的人，恐怕只有在还保持着人类高贵完美天性的远古洪荒时代才有吧？

这篇小传向来被视为陶渊明的自传，率性自然的性格，安详沉稳的情态，贫困匮乏却又不乏闲适诗意的日常生活，的确是陶渊明自我的写照。

别赋

江淹^[注]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1]况秦吴兮绝国，复燕宋兮千里。^[2]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风兮暂起。是以行子肠断，百感凄恻。风萧萧而异响，云漫漫而奇色。舟凝滞于水滨，车逶迟于山侧，棹容与而讵前，马寒鸣而不息。^[3]掩金觞而谁御，横玉柱而沾轼。^[4]居人愁卧，恍若有亡。^[5]日下壁而沈彩，月上轩而飞光。^[6]见红兰之受露，望青楸之离霜。^[7]巡曾楹而空掩，抚锦幕而虚凉。^[8]知离梦之踟蹰，意别魂之飞扬。^[9]

故别虽一绪，事乃万族：^[10]

至若龙马银鞍，朱轩绣轴，帐饮东都，送客金谷。^[11]琴羽张兮箫鼓陈，燕赵歌兮伤美人；珠与玉兮艳暮秋，罗与绮兮娇上春。^[12]惊驷马之仰秣，耸渊鱼之赤鳞。^[13]造分手而衔涕，感寂寞而伤神。^[14]

乃有剑客惭恩，少年报士，韩国赵厕，吴宫燕市，割慈忍爱，离邦去里，沥泣共诀，抆血相视。^[15]驱征马而不顾，见行尘之时起。方衔感于一剑，非买价于泉里。^[16]金石震而色变，骨肉悲而心死。^[17]

或乃边郡未和，负羽从军。^[18]辽水无极，雁山参云。闺中风暖，陌上草薰。日出天而耀景，露下地而腾文，镜朱尘之照烂，袭青气之烟煴。^[19]攀桃李兮不忍别，送爱子兮沾罗裙。^[20]

至如一去绝国，讵相见期。视乔木兮故里，决北梁兮永辞。^[21]左右兮魂动，亲宾兮泪滋。可班荆兮赠恨，惟樽酒兮叙悲。^[22]值秋雁兮飞日，当白露兮下时。怨复怨兮远山曲，去复去兮长河湄。^[23]

又若君居淄右，妾家河阳。^[24]同琼佩之晨照，共金炉之夕香。君结绶兮千里，惜瑶草之徒芳。^[25]惭幽闺之琴瑟，晦高台之流黄。^[26]春宫闕此青苔色，秋帐含兹明月光，夏簟清兮昼不暮，冬缸凝兮夜何长！^[27]织锦曲兮泣已尽，迴文诗兮影独伤。^[28]

傥有华阴上士，服食还山。^[29]术既妙而犹学，道已寂而未传。^[30]守丹灶而不顾，炼金鼎而方坚，驾鹤上汉，骖鸾腾天。^[31]暂游万里，少别千年。^[32]惟世间兮重别，谢主人兮依然。^[33]

下有芍药之诗，佳人之歌。^[34]桑中卫女，上宫陈娥。^[35]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36]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明月白露，光阴往来，与子之别，思心徘徊。^[37]

是以别方不定，别理千名，有别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38]虽渊、云之墨妙，严、乐之笔精，金闺之诸彦，兰台之群英，赋有凌云之称，辩有雕龙之声，谁能摹暂离之状，写永诀之情者乎！^[39]

[注]江淹（444—505）：字文通。历仕南朝宋、齐、梁三代，南朝著名文学家。

[1]黯然：心神沮丧，形容惨戚之状。销魂：形容极度的悲伤愁苦。

[2]绝国：隔绝遥远的邦国。

[3]逶迟：徘徊不行的样子。棹：船桨，这里指代船。容与：缓慢荡漾不前的样子。讵：岂，怎。

[4]掩：覆盖。觞：酒杯。御：进用。玉柱：琴瑟上的系弦之木，这里指的是琴。轼：车前的横木。

[5]恍（huǎng）：丧神失意的样子。

[6]沈彩：日光西沉。沈：同“沉”。

[7]离：同“罹”，遭受。

[8]曾楹：高高的楼房。曾：通“层”。楹：屋前的柱子，此指房屋。

[9]意：同“臆”，料想。

[10]万族：繁多的种类。

[11]龙马：据《周礼·夏官·庾人》载，马八尺以上称“龙马”。朱轩绣轴：指车驾之华贵。帐饮东都：西汉疏广告老

还乡时，公卿大夫和故旧同乡等在长安东都门为他饯行，来送行的人很多，所乘车有数百辆。送客金谷：西晋石崇在洛阳西北金谷造有金谷园，当他出为征虏将军时，送行的人很多，石崇与送行者在金谷园设帐宴饮。

[12]琴羽：指琴中弹奏出羽声。羽：五音之一，声最细切，宜于表现悲戚之情。上春：即初春。

[13]仰秣：吃草时抬起头。语出《淮南子·说山训》：“伯牙鼓琴，驷马仰秣。”形容琴声把驾车的马都感动了。

[14]造：等到。衔涕：含泪。寂寞：即“寂寞”。

[15]韩国：指战国时聂政受韩国严仲子之请，刺杀韩相侠累成功后自杀身亡。赵厕：指战国初期，豫让因自己的主人智氏为赵襄子所灭，乃变姓名为刑人，入宫中厕，挟匕首欲刺死赵襄子，未能成功。吴宫：指春秋时专诸为吴国公子光刺杀吴王僚一事。燕市：指荆轲与朋友高渐离等饮于燕国集市，后为燕太子丹至秦刺秦王政未成，被杀；高渐离后亦因刺杀秦始皇未遂而被杀。拭血：泪尽继之以血。拭（wǎn）：擦拭。

[16]买价：指以生命换取金钱。泉里：黄泉。

[17]金石震：钟、磬等乐器齐鸣。此句典出小说《燕丹太子》：“荆轲与武阳入秦，秦王陛戟而见燕使，鼓钟并发，群臣皆呼万岁，武阳大恐，面如死灰色。”骨肉：指死者亲人。此句典出《史记·刺客列传》，聂政刺杀韩相侠累后，屠肠毁容自杀，以免牵累亲人。而聂政姐姐聂嫈不肯只顾自身安危而使弟弟义举隐没无闻，故赶到韩国指认弟弟，伏尸而哭，自杀其旁。

[18]负羽：携带弓箭。

[19]耀景：光芒照耀。腾文：指露水在阳光下反射出绚烂的色彩。朱尘：尘土。照烂：鲜明绚烂之色。裘：笼罩。青气：春天草木上腾起的烟霭。烟煴：通“氤氲”，云气笼罩弥漫的样子。

[20]爱子：爱人，指征夫。

[21]乔木：高大的树木。古代以乔木作为故乡的标志。见王充《论衡·佚文》：“睹乔木，知旧都。”

[22]班荆：据《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楚国伍举与声子相善。伍举将奔晋，遇声子于郑郊。两人“班荆相与食”，即荆草铺地，坐在上面。后遂以“班荆道故”喻亲旧惜别之悲痛。班：铺设。

[23]曲：山角。澗：水边。

[24]淄右：淄水西面。在今山东境内。河阳：黄河北岸。

[25]结绶：指出仕做官。绶：系官印的丝带。

[26]晦：昏暗不明。流黄：黄色丝绢，这里指黄绢做成的帷幕。

[27]春宫：指闺房。闑：关闭。青苔色：因无人往来，台阶上长满青苔。簟（diàn）：竹席。缸（gāng）：灯。

[28]织锦曲：前秦苻坚时，刺史窦滔被徙沙漠，妻苏惠织锦为回文诗寄赠。

[29]倪（tǎng）：倘使。华阴：即华山。上士：道士；求仙的人。服食：道家以为服食丹药可以长生不老。还山：即成仙。

[30]寂：进入微妙之境。未传：未获真传。

[31]丹灶：炼丹炉。不顾：不顾问尘俗之事。炼金鼎：在金鼎里炼丹。骖：三匹马驾车称“骖”。鸾：古代神话传说中凤凰一类的鸟。

[32]少别：小别。

[33]谢：辞别。依然：依恋不舍貌。

[34]芍药之诗：语出《诗经·郑风·溱洧》：“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佳人之歌：指汉代李延年所唱的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35]桑中：卫国地名。上宫：陈国地名。卫女、陈娥：均指恋爱中的少女。《诗经·鄘风·桑中》：“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

[36]渌波：清澈的水波。南浦：见《楚辞·九歌·河伯》：“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后以“南浦”泛指送别之地。

[37]珪：一种洁白晶莹的圆形美玉。

[38]别方：别离的双方。名：种类。心折骨惊：即“心惊骨折”，形容创痛极深。

[39]渊：即王褒，字子渊。云：即扬雄，字子云。两人都是汉代著名的辞赋家。严：严安。乐：徐乐。两人均为汉代著名文章家。金闺：指汉代长安金马门，汉官署名，是聚集才识之士以备汉武帝诏询的地方。彦：有学识才干的人。兰台：汉代朝廷中藏书和讨论学术的地方。凌云：司马相如作《大人赋》，汉武帝读后“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雕龙：战国驺奭作文，善闡辩，故齐人称之为“雕龙奭”。

【赏析】

“黯然销魂”，四个字写足了离别之人的情状。离别之时的不舍，离别之后的思念，全在这四个字中了。多少人写离别，不论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短暂分离，还是“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的后会无期，都是写自己身在其中经历，从一个离别者的角度抒发自己所深味的离别之情。而江淹的《别赋》，却是站在第三方的立场，他似乎在观察着并记录着人间的一场场离别，每一场离别都是不同的，时间不同，地点不同，原因不同，离别的人也不同；每一场离别又都是相同的，离别的人都沉浸在离别的悲伤之中，无可逃脱。

江淹先根据离别后的情境，把所有离别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是离家远行的“行子”，一类是在家守候的“居人”。行子凄然赶路，一路上触景生情，便是饮酒弹琴，也排遣不掉心中的离愁。在家的居人，独守空闺，看着日落月升，春去秋来，不知多少回梦见行子归来。

可是“别虽一绪，事乃万族”，相同的离情别绪，由于离别者的不同身份、离别原因的千差万别，又会产生在种种不同的行为，表现出种种不同的情状。江淹铺排了七种离别场景，描摹了各种离别的环境，渲染了各种离别的气氛，展示出了不同人物的离别之情。这七种离别分别是富贵者之别、剑客之别、征人之别、逃亡者之别、宦游之别、方外之别和情侣之别：

富贵者的离别场面是盛大热闹的，送行者云集，宴饮作乐，美妙动听的音乐，娇娆的歌儿舞女，但所有这些都无法抵消不了离别的感伤，分手时仍止不住潸然泪下；

剑客秉持着“士为知己者死”的信念，或为报恩，或为报仇，他们的离别是死别，所以分别时更为悲痛，但他们视死如归，慷慨赴义；

征人将奔赴遥远的边塞，等待他的是苦寒之地和生死未卜的未来，而家乡正是春光灿烂，妻子含泪相送，依依不舍；

逃亡者无法在国内立足，被迫离开家园，流亡到遥远的国家，亲友相送，秋日萧索，而逃亡之路漫漫无期；

宦游者为了功名利禄，到千里之外任职，留下曾经朝夕相处的妻子，年复一年，在寂寞中等待，在思念和期盼中韶华流逝；

方外之士专注于学道求仙，他们已获得长生妙术，在天地之间来去自如，对于离别并不挂怀，但在与世间之人离别时，依然不能不被离别的悲伤影响；

年轻的情侣在幽期密会时曾经有过多少欢愉的时光，而这些在离别时都化作了难以承受的感伤，从春到秋，离别之后的相思绵绵不绝。

江淹把离别写得很悲伤，也很美丽。种种离别的情境，如在眼前；各类离别的人，声情宛然；而所有的离别，所有离别的人，都不出开篇那四个字：黯然销魂。

与陈伯之书

丘迟^[注]

迟顿首。^[1]陈将军足下：无恙，幸甚，幸甚！^[2]

将军勇冠三军，才为世出，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3]昔因机变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开国称孤，朱轮华毂，拥旄万里，何其壮也！^[4]如何一旦为奔亡之虏，闻鸣镝而股战，对穹庐以屈膝，又何劣邪！^[5]

寻君去就之际，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内审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蹶，以至于此。^[6]圣朝赦罪责功，弃瑕录用，推赤心于天下，安反侧于万物，将军之所知，不假仆一二谈也。^[7]朱鲔涉血于友于，张绣剚刃于爱子，汉主不以为疑，魏君待之若旧。^[8]况将军无昔人之罪，而勋重于当世。夫迷途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9]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将军松柏不剪，亲戚安居，高台未倾，爱妾尚在。^[10]悠悠尔心，亦何可言！

今功臣名将，雁行有序，佩紫怀黄，赞帷幄之谋；乘轺建节，奉疆场之任，并刑马作誓，传之子孙。^[11]将军独睨颜借命，驱驰毡裘之长，宁不哀哉！^[12]夫以慕容超之强，身送东市；姚泓之盛，面缚西都。^[13]故知霜露所均，不育异类；姬汉旧邦，无取杂种。北虏僭盗中原，多历年所，恶积祸盈，理至焦烂。^[14]况伪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携离，酋豪猜贰。^[15]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藁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不亦惑乎？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悵！^[16]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17]

想早励良规，自求多福。当今皇帝盛明，天下安乐。白环西献，楛矢东来；夜郎滇池，解辫请职；朝鲜昌海，蹶角受化。^[18]唯北狄野心，掘强沙塞之间，欲延岁月之命耳！^[19]中军临川殿下，明德茂亲，总兹戎重，吊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仆言。^[20]聊布往怀，君其详之。^[21]丘迟顿首。

[注]丘迟（464—508）：南朝齐梁时文学家，擅诗赋文章。

[1]顿首：叩拜。这是古人书信开头和结尾常用的客气语。

[2]陈将军：即陈伯之，曾被南齐东昏侯任命率军对抗萧衍，后投降萧衍，但入梁不久又叛逃至北魏。

[3]才为世出：此喻陈伯之才能杰出于当世。

[4]开国称孤：开建邦国。指陈伯之入梁后被梁武帝封为丰城县公。朱轮华毂：华贵的车驾。拥旄：指高级武将持朝廷颁发的旄节统制一方。旄：用牦牛尾装饰的旗子，此指旄节。

[5]一旦为奔亡之虏：指陈伯之叛梁降魏。鸣镝（dí）：响箭。股战：大腿颤抖。

[6]去就：指陈伯之弃梁投降北魏事。猖蹶：倾覆、失败。

[7]推赤心于天下，安反侧于万物：这是说梁朝以赤心待人，对一切都既往不咎。不假：不借助，不需要。

[8]朱鲔涉血于友于：朱鲔（wěi）是王莽末年绿林军将领，曾劝说刘玄杀死了刘秀的哥哥。刘秀攻洛阳，朱鲔拒守，刘秀遣岑彭前去劝降，宽赦其罪，朱鲔乃降。友于：即兄弟。张绣剚刃于爱子：三国时割据宛城的张绣投降曹操后再次反叛，攻打曹操，曹操的长子曹昂和侄子曹安民在乱战中被杀，后张绣二次率众降，被封列侯。剚（zì）刃：用刀刺入人体。

[9]与：赞同。不远而复：指迷途不远而返回。《易·复卦》：“不远复，无祇悔，元吉。”先典：古代典籍，指《易经》。攸高：嘉许。

[10]吞舟：这里指能吞舟的大鱼。松柏不剪：指陈伯之祖先的坟墓未曾受到毁坏。松柏：古人常在坟墓边植以松柏，因而以松柏指坟墓。

[11]紫：紫绶，系官印的丝带。黄：黄金印。乘轺（yáo）：乘坐使节之车。建节：将皇帝赐予的符节插立车上。疆场（yì）：边境。刑马作誓：杀白马饮血以立誓。

[12]睨（miǎn）颜：厚着脸。

[13]慕容超：东晋十六国时南燕君主。刘裕北伐将他擒获，解至建康斩首。姚泓：后秦君主。刘裕北伐破长安，姚

泓出降。面缚：面朝前，双手反缚于后。西都：长安。

[14]焦烂：溃败灭亡。

[15]自相夷戮：指北魏内部的自相残杀。携离：四分五裂。携：离。猜贰：猜忌别人有二心。

[16]陴（pí）：城上女墙。

[17]廉公之思赵将：廉颇本是赵国良将，赵王中秦国反间计，不信任廉颇，廉颇奔魏，魏不能信用。又入楚为楚将，无功。不论在魏还是在楚，廉颇都想复回赵国为将。吴子之泣西河：据《吕氏春秋·观表》，吴起为魏国守西河，魏武侯听信谗言，使人召回吴起。吴起预料西河必为秦所夺取，故车至于岸门，望西河而泣。后西河果为秦所得。

[18]白环西献：传说在舜时，西王母来朝，献白环、玉玦。楛矢东来：武王克商，东北的肃慎氏进贡楛矢石弩。楛（hù）矢：用楛木做的箭。夜郎：古夜郎国，今贵州桐梓县一带。滇池：古滇池国，今云南昆明市附近。都是汉代西南方国名。解辮请职：解开盘结的发辮，请求封职，即表示改易风俗，愿意归顺。昌海：西域国名，即今新疆罗布泊。蹶角：以额角叩地。受化：接受教化。

[19]掘强：即倔强。

[20]中军临川殿下：指萧宏。时临川王萧宏任中军将军。茂亲：至亲。指萧宏为武帝之弟。戎重：军事重任。吊民：慰问老百姓。汭（ruì）：水流隈曲处。洛汭：洛水汇入黄河的洛阳、巩县一带。秦中：今陕西中部地区，这里指北魏。

[21]聊布：聊且陈述。往怀：往日的友情。

【赏析】

这是一封劝降书，一封收到了实际效果的劝降书。梁天监四年（505），梁朝北伐，当时北魏前线与梁对抗的主将是天监元年自梁降魏的陈伯之。陈伯之本来是南齐将领，在梁武帝萧衍起兵伐齐自立的过程中，几经犹豫，最终拥戴萧衍，所以萧衍即位建立梁朝后，论功行赏，任命陈伯之为江州刺史，并封为丰城县公。但陈伯之对梁武帝心怀疑虑，在南朝不自安，投降北魏，北魏任命他为平南将军，都督淮南诸军事，实际上是将他置于与梁朝冲突的战场前沿。梁军统帅临川王萧宏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命记室丘迟写信给陈伯之劝降。

劝人投降，必须要有充足而且强大的理由。要知道，此时梁与北魏相比，在军事实力上并不占优，而且自东晋以来，南朝政权在与北方的战争中，也是败多胜少。更何况陈伯之本是叛变梁朝投敌的将领，对于梁朝必然顾虑重重。

丘迟此信，确实给出了强大的理由，但角度却出人意料。两军对垒，丘迟在信中并未写得剑拔弩张，以势压人；也没有空口许诺，诱之以利。而是设身处地，处处从陈伯之的处境出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丘迟的说理有三层。第一层直接从陈伯之变节的历史落笔，对比陈伯之投敌前后、在梁朝与居北魏的处境，在南时“朱轮华毂，拥旄万里，何其壮也”，降北后“闻鸣镝而股战，对穹庐以屈膝，又何劣邪”，虽稍嫌夸张，却也是有事实基础的。而一壮一劣的鲜明对比，又让陈伯之不得不反思自己此前的投降行为是否明智。第二层善意地推测陈伯之当初之所以投降是由于受了他人蛊惑，并非出于本意。梁朝的政策是既往不咎、宽大为怀，并以光武帝刘秀劝降曾杀害其兄长的主谋朱鲋以及曹操接纳曾杀害其长子的张绣的历史典故，以及陈伯之奔北后其在南方的祖坟和家人都安然无恙的事实为证据，来打消陈伯之对梁朝态度的顾虑。第三层从反面分析，指出梁朝必能灭亡北魏，如果陈伯之执迷不悟，那将把自己置于危险处境。

在说理完毕后，丘迟又动之以情，这是全文最有感染力的部分，“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仅仅一句话，却形神兼备地写出江南春天的图景，由此再追问一句：你不想念家乡吗？

丘迟就像一位至交老友一样，为陈伯之分析形势，陈述利害，娓娓道来，情理兼备，使这一封信具有了让人难以拒绝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史载，翌年三月，陈伯之在寿阳（今安徽寿县附近）率本部八千士兵降梁。

答谢中书书^[注]

陶弘景^[注]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1]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2]

^[注]谢中书（500—536）：谢微，陶弘景的好友，曾任中书舍人。

^[注]陶弘景（456—536）：字通明，号华阳隐居。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南朝齐梁时著名隐士，与齐梁帝王多有交游，人称“山中宰相”。

^[1]欲界之仙都：即人间仙境。欲界：佛教语，指人间。

^[2]康乐：指南朝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他继承他祖父谢玄的爵位，被封为康乐公。与（yù）：参与，这里有欣赏领略之意。

【赏析】

本文是陶弘景给谢中书的一封回信。陶弘景是山中隐士，谢中书是朝中显宦，信中没有一句寒暄，更没有任何一句谈及世务，字里行间流露出超尘脱俗的情怀。

全文很短，只有六十八字。以“山川之美”起首，开篇点明主题。第二句“高峰入云，清流见底”承接第一句，总写山水。接下来第三、四两句仿佛徐徐展开的画面，呈现出色彩丰富的石壁和四季常青的草木。第五、六句写这并非一幅沉寂的画面，而是充满了自由活泼的生灵，从早到晚，林间有“猿鸟乱鸣”，水中有“沉鳞竞跃”。

这一段景色描写，所写不必作一时一地看，更像是对江南山水的概括，一句一景，每一景都体现出江南山水清丽优美、雅致玄远的特征。作者以“欲界之仙都”做比，一方面是在称赞景色之奇美，另一方面也暗示只有超然物外、弃绝名利的人才能体会到。

与朱元思书^[注]

吴均^[注]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1]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2]水皆缥碧，千丈见底。^[3]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4]夹嶂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5]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嚤嚤成韵。^[6]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7]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8]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9]

[注]朱元思：吴均友人，一本宋元思。书：信。

[注]吴均（469—520）：字叔庠（xiáng）。吴兴故鄣（今浙江安吉）人。南朝文学家，出身寒微，富于文才。

[1]从流：随流。东西：做动词，漂向东或向西。

[2]富阳：今浙江富阳县，在富春江北岸。桐庐：今浙江桐庐县，在富阳西南。许：左右。

[3]缥（piǎo）碧：缥为淡青色，碧是青绿色。

[4]湍（tuān）：山间急流。甚箭：甚于箭，比箭还快。奔：动词名词，奔马。

[5]负势竞上：高山凭依地势，争着向上。轩：高耸。邈（miǎo）：远展。两字皆活用作动词。

[6]激：击。泠泠（líng）：水声清越。嚤嚤（yīng）：鸟鸣声。

[7]转：通“啭”（zhuàn），婉转动听的鸣声。

[8]鸢（yuān）：鹰类猛禽。戾（lì）：至。鸢飞戾天者，指追求名利极力攀高的人。息心：追逐名利的心就平静下来。经：织布纵线，做动词，整理。纶（lún）：丝绪，做动词，整理。经纶世务：规划世间事务。窥：看。反：通“返”。

[9]“横柯”二句：横斜的树枝在上遮蔽，白天也像黄昏。疏条两句：稀疏的枝条互相掩映，阳光有时出现。

【赏析】

《与朱元思书》清新俊朗，明净有力。在雕缛满眼的南朝骈文中犹似清水芙蓉，天然可爱。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首句霜轻尘敛，明净如洗。“从流飘荡，任意东西”次句自在洒脱，宛如山溪。“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收束前文，总起后文：水、山各三句，平行展开。“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对水的描摹由静而动，由清澈而奔流。“夹岸高山”从水过渡到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脱离官场徜徉于奇山秀水中，吴均感到内心昂扬向上、超然不羁。他便将内具的精神投射于山峰之上，使山峰充满了动感和蓬勃的生气。

之后三句是活泼的声响。“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后两句用六言调整作品节奏，并为紧接的“鸢飞戾天”做铺垫。

“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奇山异水间，人世的是非彼我，荣辱毁誉，都变得虚幻而微渺了。烦虑顿消，心境澄明。只见“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阳光在浓荫中乍隐乍现，自有活泼的情趣。

水经注·三峡

郦道元^[注]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1]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2]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3]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4]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5]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6]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注]郦道元（约470—527）：字善长。范阳涿（zhuō）州（今河北涿州）人。北魏地理学家、散文家。撰《水经注》四十卷，既是地理学名著，也是山水散文的汇集。

^[1]略无：毫无。阙：通“缺”，空缺。

^[2]自非：如果不是。亭午：正午。夜分：半夜。曦：早晨的阳光，这里指太阳。

^[3]襄：上，这里指漫上。陵：大的土山，这里泛指山陵。沿：顺流而下。溯：逆流而上。

^[4]奔：奔驰的快马。不以：不如。

^[5]绝巘（yǎn）：极高的山峰。良：实在，的确。

^[6]属引：连续不断。属（zhǔ）：动词，连接。引：延长。凄异：凄凉怪异。哀转久绝：悲哀婉转，猿鸣声很久才消失。绝：消失，停止。转：通“转”，鸣叫。

【赏析】

全文总计不过一百五十六字，描写了三峡风貌。三峡全长七百里这是按照古人的度量标准，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四百里船行峡中，所见无非长江和长江两岸的高山。这段文字极其精练、传神地写出了三峡山水的特征。

先写山，写对山的总体印象。三峡的山第一是“连”，沿着长江连绵不断几百里，没有缺口处。第二是“高”，高到隐天蔽日，只有在正午太阳升到天空最高处和半夜月亮升到最高处时，才能看见它们。两句话写出了三峡高山的逶迤雄险的气势。

然后写水，三峡中的江水在不同季节的特征不同。夏天的江水漫上丘陵，来往的船只都被阻绝了，可见水势的险恶。当迫不得已在此时乘船而下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船行的速度比骑着快马奔驰、比乘着疾风飞翔还要快，可见水流的湍急。而在春天和冬天，水势减小的三峡，则是另一番面貌，浪花洁白，江水深碧，清波回旋，平静的江面映出两岸高山的倒影。此时的三峡，是清秀的。

接着作者又把笔触移向两岸的崖壁。所见有“怪柏”“悬泉”“瀑布”，草木茂盛，景物繁多，“良多趣味”。写三峡，自然不能缺少几乎成为三峡标签的猿鸣。而猿声是一种向来和悲伤联系在一起的意象，作者特意将其置于秋天的凄寒景物中来描写，并引渔歌为证，更增凄凉萧瑟的气氛。

郦道元作为北魏人，在那个南北分裂的时代，没有机会亲身到三峡考察。这段向来被系于他名下的文字，其实是引自南朝盛弘之的《荆州记》。盛弘之也不是原创，他是从东晋袁山松《宜都山川记》中引用的。这段文字又成为李白《早发白帝城》一诗的蓝本，由此足见这段文字的魅力。

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

王勃^[注]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1]星分翼轸，地接衡庐。^[2]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3]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4]雄州雾列，俊采星驰。^[5]台隍枕夷夏之交，宾主尽东南之美。^[6]都督阎公之雅望，棨戟遥临；宇文新州之懿范，檐帷暂驻。^[7]十旬休暇，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8]腾蛟起凤，孟学士之词宗；紫电青霜，王将军之武库。^[9]家君作宰，路出名区；童子何知，躬逢胜饯。^[10]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11]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俨骖騑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12]临帝子之长洲，得仙人之旧馆。^[13]层峦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14]鹤汀凫渚，穷岛屿之萦回；桂殿兰宫，即冈峦之体势。

披绣闼，俯雕甍。^[15]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纡其骇瞩。^[16]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舳舻迷津，青雀黄龙之舳。^[17]云销雨霁，彩彻区明。^[18]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19]

遥吟甫畅，逸兴遄飞。^[20]爽籁发而清风生，纤歌凝而白云遏。^[21]睢园绿竹，气凌彭泽之樽；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22]四美具，二难并。^[23]穷睇眄于中天，极娱游于暇日。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24]望长安于日下，目吴会于云间。^[25]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26]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27]怀帝阍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28]

嗟乎！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29]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30]所赖君子见机，达人知命。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31]北海虽赊，扶摇可接；东隅已逝，桑榆非晚。^[32]孟尝高洁，空余报国之情；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33]

勃，三尺微命，一介书生。^[34]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35]舍簪笏于百龄，奉晨昏于万里。^[36]非谢家之宝树，接孟氏之芳邻。^[37]他日趋庭，叨陪鲤对；今兹捧袂，喜托龙门。^[38]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39]

呜呼！胜地不常，盛筵难再；兰亭已矣，梓泽丘墟。^[40]临别赠言，幸承恩于伟饯；登高作赋，是所望于群公。敢竭鄙怀，恭疏短引；一言均赋，四韵俱成。^[41]请洒潘江，各倾陆海云尔。^[42]

[注]王勃（约650—676）：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合称“初唐四杰”。

[1]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滕王阁在今江西省南昌市，南昌为汉豫章郡治，隋唐改豫章郡为洪州。

[2]星分翼轸：翼和轸是二十八宿中的两个星宿，古人习惯以天上星宿与地上区域对应，洪州对应着天上的翼和轸两个星宿。衡庐：衡山和庐山。这里指衡山所在的衡州和庐山所在的江州。

[3]襟三江而带五湖：以三江为衣襟，以五湖为衣带。此句指洪州处于三江五湖之间。控蛮荆而引瓯越：蛮荆指古代楚地，今湖北、湖南一带。瓯越指古代越地，今浙江地区。此句指洪州连接着楚地和越地。

[4]龙光射牛斗之墟：龙光，指剑气。牛、斗，星宿名。墟，地域。据传西晋张华看到牛、斗二星宿之间常有紫气，就命雷焕到丰城（今江西省丰城市，古属豫章郡），掘得龙泉、太阿二剑。后这对宝剑入水化为双龙。徐孺下陈蕃之榻：徐孺即徐孺子的省称，东汉隐士。陈蕃为豫章太守，专为徐孺子来访时设一榻，徐孺子去后又悬起。

[5]雾列：房屋像雾一样罗列。形容洪州之繁华。俊采：杰出的人才。

[6]台隍：指洪州城池。夷夏之交：指荆楚地区和扬州。此句指洪州地处要冲。

[7]棨戟：外有赤黑色缯作套的木戟，这里指高官的仪仗。懿范：美好的榜样。檐帷：车上的帷幕，这里代指车马。

[8]十旬休暇：唐代十日为一旬，遇旬日则官员休沐，称为“旬休”。

[9]腾蛟起凤：宛如蛟龙腾跃、凤凰起舞，形容富有文采。词宗：文坛宗匠，这里指参与宴会的孟学士等文官都是文章高手。紫电青霜：紫电，宝剑名。青霜：形容宝剑锋利。武库：武器库，这里指参与宴会的王将军等武将都富于谋略。

[10]家君作宰：王勃之父担任交趾县的县令。家君：对自己父亲的称呼。

[11]三秋：即秋季，包括孟秋、仲秋、季秋三个月。

[12]潦水：雨后的积水。俨：整齐的样子。骖騑：驾车的马匹。崇阿：高大的山陵。

[13]帝子：和下一句中的“仙人”都指滕王阁的修建者、唐高祖李渊的儿子滕王李元婴。

[14]流丹：形容阁楼上的彩绘鲜艳欲滴。

[15]绣闼：绘饰华美的门。雕甍：雕饰华美的屋脊。

[16]骇瞩：对所见的景物感到惊骇。

[17]闾阎：里门，这里代指房屋。扑地：遍地都是。钟鸣鼎食之家：指富贵人家。迷津：船只排满港口。青雀黄龙之舳：雕有青雀黄龙纹饰的大船。舳（zhú）：船尾把舵处，这里代指船只。

[18]霁：雨过天晴。彩：日光。彻：贯通。区：天空。

[19]彭蠡：彭蠡湖，鄱阳湖的另一名称。衡阳：在今湖南省，据说境内有回雁峰，每年秋天大雁到此不再南飞，等到第二年春天北返。

[20]甫：顿时。畅：舒畅。遄（chuán）：迅速。

[21]爽籁：清脆的乐声。籁：古代的一种箫。白云遏：形容歌声优美动听，引得行云停飞。

[22]睢园：即汉梁孝王菟园，梁孝王曾在园中聚集文人饮酒赋诗。彭泽：指陶渊明，曾官彭泽县令。邺水朱华：邺为曹操封地，曹丕、曹植兄弟与曹操幕下文人在邺交游，曹植曾著《公宴诗》：“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朱华：即荷花。临川：指谢灵运，曾任临川内史。

[23]四美：指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二难：指贤主、嘉宾难得。

[24]识盈虚之有数：认识到万事万物的消长兴衰是有定数的。数：定数，命运。

[25]吴会：会稽，今浙江绍兴地区。

[26]南溟：即“南冥”，南方的大海。天柱：传说中昆仑山高耸入天的铜柱。北辰：北极星，比喻天子。

[27]萍水相逢：浮萍随水漂泊，聚散不定。比喻向来不认识的人偶然相遇。

[28]帝阍：天帝的守门人。此处借指皇帝的宫门。宣室：汉未央宫正殿，贾谊迁谪长沙四年后，汉文帝复召他回长安，于宣室中问鬼神之事。此代指皇帝。

[29]冯唐易老：冯唐在汉文帝、汉景帝时不被重用，汉武帝时被举荐，已是九十多岁。李广难封：李广为一代名将，平生参与历次对匈奴作战，他的同僚和部下因军功封侯者很多，他却始终未能封侯。

[30]屈贾谊于长沙：贾谊才华横溢，深受汉文帝器重，但受到朝廷大臣的嫉妒和排挤，被贬为长沙王太傅。窜梁鸿于海曲：东汉高士，看到朝廷修建宫殿无有休止，作《五噫歌》讽刺，汉章帝闻知后欲捉拿治罪，梁鸿携妻子避居吴中。

[31]贪泉：在广州附近，传说人饮此水会变得贪得无厌。《晋书·吴隐之传》载吴隐之赴广州刺史任，饮贪泉之水后，作诗表示廉者不会因饮下此水而变易操守。涸辙：干涸的车辙，比喻困境。《庄子·外物》有鲋鱼困于涸辙之中的故事。

[32]北海虽赊，扶摇可接：北海虽然遥远，但乘着大风可以到达。赊：远。扶摇：旋风。语出《庄子·逍遥游》，大鹏自北海起飞往南海，“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东隅已逝，桑榆非晚：早晨虽已过去，但只要珍惜黄昏仍然为时不晚。东隅：日出处，表示早晨，引申为“早年”。桑榆：日落处，表示傍晚，引申为“晚年”。语出《后汉书·冯异传》：“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33]孟尝：东汉会稽上虞人，曾任合浦太守，以廉洁奉公著称，后因病隐居。桓帝时，虽有人屡次荐举，终不见用。穷途之哭：阮籍不满世事，佯装狂放，常驾车出游，路不通时就痛哭而返。

[34]三尺：衣带下垂的长度。微命：即“一命”，周朝官阶制度是从一命到九命，一命是最低级的官职。

[35]终军：汉武帝时主动请命出使南越，“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投笔：东汉班超年轻时家贫，受雇为官府抄书，自感庸碌无为，投笔于地，立志效法张骞、傅介子往西域立功。宗悫：南朝宋南阳人，年少时叔父问其志向，回答说“愿乘长风破万里浪”。

[36]簪笏：冠簪，手板，代指官职地位。百龄：百年，一生。奉晨昏：侍奉父母。《礼记·曲礼上》：“凡为人子之礼……昏定而晨省。”

[37]谢家之宝树：东晋谢安曾问家人为何人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优秀，他的侄子谢玄回答说子弟就像芝兰玉树，谁都希望长在自家庭院前。此处以“谢家之宝树”比喻好子弟。孟氏之芳邻：孟母为教育儿子而三迁择邻，最后定居于学宫附近。

[38]他日趋庭，叨陪鲤对：鲤，孔鲤，孔子之子。趋庭，受父亲教诲。《论语·季氏》载孔子立庭中，孔鲤趋而过，孔子教导他要学诗、学礼。捧袂：举起双袖，表示恭敬的姿势。喜托龙门：《后汉书·李膺传》：“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

[39]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杨意，杨得意的省称。司马相如经杨得意引荐，入朝见汉武帝。凌云：指司马相如作《大人赋》。汉武帝读《大人赋》，飘飘有凌云之意。钟期：钟子期的省称。俞伯牙善鼓琴，视钟子期为知音。

[40]兰亭：王羲之与群贤宴集于此，并写下了著名的《兰亭集序》。梓泽：即西晋石崇的金谷园，石崇常与朋友在此宴饮集会。

[41]恭疏短引：恭敬地写下一篇小序，即指本序。一言均赋：每人都写一首诗。

[42]请洒潘江，各倾陆海云尔：钟嵘《诗品》称陆机之才如海，潘岳之才如江。这里形容参加此次宴集的宾主的文采。

【赏析】

王勃是一个短命的天才，短短二十七年的生命历程，就像一颗耀眼的流星，划过初唐的天空。他少年成名，佳作迭出，给宫体诗风和宫廷文人统治的文坛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但是他也命途多舛，接连两次遭受严重的仕途挫折，二十七岁时前往交趾（今越南北部）探望父亲，渡海时溺水，受到惊吓而死。

本篇《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简称《滕王阁序》）是王勃前往交趾省亲途中，路过洪州，恰逢都督阎公在滕王阁大宴宾客，应邀即席而作。从题目的“饯别序”看，这是一篇应酬性文章，文章第一部分也确实为应酬性文字，从赞美东道主写起，叙及洪州地理位置重要、物产珍异、历史上人物杰出以及眼前宾主尊贵。这些都是作为一篇应酬性文字的套路，王勃只是写得更漂亮得体。

王勃的天才从第二部分开始显现，第二部分由眼前的宴会跳开去写滕王阁的景色。在王勃笔下，滕王阁被置于辽阔的天地山水之间，景物有条不紊地一一展开。王勃先写自己一路走来，在山水迤邐中，远眺滕王阁，“层峦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再写登临滕王阁，自阁上远眺，由近及远，山原川泽，尽收眼底，一直远至秋水长天：“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至于“渔舟唱晚”“雁阵惊寒”，就更是出于想象的虚写，却勾勒出了一个无比浩渺的空间。

据说这次滕王阁宴会，本是阎都督为了向大家夸耀女婿才学，已经让女婿事先准备好一篇序文，席上阎都督假意请王勃为这次盛会作序，王勃竟不推辞，欣然领命。阎都督很是恼火，拂衣离席，叫人向自己汇报王勃写些什么。听说王勃开首写“豫章故郡，洪都新府”，都督很不以为然，说：不过是老生常谈。等听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都督大惊叹服：“此真天才，当垂不朽！”

不过这篇序最感人的力量还是在后半部分。王勃写这篇文章时，已经遭受过两次仕途上的严重挫折。第一次是任沛王府修撰时，为沛王写了一篇《檄英王鸡》的游戏文字，触怒唐高宗，被逐出沛王府；第二次是在虢州参军任上，杀死自己藏匿的官奴，被下狱，险些处死，并连累父亲被远贬交趾。所以身处冠盖云集的盛宴，眺望天高地远的世界，王勃不由得“兴尽悲来”，联想到自己的命运，他发出了怀才不遇的感慨，但他并没有沉沦，也没有怨天尤人。他仍然怀着“青云之志”，在郁郁不得志的处境中坚守高贵的品行。他也把这次宴会视作一次干谒的机会，表达了自己“请缨”“投笔”的意愿，热切地希望在场的官员中能有赏识举荐自己的“知音”。

这篇文章把骈文句式工整、对偶精美、用典贴切、富丽典雅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同时在骈文四字句、六字句的基本句式的基础上，增加了大量三字句、七字句，并运用了单句对、复句对、本句对、隔句对等灵活多样的对偶形式，使文章又兼具了错综多变、节奏明快的风格。而在交际酬赠的文体内，又抒发了怀才不遇的失意、命途多舛的悲慨、穷且益坚的信念、积极进取的决心，这一系列深沉的情感，使这篇骈文具有了坚实的内容。阎都督所言非虚：此真天才，当垂不朽！

山中与裴秀才迪书^[注]

王维^[注]

近腊月下，景气和畅，故山殊可过。^[1]足下方温经，猥不敢相烦，辄便往山中，憩感配寺，与山僧饭讫而去。^[2]

北涉玄灞，清月映郭。^[3]夜登华子岗，辋水沦涟，与月上下；寒山远火，明灭林外；深巷寒犬，吠声如豹；村墟夜舂，复与疏钟相间。^[4]此时独坐，僮仆静默，多思曩昔，携手赋诗，步仄径，临清流也。^[5]

当待春中，草木蔓发，春山可望，轻鲛出水，白鸥矫翼，露湿青皋，麦陇朝雉。^[6]斯之不远，傥能从我游乎？^[7]非子天机清妙者，岂能以此不急之务相邀？^[8]然是中有深趣矣！无忽。^[9]因驮黄檗人往，不一。^[10]山中人王维白。^[11]

[注]裴秀才：裴迪，王维的诗友和道友。秀才：唐代参加进士科考试的人。书：信札。

[注]王维（701—761）：字摩诘，号摩诘居士。太原祁县（今山西运城）人。以诗、画著名，苏轼称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1]腊月：农历十二月。年末“腊祭”，故称十二月为腊月。景气：暖风。故山：旧日所居之山，指与裴迪同隐的蓝田辋川别业，在长安东南蓝田县南郊二十里。殊：很。可过：值得游览。

[2]足下：您，表示对人的尊称。方温经：正在温习经书。方：正。猥：自谦，指细琐小事。相烦：打扰你。辄（zhé）便：同义复词，也就。憩：休息。感配寺：在蓝田县城。饭讫（qì）：吃完饭。

[3]涉：渡水。玄灞（bà）：青黑的灞水，冬天与玄色相配；蓝田在灞水北岸。郭：外城墙。

[4]华子岗：辋川二十景之一。辋（wǎng）水：辋川，灞水支流。沦涟：水波粼粼。村墟：村庄。舂（chōng）：在石臼中捣谷，用杵捣去谷物外壳。疏钟：间隔较长的钟声。

[5]仄径：狭窄的小路。

[6]轻鲛（tiáo）：白色细长的鱼。矫翼：张开翅膀。矫：举。青皋：青草地。皋：水边高地。麦陇：麦田里。朝雉（gòu）：野鸡晨啼。

[7]斯：上述春景。傥：通“倘”，或许。

[8]子：对男子的尊称。天机：天赋的感悟力。清妙：聪颖灵妙，超尘拔俗。

[9]是中：这中间。无：通“毋”。无忽：别忘了。

[10]因：借。黄檗（bò）人：采药为生的山农。黄檗是一种药材。不一：古人书信结尾用语，不一一详述之意。

[11]白：古人书信末署名后用语，对同辈人使用。“白”即告诉。

【赏析】

书札不长，却情韵盎然。王维对自然和友人都深情又克制。“足下方温经，猥不敢相烦，辄便往山中。”于是王维孤身前往蓝田。夜色四合，灞水泛着青黑的寒光，月亮的清辉映在城郭上。王维沉入了一种神秘的体验，明月被辋水沦涟揉碎，柔和地随波上下；冬山寒寂，但有俗世热闹的火光在林外明灭。冷与热，明与暗，交织如梦幻。小巷深处的犬吠在深山中如豹声，打谷声在回荡的钟磬音中尤显亲切。虚静中有生机，冷寂外有人烟，正如“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世间兼有冷寂与暖意，悲凉与喜悦，放下定见，心怀慈悲，便能体会细微的变化、交错的真实。禅意般的领悟使王维不由思念此行想约而未约的好友裴迪。

想到知己，王维就不由明媚起来，“多思曩昔，携手赋诗，步仄径，临清流”，节奏都轻快了起来。等你温书完毕，正是不久后的春天，那时“草木蔓发，春山可望，轻鯈出水”，植物和动物都生机勃勃，“白鸥矫翼，露湿青皋，麦陇朝雉”，白与青对比，色彩明丽，虫鸣鸡啼，热闹非凡。这样的春天岂能辜负，你来和我共游吧？若非你天机神妙，我又怎会冒昧相邀？相信我，此行会很有趣。春山如此明快，邀约又如此诚挚，想必裴迪会莞尔一笑，无法拒绝的吧？

春夜宴诸从弟桃李园序

李白^[注]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1]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2]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3]会桃李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4]群季俊秀，皆为惠连；吾人咏歌，独惭康乐。^[5]幽赏未已，高谈转清。^[6]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7]不有佳作，何伸雅怀？^[8]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9]

[注]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有“诗仙”之誉。

[1]逆旅：旅馆，暂时歇息之所。逆：迎，迎止宾客之意。

[2]秉烛夜游：及时行乐。秉（bǐng）：执。《古诗十九首》之十五：“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良：的确。以：道理。

[3]阳春：温暖的春天。大块：大自然。假：借。文章：错杂的色彩花纹，此指锦绣般的自然景物。

[4]序：叙说。天伦：指父子、兄弟等亲属关系。

[5]群季：诸弟。古人兄弟以伯仲叔季排行，因以季指弟。惠连：南朝宋文学家谢惠连，十岁能文，为族兄谢灵运所赏爱。此以惠连指代族弟，赞誉其才华。康乐：谢灵运，名将谢玄之孙，袭封康乐公，故称。此以谢灵运自比，又自愧不如，是谦辞。

[6]幽赏：对幽美景物的欣赏。

[7]琼筵：美好的筵席。坐花：坐在花间。飞：形容不断地举杯。羽觞：两边有耳的杯子。醉月：醉于月下。

[8]伸：抒发。雅怀：高雅的情怀。

[9]金谷：西晋石崇筑园于金谷涧（今河南洛阳西北），石崇常设宴赋诗于园中，《金谷诗序》曰“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

【赏析】

天地，是万物之逆旅。于永恒光阴，百代只是过客。面对宇宙光年、天地玄黄，李白并不流于人生如寄的感伤。他将天地、光阴置于句首，用豪迈的不容置疑的判断口吻定义二者。此刻他的精神已超越个体，与宇宙冥合，仿佛与天地一同俯瞰万物生灭，百代更迭。但他终究是个体，浮生若梦，欢会聚首的乐事能有几何？古人燃灯夜游，确实有其道理。尽情欢娱吧，只是这欢娱背后渗透着生命短暂的焦虑与不安。

但那是李白，青春昂扬、光明热烈的李白。他总能轻轻挥去宠辱浮沉，潇洒纵横。温煦的春天用美景召唤着我们，大自然将美好声色展示给我们，青烟醉柳，桃李芬芳。如此良夜，岂能辜负？于是李白豪迈地对堂弟们说：“群季俊秀，皆为惠连；吾人咏歌，独惭康乐”，“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怀？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桃李园中，各赋新诗，诗不成者，罚酒三斗！一时间笑声盈盈，确是人生一大乐事。

全文笔势大开大合，如行云流水，豪气纵横。饱满的热情、清新的风格、昂扬的精神，读来不由人酣畅淋漓，神清气爽。

祭十二郎文

韩愈^[注]

年月日，季父愈闻汝丧之七日，乃能衔哀致诚，使建中远具时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灵：^[1]

呜呼！吾少孤，及长，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2]中年兄殁南方，吾与汝俱幼，从嫂归葬河阳，既又与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尝一日相离也。^[3]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后者，在孙惟汝，在子惟吾，两世一身，形单影只，嫂尝抚汝指吾而言曰：“韩氏两世，惟此而已！”^[4]汝时尤小，当不复记忆；吾时虽能记忆，亦未知其言之悲也。

吾年十九，始来京城。^[5]其后四年，而归视汝。又四年，吾往河阳省坟墓，遇汝从嫂丧来葬。^[6]又二年，吾佐董丞相幕于汴州，汝来省吾；止一岁，请归取其孥。^[7]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来。^[8]是年，吾又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罢去，汝又不果来。^[9]吾念汝从于东，东亦客也，不可以久；图久远者，莫如西归，将成家而致汝。呜呼！孰谓汝遽去吾而殁乎！^[10]吾与汝俱少年，以为虽暂相别，终当久相与处，故舍汝而旅食京师，以求斗斛之禄；诚知其如此，虽万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辍汝而就也。^[11]

去年孟东野往，吾书与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12]念诸父与诸兄，皆康强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来；恐旦暮死，而汝抱无涯之戚也。”孰谓少者殁而长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乎？呜呼！其信然邪？其梦邪？其传之者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纯明，而不克蒙其泽乎？^[13]少者强者夭殁，长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为信也。梦也，传之非其真也？东野之书，耿兰之报，何为而在吾侧也？^[14]呜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纯明宜业其家者，不克蒙其泽矣！^[15]所谓天者诚难测，而神者诚难明矣！所谓理者不可推，而寿者不可知矣！虽然，吾自今年来，苍苍者或化而为白矣，动摇者或脱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气日益微，几何不从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几何离？^[16]其无知，悲不几时，而不悲者无穷期矣。汝之子始十岁，吾之子始五岁，少而强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汝去年书云：“比得软脚病，往往而剧。”^[17]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为忧也。呜呼！其竟以此而殁其生乎？抑别有疾而至斯极乎？汝之书，六月十七日也。东野云：汝殁以六月二日。耿兰之报无月日。盖东野之使者不知问家人以月日；如耿兰之报，不知当言月日。东野与吾书，乃问使者，使者妄称以应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

今吾使建中祭汝，吊汝之孤与汝之乳母。^[18]彼有食可守以待终丧，则待终丧而取以来；如不能守以终丧，则遂取以来。^[19]其余奴婢，并令守汝丧。吾力能改葬，终葬汝于先人之兆，然后惟其所愿。^[20]

呜呼！汝病吾不知时，汝殁吾不知日；生不能相养以共居，殁不能抚汝以尽哀，敛不得凭其棺，窆不得临其穴。^[21]吾行负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与汝相养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吾实为之，其又何尤！^[22]彼苍者天，曷其有极！^[23]自今已往，吾其无意于人世矣！当求数顷之田于伊、颍之上，以待余年，教吾子与汝子，幸其成；长吾女与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24]呜呼！言有穷而情不可终，汝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呜呼哀哉！尚飨。^[25]

[注]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南阳（今河南孟州市南）人。中唐著名文学家，世称韩昌黎、韩吏部；倡导古文运动，被誉为“文起八代之衰”，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1]年月日：指写此祭文的时间。建中：当为韩愈家中仆人。时羞：应时的鲜美佳肴。羞：通“馐”。

[2]省（xǐng）：知道，明白。怙（hù）：《诗·小雅·蓼莪》：“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后世因用“怙”代父，“恃”代母。

[3]中年兄歿南方：代宗大历十二年（777），韩愈兄长韩会贬为韶州（今广东韶关）刺史，次年死于任所，年四十三。时韩愈十一岁，随兄在韶州。河阳：今河南孟县西。就食江南：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北方藩镇李希烈反叛，

中原局势动荡，韩愈随嫂迁家避居宣州（今安徽宣城）。

[4]两世一身：子辈和孙辈均只剩一个男丁。

[5]始来京城：韩愈十九岁赴长安参加进士考试。

[6]省（xǐng）：探望，此引申为凭吊。遇汝从嫂丧来葬：韩愈往河阳祭扫祖坟，遇十二郎送其母灵柩自宣州归葬。

[7]董丞相：指董晋。贞元十二年（796），董晋以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任宣武军节度使，汴、宋、毫、颍等州观察使。时韩愈在董晋幕中任节度推官。汴州，今河南开封。取其孥（nú）：把家眷接来。孥：妻和子女的统一称。

[8]薨（hōng）：古时诸侯或二品以上大官死曰薨。

[9]佐戎：辅助军务。

[10]孰谓：谁料到。遽（jù）：骤然。

[11]斗斛（hú）：唐时十斗为一斛。斗斛之禄：指微薄的俸禄。

[12]孟东野：即孟郊。

[13]纯明：纯正贤明。不克：不能。蒙：承受。

[14]耿兰：当是宣州韩氏别业的管家人。

[15]业：用如动词，继承之意。

[16]其几何离：分离会有多久呢？意谓死后仍可相会。

[17]比（bì）：近来。软脚病：即脚气病。

[18]吊：此指慰问。孤：指十二郎的儿子。

[19]终丧：守满三年丧期。

[20]兆：葬域，墓地。

[21]斂：同“殓”。为死者更衣称小殓，尸体入棺材称大殓。窆（biǎn）：下棺入土。

[22]何尤：怨恨谁？

[23]彼苍者天，曷其有极：意谓你青苍的上天啊，我的痛苦哪有尽头啊。

[24]伊、颍：伊水和颍水，均在今河南省境。此指故乡。

[25]尚飨：古代祭文结语用辞，意为希望死者享用祭品。

【赏析】

“十二郎”即韩老成，是韩愈的侄子。两人虽为叔侄，但年龄相仿，自幼相依为命，感情深厚。此篇祭文是韩愈得知韩老成死讯七日之后所作，充满了对往事的回忆和对韩老成过世的悲痛欲绝之情。如《古文观止》编者所评：“读此等文，须想其一面哭，一面写，字字是血，字字是泪。”祭文一般体例，内容往往赞颂死者的生前功业或德行。但韩愈此文中，却只有一重又一重不能自抑的悲伤。

韩愈的第一重悲伤，是由十二郎之死而念及的家世之悲。韩愈三岁即丧父失母，由兄嫂抚养，后兄长韩会被贬为韶州刺史，韩愈随兄到韶州（今广东韶关），而不久兄长歿于任上，韩愈和十二郎随寡嫂将兄长灵柩送回家乡后，又为避战乱，随寡嫂“就食江南”，迁居于今安徽宣城。在颠沛流离中，全赖寡嫂含辛茹苦的抚养。家庭的丧乱，时代的动荡，韩愈的早年备尝艰辛与凄苦。

成年后与十二郎的聚少离多，是韩愈的第二重悲伤。韩愈自十九岁进京参加科举考试，至三十六岁任监察御史，韩老成病亡，两人十七年间只有过三次短暂的相会。韩愈的科举之路和早期仕途并不顺畅，他四次参加科举考试才考取进士，又三次参加吏部铨选均未通过，为生计所迫，不得已于二十九岁后往汴州、徐州等地任地方大员的幕僚。这期间韩愈也曾多次谋划接韩老成及其家人同住，但由于种种原因未果。韩愈以为来日方长，与十二郎的分别只是暂别，等到十二郎猝然离世，才惊觉暂别已成永别，痛悔自己不应为了仕途而离开十二郎。

韩愈的第三重悲伤即死别之悲，写得尤其感人。他写自己不能相信十二郎的噩耗，他不能相信“少者歿而长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他发出一连串的疑问，拒绝相信。他提出一连串的质疑，试图证明十二郎不该夭亡。然而告知十二郎死讯的“东野之书，耿兰之报”就在眼前，不得不信。而不得不接受了十二郎已然不在人世的事实后，他顿觉生无可恋。甚至觉得死是一种解脱，“死而有知，其几何离？其无知，悲不几时，而不悲者无穷期矣”。在如诉如泣之中，想到他自己的和十二郎的子女尚幼，想到竟还不清楚十二郎的死因，想到十二郎的后事尚需安排，更为悲恸。

对于十二郎的死，韩愈不仅感到悲伤，还感到愧疚，他陷于深深的悔恨与自责之中，悔恨没能亲自照顾十二郎，没能见到十二郎最后一面，没能为十二郎送葬尽哀。自责自己“行负神明”“不孝不慈”，导致了十二郎的早逝。如果说韩愈在抒写前面三重悲伤时还竭力克制，吞声呜咽，行文至此，则再也克制不住，终于一发不可收拾，以至于捶胸顿足，号啕痛哭。

文章虽是祭文，但围绕着对十二郎的哀思，韩愈还写入了家世之悲、宦海浮沉、生活艰辛乃至人生无常等感慨，故而情感极其浓烈而深厚。恰如结尾所言，整篇文章“言有穷而情不可终”，被古人赞为“祭文中千年绝调”。

杂说四（世有伯乐）

韩愈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1]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2]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3]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4]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5]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1]伯乐：古时著名的擅长相马的人。

^[2]骈死于槽枥之间：（和普通的马）一同死在马厩里。骈：两马并驾。槽枥：喂牲口用的食器，引申为马厩。

^[3]石：容量单位，十斗为一石，一石约等于一百二十斤。

^[4]食马者：喂马的人。

^[5]外见：表现在外面。见：通“现”。

【赏析】

从字面看，这篇文章倾诉了千里马的不幸。

第一段写千里马面临着必然被埋没的不幸命运，因为千里马只有依靠伯乐才能被大家认识到它的才能，而伯乐并不常见，那么千里马落入奴隶人之手，它的结局只能是像普通马那样死在马棚里，到死它的才能也没有机会施展。

第二段写千里马为什么在普通的食马者那里不能施展出它的才能。这是由于千里马的食量大大超过普通的马，而食马者按照普通马的食量来喂养千里马，千里马“食不饱，力不足”，才能就无法发挥出来。

第三段则用漫画式的手法嘲讽了那些食马者，他们对千里马毫不了解，千里马就在眼前，他们却还装模作样地感叹“天下无马”，这是多么无知、浅妄啊！而被他们埋没的千里马又是多么不幸啊！

然而这篇文章又不仅仅是在写马。《战国策·楚策》里就已经有一个叫汗明的人在拜见春申君时，用骥和伯乐来比喻两个人的关系了。所以在中国文化里，千里马和伯乐很早就具有了特定的寓意，韩愈的这篇文章也不例外：千里马实际上是指人才，伯乐是指能够识别人才、重用人才的人，而那些不识千里马的食马者，指的自然就是那些愚妄浅薄、不识人才甚至摧残人才的统治者。

作者用千里马不遇伯乐，比喻贤才难遇明主，用千里马的悲惨命运，表现了有才能之士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和不幸的处境，通过嘲讽食马者的无知浅妄，讽刺在上者埋没、摧残人才。全文寄托了作者强烈的不平和怀才不遇的悲愤。

送李愿归盘谷序

韩愈

太行之阳有盘谷，盘谷之间，泉甘而土肥，草木丛茂，居民鲜少。^[1]或曰：“谓其环两山之间，故曰盘。”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势阻，隐者之所盘旋。”友人李愿居之。

愿之言曰：“人之称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泽施于人，名声昭于时，坐于庙朝，进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2]其在外，则树旗旄，罗弓矢，武夫前呵，从者塞途；供给之人，各执其物，夹道而疾驰。喜有赏，怒有刑。才峻满前，道古今而誉盛德，入耳而不烦。^[3]曲眉丰颊，清声而便体，秀外而惠中，飘轻裾，翳长袖，粉白黛绿者，列屋而闲居，妒宠而负恃，争妍而取怜。^[4]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者之所为也。吾非恶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

“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采于山，美可茹；钓于水，鲜可食。起居无时，惟适之安。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车服不维，刀锯不加，理乱不知，黜陟不闻。^[5]大丈夫不遇于时者之所为也，我则行之。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处秽污而不羞，触刑辟而诛戮，侥幸于万一，老死而后止者，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6]

昌黎韩愈闻其言而壮之，与之酒而为之歌曰：

“盘之中，维子之宫；盘之土，维子之稼；盘之泉，可濯可沿；盘之阻，谁争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缭而曲，如往而复。^[7]嗟盘之乐兮，乐且无央；虎豹远迹兮，蛟龙遁藏；鬼神守护兮，呵禁不祥。饮则食兮寿而康，无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车兮秣吾马，从子于盘兮，终吾生以徜徉！”^[8]

^[1]阳：山的南面叫阳。盘谷：在今河南济源北二十里。

^[2]庙朝：宗庙和朝廷。进退：这里指任免升降。

^[3]才峻：才能出众的人。峻：通“俊”。

^[4]便（pián）体：轻盈的体态。惠中：聪慧的资质。惠：通“慧”。裾：衣服的前后襟。黛：青黑色颜料。古代女子用以画眉。

^[5]车服：车辆与服饰，代指官职。古代以官职的品级高下，确定所用车子和服饰。刀锯：指刑具。黜陟（zhì）：指官吏的进退或升降。

^[6]形势：地位和威势。趑趄（zī jū）：踌躇不前。嗫嚅（niè rú）：欲言又止。刑辟：刑法。

^[7]廓其有容：广阔而有所容。

^[8]徜徉（cháng yáng）：自由自在地来来往往。

【赏析】

理解本文的关键词是“大丈夫”。在李愿——其实是韩愈借李愿之口——看来，人有三种：一种是高官显贵，他们是遇于时的大丈夫；一种是隐士，他们是不遇于时的大丈夫；第三种是小人。表面上看，高官显贵似乎是最高一等人，李愿之所以选择归隐盘谷，不是不愿做高官显贵，而是不能，是做不到。

然而要读懂本文，就不能不读《孟子》。一直到唐代，孟子及其书即使在儒生中也还没有获得像后世那般神圣的地位。韩愈则对孟子大力推崇，将之列入上继尧舜文武周孔的儒家道统之中。《孟子》中最早对“大丈夫”进行了界定，当韩愈在此文中写到“大丈夫”时，不可能不受孟子的影响。

孟子对“大丈夫”的界定，是针对一个叫景春的人的提问而发。景春问像张仪和公孙衍那样“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的纵横家算不算大丈夫，被孟子断然否决。孟子认为：“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按照孟子的标准，“大丈夫”首先要具备崇高的人格和坚定的内心世界，不论在何种境况中都不会改易自己的理想。而从作者对第一种人的详细描述看，高官显贵显然是不符合这个标准的。他们身居权力中枢，影响着国家大政，掌握着百官升降的命运；他们出行则威风凛凛，侍卫仆从前呼后拥；大批才士投奔他们做幕僚，对他们谄谀奉承；家中则姬妾成群，美人环绕。可谓得志、得势又得意。但这些人却毫无“行道”“兼济天下”的行为。所以李愿一开始就说这是“人之称大丈夫者”，是一般人所认为的“大丈夫”。而他尽管自称“非恶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但即使得志，在他也必不如此的。

他要做的，是独行其道的隐士。在穷居野处中，仍不忘“升高而望远”“濯清泉以自洁”，仍然在修身砺行，不变其志。而隐居生活相比于朝不保夕、祸福无端的官场生活，无誉无毁，无忧无虑，平安自在。因此，如果大丈夫不遇于时，那就要归隐山林。而如果还要百般钻营，不惜放弃人格操守而奔走于权门，希冀着以此有朝一日青云直上，那就成为了一个趋炎附势的小人，实在可耻、可笑又可悲。这当然是李愿也决计不肯为的。

在文章最后，作者用古歌的形式描述了李愿在盘谷中诗意而自由的隐居生活，赞美了隐者的高尚志趣，表达了对这种生活的羡慕之意。这其中也寓含有韩愈自身不得志的感慨。

苏轼《跋退之送李愿序》一文说：“欧阳文忠公尝谓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一篇而已。余亦以谓唐无文章，惟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一篇而已。平生愿效此作一篇，每执笔辄罢，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独步。’”能被苏轼誉为“独步”的文章，自有其特出之处。

陋室铭

刘禹锡^[注]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1]可以调素琴，阅金经。^[2]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3]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4]孔子云：何陋之有？

^[注]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人。与柳宗元一起参与“永贞革新”，世称“刘柳”，晚年与白居易并称“刘白”。

^[1]鸿儒：大儒，这里指博学的人。白丁：平民，这里指没有什么学问的人。

^[2]素琴：不加装饰的琴。金经：佛经。

^[3]案牍：公文，文书。

^[4]子云：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西汉时文学家。

【赏析】

铭是一种文体，从题目看，《陋室铭》应该是一篇要写自己的居室简陋的文章。但实际上，正文中却处处写陋室不陋。而“陋室不陋”之所以能够成立，在于评价标准的变化。全文没有一句直接写到“陋室”是什么样子，只有一句“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描写了陋室的环境，阶上生苔，院中长草，从物质环境的标准看，也确实简陋。然而短文的开头给出了另一种评价标准：评价山和水不在于山的本身是否高、水的本身是否深，而是山中是否有仙、水中是否有龙。只要山中有仙，山就会有名气；只要水中有龙，水就会显得灵异。按照这个逻辑，“陋室”是否陋，不在于陋室本身，而在于陋室中住的人，只要陋室的主人品德高尚，陋室就不觉简陋了，即“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文章也就很自然地由“陋室”转而写“德馨”：往来的朋友都是学问渊博之人，在室内的日常活动是可以修身养性的抚琴读经，这里没有嘈杂的音乐，没有劳神的公务。陋室之中是恬然自适的生活，陋室主人具有高雅脱俗的情怀，谁还会在意居室的物质环境是否简陋呢？就像诸葛亮的草庐和扬雄的旧居，想到它们具有高洁人格的主人，谁又会说它们是简陋的呢？

文章最后一句引孔子的话引得巧妙自然，这一句出自《论语·子罕》：“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这里只截取了后半句，含蓄地表达了作者以君子自况的高雅情趣，既总结全文，又与“惟吾德馨”遥相呼应。

种树郭橐驼传

柳宗元^[注]

郭橐驼，不知始何名。^[1]病偻，隆然伏行，有类橐驼者，故乡人号之曰“驼”。^[2]驼闻之，曰：“甚善，名我固当。”^[3]因舍其名，亦自谓“橐驼”云。

其乡曰丰乐乡，在长安西。驼业种树，凡长安豪富人为观游及卖果者，皆争迎取养。^[4]视驼所种树，或移徙，无不活，且硕茂，早实以蕃。^[5]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6]

有问之，对曰：“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7]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8]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9]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10]故吾不害其长而已，非有能硕茂之也；不抑耗其实而已，非有能早而蕃之也。^[11]他植者则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12]苟有能反是者，则又爱之太恩，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13]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14]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为哉！^[15]”

问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16]驼曰：“我知种树而已，官理，非吾业也。然吾居乡，见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17]旦暮吏来而呼曰：‘官命促尔耕，勸尔植，督尔获；早缫而绪，早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18]吾小人辍飧饔以劳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19]故病且怠。^[20]若是，则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

问者曰：“嘻，不亦善夫！吾问养树，得养人术。”^[21]

传其事以为官戒。^[22]

[注]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运城）人。参与“永贞革新”，事败被贬永州司马，后调柳州刺史，世称“柳河东”“柳柳州”，诗文峻洁流丽。

[1]橐（tuó）驼：骆驼。这里指驼背。

[2]病偻：患了脊背弯曲的病。隆然伏行：脊背突起而弯腰行走。

[3]名：称呼。固：确实。

[4]业：以……为业，名词做动词。“凡长安”句：所有经营园林游览以及做水果买卖的长安豪富人。凡：所有。为：经营。这句定语后置，“为观游及卖果”修饰“豪富人”。争迎取养：争着把他接到家中奉养。

[5]移徙：指移植。硕茂：高大茂盛。早实以蕃：果实早而且多。实：果实。以：而且。蕃：多。

[6]窥伺效慕：暗中观察，羡慕效仿。伺：探察。

[7]寿且孳（zī）：活得长久而且繁殖茂盛。孳：繁殖。致其性：来实现其自然的潜能。致：使达到。焉尔：罢了。

[8]本：树根。培：培土。平：平匀。故：旧。筑：捣土。密：结实。

[9]既然已：这样做了以后。虑：担忧。

[10]莳（shì）：栽种。其置也若弃：栽好后要像丢弃它一样。置：放在一边。

[11]不害其长：不妨碍它自然生长。硕茂：使动用法，使（树）高大茂盛。不抑耗其实：不抑制、减少它结果。

[12]根拳而土易：树根拳曲，还换新土。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他培土时，不是过紧就是太松。

[13]苟：如果。反是者：和这种做法相反。是：此。恩：有情义，这里引申为“深”。

[14]爪其肤：掐破树皮。疏密：指土的松与紧。日以离：一天天地失去。

[15]不我若：比不上我。

[16]官理：为官治民。理：治。唐人避高宗李治讳，改治为理。

[17]长（zhǎng）人者：官吏。好烦其令：喜欢不断发号施令。“若甚”二句：好像很爱百姓，而百姓最终因此受到祸害。

[18]促尔耕，勸（xù）尔植，督尔获：催促你们耕田，勉励你们种植，督促你们收获。尔：你们。勸：勉励。缫（sāo）：煮茧抽丝。而：通“尔”，你们。绪：丝头。缕：线。字：养育。遂而鸡豚（tún）：喂养好你们的鸡和猪。遂：成，顺利成长。豚：猪。木：这里指木梆。

[19]吾小人辍(chuò)飧(sūn)饗(yōng)以劳吏者：我们小百姓不吃饭来慰劳当差的。辍：停止。飧：晚饭。
饗：早饭。何以：靠什么。蕃吾生：使生活丰美。安吾性：使性情安定专注。

[20]病且怠：困苦又疲劳。

[21]养人术：治民的办法。人：民，因避李世民讳改。

[22]传：为……作传。以为：以（之）为。戒：鉴戒。

【赏析】

《种树郭橐驼传》以驼背种树的寓言批评繁政扰民。

郭橐驼的驼背形态和人生态度与《庄子·大宗师》中的子舆相似。子舆也得“曲偻”病，鸡胸驼背，头垂背拱，肩高于顶，好友子祀看望他：“你厌恶这病吗？”子舆答曰：“不，造物若把我的左臂变成鸡，我就用它晨鸣报时；造化若把我的右臂变成弓弹，我就用它打鸟；造化若把我的大腿变成车轮，我正好乘着前行，不用换座驾了！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郭橐驼和子舆一样随遇而安、自得其乐，因而对绰号毫不介怀，安之若素，甚至以之为名。柳宗元将主人公设计为驼背，或许正是向顺遂天性的《庄子》致敬。

其貌不扬的郭橐驼要传授工作经验，自然要先确立业界专家的地位，第二节的功能正在于此。“争迎取养”的侧面描写，“无不活，且硕茂”的正面描写，“他植者莫能如”的反面描写都简洁有效地勾勒了郭橐驼的权威形象。

随后郭橐驼开宗明义地介绍种树理念“顺木之天，以致其性”——顺应树木的本性，给予充分的生长空间，不妨害就好。无为，并非彻底不为，而是不做违背规律之事。无为，即无违。所谓“顺木之天”并非无所事事，而是以最精妙的分寸感“莳也若子，置也若弃”。该出手时精心照料，“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该放手时则毫无眷恋，“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原来“顺木之天”需要智慧、理解和克制，而非简单的放任自流。

“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轻巧一问，文意转向官理。郭橐驼的回答谦逊自然、直接明了，“我知种树而已，官理，非吾业也……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其中短句的铺排让人印象深刻。“促尔耕，勸尔植，督尔获，早缲而绪，早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鼓点越击越快，毫无意义的政令像随音节接踵而至，应接不暇，使人疲于奔命、心神俱惫。最后以“吾问养树，得养人术”作结，点出顺应人们天性使其自然生活之意。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柳宗元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1]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2]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3]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4]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佶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5]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6]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7]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8]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9]

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10]

^[1]本文为《永州八记》第四篇，此处“小丘”指其第三篇《钴鉤潭西小丘记》中的小丘。篁竹：竹林。

^[2]近岸卷石底以出：靠近岸边，石底向上弯曲，露出水面。为坻（chí），为屿，为嵁（kān），为岩：成为坻、屿、嵁、岩各种不同的形状。坻：水中高地。屿：小岛。嵁：不平的岩石。

^[3]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树枝藤蔓）遮掩缠绕，摇动下垂，参差不齐，随风飘拂。

^[4]可：大约。许：用在数词后表示约数。

^[5]佶（yǐ）然不动：（鱼）呆呆地一动不动。佶然，呆呆的样子。俶（chù）尔远逝：忽然间向远处游去了。俶尔：忽然。往来翕（xī）忽：来来往往轻快敏捷。翕忽：轻快敏捷的样子。

^[6]斗折蛇行，明灭可见：溪水像北斗星那样曲折，像蛇爬行那样蜿蜒爬行，时隐时现。

^[7]犬牙差（cī）互：像狗的牙齿那样参差不齐。差互：参差不齐。

^[8]凄神寒骨，悄（qiǎo）怆（chuàng）幽邃（suì）：使人感到心情凄凉，寒气透骨，幽静深远，弥漫着忧伤的气息。悄怆：忧伤的样子。邃，深。

^[9]以其境过清：因为这里环境太凄清了。以：因为。清：凄清。

^[10]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跟着我一同去的，有崔家的两个年轻人。隶：随从。二小生：两个年轻人。

【赏析】

柳宗元积极参与唐顺宗朝的政治活动，欲有所作为，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谪居永州十年。政治上的失意却带来了文学创作上的丰收。永州期间，柳宗元寻幽访胜，寄情山水，著名的《永州八记》便是由此诞生。

《永州八记》是八篇山水游记的总称，本文所记小石潭，也一如《永州八记》中其他景物，在人迹罕至之处，不为人知，但又丽质天然，自具特色。小石潭本就地处僻远了，还被掩映于一片竹林之后，必须通过“伐竹取道”才能到达。它并不奇伟瑰丽，但是又的确与众不同。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石”，第二个特点是“水尤清冽”。整个小潭“全石以为底”，靠近岸边的露出水面的石头“为坻，为屿，为嵚，为岩”，形貌变化多端，潭的周边围绕着古树翠蔓。而潭水的清澈是通过写潭中的鱼表现出来的，它清澈到几乎透明，水中鱼“皆若空游无所依”，连鱼的影子落在水底都清晰可见。这些鱼也颇为有趣，有时神态自若地“佶然不动”，有时又毫无征兆地突然游走，“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给寂静的小石潭增添了不少情趣。

可是这里太寂静了，寂寞凄清的环境渐渐侵蚀了乍见小石潭时的愉悦感。或者也可以说，作者仕途失意后心底的落寞抑郁被这种环境唤起，小石潭如此美好却被遗弃于荒远之地，让他想到了自己的命运，站在小石潭边，他体味到了“凄神寒骨，悄怆幽邃”，这让他不能承受，“乃记之而去”。

三戒 柳宗元

吾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迫于祸。^[1]有客谈麋、驴、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临江之麋

临江之人畋，得麋麕，畜之。^[2]入门，群犬垂涎，扬尾皆来。其人怒，怛之。^[3]自是日抱就犬，习示之，使勿动，稍使与之戏。积久，犬皆如人意。麋麕稍大，忘己之麋也，以为犬良我友，抵触偃仆，益狎。^[4]犬畏主人，与之俯仰甚善，然时啖其舌。

三年，麋出门，见外犬在道甚众，走欲与为戏。外犬见而喜且怒，共杀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驴

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御，放之山下。^[5]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慙慙然莫相知。^[6]

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己也，甚恐。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益习其声，又近出前后，终不敢搏。稍近，益狎，荡倚冲冒。驴不胜怒，蹄之。虎因喜，计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嚙，断其喉，尽其肉，乃去。^[7]

噫！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异甚。^[8]以为己生岁直子；鼠，子神也，因爱鼠，不畜猫犬，禁僮勿击鼠。^[9]仓廩庖厨，悉以恣鼠，不问。^[10]

由是鼠相告，皆来某氏，饱食而无祸。某氏室无完器，椳无完衣，饮食大率鼠之余也。^[11]昼累累与人兼行，夜则窃啮斗暴，其声万状，不可以寝，终不厌。^[12]

数岁，某氏徙居他州；后人来居，鼠为态如故。其人曰：“是阴类，恶物也，盗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13]假五六猫，阖门撤瓦灌穴，购僮罗捕之。杀鼠如丘，弃之隐处，臭数月乃已。

呜呼！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

^[1]推己之本：审察自己的实际能力。推：推求。乘物以逞：依靠别的东西来逞强。干：触犯。窃时：趁机。肆暴：放肆地做坏事。迨（dài）：及，遭到。

^[2]畋：打猎。麋（ní）：鹿仔。

^[3]怛（dá）：恐吓。

^[4]良：真，确。抵触：用头角相抵相触。偃：仰面卧倒。仆：俯面卧倒。

^[5]黔：指唐代黔中道，辖地相当于今重庆、湖南和贵州各一部分地区。

^[6]慙（yìn）慙然：小心谨慎的样子。

[7]跳踉：腾跃的样子。嘯（hǎn）：吼叫。

[8]畏日：怕犯日忌。旧时迷信，认为年月日辰都有凶吉，凶日要禁忌做某种事情，犯了就不祥。

[9]生岁直子：出生的年份正当农历年子年。生在子年的人，生肖属鼠。直，通“值”。僮：指仆人。

[10]仓廩：粮仓。庖厨：厨房。恣：放纵。

[11]櫨（yí）：衣架。

[12]累累：一个接一个。兼行：并走。窃啮：偷咬东西。

[13]阴类：在阴暗地方活动的东西。

【赏析】

“三戒”出自《论语·季氏》中的“君子有三戒”。不过《论语》中所说的“三戒”是指少时戒色、壮年戒斗、老而戒得。柳宗元仅仅借用了其字面意思，而赋予了它另外的内涵。

这内涵在文首的小序中说得很明白，是指“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的行为，具体而言，包括“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总之，是说那些对自身没有清楚认识、没有自知之明却还依靠外在条件肆意妄为的人，一旦环境变化，必然大祸临头。

为了说明这个道理，柳宗元写了这三篇分别以麋、驴、鼠为主人公的寓言故事。麋不知道自我的本质，认不清与犬的区别，也不知道正是完全凭借主人的宠溺，家犬才对它友善。一旦失去了主人袒护这个条件，外犬便毫不犹豫地将它杀死吃掉。与麋的分不清敌我相比，驴则是没有意识到自己与虎之间的实力相差悬殊，轻易地暴露了自己的实力，最终葬身虎口。如果说麋和驴还是糊涂，没有自知之明，我们对它们的悲惨结局还会觉得可怜可悲，鼠就是得志便猖狂的小人，利用主人家的畏惧，肆意妄为，其种种行为让人厌恶，它最后覆灭的结局也会让人觉得是咎由自取。

有人结合柳宗元生平，认为麋、驴、鼠三种形象是政治讽喻，有确切所指。这当然也有道理，但杰出寓言的寓意是具有高度概括性和普遍性的，有时甚至超出作者的本意。这三篇寓言显然不仅仅适用于柳宗元的时代，特别是《黔之驴》一篇，在后世广为流传，文中把虎和驴写得形象鲜明生动，句句不离开虎，却处处都在写驴，从虎见到驴、惧怕驴，到试探驴，最后吃掉驴，虽篇幅不长，但情节紧凑，波澜起伏，还细致地表现了老虎从极度恐惧到得意洋洋的心理变化过程。而驴的外强中干、不堪一击的形象，也在这个过程中被刻画出来。汉语中也由此多了“黔驴技穷”这样一个成语。

阿房宫赋

杜牧^[注]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1]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2]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3]二川溶溶，流入宫墙。^[4]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5]盘盘焉，囷囷焉，蜂房水涡，矗不知其几千万落。^[6]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东。^[7]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8]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

妃嫔媵嫱，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来于秦，朝歌夜弦，为秦宫人。^[9]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10]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11]一肌一容，尽态极妍，缦立远视，而望幸焉。^[12]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

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精英，几世几年，剽掠其人，倚叠如山。^[13]一旦不能有，输来其间。鼎铛玉石，金块珠砾，弃掷逦迤；秦人视之，亦不甚惜。^[14]

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15]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弦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16]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17]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18]

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19]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20]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21]

[注]杜牧（803—853）：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宰相杜佑之孙。杜牧诗、赋及古文皆工。

[1]“六王”句：六国（韩、魏、赵、齐、楚、燕）被秦国灭亡，四海统一。四川的山光秃，阿（ē）房宫出现了。兀：山高而上平，此指山上树木被砍尽。出：出现。

[2]（从渭南到咸阳）阿房宫覆盖了三百多里地，宫殿楼阁连接不断，占地极广。隔离天日：形容宫殿高大。

[3]构：（从骊山北边）建起。走：趋向。

[4]二川：渭水和樊川。溶溶：河水缓流的样子。

[5]腰：（走廊）像人的腰部。缦回：萦绕曲折。牙：（屋檐）像牙向上突起。各抱地势：各随地形。钩心：都向中心区攒聚。斗角：屋角互相对峙。

[6]囷囷（qūn qūn）：曲折回旋的样子。楼阁依山而筑，所以说像蜂房水涡。矗：高高耸立的样子。落：座。

[7]未云何龙：没有云怎么（出现了）龙？长桥似龙。复道：楼阁间架木筑成的通道，上下都有，称为复道。霁：雨后天晴。冥迷：分辨不清。

[8]风雨凄凄：舞袖飘拂，好像带来寒气。

[9]妃嫔（pín）媵（yìng）嫱（qiáng）：统指六国王侯的宫妃。她们各有等级，妃的等级高些，媵是陪嫁的侍女。辞别（六国的）楼阁宫殿，乘辇（niǎn）车来到秦国。

[10]荧荧：明亮的样子。涨腻：因混入洗脸的胭脂香粉而涨起一层脂膏。椒兰：两种香料植物，焚烧以熏衣物。

[11]辘辘：车行的声音。之：到。

[12]妍：美丽。缦立：久立。缦：通“慢”。幸：皇帝临幸某处。

[13]剽（piāo）：掠夺。倚叠：积累。

[14]鼎铛（chēng）玉石，金块珠砾：把宝鼎看作铁锅，把美玉看作石头，把黄金看作土块，把珍珠看作石子。铛：平底浅锅。逦迤（lǐ yǐ）：连续不断。

[15]锱铢（zī zhū）：极言其细微。

[16]支撑栋梁的柱子。梁：房梁。椽（chuán）：架着屋顶的木条。磷磷：这里形容突出的钉头。庾（yǔ）：露天的谷仓。槛（jiàn）：栏杆。呕哑（ōu yā）：唱歌。

[17]独夫：指秦始皇。

[18]戍（shù）卒叫：指陈胜、吴广起义。函谷关在公元前206年被刘邦攻占。项羽在公元前206年入咸阳，焚烧秦宫

殿，大火三月不灭。

[\[19\]](#)族：使.....灭族。

[\[20\]](#)使：假使。递：王位按次序传递。三世：二世胡亥、三世子婴，秦灭。

[\[21\]](#)不暇：来不及。

【赏析】

太和二年，太学博士吴武陵向科举主司侍郎崔郾推荐杜牧时说：“向偶见文士十数辈，扬眉抵掌，共读一卷文书，览之，乃进士杜牧《阿房宫赋》。其人，王佐才也。”二十三岁的杜牧因这篇慷慨飞扬的名作被举贤良方正科。由《唐才子传》的这段记载，可知《阿房宫赋》在当时已广为传诵。

作品开篇如电影，磅礴、开阔、凝练。“六王毕，四海一”，铺开战国地图，秦国的金戈铁马从韩开始，迤逦向东推进，韩、魏、赵、齐、楚、燕，这些高贵悠久的诸侯国陆续沦为秦国郡县，秦国的黑色在战国地图上蔓延铺展，最终吞没整个中原版图。“蜀山兀，阿房出”，镜头转至四川蒙茸葱郁的山顶，经过砍伐搬运的延时拍摄，仅剩黄土。与此同时，阿房宫的架构逐渐清晰，那是一片“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的建筑，密集繁盛，迫人心神。随后远景扫过阿房宫周围的骊山和咸阳，交代地形位置，并聚焦流经宫殿的渭水和樊川，然后温柔地靠近水面，画面随河间浮花流入阿房宫内。善于状物的杜牧镜头感极强，若在现代一定是位了不起的编剧兼导演。

“流入宫墙”后，杜牧以冷峻的笔触条理井然地描绘煌煌建筑、后宫姝丽、珍宝钟鼎，并对秦人的暴殄天物、毫不爱惜越来越不满。从“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开始，到“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不满接近爆发，最终“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在浓墨重彩地渲染宫殿繁盛后，十四字短句勾勒毁灭，仿佛厚积薄发又速朽的秦朝，起落对比鲜明，不由人不惊心动魄、扼腕嗟叹。

但急转直下、毁于一旦的政权只出现在千年以前吗？悲剧会否重演？杜牧在《上知己文章启》中说：“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卒章显志，显然意在借古喻今，警戒朝堂，惜哉积重难返，八十二年后唐朝覆灭。

岳阳楼记

范仲淹^[注]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1]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2]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3]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4]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5]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6]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7]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8]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9]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10]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11]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12]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噫！微斯人，吾谁与归？^[13]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注]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谥文正。苏州吴县人。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

[1]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庆历，宋仁宗的年号。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滕子京降职任岳州太守。谪：被贬官，降职。巴陵郡：岳州在唐代以前为巴陵郡。

[2]属：通“嘱”，嘱托，嘱咐。

[3]夫：指示代词，相当于“那”。

[4]浩浩汤（shāng）汤：水波浩荡的样子。朝晖夕阴：或早或晚（一天里）阴晴多变化。气象：景象。万千：千变万化。

[5]大观：雄伟景象。备：详尽，完备。

[6]潇湘：潇水和湘水，流入洞庭湖的一条水系。湘水上游称潇水。迁客：被贬谪流迁的人。骚人：诗人。战国时屈原作《离骚》，因此后人也称诗人为骚人。得无：恐怕。

[7]霪（yín）雨霏霏：连绵不断的雨。开：放晴。曜（yào）：光辉，日光。樯（qiáng）倾楫摧：桅杆倒下，船桨折断。薄暮冥冥：傍晚天色昏暗的样子。薄：迫近。冥冥：昏暗的样子。

[8]去国怀乡：离开国都，怀念家乡。去：离开。国：国都，指京城。萧然：萧条的样子。

[9]景：日光。翔集：时而飞翔，时而停歇。集：栖止，鸟停息在树上。锦鳞：指美丽的鱼。鳞：代指鱼。汀：小洲，水边平地。郁郁：形容草木茂盛。

[10]静影沉璧：静静的月影像沉入水中的璧玉。

[11]古仁人：古时品德高尚的人。

[12]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因为外在环境之差异不同和自己的得失荣辱，而或喜或悲，产生情绪波动。庙堂：指朝廷。江湖：意思是不在朝廷上做官而在野。

[13]微斯人，吾谁与归：如果没有这样的人，那我同谁一道呢？微：没有。斯人：这样的人。谁与归，就是“与谁归”。

【赏析】

范仲淹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光辉的名字。他固然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也曾出将入相，是宋仁宗朝举足轻重的大臣，但他最为后人景仰的，还是他崇高的思想境界和伟岸的人格，他将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主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推向了一个新境界。论人一向严苛的朱熹将他与诸葛亮、杜甫、颜真卿、韩愈并称为“五君子”，称他们都是“光明正大，舒畅洞达，磊磊落落”般的人。他崇高的思想境界，在《岳阳楼记》一文中鲜明的体现。

《岳阳楼记》是范仲淹应滕子京之请而作。滕子京是范仲淹好友，两人同年考中进士，政治立场相近，因而当范仲淹推行新政时，滕子京也成为朝廷中反对新政的保守派的打击对象，被贬官到岳州任知州。等滕子京在岳州重修岳阳楼并写信请范仲淹作记时，范仲淹的新政在保守派阻挠下已经以失败告终，范仲淹也刚被贬出京。在这种背景下，范仲淹写《岳阳楼记》也就大有深意。

这篇文章，是一个刚刚经历了失败的人，写给另一个不久前经历过失败的人。然而，文章中看不到一丁点衰飒沉沦、抱怨哀叹。

文章一开头，写滕子京被贬谪后仍积极有为，将岳州治理得“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由此引出滕子京“重修岳阳楼”。但文章的重点却没有放在滕子京的施政和重修岳阳楼的过程上，甚至没有放在岳阳楼上。而是在简单描述了岳阳楼上所见洞庭湖的浩大景象之后，转而写登临岳阳楼的“迁客骚人”，写这些迁客骚人登临岳阳楼时的心情。

这些迁客骚人境遇不同，登临时所见景象不同，心情也随之有异。他们中有览物而悲者，有览物而喜者。当洞庭湖上风雨大作、天地昏暗时，登临岳阳楼的迁客骚人便会被触动身世之感，对前途感到忧惧，不由得会悲从中来。而在阳光明媚、风平浪静的春天，或者月色皎洁、渔歌飘扬的夜晚，登临岳阳楼的人也会陶醉在这美景中，暂时忘却仕途上的荣辱浮沉。

以上这两种人，虽然或悲或喜的心情不一样，但说到底都是牵系于个人的一己得失，这是范仲淹所不认可的。范仲淹追求的是“古仁人”的境界，不计自身得失，不论个人处境，忧君忧民。需要指出的是，范仲淹这里说的“忧其君”，就如杜甫“一饭未尝忘忧君”那样，是以“君”作为国家的代表，忧的是国家。“古仁人”的境界，其实就是范仲淹自己的境界，是范仲淹遭受了重大的政治挫折之后，依然坚持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思想境界。这一境界，超越了孟子所说并为后世士大夫服膺的“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立身处世原则。最后一句“微斯人，吾谁与归”，则含蓄地表达了对滕子京的期许和勉励，同时也再次强调了自己的坚定信念。

《宋史·范仲淹传》说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范仲淹影响的不仅仅是宋代士大夫的风节，直到今天，范仲淹的精神仍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爱莲说

周敦颐^[注]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1]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2]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3]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4]

^[注]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号濂溪先生。道州（今湖南道县）人。北宋理学家。

^[1]可：值得。蕃：通“繁”，多。

^[2]濯：洗涤。妖：妖艳，美丽而不端庄。植：通“直”。亵（xiè）：亲近而不庄重。

^[3]鲜（xiǎn）：少。

^[4]宜乎众矣：（喜爱牡丹的）人应该是很多了。宜：当，这里与乎连用有当然的意思。

【赏析】

这是一篇托物言志的小文，却有着深邃的思想内容。作者周敦颐是北宋重要的思想家，并不以文学见长，但这篇《爱莲说》却脍炙人口。

文章在与菊和牡丹的对比中来写莲，写花实际上是在写人，三种花分别象征了三种人格。菊在秋天开花，孤高傲世，不与百花并立，陶渊明之后更是与隐士结下了不解之缘。牡丹在唐代受到上至皇室下至平民的追捧，盛开时花团锦簇，富丽堂皇，一派富贵者的形象。

而作者却爱莲。莲花自身具有高洁的品性，它美丽芬芳，洁身自爱，既不媚俗，也不避世。而这正是作者所追求的理想人格，不随波逐流，不矫情任性，在尘世之中保持自身的美好本性。“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一句，可谓写尽莲花的精神，也成为君子人格的写照。

莲花假若有知，一定会引周敦颐为知己吧。

醉翁亭记

欧阳修^[注]

环滁皆山也。^[1]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2]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3]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4]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5]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6]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7]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8]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9]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10]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11]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12]庐陵欧阳修也。^[13]

^[注]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谥文忠。吉州永丰（今江西永丰）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一。

^[1]滁：滁州，在今安徽省滁州。

^[2]蔚然：草木茂盛的样子。

^[3]翼然：像鸟张开翅膀一样。

^[4]乎：相当于“于”。

^[5]林霏：树林中的雾气。晦明：指天气阴晴明暗。

^[6]风霜高洁：就是风高霜洁。天高气爽，霜色洁白。

^[7]伛偻：腰弯背曲的样子，这里指老年人。提携：指小孩子。

^[8]野蔌：野菜。蔌：菜蔬。

^[9]非丝非竹：不是琴箫等乐器演奏的音乐。射：这里指投壶，宴饮时的一种游戏，把箭向壶里投，投中多的为胜，负者照规定的杯数喝酒。弈：下棋。觥筹交错：酒杯和酒筹相错杂。形容喝酒尽欢的样子。

^[10]苍颜：脸色苍老。颓然：原意是精神不振的样子，这里形容醉态。

^[11]阴翳：形容枝叶茂密成阴。

^[12]谓：为，是。

^[13]庐陵：欧阳修是吉州永丰人，吉州原属庐陵郡，故欧阳修自称“庐陵欧阳修”。

【赏析】

这篇文章的写法，可以借用文章中的一个词来概括——“峰回路转”。文章篇幅不长，内容却多达四次转折，每一转都出人意料而又意趣横生。

开篇第一段紧扣着“醉翁亭”来写，将醉翁亭置于秀美的群山之中，一步步走近，写亭的位置、亭的环境、亭的建造、亭的名字的由来，写作者自己到此处饮酒而醉。这已经足够摇曳多姿了，却突然由一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而转向了山水之乐。

写山水之乐，首先要写山水风景的优美。欧阳修并没有局限眼前的此时此地，而是用高度概括的手法，写出了山中一天之内和四季之间的景色。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景物的变化和特征，用“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两句写出了早晚景物的变化之美，用“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四个短句写出了春夏秋冬四季不同的风光。如此优美的风景，自然会吸引游人前往，这些“朝而往，暮而归”的游人，在任何时候来此都能感受到山水带来的快乐，于是文章转到了写游人之乐。这是第二转。

游人中有普通百姓也有太守带领的官员和宾客。普通百姓在路上扶老携幼，络绎不绝，悠然平和；太守带领宾客在醉翁亭设宴饮酒，嬉戏喧哗，尽情醉笑；太守自己更是酒酣而醉。这一官民同乐的画面反映出的就已不再仅是山水之乐，而且透露出了太平盛世、政治清明的消息。

最后一部分写游人归去，本来大家乘兴而来，兴尽而返，文章也就可以就此结束了，但作者却又陡然一转，这是第三转，写游人去后山中的禽鸟之乐。在游人离开后，禽鸟在山中自在欢快地鸣唱，但它们无法体会到人的快乐；人能体会到随太守出游的快乐，却不能体会太守的快乐——这最后一转转回了太守自己。那么太守的快乐是怎样的呢？太守不仅从山林中、从宴饮中得到了快乐，还为官员百姓的快乐而感到快乐。

太守的最大快乐，就是寄情山水，与民同乐。

秋声赋

欧阳修

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1]其触于物也，鏦鏦铮铮，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2]予谓童子：“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曰：“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

予曰：“噫嘻悲哉！此秋声也，胡为而来哉？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栗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3]故其为声也，淒淒切切，呼号愤发。丰草绿缛而争茂，佳木葱茏而可悦；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4]其所以摧败零落者，乃一气之余烈。^[5]

“夫秋，刑官也，于时为阴；又兵象也，于行为金，是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心。^[6]天之于物，春生秋实，故其在乐也，商声主西方之音，夷则为七月之律。^[7]商，伤也，物既老而悲伤；夷，戮也，物过盛而当杀。

“嗟乎！草木无情，有时飘零。^[8]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黟然黑者为星星。^[9]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

童子莫对，垂头而睡。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予之叹息。

^[1]砰湃：同“澎湃”，波涛汹涌的声音。

^[2]鏦鏦（cōng）铮铮：金属相击的声音。衔枚：古时行军或袭击敌军时，让士兵衔枚以防出声。枚，形似竹筷，衔于口中，两端有带，系于颈上。

^[3]云敛：云雾密聚。敛：收，聚。栗冽：寒冷。砭：古代用来治病的石针，这里引申为刺的意思。

^[4]绿缛：碧绿繁茂。

^[5]一气：指构成天地万物的浑然之气。

^[6]刑官：执掌刑狱的官。《周礼》把官职与天、地、春、夏、秋、冬相配，称为六官。秋天肃杀万物，所以司寇为秋官，执掌刑法，称刑官。于时为阴：古人以阴阳配四季，春夏属阳，秋冬属阴。于行用金：古人把五行分配于四季，秋天属金。义气：节烈、刚正之气。

^[7]商声主西方之音：古代以五声配四时，商声属秋；五声和五行相配，则商声属金，主西方之音。夷则为七月之律：古以十二律配十二月，七月为夷则。

^[8]有时：有固定时限。

^[9]渥然：脸色红润的样子。黟（yī）然黑者为星星：乌黑的须发变成花白。

【赏析】

“自古逢秋悲寂寥”，从宋玉《九辨》的“悲哉！秋之为气也”开始，悲秋便是中国古典文学中重要主题，悲秋的名篇佳作迭见不鲜。欧阳修不惧重复，从秋声着手，以秋声写秋怀；层层剖析，貌似说理实则抒情；从有声的自然之秋转到无声的人生之秋，使感秋之悲更加深沉，让人无可释怀。

文章开篇写“声”，寂静的深夜，突然有声音响起，让作者感到惊惧。声音是无形的，本来很难描摹，文章用了一连串比喻，像淅淅沥沥的雨声，像奔腾澎湃的波涛声，像骤然而至的狂风暴雨声，又像金铁相撞的鏦鏦铮铮声，暗夜里奔赴敌阵的军队的人马行进声，形象地描绘出了这声音自远而近、时小时大的状态。

这本是风声，可是作者却从中感受到了秋天，进而从秋色、秋容、秋气、秋意四个方面呈现出“秋之为状”，秋天是惨淡、寥远、寒冷、萧条的。在这样一种肃杀的秋天的氛围里，秋声便尤其“凄凄切切，呼号愤发”了；而原本繁茂葱茏的草木，也在秋声中迅速凋零衰败。不仅自然界中秋具有如此的肃杀之气，人类社会中凡与秋相关的，无不令人联想到杀戮和死亡。秋天是行刑的季节；秋冬为阴；秋属金，又有战争的象征；秋属五音中的商声，商声主西方之音，又谐音为“伤”，含有悲伤之意。十二律中，夷则是七月的音律，七月是秋天的第一个月，夷是删刈，有杀戮之意。原来肃杀是秋之为心，从自然到社会，秋天都意味着万物的由盛转衰，意味着肃杀悲凉。

以上摹秋声，绘秋状，析秋心，悲秋之意已足，迟暮之叹隐隐升起。但接下来作者突然又为秋声“开脱”，认为人的迟暮怪不到秋的肃杀，而是由于人自己的忧心劳苦：“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人事忧劳必然伤害心神，损耗精力，更何况人还总是“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原本红润的容貌变为苍老枯槁，原本乌黑的须发也变成花白，人事的忧劳更甚于秋的肃杀。

写《秋声赋》时，欧阳修五十三岁。一生中经历多次贬谪，无数的宦海风波，渐渐步入暮年，对于生命的流逝，人世的艰险，都已深深体味过了。所以听到秋声，便油然而生出如许感慨。可惜他身边的童子并不能理解，竟“垂头而睡”。文章便在四壁虫声唧唧中戛然而止，留下余味悠长。

其实，声本无哀乐，哀乐在于人心。文中那个童子，不就对这秋声、对欧阳修的感慨无动于衷么？

游褒禅山记

王安石^[注]

褒禅山亦谓之华山，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1]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2]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3]距洞百余步，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4]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5]

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6]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盖予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7]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时，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8]

于是予有叹焉。^[9]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10]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11]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予之所得也。

余于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长乐王回深父，余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

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

^[注]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人（今江西省抚州市）。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1]浮图：亦作“浮屠”，本为佛的音译，此处是说佛教徒、和尚。褒禅：即慧褒禅师。

^[2]庐冢：古时为孝敬父母或师长，在他们逝后的服丧期间，为守护坟墓而盖的屋舍，也称“庐墓”。这里指慧褒弟子在慧褒墓旁盖的屋舍。

^[3]阳：山的南面。古代称山的南面、水的北面为“阳”。

^[4]仆道：倒在路旁。漫灭：指因风化剥落而模糊不清。

^[5]华（huá）实：浮华和真实。

^[6]窈然：深远幽暗的样子。

^[7]不能十一：不及十分之一。

^[8]咎：责怪。其：这里用作第一人称代词，指自己。夫：这，那，指示代词。

^[9]于是：对于这种情况。

^[10]夷：平坦。

^[11]至于：抵达，到达。幽暗昏惑：幽深昏暗，叫人迷乱（的地方）。相（xiàng）：帮助，辅助。

【赏析】

如果你根据题目，把这篇文章当作游记来读，你会很失望。对游览之地的方位倒是标注得很清楚，以慧空禅院为坐标点，向东五里是华山前洞，距洞一百多步有一块废弃的石碑；从前洞向山上行五六里是华山后洞。记叙游览的历程也很清楚，先到前洞，此地平旷易行，记游的人很多；再往后洞，需要举火把进入，深不可测，越往洞内深处走，记游的人越少。然而作为一篇游记，竟然没有景色描写，进入后洞，只说“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究竟奇在何处，又不肯说。而且，这竟是一次中道而返、半途而废的游览：由于同行中某人的懈怠，大家在尚有余力、进入后洞不及好游者十分之一的地方就返回了。出来后又后悔不迭，明明自己“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却“与之俱出”，以至于“不得极夫游之乐”。

显然，名列“唐宋八大家”的王安石绝非力不足以写景而不写，而是他的这篇文章用意不在记游写景，而在议论。所以当他的游览结束的时候，才是他的议论的开始。而读完后文的议论，也才会发现前文的记叙无一闲笔，无一赘语，均是在为后文的议论作伏笔；后文的议论有了前文的记叙为立论的基础，更为读者信服。

如其感叹“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就对应了前文中记叙前洞平敞处记游者甚众，后洞愈深，景色愈奇，而记游者愈少。而一行人由于某位懈怠者便半途而废，又生发出并从反面证明了文章最核心的观点：如想到达“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必须同时具备志、力、物三个条件。并且连用三个双重否定句来强调：“非有志者不能至也”，“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

议论至此，其实我们已经能够读出，作者绝非仅仅就游览华山后洞乃至观赏风景立论，而是有更普遍的意义。人所罕至的“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不正象征着平常人所不能为的大事业吗？这篇文章实际上是王安石对如何做出一番大事业的思考：必须有坚定的志向，自身具备足够的才力，还要有可做辅助的物质手段。这也是宋文的一个特点，往往题小而境大，从看似寻常的题材中讲出一番“万事不可磨灭之理”。

主要的观点讲完，作者又从华山山名的讹误，联想到古籍的以讹传讹，引申出学者治学时必须要“深思而慎取”的观点，同样是前文记叙与后文议论相映照的手法，但只是在文章结尾处顺带一提，无关乎全文主旨了。

记承天寺夜游

苏轼^[注]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1]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2]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注]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并称“三苏”。北宋杰出的散文家、诗人、词人、书法家，文章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跻身“北宋四大家”之列。

^[1]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元丰：宋神宗年号。

^[2]相与：共同，一同。

【赏析】

毫无疑问，苏东坡最大的理想是致君尧舜、兼济天下，然而他的一生屡遭政敌打击，饱尝仕途险恶，所以他的文字中时常会有隐遁江湖、自由自在度过一生的愿望。他有词句道：“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综观东坡一生，这两个理想都没实现，但也始终坚持。在宦海浮沉中，他总能找到机会，哪怕只是一时一刻，抽身出来，做个“闲人”。

《记承天寺夜游》所记便是苏东坡在被贬黄州时的“休闲”时光。此前经历了无比凶险的“乌台诗案”，从一个朝野瞩目、仕途顺畅的政治明星，转眼变成了一个险些被定为死罪、贬谪到黄州看管的戴罪之身，东坡遭遇了他人生的第一个低谷，却也迎来了他文学创作上的第一个高峰。东坡以其潇洒豁达的人生态度、豪迈开阔的胸襟，化解了政治失意的苦闷悲愁，在黄州留下了一段诗意人生的轨迹。从《记承天寺夜游》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一个片段。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晚，已是初冬的黄州，苏东坡被照入房中的月色触动，穿衣起床，到承天寺寻友人一起赏月。在东坡的眼中，洒满月光的承天寺庭院，空明澄澈，仿佛一个晶莹无尘的水中世界。院中竹柏投在地上的影子，仿佛水中的水草交错摇曳。那一刻，东坡先生一定有些恍惚了。他找到了做“闲人”的感觉。

“闲人”不是无所事事的百无聊赖，而是将自己从平庸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抽身出来，从奔竞忙碌的官场生活中抽身出来，摒除对名利富贵的追求，让身心完全处于诗意自由的状态。只有在这种状态下，一个人才能用心去感觉这个世界，一个寻常的月夜，也才成为了一道如此绝美的风景。

前赤壁赋

苏轼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1]清风徐来，水波不兴。^[2]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3]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4]白露横江，水光接天。^[5]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6]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7]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8]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9]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10]”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11]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12]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13]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14]

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15]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16]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酹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17]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18]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19]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20]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21]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22]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23]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24]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25]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26]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27]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28]

^[1]壬戌（xū）：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此时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在黄州两年多。望：十五月圆。既望：过了十五，即每月十六。苏子：苏轼自称。

^[2]兴：起。

^[3]举酒属客：劝客饮酒。《明月》：《诗经·陈风·月出》。《窈窕》：《月出》第一章有“舒窈纠兮”，“窈纠”即窈窕。

^[4]少焉：一会儿。斗、牛：星宿名，斗宿和牛宿。

^[5]露：水汽。

^[6]一苇：小船，语出《诗经·卫风·河广》。如：到。凌：越过。万顷（qǐng）：形容宽阔。茫然：江面旷远、水汽弥漫的样子。

^[7]冯虚：凭空，腾空。御风：驾着风。遗世独立：抛开人世，无牵无挂。羽化：成仙。登仙：飞入仙境。

^[8]扣舷（xián）：敲击船边，打节拍。

^[9]棹（zhào）、桨：划船的工具，前推为桨，后推为棹。桂、兰：表示美。

^[10]渺渺：深远。予怀：我的情怀。美人：古人笔下美好理想的象征。天一方：遥远。

^[11]客：据考证是道士杨世昌，善吹箫。倚歌而和之：根据歌声伴奏。

^[12]此句意为：余音宛如细丝，细而不断。

^[13]此句意为：箫声使深渊里的蛟龙飞舞，使孤舟上的寡妇哭泣。嫠（lí）妇：寡妇。蛟（jiāo）：蛟龙。

^[14]愀（qiǎo）然：忧愁的样子。此句意为：箫声为何如此悲凉？

^[15]“月明”是曹操《短歌行》中的诗句。孟德：曹操的字。

^[16]夏口：位于今武汉黄鹤山上。武昌：今湖北鄂城。缪（liǎo）：通“缭”，缠绕。困于周郎：被周瑜打败。

^[17]赤壁大战前，曹操在荆州降服了刘琮，攻占江陵，沿长江东下，进军赤壁。方：当。荆州：下辖南阳、江夏、长沙等八郡，在今湖南、湖北一带。江陵：今属湖北。船多，千里相连不绝。舳（zhú）舻（lú）：船头和船尾的合称，因以指船。酹（shì）酒：斟酒。横槊：横执长矛。固：本来。

^[18]渔樵：打渔砍柴。江渚：江中小洲。侣鱼虾：与鱼虾为伴。友麋（mí）鹿：与麋鹿为友。扁（piān）舟：小

船。匏（páo）尊：葫芦做的酒器。相属：互相劝酒。

[19]此句意为：像蜉蝣一样短促地寄生在天地间。蜉（fú）蝣：朝生暮死的水边昆虫。此句意为：渺小得如同大海中的一粒小米。

[20]须臾：短暂。

[21]遗响：谓箫声。悲风：秋风。

[22]夫：那。

[23]此句意为：江水始终流淌，但长江还在；月盈月亏，但月亮还是那个月亮。

[24]此句意为：从变的角度看，天地万物都在瞬息万变；从不变的角度看，一物总是一物，不会成为他物，我总是我，独一无二，不会成为他人，所以我与物皆永恒。

[25]且夫：况且。

[26]共适：共同享受。

[27]此句意为：重新斟上酒再喝。此句意为：菜肴和果品都已经吃完。狼藉（jí）：杂乱的样子。

[28]相与：互相。枕藉（jiè）：倚靠，此指苏轼和客人互相靠着睡着了。

【赏析】

禅宗说“万古长空，一朝风月”，领会万古长空，享受一朝风月。《前赤壁赋》中苏轼正是这样一个既洞达又享乐的人。

苏轼与客泛舟，晚风柔和，水波不兴，月光清奇，朗照大地。这都是日常的景致，但随即，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界限被打破了，小舟挣脱了江面的束缚，凌空而起，去往天际。“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这画面清空超逸、出尘绝俗、空旷高邈、如梦如幻，它也许源于实景，但更源于苏轼心中的自由、超越和远离。

于是两人饮酒乐甚，吟咏啸歌：“……有美人兮天一方。”歌曲掺杂了《楚辞》的悲凉浪漫和《诗经》的苍茫——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歌中隐含的可望而不可即的淡淡忧伤被之后箫声深化了，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于是客人谈到死亡，“是非成败转头空”的幻灭感，和面对永恒自然、茫茫宇宙的渺小感都汹涌而来。

但苏轼并没有被煽动。他清醒地表示，客人只看到人与长江之间的差异，却忘了两者的共性——人和水月一样瞬息万变，且都因独一无二而永恒。无论朝生暮死的蜉蝣、夭折长寿的人类，抑或看似永恒的水月，都在不断地变化代谢，都是世间独特又平凡的存在，也都会消亡。那还羡慕什么呢？如果蜉蝣不羡慕人类，人类又何须羡慕长江？企望不属于的东西自然会痛苦，那就好好享受属于自己的东西吧。这天地间的无边风月，已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对美的领受，足以让人在空明洞彻、圆满自足中通达永恒。

客人一下释然了，于是他和苏轼一起兴致高昂地洗盏更酌，无牵无挂放旷而眠。那毫不拘束的杯盘狼藉，背后是对人生的洞达和自信。这两个躺得横七竖八的人想必一夜清甜无梦，唇边还留着赤子般的笑容，“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后赤壁赋

苏轼

是岁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将归于临皋。^[1]二客从予，过黄泥之坂。^[2]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顾而乐之，行歌相答。

已而叹曰：“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顾安所得酒乎？”归而谋诸妇。^[3]妇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

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4]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5]予乃摄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6]盖二客不能从焉。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余亦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7]返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时夜将半，四顾寂寥。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8]

须臾客去，予亦就睡。梦一道士，羽衣蹁跹，过临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游乐乎？”^[9]问其姓名，俯而不答。“呜呼噫嘻！我知之矣。畴昔之夜，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耶？”^[10]道士顾笑，予亦惊寤。开户视之，不见其处。

^[1]是岁十月之望：指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十月十五日，即写《前赤壁赋》这一年。望，阴历每月的十五日。
雪堂：苏轼到黄州后自建的一处厅堂。临皋：苏轼在黄州的寄居之地，位于长江边。

^[2]黄泥之坂：即黄泥坂。坂：斜坡，山坡。

^[3]顾：但是，可是。安所：何所，哪里。诸：兼词，相当于“之于”。

^[4]断岸：形容临江的山壁极其陡峭。

^[5]曾日月之几何：曾几何时，没过多久。指距上次赤壁之游没过多久。曾：才，刚刚。

^[6]摄衣：提起衣襟。履巉（chán）岩：登上险峻突兀的山岩。披蒙茸：拨开杂草。蒙茸，杂乱的丛草。踞虎豹：指山石的形状像虎豹蹲踞之形。虬龙：指树枝弯曲如虬龙的树木。攀栖鹘之危巢：指手扶崖边的树木，树上高处有鹞鸟栖息的巢穴。冯（píng）夷：水神。

^[7]悄然：忧愁的样子。肃然：因恐惧而收敛的样子。

^[8]玄裳缟衣：形容仙鹤身上的羽毛是白的，尾巴是黑的。玄：黑。裳：下裙。缟：白色丝织品。衣：上衣。戛（jiá）然：形容鹤一类的鸟高声鸣叫的声音。

^[9]羽衣：用鸟羽制成的衣服，道士穿的衣服称羽衣。蹁跹：飘然轻快地走着。

^[10]畴昔之夜：昨天晚上。畴：语首助词。

【赏析】

天才不会重复自己。同一地点，同样的夜游，前后仅相隔三个月，苏轼竟写出了两篇千古传诵却又绝不相类的文章。当苏轼写完《前赤壁赋》的时候，他一定意识到了它是不朽的。当苏轼在写《后赤壁赋》时，他也一定意识到自己在挑战《前赤壁赋》。所以他开篇就说“是岁十月之望”，提醒读者一定要把两篇文章放在一起对读。

读《前赤壁赋》，你会觉得美。赤壁之下，秋夜泛舟，由水和月组成的澄澈清明之境，面对千古江山发出的人生短暂渺小之叹，体悟到的通达圆融的解脱之理，以最优美的方式徐徐展开。文章最后，烦恼消除，转悲为喜，主客“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真让人感到人生至此，夫复何求。

《后赤壁赋》开篇，似乎要延续前赋的乐，“霜露既将，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多么晴朗明亮的月夜。再加上朋友“状如松江之鲈”的佳肴、妻子“藏之久矣”的美酒，不由得兴致勃勃，起了重游赤壁之念。

然而再到赤壁，江山却不复昔时模样。三个月后的赤壁，“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水和月竟是如此的陌生和疏离。作者转而写山，夜半孤身登山，这一番游历更是让人惊恐忧惧，幽深险峻的山上，岩石草木都仿佛虎豹虬龙，让人胆战心惊。返身登船，已经意兴阑珊。行文至此，已可收笔，却横空飞来一鹤。鹤去人散，似已言尽，却又兀然于梦中突现一个道士。

我们或许不能参透《前赤壁赋》中水与月的变与不变，但我们能确定其中有甚深哲理。而此赋中的孤鹤与道士，有寓意还是无寓意？梦中与道士答非所问的对话，是有玄机还是无玄机？惊醒后寻道士不见踪迹，是有寄托还是无寄托？

在《前赤壁赋》里，我们能感受到“万古长空，一朝风月”的超然与解脱；而在《后赤壁赋》中，东坡自己也陷入了“是耶非耶，今夕何夕”的迷茫，留给我们的，是一派缥缈空灵的惘然恍然。

宝绘堂记

苏轼

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1]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2]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3]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刘备之雄才也，而好结髦。^[4]嵇康之达也，而好锻炼。^[5]阮孚之放也，而好蜡屐。^[6]此岂有声色臭味也哉，而乐之终身不厌。

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与画。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钟繇至以此呕血发冢，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复壁，皆以儿戏害其国，凶其身。^[7]此留意之祸也。

始吾少时，尝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岂不颠倒错谬，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复好。见可喜者，虽时复蓄之，然为人取去，亦不复惜也。譬之烟云之过眼，百鸟之感耳，岂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复念也？于是乎二者，常为吾乐，而不能为吾病。

驸马都尉王君晋卿虽在戚里，而其被服礼仪，学问诗书，常与寒士角。^[8]平居攘去膏粱，屏远声色，而从事于书画，作宝绘堂于私地之东，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为记，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9]

熙宁十年七月二十二日记。

[1]寓意：借其他事物来寄托自己的意趣。留意：心志沉溺于某一事物。

[2]尤物：珍贵的物品。尤：特异，突出。

[3]五色：青赤黑黄白，泛指美色。五音：宫商角徵羽，泛指美声。五味：酸甜苦辣咸，泛指美味。爽：失。驰骋田猎：放纵的驰马射猎。

[4]结髦：以鸟羽或兽毛编制饰物。

[5]达：放旷。锻炼：打铁。

[6]阮孚：阮籍的侄孙，阮咸的儿子。蜡屐：给鞋子涂蜡。事见《世说新语·雅量》。

[7]“钟繇（yáo）”句：事见韦续《墨薮》：“繇见蔡伯喈笔法于韦诞，坐上自捶胸三日，胸尽青，因呕血。太祖以五灵丹救之得活。繇苦求之，不得。及诞死，繇令人盗掘其墓而得之。”冢（zhǒng）：墓。宋孝武：南朝宋皇帝刘骏。王僧虔：宋尚书令，擅长隶书。孝武帝不愿意有人书法胜过自己，故王僧虔写字常用拙笔，因此得以保全。桓玄：东晋权臣桓温之子。走舸：桓玄北伐姚兴，以轻舟载衣服、书画和器物等，“书画服玩既宜恒在左右。且兵凶战危，脱有意外，当使轻而易运”。王涯：中晚唐时官员，文宗时任宰相，博古好学，家中藏书数万卷，重价收买书法名画，藏在复壁中，甘露之祸时，尽被人破壁取去。复壁：夹墙。

[8]王君晋卿：王洸（shēn），字晋卿，娶宋英宗女儿蜀国长公主。驸马都尉：即驸马。戚里：西汉时皇帝外戚在长安的居所，后用来称皇室亲戚。寒士：出身寒微的士人。角：较量。

[9]攘（rǎng）去：排除。膏粱：精美的食物。屏远声色：断绝音乐和女色。庶几：希望，但愿。

【赏析】

如何热烈地爱着这个世界，又不伤害他人与自己？我们对世界的热爱往往寄托于具体的人、事、物，但过于执着的爱像一团烈焰，驱散黑暗，也不免灼伤自己。

《宝绘堂记》中，苏轼为乐趣而赏玩字画，却反而患得患失，失了内心的平静。“始吾少时，尝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雅致的书画竟然导致紧张、嫉妒、懊悔、痛惜的情绪，这让苏轼猛然醒悟：执迷使自己丧失了玩赏的乐趣。

于是苏轼主张君子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热爱，但不过分执着与沉溺。好比手握一把沙子，捏得越紧从指缝渗出的反而越多，不如放平双手，自然地享受其美好，放旷恬淡，随遇而安。“见可喜者，虽时复蓄之，然为人取去，亦不复惜也。譬之烟云之过眼，百鸟之感耳，岂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复念也？于是乎二物者，常为吾乐，而不能为吾病。”

寓意而不留意，即《庄子》所谓“物物而不物于物”。刺激的打猎、古雅的书画、奇葩的鸟羽兽毛编织、打铁、上蜡，无论高下雅俗，都是外物。若寓意于物，鲁莽粗野的癖好也能使人增光添彩、生动有趣；若留意于物，过分执念，被外物控制，高雅的书画也足以使人动心移性，甚至丧身害国。

然而生活中但凡有所热爱，都难免本末倒置，因而苏轼劝谏新筑宝绘堂的王晋卿勿重蹈覆辙，愿他全其乐而远其病也。

文与可画筧簞谷偃竹记^[注]

苏轼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腹蛇蚶，以至于剑拔十寻者，^[1]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与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故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岂独竹乎？^[2]子由为《墨竹赋》以遗与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养生者取之；轮扁，斫轮者也，而读书者与之。^[3]今夫夫子之托于斯竹也，而予以为有道者则非邪？”子由未尝画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岂独得其意，并得其法。

与可画竹，初不自贵重，四方之人，持缣素而请者，足相蹑于其门。^[4]与可厌之，投诸地而骂曰：“吾将以为袜材！”^[5]士大夫传之，以为口实。及与可自洋州还，而余为徐州。^[6]与可以书遗余曰：“近语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袜材当萃于子矣。”^[7]书尾复写一诗，其略云：“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8]予谓与可：“竹长万尺，当用绢二百五十匹，知公倦于笔砚，愿得此绢而已！”与可无以答，则曰：“吾言妄矣！世岂有万尺竹哉？”余因而实之，答其诗曰：“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与可笑曰：“苏子辩矣，然二百五十匹绢，吾将买田而归老焉。”因以所画《筧簞谷偃竹》遗予曰：“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筧簞谷在洋州，与可尝令予作洋州三十咏，筧簞谷其一也。^[9]予诗云：“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10]与可是日与其妻游谷中，烧笋晚食，发函得诗，失笑喷饭满案。

元丰二年正月二十日，与可没于陈州。是岁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书画，见此竹，废卷而哭失声。

昔曹孟德祭乔公文，有“车过”“腹痛”之语，而予亦载与可畴昔戏笑之言者，以见与可于予亲厚无间如此也。^[11]

[注] 文与可（1018—1079）：文同，字与可。擅画墨竹。筧簞谷：今陕西洋县。偃竹：风中仰斜的竹子。

[1] 蜩腹蛇蚶：形容竹笋开始脱壳拔节。寻：长度单位，一寻等于八尺。

[2] “故凡”五句：凡内心有一定理解，而实际操作不熟的人，平时自以为很清楚，临做事时突然又不会了，难道只有画竹是这样吗？

[3] 庖丁：《庄子·养生主》载，庖丁自称掌刀十九年杀过无数头牛，刀刃却如新磨。其诀窍在于掌握了牛的构造，从空隙处下刀，所以游刃有余。梁惠王听后觉得对养生颇有启发。轮扁：《庄子·天道》载，轮扁说削制车轮时要不快不慢，但这分寸感无法表达，即使父亲也无法口授给儿子，由此看来，古人心中的“道”也无法写下。齐桓公听后，赞同这看法。

[4] 缣素：白色细绢，可作画布。

[5] 袜材：做袜子的材料。

[6] 洋州：即筧簞谷所在地。为徐州：担任徐州的知州。

[7] 书：信。遗：送。彭城：即徐州。萃：聚集。子：你。

[8] 扫取寒梢：画竹。

[9] 尝：曾经。洋州三十咏：苏轼所作的歌咏洋州的三十首诗。

[10] 汉川：汉水，洋州在汉水上游。修竹：修长的竹子。箨（tuò）龙：笋。箨：笋壳。

[11] 曹操祭桥玄的文中说：“（当年与桥玄）从容约誓之言：‘徂没之后，路有经由，不以斗酒只鸡过相沃酹，车过三步，腹痛勿怨。’虽临时戏笑之言，非至亲之笃好，胡肯为此辞哉？”

【赏析】

“君子之交淡如水”，中国人对高尚友谊的理解总近于伯牙、子期的“高山流水”，彼此神交，意趣萧散。但文与可与苏轼却像一出欢乐的《老友记》，损友互嘲的段子一个连着一个，应接不暇。在调侃戏谑间，真挚的友谊跃然闪现。

文与可擅墨竹，却对接连上门的请画者颇不耐烦，于是灵机一动，将在不远处任官的苏轼介绍给他们。此举赞美了苏轼的画艺，也引导“粉丝”们纷纷前去。想到苏轼皱眉撇嘴、焦头烂额的样子，文与可不由幸灾乐祸地调皮起来，“袜材当萃于子矣”。信末还以信任和祝福的口吻调侃说：你会在方寸间画出万尺长之竹的。不料机智的苏轼顺水推舟：请与可兄将万尺之竹的绢布送来吧。文与可顿时气短：这，世间哪有万尺竹？伶牙俐齿的苏轼此时已完全占取主动：真有啊，月下竹影是也。与可自知嘴仗不胜，便以画作《筧笥谷偃竹》相赠。此画又牵出两人之前的一段互嘲，在筧笥谷任官的文与可曾向苏轼索诗，苏轼回诗大略曰：谷中竹笋尽在你这吃货的胸中了吧。文与可读此诗时正在吃笋，“发函得诗，失笑喷饭满案”。

两人性情相投，都真率可爱，不仅如此，他们在文艺理念上也有深刻的共鸣。“渭滨千亩在胸中”一语双关，揶揄与可馋嘴的同时，也赞美他“成竹在胸”的创作理念：写形更要写神，领会整体神韵，用熟练的技法表现，以达到心手相应。这一理念为写意的文人画奠定了基石，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把握内在精神，追求比外在细节更珍贵的内在活力，源于《庄子》的这一理念不仅适用于绘画，写作、养生、治世也莫不如是。因此苏辙虽不画画，也能体会文与可“成竹在胸”一说的真意。

然而，如此可爱又深刻的朋友却永远离开了人世。半年后，隐痛在不经意间爆发，面对故友画作，想及曾经的嬉笑，心中格外痛楚——彼此间能完全放松，率意相对的人是多么珍贵，然而他已不在了。

亡妻王氏墓志铭

苏轼

治平二年五月丁亥，赵郡苏轼之妻王氏，卒于京师。^[1]六月甲午，殯于京城之西。^[2]其明年六月壬午，葬于眉之东北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轼铭其墓曰：

君讳弗，眉之青神人，乡贡进士方之女。^[3]生十有六年，而归于轼。有子迈。^[4]君之未嫁，事父母，既嫁，事吾先君、先夫人，皆以谨肃闻。其始，未尝自言其知书也。见轼读书，则终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后轼有所忘，君辄能记之。问其他书，则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静也。

从轼官于凤翔，轼有所为于外，君未尝不问知其详。曰：“子去亲远，不可以不慎。”日以先君之所以戒轼者相语也。轼与客言于外，君立屏间听之，退必反覆其言曰：“某人也，言辄持两端，惟子意之所向，子何用与是人言。”^[5]有来求与轼亲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与人锐，其去人必速。”^[6]已而果然。将死之岁，其言多可听，类有识者。其死也，盖年二十有七而已。始死，先君命轼曰：“妇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诸其姑之侧。”^[7]未期年而先君没，轼谨以遗令葬之。^[8]铭曰：

君得从先夫人于九原，余不能。^[9]呜呼哀哉。余永无所依怙。^[10]君虽没，其有与为妇何伤乎。^[11]呜呼哀哉。

^[1]苏轼于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十八岁时，娶王弗。王氏于治平二年（1065）病卒于京都开封，年二十七，苏轼那年二十九岁。次年，苏轼送其父苏洵灵柩归葬原籍，王氏一并归葬。五月丁亥：五月二十八日。赵郡：苏轼的郡望。

^[2]殯：停柩。

^[3]讳：为表尊重，不直称其名。青神：今四川乐山地区青神县，北宋属眉州，苏轼即眉州人。乡贡进士：乡试及格后推至京都考试的士人，相当于明清举人。方：王方。

^[4]迈：苏轼长子苏迈。

^[5]言辄持两端：说话模棱两可。

^[6]“其与人锐”二句：他对人突然过份好，抛弃人一定也很快。

^[7]姑：丈夫之母。

^[8]期（jī）年：一周年。

^[9]九原：墓地。

^[10]依怙（hù）：依靠，这里指父母。

^[11]君虽没，其有与为妇何伤乎：虽已离世，但对儿媳的职分又有何影响呢？

【赏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王氏过世十年后，苏轼的思念依然刻骨铭心，这是个怎样的女子呢？

她沉静，内秀，不声张。“未尝自言其知书也。见轼读书，则终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后，轼有所忘，君辄能记之。问其他书，则皆略知之。”苏轼起初也许不以为意，但王氏的可贵在时间的沉淀中显出的晶莹澄澈。她聪颖博闻，却不张扬；灵秀敏捷，而又朴实无华。有妻如此，苏轼会在生活中时时感到贴心、安稳。

不仅如此，她处事稳重，有识人之明。她洞察人性，这对烂漫天真、锋芒毕露、“眼见天下无一不好人”的苏轼恰是一种调和。十年后，置身政治风暴的苏轼恐怕对王氏的人格和识见会有更深的领悟，只是她再也无法提点自己了。

这个静敏有识见的贤妻陪伴了自己十一年就走了，如同她来时一样，去另一个世界侍奉父母了，只留下幼子和自己孤零零地在这旷莽的人世间。铭文中，苏轼悲痛而又深感安慰，甚至还有些羡慕：她离开了，在另一个世界还有父母的护佑，而自己呢？而立之年，要在这个无父无母无妻的世界上开始孤独地过自己的生活了。

留侯论 苏轼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1]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2]

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3]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世人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复施。^[4]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末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5]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6]何者？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7]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固圯上老人所为深惜者也。^[8]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9]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10]遂舍之。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11]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12]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13]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14]而愚以为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1]匹夫：普通人。见辱：被侮辱。

^[2]卒然：突然。卒，通“猝”。所挟持者：这里指胸怀抱负。

^[3]圯上之老人：桥上的老人。《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张良刺杀秦始皇失败后，逃亡到下邳，在一座桥上遇到一位老人，老人对张良多次考验后，送他一本《太公兵法》，并称“读此则为王者师”。隐君子：指隐士。

^[4]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用刀锯杀人，用鼎镬烹人。指秦朝刑法苛酷残暴。贲、育：孟贲、夏育，战国时期的勇士。

^[5]其间不能容发：当中连一根头发的空隙都没有。比喻与灾祸相距极近，情势危急。间：间隙。

^[6]不死于盗贼：不会死在和盗贼拼搏上。

^[7]可爱：值得爱惜。

^[8]伊尹、太公：伊尹是商朝的开国功臣，太公即姜子牙，周朝的开国功臣。荆轲、聂政：二人都是著名刺客，《史记·刺客列传》记有二人行刺事迹。

^[9]鲜腆：无礼。

^[10]郑伯肉袒牵羊以逆：楚庄王攻克郑国后，郑伯赤裸上身牵羊开城迎接，表示屈服。逆：迎接。

^[11]报人：向人报仇。下人：对人谦恭处下。

^[12]油然而：舒缓貌。

^[13]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韩信破齐，派使者向刘邦请封为齐地的“假王”。此时刘邦与项羽的局势正在僵持不下，对韩信的要求极其恼怒，在韩信使者面前就要发作时，张良及时提醒。刘邦醒悟，便封韩信为齐王。淮阴：即韩信，先被封为齐王，后迁为楚王，又降为淮阴侯。

^[14]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史记·留侯世家》的“太史公曰”中说：“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

【赏析】

《留侯论》论的是留侯张良。这篇文章是苏轼考中进士之后、为准备制科考试所作的二十五篇《进策》和二十五篇《进论》中的一篇。当时苏轼不过二十四岁，但这篇文章已能反映出他的眼光独到、文笔老练。

苏轼并非为标新立异而故作耸人之言。他敏锐地察觉到了张良从不能忍到能忍的变化，注意到了“忍”在张良辅佐刘邦统一天下建立汉朝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张良的祖父和父亲先后共历五代韩王为相，秦灭韩国，张良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他不能忍，毁家纾难，用暗杀秦始皇的方式来为韩国报仇。暗杀失败后，张良逃到下邳，史书记载他此时“为任侠”，而不能忍是侠的共同特征之一。就在这时，圯上老人出现了。以往人们只看到圯上老人的古怪神秘，看到圯上老人授《太公兵法》给张良。苏轼却看出了圯上老人的授书过程本质上是在磨砺张良的性格，是故意用傲慢无礼的举动“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而“意不在书”。

推而广之，苏轼认为楚汉之争的胜败关键在于能忍与不能忍，项羽以不能忍而败，刘邦以能忍而胜。刘邦的“忍”，正是张良所教。史书中对此并无明确记载，但苏轼很巧妙地找到了一个证据，就是在刘邦与项羽僵持的紧要关头，韩信趁机向刘邦提出自己要做齐王的请求，刘邦面对韩信使者就要勃然大怒的时候，张良在旁边暗示刘邦要忍，接受了韩信的请求。可见在刘邦不能忍的时候，“非子房其谁全之”！

最了解张良的人是刘邦，他称赞张良“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人们议论张良，首先想到的是这句话，除了这一句，似乎再作别的评价也显得多余。而苏轼偏偏能从一个“忍”字立论，并且偏偏能用张良一生的事功来印证，让人们看到了张良的“忍小忿而就大谋”，可谓作文立意避熟就生、另辟蹊径的典范。

记游松风亭

苏轼

余尝寓居惠州嘉祐寺，纵步松风亭下。^[1]足力疲乏，思欲就亭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2]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甚么时也不妨熟歇。^[3]

^[1]嘉祐寺：旧址在广东惠阳东江南岸，白鹤峰南侧，不远处有松风亭。

^[2]木末：树梢。松风亭仍在高高的树梢。

^[3]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前进的话，会被敌人杀死；后退的话，也会被军法处死。甚么时：这时。熟歇：好好歇息一番。

【赏析】

设定了目标，奋力前行，却又到达不得，沮丧、疲乏、焦虑笼罩下来，整个人都不好了。目标的焦虑感想必绑架过每一个人，“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正是急躁又无力的心情写照。

苏轼郁闷地坐着，久之，突然悟道：“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目的地固然重要，但目的地的初衷并非给人套上紧箍咒，让人头疼焦虑。当目标不再激励人们昂扬地前进，而是成了心灵的枷锁，让人丧失蓬勃的活力，那就挣脱吧！只为惯性而盲目前进，那目标本身已经是值得商榷的存在。

要么乐于实现，要么彻底放下。当目标不再令人欢悦，画地为牢，成了自己给自己的限制，那就是时候给当下寻找另一种意义了。前进中的每一刻其实都有独一无二的光彩，它们并非只为目的而存在。打开脑洞，每一刻都可以生意盎然！年近花甲的苏轼在疲惫的行走中坐下来，想了一会，突然像老顽童一样快活起来：放弃目标，释去羁绊，原来我是自由的！歇息的一刻于是充满灵悟和创造的活力！“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自己解救自己是幸福的。

挣脱既定目标的限制，领会心灵的自由，即使下一刻是死亡，这一刻也仍然有熟歇的洒脱自在。兵阵交接、金鼓相振中，一个士兵突然坐下来，若无其事地打个哈欠，想想都觉得喜感不已。而苏轼却正是这样生活的。被贬至一无所有的惠州，别人“试问岭南应不好”，苏轼“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妥帖放松地坐下来，每一个当下都值得感知自由。

与程秀才^[注]

苏轼

某启。去岁僧舍屡会，当时不知为乐，今者海外岂复梦见。聚散忧乐，如反覆手，幸而此身尚健。得来信，喜侍下清安，知有爱子之戚。襁褓泡幻，不须深留恋也。^[1]仆离惠州后，大儿房下亦失一男孙，亦悲怆久之，今则已矣。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惟有一幸，无甚瘴也。近与小儿子结茅数椽居之，仅庇风雨，然劳费已不貲矣。^[2]赖十数学生助工作，躬泥水之役，愧之不可言也。尚有此身，付与造物，听其运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故人知之，免忧。乍热，万万自爱。不宣。

^[注]程秀才：程天侔。

^[1]襁褓：婴儿。泡幻：梦幻泡影，喻人生短暂。

^[2]结茅：盖起简陋的房屋。椽（chuán）：支撑瓦片的木条，后指房屋的间数，量词。不貲（zī）：无法估算。

【赏析】

一无所有之时，你会如何自处？“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会沮丧吧？但苏轼说：“尚有此身，付与造物，听其运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

世人都以为苏轼旷达乐观，俨然一个理想主义者。那是因为他深知生活的本相是一无所有。不到三十岁，父母贤妻就先后离世。才气固然名动天下，但生命的凄惶已铺展在眼前。初入仕途，受宵小恶意诽谤，以致苏轼在乌台诗案中诟辱备至，命若悬丝。一个亲历过命运无常、人性丑恶的人，才会对这个世界的一片狼藉洞若观火，并格外珍惜世间种种美好。海南“无瘴”，“十数学生”相助“结茅数椽”，“躬水泥之役”，如此雪中送炭的可爱之人使苏轼欣喜甚至感恩，“愧之不可言也”。

经历过卓绝的苦难之后，还能感恩并恬淡地生活，这需要强大的信念与内力。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还能爱着它。”苏轼历经新党迫害、友人背叛、恶意贬谪，以致身处天涯海角，但他仍然爱着生活、劳动、朋友和自己，“故人知之，免忧。乍热，万万自爱”。在命运的角落里不自怨自艾、自暴自弃，仍关心亲友、珍爱自己，并带着孩子般的好奇心看命运会将自己带往何处，在与大道的同变化、共周流中获得新鲜的乐趣。真正的通达者深知灾祸与平安如同海上的狂澜与静波，都是大道周流的常态。与其悲愁，不如领受世间为数不多却又领略不尽的美好吧。

试笔自书

苏轼

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四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1]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2]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3]念此可以一笑。戊寅九月十二日，与客饮薄酒小醉，信笔书此纸。

^[1]有生：生物。孰：谁。

^[2]芥：小草。济：渡。

^[3]少焉水涸：过了一会儿，水干了。类：同类，即蚂蚁。“几不复”三句：差点不能与你相见了，谁知顷刻之间，却出现了这么宽广的大路呀。方轨：两车并行。八达：可以通向八面。

【赏析】

生命中的困厄往往不在其本身，而在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的无力感。苏轼被贬至海南，并非普通的贬谪。与政治中心的距离意味着被边缘化的程度。海南位于北宋最南境，远无可远。被贬至此可算对一个官员最彻底的否定。只因北宋朝廷不杀士人的祖训，苏轼才保住性命。“所欠唯一死”是他对此次贬谪的清醒认知，虽然这清醒只会增加痛苦。

初至海南的苏轼已年过花甲，两任妻子和爱妾朝云皆已离世。一生盛名烜赫，晚年竟流落至此，生无可恋的沮丧定然闪现过。“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便是明证。然而苏轼之伟大正在其超拔，“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沉浸于一件事中不可自拔，生命的天空便被其遮蔽，人在其中如坐井观天，不见其余。被贬海南的打击固然深重，但转换视角、游于物外，便会发现，别有洞天！

宇宙中的我们也像漂浮在海中，不过是在更大的岛上浮生若梦。我们在宇宙的岛上乐趣无穷，海岛又有何不可？“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正是中原大地难有的享受。盆水覆地，芥浮于水，蚂蚁困于水中以为绝境，须臾水干，才发现路宽通达。先以大喻小，又以小喻大，空间的灵活转换使海岛不再卑微而边缘，反显得平常，还有些浪漫。蚂蚁的诉说更是打开时间的拘限，以发展的眼光回看当下，当下的绝望和凄伤反倒有些冒失。于是展颜一笑，薄酒小醉，淡然处之。在海南岛贬居三年后，苏轼如自己所预言的被召回，渡海之时，他和文中的小蚂蚁一样感到了世界的开阔与自由，“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与二郎侄
苏轼

二郎侄：

得书，知安，并议论可喜，书字亦进。文字亦若无难处，只有一事与汝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汝只见爷伯而今平淡，一向只是此样，何不取旧时应举时文字看，高下抑扬，如龙蛇捉不住，当且学此。只书学亦然，善思吾言。

【赏析】

由浓烈而趋于平淡，岂独文字，人生亦然。青年时意气昂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年轻时的《留侯论》中，骈对、反问、毋庸置疑的判断句触目皆是，可谓纵横捭阖，气势充沛，“高下抑扬，如龙蛇捉不住”，“气象峥嵘，采色绚烂”。然之后“渐老渐熟乃造平淡”。但此平淡绝非寡淡，而是内在神明饱满焕发发出的一片淡泊洒然。

起伏跌宕的人生历练中，苏轼讽刺过、苛酷过、尖锐过、紧张过、愤怒过，而最终归于醇美成熟、天真可爱。“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行云流水、自然浑成的文字背后是丰厚的人生体验，以及深思后的返璞归真。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红尘万丈也一片清澄，一无所有，也无妨乐趣无穷。于是世界如星珠串天，处处闪眼。黄州时期的《记承天寺夜游》一片性灵，《书临皋亭》亦自由萧散、横放适意：

“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缭，清江右洄，重门洞开，林峦沓入。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

“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东坡以主人的姿态领受天地丰厚的馈赠，并充满感激。如此不卑不亢、恬淡自然的态度呈现于行云流水的文字，自然“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汨汨，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

金石录·后序

李清照^[1]

右《金石录》三十卷者何？赵侯德父所著书也。^[1]取上自三代、下迄五季，钟、鼎、甗、鬲、盘、彝、尊、敦之款识，丰碑大碣、显人晦士之事迹，凡见于金石刻者二千卷，皆是正讹谬，去取褒贬，上足以合圣人之道，下足以订史氏之失者皆载之，可谓多矣。^[2]呜呼！自王播、元载之祸，书画与胡椒无异；长舆、元凯之病，钱癖与《传》癖何殊？名虽不同，其惑一也。^[3]

余建中辛巳，始归赵氏。^[4]时先君作礼部员外郎，丞相作吏部侍郎，侯年二十一，在太学作学生。^[5]赵、李族寒，素贫俭。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6]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7]后二年，出仕宦，便有饭蔬衣练，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8]日就月将，渐益堆积。^[9]丞相居政府，亲旧或在馆阁，多有亡诗、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遂尽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己。^[10]后或见古今名人书画，一代奇器，亦复脱衣市易。尝记崇宁间，有人持徐熙《牡丹图》，求钱二十万。^[11]当时虽贵家子弟，求二十万钱岂易得耶？留信宿，计无所出而还之。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12]

后屏居乡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余。^[13]连守两郡，竭其俸入以事铅槧。^[14]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15]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16]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

收书既成，归来堂起书库大橱，簿甲乙，置书册。^[17]如要讲读，即请钥上簿，关出卷帙。^[18]或少损污，必惩责揩完涂改，不复向时之坦夷也。是欲求适意而反取慄慄。^[19]余性不耐，始谋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无明珠翡翠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遇书史百家字不刓缺、本不讹谬者，辄市之，储作副本。^[20]自来家传《周易》《左氏传》，故两家者流，文字最备。于是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

至靖康丙午岁，侯守淄川，闻金人犯京师，四顾茫然，盈箱溢篋，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矣。^[21]建炎丁未春三月，奔太夫人丧南来，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22]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23]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至东海，连舡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故第，尚锁书册什物，用屋十余间，期明年春再具舟载之。^[24]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谓十余屋者，已皆为煨烬矣。

建炎戊申秋九月，侯起复，知建康府，己酉春三月罢，具舟上芜湖，入姑孰，将卜居赣水上。^[25]夏五月，至池阳，被旨知湖州，过阙上殿。^[26]遂驻家池阳，独赴召。六月十三日，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灿灿射人，望舟中告别。^[27]余意甚恶，呼曰：“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28]戟手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去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之！”^[29]遂驰马去。途中奔驰，冒大暑，感疾。至行在，病店。^[30]七月末，书报卧病。余惊惶，念侯性素急，奈何病店？或热，必服寒药，疾可忧。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柴胡、黄芩药，疟且痢，病危在膏肓。^[31]余悲泣，仓皇不忍问后事。八月十八日，遂不起，取笔作诗，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履之意。^[32]

葬毕，余无所之。朝廷已分遣六宫，又传江当禁渡。^[33]时犹有书二万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茵褥可待百客，他长物称是。^[34]余又大病，仅存喘息，事势日迫，念侯有妹婿任兵部侍郎，从卫在洪州，遂遣二

故吏先部送行李往投之。^[35]冬十二月，金人陷洪州，遂尽委弃。所谓连舫渡江之书，又散为云烟矣。独余少轻小卷轴、书帖，写本李、杜、韩、柳集，《世说》《盐铁论》，汉、唐石刻副本数十轴，三代鼎彝数十事，南唐写本书数篋，偶病中把玩，搬在卧内者，岿然独存。

上江既不可往，又虏势叵测，有弟远，任敕局删定官，遂往依之。^[36]到台，台守已遁，之剡。^[37]出陆，又弃衣被走黄岩，雇舟入海奔行朝。^[38]时驻蹕章安，从御舟海道之温，又之越。^[39]庚戌十二月，放散百官，遂之衢。^[40]绍兴辛亥春三月，复赴越。壬子，又赴杭。^[41]先侯疾亟时，有张飞卿学士，携玉壶过视侯，便携去，其实珉也。^[42]不知何人传道，遂妄言有颁金之语，或传亦有密论列者。^[43]余大惶怖，不敢言，亦不敢遂已，尽将家中所有铜器等物，欲赴外廷投进。^[44]到越，已移幸四明。^[45]不敢留家中，并写本书寄剡，后官军收叛卒，取去，闻尽入故李将军家。所谓岿然独存者，无虑十去五六矣。惟有书画砚墨可五七簏，更不忍置他所，常在卧榻下，手自开阖。^[46]在会稽，卜居士民钟氏舍，忽一夕，穴壁负五簏去。^[47]余悲恸不已，重立赏收赎。后二日，邻人钟复皓出十八轴求赏，故知其盗不远矣。万计求之，其余遂牢不可出。今知尽为吴说运使贱价得之。^[48]所谓岿然独存者，乃十去其七八。所有一二残零不成部帙书册，三数种平平书帖，犹复爱惜如护头目，何愚也邪！

今日忽阅此书，如见故人。因忆侯在东莱静治堂，装卷初就，芸签缥带，束十卷作一帙。^[49]每日晚吏散，辄校勘二卷，题跋一卷。此二千卷，有题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泽如新而墓木已拱，悲夫！^[50]

昔萧绎江陵陷没，不惜国亡而毁裂书画；杨广江都倾覆，不悲身死而复取图书。^[51]岂人性之所著，死生不能忘之欤？^[52]或者天意以余菲薄，不足以享此尤物耶？^[53]抑亦死者有知，犹斤斤爱惜，不肯留在人间耶？何得之艰而失之易也？呜呼！余自少陆机作赋之二年，至过蘧瑗知非之两岁，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54]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55]所以区区记其终始者，亦欲为后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

绍兴二年玄默岁壮月朔甲寅，易安室题。^[56]

^[注]李清照（1084—约1151）：号易安居士。齐州章丘（今山东济南）人。宋代女词人。

^[1]赵侯德父：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字德父。

^[2]三代：指夏商周。五季：五代，指唐宋之间的后梁、后唐、后汉、后晋、后周。款识：古代钟鼎彝器上铸刻的文字。丰碑大碣：很大的石碑。古代以长方形石刻为碑，圆形石刻为碣。晦士：隐士。是正讹谬：订正差错谬误。

^[3]王播：前人指出应是王涯，唐文宗时宰相，为宦官所杀，家产被抄没，所收藏历代名贵书画，被弃掷于道。元载：唐代宗时宰相，好聚敛，后获罪赐死，抄没其家产时，仅胡椒即有八百石。长舆、元凯之病：西晋和峤字长舆，官至中书令；杜预字元凯，为西晋灭吴的大将。杜预说和峤有“钱癖”，晋武帝问他有什么癖好，杜预回答说自己有“《左传》癖”。杜预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

^[4]建中辛巳：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归赵氏：嫁给赵明诚。

^[5]先君：过世的父亲，这里指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丞相：指赵明诚父亲赵挺之，后曾官至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相当于丞相）。

^[6]朔望谒告：指阴历每月之初一（朔日）、十五日（望日）的例行休假。质衣：典当衣服。市：购买。

^[7]葛天氏：传说中远古时代的帝王，其时人民质朴，无忧无虑。

^[8]饭蔬衣綌（shū）：吃穿简单随意。饭、衣：此处皆名词用作动词。蔬：蔬菜。綌：粗布。古文：古代文字，指秦以前字体。

^[9]日就月将：日积月累。

^[10]馆阁：掌管图书、编修国史的官署。亡诗：《诗经》305篇之外的周诗。逸史：正史之外的史书。鲁壁：孔子宅壁。汉武帝时，从孔子宅壁发现古文《尚书》《礼记》等书。汲冢：西晋时汲郡人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浸：渐渐。

^[11]崇宁：宋徽宗年号（1102—1106）。徐熙：五代时南唐著名画家。

^[12]信宿：两夜。

^[13]屏（bǐng）居：退职闲居。赵挺之遭政敌排挤，罢相后不久死去，赵明诚亦被免职，携李清照回到青州故里。

^[14]连守两郡：指赵明诚后来出任莱州、淄州知州。铅槧（qiàn）：书写用具，这里指校订书籍的工作。

^[15]率（lǜ）：限度。

^[16]归来堂：夫妇二人在青州宅第内的堂室名，取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意：脱离仕途回归田园。

^[17]簿甲乙：编订目录，分类登记。

^[18]请钥上簿：取出钥匙，登记在册。关出：检出。卷帙：书籍。

^[19]傚（liáo）傚（lì）：不安貌。

^[20]剝（wán）缺：磨损残缺。

^[21]靖康丙午岁：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侯守淄川：赵明诚任淄州知州。淄川即淄州，今山东淄博。

^[22]建炎丁未：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长（zhàng）物：多余的东西。

[23]监本：国子监刻印的书籍，在当时为通行本。

[24]东海：即海州，今江苏连云港一带。

[25]建炎戊申：建炎二年（1128）。己酉：建炎三年（1129）。

[26]过阙上殿：指朝见皇帝。

[27]葛衣岸巾：穿着葛布衣，戴着露额的头巾。

[28]意甚恶：情绪很不好。缓急：偏义复词，指危急。

[29]戟手：举手屈肘，用食指、中指指点如戟状。宗器：宗庙祭器。这里指赵明诚家祭祀祖先的祭器。

[30]行在：皇帝出行所在之地。这里指建康。瘡：疟疾。

[31]膏肓（huāng）：指病已到不可救治的地步。

[32]分香卖履：指对家事所作的遗嘱。曹操在临终前的遗令中对姬妾做出了安排：“余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诸舍中（姬妾）无所为，可学作履组卖也。”

[33]分遣六宫：当时金兵南下，南宋朝廷疏散宫中妃子、宫女等。

[34]他长物称是：其余用物与此数相当。

[35]从卫在洪州：在洪州护卫隆裕太后。洪州：今江西南昌。

[36]上江：指今安徽以上一带（长江上游），此处指今江西省。叵（pǒ）测：不可测度。敕局删定官：负责编辑皇上诏令的官员。

[37]台：台州，治所在今浙江台州临海。剡（shàn）：剡溪，在今浙江绍兴嵊县。

[38]黄岩：今浙江黄岩。行朝：即行在。

[39]驻蹕（bì）：指皇帝出行，沿途短暂停留。章安：在今浙江台州临海东南。之温：到温州。之越：到越州。越：今浙江绍兴。

[40]庚戌：建炎四年（1130）。衢：今浙江衢州。

[41]绍兴辛亥：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壬子：绍兴二年（1132）。

[42]疾亟（jí）：病危。珉（mín）：似玉的石头。

[43]颁金：将玉壶送给金人。密论列：向朝廷秘密举报。

[44]外廷：朝廷不在京师，故称外廷。

[45]四明：今浙江宁波。

[46]簏：竹箱。

[47]会稽：今浙江绍兴。穴壁：在墙上打洞。

[48]运使：转运使的简称，宋朝“路”一级管钱粮的官员。

[49]东莱：即莱州。静治堂：赵明诚知莱州时的厅堂名。芸签：用芸草制成的书签。缥带：用来束扎卷轴的丝带。

[50]手泽：亲手书写的墨迹。墓木已拱：指死去很多年了，坟墓前的树木都可以合抱了。

[51]“萧绎”二句：梁元帝萧绎喜好收藏图书，即位后驻留江陵，西魏伐梁，江陵陷没，他将图书十余万卷全部烧毁。“杨广”二句：唐攻克洛阳后，将洛阳图书装船运往长安，中途为风浪倾覆。传说隋炀帝杨广托梦给负责押运的官员，称自己将图书取走。江都：今江苏扬州，隋炀帝在江都被杀。

[52]著（zhuó）：执着，系念。

[53]尤物：最好的东西。

[54]少陆机作赋之二年：指十八岁。杜甫《醉歌行》：“陆机二十作《文赋》。”过遽（qú）瑗知非之两岁：指五十二岁。遽瑗，字伯玉，春秋时卫国大夫。《淮南子·原道训》：“遽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之非。”

[55]人亡弓，人得之：人丢了弓，被人捡去，相当于没有丢。用了《孔子家语·好生》中楚王失弓的典故，是李清照于无可奈何中的自我宽慰。

[56]绍兴二年玄默岁壮月朔甲寅：绍兴二年（1132）八月初一。易安室：李清照书斋名。

【赏析】

李清照与丈夫赵明诚可以称得上是收藏大家。从婚后尚无独立经济来源时，就以到相国寺买碑文为乐；赵明诚进入仕途，有了俸禄，两人更是立下“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书、画、彝、鼎，倾力搜购。李清照自诩“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至金兵南侵，北宋覆亡，李清照逃难时，选最贵重之物带走十五车，不能带走的书画什物，尚有十余屋。

对于金石书画，李清照夫妇是真心热爱，几乎花去了他们所有的钱，有时甚至典当衣物也在所不惜，李清照自己乃至“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无明珠翡翠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他们的收藏，并非是为了谋利或炫耀，而是真的懂，真的从这些收藏中收获了无限乐趣，所谓“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

然而“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靖康之变，国破家亡，赵明诚病故，李清照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和丈夫穷尽前半生心血积聚起来的珍藏一批批亡失，散佚殆尽。先是逃离家乡时留下十余屋不能带走的各类收藏，金兵到来后化为灰烬；接着在流亡途中把十五车书画、金石刻、器皿中的绝大部分寄往洪州亲戚处，洪州转眼被金兵攻占，这些东西全部散失；后来又有谣言说赵明诚生前有通敌之嫌，李清照为自保被迫将留存身边的铜器都进献朝廷；此时李清照只剩下数筐轻小卷轴书画、珍稀刻本写本，随身携带，小心守护，但还是遭人偷盗。最后李清照所有的不过“一二残零不成部帙书册，三数种平平书帖”。

得之艰而失之易，尽管李清照也说“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但这不过是事已无可奈何之时的自我宽解罢了。看她得知金兵将至时首先想到所收文物必将不能保有，“且恋恋，且恹恹”，在所有文物散失殆尽仅剩数种书帖时，“犹复爱惜如护头目”，就可以想见她内心的痛惜。

让李清照不能释怀的，不仅在于这些文物收藏凝聚了她和丈夫的心血，更由于在物的收聚流散背后，是人的存亡悲欢。刚结婚时，与丈夫到相国寺寻购碑文果实，回家后相对展玩咀嚼的岁月静好；收藏渐多、桌案上书史堆积，与丈夫煮茶赌书的快乐开怀；夜晚举烛共读，摩玩整理，校勘题签的志同道合，所有这些如神仙眷侣的日子，都随着那些文物一起，永远地失去了。

晚年的李清照，其心境有《声声慢》一词中“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可为写照。此时为赵明诚手著的《金石录》作序，曾经琴瑟和鸣、伉俪情深的日子必纷至沓来，如在眼前。然而“手泽如新而墓木已拱”，斯人已逝，沧海桑田，李清照唯有将余生的悲苦凄凉，尽数写入这篇《〈金石录〉后序》之中。

江陵府曲江楼记

朱熹^[注]

广汉张侯敬夫守荆州之明年，岁丰人和，幕府无事。顾常病其学门之外，即阻高墉，无以宣畅郁湮，导迎清旷。^[1]乃直其南凿门通道，以临白河，而取旁近废门旧额以榜之，且为楼观以表其上。^[2]

敬夫一日与客往而登焉，则大江重湖，萦纡渺弥，一目千里；而西陵诸山，空濛晦霭，又皆隐见出没于云空烟水之外。^[3]敬夫于是顾而叹曰：“此亦曲江公所谓江陵郡城南楼者邪？^[4]昔公去相而守于此，其平居暇日，登临赋咏，盖皆翛然有出尘之想。^[5]至其伤时感事，寤叹隐忧，则其心未尝一日不在于朝廷。而汲汲然惟恐其道之终不行也。呜呼，悲夫！”乃书其扁曰“曲江之楼”，而以书来属予记之。

时予方守南康，疾病侵陵，求去不获。^[6]读敬夫之书，而知兹楼之胜，思得一与敬夫相从游于其上，瞻眺江山，览观形制，按楚汉以来成败兴亡之效，而考其所以然者；然后举酒相属，以咏张公之诗，而想见其人于千载之上，庶有以慰夙心者。^[7]顾乃千里相望，邈不可得，则又未尝不矫首西悲而喟然发叹也。抑尝思之：张公远矣，其一时之事，虽唐之治乱所以分者，顾亦何预于后之人？而读其书者，未尝不为之掩卷太息也。是则是非邪正之实，乃天理之固然，而人心之不可已者。是以虽旷百世而相感，使人忧悲愉佚勃然于胸中，恍若亲见其人而真闻其语者，是岂有古今彼此之间，而亦孰使之然哉？^[8]

《诗》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9]登此楼者，于此亦可以反诸身，而自得之矣。

予于此楼，既未得往寓目焉，无以写其山川风景、朝暮四时之变，如范公之书岳阳，独次第敬夫本语，而附以予之所感者如此。^[10]后有君子，得以览观焉。

淳熙己亥十有一月己巳日南至。

^[注]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南宋哲学家、教育家、诗人，其思想上承北宋程颐程颢，为宋朝理学集大成者。

^[1]学门：府学的大门。府学是府级官办教育机构。高墉：高墙。郁湮：滞塞不通。

^[2]榜：匾额。这里做动词用，指作为匾额。

^[3]晦霭：昏暗不明。

^[4]曲江公：即张九龄，唐玄宗开元年间任宰相，后受李林甫排挤，贬为荆州长史。

^[5]翛（xiāo）然：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样子。出尘：超出世俗，脱离烦恼。

^[6]侵陵：也写作“侵袭”，侵犯，欺凌。

^[7]庶：差不多。夙心：平素的心愿。

^[8]愉佚：安逸快乐。

^[9]“天生烝民”四句：出自《诗经·大雅·烝民》，意思是上天生下这些人，有形体有法则。人的常性与生俱来，追求善美是其德。烝民：庶民，百姓。秉彝：常理，常性。懿：美好。

^[10]次第：依次排比。

【赏析】

宋人写诗作文喜欢讲道理，作为宋代的理学大家，朱熹的文章中自然也少不了“道理”。这篇《江陵府曲江楼记》，是朱熹应友人张敬夫之邀而写，从友人以“曲江”作为楼名这一举动中，看到了“天理”的存在。

“曲江”指唐玄宗时期的名相张九龄，因他是岭南曲江人，故后人又称他为“张曲江”。张九龄受李林甫排挤，罢相后，被贬为荆州长史。张九龄是唐玄宗朝的最后一位名相，在他之前，有姚崇、宋璟、张说等名相，这也是唐代国力达到鼎盛的时期；在他之后，则是李林甫、杨国忠长期为相，唐玄宗也不复前期的励精图治，唐朝政治开始渐趋昏乱，危机开始显现，最终爆发了安史之乱，唐王朝也由盛转衰。

张敬夫任职荆州，为府学开门筑楼，登楼眺望，心有所感，想到张九龄被贬荆州时所作的《登郡城南楼》诗，感叹张九龄在仕途上遭受打击后，虽有辞官归隐的念头，但内心最主要的还是不忘国家，心忧天下，“至其伤时感事，寤叹隐忧，则其心未尝一日不在于朝廷。而汲汲然惟恐其道之终不行也”。

朱熹为曲江楼作记，便把张敬夫对张九龄的共鸣作为一个问题来探讨：二人异代，相隔四百年，即便张九龄在唐朝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与张敬夫有何关系呢？再推而广之，不只张敬夫，凡是读张九龄之诗文者，没有不掩卷叹息的。即如朱熹自己，也同样被感动。当朱熹接到张敬夫来信时，正在知南康军任上，心有归隐之念：“疾病侵陵，求去不获。”而读张敬夫来信，顿生神往之情，希望能和张敬夫同游于曲江楼上，指点江山，纵论古今，“然后举酒相属，以咏张公之诗，而想见其人于千载之上，庶有以慰夙心者”。

那么张九龄诗文中感动激发人心的力量来自哪里呢？朱熹认为来自“天理”：“是非邪正之实，乃天理之固然，而人心之不可已者。”“天理”一直存在着，张九龄体认到了，在他的诗文中表现了出来。此后不管隔百代千代，只要人心体悟到“天理”，便能和张九龄产生共鸣，虽千载之下，也能“恍若亲见其人而真闻其语者”。

与朱熹同时代的另一位儒学大家陆九渊，曾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往古来今，概莫能外”。认为心是本体，理在心中，只要发明本心，即能体悟天理。朱熹此文作于淳熙己亥，即淳熙六年（1179），而在此之前的淳熙二年（1175），朱熹曾与陆九渊进行了著名的“鹅湖之会”，就双方所持学说进行了三天的辩论。朱熹在这篇文章中特别强调“天理固然”，而人心相感，天理在人心之先，恐怕不为无意。

指南录·后序

文天祥^[注]

德祐二年正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1]时北兵已迫修门外，战、守、迁皆不及施。^[2]缙绅、大夫、士萃于左丞相府，莫知计所出。会使辙交驰，北邀当国者相见，众谓予一行为可以纾祸。^[3]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意北亦尚可口舌动也。初，奉使往来，无留北者，予更欲一覘北，归而求救国策。于是辞相印不拜，翌日，以资政殿学士行。^[4]

初至北营，抗辞慷慨，上下颇惊动，北亦未敢遽轻吾国。不幸吕师孟构恶于前，贾余庆献谄于后，予羁縻不得还，国事遂不可收拾。^[5]予自度不得脱，则直前诟虏帅失信，数吕师孟叔侄为逆，但欲求死，不复顾利害。^[6]北虽貌敬，实则愤怒。二贵酋名曰“馆伴”，夜则以兵围所寓舍，而予不得归矣。

未几，贾余庆等以祈请使诣北；北驱予并往，而不在使者之目。予分当引决，然而隐忍以行。^[7]昔人云：“将以有为也。”^[8]至京口，得间奔真州，即具以北虚实告东西二阃，约以连兵大举。^[9]中兴机会，庶几在此。^[10]留二日，维扬帅下逐客之令。^[11]不得已，变姓名，诡踪迹，草行露宿，日与北骑相出没于长淮间。穷饿无聊，追购又急，天高地迥，号呼靡及。^[12]已而得舟，避渚洲，出北海，然后渡扬子江，入苏州洋，展转四明、天台，以至于永嘉。^[13]

呜呼！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诋大酋当死；骂逆贼当死；与贵酋处二十日，争曲直，屡当死；去京口，挟匕首以备不测，几自刭死；经北舰十余里，为巡船所物色，几从鱼腹死；真州逐之城门外，几彷徨死；如扬州，过瓜洲扬子桥，竟使遇哨，无不死；扬州城下，进退不由，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围中，骑数千过其门，几落贼手死；贾家庄几为巡徼所陵迫死；夜趋高邮，迷失道，几陷死；质明避哨竹林中，逻者数十骑，几无所逃死；至高邮，制府檄下，几以捕系死；行城子河，出入乱尸中，舟与哨相后先，几邂逅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无辜死；道海安、如皋，凡三百里，北与寇往来其间，无日而非可死；至通州，几以不纳死；以小舟涉鲸波出，无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14]呜呼！死生，昼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予在患难中，间以诗记所遭，今存其本，不忍废，道中手自抄录：使北营，留北关外，为一卷；发北关外，历吴门、毗陵，渡瓜洲，复还京口，为一卷；脱京口，趋真州、扬州、高邮、泰州、通州，为一卷；自海道至永嘉、来三山，为一卷。^[15]将藏之于家，使来者读之，悲予志焉。

呜呼！予之生也幸，而幸生也何所为？^[16]求乎为臣，主辱臣死，有馀僇；所求乎为子，以父母之遗体行殆而死，有馀责。^[17]将请罪于君，君不许；请罪于母，母不许；请罪于先人之墓，生无以救国，死犹为厉鬼以击贼，义也；赖天之灵，宗庙之福，修我戈矛，从王于师，以为前驱，雪九庙之耻，复高祖之业，所谓“誓不与贼俱生”，所谓“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亦义也。^[18]嗟夫！若予者，将无往而不得死所矣。向也，使予委骨于草莽，予虽浩然无所愧怍，然微以自文于君亲，君亲其谓予何！^[19]诚不自意返吾衣冠，重见日月，使旦夕得正丘首，复何憾哉！^[20]复何憾哉！

是年夏五，改元景炎，庐陵文天祥自序其诗，名曰《指南录》。^[21]

^[注]文天祥（1236—1283）：字履善，一字宋瑞，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南宋末坚持抵抗元军，兵败被俘，最终就义。

^[1]德祐二年：即1276年。德祐，宋恭帝的年号。枢密使：掌管全国军政的最高长官。

^[2]修门：本指楚国郢都城门，语出《楚辞·招魂》：“魂兮归来，入修门些。”这里代指南宋都城临安的城门。

^[3]纾（shū）祸：消除灾祸。

^[4]覘（chān）：侦察，窥视。以资政殿学士行：以资政殿学士的身份前往。

^[5]吕师孟：时为兵部侍郎，曾于德祐元年十二月出使元军，请求称侄纳币。构恶：结怨。贾余庆：官同签书枢密

院事，知临安府，时与文天祥同出使元营。献谄：献媚。羈縻：拘禁。

[6]数：谴责。吕师孟叔侄为逆：吕师孟的叔叔吕文焕为襄阳守将，据守多年，时已投降元军。

[7]分：本分。引决：自杀。

[8]“昔人”二句：韩愈《张中丞传后叙》记载，安史之乱中睢阳陷落后，守将张巡、南霁云等被俘，将遭叛军处决时，南霁云稍现犹豫之意，被张巡呵斥，南霁云笑着说并非怕死，“将以有为也”，于是和张巡等人一同从容就义。

[9]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当时为元军占领。真州：今江苏省仪征县，当时仍为宋军把守。东西二阊：指宋淮东制置使李庭芝和淮西制置使夏贵。阊（kǔn）：指在外统兵的将帅。

[10]庶几：差不多。

[11]维扬帅：指淮东制置使李庭芝。维扬：扬州。下逐客之令：李庭芝因听信传言，怀疑文天祥通敌，下令捕拿文天祥。

[12]追购：悬赏追缉。

[13]渚洲：指长江中的沙洲，因有元兵占领，故须避开。北海：长江口以北的海域。苏州洋：今上海市附近的海域。

[14]骂逆贼：文天祥曾在元军大营内痛责投降元军的吕文焕及其侄吕师孟。物色：搜寻。巡徼：巡查的哨兵。质明：黎明。制府：指淮东制置使官府。檄：指李庭芝追捕文天祥的文书。捕系：捉拿囚禁。

[15]三山：今福建省福州市的别称。

[16]“予之”二句：我能活下来是幸运的，但侥幸活下来是为了做什么呢？

[17]僇（lù）：通“戮”，罪责。父母之遗体：这里指父母给予的身体。

[18]九庙：皇帝祭祀祖先共有九庙，这里以九庙指代国家。高祖：指宋太祖赵匡胤。

[19]微以自文于君亲：无法掩盖自己对皇帝、对父母的过失。微以：无以。文：掩饰。

[20]返吾衣冠：即回到南宋，恢复宋朝衣冠。衣冠：代表华夏文明。日月：指皇帝。正丘首：指死于故乡。《礼记·檀公上》：“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传说狐狸死时，头必朝向出生时的山丘。

[21]夏五：即夏五月。改元：更改年号。

【赏析】

所谓“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一个普通人，在危急关头，不假细思、不及选择的情况下，也有可能成为一名热血沸腾、慷慨就义的英雄。而一名勇士，如果给充足的时间前思后想，毅然赴死的意志也许就会被削弱。当然，真正的节义之士，可以经受住各种考验。文天祥从被俘押解至大都到从容就义，前后约五年时间，元廷多少威逼利诱，文天祥丝毫不为所动，求死之心自始至终未曾改变。刚被俘时，元军主帅逼他给尚在抵抗的宋朝大臣写劝降信，他写下了《过零丁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就义后，人们在他的衣带上发现了一首遗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事实上，文天祥面对死亡的思考和选择，并不止这五年。他曾两次被元朝俘虏囚禁，第一次被俘后，在押解北上的途中设法逃脱，历经九死一生，逃回南方，继续组织抵抗。他将这一路所写的诗编集为《指南录》，并先后写过两篇序，本文是其中的《后序》。

文天祥第一次被俘，是元军兵临南宋都城，文天祥作为使者前往元营交涉被扣留，然后作为囚犯被押送北上。行至京口，文天祥寻到机会逃出。其时江淮一带尚被宋军控制，文天祥奔走于真州、扬州一带，希望联合各地宋军进攻长江一带的元兵。但由于有谣言引起的误会，使文天祥不能获得宋军将领的信任，甚至被下令缉拿追杀。文天祥不得不在兵荒马乱之中一路逃亡，最后乘船入海，向南逃至永嘉一带。而从被俘到逃亡，可谓惊心动魄，凶险至极，他自己回首，“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多少次身陷绝境，又多少次死里逃生，“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

尽管句句说死，但“生存还是死亡”在文天祥这里并不是一个问题。文天祥首要考虑的是一个“义”字。国家危亡、社稷倾覆之际，为国而死是义，率兵击贼、恢复山河也是义。孟子说：“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有甚于生的，就是义，有甚于死的，就是不义。侥幸逃得一命，留得此身继续为国尽力，那么当生则生；不幸落入敌手，以死亡要挟自己屈膝投降，那么当死则死。对文天祥来说，选择生还是选择死，唯视义之所在。

观潮

周密^[注]

浙江之潮，天下之伟观也。^[1]自既望以至十八日为最盛。^[2]方其远出海门，仅如银线；既而渐近，则玉城雪岭际天而来，大声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日，势极雄豪。^[3]杨诚斋诗云“海涌银为郭，江横玉系腰”者是也。^[4]

每岁，京尹出浙江亭教阅水军，艨艟数百，分列两岸；既而尽奔腾分合五阵之势，并有乘骑、弄旗、标枪、舞刀于水面者，如履平地。^[5]倏尔黄烟四起，人物略不相睹，水爆轰震，声如崩山；烟消波静，则一舸无迹，仅有“敌船”为火所焚，随波而逝。^[6]

吴儿善泅者数百，皆披发文身，手持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以此夸能。^[7]而豪民贵宦，争赏银彩。

江干上下十余里间，珠翠罗绮溢目，车马塞途。^[8]饮食百物皆倍穹常时，而僦赁看幕，虽席地不容间也。^[9]

禁中例观潮于“天开图画”。^[10]高台下瞰，如在指掌。都民遥瞻黄伞雉扇于九霄之上，真若箫台蓬岛也。^[11]

[注]周密（1232—1298）：字公谨，号草窗。南宋末年词人。

[1]浙江：即钱塘江。

[2]既望：阴历十六日。

[3]方其远出海门：当潮在远处从入海口涌起的时候。沃日：冲荡太阳，形容波浪大。

[4]杨诚斋：南宋诗人杨万里，号诚斋。

[5]京尹：京城临安府（今浙江杭州）的长官。艨艟（méng chōng）：战船。五阵：五种阵法。标：树立，举。

[6]略不相睹：彼此一点也看不见。水爆：水军用的一种爆炸武器。

[7]披发文身：披散着头发，身上画着花纹。

[8]江干（gān）：江岸。

[9]倍穹：（价钱）加倍的高。僦（jiù）赁（lìn）看幕：租用看棚的人（非常多）。僦、赁：都是租用的意思。看幕：为观潮而特意搭的帐篷。席地：一席之地，仅容一个座位的地方。

[10]禁中：帝王所居的宫内。这里指皇帝及其身边人员。

[11]箫台：即凤台。春秋时有箫史善吹箫，娶秦穆公女儿弄玉，曾吹箫作风鸣，引来凤凰，穆公于是为做凤台，后来箫史和弄玉成仙而去。蓬岛：蓬莱岛，古代传说中的海中三神山之一。箫台、蓬岛在此都指神仙所居。

【赏析】

“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钱塘江潮的壮观，自古被人们赞叹，也被众多文人墨客书写。周密的《观潮》便是其中一篇上乘之作。与其他观潮诗文相比，周密不仅观潮，也观弄潮之船与弄潮之人，还观观潮之人。

先写潮水来势之壮观，形如玉城雪岭，声如雷霆，有冲天盖地之势；再写水军乘潮演练，战船数百，往来迅疾，黄烟四起，炮声隆隆，看上去这是一场实战演习，还有“敌船”为火所焚，其声势浩大，愈增潮水声威；又写数百弄潮儿，手持彩旗，出没于惊涛骇浪之中，还能做出种种腾身变化，让人想到北宋一首词中所说的“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弄潮儿的勇猛与潮水的雄壮相得益彰；最后写江岸上观潮场面之盛大，车马塞途，人山人海，连皇室人员都来观看，益见潮水之壮丽与弄潮之精彩。

读此文，似乎能感到钱塘江潮扑面而来，不由得有悠然神往之情。八月十八的钱塘江潮，年年如约而至，不知如今是否还有弄潮儿呢？

松风阁记

刘基^[注]

雨、风、露、雷，皆出乎天。雨露有形，物待以滋。雷无形而有声，惟风亦然。

风不能自为声，附于物而有声；非若雷之怒号，訇磕于虚无之中也。^[1]惟其附于物而为声，故其声一随于物，大小清浊，可喜可愕，悉随其物之形而生焉。土石蝼蚁，虽附之不能为声；谷虚而大，其声雄以厉；水荡而柔，其声涵以脍。^[2]皆不得其中和，使人骇胆而惊心。故独于草木为宜。

而草木之中，叶之大者，其声窒；叶之槁者，其声悲；叶之弱者，其声懦而不扬。是故宜于风者莫如松。^[3]

盖松之为物，干挺而枝樛，叶细而条长，离奇而巃嵒，潇洒而扶疏，鬖髿而玲珑。^[4]故风之过之，不壅不激，疏通畅达，有自然之音。故听之可以解烦黷，涤昏秽，旷神怡情，恬淡寂寥，逍遥太空，与造化游。^[5]宜乎适意山林之士乐之而不能违也。

金鸡之峰，有三松焉，不知其几百年矣。^[6]微风拂之，声如暗泉飒飒走石漱；稍大，则如奏雅乐；其大风至，则如扬波涛，又如振鼓，隐隐有节奏。^[7]

方舟上人为阁其下，而名之曰松风之阁。^[8]予尝过而止之，洋洋乎若将留而忘归焉。盖虽在山林，而去人不远。夏不苦暑，冬不酷寒，观于松可以适吾目，听于松可以适吾耳，偃蹇而优游，逍遥而相羊，无外物以汨其心，可以喜乐，可以永日，又何必濯颍水而以为高，登首阳而以为清也哉！^[9]

予，四方之寓人也，行止无所定，而于是阁不能忘情，故将与上人别而书此以为之记。时至正十五年七月九日也。

[注]刘基（1311—1375）：字伯温。青田（今浙江青田县）人。明朝为开国功臣之一。

[1]訇（hōng）磕：大声。

[2]蝼（lú）蚁（bì）：蝼（xī）龟，龙生九子之一，爱书法，能负重，碑下石座一般都雕成蝼蚁状。脍（huī）：喧响。

[3]窒（zhì）：阻塞。

[4]樛（jiū）：树枝向下弯曲。巃（lóng）嵒（zōng）：聚集貌。鬖（sān）髿（suō）：蓬松的样子。

[5]黷（dú）：污浊。

[6]金鸡峰：在今绍兴附近的会稽山上。

[7]石漱（lài）：沙石上的急流。

[8]上人：对僧人的敬称。为：建造。

[9]偃蹇（jiǎn）：高耸引申为傲慢。相羊：徘徊。濯（zhuó）：洗。颍水：河名。相传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隐居在颍水附近。尧又想任命他做九州长，他认为尧的建议弄脏了他的耳朵，就跑到颍水边洗耳朵。首阳：山名，在山西省永济县南。相传伯夷、叔齐在周武王灭商以后，逃避到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

【赏析】

《松风阁记》的审美趣味是东方式的。“风之过之，不壅不激，疏通畅达，有自然之音”，吹拂的风，不雍室，也不猛烈，恰到好处。“旷神怡情，恬淡寂寥，逍遥太空，与造化游”，风中松针的声音，使人心旷神怡，寂寥却不孤独。松风阁“虽在山林，而去人不远”，兼有天人之际的美好，与世隔绝，而又温馨亲切。这些感受看似散乱，却有内在的统一处——“中和”。

《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是一种恰到好处的美。它不偏不倚，过犹不及，所有的纷乱、极端都将回归于它。中庸并非平庸。中庸不是没有原则的好好先生，更非否定一切的愤世嫉俗，而是智慧、中肯、宽容的总和。它以极致的洞察超越对立，以良好的分寸感平衡各种意见，使人生充满韧性与力度，因此说“极高明而道中庸”。

中庸的审美趣味深深根植于中国人的心中。先秦《礼记》如是，明代的刘基如是，现代的老舍亦如是。《想北平》中老舍说：“北平也有热闹的地方，但是它和太极拳相似，动中有静。巴黎有许多地方使人疲乏，所以咖啡与酒是必要的，以便刺激；在北平，有温和的香片茶就够了。”“北平在人为之中显出自然，几乎是什么地方既不挤得慌，又不太僻静：最小的胡同里的房子也有院子与树；最空旷的地方也离买卖街与住宅区不远。”调和、兼容、恰到好处的审美趣味不仅源于老舍对北平的热爱，更源于中国人血脉里对中庸的认同。

“草木之中，叶之大者，其声窒；叶之槁者，其声悲；叶之弱者，其声懦而不扬。是故宜于风者莫如松。”此处的松与风不仅是自然界的存在，更象征了坚贞与灵动兼具的中庸人格，不卑弱，不强悍，自得其乐，恰到好处。中庸之美，正是作者游走四方，却对松风阁不能忘情，并写下上下两篇游记的原因。

与下篇的正面描写相比，这里选取的上篇从大处落笔，层层剥笋式的写作手法使人印象深刻。作者于风、雨、雷、露中选取风，在风的万籁中选取草木之声，又于纷纭草木中独爱松。松风阁被置于丰富的万物之中，但作者独独钟情于此。阅尽芳华后，眼中只有你，专注而深刻地懂得。

王冕传^[注]

宋濂^[注]

王冕者，诸暨人。^[1]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2]暮归，忘其牛。或牵牛来责蹊田者，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3]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4]冕因去，依僧寺以居。^[5]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见。

安阳韩性闻而异之，录为弟子，学遂为通儒。^[6]性卒，门人事冕如事性。时冕父已卒，即迎母入越城就养。^[7]久之，思母还故里，冕买白牛驾母车，自被古冠服随车后。乡里小儿竞遮道讪笑，冕亦笑。^[8]

著作郎李孝光欲荐之为府史，冕骂曰：“吾有田可耕，有书可读，肯朝夕抱案立高庭下备奴使哉？”^[9]每居小楼上，客至，僮入报，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马上求见，拒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楼长啸，使者闻之惭。^[10]

冕屡应进士举不中，叹曰：“此童子羞为者，吾可溺是哉！”^[11]竟弃去。买舟下东吴，渡大江，入淮楚，历览名山川。或遇奇才、侠客，谈古豪杰事，即呼酒共饮，慷慨悲吟，人斥为狂奴。

北游燕都，馆秘书卿泰不花家。^[12]泰不花荐以馆职，冕曰：“公诚愚人哉！不满十年，此中狐兔游矣，何以禄仕为？”^[13]即日将南辕，会其友武林卢生死溧阳，唯两幼女、一童留燕，伶仃无所依。^[14]冕知之，不远千里走溧阳，取生遗骨，且挈二女还生家。^[15]

冕既归越，复大言天下将乱。时海内无事，或斥冕为妄。冕曰：“妄人非我，谁当为妄哉？”乃携妻孥隐于九里山。种豆三亩，粟倍之，树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区，薤、韭各百本，引水为池，种鱼千余头，结茅庐三间。^[16]自题为“梅花屋”。尝仿《周礼》著书一卷，坐卧自随，秘不使人观。更深人寂，辄挑灯朗讽，既而抚卷曰：“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致也。”^[17]当风日佳时，操觚赋诗，千百不休，皆鹏鹳海怒，读者毛发为耸。^[18]人至，不为宾主礼，清谈竟日不倦。食至辄食，都不必辞谢。善画梅，不减杨补之。^[19]求者肩背相望，以缁幅短长为得米之差。^[20]人讥之，冕曰：“吾借是以养口体，岂好为人家作画师哉？”

未几，汝、颍兵起，一一如冕言。皇帝取婺州，将攻越，物色得冕，置幕府，授以咨议参军，一夕，以病死。^[21]冕状貌魁伟，美须髯，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试以死，君子惜之。

史官曰：予受学城南时，见孟谔言越有狂生，当天大雪，赤足上潜岳峰，四顾大呼曰：“遍天地间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胆澄澈，便欲仙去。”^[22]及入城，戴大帽如蓑，穿曳地袍翩翩行，两袂轩翥，哗笑溢市中。^[23]予甚疑其人，访识者问之，即冕也。冕真怪民哉！马不啻驾，不足以见其奇才，冕亦类是夫！^[24]

[注]王冕（1287—1359）：字元章，元朝著名画家、诗人、篆刻家。

[注]宋濂（1310—1381）：字景濂。浦江（今浙江义乌）人。元明之际文学家。

[1]诸暨：今浙江诸暨市。

[2]陇：通“垆”，田埂。

[3]蹊：踩踏。

[4]曷：何。

[5]去：离家。

[6]安阳韩性：字明善，绍兴人，先世安阳人，后迁于越。隐居讲学，弟子甚多。

[7]越城：今绍兴市越城区。

[8]遮道：拦道。讪笑：讥笑。

[9]李孝光：字季和，浙江乐清人，元顺帝至正年间任秘书监著作郎。府史：府衙小吏。备奴使：准备被奴役吗？

[10]部使者：按察官员。行郡：巡视府属各地。武：半步为武。啸：撮口发出清越而长的声音。

[11]溺是：沉溺在应举中。

[12]燕都：元京城大都，今北京市。馆：住。秘书卿：元代秘书监的长官。泰不花：字兼善，伯牙吾台氏，居台州。第进士，授集贤修撰。历秘书卿、礼部尚书等。

[13]馆职：指在史馆、集贤院等供职。

[14]武林：杭州的别称。滦阳：今河北迁安西北。

[15]挈：带领。

[16]薤（xiè）：百合科植物，鳞茎可食。本：株。种鱼：养鱼。

[17]伊、吕：伊尹、吕尚。伊尹为商汤贤相。吕尚扶助武王灭殷建立周朝。

[18]操觚（gū）：把酒。鹏鹗（xiān）海怒：大鹏飞举，海涛怒吼。

[19]杨补之：宋代画家杨无咎，字补之，善画梅。

[20]缯（zēng）：丝织品，可作画。

[21]汝、颍兵起：河南、安徽，指元末的红巾军起义。皇帝取婺州：朱元璋于至正十九年（1359）攻下婺州（今浙江金华）。咨议参军：咨议政事的职官。

[22]史官：作者自谓。

[23]蓂（xǐ）：草名。袂（mèi）：衣袖。轩翥（zhù）：飞举的样子。

[24]𨔵（fěng）驾：翻覆车驾，犹言不受驾驭。

【赏析】

《儒林外史》刻画读书人群像，以王冕为全书开篇，大约是将王冕的风骨识见、精神气度视作楷模，以警醒后世热衷功名、卑弱奴性的读书人如范进者。

王冕出身农家，但天性好学，“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暮归，忘其牛。或牵牛来责蹊田者，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王冕母亲称之“痴”，可见天赋使然，非人力所能及。难能可贵的是，少年王冕在艰苦的环境中仍能心无旁骛，相当专注，“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见”。王冕向学之心单纯，无所杂念，反倒心志坚韧，又得高人点拨，进步迅猛，“遂为通儒”。恩师韩性离世后，“门人事冕如事性”，侧面证明了王冕“通儒”的威信。值得玩味的是，王冕送母亲回乡时，“买白牛驾母车，自被古冠服随车后”。王冕所处的元代将人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王冕籍贯诸暨，属越地，是为南人。文中的“古冠服”应当不是元人服饰，而是南人或儒家古籍中的记载。他披服古衣冠招摇返乡，看似迂阔，但未必不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对抗。有趣的是，当乡里小儿讪笑时，“冕亦笑”。王冕为何也跟着笑呢？《老子》曰：“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王冕“亦笑”是以得道之人的立场居高临下地讥笑不懂道的乡里小儿吗？抑或怀有仁爱之心，悲悯宽容他们的讪笑，并以自嘲之心一笑而过？作为“通儒”，王冕的笑中想必后者的意思更多一些吧。

王冕好学、专注、知行合一，不仅如此，他还安贫乐道，不愿被官场役使，重视人格独立和尊严，对朋友忠肝义胆、侠义心肠。他虽然隐居，但对天下形势洞若观火，了然于胸，自己也志存高远，希冀一用，只可惜一夕病死，虽被征召，而终无缘政事。

但他磊落的人格终以艺术的形式流传下来。王冕笔下的梅花幽特拗崛，清白简傲，其横斜倾侧之态、飘逸清雅之姿、疏密得当之美，正是王冕内心情怀与抱负的写照。“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其人其画其文“直而不绞，质而不俚，豪而不诞，奇而不怪，博而不滥，有忠君爱民之情，去恶拔邪之志，恳恳惻惻见于词意之表，非徒作也，因大敬焉”。刘基的敬意、宋濂的传记正是对王冕风骨识见、人格精神和艺术造诣的至高赞美。

秦士录 宋濂

邓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長七尺，双目有紫棱，开合闪闪如电，能以力雄人。^[1]邻牛方斗，不可擘，拳其脊折仆地。^[2]市门石鼓，十人舁弗能举，两手持之行。^[3]然好使酒，怒视人，人见辄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则必得奇辱。”

一日独饮娼楼，萧、冯两书生过其下，急牵入共饮。两生素贱其人，力拒之。弼怒曰：“君终不我从，必杀君，亡命走山泽耳，不能忍君苦也！”^[4]两生不得已，从之。弼自据中筵，指左右揖两生坐，呼酒歌啸以为乐，酒酣，解衣箕踞，拔刀案上，铿然鸣。^[5]两生雅闻其酒狂，欲起走。^[6]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知书，君何至相视如涕唾！今日非速君饮，欲少吐胸中不平气耳。”^[7]四库书从君问，即不能答，当血是刃。^[8]两生曰：“有是哉？”遽摘七经数十义扣之，弼历举传、疏，不遗一言；复询历代史，上下三千年，纚纚如贯珠。^[9]弼笑曰：“君等伏乎未也？”两生相顾惨沮，不敢再有问。^[10]弼索酒，被发跳叫曰：“吾今日压倒老生矣！古者学在养气，今人一服儒衣，反奄奄欲绝，徒欲驰骋文墨，儿抚一世豪杰，此何可哉？^[11]此何可哉？君等休矣。”两生素负多才艺，闻弼言，大愧，下楼，足不得成步。归，询其所与游，亦未尝见其挟册呻吟也。^[12]

泰定末，德王执法西御史台，弼造书数千言，袖谒之。^[13]阍卒不为通，弼曰：“若不知关中有邓伯翊耶？”^[14]连击踣数人，声闻于王。^[15]王令隶人掣入，欲鞭之。^[16]弼盛气曰：“公奈何不礼壮士？今天下虽号无事，东海岛夷，尚未臣顺。^[17]间者驾海舰，互市于鄞，即不满所欲，出火刀斫柱，杀伤我中国民。^[18]诸将军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战且却，其亏国体为己甚。西南诸蛮，虽曰称臣奉贡，乘黄屋左纁，称制与中国等，尤志士所同愤。^[19]诚得如弼者一二辈，驱十万横磨剑伐之，则东西为日所出入，莫非王土矣，公奈何不礼壮士？”^[20]庭中人闻之，皆缩颈吐舌，舌久不能收。王曰：“尔自号壮士，解持矛鼓噪，前登坚城乎？”^[21]曰：“能。”“百万军中，可刺大将乎？”曰：“能。”“突围溃阵，得保首领乎？”曰：“能。”王顾左右曰：“姑试之。”问所须，曰：“铁铠、良马各一，雌雄剑二。”王即命给与，阴戒善掣者五十人，驰马出东门外，然后遣弼往。^[22]王自临观，空一府随之。既弼至，众掣并进。弼虎吼而奔，人马辟易五十步，面目无色。^[23]已而烟尘涨天，但见双剑飞舞云雾中，连斫马首堕地，血涔涔滴。^[24]王抚髀欢曰：“诚壮士！诚壮士！”^[25]命勺酒劳弼，弼立饮不拜。由是狂名振一时，至比之王铁枪云。^[26]

王上章荐诸天子，会丞相与王有隙，格其事不下。^[27]弼环视四体，叹曰：“天生一具铜筋铁肋，不使立功万里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时也。尚何言！”遂入王屋山为道士，后十年终。

史官曰：弼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乱，中原数千里，人影殆绝。玄鸟来降，失家，竞栖林木间。^[28]使弼在，必当有以自见。惜哉！弼鬼不灵则已，若有灵，吾知其怒发上冲也。

[1]目有紫棱：眼光锐利有神。

[2]擘(bāi)：分开。拳其脊：(邓弼)用拳头打牛的背脊(牛于是倒地)。

[3]舁(yú)：抬。

[4]不我从：不听从我。

[5]箕(jī)踞(jù)：两腿伸直叉开，形同奋箕，是傲慢无礼的姿态。

[6]雅：素来，一向。

[7]速：请。

[8]四库：经史子集四部的代称。

[9]遽：就。摘：选取。七经：《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为七经。扣：问。传、疏：注释经文的叫“传”，解释传文的叫“疏”。纚纚(sǎ)：洋洋洒洒，有次序的样子。

[10]惨沮：沮丧失色。

[11]“今人一服儒衣”四句：现在的人一穿上读书人的衣服，就毫无生气，只想卖弄学问，却把世上豪杰当小孩子玩。

弄。

[12]挟册呻吟：拿书吟诵。

[13]泰定：元泰定帝年号（1324—1328）。西御史台：陕西道御史府。

[14]阍（hūn）卒：守门士兵。通：通报。

[15]踣（bó）：跌倒。

[16]捽（zuó）：揪住。

[17]东海岛夷：日本。

[18]间者：有时。鄞（yín）：鄞县，属今浙江宁波。

[19]西南诸蛮：指西南少数民族部落。黄屋：古代皇帝所乘的车，以黄缯为车盖内饰。左纛（dào）：车衡左边的大旗。称制：行使皇帝的权力。

[20]横磨剑：精锐善战的士兵。

[21]解：懂得。

[22]阴：暗中。槩（shuò）：长矛。

[23]辟（bì）易：惊退。

[24]涔涔（cén）：血流不止的样子。

[25]抚髀（bì）：拍着大腿。诚：确实。

[26]王铁枪：王彦章，五代梁人，骁勇有力，持铁枪，驰骋如飞，军中号王铁枪。

[27]隙：感情上的裂痕。格：阻碍。

[28]玄鸟：燕子。

【赏析】

“奇人、奇事、奇闻，读之令人气壮。”全文气盛，开篇就写邓弼恃力使气，俨然一个胸无点墨的莽汉。之后他强留书生饮酒，看似强蛮，却以胸中翰墨和一番宏论压倒素以才艺自负的两书生。由武入文，邓弼的才华出乎读者意料，构成文章的起伏波澜。一番浩然正气的宏论，更是将文章推至第一个高潮，使人对邓弼刮目相看。林云铭评曰：“至说出养气语，皆前人所未发。应上不平气，伏下盛气。”养气之说可谓“文腰”，使邓弼的形象由狂生转向壮士。“古之学者在养气”一句使邓弼超越了个人技艺的炫耀，而呈现内在更宽博浩大的境界。

于是，邓弼经世安邦的志向和所向披靡的战力便在后两段中自然展开。慷慨陈言、才堪经略、沙场壮举、德王赞叹，使读者对邓弼的前途充满期待。不料丞相与德王有隙，力荐不果，使邓弼最终只能浩叹英雄失路，而入王屋山为道士。人物命运一路烘托扶摇直上，而突然反跌不振。曲折中渗透了宋濂为国惜才的深意。

《论语·子路》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孟子·尽心》曰：“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孔孟对狂狷之士的同情理解，使服膺儒术的宋濂能赞赏邓弼身上的凛然生气。因此邓弼虽未立德、立功、立言，宋濂仍尊称其为“士”，流露出深深的叹惋之情。

中山狼传

马中锡^[1]

赵简子大猎于中山，虞人导前，鹰犬罗后，骇禽鸷兽应弦而倒者不可胜数。^[1]有狼当道，人立而啼。简子垂手登车，援乌号之弓，挟肃慎之矢，一发饮羽，狼失声而遁。^[2]简子怒，驱车逐之，惊尘蔽天，足音鸣雷，十里之外，不辨人马。

时，墨者东郭先生，将北适中山以干仕，策蹇驴，囊图书，夙行失道，望尘惊悸。^[3]狼奄至，引首顾曰：“先生岂有志于济物哉？昔毛宝放龟而得渡，隋侯救蛇而获珠，龟蛇固弗灵于狼也。^[4]今日之事，何不使我得早处囊中以苟延残喘乎？异时倘得脱颖而出，先生之恩，生死而肉骨也。^[5]敢不努力以效龟蛇之诚？”先生曰：“嘻，私汝狼以犯世卿，忤权贵，祸且不测，敢望报乎？然墨之道，兼爱为本，吾终当有以活汝，脱有祸，固所不辞也！”^[6]乃出图书，空囊橐，徐徐焉实狼其中，前虞跋胡，后恐蹇尾，三纳之而未克，徘徊容与，追者益近。^[7]狼请曰：“事急矣！先生果将揖逊救焚溺，而鸣釜避寇盗耶？惟先生速图！”^[8]乃踟躇四足，引绳而束缚之，下首至尾，曲脊掩胡，猥缩螭曲，蛇盘龟息，以听命先生。^[9]先生如其指，内狼于囊，遂括囊口，肩举驴上，引避道左，以待赵人之过。

已而简子至，求狼弗得，盛怒，拔剑斩辕端示先生，骂曰：“敢违狼方向者，有如此辕！”先生伏蹊就地，匍匐以进，踞而言曰：“鄙人不慧，将有志于世，奔走遐方，自迷正途，又安能发狼踪，以指示夫子之鹰犬也！然尝闻之，大道以多歧亡羊。夫羊，一童子可制之，如是其驯也，尚以多歧而亡；狼非羊比，而中山之歧，可以亡羊者何限？乃区区循大道以求之，不几于守株缘木乎？况田猎，虞人之所事也，君请问诸皮冠。行道之人何罪哉？且鄙人虽愚，独不知夫狼乎？性贪而狠，党豺为虐，君能除之，固当窥左足以效微劳，又肯讳之而不言哉！”^[10]简子默然，回车就道。先生亦驱驴，兼程而进。

良久，羽旄之影渐没，车马之音不闻。^[11]狼度简子之去已远，而作声囊中曰：“先生可留意矣，出我囊，解我缚，拔矢我臂，我将逝矣！”^[12]先生举手出狼，狼咆哮谓先生曰：“适为虞人逐，其来甚速，幸先生生我。^[13]我馁甚，馁不得食，亦终必亡而已。与其饥死道路，为群兽食，毋宁毙于虞人，以俎豆于贵家。^[14]先生既墨者，摩顶放踵，思一利天下，又何吝一躯啖我而全微命乎？”^[15]遂鼓吻奋爪，以向先生。先生仓卒以手搏之，且搏且却，引蔽驴后，便旋而走。狼终不得有加于先生，先生亦极力拒，彼此俱倦，隔驴喘息。^[16]先生曰：“狼负我！狼负我！”狼曰：“吾非固欲负汝，天生汝辈，固需吾辈食也！”相持既久，日晷渐移，先生窃念天色向晚，狼复群至，吾死矣夫！^[17]因给狼曰：“民俗，事疑必询三老。第行矣，求三老而问之。苟谓我当食即食，不可即已。”^[18]狼大喜，即与偕行。

逾时，道无人行，狼馋甚，望老木僵立路侧，谓先生曰：“可问是老！”^[19]先生曰：“草木无知，叩焉何益？”^[20]狼曰：“第问之，彼当有言矣！”先生不得已，揖老木，具述始末，问曰：“若然，狼当食我邪？”^[21]木中轰轰有声，谓先生曰：“我杏也。往年老圃种我时，费一核耳，逾年华，再逾年实，三年拱把，十年合抱，至于今二十年矣。^[22]老圃食我，老圃之妻子食我，外至宾客，下至奴仆皆食我。又复鬻实于市，以规利于我。^[23]其有功于老圃甚巨。今老矣，不能敛华就实，贾老圃怒，伐我条枚，芟我枝叶，且将售我工师之肆取直焉。^[24]噫！樗朽之材，桑榆之景，求免于斧钺之诛而不可得。^[25]汝何德于狼，乃觊免乎？”^[26]是固当食汝。”言下，狼复鼓吻奋爪以向先生。先生曰：“狼爽盟矣！矢询三老，今值一杏，何遽见迫耶？”^[27]复与偕行。

狼愈急，望见老牯，曝日败垣中，谓先生曰：“可问是老！”^[28]先生曰：“向者草木无知，谬言害事。今牛，禽兽耳，更何问焉？”^[29]狼曰：“第问之。不问，将啗汝！”^[30]先生不得已，揖老牯，再述始末以问。牛皱眉瞪眼，舐鼻张口，向先生曰：“老杏之言不谬矣！老牯莛栗少年时，筋力颇健，老农卖一刀以易我，使我贰群牛、事南亩。既壮，群牛日益老惫，凡事我都之。^[31]彼将驰驱，我伏田车，择便途以急奔趋；彼

将躬耕，我脱辐衡，走郊垆以辟榛荆。^[32]老农视我犹左右手，衣食仰我而给，婚姻仰我而毕，赋税仰我而输，仓庾仰我而实。^[33]我亦自谅可得帷席之敝如马狗也。^[34]往年家储无担石，今麦秋多十斛矣；往年穷居无顾藉，今掉臂行村社矣；往年尘厄罨，涸唇吻，盛酒瓦盆，半生未接，今酝黍稷，据樽罍，骄妻妾矣；往年衣短褐，偪木石，手不知揖，心不知学，今持《兔园册》，戴笠子，腰韦带，衣宽博矣。一丝一粟，皆我力也。顾欺我老弱，逐我郊野；酸风射眸，寒日吊影；瘦骨如山，老泪如雨，涎垂而不可收，足挛而不可举，皮毛具亡，疮痍未瘥。^[35]老农之妻妒且悍，朝夕进说曰：‘牛之一身，无废物也。肉可脯，皮可鞣，骨、角可切蹉为器。’^[36]指大儿曰：‘汝受业庖丁之门有年矣，胡不砺刀礪以待？’^[37]迹是观之，是将不利于我，我不知死所矣！夫我有功、彼无情乃若是，行将蒙祸；汝何德于狼，覬幸免乎？”言下，狼又鼓吻奋爪以向先生。先生曰：“毋欲速！”

遥望老子杖藜而来，须眉皓然，衣冠闲雅，盖有道者也。^[38]先生且喜且愕，舍狼而前，拜跪啼泣，致辞曰：“乞丈人一言而生。”丈人问故，先生曰：“是狼为虞人所窘，求救于我，我实生之。今反欲啗我，力求不免，我又当死之，欲少延于片时，暂定是于三老。初逢老杏，强我问之，草木无知，几杀我。次逢老特，强我问之，禽兽无知，又几杀我。今逢丈人，岂天之未丧斯文也。敢乞一言而生。”因顿首杖下，俯伏听命。丈人闻之，欷歔再三。以杖叩狼曰：“汝误矣！夫人有恩而背之，不祥莫大焉。儒谓受人恩而不忍背者，其为子必孝，又谓虎狼之父子。^[39]今汝背恩如是，则并父子亦无矣！”乃厉声曰：“狼，速去！不然将杖杀汝！”狼曰：“丈人知其一未知其二，请诉之，愿丈人垂听。初，先生救我时，束缚我足，闭我囊中，压以诗书，我鞠躬不敢息；又蔓辞以说简子，其意盖将死我于囊，而独窃其利也。是安可不啗？”^[40]丈人顾先生曰：“果如是，是羿亦有罪焉！”^[41]先生不平，具状其囊狼怜惜之意。狼亦巧辩不已以求胜。丈人曰：“是皆不足以执信也。试再囊之，我观其状，果困苦否。”狼欣然从之。信足先生，先生复缚置囊中，肩举驴上，而狼未之知也。^[42]丈人附耳谓先生曰：“有匕首否？”先生曰：“有。”于是出匕。丈人目先生，使引匕刺狼。先生曰：“不害狼乎？”丈人笑曰：“禽兽负恩如是，而犹不忍杀。子固仁者，然愚亦甚矣！从井以救人，解衣以活友，于彼计则得，其如就死地何？先生其此类乎？仁陷于愚，固君子之所不与也。”^[43]言已大笑，先生亦笑，遂举手助先生操刃，共殪狼，弃道上而去。^[44]

^[注]马中锡（1446—1512）：字天禄。明代官员，文学家。故城（今河北故城）人。

^[1]赵简子：名鞅。春秋时晋国的大夫。中山：地名，今河北定县一带。虞人：管狩猎的官。

^[2]垂手登车：从容上车。垂手：形容安闲从容。乌号：古良弓名。肃慎：古良箭名。饮羽：形容箭入很深，连箭末的羽毛都看不见了。饮：吞没。逋（bū）：逃跑。

^[3]墨者：信奉墨子学说的人。墨子，春秋时人，主张“兼爱”“非攻”。东郭：姓。适：到。干仕：求官。蹇（jiǎn）驴：跛驴。夙（sù）行：清早赶路。失道：迷路。

^[4]奄：突然。毛宝：晋代人，曾得一只白龟而放生，后在战事中投江逃命时，水中有物载他过江，登岸视之，乃之前放生的白龟。隋侯：汉水东面的国主。隋侯曾替受伤的大蛇敷药，后蛇衔大珠报答他，故称隋侯珠。

^[5]颖：锥子尖。脱颖而出：意为人总会出头，此处意为若能脱离灾祸，日后出头。生死而肉骨：使死者复生，使枯骨长肉。

^[6]脱：即使。

^[7]前虞跋胡：往前怕压住狼下巴的垂肉。后恐蹙（zhì）尾：往后恐怕压住尾巴。蹙：跌倒。克：成功。徘徊容与：迟疑不决。

^[8]揖逊、鸣銮：讲究礼貌。你在救火拯溺时还要讲礼貌吗？

^[9]跼（jú）蹐（jí）：蜷缩。下首至尾：把头弯下来凑到尾巴上。

^[10]伏蹶就地：伏倒在地上。踞（jì）：跪。区区：仅仅。守株：守株待兔。缘木：缘木求鱼，上树捕鱼。比喻脱离实际办事，必劳而无获。党豺为虐：与豺为一伙为恶。窥左足：抬脚，语见《汉书·息无躬传》。窥：通“跬”，半步。

^[11]羽旄：旗子上的装饰。这里借指赵简子一行人。

^[12]度（duó）：估计。逝：去。

^[13]生我：救活我。

^[14]餽（něi）：饿。俎（zǔ）豆于贵家：供贵族做祭品。俎豆：古代祭祀容器。

^[15]摩顶放踵：见《孟子·尽心上》，求有利于天下，自己就算从头到脚受折磨，也不顾惜。啖我：给我吃。

^[16]有加：占上风。

^[17]日晷（guǐ）：日影。

^[18]给（dài）：骗。第：只管。

^[19]逾时：过了一会儿。

^[20]叩焉何益：问它有什么用？

^[21]具述始末：从头到尾详述一遍。

^[22]逾年华：隔年开花。拱：两手所围。把：一手所握。

^[23]鬻（yù）：卖。规利：图利。

^[24]不能敛华就实：不能在花谢后结果。贾（gǔ）：买，此引申为引得。条枚：枝干。工师之肆：工匠铺子。直：

同“值”，价钱。

[25]樗(chū)朽之材：无用的树木。樗：落叶乔木，质松，味臭，又称臭椿。桑榆之景：晚年。

[26]觊(jì)：觊觎，非分地希望。觊免：妄想宽免。

[27]爽盟：背约。矢：发誓。何遽(jù)见迫耶：为什么急着迫迫于我？遽：立刻。见：我。

[28]牂(zì)：母牛。曝(pù)日：晒太阳。败垣(yuán)：破墙。

[29]向者：刚才。

[30]啮(dié)：咬。

[31]茧栗：牛角初长成。贰群牛：和别的牛群一起耕地。贰：副。都：总管。

[32]伏田车：低下头驾田猎之车。脱辐衡：卸下车杠。郊垌(jiōng)：郊野。辟榛荆：开荒。榛荆：野草杂树。

[33]仓庾(yǔ)：谷仓。实：充实。

[34]帷席：帷帐和席子。自信死后能像狗马一样，得到帷席而被掩埋。

[35]担石：少量粮食。担：两石。无顾藉：没有依靠。掉臂：逍遥自在。村社：村中集社。尘卮(zhī)罍(léi)：酒杯和酒缸积满了灰尘，表示无酒可喝。涸唇吻：嘴唇发燥，一直没尝到酒。未接：没触碰过(酒)。据持：尊壘(léi)：酒器。侣木石：与木石为伴。没有社会往来。《兔园册》：村塾中的课本。韦带：熟皮带，质柔软。宽博：宽大的衣服。酸风射眸：冷风刺痛眼睛。痍：伤痕。瘥(chài)：痊愈。

[36]鞞(kuò)：去毛的皮。

[37]砺刃：磨刀。硎：磨刀石。

[38]杖藜：拄着拐杖。藜：可做杖的植物。

[39]虎狼之父子：即使是虎狼，也有父子之爱。

[40]鞠躬不敢息：弓着身子不敢出气。蔓辞：说无谓的话。

[41]羿亦有罪焉：逢蒙向羿学射箭，学会后杀羿。孟子说：“是亦羿有罪焉。”羿不辨人之好坏，自己也有过失。此处借以批评东郭先生。

[42]信：通“伸”。

[43]固：本来。与：赞同。

[44]殪(yì)：杀。

【赏析】

中山狼忘恩负义，狡诈贪婪；东郭先生迂腐懦弱，滥施仁慈。这两个形象已分别成为两类人物的代名词，可见两个形象的生动与真实。明智的丈人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双方问题所在，并用果敢的行动结束荒唐的相峙局面，以惩恶扬善，替天行道。寓言以生动的形象、有趣的故事将人性的弱点呈现给读者，使人在阅读中有所警戒。

但这些只是概念，文学的趣味在于鲜活生动的呈现。狼如何骗得东郭先生的信任？首先，它善于示弱，中箭后“失声而逋”，见到先生马上“引首顾”，以温驯可怜相引动他人的恻隐之心，解除防备。其次，中山狼善于识人。遥见东郭先生“策蹇驴，囊图书”，且“望尘惊悸”，中山狼就知道用知识和道德忽悠这个书呆子准错不了。于是满嘴典故，“毛宝放龟而得渡，隋侯救蛇而获珠”，让东郭先生误以为中山狼满腹经纶，而引为知己。但在中山狼，知识只是自利的工具和手段而已，与道德无关。最后，中山狼相当顽强。它中箭后能逃跑，忽悠东郭先生救助自己，做事果断务实，“将揖逊救焚溺，而鸣銮避寇盗耶？惟先生速图”！巧言善辩，狡猾诡诈，当丈人说“狼，速去！不然将杖杀汝”后，还血口喷人，不服输的韧劲令人印象深刻。所以，不可否认，狼洞察人性，反应敏捷，善于应变，但是，它不善良！当它恳求东郭先生放它出来，承诺“我将逝矣”后，马上“咆哮谓先生”，“鼓吻奋爪，以向先生”，凶相毕露，翻脸不认人，还恶狠狠地叫嚣：“天生汝辈，固需吾辈食也！”伪善、狡猾、凶残、欺诈，狼的本性在跌宕的情节中充分展现。当然它也有守诺、敬畏民俗的一面，才会答应东郭先生“求三老而问之”的拖延要求。

而东郭先生呢？无疑是个好人。但他对“兼爱”的理解过于教条，缺乏生活的判断力。做事瞻前顾后，“前虞跋胡，后恐蹇尾，三纳之而未克，徘徊容与”，太讲求繁文缛节，舍本取末（有趣的是，墨家重简素，并不重仪节）。面对狼的攻击，他只叫唤，“狼负我！狼负我！”处理实际生活的能力可见一斑。当丈人无法劝改而终要下杀手时，东郭先生仍犹疑地问：“不害狼乎？”滥施仁慈、执迷不悟至此，让人不由哀其不幸，而怒其愚笃。但与中山狼相比，人们还是更愿意和东郭先生打交道吧。

古人将人之修养浓缩为“仁义礼智信”，良知第一，聪明在后。只有聪明而没有善意，终会被摒弃。反之，满心慈悲，却缺乏洞察与判断，也不免沦于险境。因而，仁爱先之，智能辅之，方得长久。

听蕉记

沈周^[注]

夫蕉者，叶大而虚，承雨有声。雨之疾徐、疏密，响应不忒。^[1]然蕉何尝有声，声假雨也。^[2]雨不集，则蕉亦默默静植；蕉不虚，雨亦不能使为之声。蕉雨固相能也。^[3]蕉静也，雨动也，动静戛摩而成声，声与耳又相能想入也。^[4]迨若匝匝插插，剥剥滂滂，索索淅淅，床床浪浪，如僧讽堂，如渔鸣榔，如珠倾，如马骧，得而象之，又属听者之妙也。^[5]

长洲胡日之种蕉于庭，以伺雨，号“听蕉”，于是乎有所得于动静之机者欤？^[6]

^[注]沈周（1427—1509）：字启南，号石田。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明代书画家，与文徵明、唐寅、仇英并称“明四家”。

^[1]忒：差错。

^[2]假：凭借。

^[3]植：立，站立。相能：相互配合。

^[4]戛摩：击撞摩擦。

^[5]迨：等到。鸣榔：渔人敲击船舷发出声音，用以惊鱼，使入网中。骧：马昂首奔腾。象：赋予形象。

^[6]机：事物的关键。

【赏析】

江南庭院，常见芭蕉种植，窗前阶下，天井之中，墙角之处，处处可见它的身影。芭蕉叶子阔大，绿意盎然，让人一见就觉得赏心悦目，历来也颇受文人青睐。但文人对芭蕉的欣赏最主要的还不是观其形，而是听其声。当然，这声音还需要另一样事物的配合才能发出——“雨打芭蕉”可堪列入最有韵味的古典意象。

沈周的朋友为听雨打芭蕉的声音，特地在自家院子里种了芭蕉，沈周就写了这篇《听蕉记》为他分析“听蕉”原理。沈周指出，芭蕉之所以能“听”，需要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当然是芭蕉，蕉叶长大空阔，可以承雨，没有雨，蕉叶自身是不能发声的。第二个要素是必须有雨，蕉叶为静态，雨为动态，动静相碰撞而有声。雨有大有小，有疏有密，不同的雨落在蕉叶上，声音也就变化多端。但要想体会到雨打芭蕉的悦耳声音，还需要第三个要素——听者有能欣赏的耳朵，能得雨打芭蕉的音韵之美，甚至听到不同的声音时能在眼前浮现出不同的形象。沈周在一本正经分析完了雨打芭蕉的发声原理后，又推测，他的朋友种蕉以“听蕉”，是因为体悟到了动与静所蕴含的妙理吧？

其实，只要入耳能得其妙，何必知道发声原理呢？沈石田真是多此一举。

记雪月之观

沈周

丁未之岁，冬暖无雪。^[1]戊申正月之三日始作，五日始霁。^[2]风寒沍而不消，至十日犹故在也，是夜月出，月与雪争烂，坐纸窗下，觉明彻异常。^[3]遂添衣起，登溪西小楼。楼临水，下皆虚澄，又四囿于雪，若涂银，若泼汞，腾光照人，骨肉相莹。月映清波间，树影晃弄，又若镜中见疏发，离离然可爱。^[4]寒浹肌肤，清入肺腑，因凭栏楯上。^[5]仰而茫然，俯而恍然；呀而莫禁，眊而莫收；神与物融，人观两奇，盖天将致我于太素之乡，殆不可以笔画追状，文字敷说，以传信于不能从者。^[6]顾所得不亦多矣！尚思天下名山川宜大乎此也，其雪与月当有神矣。我思挟之以飞遨八表，而返其怀。汗漫虽未易平，然老气衰飒，有不胜其冷者。^[7]乃浩歌下楼，夜已过二鼓矣。^[8]仍归窗间，兀坐若失。^[9]念平生此景亦不屡遇，而健忘日，寻改数日，则又荒荒不知其所云，因笔之。^[10]

^[1]丁未：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1487）。

^[2]戊申：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霁：雪停放晴。

^[3]沍（hù）：寒冷凝结。

^[4]离离然：历历分明的样子。

^[5]浹：透。栏楯（shǔn）：栏杆。纵为栏，横为楯。

^[6]呀（xiā）：张大了口。太素：朴素，质朴。在道家哲学中代表天地开辟前出现原始物质的宇宙状态。殆：大概，几乎。

^[7]挟：依傍。八表：八方之外，指极远的地方。汗漫：没有边际的。衰飒：衰落。

^[8]二鼓：二更天。

^[9]兀坐：独自端坐。

^[10]荒荒：暗淡不明的样子。

【赏析】

在江南，遇到一个雪月之夜并不容易。江南地暖，本来下雪就不多，雪落下不久就会化掉，难有积雪。沈周遇到的这个雪月之夜尤为难得。那是一个暖冬，整个冬天都没有下雪，到了正月初三，突然下了一场大雪，一连下了三天才停。但这个时候的月亮还是弦月，暗弱无光。幸好雪停后天气寒冷依旧，地上的雪一直积到正月初十尚未融化。初十的晚上，月亮升起，明月照积雪，月光雪光把夜晚映得明彻。

沈周被这月光雪光吸引，登楼徘徊。大地和大地上的一切都被雪覆盖，明月下照，“若涂银，若泼汞，腾光照人，骨肉相莹”，俨然一个晶莹澄明的世界。楼下有溪，月光照在溪水上，溪水清澈如镜，水中有树的倒影，清晰可见，“若镜中见疏发，离离然可爱”。清寒沁人肌肤，环顾天地之间，不类人世，几乎恍恍惚惚有飘然若仙之感。

可是太冷了，寒冷中断了沈周在这雪月之夜的神游。不过这并没有让他觉得扫兴，他浩歌下楼，心满意足。

君子亭记

王守仁^[注]

阳明子既为何陋轩，复因轩之前营，驾楹为亭，环植以竹，而名之曰“君子”。^[1]曰：“竹有君子之道四焉：中虚而静，通而有间，有君子之德。外坚而直，贯四时而柯叶无所改，有君子之操。应蛰而出，遇伏而隐，雨雪晦明，无所不宜，有君子之明。^[2]清风时至，玉声珊珊，中采齐而协肆夏，揖逊俯仰，若洙泗群贤之交集；风止籁静，挺然特立，不挠不屈，若虞廷群后端冕正笏，而列于堂陛之侧，有君子之容。^[3]竹有是四者，而以‘君子’名，不愧于其名；吾亭有竹焉，而因以竹名，名不愧于吾亭。”

门人曰：“夫子盖自道也。吾见夫子之居是亭也，持敬以直内，静虚而若愚，非君子之德乎？遇屯而不摄，处困而能亨，非君子之操乎？^[4]昔也行于朝，今也行于夷，顺应物而能当，虽守方而弗拘，非君子之时乎？^[5]其交翼翼，其处雍雍，意适而匪懈，气和而能恭，非君子之容乎？^[6]夫子盖谦于自名也而假之竹，虽然，亦有所不容隐也。夫子之名其轩曰‘何陋’，则固以自居矣。”

阳明子曰：“嘻！小子之言过矣，而又弗及。夫是四者，何有于我哉？抑学而未能则可云尔耳。昔者夫子不云乎，‘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吾之名亭也，则以竹也，人而嫌以君子自名也，将为小人之归矣，而可乎？小子识之。”^[7]

^[注]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号阳明，世称“阳明先生”。余姚（今属浙江宁波）人。明代思想家，“心学”流派重要人物。

^[1]何陋轩：王守仁被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后，伐木为轩，自建居所，并命名为何陋轩，取《论语》中“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之意。营：地界。驾：通“架”。楹：柱子。

^[2]蛰：惊蛰。出：至春笋破土而出。伏：伏天。隐：指竹的长势暂止。

^[3]采齐：又作“采茨”，古乐曲名。肆夏：古之乐章。这句是说风吹翠竹发出的声音如旋律优美的音乐。洙泗：洙水和泗水，流经山东曲阜。《史记·孔子世家》等载，孔子设教洙泗之上，“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虞：虞舜。后：诸侯。

^[4]屯（zhūn）：困难，挫折。摄：收敛退缩。亨：通达，顺利。

^[5]夷：对华夏族之外各族的蔑称。这里指偏远不开化之地。当：适合，确当。守方而弗拘：坚持原则，却不拘板。方：正道。时：适时，合于时。

^[6]其交翼翼：与人交往恭敬有礼。其处雍雍：平时闲居和乐从容。匪懈：不懈怠。匪：通“非”。

^[7]识（zhì）：记住。

【赏析】

古来爱竹的名人，最早当推东晋王徽之。他即使借住在别人家几天，也必令人在住处种上竹子，宣称说“何可一日无此君”。但他并没有讲出为什么一天都离不开竹的原因。倒是后来苏东坡给出了解释：“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可是这解释含糊其词，“无竹”和“士俗”之间究竟存在什么关系呢？王阳明《君子亭记》，则更进一步把其中道理讲清楚了。

竹为“岁寒三友”之一，亦名列“君子四友”，由此可见竹在中国古人心目中的地位，人们在竹的身上寄托了理想化的人格，把它视为“君子”的象征。王阳明被贬贵州龙场任驿丞，先自建房屋居住，命名为“何陋轩”；再在轩前建亭，亭四周种竹，然后给亭起名为“君子亭”，并写了这篇《君子亭记》，从四个方面来揭示竹所具备的君子之道：第一，竹的内心谦虚宁静，通达宽容，这是君子的德行；第二，竹的外形坚强正直，枝叶四季常青，这是君子的操守；第三，竹在适合生长的季节里应时而出，在不适合生长的环境中会隐忍潜藏，这是君子的明达；第四，竹在风来时随风起舞，若孔门弟子依乐习礼；在风止时挺然直立，若圣君贤臣庄严肃穆，这是君子的仪容。

王阳明如此盛赞竹，目的当然是托物言志。所以在文中借门人之口指明他这是夫子自道，他完全具备了这四方面的君子之道：第一，他的内心恭敬正直，宁静淡泊，这不就是君子的德行吗？第二，他现在被贬谪在荒僻之地，却依然恬淡自适，这不就是君子的操守吗？第三，他以前在朝中为官，现在处蛮夷之地，而都能因地制宜，有所作为，这不就是君子的明于时机吗？他不论与人交往还是独处，都外合于礼，内和于心，雍容庄重，气定神闲，这不就是君子的仪容吗？

门人还说，王阳明以“君子”自居，其实从他把自己的所住命名为“何陋轩”就可以看出了。王阳明则表示，对于君子之道，自己是学而未能，但如果不敢以“君子”自任，恐怕就会成为小人之流了。

如果这篇文章换作是别人所写，难免会被读者讥嘲为自吹自擂。但作者是王守仁，明代影响最大的哲学流派阳明心学的创立者，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都具有崇高的地位，论学问与事功兼具者，在整个明代都无人能出其右。当他写这篇文章时，正是他上书言事，得罪宦官，被贬谪于僻远荒蛮的贵州龙场驿，但他不屈服不怨尤，尽管条件艰苦，治学讲学毫不懈怠，竟在此顿悟，开始形成他的心学思想体系。对于这样一位大儒，读此文，我们只有心悦诚服地承认：“君子哉若人！”

项脊轩志^[注]

归有光^[注]

项脊轩，旧南阁子也。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1]百年老屋，尘泥渗漉，雨泽下注，每移案，顾视无可置者。^[2]又北向，不能得日，日过午已昏。余稍为修葺，使不上漏。^[3]前辟四窗，垣墙周庭，以当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4]又杂植兰桂竹木于庭，旧时栏楯，亦遂增胜。积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5]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6]

然余居于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南北为一；迨诸父异爨，内外多置小门墙，往往而是。^[7]东犬西吠，客逾庖而宴，鸡栖于厅。^[8]庭中始为篱，已为墙，凡再变矣。^[9]家有老妪，尝居于此。^[10]妪，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抚之甚厚。^[11]室西连于中闺，先妣尝一至。妪每谓余曰：“某所，而母立于此。”^[12]妪又曰：“汝姊在吾怀，呱呱而泣；娘以指叩门扉曰：‘儿寒乎？欲食乎？’吾从板外相为应答……”语未毕，余泣，妪亦泣。余自束发，读书轩中。^[13]一日，大母过余曰：“吾儿，久不见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14]比去，以手阖门，自语曰：“吾家读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15]顷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间执此以朝，他日汝当用之！”^[16]瞻顾遗迹，如在昨日，令人长号不自禁。

轩东，故尝为厨；人往，从轩前过。余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轩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护者。^[17]

项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后秦皇帝筑女怀清台；刘玄德与曹操争天下，诸葛孔明起陇中。^[18]方二人之昧昧于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区区处败屋中，方扬眉瞬目，谓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谓与坎井之蛙何异？”^[19]

余既为此志，后五年，吾妻来归，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20]吾妻归宁，述诸小妹语曰：“闻姊家有阁子，且何谓阁子也？”^[21]其后六年，吾妻死，室坏不修。其后二年，余久卧病无聊，乃使人复葺南阁子，其制稍异于前。然自后余多在外，不常居。^[22]

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23]

[注]项脊轩：作者的远祖曾居项脊泾，作者以此名书斋，并自称项脊生。

[注]归有光（1506—1571）：字熙甫，号震川。江苏昆山人。明代散文家。

[1]方丈：一丈见方。

[2]渗漉（lù）：（泥土）从孔隙漏下。

[3]修葺（qì）：修补。

[4]垣（yuán）墙周庭：在庭院四周砌上围墙。垣：指砌墙。当：挡住。洞然：透明敞亮。

[5]冥然兀坐：静静端坐。兀坐：端坐。

[6]三五之夜：农历十五的夜晚。

[7]迨（dài）诸父异爨（cuàn）：等到伯、叔们分了家。迨：及。爨：灶，此指生火做饭。往往：到处。

[8]东犬西吠：东边的狗对着西边叫，把原来一个庭院的人当作陌生人。逾（yú）庖（páo）而宴：越过厨房而去吃饭。

[9]凡：总共。再：两次。

[10]老妪（yù）：老年妇女。

[11]先大母：已故的祖母。先妣（bǐ）：已故的母亲。

[12]而：通“尔”，你。

[13]束发：古代男孩15岁后束发为髻。

[14]若：你。竟日：整天。

[15]效：成效，此指得功名。

[16]象笏（hù）：古时大臣朝见君主时持的手板，供指画或记事。太常公：夏昶。永乐（明成祖年号）进士，历官太常寺卿。宣德：明宣宗年号。

[17]扃（jiōng）牖（yǒu）：关窗。殆：恐怕，大概。

[18]“蜀清”三句：蜀地一个叫清的寡妇，守住祖传的朱砂矿穴，获利甲于天下，秦皇帝为之建造女怀清台。陇中：当作隆中。

[19]二人：清和孔明。昧昧：暗，此指名望未显。坎井之蛙：比喻见闻短浅之人。

[20]此志：指以上文章。这句以下是后来补写的。来归：嫁到我家来。归：古代女子出嫁。凭几学书：伏在几案上学写字。几：小或矮的桌子。

[21]归宁：出嫁的女儿回娘家省亲。

[22]制：建造的格式和样子。

[23]手植：亲手种植。亭亭如盖：高高挺立，树冠像伞盖一样。

【赏析】

一个八岁丧母、聪明、内向又敏感的男孩如何得到世界的认可和尊重？读书。读书于作者不仅为修身博功名，更是挣得世界温暖注视的方式。自我实现的热望使作者用书房串联起了生命中的喜乐与悲凉。

喜者为何？项脊轩起初狭小、漏雨、晦暗，经作者打造后变得安稳、明亮、雅致。他很有成就感，于是兴致盎然地在这片新天地里安享读书的乐趣，“积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读书掩卷，神思远扬，与书中人同喜同悲，在小屋里神游八荒，感受世间万物灵响。“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欣欣生意中有被信任的惊喜。夜晚，“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作者把生活过成了诗。

然而，项脊轩外的世界难免残酷。曾经“县官印，不如归家信”的家族荣光，曾经“吾家……累世未尝分异”的骄人祖训，如今都已崩塌殆尽。“贪鄙诈戾者往往杂出于其间……无一人知学者……无一人知礼义者。……死不相吊，喜不相庆。入门而私其妻子，出门而诳其父兄。”无仁无义、冷漠自私，这让笃信儒学、欲重振家风的归有光格外痛心疾首。曾经“庭中通南北为一”的宽敞有序，现在却是“墙往往而是”“东犬西吠”“鸡栖于厅”的一片乱象。偌大的家族就在自己眼前倾覆，心中悲愤，只能掩抑。

发愤读书吧，也许能挽救颓势。可以想见少年归有光常被夸赞“读书甚好，有前途”。但对于一个无母的男孩，“儿寒乎？欲食乎”？这样知疼冷热的关怀才真正暖人心扉。无关成就，健康平安，才是来自家人的温暖关怀。然而这对归有光却可望而不可即。勉力支撑、强颜自持才是他生活的常态。此时，他人转述的母亲的爱就像冷风中的一注热流，足以冲破一切坚强外饰，使心中委屈倾泻而出，潜然泪下。

祖母殷切的寄望更牵动人心。小心关门的动作，碎步取来祖先象笏的慈爱，都栩栩如在目前。然而时移世易，祖母对自己的期待仍未实现。急迫、不甘、感念撞击在一起，强烈的情感喷涌而出，“令人长号不自禁”。至此，作者年方十八。含蓄的行文中仍不乏自得，自嘲中也隐隐流露壮志。

最后两段是中年后补入的，与前文相比，哀婉沉痛得多。妻子来归后，两人伉俪情笃，融融泄泄，但四年后，妻子也和母亲、祖母一样离开了自己。“吾妻死，室坏不修”，冷峻的叙述传递了哀莫大于心死的悲痛。之后，作者自己也离开了项脊轩，唯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树影婆娑，人何以堪。项脊轩中的喜与悲在明暗间绰绰摇动。心中万般滋味，更与谁人说？

先妣事略

归有光

先妣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1]年十六，来归。^[2]逾年，生女淑静。淑静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殇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3]又逾年，生有尚，妊十二月；逾年，生淑顺；一岁，又生有功。

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数顰蹙顾诸婢曰：“吾为多子苦。”^[4]老嫗以杯水盛二螺进，曰：“饮此后，妊不数矣。”孺人举之尽，喑不能言。^[5]

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6]诸儿见家人泣，则随之泣，然犹以为母寝也。伤哉！于是家人延画工画，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画有光，鼻以下画大姊。”^[7]以二子肖母也。^[8]

孺人讳桂。^[9]外曾祖讳明。外祖讳行，太学生。母何氏，世居吴家桥，去县城东南三十里，由千墩浦而南，直桥并小港以东，居人环聚，尽周氏也。外祖与其三兄，皆以费雄，敦尚简实，与人姁姁说村中语，见子弟甥侄，无不爱。^[10]孺人之吴家桥，则治木绵；入城，则缉引纴，灯火荧荧，每至夜分。^[11]外祖不二日使人问遗。^[12]孺人不忧米盐，乃劳苦若不谋夕。^[13]冬月炉火炭屑，使婢子为团，累累曝阶下。室靡弃物，家无闲人。儿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纫缀不辍。^[14]户内洒然。遇僮奴有恩，虽至捶楚，皆不忍有后言。^[15]吴家桥岁致鱼蟹饼饵，率人人得食。^[16]家中人闻吴家桥人至，皆喜。

有光七岁，与从兄有嘉入学，每阴风细雨，从兄辄留，有光意恋恋，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觉寝，促有光暗诵《孝经》即熟读，无一字舛訾，乃喜。^[17]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疴。^[18]舅母卒，四姨归顾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与二舅存。

孺人死十一年，大姊归王三接，孺人所许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补学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妇，孺人所聘者也。^[19]期而抱女，抚爱之，益念孺人。中夜与其妇泣，追惟一二，仿佛如昨，余则茫然矣。^[20]世乃有无母之人？天乎！痛哉！

^[1]先妣(bǐ)：亡母。孺人：明代七品以下官职的母亲或妻子的名号。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弘治是明孝宗的年号(1488—1505)。

^[2]来归：女子嫁到夫家。

^[3]期(jī)：一周年。殇：早逝，未成年就死去。

^[4]顰(pín)蹙(cù)：皱眉。

^[5]喑(yīn)：哑。

^[6]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正德为明武宗年号(1506—1521)。

^[7]延：请。

^[8]肖(xiào)：像。

^[9]讳：古人称已死的尊长之名为“讳”。

^[10]姁姁(xù)：和顺的样子。

^[11]木绵：即棉花。缉纴(lú)：把麻搓成线，准备织布。纴：麻缕。

^[12]问遗(wèi)：问候并赠送物品。

^[13]若不谋夕：好像早上无法谋划晚间的生计；此言母亲仿佛过苦日子一样勤劳持家。

^[14]纫缀不辍：缝补不停止。

^[15]捶(chuí)楚：杖打。

^[16]率：一般。

^[17]舛(chǔǎn)訾(zǐ)：牙齿上下不相合，此指生疏不流畅。

^[18]羊狗之疴(kē)：由家畜传染的疾病。

^[19]学官弟子：入学，俗称考取秀才。嘉靖四年(1525)，归有光以第一名补苏州府学生员，时年十九岁。

^[20]追惟：追思。

【赏析】

母亲离世时，归有光以为母亲只是睡着了。那未及体会的悲伤，渐渐沉入时间之流，融化开来，渗透进生命的每个角落。在不经意的闪光中，忧伤浮现。与母亲定的女子成亲时，在女儿出生时，姐姐出嫁时，正读书时……对母亲的依赖和思念时时涌现，在每个想放松、想求助、想分享的时刻，慈爱仁厚、认真严格的母亲如果还在，一定会抚慰教导自己吧。那时自己就可以在母亲温暖的注视下，抖落烦恼，安心地勇往直前了。但现在，只有孤零零的自己，在崩坏的家、零落的母家踽踽独行。母亲已离世，连她的家族痕迹也在瘟疫中烟消云散。无力感如潮水般涌来。母亲，你在哪里？克制的叙事到最后是痛彻心扉的呼喊：世乃有无母之人，天乎痛哉！

将琐屑的生活细节串成一条无华的细链，“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是归有光散文的特点。文章开篇简述母亲养育儿女的经历，十六岁嫁人，二十六岁死亡，生四子、三女，为多子苦，喝田螺水喑哑后亡。叙述简洁，“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作者与母亲面容肖似，这仿佛一种隐秘的连接，让作者安慰，也更怀念。母家的家风是勤俭、温和、不失原则的，“外祖与其三兄皆以贤雄，敦尚简实，与人恂恂说村中语”。在此家风中熏染长大的母亲不愁衣食，却“室靡弃物，家无闲人”。不仅自己勤快，还将一家管理得井井有条，“户内洒然。遇僮奴有恩，虽至捶楚，皆不忍有后言。……家中人闻吴家桥人至，皆喜”。如此众口交赞的可人儿未及盛年就撒手人寰了，连整个温厚的家族也在瘟疫中零落殆尽。不甘、沉痛、惋惜，但作者什么都没有说。克制的叙述看似平淡，但淡中有深味，含蓄深沉的情感涌动在其中。

作者怀念婢女的短文《寒花葬志》也是如此。淡，而深挚动人：

“婢，魏孺人媵也。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葬虚丘。事我而不卒，命也夫！婢初媵时，年十岁，垂双鬟，曳深绿布裳。一日，天寒，爇火煮荸荠熟，婢削之盈瓯，予入自外，取食之；婢持去，不与。魏孺人笑之。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饭，即饭，目眶冉冉动。孺人又指予以为笑。回思是时，奄忽便已十年。吁，可悲也已！”

报刘一丈书^[注]

宗臣^[注]

数千里外，得长者时赐一书，以慰长想，即亦甚幸矣。何至更辱馈遗，则不才益将何以报焉？^[1]书中情意甚殷，即长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长者深也。^[2]

至以“上下相孚，才德称位”语不才，则不才有深感焉。^[3]夫才德不称，固自知之矣；至于不孚之病，则尤不才为甚。

且今之所谓孚者何哉？日夕策马候权者之门，门者故不入，则甘言媚词作妇人状，袖金以私之。^[4]即门者持刺入，而主人又不即出见；立厩中仆马之间，恶气袭衣袖，即饥寒毒热不可忍，不去也。^[5]抵暮，则前所受赠金者出，报客曰：“相公倦，谢客矣！客请明日来！”即明日又不敢不来。夜披衣坐，闻鸡鸣，即起盥栉，走马抵门。^[6]门者怒曰：“为谁？”则曰：“昨日之客来。”则又怒曰：“何客之勤也？岂有相公此时出见客乎？”客心耻之，强忍而与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7]门者又得所赠金，则起而入之，又立向所立厩中。^[8]幸主者出，南面召见，则惊走匍匐阶下。主者曰：“进。”则再拜，故迟不起，起则上所上寿金。^[9]主者故不受，则固请；主者故固不受，则又固请。^[10]然后命吏纳之。则又再拜，又故迟不起，起则五六揖始出。出，揖门者曰：“官人幸顾我，他日来，幸无阻我也！”^[11]门者答揖。大喜奔出，马上遇所交识，即扬鞭语曰：“适自相公家来，相公厚我，厚我！”且虚言状。即所交识，亦心畏相公厚之矣。相公又稍稍语人曰：“某也贤，某也贤。”闻者亦心许交赞之。此世所谓上下相孚也，长者谓仆能之乎？

前所谓权门者，自岁时伏腊一刺之外，即经年不往也。^[12]间道经其门，则亦掩耳闭目，跃马疾走过之，若有所追逐者。^[13]斯则仆之褊衷，以此长不见悦于长吏，仆则愈益不顾也。^[14]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惟有命，吾惟守分而已。”^[15]长者闻之，得无厌其为迂乎？^[16]

乡园多故，不能不动客子之愁。至于长者之抱才而困，则又令我怆然有感。天之与先生者甚厚，亡论长者不欲轻弃之，即天意亦不欲长者之轻弃之也。^[17]幸宁心哉！

[注]报：回复。刘一丈：姓刘，排行老大，父辈。书：信。

[注]宗臣（1525—1560）：字子相。江苏兴化人。明代文学史上“后七子”之一。

[1]馈遗（wèi）：赠送礼物。不才：自谦之辞。

[2]殷：深厚。

[3]孚：信任，投合。称（chèn）位：符合职位。

[4]策：马鞭。策马：驾马。故不入：故意不去通报。

[5]刺：名帖。厩（jiù）：马房。

[6]盥（guàn）：洗手。栉（zhì）：梳发。

[7]亡：通“无”。亡奈何：没办法。

[8]向：之前，指前一天。

[9]上：呈上。寿金：礼金。

[10]固：坚持。

[11]幸：希望。顾：照顾。

[12]伏腊：夏伏冬腊，此指过节过年时。

[13]间：偶或。

[14]褊（biǎn）衷：心胸狭隘。见悦：被赏识。

[15]守分（fèn）：谨守本分。

[16]迂（yū）：拘束固执不通人情。

[17]亡论：别说。

【赏析】

《报刘一丈书》是作者给长者的回信，信中尖锐地讽刺了官场风气，以漫画的笔触生动地勾勒了门者、客和主人三者形象。

看门人往往代表了府中的行事风格和价值观。文中门者面对来客“故不入”，收受赏钱后让来客立于马厩中，直至晚上，冷脸赶人。次日一早，客来，门者嫌弃怒斥，收钱后方才放行，然又立马厩中。如此盛气凌人，贪得无厌，可以想见府中主人的行事风格。

可主者是有教养、有地位之人，擅长更含蓄地表现傲慢和贪婪。第一日摆架子不见来客后，第二天面对“寿金”，半推半就、欲擒故纵，看似仪节客气、举止文雅，实则徒增其虚伪而已。受贿后他不鉴察此人的品格能力，便信口雌黄地语人曰：“某也贤，某也贤。”赞语的重复只显出不了解实际的空洞和苍白。

与这般门者和主者打交道并能从中获利的“客”，自然也是一丘之貉。对门者卑颜屈膝，甘词媚言，强颜忍耻。见到主者后则马上“惊走匍匐阶下”，谄媚地奉承巴结主者。一旦送上贿金，就趾高气扬起来，向门者炫耀，“大喜奔出，马上遇所交识，即扬鞭语曰：‘适自相公家来，相公厚我，厚我!’”重复之语生动地刻画了他吹嘘的神情。内在空虚的人，往往遭受过多少冷遇，就要赢回多少虚荣和艳羡。因为他已无能力消化并超越世界加于自己的荣与辱。像失了弹性的弹簧，没了光彩的眼睛，只机械地反射周围的势利和丑陋，并努力成为其中的一环。阿附权势，再利用权势，在谄媚与欺压中找到归属，万劫不复。

作者自己则不同，他“经年不往”权门者，“问道经其门，则亦掩耳闭目……以此长不见悦于长吏，仆则愈益不顾也”。作者坚持不参与龌龊的游戏。现实中，宗臣对腐败朝政的严嵩父子深为不满。嘉靖三十四年（1555）十月，忠臣杨继盛惨遭严嵩迫害，含冤而死，宗臣不顾风险，当场解衣覆尸，为之收殓，慰藉忠魂。他不畏权势、刚正不阿，得到时人敬重。虽三十六岁就不幸离世，但此文章风骨足以流芳百世。

徐文长传^[注]

袁宏道^[注]

余一夕坐陶太史楼，随意抽架上书，得《阙编》诗一帙。恶楮毛书，烟煤败黑，微有字形。^[1]稍就灯间读之，读未数首，不觉惊跃，急呼周望，《阙编》何人作者？^[2]今邪古邪？周望曰：“此余乡徐文长先生书也。”两人跃起，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僮仆睡者皆惊起。盖不佞生三十年，而始知海内有文长先生。^[3]噫，是何相识之晚也！因以所闻于越人士者，略为次第，为《徐文长传》。

徐渭，字文长，为山阴诸生，声名藉甚。^[4]薛公蕙校越时，奇其才，有国士之目。^[5]然数奇，屡试辄蹶。^[6]中丞胡公宗宪闻之，客诸幕。^[7]文长每见，则葛衣乌巾，纵谈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时公督数边兵，威振东南，介冑之士，膝语蛇行，不敢举头，而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议者方之刘真长、杜少陵云。^[8]会得白鹿，属文长表，表上，永陵喜。^[9]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记，皆出其手。

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视一世上无可当意者，然竟不偶。^[10]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蘖，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崩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11]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虽其体格时有卑者，然匠心独出，有王者气，非彼巾幗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识，气沉而法严，不以模拟损才，不以议论伤格，韩、曾之流亚也。^[12]文长既雅不与时调合，当时所谓骚坛主盟者，文长皆叱而奴之，故其名不出于越，悲夫！^[13]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欧阳公所谓“妖韶女老自有余态”者也。^[14]间以其余，旁溢为花鸟，皆超逸有致。^[15]卒以疑杀其继室，下狱论死。^[16]张太史元忭力解乃得出。^[17]

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显者至门，或拒不纳。^[18]时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周望言：“晚岁诗文益奇，无刻本，集藏于家。”余同年有官越者，托以抄录，今未至。^[19]余所见者，《徐文长集》《阙编》二种而已，然文长竟以不得志于时，抱愤而卒。

石公曰：“先生数奇不已，遂为狂疾；狂疾不已，遂为圜圉。^[20]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虽然，胡公间世豪杰，永陵英主。^[21]幕中礼数异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悦，是人主知有先生矣。^[22]独身未贵耳。先生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百世而下，自有定论，胡为不遇哉？梅客生尝寄余书曰：‘文长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诗。’^[23]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悲夫！”

[注]徐文长（1521—1593）：徐渭，字文长，号青藤道士。明代画家，诗文、戏曲等亦有相当成就。

[注]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湖北公安人。与兄袁宗道、弟袁中道为晚明“公安派”代表人物，时称“三袁”。

[1]恶楮（chǔ）：坏纸。

[2]周望：陶望龄字周望，号石簪，会稽人。

[3]不佞（nèng）：不才，自谦之词。

[4]诸生：明代经过省内各级考试录取入府、州、县学的统称诸生。声名藉甚：名声很大。

[5]薛公蕙：薛蕙，字君采，亳州（今安徽亳州市）人。校越：主管越中考试。国士之目：标举为国士。

[6]数奇（jī）：命运不好。蹶（jué）：挫败。

[7]中丞胡公宗宪：浙江巡抚胡宗宪。

[8]督数边兵：胡宗宪总督南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介冑（zhòu）之士：披甲戴盔之士。膝语蛇行：跪着说话，爬着走路，形容极恭敬惶恐。刘真长：晋朝刘惔，字真长，清谈家，简文帝以上宾礼之。杜少陵：杜甫，在蜀时曾做剑南节度使严武的幕僚。两人皆不屈势位，故以之与徐文长相比。

[9]会得白鹿：恰逢捕得两头白鹿。永陵：明世宗嘉靖皇帝之陵，此指嘉靖皇帝。

[10]竟：最终。偶：谐和。

[11]有司：有关部门。徐渭多次科考未中。曲蘖（niè）：本为酒母，此指酒。

[12]韩、曾：韩愈、曾巩。流亚：同一类人物。

[13]雅：一向。时调：当时文坛的拟古风气。骚坛：文坛。

[14]妖韶：美艳。

[15]间：有时。余：余力。

[16]卒以疑：最终由于疑心。继室：续娶的妻子。论：判罪。

[17]张元忬：字子荇，山阴人，隆庆进士，官至翰林侍读，故称太史。

[18]晚年愤益深：胡宗宪被处死后，徐渭更加愤激。

[19]同年：同一年科考上榜之人为同年。官越：在越地做官。

[20]石公：作者的号。圜（líng）圜（yǔ）：监狱。

[21]间世：间隔几世。古称三十年为一世。形容不常有。

[22]礼数异等：胡宗宪聘请徐文长时，文长再三推辞，最后提出要保持宾客地位，故文长在胡幕中，始终受优待。

[23]表：指前文《献白鹿表》。梅客生：梅国桢，字客生，万历进士，官兵部右侍郎。

【赏析】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徐渭一生落拓，死后六年，袁宏道读其诗集《阙编》时，却惊骇跃起，叹为奇绝，“跃起，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无比倾慕。晚明文人张岱为他编订《徐文长逸稿》，“少喜文长，遂学文长诗”。郑板桥刻印自称“青藤门下走狗”。齐白石诗曰：“青藤、雪个（朱耷）远凡胎，缶老（吴昌硕）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徐文长的戏剧创作亦得到汤显祖赞美：“《四声猿》乃词场飞将，辄为之唱演数通。安得生致文长，自拔其舌。”

如此才华横溢、成就斐然的徐文长，一生却坎坷而传奇。他连考八次举人，未中举。生性狂傲，心气极高，得狂疾，屡次自杀。以利锥锥其双耳，深入寸余，流血如进，数月才痊愈。次年杀妻，下狱。被称“畸人”。

徐文长的畸，部分源于其个人意志无法张扬的压抑感。徐文长性情激烈，重视个人尊严，即使为人幕僚，也不肯卑颜屈膝，“若欲客某者，当具宾礼，非时辄得出入”。幸运的是，掌管东南沿海兵务的胡宗宪对徐渭青眼有加，“一切疏记，皆出其手”，并对他的狂傲相当宽容，“尝饮一酒楼，有数健儿亦饮其下，不肯留钱。文长密以数字驰公，公立命缚健儿至麾下，皆斩之，一军股栗”。可惜胡宗宪平定浙江倭患后，就因严嵩倒台而被牵连。徐文长从此失去磊落侠气、务实精悍的幕主，而流荡落拓，无依无靠了。其胸中一股勃然不平之气，或以诗，或以画，或以书，或以文，舒解不尽，终成狂疾。然其作品也因其胸中之气而横绝一时，开拓千古。他在文字笔墨中注入强烈的主观情绪，极笔放纵，将内心的激动、痛苦、寂寞、真诚和狂傲不驯表现得淋漓尽致。因而其诗画书问都充满了刚健酣畅、“出乎己而不由人”的气息。徐文长认为作品“时时露己笔意，始称高手”。对自我的强调使徐文长的作品虽然乖张，但真实、正直、热情，洋溢了真性情、真自我，而天趣盎然。这也正暗合了袁宏道提出的性灵说——“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情真而语直”，“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清代提倡“性灵说”的袁枚也因这些异代知音而更富自信。由此可以想见袁宏道初遇徐文长时的击节赞叹之情，这份热烈的赞美弥漫在《徐文长传》的字里行间，使全文虽名为传记，却充满了情感的张力：“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虽其体格时有卑者，然匠心独出，有王者气，非彼巾幗而事人者所敢望也。”

虎丘记

袁宏道^[注]

虎丘去城可七八里，其山无高岩邃壑，独以近城故，箫鼓楼船，无日无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来，纷错如织，而中秋为尤胜。

每至是日，倾城阖户，连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鄙屋，莫不靓妆丽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间。^[1]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栉比如鳞，檀板丘积，樽罍云泻，远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无得而状。^[2]

布席之初，唱者千百，声若聚蚊，不可辨识。分曹部署，竟以歌喉相斗，雅俗既陈，妍媸自别。^[3]未几而摇手顿足者，得数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练，一切瓦釜，寂然停声，属而和者，才三四辈。^[4]一箫，一寸管，一人缓板而歌，竹肉相发，清声亮彻，听者魂销。^[5]比至夜深，月影横斜，荇藻凌乱，则箫板亦不复用；一夫登场，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每度一字，几尽一刻，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矣。^[6]

剑泉深不可测，飞岩如削。^[7]千顷云得天池诸山作案，峦壑竞秀，最可觞客。^[8]但过午则日光射人，不堪久坐耳。文昌阁亦佳，晚树尤可观。而北为平远堂旧址，空旷无际，仅虞山一点在望。^[9]堂废已久，余与江进之谋所以复之，欲祠韦苏州、白乐天诸公于其中；而病寻作，余既乞归，恐进之之兴亦阑矣。^[10]山川兴废，信有时哉。

吏吴两载，登虎丘者六。^[11]最后与江进之、方子公同登，迟月生公石上。^[12]歌者闻令来，皆避匿去。余因谓进之曰：“甚矣，乌纱之横，皂隶之俗哉！他日去官，有不听曲此石上者如月。”^[13]今余幸得解官，称“吴客”矣，虎丘之月，不知尚识余言否耶？^[14]

[注]虎丘：山名，位于苏州市西北。相传吴王阖闾葬此，三日后虎踞其上，因称虎丘。

[1]迨（dài）：及，至。鄙（bǐ）屋：草席为顶的房屋，此谓贫民。交衢（qú）：通路。

[2]千人石：虎丘的平坦大石，据传南朝时高僧道生曾在此说法，有千人列听，故称。栉（zhì）比：密布。檀板：檀木做的歌板。丘：像山丘一样。樽罍（léi）：皆为酒器。雷辊（gǔn）电霍：雷鸣电闪。辊：车轮滚滚声。

[3]分曹部署：分批安排。妍媸（chī）：美丑，此指高下。

[4]属（zhǔ）：跟着。

[5]竹肉：箫管和歌喉。《晋书·孟嘉传》：“丝不如竹，竹不如肉。”

[6]荇（xìng）藻：水草，此指月下树影。

[7]剑泉：又称剑池，在千人石下，池水终年不干涸。

[8]千顷云：山名，在虎丘山上。天池：山名，在苏州阊门外三十里。案：几案。觞：请喝酒。

[9]虞山：在江苏省常熟县西北。

[10]江进之：名盈科，万历进士。韦苏州、白乐天：唐代诗人韦应物、白居易。寻：不久。

[11]吏吴：在吴县（苏州）做官。

[12]迟月：等候月出。生公石：道生说法之坐石。

[13]乌纱：乌纱帽，指官吏。皂隶：衙门中的差役。如月：以月为证。

[14]识（zhì）：记忆。

【赏析】

文章开篇以连续的铺排语句渲染了虎丘歌会的热闹繁盛的人间烟火气。“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将虎丘的风雅和“无日无之”的热闹揉捏得恰到好处。之后连续的整句都用了比喻和夸张，“栴比如鳞”表现游人之多，“檀板丘积”写出欢歌之盛，“樽壘云泻”渲染了举酒相劝、沉醉山水之兴。“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表现人数多、衣饰美，这是静景。“雷辊电霍”则从声响和速度两方面夸张地表现了人来车往的热闹。动静结合，将炫目的色彩、鼎沸的人声、欢腾的场面尽情渲染，气势沛然。

之后的歌会由繁盛而趋于清绝，唱者由最初的千百人减至数十人、三四辈，最后一箫、一寸管、一人，缓板而歌。艺术的精粹在选拔中脱颖而出。月下，众人屏息凝神，一夫登场，“音若细发，响彻云际，每度一字，几尽一刻”。“度”字表现乐音缓缓流淌，却不冗长空洞。歌者将柔肠百转和五味杂陈凝结为一片晶莹纯粹。秋月下，艺术之美由此诞生。这美不仅需要高超的技艺、不俗的品味，“雅俗既陈，妍媸自别”，更需要深挚丰富的情感，“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这段虎丘歌会的描写沿时间推移将意境导向深入。人数每有减少，艺术的境界和趣味便如淬炼般由俗而雅，配器由繁而简，情感也越发饱满而纯粹。艺术的登堂入室在虎丘歌会中清晰展现。

晚游六桥待月记^[注]

袁宏道

西湖最盛，为春为月。^[1]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今岁春雪甚盛，梅花为寒所勒，与杏桃相次开发，尤为奇观。^[2]

石簖数为余言：“傅金吾园中梅，张功甫玉照堂故物也，急往观之！”^[3]余时为桃花所恋，竟不忍去。湖上由断桥至苏堤一带，绿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艳冶极矣。^[4]

然杭人游湖，止午、未、申三时，其实湖光染翠之工，山岚设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极其浓媚。^[5]月景尤不可言，花态柳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种趣味。此乐留与山僧、游客受用，安可为俗士道哉！

^[注]六桥：西湖苏堤上的六座桥，依次为映波桥、锁澜桥、望山桥、压堤桥、东浦桥、跨虹桥。

^[1]为春为月：西湖最美的时候是春天与月夜。

^[2]勒：抑制。

^[3]石簖（kuì）：作者的朋友陶望龄，号石簖。傅金吾：人名。金吾：汉朝主管宫廷宿卫的官员，这里指明朝锦衣卫的官员。张功甫：南宋名将张峻的孙子，玉照堂是其园林。

^[4]歌吹为风：美妙的音乐随风飘扬。粉汗为雨：带粉香的汗水如雨流淌，形容游西湖的士女众多。罗纨（wán）：精美的丝织品，这里是指穿着漂亮衣服的人。

^[5]午、未、申三时：指午时、未时、申时三个时辰，相当于从上午十一时至下午五时的这一段时间。夕舂（chōng）：夕阳的代称。

【赏析】

这篇记游西湖的文章有几个特别之处：

一是这年春天花开的时令较往年特别。通常梅花在早春开放，但今年由于早春下了大雪，天气寒冷，梅花开花的时间竟大大推迟，而至于与杏花、桃花同时。

二是作者赏花的品味比较特别。在友人告知某处有梅，且是南宋遗存之古梅，催促前往观赏时，作者竟流连于苏堤上的桃花。

三是作者的写法比较特别。文章前后都点出一日之中西湖最美的时间是早晨和傍晚，文中却津津乐道于游人最多的午未申之时；题目明明写“待月”，文中却不甚有期待之意。

尽管苏轼早就说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但文人士大夫还是更喜欢清丽淡雅、绝少游人的西湖，他们把繁花盛开、游人如织的西湖比作开门迎客的娼女，而对一哄而来、一哄而去的游客充满鄙夷。就像张岱游西湖，一定要选游人散尽的时候，或是大雪后湖中人鸟声俱绝的时候。而如果他们要喜欢花，也必须是孤高傲世的梅花，绝不能是大众都喜欢的桃花。

可是袁宏道却毫不掩饰地表示了对桃花的喜爱。的确，“湖上由断桥至苏堤一带，绿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这样的景象是多么美丽！而且，袁宏道对于熙熙攘攘的游客也并不贬斥，反而在他眼中也成为西湖美景的一部分：“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艳冶极矣。”

袁宏道不惜被人视为俗士，实写了西湖在午未申之时的艳冶之态，因为的确太美了。而“极其浓媚”的晨夕之景，以及“别是一种趣味”月下之景，袁宏道却点到即止，至于有多美，读者还请自己展开想象。

剡溪^[注]

王思任^[注]

浮曹娥江上，铁面横波，终不快意。^[1]将至三界址，江色狎人，渔火村灯，与白月相下上，沙明山静，犬吠声若豹，不自知身在板桐也。^[2]味爽，过清风岭，是溪江交代处，不及一啮贞魂。^[3]山高岸束，斐绿叠丹，摇舟听鸟，杳小清绝，每奏一音，则千峦啾答。秋冬之际，想更难为怀。不识吾家子猷，何故兴尽？^[4]雪溪无妨子猷，然大不堪戴。^[5]文人薄行，往往借他人爽厉心脾，岂其可！^[6]

过画图山，是一兰苕盆景。^[7]自此万壑相招赴海，如群诸侯敲玉鸣裾。^[8]逼折久之，始得豁眼一放地步。山城崖立，晚市人稀，水口有壮台作砥柱，力脱帻往登，凉风大饱。^[9]城南百丈桥翼然虹饮，溪逗其下，电流雷语。移舟桥尾，向月磳枕漱取酣，而舟子以为何不傍彼岸，方喃喃怪事我也。^[10]

^[注]剡（shàn）溪：在浙江嵊县，源出天台山，下流为曹娥江。

^[注]王思任（1574—1646）：字季重。山阴人。明清之际文学家。

^[1]铁面横波：形容水势汹涌。《绍兴府志》：“潮汐之险，亚于钱塘，坍沙陷溺，常为民患，谚曰：‘铁面曹娥’。”

^[2]三界：以三六九为期的集市，地处上虞、会稽、嵊三县之界。板桐：船。

^[3]味爽：天刚亮。清风岭：嵊县北四十里灵芝乡，悬岩峭壁，下瞰剡溪。交代处：剡溪与曹娥江接流交汇处。贞魂：曹娥庙中精魂。东汉时曹盱失足堕江溺死，其女年十四，昼夜沿江而哭，寻父尸不得，遂投江而死，后人于江畔立曹娥庙，以为纪念。

^[4]子猷：王徽之，王羲之第五子。《世说新语》记载：“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5]大不堪戴：使戴安道很难堪。

^[6]爽厉：爽快兴奋。

^[7]画图山：在嵊县东北三十里，多怪石。苕（tiáo）：苕草。

^[8]敲玉鸣裾：古人尊贵者衣裾佩玉，行动则有声。

^[9]帻（zé）：头巾。

^[10]磳（qì）：水中沙石。枕漱：枕石漱流。

【赏析】

文中两次引用《世说新语》赞美越中山水的条目。王子敬曰：“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还有，便是子敬的哥哥王子猷雪夜访戴的故事。

看惯旷莽平原和裸露山石的中原士族来到越中后才知道，世间竟有如此秀美葱茏的天地。他们带着新鲜的眼光，惊奇地赞美这片钟灵毓秀的世界：“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中国的山水诗就此诞生。谢灵运、李白，无数人在这片山水中获得美的启迪、心灵的抚慰。明末文人王思任也不例外。

文字清绝灵秀，只因山水奇秀、心中热爱。作者眼中的剡溪不仅是清绝的风景，还充满了活力和生命，请注意动词：“城南百丈桥翼然虹饮，溪逗其下，电流雷语”，“自此万壑相招赴海，如群诸侯敲玉鸣裾”。桥宛若彩虹在溪中饮水，水波逗弄桥墩，群山像高贵的人们簇拥着涌向海边。优雅的桥、活泼的水、动势的山，作者不由自主地与它们玩耍起来，他爬上溪口的高台，“凉风大饱”，又在彩虹桥尾对着明月与沙石枕石漱流，用孩童般的天真烂漫体会剡溪的一切美好，风、空气、流水、驶出峡谷的一瞬间豁然开朗的喜悦。就这样，从白天到黄昏，“我”在剡溪徜徉着。舟子却在一旁喃喃怪“我”总不上岸。对舟子而言，此岸与彼岸、起点与终点就是泛舟的全部意义，至于过程的享受、文人的乐趣，他大约是难以体会的吧？

天都峰^[注]

徐弘祖^[注]

戊午九月初三日出白岳榔梅庵，至桃源桥，从小桥右下，陡甚，即旧向黄山路也。^[1]七十里，宿江村。

初四日十五里，至汤口。^[2]五里，至汤寺，浴于汤池。扶杖望硃砂庵而登。十里，上黄泥冈。向时云里诸峰，渐渐透出，亦渐渐落吾杖底。转入石门，越天都之胁而下，则天都、莲花二顶，俱秀出天半。^[3]路旁一岐东上，乃昔所未至者，遂前趋直上，几达天都侧。^[4]复北上，行石罅中，石峰片片夹起，路宛转石间，塞者凿之，陡者级之，断者架木通之，悬者植梯接之。^[5]下瞰峭壑阴森，枫松相间，五色纷披，灿若图绣。因念黄山当生平奇览，而有奇若此，前未一探，兹游快且愧矣！

时夫仆俱阻险行后，余亦停弗上，乃一路奇景，不觉引余独往。^[6]既登峰头，一庵翼然，为文殊院，亦余昔年欲登未登者。^[7]左天都，右莲花，背倚玉屏风。两峰秀色，俱可手揽。四顾奇峰错列，众壑纵横，真黄山绝胜处！非再至，焉知其奇若此？遇游僧澄源至，兴甚勇。时已过午，奴辈适至。^[8]立庵前，指点两峰。庵僧谓：“天都虽近而无路，莲花可登而路遥，只宜近盼天都，明日登莲顶。”^[9]余不从，决意游天都，挟澄源、奴子，仍下峡路。至天都侧，从流石蛇行而上。^[10]攀草牵棘，石块丛起则历块，石崖侧削则援崖。^[11]每至手足无可着处，澄源必先登垂接。^[12]每念上既如此，下何以堪？终亦不顾。历险数次，遂达峰顶。惟一石顶，壁起犹数十丈，澄源寻视其侧，得级，挟予以登，万峰无不下伏，独莲花与抗耳。^[13]时浓雾半作半止，每一阵至，则对面不见。眺莲花诸峰，多在雾中。独上天都，予至其前，则雾徙于后；予越其右，则雾出于左。其松犹有曲挺纵横者，柏虽大干如臂，无不平贴石上如苔藓然。山高风巨，雾气去来无定。下盼诸峰，时出为碧峤，时没为银海。^[14]再眺山下，则日光晶晶，别一区宇也。日渐暮，遂前其足，手向后据地，坐而下脱，至险绝处，澄源并肩手相接。度险下至山坳，暝色已合。复从峡度栈以上，止文殊院。

^[注]天都峰：与莲花峰并为黄山主峰。

^[注]徐弘祖（1587—1641）：字振之，别号霞客。南直隶江阴（今江苏江阴）人。漫游山水，足迹遍及今华东、华北、西南各地，著有《徐霞客游记》。

^[1]戊午：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白岳：山名，在黄山西南。旧向黄山路：万历四十四年（1616）作者初游黄山时所走的路。

^[2]汤口：汤口镇，黄山南面入口。

^[3]越：经过。胁：侧面。

^[4]岐：通“歧”，岔路。

^[5]石罅（xià）：石缝。陡者级之：陡的地方就凿石级。

^[6]行后：走在后面。乃：但。

^[7]文殊院：今迎客松、玉屏站附近。

^[8]适：刚刚。

^[9]宜：应当。盼：看。

^[10]流石：山谷中被水冲下的石头。

^[11]历块：逐个石块一一攀爬。援：拉拽。

^[12]垂接：反身接应。

^[13]壁起：像墙一样陡立。挟：此指扶持。

^[14]峤（qiáo）：尖而高的山。碧峤：满山青翠。银海：云雾弥漫似海。

【赏析】

户外，是一种精神。站在无人之境，开拓新的路线，身体里探索的精魂被激发，突破想象，打开新的可能。手攀星岳，足蹶遐荒，固然危险，但迈过的每一寸土地，攀援的每一处山岩，都是全新的。开拓的快感，使人走出经验的世界，推开一片新的天地。

被开拓的激情鼓荡着，徐霞客从二十二岁开始行走大江南北，直到生命尽头。三十四年间，他披星戴月，风餐露宿，足迹到达广东、广西、贵州、云南、陕西、山东、河北、江浙、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他的考察日记被编成《徐霞客游记》数十万字，可谓笔耕不辍。

《游黄山后记》以天都峰开篇，其中我们能感受到徐霞客行走的风格。这是他第二次来到黄山，从南面汤口镇入山，一路都是熟识。看到天都峰旁前所未至的岔路时，他突然兴奋起来，“遂前趋直上，几达天都侧”。“直”“几达”表现了他的激动，身轻如燕，直上山巅。于是迎来文章第一个高潮——石峰“片片夹起”，“峭壑阴森，枫松相间，五色纷披，灿若图绣”。然而他却说“兹游快且愧矣”。“愧”字见出他对所到之处都要穷尽的自我要求。

之后众仆困难而退，但“一路奇景，不觉引余独往”，于是他独上文殊院。而众仆午后方至。其间的抱怨、阻力可以想见，但他卓然独行，奋勇向前，不以为意，于是得到“左天都，右莲花，背倚玉屏风。两峰秀色，俱可手揽。四顾奇峰错列，众壑纵横”的景色回馈。

此时，文殊院的庵僧说天都无路，只宜近盼，以经验之谈谆谆劝导，但充满创造力的人不会被束缚住，他们总能无中生有，探索新的道路。于是“余不从，决意游天都”。何况高手相伴，如虎添翼，于是“挟澄源、奴子，仍下峡路”。但每至手足无可着处，徐霞客也会有所顾虑，“每念上既如此，下何以堪”？但“终亦不顾”。历险数次后，终于登上天都峰，雾海变幻、松如苔藓，奇伟瑰怪非常之观环绕在耳目天地之间，应接不暇。此时已近日暮，于是“前其足，手向后据地，坐而下脱”。这惊险丰富的一天中，徐霞客展现了勇敢不惧、挑战自我的精神。

再游乌龙潭记^[注]

谭元春^[注]

潭宜澄，林映潭者宜静，筏宜稳，亭阁宜朗，七夕宜星河，七夕之客宜幽适无累。然造物者岂以予为此拘拘者乎？

茅子越中人，家童善篙楫。^[1]至中流，风妒之，不得至荷荡。旋近钓矶，系筏垂柳下。雨霏霏湿幔，犹无上岸意。已而雨注下，客七人，姬六人，各持盖立幔中，湿透衣表。风雨一时至，潭不能主。^[2]姬惶恐求上，罗袜无所惜。客乃移席新轩。坐未定，雨飞自林端，盘旋不去，声落水上，不尽入潭，而如与潭击。雷忽震，姬人皆掩耳，欲匿至深处。电与雷相后先，电尤奇幻，光煜煜，入水中，深入丈尺，而吸其波光，以上于雨，作金银珠贝影，良久乃已。^[3]潭龙窟宅之内，危疑未释。

是时风物倏忽，耳不及于谈笑，视不及于阴森，咫尺相乱。而客之有致者，反以为极畅。乃张灯行酒，稍敌风雨雷电之气。忽一姬昏黑来赴，始知苍茫历乱，已尽为潭所有，亦或即为潭所生，而问之女郎来路，曰不尽然，不亦异乎？^[4]

招客者为洞庭吴子凝甫。而冒子伯麟、许子无念、宋子献孺、洪子仲韦，及予与止生为六客，合凝甫而七。

^[注]乌龙潭：位于南京市清凉山东麓。

^[注]谭元春（1586—1637）：字友夏。竟陵（今湖北天门）人。明代文学家，与钟惺同创“竟陵派”。

^[1]茅子：茅元仪，字止生，作者的朋友，在乌龙潭边建有一轩，即后文“移其新轩”之“轩”。

^[2]主：或为“往”字。

^[3]煜煜（yù）：光耀。

^[4]不尽然：来路上不都是风雨雷电。

【赏析】

七夕之游，总有浪漫的期待，但老天总能突破人的想象，送上惊奇的礼物，比如一场猝不及防的雷暴，使衣冠士女在狼狈不堪中展露真实的自己。

文章以浪漫的想象开头：潭宜澄，林映潭者宜静，筏宜稳，亭阁宜朗，七夕宜星河，七夕之客宜幽适无累。

初游一切都好。但风雨正层层而至。“至中流，风妒之”，一行人游兴尚浓，系竹筏于垂柳下。随即“雨霏霏”，他们不甘心终结此行，并未上岸。已而“风雨一时至”，“湿透衣表”，女士们终于忍不住“惶恐求上”，以致“罗袜无所惜”。此时，雨势来得更猛烈了。

一片狼藉中，清奇的画面出现了。雷暴风雨仿佛实体，“声落水上，如与潭击”。闪电“尤奇幻，光煜煜，入水中，深入丈尺，而吸其波光，以上于雨，作金银珠贝影，良久乃已”。闪电直插入深潭，吸其波光，反身升腾与雷雨碰撞出金银珠贝般的光彩。当今声光电效果惊人的科幻大片也不过如此。身临现场的作者一行更是被奇景震惊得瞠目结舌，“耳不及于谈笑”。而此时作者居然还能替潭底深居简出的龙王感到一阵莫名的惊疑懵懂！

浑身湿透后，有人“反以为极畅，乃张灯行酒，稍敌风雨雷电之气”。以淡定优雅的姿态面对生命中不期而至的狼狈，将狼藉化为优美。更令人惊异的是，迟来的女郎说，一路行来，未有此风雷电雨。之前的狼狈郁闷顿时化为独享奇景的乐趣。七夕礼物就这样在预期落空、雷电高潮后翩然而至，“不亦异乎”？

帝京景物略·水尽头^[注]

刘侗^[注]

观音石阁而西，皆溪，溪皆泉之委；皆石，石皆壁之余。^[1]其南岸，皆竹，竹皆溪周而石倚之。燕故难竹，至此，林林亩亩。^[2]竹，丈始枝；笋，丈犹箨；竹粉生于节，笋梢出于林，根鞭出于篱，孙大于母。^[3]

过隆教寺而又西，闻泉声。泉流长而声短焉，下流平也。花者，渠泉而役乎花；竹者，渠泉而役乎竹；不暇声也。^[4]花竹未役，泉犹石泉矣。^[5]石罅乱流，众声淅淅，人踏石过，水珠渐衣。^[6]小鱼折折石缝间，闻蹬音则伏，于菹于沙。^[7]杂花水藻，山僧园叟不能名之。草至不可族，客乃斗以花，采采百步耳，互出，半不同者。^[8]然春之花尚不敌其秋之柿叶。叶紫紫，实丹丹。风日流美，晓树满星，夕野皆火，香山曰杏，仰山曰梨，寿安山曰柿也。^[9]

西上圆通寺，望太和庵前，山中人指指水尽头儿，泉所源也。至则磊磊中两石角如坎，泉盖从中出。鸟树声壮，泉啁啁不可骤闻。^[10]坐久，始别，曰：“彼鸟声，彼树声，此泉声也。”

又西上广泉废寺，北半里，五华寺。然而游者瞻卧佛辄返，曰：“卧佛无泉。”

[注]《帝京景物略》：刘侗所撰记载明代北京风景名胜、民俗世情的名著。

[注]刘侗（约1594—约1637）：字同人，号格庵。麻城（今湖北麻城）人。明代文学家。

[1]委：水的下流。壁之余：山岩多出来的残余。

[2]燕（yān）故难竹：北京很少见到竹子。林林亩亩：成林成亩，形容竹子众多。

[3]丈犹箨（tuò）：竹笋长到一丈高，笋壳还没有脱落。箨：笋壳，此用作动词。根鞭：竹子根部长出的嫩芽，即笋。孙大于母：老竹根下生出的新竹长得比老竹还要高大。

[4]渠泉而役乎花：指花生长在泉水两边，自然形成水道。

[5]花竹未役：指泉水两边没有花和竹。

[6]渐（jiān）：沾湿，浸湿。

[7]折折（tí tí）：安静而从容地。蹬（qióng）音：脚踏地的声音。于菹（chá）于沙：有的小鱼钻到浮草里，有的钻到泥沙里。菹：水中的浮草。

[8]族：种类。这里用作动词，分别种类。采采：不断采集。

[9]晓树满星：早晨，每棵树上都是亮晶晶的，好像布满了星星。

[10]磊磊：石头众多的样子。啁啁：小鸟叫声，比喻泉声较小。

【赏析】

这是一篇移步换景的游记。以观音石阁为起点，漫步西行，展现了北京西面山间的风光。

从观音阁往西，是一片溪水，溪水南岸，是一片竹林。北京一带本不适宜竹的生长，这里却有很大一片，临溪倚石而立，引起了作者很大兴趣。

再往西，是一道泉水，泉水下游地势平缓，流经花丛竹林，几乎听不到泉水声。循泉上行，渐多乱石，泉水从石间流过，发出各种声音。人从石上走，泉水激石，跳起的水珠会溅到衣服上。石缝间的泉水中有小鱼游动。

一路上杂花野草遍地，种类繁多。但这里风景最美的时候是在秋天，春花不及秋叶，秋天来到，漫山遍野都是紫叶红果，夕照之下，满山如火烧。

再往西到圆通寺，太和庵前，就到了水的尽头，泉源所在。坐在水尽头，泉水声很细微，开始的时候只听到鸟声和树间的风声。坐得久了，各种声音在耳中都清晰起来，便能听得出哪是鸟鸣声，哪是树间风声，哪是泉水声。

王维有诗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作者这篇文章颇得其趣，行到水尽头，坐而听泉声，乐在其中。

陶庵梦忆·序

张岱^[注]

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駢駢为野人。^[1]故旧见之，如毒药猛兽，愕窒不敢与接。作自挽诗，每欲引决，因《石匱书》未成，尚视息人世。^[2]然瓶粟屡罄，不能举火。^[3]始知首阳二老，直头饿死，不食周粟，还是后人妆点语也。^[4]

饥饿之余，好弄笔墨。因思昔人生长王谢，颇事豪华，今日罹此果报：以笠报颅，以蕡报踵，仇簪履也；以衲报裘，以苧报絺，仇轻煖也；以藿报肉，以粝报粳，仇甘旨也；以荐报床，以石报枕，仇温柔也；以绳报枢，以瓮报牖，仇爽垲也；以烟报目，以粪报鼻，仇香艳也；以途报足，以囊报肩，仇舆从也。^[5]种种罪案，从种种果报中见之。

鸡鸣枕上，夜气方回。^[6]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今当黍熟黄粱，车旋蚁穴，当作如何消受！^[7]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不次岁月，异年谱也；不分门类，别《志林》也。^[8]偶拈一则，如游旧径，如见故人，城郭人民，翻用自喜。^[9]真所谓“痴人前不得说梦”矣。

昔有西陵脚夫为人担酒，失足破其瓮。念无以偿，痴坐伫想曰：“得是梦便好。”一寒士乡试中式，方赴鹿鸣宴，恍然犹意非真，自啮其臂曰：“莫是梦否？”^[10]一梦耳，惟恐其非梦，又惟恐其是梦，其为痴人则一也。

余今大梦将寤，犹事雕虫，又是一番梦呓。^[11]因叹慧业文人，名心难化，政如邯郸梦断，漏尽钟鸣，卢生遗表，犹思摹拓二王，以流传后世。^[12]则其名根一点，坚固如佛家舍利，劫火猛烈，犹烧之不失也。^[13]

[注]张岱（1597—1689）：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山阴人。明末清初文学家，著有《陶庵梦忆》《夜航船》等。

[1]駢駢（hài）：通“骇”，令人惊异的样子。

[2]《石匱书》：张岱自著的明代史书。

[3]罄：空，净尽。举火：生火做饭。

[4]首阳二老：指伯夷、叔齐。周武王伐纣，二人叩马谏阻。武王灭商后，他们隐于首阳山，不食周粟，采薇而食，最后饿死。直头：竟自，一直。

[5]生长王谢：生长在王、谢这样的家庭里。王谢，指东晋南朝时王氏、谢氏两大高门世族。罹此果报：遭到这样的因果报应。罹：遭受。果报：佛教认为人做了什么样的事，就会得到什么样的后果，称为“果报”，也称“因果报应”。

“以笠”三句：用竹笠作为头的报应，用草鞋作为脚的报应，跟过去穿戴华美冠履相对。簪（kuì）：草编的筐子，这里指草鞋。踵：脚跟。

“以衲”三句：以衲衣作为穿皮裘的报应，以麻布作为服用细葛布的报应，跟以前又轻又暖的衣服相对。衲：补缀的衣服。裘：皮袍。苧：麻织品。絺（chī）：细葛布。轻煖：轻而温暖，比喻衣服鲜厚。煖：同“暖”。

“以藿”三句：以豆叶作为食肉的报应，以粗粮作为精米的报应，跟以前的美味食品相对。藿：一种野菜。粝

（lì）：粗米。粳（zhāng）：好粮米。甘旨：美味的食品。

“以荐”三句：以草荐作为温暖床褥的报应，以石块作为柔软枕头的报应，跟以前享用温暖柔软之物相对。荐：草垫。

“以绳”三句：以绳枢作为优良的门轴的报应，以瓮牖作为明亮的窗的报应，这是跟以前干燥高爽的居室相对。绳枢：用绳拴门板。瓮牖：用瓦瓮的口做窗户，极言其贫穷之状。爽垲（kǎi）：指明亮干燥的房子。

“以烟”三句：以烟熏作为眼睛的报应，以粪臭作为鼻子的报应，跟以前享受香艳相对。

“以途”三句：以跋涉路途作为脚的报应，以背负行囊作为肩膀的报应，跟以前轿马仆役相对。

[6]鸡鸣枕上：在枕上听见鸡叫。夜气方回：纯洁清静的心境刚刚恢复。孟子认为，人在清明的夜气中一觉醒来，思想未受外界感染，良心易于发现。

[7]黍熟黄粱：一锅黄米煮熟了，指从梦中醒来。典出唐沈既济的《枕中记》。文中卢生在邯郸路上遇见道士吕翁，吕翁给他一个瓷枕，他枕着入睡，梦见自己经历了一生的富贵荣华。在他初睡时，店主人正在煮一锅黄黍，醒来

时，黄黍还没有熟。车旋蚁穴：从蚁穴中返回，亦指从梦中醒来。典出唐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文中淳于棼梦见自己到大槐安国，与公主结婚，任南柯太守，显赫一时。后与敌战而败，公主亦死，被遣回家。梦醒之后，寻找梦里踪迹，见槐树南枝下有蚁穴，即梦中所历。以上两句指人生如梦，如今自己就要梦醒，即生命结束。

[8]《志林》：即《东坡志林》，后人整理苏轼的笔记，分类编辑而成。这里借指一般分类编排的笔记。

[9]城郭人民，翻用自喜：如同见到了昔日的城郭人民，自己反而能因此高兴。典出《搜神后记》，传说汉朝人丁令威学道有成后，变成一只鹤飞回家乡辽东，见到人世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于是唱道：“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

[10]鹿鸣宴：唐代乡试后，州县长官宴请考中举子的宴会。因宴会时歌《诗经·小雅·鹿鸣》章，故名。明清时，于乡试放榜次日，宴请主考以下各官及考中的举人，称鹿鸣宴。

[11]雕虫：这里指写作。

[12]漏尽钟鸣：古代用铜壶滴漏来计时刻，又在天明时打钟报晓。漏尽：即指夜漏将尽。钟鸣：即指天明。“卢生”二句：汤显祖根据《枕中记》改写的戏曲《邯郸记》中，卢生在临死时说：“俺的字是钟繇法帖，皇上最所爱重，俺写下一通，也留与大唐作镇世之宝。”二王，指王羲之、王献之。

[13]名根：指产生好名这一思想的根性。

【赏析】

古人似乎喜欢把梦和现实混为一谈。庄周梦蝶，在梦中栩栩然如蝴蝶，醒后以至于疑惑究竟是在梦中变作了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现在的自己。这是把梦当作了现实。苏东坡在他的诗词里反反复复地说“人生如梦”“世事一场大梦”，这是把现实当作了梦。

梦的特点是短暂、虚幻，但身处其中时并不觉得短暂和虚幻。现实的人生在某种情况下也会让人觉得短暂和虚幻，特别是在经历过某些悲欢离合后，再回首时很容易产生强烈的梦幻感。张岱便是这样一个例子。他的前半生恣意游乐，阅尽人间繁华，后半生历经国破家亡，穷困潦倒，晚年时追忆平生，便不由得发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的慨叹。

明朝的灭亡，也是张岱人生的转折点。张岱出生于江南官宦世家，从小生长于温柔富贵乡中，他又是一个极喜享乐的人，举凡天下美食美景，各种音乐曲艺，他都喜欢。然而明朝覆亡，战乱中他家财散尽，隐遁入山，做了遗民，后半生经历了各种艰辛困苦，到了“瓶粟屡罄，不能举火”的程度。他不无戏谑地把后半生的穷困潦倒看作是前半生富贵荣华的报应，是他应该承受的。但他对曾经的“繁华靡丽”终究不能忘怀。于是把像梦一般的红尘往事写下，称为“梦忆”，这些回忆都能让他心生欢喜，“如游旧径，如见故人”。

最后张岱对自己这种行为也哑然失笑了：一边口口声声说着人生如梦，一边却又如此放不下，这是痴人才会做的事。他想到了三个“痴人”对待梦的态度。一个是西陵脚夫，在为人担酒时打破了酒瓮，便希望是在梦中就好了。第二个是考中进士后赴鹿鸣宴的寒士，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担心自己身在梦中。第三个是黄粱一梦中的卢生，临终前上遗表时还想着把字写得像王羲之、王献之那样，以流传后世。

张岱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痴人一样，前尘如梦，却念念不忘；一场大梦而已，却还希望着名传后世。

不过如能像张岱那样度过一生，充满才情充满精彩，充满大喜大悲，做个痴人又有何不可？

陶庵梦忆·湖心亭看雪

张岱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

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1]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2]

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3]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

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4]

^[1]更定：指初更以后，相当于现在晚上八点左右。拏：通“桡”，撑（船）。毳（cuì）衣：细毛皮衣。毳：鸟兽的细毛。

^[2]雾凇沆砀：冰花一片弥漫。雾：从天上罩下湖面的云气。凇：从湖面蒸发的水汽。沆砀：白气弥漫的样子。一芥：一棵小草。这里比喻船像小草一样微小。

^[3]三大白：三大杯。

^[4]相公：原是对宰相的尊称，后转为对年轻人的敬称及对士人的尊称。痴似：痴于，痴过。痴：本义指不聪慧，这里指对某事物非常着迷。

【赏析】

在《西湖七月半》一文中，张岱鄙薄杭州人一向只在白天游西湖：“杭人游湖，巳出酉归，避月如仇。”其实那个时候杭州城与西湖还没有接壤起来，一到晚上城门要关闭，因此即使有明月朗照，也绝少有人夜里游湖。如果再赶上连下三天大雪，夜晚的西湖就更无人来了。但张岱偏偏要去。

雪夜的西湖是什么景象呢？“人鸟声俱绝”自是不用说了。四下望去，头上的天空与云，地上的山和水，均是白茫茫一片。湖上只有作者所乘的一叶孤舟，能看到的是高出湖水的苏堤和湖心亭，而再往远处，白雪覆盖之下，西湖与地面的界限已经融为一体。以整个大地为背景，湖上的堤、亭、舟、人都微小不足道。妙在作者只用了几个精巧的量词，就把这种微小感表达了出来，说长堤是“一痕”，湖心亭是“一点”，孤舟是“一芥”，舟中人是“两三粒”。这些在平时看来属于搭配不当的量词，用在此时此处却无比贴切，作者似乎具有了宛如航拍般的视角，为我们呈现出使西湖别具一种平时看不到美感。

而当作者到达湖心亭，出乎意料的是发现那里竟已有人在饮酒赏景了。这又给雪夜中的西湖增添了几分生趣。

兴尽而返，舟子那句“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从俗人之眼来看风雅之士，令人忍俊不禁。想来张岱听到这句话时，也必是莞尔一笑吧。

陶庵梦忆·西湖七月半

张岱

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1]看七月半之人，以五类看之。其一，楼船箫鼓，峨冠盛装，灯火优傒，声光相乱，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者，看之；^[2]其一，亦船亦楼，名娃闺秀，携及童变，笑啼杂之，环坐露台，左右盼望，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者，看之；^[3]其一，亦船亦声歌，名妓闲僧，浅斟低唱，弱管轻丝，竹肉相发，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看之；^[4]其一，不舟不车，不衫不帻，酒醉饭饱，呼群三五，跻入人丛，昭庆、断桥，嘯呼嘈杂，装假醉，唱无腔曲，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实无一看者，看之；^[5]其一，小船轻幌，净几暖炉，茶铛旋煮，素瓷静递，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树下，或逃嚣里湖，看月而人不见其看月之态，亦不作意看月者，看之。^[6]

杭人游湖，已出酉归，避月如仇。^[7]是夕好名，逐队争出，多犒门军酒钱，轿夫擎燎，列俟岸上。^[8]一入舟，速舟子急放断桥，赶入胜会。^[9]以故二鼓以前，人声鼓吹，如沸如撼，如魔如呖，如聋如哑。^[10]大船小船，一齐凑岸，一无所见，止见篙击篙，舟触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少刻兴尽，官府席散，皂隶喝道去。轿夫叫船上人，怖以关门。灯笼火把如列星，一一簇拥而去。岸上人亦逐队赶门，渐稀渐薄，顷刻散尽矣。

吾辈始舣舟近岸。断桥石磴始凉，席其上，呼客纵饮。此时月如镜新磨，山复整妆，湖复颀面。^[11]向之浅斟低唱者出，匿影树下者亦出。吾辈往通声气，拉与同坐。韵友来，名妓至，杯箸安，竹肉发。^[12]月色苍凉，东方将白，客方散去。吾辈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拍人，清梦甚愜。

^[1]七月半：农历七月十五，又称中元节。

^[2]峨冠：头戴高冠，指士大夫。优傒（xī）：优伶和仆役。

^[3]娃：美女，指歌伎。童变（luán）：俊美的男童。

^[4]弱管轻丝：谓轻柔的管弦音乐。竹肉：竹指管乐器之声，肉指口中发出的歌声。

^[5]帻（zé）：头巾。

^[6]幌：窗幔。铛（chēng）：温茶、酒的器具。

^[7]已：巳时，约为上午九时至十一时。酉：酉时，约为下午五时至七时。

^[8]列俟（sì）：排着队等候。

^[9]速：催促。

^[10]魔：梦魔，梦中惊悸。如聋如哑：指喧闹中震耳欲聋，自己说话别人听不见。

^[11]颀（huì）面：洗脸。指湖面恢复平静。

^[12]韵友：风雅的友人。竹肉发：指吹笛唱曲。

【赏析】

张岱在晚明是一贵公子，官宦世家，本是绍兴人，长期寓居杭州。其于西湖，无时节不往，无山水不爱，反复咏唱，见诸诗文，此篇即是其中之一。但此篇开头就说“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七月半正当月圆之夜，七月半的西湖，正是良辰美景，何以“一无可看”？原来这一天恰是中元节，杭州人倾城而出，蜂拥至西湖赏月。在张岱看来，赏月本是清雅幽赏之事，现在西湖人满为患，实在大煞风景。在扰扰攘攘之中，静心赏月已无可能，于是张岱干脆“看看七月半之人”。

在七月半之夜来西湖赏月的人，被张岱分作了五类。第一类是达官贵人，他们乘楼船，携声乐，灯火通明，气势非凡，但他们来此只是宴饮作乐，并不看月；第二类是富贵势家，与家眷高坐于楼船之上，笑语喧闹，左顾右盼，唯独不看天上之月；第三类是附庸风雅之士，邀几个名妓闲僧做伴，边饮酒听曲，边举头赏月，不过这类人更在意让别人看到他们在赏月，故不免刻意作态；第四类是市井闲人，酒醉饭饱，三五成群，在岸上人群中挤来挤去，口中叫嚷喧闹，眼中无所不看，却“实无一”，不过看个热闹；第五类则是真正的风雅之士，乘着小船，船上清静整洁，三五好友烹茶品茗，他们对前四类人避之唯恐不及，或藏于树荫之下，或划向安静的内湖，他们才是真正的赏月之人。

这五类人又分别被张岱置入两个场景。前四类人霸占了前半夜的西湖，后半夜的西湖则为第五类人独享。在张岱笔下，七月半的西湖，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面貌。

在描写前四类人游西湖赏月时，张岱用了漫画化的笔法，略带调侃，也还不至于刻薄。他说杭人平时只在白天游湖，不到天黑就回城了，“避月如仇”，而在七月半之夜，却成群结队地出城来到西湖，只为图个赏月的名。一到西湖，这些人就立即奔赴断桥，本应静谧的月夜变得如集市一般热闹，人声鼓吹声嘈杂成一片，“如沸如撼，如魔如吃，如聋如哑”；船与船相挨，人与人相挤，“止见篙击篙，舟触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可是时间不久，大家便已兴尽，又成群结队地回城去了。这场面真令人忍俊不禁，禁不住想问问他们：“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当这些人霸占西湖，西湖自“一无可看”。待这些人散去之后，夜晚恢复了平静，西湖美景才呈现出本来面目。而清雅之士这才从藏身处、偏远处停舟靠岸，得以从容欣赏七月半的西湖月色。在上半夜俗人的搅扰之后，此时天上的圆月如新磨之镜，更觉皎洁明亮；周围的山像美人重新梳妆打扮，更觉清丽柔媚；湖水似重新浣洗过，更觉明净。清雅之士相聚一起，赏月饮酒，间有丝竹歌唱之声，却不会破坏夜的静谧。直到东方将白，这才兴尽散去。

结尾处作者“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拍人，清梦甚愜”，虽只一句，却是一幅超尘脱俗的画面，可谓曲终奏雅。

柳敬亭说书

张岱

南京柳麻子，黧黑，满面疤痕，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善说书。^[1]一日说书一回，定价一两。十日前先送书帕下定，常不得空。^[2]南京一时有两行情人：王月生、柳麻子是也。^[3]

余听其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白文，与本传大异。^[4]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然又找截干净，并不唠叨。^[5]勃央声如巨钟，说至筋节处，叱咤叫喊，汹汹崩屋。^[6]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甕皆瓮瓮有声。闲中著色，细微至此。

主人必屏息静坐，倾耳听之，彼方掉舌。^[7]稍见下人咕哔耳语，听者欠伸有倦色，辄不言，故不得强。^[8]每至丙夜，拭桌剪灯，素瓷静递，款款言之，其疾徐轻重，吞吐抑扬，入情入理，入筋入骨，摘世上说书之耳，而使之谛听，不怕其不齧舌死也。^[9]

柳麻子貌奇丑，然其口角波俏，眼目流利，衣服恬静，直与王月生同其婉娈，故其行情正等。^[10]

^[1]土木形骸：形体像土木一样。比喻人的本来面目，不加修饰。

^[2]书帕：指请柬与定金。

^[3]行情人：走红的人。

^[4]白文：指专说不唱。

^[5]找截：找，补充；截，删略。

^[6]勃央（bó guài）：形容声音雄厚而果决。

^[7]掉舌：指谈说。

^[8]咕（chè）哔：低声细语。欠伸：打哈欠伸懒腰。

^[9]丙夜：三更时，即夜十一时至一时。齧（zé）舌：咬舌。

^[10]婉娈：柔媚。

【赏析】

晚明的江南经济发达，人文荟萃，城市生活丰富多彩，包括民间曲艺在内的文化艺术在这一阶段得到极大发展，在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出现了许多能人异士。张岱的《陶庵梦忆》对此多有记载，例如精于品茗的闵老子、擅长唱曲的王月生、戏剧表演精湛的彭天锡、能与彭天锡并驾齐驱的女伶朱楚生，等等。其中对说书艺人柳敬亭的刻画尤为成功。

张岱写柳敬亭，先写他长得奇丑，脸黑，而且脸上长满了疤，整个人看上去没有一点神气。但就是这样一个人，想听他说书，不仅要价奇高，而且必须提前十日预定，还不一定能预定到。在当时南京，他的身价可以与王月生比。但王月生是什么人啊，人家是艳冠群芳的艺妓，书画俱精，才艺无双。将这样一个柳麻子和王月生相提并论，就会激起读者的好奇心，也预期到柳敬亭必然有人所不及之处。

果然，张岱接下来写了柳敬亭的说《景阳冈武松打虎》，表现出了柳敬亭说书技艺的高妙。虽然只是选了一个片段，“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壁皆瓮瓮有声”，却把柳敬亭说书“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的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不仅听柳敬亭说书的人会把那场景在眼前活现出来，我们现在读这段文字，仿佛也看到了武松的神情。

高人有高人的矜持。请柳敬亭说书，必须表现出尊重。如果在他说书的时候有人耳语，或者打哈欠有倦容，他都会停下不讲。这是柳敬亭又一个与众不同之处。

最后再回到柳敬亭的相貌上，指出虽然相貌真的很丑，但神情、气质“直与王月生同其婉娈”。这的确是与众不同的一位说书艺人。

五人墓碑记

张溥^[1]

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1]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即除逆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2]呜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3]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独五人之皦皦，何也？^[4]

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5]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赀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6]缇骑按剑而前，问：“谁为哀者？”^[7]众不能堪，扶而仆之。^[8]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9]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10]中丞匿于溷藩以免。^[11]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曰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即今之僇然在墓者也。^[12]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13]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脰而函之，卒与尸合。^[14]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

嗟乎！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15]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16]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之力也。^[17]

由是观之，则今之高爵显位，一旦抵罪，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而又有剪发杜门，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贱行，视五人之死，轻重固何如哉！^[18]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于朝廷，赠谥美显，荣于身后；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19]凡四方之士，无不有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20]故予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贤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也。^[21]

[1]张溥（pǔ）（1602—1641）：字天如。江苏太仓人。明末“复社”发起人之一。

[2]蓼（liǎo）洲周公：周顺昌，号蓼洲，吴县（今苏州）人。熹宗时，被魏忠贤陷害，死于狱中。

[3]郡：吴郡，今苏州市。当道：掌权者。除：修整。逆阉：宦官魏忠贤。魏专权时，其党羽在各地为他建生祠，后皆废弃。旌（jīng）：表扬。

[4]去：距离。墓：用作动词，即修墓。

[5]皦皦（jiǎo）：通“皎皎”，光明。

[6]丁卯三月之望：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三月十五日。

[7]吾社：指作者与郡中名士发起的“复社”。行为士先者：行为能做士人表率的人。赀：通“资”。敛赀财：募集钱财。

[8]缇（tí）骑：明代专事侦查、逮治犯人的差役。

[9]扶（chì）而仆之：将其打倒在地。

[10]大中丞：指巡抚毛一鹭。中丞为汉代官名，此指明代放到外省任巡抚的副都御史或金都御史。

[11]呵：责骂。

[12]溷（hùn）藩：厕所。

[13]僇（lěi）然：聚集的样子。

[14]詈（lì）：骂。

[15]脰（dòu）：颈，此指头颅。函之：以棺收敛。

[16]缙绅：也作“搢绅”，指搢笏（将笏插于腰带）、垂绅（垂着帽带）的人，即士大夫。

[17]编伍：平民。古代五家平民为一“伍”。曷：何。

[17]矫诏：假托君命颁发的诏令。钩党之捕：搜捕东林党人。钩党：同党。株治：牵连惩治。逡（qūn）巡：欲进不进、迟疑不决的样子。非常之谋：篡夺帝位的阴谋。猝（cù）发：突然发动。待圣人之出而投缯（huán）道路：等到崇祯皇帝即位，（魏忠贤）在路上自缢了。缯：绞索。

[18]抵罪：犯罪应受惩治。抵：当，受。剪发杜门：剃发为僧，闭门不出。

[19]暴（pù）：显露。赠谥美显：指崇祯追谥周顺昌“忠介”。加其土封：增修他们的坟墓。

[20]户牖（yǒu）：门窗，指家里。隶使之：当仆隶一样差使。屈：使屈身倾倒。扼腕墓道：用手握腕表示惋惜。

[21]冏（jiǒng）卿：太仆寺卿，官职名。因之吴公：吴默，字因之。太史：指翰林院修撰。文起文公：文震孟，字文起。孟长姚公：姚希孟，字孟长。

【赏析】

明朝天启皇帝十六岁登基，年龄既在幼冲，头脑更是鄙暗，一味宠信乳母客氏及太监魏忠贤，致使魏忠贤专权乱政，荼毒天下。朝中正直之臣屡上书弹劾魏忠贤，但天启帝被身边太监蒙蔽，对魏忠贤愈加宠信。魏忠贤由此益发猖獗，连兴大狱，将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忠贞之臣下狱，拷打至死，更多反对他的人或被罢职，或被发配，而其党羽则被提拔。无节操的文臣武将也纷纷向魏忠贤献媚投靠，从内阁、六部到各省督抚，几乎遍布他的党羽。魏忠贤一手遮天，朝臣呼其为“九千岁”“九千九百岁爷爷”。全国各地官员争相为他建生祠，歌功颂德阿谀奉承之言沸反盈天。这一时期不仅在明朝，甚至在整个中国政治史上，也可以说是最黑暗的时期之一。

但正义永远不会绝迹。就在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权势熏天的时候，他们却遭受到了意想不到的反击。天启六年，魏忠贤打算铲除最后的异己力量，继续追治已免职居家的高攀龙、周顺昌等人，命手下将他们逮捕入狱。当周顺昌被逮捕时，苏州的缙绅、市民自发地为周顺昌送行，与魏忠贤的爪牙发生了冲突，打死其中一人，应天巡抚毛一鹭躲进厕所才得以幸免。东厂的密探向魏忠贤报告，使魏忠贤大为惊惧。事后毛一鹭抓捕了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等五人，指其为“倡乱者”，将五人处死。

这五位义士，只是五个普普通通的市井中人，他们没有学过四书五经，也不会以青史留名自励。然而面对强暴的势力，他们挺身而出；当押赴刑场，他们意气扬扬，谈笑以死。这是因为他们心中有正义存在，他们知道大义所在，他们知道自己死得其所。五个普通的人，成了五位义士，五位英雄。他们用他们的死，使苏州百姓免受株连，也使魏忠贤不敢再派出爪牙到各地肆无忌惮地抓捕正直的士大夫。

作者张溥，是晚明影响最大的复社的创始人和领袖之一，崇祯朝的名士。复社以继踵重名节的东林党人自任。阉党专权时，东林党人是其重点打击对象。高攀龙等人固然表现出了可歌可泣的气节，但还有更多士大夫恬不知耻地趋附阉党，士风之败坏让人扼腕。反而是颜佩韦等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却能够做到“激昂大义，蹈死不顾”，因此获得了张溥等苏州“贤士大夫”由衷的敬佩，也获得了后人一代代的感念。

狱中上母书

夏完淳^[注]

不孝完淳今日死矣！以身殉父，不得以身报母矣。痛自严君见背，两易春秋。^[1]冤酷日深，艰辛历尽。本图复见天日，以报大仇，恤死荣生，告成黄土。^[2]奈天不佑我，钟虐明朝，一旅才兴，便成齑粉。^[3]去年之举，淳已自分必死，谁知不死，死于今日也！斤斤延此二年之命，菽水之养无一日焉。^[4]致慈君托迹于空门，生母寄生于别姓，一门漂泊，生不得相依，死不得相问。^[5]淳今日又溘然先从九京：不孝之罪，上通于天。^[6]

呜呼！双慈在堂，下有妹女，门祚衰薄，终鲜兄弟。^[7]淳一死不足惜，哀哀八口，何以为生？虽然，已矣。淳之身，父之所遗；淳之身，君之所用。为父为君，死亦何负于双慈？^[8]但慈君推干就湿，教礼习诗，十五年如一日。^[9]嫡母慈惠，千古所难。大恩未酬，令人痛绝。慈君托之义融女兄，生母托之昭南女弟。^[10]

淳死之后，新妇遗腹得雄，便以为家门之幸；如其不然，万勿置后。^[11]会稽大望，至今而零极矣。^[12]节义文章，如我父子者几人哉？立一不肖后如西铭先生，为人所诟笑，何如不立之为愈耶？^[13]呜呼！大造茫茫，总归无后。^[14]有一日中兴再造，则庙食千秋，岂止麦饭豚蹄，不为馁鬼而已哉！^[15]若有妄言立后者，淳且与先文忠在冥冥诛殛顽嚚，决不肯舍！^[16]

兵戈天地，淳死后，乱且未有定期。双慈善保玉体，无以淳为念。二十年后，淳且与先文忠为北塞之举矣。勿悲勿悲！相托之言，慎勿相负。武功甥将来大器，家事尽以委之。^[17]寒食、孟兰，一杯清酒，一盏寒灯，不至作若敖之鬼，则吾愿毕矣！新妇结缡二年，贤孝素著，武功甥好为我善待之，亦武功渭阳情也。^[18]语无伦次，将死言善，痛哉痛哉！

人生孰无死，贵得死所耳。父得为忠臣，子得为孝子。含笑归太虚，了我分内事。^[19]大道本无生，视身若敝屣。^[20]但为气所激，缘悟天人理。恶梦十七年，报仇在来世。神游天地间，可以无愧矣。

[注]夏完淳（1631—1647）：字存古。松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明末诗人。

[1]严君：对父亲的敬称。见背：去世。

[2]冤酷：冤仇与惨痛。复见天日：指恢复明朝。恤死荣生：使死去的人（指其父）得到抚恤，使活着的人（指其母）得到荣封。告成黄土：向祖先的坟墓祭告。

[3]钟虐明朝：上天的惩罚聚集于明朝。钟：聚集。

[4]斤斤：过分着意。菽水之养：指对父母的供养。

[5]慈君：作者的嫡母。托迹：藏身。空门：佛门。生母：作者生母，是夏允彝的妾。寄生：寄居。

[6]溘（kè）然：忽然。九京：九泉，地下。

[7]门祚（zuò）：家运。鲜（xiǎn）：少。

[8]双慈：嫡母与生母。

[9]推干就湿：把床上干处让给幼儿，自己睡在湿处，指母亲抚育子女的辛劳。

[10]嫡母：妾所生的子女称父亲的正妻为嫡母。义融女兄：作者的姐姐夏淑吉，号义融。昭南女弟：作者的妹妹夏惠吉，号昭南。

[11]新妇：作者称自己的妻子。遗腹：怀孕妇人在丈夫死后所生的孩子。雄：男孩。置后：指抱养别人的孩子为后嗣。

[12]会稽大望：会稽郡望族，指作者自己的夏姓家族。零极：零落到极点。

[13]不肖后：没有才能的后代。西铭先生：张溥，别号西铭，明末文学家，无子，死后由钱谦益等代为立嗣。

[14]大造：造化，指天。

[15]庙食千秋：万古千秋地受人祭祀。庙食：指鬼神在祠庙里享受祭祀。麦饭豚蹄：指简单的祭品。馁（něi）鬼：挨饿的鬼。

[16]文忠：夏允彝死后，南明隆武帝赐谥为“文忠”。冥冥：阴间。诛殛（jí）：诛杀。顽嚚（yín）：愚顽而多言不正的人。

[17]武功甥：作者姐姐夏淑吉的儿子侯槃，字武功。

[18]寒食：这里指清明节，是人们上坟祭祖的时节。孟兰：旧俗的农历七月十五日燃灯祭祀，超度鬼魂，称孟兰盆会。若敖之鬼：没有后嗣按时祭祀的饿鬼。春秋时楚国公族若敖氏在楚国政权中占有重要地位，出身于这一族的令尹子文看到侄子越椒行为不正，担心他会给家族带来灾难，临死前，对族人哭着说：“鬼犹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馁而。”后若敖氏果然因为越椒叛楚而被灭族。结缡（lǐ）：古代嫁女的一种仪式，代指成婚。渭阳情：指甥舅之间的情谊。语出《诗经·秦风·渭阳》：“我送舅氏，曰至渭阳。”

[19]太虚：天。

[20]敝屣：破旧的草鞋。

【赏析】

夏完淳是一位早慧的天才。他五岁知五经，七岁能诗文。父亲夏允彝是承东林党之后的几社创始人之一，老师是明末大诗人、东南士林领袖陈子龙。他自幼随父交游的，都是如张溥、陈眉公、钱谦益辈的一代名士。

夏完淳是一位民族英雄。他十四岁时，清兵入关南下，江南地区爆发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抵抗运动。夏完淳也随父亲、老师起义抗清。义军兵败，父亲、老师先后殉国，完淳被俘，押赴南京，洪承畴亲自劝降，完淳大义凛然，英勇就义。柳亚子曾作诗称赞他：“悲歌慷慨千秋血，文采风流一世宗。”

完淳殉国时年方十七，故而洪承畴称他为“童子”，但是他对忠义的承担，对气节的坚持，却是古今多少人都自愧弗如的。在他《狱中上母书》中，我们还能感受到他的凛凛正气。

完淳并非了无牵挂。他的嫡母和生母，妻子和女儿，还有妻子腹中的遗腹子，一门妇孺，还有他的姐姐和妹妹，在他死后，她们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尽管他在信中反复嘱托，细细交待，让姐姐照顾嫡母，妹妹照顾生母，托外甥照顾妻子，可是易代之际，兵荒马乱，他如何放心得下？在另外一封给妻子的信中，他说：“呜呼，言至此，肝肠寸断，执笔心酸，对纸泪滴。欲书则一字俱无，欲言则万般难吐。吾死矣！吾死矣！方寸已乱。平生为他人指画了了，今日为夫人一思究竟，便如乱丝积麻。身后之事，一听裁断，我不能道一语也！”他的担忧和悲痛倾诉无遗。

然而君国大义，让完淳必须做此选择。当此山河破碎的大难，反清复明是他的“分内事”。殉节殉国，死得其所。虽然他的内心仍有牵挂，虽然他的内心是不平静的，但他对自己的选择是坚定。一个十七岁的少年，临难之际，视死如归，留下了浩气长歌：

“神游天地间，可以无愧矣！”

芙蕖 李渔^[注]

芙蕖与草本诸花，似觉稍异；然有根无树，一岁一生，其性同也。《谱》云：“产于水者曰草芙蓉，产于陆者曰旱莲。”则谓非草本不得矣。予夏季倚此为命者，非故效颦于茂叔，而袭成说于前人也。^[1]以芙蕖之可人，其事不一而足，请备述之。^[2]

群葩当令时，只在花开之数日，前此后此，皆属过而不问之秋矣。^[3]芙蕖则不然，自荷钱出水之日，便为点缀绿波。^[4]及其茎叶既生，则又日高日上，日上日妍，有风既作飘飖之态，无风亦呈袅娜之姿，是我于花之未开，先享无穷逸致矣。迨至菡萏成花，娇姿欲滴，后先相继，自夏徂秋，此则在花为分内之事，在人为应得之资者也。^[5]及花之既谢，亦可告无罪于主人矣，乃复蒂下生蓬，蓬中结实，亭亭独立，犹似未开之花，与翠叶并擎，不至白露为霜，而能事不已。此皆言其可目者也。

可鼻，则有荷叶之清香，荷花之异馥，避暑而暑为之退，纳凉而凉逐之生。^[6]

至其可人之口者，则莲实与藕，皆并列盘餐，而互芬齿颊者也。

只有霜中败叶，零落难堪，似成弃物矣，乃摘而藏之，又备经年裹物之用。

是芙蕖也者，无一时一刻，不适耳目之观；无一物一丝，不备家常之用者也。有五谷之实，而不有其名；兼百花之长，而各去其短。种植之利，有大于此者乎？

予四命之中，此命为最。无如酷好一生，竟不得半亩方塘为安身立命之地。仅凿斗大一池，植数茎以塞责，又时病其漏，望天乞水以救之。殆所谓不善养生而草菅其命者哉。^[7]

[注]李渔（1611—1680）：号笠翁。浙江兰溪人。清代文学家，著有《闲情偶寄》《笠翁十种曲》《十二楼》等。

[1]茂叔：北宋哲学家周敦颐的字，周敦颐作有《爱莲说》。

[2]可人：适合人的心意，即称人心意。可：适合。下文“可目”“可鼻”“可人之口”意同。

[3]葩：花。当令：正当（花开的）时令。

[4]荷钱：初生的小荷叶，其状如铜钱。

[5]迨：及，等到。菡萏：即荷花。徂（cú）：往，到。

[6]异馥：异乎寻常的香味。

[7]茎：根，株。塞责：对自己应负的责任敷衍了事。病其漏：以水池向地下渗水为病。殆：大概。草菅其命：待芙蕖如野草。

【赏析】

李渔在《笠翁偶集·种植部》中说：“予有四命，各司一时：春以水仙、兰花为命，夏以莲为命，秋以秋海棠为命，冬以蜡梅为命。”每一季节，他都有爱若性命之花，其中又最爱莲，即本文中所说的“四命之中，此命为最”。自从周敦颐《爱莲说》后，莲花以其“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被赋予了君子人格。但李渔并非东施效颦，他对莲的爱有他自己的理由，大概也是这个原因，他刻意用了莲的另一个名字——芙蕖。

李渔自始至终没有把“莲”也就是“芙蕖”人格化，他竟是从实用的角度来写芙蕖，但又别有意趣，并不给人以功利主义的印象。

他爱芙蕖，是因为芙蕖自身的种种属性“可人”——称他的心意。首先，芙蕖“可目”，看上去非常美。而且其他的花只是在开花的那几天引人注意，花开前和花谢后就不再有人观赏了。芙蕖则不同，刚刚长出水面如铜钱大小时，就点缀绿波，长大长高以后，身姿娇娆，“有风既作飘飖之态，无风亦呈袅娜之姿”；花开之时，其花娇艳，而且花期很长，从夏天延续到秋天；等到花谢以后，花蒂下长出莲蓬，亭亭独立，又像未开之花。

除了“可目”之外，荷叶的清香和荷花的馥郁还“可鼻”，莲子和莲藕还“可口”，即便到了最后荷叶枯败，也可以收藏起来，用来包裹东西。

这篇文章处处从实用主义角度入手，在作者眼中，看到的不是“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高冷的莲花，而是“无一时一刻不适耳目之观，无一物一丝不备家常之用”的芙蕖，清雅可爱又不失亲切。结尾处讲自己虽酷好一生却无力广种，只能凿一个水池种上几株，而且还要乞望雨水来使它们成活。遗憾与自责之情溢于言表，更显出他对芙蕖是真爱。

口技

林嗣环^[注]

京中有善口技者。会宾客大宴，于厅事之东北角，施八尺屏障，口技人坐屏障中，一桌、一椅、一扇、一抚尺而已。^[1]众宾团坐。少顷，但闻屏障中抚尺一下，满坐寂然，无敢哗者。

遥闻深巷中犬吠，便有妇人惊觉欠伸，摇其夫语诟亵事，夫呖语，初不甚应，妇摇之不止，则二人语渐间杂，床又从中戛戛。既而儿醒，大啼，夫令妇抚儿乳，儿含乳啼，妇拍而鸣之。^[2]夫起溺，妇亦抱儿起溺。床上又一大儿醒，狺狺不止。当是时，妇手拍儿声，口中鸣声，儿含乳啼声，大儿初醒声，床声，夫叱大儿声，溺瓶中声，溺桶中声，一齐凑发，众妙毕备。满座宾客，无不伸颈侧目，微笑默叹，以为妙绝也。^[3]

既而夫上床寝。妇又呼大儿溺，毕，都上床寝。小儿亦渐欲睡。夫齁声起，妇拍儿亦渐拍渐止。微闻有鼠作索索，盆器倾侧，妇梦中咳嗽之声。宾客意少舒，稍稍正坐。

忽一人大呼：“火起！”夫起大呼，妇亦起大呼。两儿齐哭。俄而百千人大呼，百千儿哭，百千犬吠。中间力拉崩倒之声，火爆声，呼呼风声，百千齐作；又夹百千求救声，曳屋许许声，抢夺声，泼水声。^[4]凡所应有，无所不有。虽人有百手，手有百指，不能指其一端；人有百口，口有百舌，不能名其一处也。^[5]于是宾客无不变色离席，奋袖出臂，两股战战，几欲先走。^[6]

而忽然抚尺一下，众响毕绝。撤屏视之，一人、一桌、一椅、一扇、一抚尺而已。

^[注]林嗣环（1607—约1662）：字铁崖。福建晋江人。顺治朝进士，清代文学家。本文录自《虞初新志》，沿袭、改动金圣叹批《水浒传》第六十五回批语而成。

^[1]厅事：大厅，客厅。抚尺：艺人表演用的道具，也叫“醒木”。

^[2]乳：用作动词，喂奶。鸣：轻声哼唱着哄小孩入睡。

^[3]侧目：侧着头看，形容听得入神。

^[4]中间（jiàn）：其中夹杂着。间：夹杂。力拉崩倒：噼里啪啦，房屋倒塌。力拉：拟声词。许许（hǔ hǔ）：拟声词，呼喊声。

^[5]虽：即使。

^[6]股：大腿。

【赏析】

一次精彩绝伦的口技表演，被作者绘声绘色地记录了下来。至今读之，仍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文章开头，先写口技表演的准备，道具非常简单，一道八尺屏障，一张桌子，一张椅子，一把扇子，一只抚尺，仅此而已。屏障把表演者与听众隔开，听众围坐在屏障外，对表演者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表演开始。口技人并不单纯地模仿各种声音，而是用声音表现了一个场景，一个一家人在深夜中渐次醒来的场景。先是妻子被深巷中的狗吠声惊醒，然后唤醒丈夫，不久小儿子醒来大哭，妻子给小儿子喂奶，最后大儿子被吵醒，不满地发出抱怨声。所有这些声音“一齐凑发，众妙毕备”。满堂宾客都听得入了神，以为“妙绝”。

一阵热闹后，一家人又先后睡去。这是表演的第二阶段，夜晚恢复了安静，不过这安静不是一片死寂，仍然能听到轻微的响声，这其中包括丈夫的鼾声、妻子的咳嗽声，还有老鼠活动的声音。刚才全神贯注的宾客，这时候也稍稍得以放松。

紧接着的第三个阶段，则是表演的真正高潮，呈现了一个深夜失火的场景。夫妻二人再次被“火起”的呼喊声惊醒，也跟着呼喊起来，两个孩子被吓醒大哭。越来越多的人被惊醒，越来越多的呼喊声、孩子的哭声还有狗吠声，其中还夹杂着大火燃烧的各种声音，包括东西崩倒的声音、火中爆裂的声音、呼呼的风声；又有人求救声，以及为了救火拉倒房屋的声音、抢夺的声音、泼水的声音。总之，一场火灾中应该有的声音都有了。没人会相信这仅仅是屏风后面的一个口技表演者能发出来的，于是宾客都误以为是真的发生了火灾，全都变了脸色，离开座位，就要向外奔逃。就在此时，突然间抚尺一拍，所有声音都消失了，表演戛然而止。撤去屏障，还是那个口技表演者和那几样简单的道具。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游钓台记

郑日奎^[注]

钓台在浙东，汉严先生隐处也。^[1]先生风节，辉映千古，予夙慕之。^[2]因忆富春桐江诸山水，得藉先生以传，心奇甚，思得一游为快。^[3]顾是役也，奉檄北上，草草行道中耳，非游也。^[4]然以为游，则亦游矣。

舟发自常山，由衢抵严，凡三百余里，山水皆有可观。^[5]第目之所及，未暇问名，颔之而已，惟诫舟子以过七里滩必予告。^[6]越日，舟行万山中，忽睹云陆双峰，崭然秀峙，觉有异，急呼舟子曰：“若非钓台耶？”^[7]曰：“然矣。”舟稍近，迫视之。所云两台，实两峰也。台称之者，后人为之也。台东西峙，相距可数百步，石铁色，陡起江干，数百仞不肯止。^[8]巉岩傲睨，如高士并立，风致岸然。^[9]崖际草木，亦作严冷状。树多松，疏疏罗植，偃仰离奇各有态；倒影水中，又有如游龙百余，水流波动，势欲飞起。峰之下，先生祠堂在焉。意当日垂纶，应在是地，固无登峰求鱼之理也。^[10]故曰：“峰也，而台称之者，后人为之也。”

山既奇秀，境复幽蒨。^[11]欲舣舟以登，而舟子固持不可，不能强。^[12]因致礼焉，遂行；于是足不及游而目游之。俯仰间，清风徐来，无名之香，四山颺至，则鼻游之。^[13]舟子谓滩水甚佳，试之良然，盖是即陆羽所品十九泉也；则舌游之。^[14]顷之，帆行峰转，瞻望不及矣。返坐舟中，细择其峰峦起止，径路出没之态，惝恍间，如舍舟登陆，如披草寻磴，如振衣最高处，下瞰群山趋列，或秀静如文，或雄拔如武，大似云台诸将相，非不杰然卓立，觉视先生，悉在下风；盖神游之矣。^[15]思微倦，隐几卧，而空蒙滴沥之状，竟与魂魄往来；于是乎并以梦游，觉而日之夕矣。^[16]舟泊前渚，人稍定，呼舟子，劳以酒，细询之曰：“若尝登钓台乎？山之中景若何？其上更有异否？四际云物，何如奇也？”舟子具能答之，于是并以耳游。噫！快矣哉，是游乎！^[17]

客或笑谓：“郑子足未出舟中一步，游于何有？”“嗟乎！客不闻乎！昔宗少文卧游五岳，孙兴公遥赋天台，皆未尝身历其地。余今所得，较诸二子，不多乎哉！故曰，以为游，则亦游矣！”^[18]客曰：“微子言，不及此；虽然，少文之画，兴公之文，盍处一焉，以谢山灵！”^[19]余窃愧未之逮也，遂为之记。^[20]

[注]郑日奎（1631—1673）：字次公，号静庵。贵溪（今属江西）人。清初文学家。

[1]严先生：严光，字子陵，东汉初会稽余姚（今属浙江）人。

[2]夙（sù）：平素。

[3]忆：想到。富春、桐江：从新安江到桐庐一段叫桐江，从桐庐到钱塘江一段叫富春江，富春江侧为严光游钓处。藉：凭借。

[4]奉檄（xí）：奉命。檄：檄文，古代官府文书。

[5]常山：今浙江常山县。衢（qú）：衢州。严：严州。常山县属衢州府，桐庐县属严州府。

[6]第：只是。颔（hàn）之而已：点头表示赞美罢了。七里滩：一名七里濑，严光垂钓处。

[7]崭然：高峻的样子。秀峙：挺秀对立。

[8]峙（zhì）：同“峙”，耸立。江干：江边。

[9]巉（chán）岩傲睨（nì）：险峻的山峰傲然斜视。岸然：高傲庄严的样子。

[10]垂纶：放线钓鱼。

[11]蒨（qiàn）：草盛青葱。

[12]舣（yǐ）舟：停船靠岸。

[13]颺：风。

[14]陆羽：字鸿渐，竟陵（在今湖北天门市）人，唐代著名隐士，嗜茶，著《茶经》三篇。

[15]择：或当作“绎”，寻究。惝（chǎng）恍：迷迷糊糊。披：分开。磴（dèng）：石阶。云台诸将相：东汉开国功臣二十八人，明帝永平三年（60）绘其像于云台，世称云台二十八将。悉在下风：谓云台诸将不及严光。

[16]隐几：靠着几案。

[17]渚（zhǔ）：水中小块陆地。

[18]宗少文：宗炳，字少文，南朝宋南阳人。晚年病居江陵，将所游山水画于壁上，曰“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五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孙兴公：东晋名士，名绰，字兴公，太原人，居

会稽。《游天台山赋》自序云：“.....余所以驰神运思，昼咏宵兴，俯仰之间，若已再升者也。”

[\[19\]](#)微子言，不及此：如果不是您的叙述，我没想到这里。盍处一焉：何不画一幅画，或者写篇文章。

[\[20\]](#)逮：及。

【赏析】

“目游、鼻游、耳游、神游”，作者足未出舟中一步，却能自得其乐，用感官和想象游览，在物我合冥中把握此地精神，获得天人合一的乐趣。

这是在自娱自乐吗？不尽然。作者在钓台驻足的片刻，置身于峰顶吹来的风中。山间草木微湿而清新的气息弥散开来。舟边的江水清澈醇厚，足以泡茶。一切都秀美、舒适、心旷神怡，自然兴发人无尽的神游和想象。

更重要的是，钓台是严光隐居之所。作者仰慕严光，“先生风节，辉映千古，予夙慕之”，因而即使公务日程紧张繁忙，也要到钓台一游。

严光，字子陵。《后汉书·逸民列传》记载他少有高名，曾与东汉开国光武帝刘秀同游学。及光武即位，严光变姓名，隐身不见。光武帝思其贤，到处寻访。齐人上报：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帝遣使三请而至京城。司徒侯霸与严光是旧识，得知严光来京，马上派人送信表示自己愿立即登门造访，只是无法早退，晚上来问候。严光投札于送信人，口授曰：“您身居高位，怀仁辅义天下都高兴，阿谀顺旨那可要身首异处了。”侯霸收到回信，交给光武帝。帝笑曰：还是那么狂啊。当日便至严光住处。光卧不起，帝至其卧室，抚光腹曰：“咄咄子陵，不肯相帮做点事吗？”严光睡着不说话，过了很久，才睁眼，说：“以前唐尧那样显著的品德，巢父、许由听说要被授予官职都要去洗耳朵。人各有志，何以强迫？”帝曰：“我最终不能使你让步吗？”于是上车离开。又请严光到宫里，说往事，共处数日。有次问严光：“我比过去如何？”严光答：“陛下比过去稍稍有点变化。”然后一起睡卧，严光把脚压在光武帝的肚子上。次日太史奏告，客星冲犯帝座。光武帝笑着说：“我的老朋友严子陵与我睡在一起罢了。”之后，严光隐居富春山。八十岁寿终正寝。

严光清醒地知道，功名的获得，会使生活被权贵牵引，难免被动。与之相比，严光更珍视自己的独立和自由，自行胸怀，不愿为势要牵引。对皇帝也无畏无求，甚至“加足帝腹上”。如此独立的人格、洞察的智慧、仁厚的品格，博得了君主的尊重，甚至维护。但更了不起的是，他并不索求这些。他的独立是自在自足的。不外求，无牢骚。这般境界使人们在千年以后想见其人，仍然敬慕不已。范仲淹就曾盛赞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因此，作者虽然匆匆行船，不能登钓台一游，“然以为游，则亦游矣”。作者感受到的是严光的精神——自在。不高慢，不做作，平易、逍遥，享受世间美好，安适自得。因而即使足未出舟中一步，作者也能在双峰秀峙中感知傲岸，在清风山香间感知满足，在游鱼水波中感知洒脱，在局促的游历中感知精神的自由。

醉书斋记

郑日奎

于堂左洁一室，为书斋，明窗素壁，泊如也。^[1]设几二，一陈笔墨，一置香炉、茗碗之属。竹床一，坐以之；木榻一，卧以之。书架书筒各四，古今籍在焉。琴、磬、麈尾诸什物，亦杂置左右。^[2]

甫晨起，即科头拂案上尘，注水砚中，研墨及丹铅，饱饮墨以俟。^[3]随意抽书一帙，据坐批阅之。顷至会心处，则朱墨淋漓渍纸上，字大半为之隐。有时或歌或叹，或笑或泣，或怒骂，或闷欲绝，或大叫称快，或咄咄诧异，或卧而思，起而狂走。家人矚见者，悉骇愕，罔测所指，乃窃相议，俟稍定，始散去。婢子送酒茗来，都不省取。^[4]或误触之，倾湿书册辄怒而责，后乃不复持至。逾时或犹未食，无敢前请者。惟内子时映帘窥余，得间始进，曰：“日午矣，可以饭乎？”^[5]余应诺。内子出，复忘之矣。羹炙皆寒，更温以俟者数四。及就食，仍挟一册与俱，且啖且阅，羹炙虽寒，或且变味，亦不觉也。至或误以双箸乱点所阅书，良久始悟非笔，而内子及婢辈罔不窃笑者。^[6]夜坐漏常午，顾童侍，无人在侧。俄而鼾震左右，起视之，皆烂漫睡地上矣。

客或访余者，刺已入，值余方校书，不遽见。^[7]客伺久，辄大怒诟，或索取原刺，余亦不知也。盖余性既严急，家中人启事不以时，即叱出，而事之紧缓不更问，以故仓卒不得白。^[8]而家中盐米诸琐物，皆内子主之，颇有序。余是以无所顾虑，而嗜益僻。

他日忽自悔，谋立誓戒之，商于内子。内子笑曰：“君无效刘伶断饮法，只赚余酒脯，补五脏劳耶？吾亦惟坐视君沉湎耳，不能赞成君谋。”^[9]余尚然久之，因思余于书，诚洵不异伶于酒，正恐旋誓且旋畔；且为文字饮，不犹愈于红裙耶？^[10]遂笑应之曰：“如卿言，亦复佳。但为李白妇、太常妻不易耳！”^[11]乃不复立戒，而采其语意以名吾斋，曰“醉书”。

^[1]泊如：淡泊的样子。

^[2]麈（zhǔ）尾：用兽的尾毛做的拂尘，六朝人清谈时常用。

^[3]甫：才。科头：不戴帽子。丹铅：朱砂和铅粉，朱笔书写，铅粉涂改。

^[4]矚：窥见。罔：无。省：记得。

^[5]内子：妻子。

^[6]箸（zhù）：筷子。

^[7]刺：名片。遽：迅速。

^[8]以时：合于时机。白：禀告。

^[9]刘伶：晋代名士，字伯伦。嗜酒，常醉如烂泥，有次向妻子要酒喝，妻子毁酒器，劝他戒酒。他说行啊，但要向鬼神发誓。妻子连忙备酒肉祭拜，刘伶却跪下祈祷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醒。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仍饮酒吃肉，大醉。

^[10]尚然：惊疑的样子。诚洵：确实。旋誓且旋畔：刚发誓就违背。不犹愈于红裙耶：不是比沉溺女色好吗？

^[11]李白妇：李白《赠内》诗：“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虽为李白妇，何异太常妻。”太常妻：东汉周泽为太常，经常卧病斋宫，其妻看望，他大怒，以妻子干犯斋禁，竟送交诏狱谢罪。时人讥讽说：“生世不谐，作太常妻。一岁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斋。”

【赏析】

香炉上的烟淡淡地散开去，书生斟一盏茶，徐徐摊开书卷。书斋雅洁，书生磨墨注书，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清雅的书斋描写后，画风陡然一变。作者以漫画的笔触表现了自己痴迷于书、全然自我的生活。“有时或歌或叹，或笑或泣，或怒骂，或闷欲绝，或大叫称快，或咄咄诧异，或卧而思，起而狂走。”完全沉浸在书的世界中，与书中人同笑同哭，或为书中所言拍案叫绝。此番画面读书人想必并不陌生，《项脊轩志》有云“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但作者更特立独行，家人“悉骇愕”，他仍我行我素。婢女送来酒菜，他也不记得吃，自己不小心弄翻了，还怒责婢女，以致无人敢来。妻子只能亲自伺机送菜，即便如此，作者也还是常常忘记，“或且变味，亦不觉也”。或以筷子当笔点书，妻子婢女无不窃笑。夜间四顾以为无人，竟不知童子已烂漫席地而睡。这些迁态可掬的有趣细节，正、侧面描写的穿插都充分勾勒了作者为书废寝忘食、不顾念家人，却毫不自知的形象。读书人往往将书视作高级的嗜好，仿佛书就拥有了某种特权，能超越嗜好本身的局限。于是沉迷在书的世界中不可自拔，薄家人而厚于书，轻来客而重于书，越发孤僻，还自以为是。

某日，作者突然“自悔，谋立誓戒之”。聪明的妻子赞成他的幡然醒悟，却又担心他重蹈覆辙，于是以刘伶醉酒讽谏。妻子并不反对他读书爱书，只是希望他在个人爱好和尊重家人、参与生活之间找到良好的平衡感。作者细味了贤妻的良苦用心后，便以“醉书”为斋名，提醒自己，感念妻子，并以自嘲的幽默感和勇气写下本文。

梅花岭记

全祖望^[注]

顺治二年乙酉四月，江都围急。^[1]督相史忠烈公知势不可为，集诸将而语之曰：“吾誓与城为殉，然仓皇中不可落于敌人之手以死，谁为我临期成此大节者？”副将军史德威慨然任之。忠烈喜曰：“吾尚未有子，汝当以同姓为吾后。吾上书太夫人，谱汝诸孙中。”^[2]

二十五日城陷，忠烈拔刀自裁，诸将果争前抱持之，忠烈大呼德威，德威流涕不能执刃，遂为诸将所拥而行，至小东门，大兵如林而至。马副使鸣騄、任太守民育、及诸将刘都督肇基等皆死。忠烈乃瞠目曰：“我史阁部也。”^[3]被执至南门，和硕豫亲王以“先生”呼之，劝之降。^[4]忠烈大骂而死。初，忠烈遗言：“我死，当葬梅花岭上。”至是，德威求公之骨不可得，乃以衣冠葬之。

或曰：“城之破也，有亲见忠烈青衣乌帽，乘白马，出天宁门投江死者，未尝殁于城中也。”自有是言，大江南北，遂谓忠烈未死。已而英、霍山师大起，皆托忠烈之名，仿佛陈涉之称项燕。^[5]吴中孙公兆奎以起兵不克，执至白下。^[6]经略洪承畴与之有旧，问曰：“先生在兵间，审知故扬州阁部史公果死耶，抑未死耶？”^[7]孙公答曰：“经略从北来，审知故松山殉难督师洪公果死耶，抑未死耶？”承畴大悲，急呼麾下驱出斩之。^[8]

呜呼！神仙诡诞之说，谓颜太师以兵解，文少保亦以悟大光明法蝉蜕，实未尝死。^[9]不知忠义者圣贤家法，其气浩然，常留天地之间，何必出世入世之面目？^[10]神仙之说，所谓为蛇画足。即如忠烈遗骸，不可问矣。百年而后，予登岭上，与客述忠烈遗言，无不泪下如雨，想见当日围城光景。此即忠烈之面目，宛然可遇，是不必问其果解脱否也，而况冒其未死之名者哉！

墓旁有丹徒钱烈女之冢，亦以乙酉在扬，凡五死而得绝，特告其父母火之，无留骨秽地，扬人葬之于此。^[11]江右王猷定、关中黄遵岩、粤东屈大均为作传铭哀词。

顾尚有未尽表章者：予闻忠烈兄弟自翰林可程下，尚有数人，其后皆来江都省墓。^[12]适英、霍山师败，捕得冒称忠烈者，大将发至江都，令史氏男女来认之。忠烈之第八弟已亡，其夫人年少有色，守节，亦出视之。大将艳其色，欲强娶之，夫人自裁而死。时以其出于大将之所逼也，莫敢为之表章者。忠烈尝恨可程在北，当易姓之间，不能仗节，出疏纠之。岂知身后乃有弟妇以女子而踵兄公之余烈乎！^[13]梅花如雪，芳香不染，异日有作忠烈祠者，副使诸公谅在从祀之列，当另为别室以祀夫人，附以烈女一辈也。

[注]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号谢山。浙江鄞县（今属浙江宁波）人。清代史学家。

[1]顺治二年乙酉：1645年。乙酉为干支纪年。江都：今江苏扬州。

[2]史忠烈公：史可法。“忠烈”是史可法死后谥号。谱：家谱。此处用为动词，写入家谱。

[3]阁部：史可法为内阁大学士，故自称“阁部”。

[4]和硕豫亲王：即多铎，清军攻打江南的主帅。

[5]英、霍山师大起：指顺治五、六年（1648—1649）间爆发于英山、霍山（均在今安徽省）的抗清起义，义军以史可法名义号召人民，聚众数千。陈涉之称项燕：项燕为楚国大将，在秦攻灭楚之战中战败自杀。陈涉在楚地起义时，以项燕的名义号召楚人。

[6]白下：南京在历史上的别称。

[7]洪承畴：本为明朝大臣，督师辽东时与清军在松山作战，战败被俘，投降清朝。初时明朝君臣以为洪承畴殉国，崇祯曾设坛祭奠。审知：确实知道。

[8]悲：恨，恼羞成怒。

[9]颜太师以兵解：颜太师即颜真卿，被叛将杀害，死后有尸解成仙的传说。兵解：借死于兵刃而脱离躯壳成仙。文少保亦以悟大光明法蝉蜕：文少保即文天祥，死后传说他在狱中被人授大光明法而超脱于生死。蝉蜕：蝉脱离外壳，比喻人脱离肉身而成道。

[10]出世：成仙。入世：在人间。

[11]丹徒：今江苏镇江。钱烈女：名淑贤，清军攻破扬州时殉城。凡五死而得绝：（钱氏女）先后以自刎、自焚、

上吊、服毒等方式并最终求得一死。。

[\[12\]](#)可程：史可法弟。中进士后入翰林院，曾归附李自成，后又降清，不久南归。史可法曾上书朝廷，要求惩处其弟。

[\[13\]](#)踵：追随。兄公：妻子称丈夫之兄为“兄公”。

【赏析】

“时穷节乃见”。当清兵大举南下，进围扬州，镇守扬州的史可法清楚意识到了大厦将倾，无力回天。崇祯自杀后，在南京即位的弘光皇帝昏聩颛顼，贪淫无德，奸党马士英、阮大铖把持朝政，排斥异己，引起驻守武汉的左良玉兵变，马士英不顾清兵南下，将江北明军调回防御。史可法以阁臣督师，出镇淮扬，却受到马士英掣肘分权。清兵势如破竹，兵临城下。史可法自知国事糜烂至此，已不可为，自己唯有以身殉国。

全祖望这篇《梅花岭记》写史公殉国，只写了两个细节。一是城陷之前，史可法从容委托副将史德威，令他助自己全节；一是城陷之后，史可法欲自杀而为诸将所阻，被清兵所围后坦然自呼自己身份，慷慨就义。寥寥数笔，勾勒出了史可法的忠烈精神。

史公的忠烈精神，在当时就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人们不愿意史可法死，就有了史公未死的传言，各地抗清队伍都纷纷假托史公之名。但全祖望对于这传言并不以为然，把它和颜真卿、文天祥殉节后出现的所谓兵解说、蝉蜕说都视为画蛇添足之举。他认为这些忠义之士的精神长存于天地之间，不必假借神仙之说，自能不朽。

全祖望还记载了另外一些忠烈之士，有扬州城破之日战死的副使马鸣騄、太守任民育以及都督刘肇基等。全祖望还特别提到了两位女子，一位也是扬州城破之日自尽殉节的钱烈女，她的墓亦在梅花岭下，史公墓旁。另一位是史公的弟媳，也是为保全名节自裁而死。

梅花岭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山岭，而是很小的一座土丘，梅花遍植，年年花开如雪。岭下史公墓犹在，受到一代代后人的瞻仰追慕。史公的忠烈精神，更将永远受到人们的景仰。

八大山人传

陈鼎^[注]

八大山人，明宁藩宗室，号人屋。^[1]“人屋”者，“广厦万间”之意也。性孤介，颖异绝伦。^[2]八岁即能诗，善书法，工篆刻，尤精绘事。尝写菡萏一枝，半开池中，败叶离披，横斜水面，生意勃然；张堂中，如清风徐来，香气常满室。^[3]又画龙，丈幅间蜿蜒升降，欲飞欲动；若使叶公见之，亦必大叫惊走也。善诙谐，喜议论，娓娓不倦。常倾倒四座。父某，亦工书画，名噪江右，然喑哑不能言。^[4]

甲申国亡，父随卒。^[5]人屋承父志，亦喑哑。左右承事者，皆语以目；合则颌之，否则摇头。对宾客寒暄以手，听人言古今事，心会处，则哑然笑。如是十余年，遂弃家为僧，自号曰“雪个”。未几病颠，初则伏地呜咽，已而仰天大笑，笑已，忽跌踣踊跃，叫号痛哭。^[6]或鼓腹高歌，或混舞于市，一日之间，颠态百出。市人恶其扰，醉之酒，则颠止。岁余，病间，更号曰“个山”。^[7]既而自摩其顶曰：“吾为僧矣，何不以驴名？”遂更号曰“个山驴”。数年，妻子俱死。或谓之曰：“斩先人祀，非所以为人后也，子无畏乎？”^[8]个山驴遂慨然蓄发谋妻子，号“八大山人”。其言曰：“八大者，四方四隅，皆我为大，而无大于我也。”

山人既嗜酒，无他好。人爱其笔墨，多置酒招之，预设墨汁数升，纸若干幅于座右。醉后见之，则欣然泼墨广幅间，或洒以敝帚，涂以败冠，盈纸肮脏，不可以目。然后捉笔渲染，或成山林，或成丘壑，花鸟竹石，无不入妙。如爱书，则攘臂搦管，狂叫大呼，洋洋洒洒，数十幅立就。^[9]醒时，欲求其片纸只字不可得，虽陈黄金百镒于前，勿顾也，颠如此。

外史氏曰：“山人果颠也乎哉？何其笔墨雄豪也？余尝阅山人诗画，大有唐宋人气魄。^[10]至于书法，则胎骨于晋、魏矣。问其乡人，皆曰得之醉后。呜呼！其醉可及也，其颠不可及也。”

[注]陈鼎（1650—？）：字定九，号鹤沙，晚号铁肩道人。江阴（今江苏江阴）人。清代学者。

[1]宁藩宗室：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被封为宁王，明成祖时将其封地迁至江西南昌。八大山人朱耷是其后裔。

[2]孤介：耿直方正，不随流俗。颖异：聪慧过人。

[3]离披：衰残凋敝。

[4]喑哑：哑巴，口不能言。

[5]甲申国亡：指1644年明朝灭亡。

[6]未几：不久。病颠：患了癫病，精神失常。跌踣：跳跃前进。

[7]病间（jiàn）：病愈。

[8]斩先人祀：断绝祖先的祭祀，指无后。斩：绝。

[9]攘臂：捋起袖子，露出胳膊。搦（nùo）管：拿起毛笔。

[10]外史氏：指不是正式的史官，记录稗官野史的人。

【赏析】

这篇文章为我们描画出了一位痛苦的艺术八大山人——朱耷。天才的艺术家往往与痛苦有不解之缘，有的被贫困匮乏的生活所折磨，有的因探求生命的意义而苦恼，有的为超前的艺术创造不被时人理解而孤独。而朱耷的痛苦首先来自亡国之悲。朱耷是明朝宗室，明朝的灭亡对他的生活和心理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易代之后，一方面他不愿与新朝合作，另一方面又不能因为明显的对抗态度而招来杀身之祸。

他先是“嗜哑”，十余年不再说话。然后出家为僧，一种弃绝人事的姿态。接着他发了疯——“病颠”。我们现在已无从知道，他的发疯在多大程度上是真疯在多大程度上是装疯。从商纣王时代箕子佯狂为奴算起，为了躲避政治迫害而装疯，在中国古代是有悠久历史的。他的疯癫，更像是内心的痛苦长久积郁后的爆发，大哭大笑，大吼大叫，公共场合歌之舞之，“一日之间，颠态百出”。

疯癫，让他在现实中给自己涂上了保护色——他可以尽情宣泄内心的悲愤抑郁，有谁会和一个疯子认真呢？疯癫，也让他在艺术上有了惊世骇俗的突破。诚然，朱耷天生就是一个艺术家。他“八岁即能诗，善书法，工篆刻，尤精绘事”，他未疯之前画的荷花挂在堂上，就能给人“清风徐来，香气常满室”的感觉，他画的龙，就有“欲飞欲动”的态势。但是他的疯癫，让他突破了艺术上的种种常规，成为艺术史上的独一无二。

陈鼎的用意不是评价朱耷在艺术史上有多伟大，他更注意朱耷的性情，他写朱耷醉后见纸笔便会欣然泼墨，狂呼大叫，数十幅立就；而醒时，即便以黄金百镒相求也略不相顾。

这就是痛苦的艺术，病态的天才，就像他画作中的鸟，翻起白眼瞪着你。

祭妹文

袁枚^[1]

乾隆丁亥冬，葬三妹素文于上元之羊山，而奠以文曰：^[1]

呜呼！汝生于浙而葬于斯，离吾乡七百里矣。^[2]当时虽觭梦幻想，宁知此为归骨所耶？^[3]

汝以一念之贞，遇人仳离，致孤危托落，虽命之所存，天实为之；然而累汝至此者，未尝非予之过也。^[4]予幼从先生授经，汝差肩而坐，爱听古人节义事；一旦长成，遽躬蹈之。^[5]呜呼！使汝不识《诗》《书》，或未必艰贞若是。

予捉蟋蟀，汝奋臂出其间；岁寒虫僵，同临其穴。^[6]今予殓汝葬汝，而当日之情形，憬然赴目。^[7]予九岁，憩书斋，汝梳双髻，披单缣来，温《缁衣》一章；适先生寥户入，闻两童子音琅琅然，不觉莞尔，连呼则则，此七月望日事也。^[8]汝在九原，当分明记之。^[9]予弱冠粤行，汝倚裳悲恸。^[10]逾三年，予披宫锦还家，汝从东厢扶案出，一家瞠视而笑，不记语从何起，大概说长安登科、函使报信迟早云尔。^[11]凡此琐琐，虽为陈迹，然我一日未死，则一日不能忘。旧事填膺，思之凄梗，如影历历，逼取便逝。^[12]悔当时不将嫠媿情状，罗缕纪存；然而汝已不在人间，则虽年光倒流，几时可再，而亦无与为证印者矣。^[13]

汝之义绝高氏而归也，堂上阿奶，仗汝扶持；家中文墨，眈汝办治。^[14]尝谓女流中最少明经义、谙雅故者；汝嫂非不婉嫕，而于此微缺然。^[15]故自汝归后，虽为汝悲，实为予喜。予又长汝四岁，或人间长者先亡，可将身后托汝；而不谓汝之先予以去也！

前年予病，汝终宵刺探，减一分则喜，增一分则忧。^[16]后虽小差，犹尚殢殢，无所娱遣，汝来床前，为说稗官野史可喜可愕之事，聊资一欢。^[17]呜呼！今而后，吾将再病，教从何处呼汝耶？

汝之疾也，予信医言无害，远吊扬州，汝又虑戚吾心，阻人走报。^[18]及至绵惓已极，阿奶问：“望兄归否？”强应曰：“诺。”已予先一日梦汝来诀，心知不祥，飞舟渡江。果予以未时还家，而汝以辰时气绝；^[19]四支犹温，一目未瞑，盖犹忍死待予也。呜呼痛哉！早知诀汝，则予岂肯远游？即游，亦尚有几许心中言要汝知闻，共汝筹画也。而今已矣！除吾死外，当无见期。吾又不知何日死，可以见汝；而死后之有知无知，与得见不得见，又卒难明也。然则抱此无涯之憾，天乎，人乎，而竟已乎！

汝之诗，吾已付梓；汝之女，吾已代嫁；汝之生平，吾已作传；惟汝之窀穸，尚未谋耳。^[20]先茔在杭，江广河深，势难归葬，故请母命而宁汝于斯，便祭扫也。^[21]其旁葬汝女阿印，其下两冢，一为阿爷侍者朱氏，一为阿兄侍者陶氏。^[22]羊山旷渺，南望原隰，西望栖霞，风雨晨昏，羁魂有伴，当不孤寂。^[23]所怜者，吾自戊寅年读汝《哭侄诗》后，至今无男；两女牙牙，生汝死后，才周晬耳。^[24]予虽亲在未敢言老，而齿危发秃，暗里自知，知在人间，尚复几日？^[25]阿品远宦河南，亦无子女，九族无可继者。^[26]汝死我葬，我死谁埋？汝倘有灵，可能告我？

呜呼！生前既不可想，身后又不可知；哭汝既不闻汝言，奠汝又不见汝食。纸灰飞扬，朔风野大，阿兄归矣，犹屡屡回头望汝也。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1]袁枚（1716—1798）：字子才，号简斋，又号随园老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清代诗人。主要著作有《小仓山房文集》《随园诗话》《随园食单》《子不语》等。

^[2]乾隆：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的年号（1736—1795）。丁亥：纪年的干支。乾隆丁亥：公元1767年。素文（1719—1759）：袁枚三妹，名机，字素文，别号青琳居士。上元：旧县名，今属江苏南京市。

^[3]觭（jī）梦：殷人占梦之法。

[4]一念之贞：素文幼许如皋高氏，及长，高氏子顽劣无行，素文恪守从一而终的礼教，不听劝阻，与高氏子成婚。婚后备受折磨，袁父怒而讼之官，迎素文归，依母兄而居。伉（pǐ）离：《诗经·王风·中谷有蓷》：“有女伉离，慨其叹矣”，指女子遭离弃。托落：落拓，零落无依。

[5]差（cī）肩：挨着肩。遽（jù）躬蹈：就亲身实践。

[6]僵：死。同临其穴：同到掩埋死蟋蟀的土坑边。

[7]憬然赴目：清醒地来到眼前，历历在目。

[8]单缣（jiān）：细绢制成的单衣。《缙衣》：《诗经·郑风》篇名。适：刚好。蓼（zhà）户：开门。莞（wǎn）尔：微笑。语出《论语·阳货》：“夫子莞尔而笑。”则则：犹“啧啧”，赞叹声。望日：十五日。

[9]九原：春秋时晋国卿大夫的墓地，后泛指墓地。

[10]弱冠（guàn）：二十岁。袁枚二十一岁到广西探望叔父袁鸿（字健槃）。掎（jǐ）裳：拉住衣服。

[11]宫锦：唐人进士及第后，披宫锦袍，赐宴。袁枚于乾隆三年（1738）登进士科，告假归娶。长安：汉唐旧都，今西安市，此指都城。

[12]填膺（yīng）：充满胸怀。

[13]髣（yī）髴（ní）：婴儿，此指儿时。罗缕（lǚ）纪存：排列记录保存。

[14]阿奶：袁枚的母亲章氏。眴（shùn）：用眼色示意。

[15]婉孌（yì）：柔顺。

[16]刺探：打听，探望。

[17]差：通“瘥”（chài），病愈。殢（yè）殢（dié）：小病。稗（bài）官：西周掌管收录街谈巷议的官职。

[18]吊：凭吊，游览。

[19]绵惛（chuò）：病危。未时：下午一时至三时。辰时：上午七时至九时。

[20]付梓（zǐ）：付印。梓：树名，印刷书籍用的雕板。窀（zhūn）穸（xī）：墓穴。

[21]先茔（yíng）：先坟。宁汝于斯：使你在这里得到安宁，即落葬于此地。

[22]阿印：素文女，病瘖哑。冢（zhǒng）：坟墓。阿爷：父亲。侍者：妾。

[23]原隰（xí）：高平曰原，低湿曰隰。栖霞：山名，一名摄山，在南京市东。羁（jī）魂：飘荡在他乡的魂魄。

[24]《哭侄诗》：袁枚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丧子。周晬（zuì）：周岁。

[25]亲在未敢言老：语出《礼记·坊记》：“子云：‘父母在，不称老。’”

[26]阿品远官河南：袁枚的堂弟袁树，小名阿品，由进士任河南正阳县县令。

【赏析】

亲人的离世使埋藏在记忆深处的瞬间纷纷涌上心头。那些曾让人感动、愧疚、后悔的瞬间井喷似的络绎不绝奔涌而来，无法招架。像是一种自我折磨，明知越回忆越忧伤，却忍不住还会去想，仿佛要用回忆来填补亲人离世的空白，在精神上感知他们依然存在。

年轻者的突然死亡，直指生命最深刻的悲剧。鲁迅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越是美好生命的消逝，越显出命运的残酷和悲剧。于是不甘、痛心，总想找人来承担责任，也许是别人，也许是自己。《祭妹文》开头，袁枚痛心地回忆童年时给妹妹讲古人节义故事的时光。如果自己当年不讲，妹妹还会从一而终，不听劝阻地嫁给顽劣无行的高氏子吗？如果没有这场悲剧的婚姻，她会遭遇这场突如其来的死亡吗？但是，生命没有如果。如果不是青梅竹马的兄妹情，就不会有这篇感人至深的祭文。如果没有那些节义故事，妹妹就不是那个知书达礼，让嫂嫂相形见绌的文雅妹妹。妹妹幼时的认真，长大后的宛妙，回家后的贤惠，哥哥病时的温暖，这美好的一切都宛然仍在眼前。但她已经不在！毫无防备，没有来由。命运残忍地剥夺人间如此无辜善良的美好，这种毫无道理的毁灭让人恐慌。平稳的生活、秩序和希望都被截断了。像一场战争、一阵飓风、一次毁灭性的地震，充满强烈的不安全感。所以祭文最后，作者对未来充满了忧惧，“亦无子女，九族无可继者。汝死我葬，我死谁埋？汝倘有灵，可能告我”，声声呐喊，痛彻心扉！

但生活还在继续。人们最终会在琐碎稳定、细水长流的生活重拾信心、勇气 and 希望，在明暗的交织中继续生活下去。妹妹过世后几年，袁枚实现了妹妹的遗愿，为家族添了男丁，而阿品也后继有人。不管发生什么，生活都还在继续，没有比它更古老的过去，没有比它更高远的未来。

左忠毅公逸事^[注]

方苞^[注]

先君子尝言，乡先辈左忠毅公视学京畿，一日，风雪严寒，从数骑出微行，入古寺，庀下一生伏案卧，文方成草；公阅毕，即解貂覆生，为掩户。^[1]叩之寺僧，则史可法也。^[2]及试，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视，呈卷，即面署第一。^[3]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诸儿碌碌，他日继吾志事，惟此生耳！”

及左公下厂狱，史朝夕狱门外；逆阉防伺甚严，虽家仆不得近。^[4]久之闻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谋于禁卒，卒感焉。^[5]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屨，背筐，手长镬，为除不洁者，引入，微指左公处，则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6]史前跪，抱公膝而呜咽。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拨眦，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柱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今即扑杀汝。”^[7]因摸地上刑械，作投击势。史噤不敢发声，趋而出。后常流涕述其事以语人，曰：“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

崇祯末，流贼张献忠出没蕲、黄、潜、桐间。^[8]史公以凤庐道奉檄守御。^[9]每有警，辄数月不就寝，使将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择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则番代。^[10]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铿然有声。或劝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负朝廷，下恐愧吾师也。”

史公治兵，往来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于堂上。^[11]

余宗老涂山，左公甥也，与先君子善，谓狱中语乃亲得之于史公云。^[12]

[注]左忠毅公：左光斗（1575—1625），字遗直。明万历进士，因弹劾阉党魏忠贤下狱死，后追谥忠毅。

[注]方苞（1668—1749）：字凤九，号灵皋，晚号望溪。桐城（今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创始人。

[1]先君子：作者对其已过世的父亲方仲舒的称呼。京畿：都城及其附近。从：使跟从。微行：穿平民衣服出行。庀：廊下小屋。解貂：脱下貂皮裘。

[2]史可法：字宪之。祥符（今河南开封）人。镇守扬州抵抗清军南下，城破殉难。

[3]瞿然：惊视的样子。面署第一：当面批为第一名。

[4]厂狱：明代特务机关东厂所设的监狱。

[5]炮烙：用烧红的铁来炙烧犯人。卒感焉：狱吏被史可法感动了。

[6]草屨（jù）：穿草鞋。长镬（chán）：一种长柄的掘土工具。为除不洁者：装作打扫垃圾的人。

[7]眦（zì）：眼眶。俟：等。构陷：制造流言加以陷害。

[8]张献忠：明末起义者。蕲（qí）、黄、潜、桐：今湖北蕲春县、黄冈县，安徽潜山县、桐城县。

[9]道：明清分一省为若干道，长官称道员。凤庐道：凤阳府、庐州府的长官。

[10]番代：轮流代替。

[11]躬造：亲临。第：府第。太公太母：左光斗的父母。

[12]宗老：同一宗族的老前辈。涂山：方苞族祖父的号，名文。

【赏析】

在奸佞当道的晚明，东林党人左光斗刚直直言，因弹劾魏忠贤而被陷下狱。狱中的左光斗“被炮烙，旦夕且死”，“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然而他并未委顿求饶，反而勇毅刚强，怒斥前来探监的爱徒“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柱者”，责备中更有护爱寄望，为避免爱徒多愁善感，左公甚至“摸地上刑械，作投击势”。在狱中被折磨得“目不可开”，但左公依然刚正不屈，“奋臂以指拨眦，目光如炬”。如此意志坚定、忠肝义胆、以国为先的人，不由人不肃然起敬。

左公不畏强权，对人才却倍加爱护。国家用人之际，左公不畏风雪，微服出行，看到苦学而文章斐然的史可法，他体贴地“解貂覆生，为掩户”，并果断提拔，“呈卷，即面署第一”，用盛赞来鼓励、期许，“使拜夫人，曰：‘吾诸儿碌碌，他日继吾志事，惟此生耳！’”

左忠毅公最终冤死狱中，为国捐躯，但他坚贞自持的风操、爱才爱国的气度在史可法身上得到延续。史公刚健有为的带兵风格、“上恐负朝廷，下恐愧吾师”的自我勉励，对先师家属的礼敬，都是对左师教诲的深深回报。文章至此，借彼写此，借史可法写左忠毅公的精神传承完满收结。

全文细节生动，富于文学性，文题又为“逸事”，似小说家言，因而作者在末段以严谨的态度交代史料由来，以映衬左忠毅公令人肃然起敬的人格形象。

方苞是“桐城派”创始人，提倡“言有物，言有序”的“义法说”，行文风格严谨雅洁，《左忠毅公逸事》正是其最著名的代表作。

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

龚自珍^[注]

居礼曹，客有过者曰：“卿知今日之扬州乎？读鲍照《芜城赋》，则遇之矣。”^[1]余悲其言。

明年，乞假南游，抵扬州，属有告余谋，舍舟而馆。^[2]

既宿，循馆之东墙步游，得小桥，俯溪，溪声瀟。过桥，遇女墙啮可登者，登之。^[3]扬州三十里，首尾屈折高下见。晓雨沐屋，瓦鳞鳞然，无零甃断甃，心已疑礼曹过客言不实矣。^[4]

入市，求熟肉，市声瀟。得肉，馆人以酒一瓶、虾一筐饷。醉而歌，歌宋元长短言乐府，俯窗呜呜，惊对岸女夜起，乃止。^[5]

客有请吊蜀岗者，舟甚捷，帘幕皆文绣，疑舟窗蠡壳也，审视，玻璃五色具。^[6]舟人时时指两岸曰：“某园故址也”，“某家酒肆故址也”，约八九处。其实独倚虹园圯无存。^[7]曩所信宿之西园，门在，题榜在，尚可识，其可登临者尚八九处，阜有桂，水有芙渠菱芡，是居扬州城外西北隅，最高秀。南览江，北览淮，江淮数十州县治，无如此冶华也。^[8]忆京师言，知有极不然者。

归馆，郡之士皆知余至，则大瀟，有以经义请质难者，有发史事见问者，有就询京师近事者，有呈所业若文、若诗、若笔、若长短言、若杂著、若丛书乞为序、为题辞者，有状其先世事行乞为铭者，有求书册子、书扇者，填委塞户牖，居然嘉庆中故态。^[9]谁得曰今非承平时耶？惟窗外船过，夜无笙琶声，即有之，声不能彻旦。^[10]然而女子有以梔子华发为赘求书者，爰以书画环珎互通问，凡三人，凄馨哀艳之气，缭绕于桥亭舫间，虽澹定，是夕魂摇摇不自持。^[11]余既信信，拿流风，捕余韵，乌睹所谓风嗥雨啸、鼯猯悲、鬼神泣者？^[12]嘉庆末，尝于此和友人宋翔凤侧艳诗。^[13]闻宋君病，存亡弗可知。又问其所谓赋诗者，不可见，引为恨。

卧而思之，余齿垂五十矣，今昔之慨，自然之运，古之美人名士富贵寿考者几人哉？^[14]此岂关扬州之盛衰，而独置感慨于江介也哉？^[15]抑余赋侧艳则老矣，甄综人物，搜辑文献，仍以自任，固未老也。天地有四时，莫病于酷暑，而莫善于初秋。^[16]澄汰其繁缛淫蒸，而与之萧疏澹荡，泠然瑟然，而不遽使人有苍莽寥泐之悲者，初秋也。^[17]今扬州，其初秋也欤？予之身世，虽乞余，自信不遽死，其尚犹丁初秋也欤？^[18]作《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

[注] 龚自珍（1792—1841）：字璚人，号定庵。仁和（今浙江杭州）人。清代文学家。

[1] 礼曹：礼部。当时作者任礼部主客司主事兼祠祭司行走。过：拜访。

[2] 属（zhǔ）：适巧。告余：请求买谷，有请求资助饥困之意。

[3] 既宿：过夜之后。瀟（huān）：喧响。

[4] 女墙：城墙上呈凹凸形的小墙。啮：咬，此处引申为坏缺。

[5] 零甃（zhòu）断甃（pì）：残垣断壁。甃：井壁，这里泛指墙壁。甃：砖。

[6] 宋元长短言乐府：即宋词、元词。

[7] 吊：凭吊。蜀岗：山名，在今江苏扬州瘦西湖畔。疑舟窗蠡壳：指船窗好像为螺壳鳞甲所镶嵌。蠡（luó）：通“螺”。壳（què）：物体坚硬的外壳，多指卵壳。

[8] 圯（pǐ）：塌坏。

[9] 曩（nāng）：从前。信宿：住过两夜。阜：土山。芙渠：荷花。菱：菱角。芡（qiàn）：睡莲科植物。冶华：美丽繁华。

[10] 笔：此处指散文。与“文”相对，“文”指有藻采声韵的骈文。状其先世事行：撰写其先人行状。铭：神道碑铭或墓志铭。填委：纷集，堆积。

[11] 彻旦：通宵达旦。

[12] 赘：初次见面所执的礼物。环：戴在臂上的玉环。珎（tiàn）：美玉。通问：通音讯。

[13]信信：一信再信，连宿四夜。乌：哪，怎么。鼯（wú）：一种形似松鼠的动物，腹旁有飞膜，能滑翔。狢（yòu），通“猯”，一种似狸的野兽。

[14]宋翔凤（1776—1860）：江苏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是常州学派的著名学者。侧艳：文辞艳丽而流于轻佻。

[15]齿：年龄。垂：接近，快要。寿考：年高。

[16]江介：江畔。

[17]甄综：考察搜罗。

[18]澄汰：清洗。繁缛：指景象繁杂。淫蒸：过分闷热的蒸腾之气。泠然瑟然：形容清凉。寥沅（xuè）：旷荡而虚静。

[19]丁：当，值。

【赏析】

扬州，地处长江北岸，当南北分裂之时，为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屡遭战火，几兴几废。自隋唐后，大运河从旁经过，为漕运重镇，经济日渐繁华。清代的扬州，盐商汇集，富甲天下，是首屈一指的风流地、富贵乡。

龚自珍曾于嘉庆末游扬州，见识过扬州的繁华。大约二十年后，他在北京做官，忽然听人说今日的扬州犹如鲍照《芜城赋》中的扬州，心里当然惊疑。鲍照写《芜城赋》的时候，扬州还叫广陵，刚刚经过战火，只余一片废墟。怎么能够拿现在的扬州去比照呢？所以，在第二年，龚自珍重游扬州，一探究竟。

然而龚自珍看到的扬州是繁华热闹依旧。路过小溪，“溪声瀟”，进入集市，“市声瀟”。登城墙眺望扬州，扬州城内屋宇连绵，毫无衰颓貌；登蜀冈纵览江淮之间，没有哪座城市能比得上扬州的繁华。回到客馆，扬州士大夫听说龚自珍来，前来拜访，或探究学问，或讨论时事，或请作序题词，宾客满屋，“大瀟”。让他想到二十年前的嘉庆时代，谁能说这不是太平景象呢？

在扬州一连住了四个晚上，并没有见到《芜城赋》中所谓“风嗥雨啸、鼯狄悲、鬼神泣”的悲凉荒芜。可是龚自珍仍然有怅然若失之感。他还是感觉到了变化，他首先感觉到了自己的变化。不见了二十余年前在扬州同写艳情诗的朋友，自己也将近五十岁了。这个年龄，将老未老，虽然处境困顿，但还不至于很快死去。这让龚自珍想到了“初秋”这个节令，酷暑已过，而寒冬尚未到来，“萧疏澹荡，泠然瑟然”的初秋，在天地四时中最让人惬意吧。自己的现在，就像处在人生的“初秋”，表面看尚无变化，不经意间，“苍莽寥沉之悲”已在逼近。同样的道理，扬州也正处在它的“初秋”阶段，它并不像看上去那般繁华。

己亥这一年是公元1839年，第二年即爆发了鸦片战争，中国开始进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然而在己亥这一年，朝野内外似乎还没有谁觉察到这一巨大外患的来临。其实各种内忧自乾嘉时期（乾隆、嘉庆）就已潜滋暗长，但绝大多数士大夫都茫然不觉。龚自珍十分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篇《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就流露了他的隐忧。从质疑、否定在京师中听到的今日扬州如芜城的议论，到最后对这议论的隐隐认同，是他透过表面繁华看到了扬州的趋向萧条，更是直指当前国家和社会的危机。

龚自珍是他那个时代的先知先觉者，这篇文章是他的盛世危言。

病梅馆记

龚自珍

江宁之龙蟠，苏州之邓尉，杭州之西溪，皆产梅。^[1]或曰：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梅以疏为美，密则无态。^[2]固也。^[3]此文人画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诏大号，以绳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删密，锄正，以夭梅、病梅为业以求钱也。^[4]梅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钱之民能以其智力为也。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而江、浙之梅皆病。^[5]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

予购三百盆，皆病者，无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疗之，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6]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予本非文人画士，甘受诟厉。^[7]辟病梅之馆以贮之^[8]。呜呼，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闲田，以广贮江宁、杭州、苏州之病梅，穷余生之光阴以疗梅也哉！

^[1]江宁：今江苏南京。龙蟠：龙蟠里，在今南京清凉山下。邓尉：山名，在今江苏苏州西南。西溪：地名，今浙江杭州灵隐山西北。

^[2]欹（qī）：倾斜。

^[3]固也：本来如此。

^[4]明诏大号：公开宣告。绳：约束。斫（zhuó）：砍削。夭梅、病梅：摧折梅，使之病态。

^[5]隐：心中隐藏的嗜好。鬻（yù）：卖。遏（è）：遏制。

^[6]棕缚：棕绳的束缚。

^[7]诟厉：讥评，辱骂。厉：病。

^[8]贮（zhù）：藏。

【赏析】

1840年的中国正值鸦片战争前夕，诗人龚自珍敏锐地嗅到这个古老国家中弥漫着迎合、钻营的腐朽气息，毫无自主健康的活力。诗人痛心疾首，却又无计可施，只能借病梅来一浇心中块垒，希望以强烈的呼号来唤醒大众的勃勃生气。

文章展现了一组矛盾：欹、曲、疏的梅花本来是美的，但合理的审美竟导致“江、浙之梅皆病”的可怕结果。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潜移默化中，没有“明诏大号”的宣传，也没有“（支）使天下之民”的政令。不知怎么的，不知不觉中，社会的各项合理要求把大众的蓬勃活力都阉割了。文中的两处否定，“未可明诏大号”和“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可见明面上并无扼杀的痕迹。

然而暗流在涌动：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这些蠢蠢求钱的鬻梅者只采用单一标准“绳天下之梅”，本来姿态各异的“梅”于是变成一群模式化的、功利的、毫无创造性的“梅”。鬻梅者们粗暴的手段和庸俗的审美使得原本天趣神韵的“曲欹疏”只剩机械无趣的形状。梅花的活力和韵味一齐消失，鬻梅者们却还不自知。正如社会各项合理标准被刻板地理解、粗糙地执行，以致结果与初衷南辕北辙。天趣神韵而流于俗气，仁义礼智而流于呆蠢，如此刻板机械、无趣木然的风气弥漫开来，国家定然丧失珍贵的内在活力。

然而大众都在醉生梦死中：“当嘉道间，举国醉梦于承平，而定庵（龚自珍）忧之，僂然若不可终日，其察微之识，举世莫能及也。生网密之世，风议隐约，不能尽言……虽然，语近世思想自由之向导，必数定庵。”《病梅馆记》最后的呼号固有振聋发聩震醒民众之意，更有预言家不为人们所理解的心痛和勉力辩白的急切。但当朽败的大车冲向时代的断桥，螳臂又如何挡车？一年后诗人离世，丧失活力的古老中国真的被西方轰开大门，开始了屈辱的近代史。

说钓

吴敏树^[注]

余村居无事，喜钓游。钓之道未善也，亦知其趣焉。当初夏、中秋之月，蚤食后出门，而望见村中塘水，晴碧泛然，疾理钓丝，持篮而往。^[1]至乎塘岸，择水草空处投食其中，饵钓而下之，蹲而视其浮子，思其动而掣之，则得大鱼焉。无何，浮子寂然，则徐牵引之，仍自寂然；已而手倦足疲，倚竿于岸，游目而视之，其寂然者如故。^[2]盖逾时始得一动，动而掣之则无有。余曰：“是小鱼之窃食者也，鱼将至矣。”又逾时动者稍异，掣之得鲫，长可四五寸许。余曰：“鱼至矣，大者可得矣！”起立而伺之，注意以取之，间乃一得，率如前之鱼，无有大者。^[3]日方午，腹饥思食甚，余忍而不归以钓。见村人之田者，皆毕食以出，乃收竿持鱼以归。归而妻子劳问有鱼乎？^[4]余示以篮而一相笑也。乃饭后仍出，更诣别塘求钓处，逮暮乃归，其得鱼与午前比。或一日得鱼稍大者某所，必数数往焉，卒未尝多得，且或无一得者。^[5]余疑钓之不善，问之常钓家，率如是。^[6]

嘻！此可以观矣。吾尝试求科第官禄于时矣，与吾之此钓有以异乎哉？其始之就试有司也，是望而往，蹲而视焉者也；其数试而不遇也，是久未得鱼者也；其幸而获于学官、乡举也，是得鱼之小者也；若其进于礼部，吏于天官，是得鱼之大，吾方数数钓而又未能有之者也。^[7]然而大之上有大焉，得之后有得焉，劳神侥幸之门，忍苦风尘之路，终身无满意时，老死而不知休止，求如此之日暮归来而博妻孥之一笑，岂可得耶？^[8]夫钓，适事也，隐者之所游也，其趣或类于求得。^[9]终焉少系于人之心者，不足可欲故也。吾将唯鱼之求，而无他钓焉，其可哉？

^[注]吴敏树（1805—1873）：字本深，号南屏，湖南巴陵（今湖南岳阳）人。清代散文家。

^[1]蚤：同“早”。

^[2]无何：表示时间相隔不久。

^[3]间：偶尔。

^[4]劳：慰问。

^[5]数数：屡次，常常。

^[6]率：大概，大略。

^[7]有司：指主管某部门的官吏。学官：指主持县试、府试的府学教授、州学学正、县学教谕。乡举：秀才参加乡试（省级考试），得中取为举人。礼部：举人进京会试，由礼部主持。考试中式，再经殿试，即成进士。天官：指吏部。吏部掌全国官吏之任免、考课、升降、调动等事。

^[8]妻孥：妻子和儿女。

^[9]适事：舒适的事。

【赏析】

《说钓》，说的是作者亲身的钓鱼体验，对自己在钓鱼过程的几个阶段中的心态变化描述得十分细致。

第一个阶段，在早饭后持篮拿竿，兴致勃勃地到水边钓鱼，心里希望能够钓到大鱼；第二个阶段，投竿许久，漂在水面的浮子一动不动，左等右等，也不见鱼来上钩；第三个阶段，终于钓到了鱼，可不过是四五寸长的小鲫鱼，坚持到中午，饥肠辘辘，也钓不来更大的鱼。回家吃过饭后，下午换地方再钓，结果和上午一样。第四个阶段，有时在某个地方钓到一条比较大的鱼，又多次前往，却不再能钓到大鱼。

作者由钓鱼联想到了求官，觉得二者颇有相似之处。一开始参加考试，是希望能够得官，相当于钓鱼的第一阶段；随后屡考不中，相当于很久没有钓到鱼的阶段；有幸通过秀才、举人的考试，这是钓到了小鱼；等到参加礼部的会试中了进士并且又通过吏部考试被授予了官职，这相当于钓到了大鱼。做了官还会冀望步步高升，做更大的官，就如钓到一次大鱼后还会想着钓更多的大鱼。可是这哪有止境呢？钓鱼本来是一件很有趣很闲适的事，一旦以“更大”为目的，就会成为一件苦事。

其实何止钓鱼和做官，做任何事都一样，人往往会沦为自己欲望的奴隶，而忘了做这件事的初衷。于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劳神侥幸之门，忍苦风尘之路，终身无满意时，老死而不知休止”。

老残游记·序

刘鹗^[注]

婴儿堕地，其泣也呱呱；及其老死，家人环绕，其哭也号咷。然则哭泣也者，固人之所以成始成终也。其间人品之高下，以其哭泣之多寡为衡。盖哭泣者，灵性之现象也，有一分灵性即有一分哭泣，而际遇之顺逆不与焉。

马与牛，终岁勤苦，食不过刍秣，与鞭策相始终，可谓辛苦矣，然不知哭泣，灵性缺也。^[1]猿猴之为物，跳掷于深林，厌饱乎梨栗，至逸乐也，而善啼；啼者，猿猴之哭泣也。^[2]故博物家云：猿猴，动物中性最近人者，以其有灵性也。古诗云：“巴东三峡巫峡长，猿啼三声断人肠。”其感情为何如矣！

灵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哭泣计有两类：一为有力类，一为无力类。痴儿騃女，失果即啼，遗簪亦泣，此为无力类之哭泣；城崩杞妇之哭，竹染湘妃之泪，此乃有力类之哭泣也。^[3]有力类之哭泣又分两种：以哭泣为哭泣者，其力尚弱；不以哭泣为哭泣者，其力甚劲，其行乃弥远也。

《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记》，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4]王之言曰：“别恨离愁，满肺腑难陶泻。除纸笔代喉舌，我千种相思向谁说？”曹之言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意？”名其茶曰“千芳一窟”，名其酒曰“万艳同杯”者：千芳一哭，万艳同悲也。

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5]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鸿都百炼生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6]

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安可得乎？吾知海内千芳，人间万艳，必有与吾同哭同悲者焉！

[注]刘鹗（1857—1909）：字铁云，号老残。江苏丹徒（今江苏镇江）人。清末小说家。

[1]刍秣：草料。

[2]厌：通“饫”，满足。

[3]騃：呆傻。城崩杞妇之哭：杞妇是春秋时期齐国大夫杞梁的妻子，传说杞梁战死，杞梁妻抚尸痛哭，城墙为之崩塌。竹染湘妃之泪：传说舜南巡至湘江，死于路上，舜的两个妃子前来寻找，哭出血泪，落在竹子上，留下了永久的泪痕。

[4]蒙叟：即庄子。

[5]种教：种族宗教。

[6]鸿都百炼生：作者笔名。

【赏析】

乍一读，作者似在作一篇“哭论”。而且先发一通奇谈怪论，论述哭泣产生的原因：人的一生，以自己哭着出生开始，以家人哭着送终结束，哭泣贯穿生命的始终。哭泣是一个人灵性的表现，有一分灵性就有一分哭泣，和境遇的好坏没有关系。从动物身上可以得到证明，牛马没有灵性，所以它们一年到头都很勤劳却不会哭泣；猿猴在山林中自由自在很快活，可是它们的哭声却特别悲伤，因为它们在动物中最接近人，有灵性。

接着作者又对哭泣进行了分类，把哭泣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无力的哭泣，如因为丢了东西这样的小事而哭泣，这样的哭泣没有什么感染力；一类是有力的哭泣，如杞妇与湘妃都是因为遭遇了极大的伤心事而哭泣，她们的哭泣极具感染力，以至于杞妇的哭使城墙崩塌，湘妃的泪水永远地烙印在了竹子上。有力的哭泣又可更进一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哭泣为哭泣，可以听到哭声看到泪水，但这种哭的感染力还比较弱；而最有感染力的哭泣是不表现为哭泣的。

不表现为泪水、哭声的哭泣会表现为什么呢？就是古今那些伟大的艺术创作：《离骚》是屈原的哭泣，《庄子》是庄周的哭泣，《史记》是司马迁的哭泣，《草堂诗集》是杜甫的哭泣；李后主的哭泣表现为词，八大山人的哭泣表现为画；从《西厢》中可以听到王实甫的哭泣，从《红楼梦》中可以听到曹雪芹的哭泣。

原来，作者想说的是，内心郁积了极度深沉的感情，仅仅靠泪水和哭声是不足以表达万一的，于是那些伟大的文学艺术家们就用诗文、用小说戏曲、用绘画来表达，这是最有力的“哭泣”，这哭泣的感染力将传之久远。

作者刘鹗是晚清人，生逢末世，作者内心也郁积了种种感情，从个人的身世之叹，到家国社会之情，再到种族文化之感，都足以触发他的哭泣，但“以哭泣为哭泣”不足以表达他的悲伤，便创作了这本《老残游记》为哭泣。

刘鹗的“哭泣”的确有力，《老残游记》被鲁迅先生列为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王国维先生读后则赞叹“不意中国有此人！可与英国最高小说平行”。直到今天，《老残游记》还在不断地被出版，并且已被译为多种文字，它的感染力超越了时代，跨越了国界。

少年中国说

梁启超^[1]

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梁启超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1]

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厌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厌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惟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比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人与少年人性格不同之大略也。^[2]梁启超曰：人固有之，国亦宜然。

梁启超曰：伤哉，老大也！浔阳江头琵琶妇，当明月绕船，枫叶瑟瑟，衾寒于铁，似梦非梦之时，追想洛阳尘中春花秋月之佳趣；^[3]西宫南内，白发宫娥，一灯如穗，三五对坐，谈开元、天宝间遗事，谱《霓裳羽衣曲》；青门种瓜人，左对孺人，顾弄孺子，忆侯门似海珠履杂遝之盛事；^[4]拿破仑之流于厄蔑，阿剌飞之幽于锡兰，与三两监守吏或过访之好事者，道当年短刀匹马，驰骋中原，席卷欧洲，血战海楼，一声叱咤，万国震恐之丰功伟烈，初而拍案，继而抚髀，终而揽镜。^[5]呜呼！面皴齿尽，白发盈把，颓然老矣。^[6]若是者，舍幽郁之外无心事，舍悲惨之外无天地，舍颓唐之外无日月，舍叹息之外无音声，舍待死之外无事业，美人豪杰且然，而况于寻常碌碌者耶？生平亲友，皆在墟墓；起居饮食，待命于人，今日且过，遑知他日，今年且过，遑恤明年，普天下灰心短气之事，未有甚于老大者。^[7]于此人也，而欲望以擎云之手，回天之事功，挟山超海之意气，能乎不能？^[8]

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畴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9]秦皇汉武，若何之雄杰；汉唐来之文学，若何之隆盛；康乾间之武功，若何之烜赫。历史家所铺叙，词章家所讴歌，何一非我国民少年时代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陈迹哉。而今颓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惊，十八省之土地财产，已为人怀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子弟，已为人注籍之奴，岂所谓“老大嫁作商人妇”者耶？^[10]呜呼！凭君莫话当年事，憔悴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对，岌岌顾影，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万事付之奈何，一切凭人作弄，亦何足怪。

梁启超曰：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是今日全地球之一大问题也。如其老大也，则是中国为过去之国，即地球上昔本有此国，而今渐渐灭，他日之命运殆将尽也；如其非老大也，则是中国为未来之国，即地球上昔未现此国，而今渐发达，他日之前程且方长也。欲断今日之中国为老大耶？为少年耶？则不可不先明“国”字之意义。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地球上之有完全成立之国也，自百年以来也。完全成立者，壮年之事也。未能完全成立而渐进于完全成立者，少年之事也。故吾得一言以断之曰：欧洲列邦在今日为壮年国，而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

夫古昔之中国者，虽有国之名，而未成国之形也。或为家族之国，或为酋长之国，或为诸侯封建之国，或为一王专制之国，虽种类不一，要之其于国家之体质也，有其一部而缺其一部。正如婴儿自胚胎以迄成童，其身体之一二官支，先行长成，此外则全体虽粗具，然未能得其用也。^[11]故唐虞以前为胚胎时代，殷周之际为乳哺时代，由孔子而来至于今为童子时代，逐渐发达，而今乃始将入成童以上少年之界

焉。其长成所以若是之迟者，则历代之民贼有室其生机者也。譬犹童年多病，转类老态，或且疑其死期之将至焉，而不知皆由未完成未成立也。非过去之谓，而未来之谓也。

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朝有朝之老少，国有国之老少。朝与国既异物，则不能以朝之老少而指为国之老少明矣。文、武、成、康，周朝之少年时代也；幽、厉、桓、赧，则其老年时代也。^[12]高、文、景、武，汉朝之少年时代也；元、平、桓、灵，则其老年时代也。^[13]自余历朝，莫不有之，凡此者，谓为一朝廷之老也则可，谓为一国之老也则不可。一朝廷之老且死，犹一人之老且死也，于吾所谓中国者何与焉。然则，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天地大矣，前途辽矣，美哉，我少年中国乎！

玛志尼者，意大利三杰之魁也。^[14]以国事被罪，逃窜异邦。乃创立一会，名曰“少年意大利”。举国志士，云涌雾集以应之。卒乃光复旧物，使意大利为欧洲之一雄邦。夫意大利者，欧洲之第一老大国也，自罗马亡后，土地隶于教皇，政权归于奥国，殆所谓老而濒于死者矣，而得一玛志尼，且能举全国而少年之，况我中国之实为少年时代者耶？堂堂四百余州之国土，凛凛四百余兆之国民，岂遂无一玛志尼其人者。

龚自珍氏之集有诗一章，题曰《能令公少年行》，吾尝爱读之，而有味乎其用意之所存。我国民而自谓其国之老大也，斯果老大矣；我国民而自知其国之少年也，斯乃少年矣。西谚有之曰：“有三岁之翁，有百岁之童。”然则，国之老少，又无定形，而实随国民之心力以为消长者也。吾见乎玛志尼之能令国少年也，吾又见乎我国之官吏士民能令国老大也，吾为此惧！夫以如此壮丽浓郁翩翩绝世之少年中国，而使欧西日本人谓我为老大者何也？则以握国权者皆老朽之人也。非哦几十年八股，非写几十年白折，非当几十年差，非捱几十年俸，非递几十年手本，非唱几十年诺，非磕几十年头，非请几十年安，则必不能得一官、进一职。^[15]其内任卿贰以上，外任监司以上者，百人之中，其五官不备者，殆九十六七人也，非眼盲，则耳聋，非手颤，则足跛，否则半身不遂也。^[16]彼其一身饮食步履视听言语，尚且不能自了，须三四人在左右扶之捉之，乃能度日，于此而乃欲责之以国事，是何异立无数木偶而使治天下也。且彼辈者，自其少壮之时既已不知亚细、欧罗为何处地方，汉祖唐宗是那朝皇帝；犹嫌其顽钝腐败之未臻其极，又必搓磨之，陶冶之，待其脑髓已涸，血管已塞，气息奄奄，与鬼为邻之时，然后将我二万里山河，四万万人民，一举而界于其手。^[17]呜呼！老大帝国，诚哉其老大也。而彼辈者，积其数十年之八股、白折、当差、捱俸、手本、唱诺、磕头、请安，千辛万苦，千苦万辛，乃始得此红顶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号，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毕生力量，以保持之。^[18]如彼乞儿，拾金一锭，虽轰雷盘旋其顶上，而两手犹紧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顾也，非所知也，非所闻也。于此而告之以亡国也，瓜分也，彼乌从而听之，乌从而信之。^[19]即使果亡矣，果分矣，而吾今年既七十矣八十矣，但求其一两年内，洋人不来，强盗不起，我已快活过了一世矣！

若不得已，则割三头两省之土地，奉申贺敬，以换我几个衙门；卖三几百万之人民作仆为奴，以赎我一条老命，有何不可，有何难办。^[20]呜呼！今之所谓老后、老臣、老将、老吏者，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手段，皆具于是矣。^[21]“西风一夜催人老，凋尽朱颜白尽头。”使走无常当医生，携催命符以祝寿，嗟乎痛哉！^[22]以此为国，是安得不老且死，且吾恐其未及岁而殇也。^[23]

梁启超曰：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与此世界作别之日不远矣，而我少年乃新来而与世界为缘。如僦屋者然，彼明日将迁居他方，而我今日始入此室处。^[24]将迁居者，不爱护其窗棂，不洁治其庭庑，俗人恒情，亦何足怪！^[25]若我少年者，前程浩浩，后顾茫茫，中国而为牛、为马、为奴、为隶，则烹宰捶鞭之惨酷，惟我少年当之；中国如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则指挥顾盼之尊荣，惟我少年享之，于彼气息奄奄，与鬼为邻者，何与焉？彼而漠然置之，犹可言也。我而漠然置之，不可言也。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26]干将发硎，有作其芒。^[27]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注]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近代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与老师康有为并称“康梁”。

[1]恶（wū）：感叹词，犹“唉”。

[2]湑（zhū）：聚积的水流。

[3]浔阳江头琵琶妇：用白居易《琵琶行》中“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的故事。

[4]西宫南内：用元稹《行宫》“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诗意。西宫：唐太极宫。南内：唐兴庆宫。青门种瓜人：指秦末汉初的邵平。邵平在秦末为东陵侯。秦亡后，失去爵位，在长安东门外种瓜为生。孺人：妻子。珠履：用珠子装饰的鞋。

[5]厄蔑：今译作厄尔巴岛，在意大利半岛和法国科西嘉岛之间。1814年拿破仑被流放于此。阿剌飞：指埃及民族解放运动领袖阿拉比。1882年，英国进攻埃及，阿拉比领导军队抗击，战败被流放于锡兰。髀（bì）：大腿。

[6]面皴齿尽：脸上长满皱纹，牙齿掉光。形容苍老的样子。

[7]遑知：怎么知道。遑恤：无暇顾及。

[8]拏云：凌云，比喻志向高远。语出李贺《致酒行》：“少年心事当拏云。”回天：使天地倒转。比喻完全转变局势。挟山超海：比喻英雄壮举。语出《孟子·梁惠王上》：“挟泰山以超北海。”

[9]唐虞三代：指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郅治：至治，把国家治理得太平强盛。郅：极，至。

[10]十八省：清初全国共分十八个省。光绪末年增至二十三省，但人们习惯上仍称十八省。四百兆：即四亿，当时中国有四亿人口。

[11]官支：五官四肢。

[12]文、武、成、康：周朝前期的几代帝王，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幽、厉、桓、赧：指周幽王、厉王、桓王、赧王，幽王、厉王是西周后期的两个君主，桓王、赧王是东周的两个君主。

[13]高、文、景、武：指西汉前期从建国到极强盛的四代皇帝，汉高祖、文帝、景帝和武帝。元、平、桓、灵：指西汉元帝、平帝和东汉桓帝、灵帝。汉元帝、平帝是西汉后期灭亡前的两个皇帝。桓帝、灵帝是东汉末年的两代帝王。

[14]玛志尼（1805—1872）：今译朱塞佩·马志尼，意大利爱国者。建立秘密的革命组织“青年意大利”，并创办了同名刊物，推动意大利的独立统一事业。

[15]白折：清代朝考用的试卷。在会试和殿试中被录取的进士，还要进行朝考，根据朝考授予官职。朝考用白折，即用工整的楷书写在白纸制的折子上。手本：明清官场中下级晋见上级时用的名帖。喏（rě）：唱喏，古代的一种礼节。对人打恭作揖，口中出声，叫唱喏。

[16]卿贰：卿是朝廷各部的长官，贰指副职。监司：清代通称各省布政使、按察使及各道道员为监司。五官不备：指五官功能不全。

[17]畀：给予。

[18]红顶花翎：大官的帽饰。清代官员帽顶上顶珠的颜色、质料，标志着官阶的品级，一品官用红宝石顶珠。花翎：用孔雀翎做的帽饰，以翎眼多者为贵，五品以上用花翎，六品以下用蓝翎。中堂大人：清代大学士相当于宰相，尊称中堂大人。

[19]乌：何，哪里。

[20]三头两省：闽粤方言，三两个省。

[21]老后：年老的太后。

[22]走无常：迷信说法，阴司用活人为鬼役，摄取后死者的魂。充当这种鬼差者，称走无常。

[23]殇：幼年夭折。

[24]僦（jiù）屋：租赁房屋。

[25]庭庑：庭院走廊。

[26]霁（yù）霁皇皇：光明盛大的样子。

[27]干将发硎：宝剑刚刚在磨刀石上磨过。干将：古代名剑。硎：磨刀石。有作其芒：大放光芒。

【赏析】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清政府被迫再一次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自1840年以来，面对列强的侵略，中国一次次战败，一次次割地赔款；而中国人自己的自强和改革运动一次次归于失败。当此之时，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列强视中国为老大帝国，日薄西山，中国人自己也大多丧失信心，看不到未来。陕西学政叶尔恺甚至在给朋友的信中绝望地表示：“纵观中外情形，敢断言曰：中国不亡，必无天理！”

就在全中国上下一片愁云惨淡、茫然惶然的时候，梁启超突然振臂高呼“少年中国”，热情洋溢、无比自信地赞颂中国的未来，这无疑就像一道刺破阴霾的明亮的阳光，一声冲破沉寂的嘹亮的号角。

这篇《少年中国说》，是一篇长文，也是一篇雄文，本身就充满了少年人的血气方刚和朝气蓬勃。

在这篇文章里，梁启超断然提出一个“少年中国”，不同意欧洲和日本把中国称作“老大帝国”的说法。在梁启超看来，国之老少犹如人之老少，老年人保守、怯懦、苟且，少年人进取、豪壮、冒险。“老大”是一种非常可悲的状态，即便美人豪杰，一旦老大，也将“舍幽郁之外无心事，舍悲惨之外无天地，舍颓唐之外无日月，舍叹息之外无音声，舍待死之外无事业”，再没有比“老大”更让人灰心短气的事情了。中国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可如今却任人宰割而无还手之力，“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

可是梁启超并不同意就此把中国视作“老大帝国”——他有非常充足的理由。第一，从横向比较来看，欧洲各国成为完全独立之国已近百年，是“壮年国”，而中国正在从未能完全独立而渐进于完全独立，故是“少年国”。第二，从纵向比较看，中国在唐虞以前为胚胎时代，殷周之际为哺乳时代，由孔子而来至于今为童子时代，如今开始进入少年之届。中国之所以成长缓慢，是由于历代民贼阻滞了生机。第三，从朝廷和国家的区别来看，中国以往只有朝廷而没有国家，各个朝代都有它的少年和老年时代，“一朝廷之老”不等于“一国之老”。

尽管中国并非“老大帝国”，但少年朝气的焕发也并非坐等可致，因为“国之老少，又无定形，而实随国民之心力以为消长者也”。相比于玛志尼建立“青年意大利”，最终使意大利这样一个“欧洲之第一老大国”变为“欧洲之一雄邦”，中国目前却是官吏士民使国家成为老大之国，因为“握国权者皆老朽之人”。这些人积数十年“八股、白折、当差、捱俸、手本、唱诺、磕头、请安”，待其身居高位，“脑髓已涸，血管已塞，气息奄奄”，除了保全自己的名位富贵，对国家毫无责任心，对国家面临危亡的局面，毫无压力。

因此，使中国为少年中国的责任，就完全在中国少年。中国的富强、独立、自由、进步乃至与欧洲列强竞争，其希望完全在于中国少年。少年是新生的力量，如红日初升，如河出伏流，如潜龙腾渊，如乳虎啸谷，如鹰隼试翼，如奇花初胎，如干将发硎，必将蓬勃发展，不可阻遏，少年中国前途一片光明，未来不可限量。有壮美的中国少年，也必有壮美的少年中国！

这是一篇长文，也是一篇雄文。音韵铿锵，气势磅礴，雄辩滔滔，振聋发聩。今天读之，仍令人热血沸腾。